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新桃花扇

谷斯範著



新紀元出版社印行



史
史公可法遺像



恭候

太

楊太

夫人為安此兵于十百圍

揚城至今尚未改打

然人心已去收控不來

法早晚必死名氣

夫人肯隨我去否幾世

界生亦無差不能早

訣新也

太善腦須記

曰太亦

古亦三奇夫家板板板

思好及地他罷了書

至此肝腸寸劫矣

甲月廿一日法完



857.7
8657
37

引序	子	一
第一回	羣公子笑罵阮大鍼	二
第二回	長吟閣柳敬亭說書	八
第三回	楊龍友勸娶李香君	一六
第四回	國子監阮大鍼受辱	二二
第五回	黃太沖歸途遇暴客	三二
第六回	鄭妥娘感舊悲風塵	四〇
第七回	明大義香君退妝奩	五二
第八回	桃葉河房羣宴香君	六〇
第九回	石渠園演出燕子箋	七二
第十回	獻女變遠途購嬌娃	八一
第十一回	桃葉渡口香君送別	九〇
第十二回	偏安江南福王監國	一〇二
第十三回	奪肥缺羣小起內鬩	一一三
第十四回	排異己大鍼獻毒策	一二一
第十五回	誠意伯力薦阮大鍼	一二七
第十六回	田漕樵逼娶李香君	一三九
第十七回	福王登極可法辭朝	一五〇



- 第十八回 三桂乞師清兵入關 一六三
- 第十九回 苦御史請斬馬士英 一七七
- 第二十回 左懋第北行使滿清 一八七
- 第二十一回 阮大鍼計陷周仲駿 一九五
- 第二十二回 吳次尾席上論忠奸 二〇一
- 第二十三回 劉宗周荒寺遇刺客 二〇八
- 第二十四回 馬士英恃勢購香君 二一七
- 第二十五回 楊龍友巧畫桃花扇 二二五
- 第二十六回 蘇崑生北行訪朝宗 二四〇
- 第二十七回 客地逢舟朝宗南歸 二五〇
- 第二十八回 假太子案觸發戰機 二五六
- 第二十九回 馬相府密商剿左兵 二六一
- 第三十回 左良玉飛檄討馬阮 二六九
- 第三十一回 圖挽大局龍友受辱 二七七
- 第三十二回 周鎮遇害田仰返京 二八四
- 第三十三回 滿清兵渡淮河揚州 二九二
- 第三十四回 揚州十日慘絕人寰 三〇三
- 第三十五回 洩衆忿火燒石巢園 三一〇
- 第三十六回 金陵城破弘光遭俘 三一九
- 第三十七回 李香君遁跡棲霞山 三二三
- 第三十八回 痛國薨荒處哭忠魂 三二九

歷史小說的寫作，第一是人性的發掘，其次是歷史的鑑戒；至於小說之所以成爲小說，則自然有他的藝術的條件在，那是無庸說得的。

我們的歷史，正因爲有那末一大串時間封建的停滯，雖然改朝易姓，一代一代的相承下來，好像時代已經變改了許多，但其本質，却仍舊沒有什麼變動。

短見的人，並不避諱自己見聞的渺小，亟亟乎謀下結論，因而說歷史永久如此，而人性也老不改變，好像他已看透了一切，真有什麼把握，抓到什麼證據。其實你說歷史不變，人性永久，你的說法，正也受到歷史的局限；在某階段，某一時代，提出某一種說法，却正恰合其份。這正如天未亮時，你說老不天亮，何況天亮以前，還有所謂「天亮黑」者存在，如果你壽命太短，等不到真的天亮，竟然先行死去，你豈不振振有詞，說是天亮也者，始終只是那麼一亮一黑？我們過去一些所謂「哲人」，他們根據了一代一姓的興亡，就說出那一套一治一亂的大道理；歷史的循環，歷史的再演，以及人性的永存，就成爲他們所發現的

最後的定律。假使真有那麼一天，坐以待旦的人，竟然也看見天亮，黑夜與白晝交替，從黑夜漸次推移，竟然微現出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那末過去所認爲一黑一亮，一治一亂的直觀道理，非但自己想想，不禁粲然失笑，恐也應該改變改變自己的見解吧！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黑夜漸次推移，不久就將顯出白晝世界的交替。這在人類歷史上，該是一個時代的分水嶺。而同時，也將因爲歷史的改變，從前我們看來認爲永久不變的人性，一定也會跟着出現一個新的面貌。這雖說來有點過早，但拉長我們的目光，該也是一個歷史的必然。到了那個時候，回頭來看看我們過去走過來的道路，那一些幼稚的行動和幼稚的想頭，試看你還是留戀的成份的居多，還是痛惜和輕薄的成份居多？這不是一個好玩的玩藝，却完全關涉到整個人類的幸福，而人類中每一個個人，却都和我們一樣有血有肉，有靈魂，能思想，而又在追求他個己的幸福，也追求人類全體幸福的人。他們的命運，也不該老在慘殺壓迫暗無天日的世界過日子。



歷史真的在循環在重演嗎？這在那一長串封建停滯的時間中，可以說是是的，但從封建的停滯推移到新社會的出現，即說將來還可能有這種類的循環和重演，但他所循環和重演的範式，恐也不是從前那一個面貌。

人類本是一種歷史的動物；但可悲的也正因為他們忽略了歷史，忘記了歷史，甚至看不清歷史。固然，歷史也有許多記載，我們也正自詡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有所謂汗牛充棟的史籍；但因我們這一套爲士大夫有階級所專享的詰屈聱牙的文字，我們的人民大眾，就被剝奪了這一享受的機會。其次，我們的史學專家，除了少數同時也具有文學的天才，用他那生動的文章，來刻劃，描繪歷史上的人物以外，大多數的歷史寫作，因爲囿於他們的史識，局限於他們的文學天才，因而陳陳相因，記錄刻板，人物抽象，也就使一般人們失去閱讀史書的興趣的。再次，他們也不能沒有爲往聖帝王立言的道德政治的成見，也難免不有意無意的歪曲了歷史的真實；而純粹客觀的記載，儘量的往人性深處發掘的工作，又幾乎不可能。那末，這一類史籍，和人民大眾即使發生了什麼關係，也自然不能深深的打入他們的心坎。歷史小說的出現，在這種地方，該有他相當的意義吧！更何況在這黑夜與黎明

交替的時代，我們得看看過去所走的路，在那一種社會那一種制度下的人物的面貌，卑夷，吐棄，來一個警惕，有一個抉擇，自己得振奮起來，走上一條新的道路呢？

谷斯範先生的「新桃花扇」，是一部歷史小說的寫作。據作者自己的話（他親自告訴我的），是七分史實，三分想像，顯然是史實重於文學；但他却是一部完整的文學作品。谷先生爲什麼要——憑着什麼動機，才寫這一部作品，他可並沒有說起；但與其說是「發思古之幽情」，却毋寧說是「借古事以諷諫今事」。歷史小說的寫作，跟着作者不同的主觀與見解，原來就有兩個相反的傾向，注重考據和歷史的事實，或是從歷史上找一點影子，因而信口開河，便是正確說明這個不同的極端。但他的歸着，却都在於文學。起陳死人於地下，而實以新生的氣息，這是企圖將一個古人生活在這一時代社會中，給予這一時代的人們一些影響和教訓；但顯露出古人的真面目，要他活在他自己生活的時代中，對於人性作一回深透的發掘，使我們更進一步的認識我們自己，因而也知所鑑戒，也是歷史小說必有的與着。這一部小說比較起來，自然還偏於史實和考據，偏重古人本來面目的還原；

但就說是依着現實的憑藉，因而馳騁想像，信口開河，附會上一些歷史人物，要現代人看看自己的面貌，又看看他們的面貌，因而引起一點警惕，發生一點鑑戒的心思，也未嘗不可。人性是否亘古不變，人類的歷史是否老在重演，我們暫且不去管他。就說真是如此，那末，我們處在這個時代，看看眼前的現實，想想南明的歷史，這是足夠我們發生一個很大的警惕。如果說歷史還在前進，而他今後的進路，必確又將和過去任何時代不同。那末，給這過去的歷史畫一個形象，使我們曉得那一种可笑的醜態，的確不是漫畫家筆下的諷化，那一种可詛咒的罪惡，也只有趕快促成他的死滅，連着這些人物和產生這些人物的社會，才有一個出路。

谷先生筆下所描繪的南明社會：你看那政治的內幕，那對內的壓迫、對外的昏庸和屈服，那些政治舞台上的權奸，不要臉的學者名士，幫忙幫閒插科打諢的清客，以及那些自認爲頗富正義感、硬起頭皮要和惡勢力鬥爭、但其結果，却只暴露出士大夫知識階級的無能，在我們看來，也不算十分生疏。也許我們的作者，正好目擊眼前的現實，因而就在無意中移度了這些現實，雕塑成這

些歷史的人物；也許這些歷史的人物，正爲作者所深深的熟悉，他有意的給他描繪出來，要與眼前的現實對照。但我們也不必過分推求作者的創作匠心，作品所表現的，是一個具體的形象，作品的本身，也就是一個最好的佐證。

作者的手法，是比較客觀的；他因爲顧全史事，所以任意馳騁想像的，並不很多。如果說作者在筆下流露出來的還有一些什麼主張，那末，他除了刻劃官僚的貪污與政治的黑幕以外，可也對於統治者抱着一腔沒有希望的希望。他希望他們照歷史的鏡子，給人民大眾留下一線的生路。自然我也並不反對這種態度，因爲統治者的改善，人民大眾的生存與幸福，也就比較接近一些希望和理想。可是，中國過去的一部歷史，正如魯迅所說，一個是求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另一個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在求做奴隸而不可得，大家都發生亂離人不如太平狗的思想時，我們替自己打算，又替統治者打算，只要你能改善幾分，豈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這，却也是一個很大的諷刺。作品的表現便是一個證據，而現階段的歷史，以及放在眼前不久就要揭露的事實，也是一個證據。我們還難免不受有封建時代有良心的士大夫階級的

影響，但這種希望，既已覺得徒然，却還留戀他作什麼？其次，在作者的筆下，忠與奸，善與惡，光與黑暗，這明確的是非感的流露，我們都很顯然可以看出出來。這一部小說的結構，事實上只寫自由主義者的士大夫階級和貪污權奸集團的鬥爭。我們自己就是這樣一個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自然對於作者，也不所有什麼評議。但是，過去的歷史是過去的歷史，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歷史的事實，深深的予以探討，那末，却也因為作者有了這一種見地，而我們所得到的，如果不是很大的教訓，也該是一個不小的諷刺。我不是講薄自由主義者士大夫階級的為真理正義，為國家民族而鬥爭的精神，我却覺得這一種鬥爭的方式，有些近於清議，有些近於迂腐和愚蠢，而最大缺點，却仍舊只有高高在上的士大夫階級的活動，和人民大眾還是隔絕得很遠；而且恐怕惹上他們一身泥土氣大驚氣的滑稽行為，却也不是一個態度。在作者，他可以說是報告事實，並沒透露什麼主觀。但在我們，却正因為作者在如實的報告了事實，我們就得到這樣的歷史教訓；要不如，他如果說在分別善惡，明辨是非，那末，歷史的事實，也是一個不小的諷刺。找不到一個正確的出處，看不清善與是，充其量，只有那麼一

個模糊的影子。至其結果，也往往會和着惡與非，混濁的把一切的善與是，葬送了去的。再次，作者雖然也想擺脫開過去的才子佳人一類形式的敘述，但在事實上，作與因為封建時代的士大夫階級，原來就脫不開風流個體的典型，作與作者在取材上面，除了大部份從歷史筆記以外，不免也涉及了桃花扇傳奇，以及其他文藝作品，難免不受了這些傳奇故事文藝作品的一些影響，但這却已經是很小的問題了。

這一部小說中的人物描寫，都是相當的形象的。我在讀過一遍之後，在我的心中，却還時常活躍着這一些人物的形象。這中間，我覺得寫得最成功的，是這位專門跑開腿，有忙幫忙，有閒幫閒的楊龍友。他的地位並不很高，但是南京城裏，上到王府衙門，下到娼寮茶坊，一切都是熟門熟路，什麼都兜得轉的紅人。他會畫畫，也會吃酒，他會陪你玩妓院，給你拉皮條，也會帶你遊遊金陵風物，熟悉各種掌故。但同時却也出入相府，參預軍機，說人情，拉關係，沒有人不找到這位好好先生的。在這部小說中，作者在他身上化了很多筆墨。如果抽出了這一個人物，我真設想不到這小說將怎樣的發展，怎樣的連繫？這是一個清客，是代表最無聊的讀書人的嘴臉。其次，是周仲

顯，這人的着墨並不多，但那樣的充滿正義感，那樣的堅強與對正義的執着，是令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再次，阮大鍼的陰險權詐，錢牧齋的卑鄙無恥，也寫得入木三分。在女性方面，我以為寫貞娘，却比寫香君還來得好。至於寫侯方域的地方，作者也並不怎樣的着力，自然成績也不見很好了。

這小說裏的人物很多，正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自己應演的角色，所以各人都配合上各人的環境，歷史和言動，都能顯出他各自的個性。作者在手法上，喜歡用概括，也喜歡用反復，這也是使人物生動，加強形象的主要原因。作者以前曾經寫過一本新水滸，也用章回小說的體裁，描寫江南游擊隊的故事。採取舊瓶裝新酒的形式，準備為文藝大衆化打出一路。這一部小說的寫作，較之新水滸，無論在技巧與手法，或是內容與人物的刻劃上，都已大有進步。這小說雖然還有章回體舊形式的面目，但他的內容，却是全新的。假使我們把第幾回第幾回及其回目刪去，你就無法稱他是一部舊形式的小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尋找一點舊形式的話，那末，也就只有這一概括和反復，還留着那麼一點氣息，但這，却又是從舊形式中提煉出來，而給予他融化的了。

但是，這小說的好處，還不僅在於人物描寫的活躍與生動，而却在通過這些人物顯現這些人物，而又支持這些人物的氣氛與環境。一句話，這是一個封建時代官僚腐化社會的氣氛與環境，所以才顯現出，也支持着這些封建時代的腐敗官僚和士大夫階級的人物。作者用心細膩，對於當時的典章文物，甚至小到一些小道具，都很切合那時的社會背景，有意要還原一個歷史的面目。如果容許我們用句現代文學的術語；那末，所謂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頗可當之而無愧。從這一點說來，在舊的章回小說中，除了一二部成功的小說如紅樓、水滸以外，能够這樣把人物安置在適當的環境而後給予正確的表現的，就不很多。自然，所謂整個的環境，還應該涉到社會的全面，特別是人民的經濟生活與生產狀況，不然，我們會不曉得這些高高在上的官僚士大夫的活動是建築在什麼基礎之上。本來，這一類小說和這一類題材，作者就難以措置，再加過去的歷史記載，對於人民生活部份，也時常予以忽略，不容易有可靠的材料任你採取。但作者在用心方面，他却不肯放棄任何一個機會。他非但寫上南京城裏的老百姓，而且外縣農民對於橫征暴斂，抽丁拉索所引起農民的反感和不安，也給他一個適當的

插曲。作者也曾經着眼到人民大眾的羣衆的行動，這自然是歷史的局限，封建時代的人民，在暴政下被壓抑的反抗，自然也只好出之於這樣的洩憤和報仇。我們不能諷刺作者的筆下沒有暗示，更不能說他看不出人民的力量與出路，歷史的主觀的歪曲，正如畫蛇添足，倒反足以喪失作品的真實感，這在作者是頗不願遷就的。據作者七分史實三分想像的告白，在這三分想像的成份中，關於人民生活的插曲，恐怕已佔去若干。我的推測，不知也有一些對否？如果正是這樣，那末，作者的存心，要怎樣企圖顯現南明社會的整個面貌，爲那行將沒落的社會，描繪一個圖形，給他撞一次寒鐘，希望他能永久死滅過去，這存心，也就昭然了。

正因爲在這樣的社會中，才有這樣的人物，才有這樣的人物的思想與行動。在這小說中所寫的人物，自然有許多不同的類型。他們奸宄，他們暴橫，他們無聊，他們無恥，有些風流，有些飄直，有些堅毅的戰鬥，爲理想而犧牲，有些隨風駛舵，惟利是圖，……但多出之於他們的心裏深處，有他們的生活和思想的根柢。如果說是人性，這就可稱做人性。而這一些人性的面貌，我們若能放眼看看，在我們的眼前現

實，還可以找到許多。但如果就說這便是永久的人性，這將和斷定歷史永久在循環重演，一樣的錯誤。有這種社會，才有這種人物；並不是有這種人物，才有這種社會。那末，社會變了，根本就喪失了這一批封建官僚和士大夫生根的基地，他們又將從何處生長，向何處發展？從這一點說，作者雖也同情復社這一批人物，就連着周仲馭，連着史可法，——更無論黃宗羲和侯方域——都該給他們重新找出路的。我說從典型環境到典型人物，從人性的發掘到歷史的鑑戒，他的意義都該在此吧！

這小說的文字，也從通俗化大眾化這條路上着力。我曾說過，這較之作者過去的新水滸，已經大見進步，也圓熟得不少。我非常佩服作者的成語的運用，這真是恰到好處，天衣無縫。尤其採用了幾節當時的歌謠，倒令人想起了李有才板話，覺得暗暗有些物合。我對於通俗化大眾化的道路，近來有一點拙見。我給他標明講唱文學。我以爲要將文藝交還人民大眾，使得人民大眾真能享有文藝，就應該以語言歌謠代替話面上的文字，以耳代目，打破中國方塊字的局限，使得文藝真正的交還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這自然還得經過一個長時期的努力，而且還有各種條件

的配合；但這條路是不會錯的。作者在這作品中的文字，可謂到了純而醇的境界，蕪辭的提煉與淘汰，已經做到相當功夫。但仍舊難免不雜入一些士大夫階級的語彙，特別是關於舊制度舊文物的那些名詞。這是屬於歷史的局限，幾乎是無可勉強的事實。不過，他每每都能朗朗上口，唸起來非常流俐，這却早就脫離了時下語體文的習氣。總之，在這一方面，作者的勞力，已經超脫了時下的歐化文體，和舊的章回文體的牢籠，自己給予一個新的提煉。他已和口語接近，讀起來能上口了。這在講唱方面，雖然還未能盡如理想，但也該是一個橋梁。此後的發展，或者是因為社會變動，人民大眾受教育的機會增加，中國的文化遺產的接受，生活經驗的豐富，自然也可在人民大眾的生活中，增加許多和實生活有關的語彙。或者，作家更加深入大眾，從大眾活的口語中吸收語彙，度入作品。再則，或者這兩條路同時進行，自然也在意料之中。但這部小說所用的文體與其努力，在目前却是一條很好的路，——雖然比起李有才板話，劉巧圓圓來，還覺得知識份子的氣味更重。這得等到將來的發展，而且也得由歷史來證明。

這小說原在一個報紙上逐日連載，深得各方讀者

好感。現在在作者重新整理以後，我有這個機會，在未付印成書以前，一口氣給他讀完，作者問我讀後有些什麼感想，我就把這點意見寫了出來。並以買之作者和讀者。

卅七年二月二十日



新桃花扇

谷斯範著

引子

「白骨青灰長艾蕭，
桃花扇底送南朝！」

不因重做興亡夢，

兒女濃情何處消！」

這首詩據傳是崇禎年間聞名南京的一個詞曲教習河南固始人蘇崑生所作。蘇教習在南都亡後，隱入棲霞山砍柴過活，順治十年，吳梅村應清廷召去北京，過南京時曾在村野間遇到過他。後來不知怎的，這首詩爲孔尚任所得，收入「桃花扇」傳奇，作爲第四十齣全文的結尾。「桃花扇」以明末清初大古文家歸德侯方域（字朝宗）與秦淮名妓李香君一段纏綿悽惻，慷慨蒼涼的戀愛故事爲綫索，描寫南都淪亡前後的情形，尙任先生在握筆凝思的當兒，難免有舊國遺黎的悲哀，「寄褒貶於諷詠」，所以寫來很動人。他在序文裏說：「「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在

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墮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爲末世之一救矣！」全文成於康熙三十八年，一時轟傳京都，紛，演出，「笙歌一際際之中，或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使亡國的士大夫爲之淚下，內容的真切感人，由此可見。蘇崑生是李香君的詞曲老師，香君跟方域熱戀時，還正在教她湯顯祖的「玉茗堂四夢」，方域被阮、錢構陷，倉惶北走，投史可法衙中作幕僚，蘇教習又作了綠衣人，帶了他女弟子的桃花扇，到北方軍中去投書，南京城破後又替她到處訪尋方域的下落，所以蘇老頭兒可算是這一對情侶不可多得的患難朋友。最後荒山古庵相會，相對悲泣而別，他又是在旁親眼目見的人，受盡亡國慘痛，看够兒女柔情，難怪他會寫出那麼一首無限感慨的詩來。

第一回 羣公子笑罵阮大鍼

崇禎十六年三月，一個晴朗的下午，在南京三山街一家大書坊前，有個五十多歲中矮身材的老頭兒，向書坊裏探頭探腦的望了幾眼，摸了摸幾縷灰白短髯，瘦黃臉上露出疑惑不定的神氣，抬頭見上面一塊橫額明明寫着「蔡益所書坊」幾個大字，旁邊小字注着「上處倪元璐題」，就鼓足勇氣上前問：「掌櫃！請問有位歸德侯相公在裏面嗎？」一個戴豬鬃頭巾，左腿有點帶疾，廿多歲的夥計回答說：「住在通濟門！」老頭兒說：「我已去問過，說剛到書坊裏來。」那戴豬鬃頭巾的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才說：「你且待會兒，他跟陳相公到應天府衙門看邸抄，就會回的！」說着，他包了一疊書，喊着說：「老爸！我送書到錢牧齋老爺府裏去！」裏面應了一聲，走出個模樣模棱老練的中年漢子，他是這家書坊的老闆蔡益所，戴着頂木瓜心淡黃氈頭巾，穿着茶褐羅衫，繫一根雜彩縐子，着一雙土黃色油粉靴，他見那老頭兒裹着青紗頭巾，穿着粗布玄色短褲，不像個讀書人，却装着斯文樣子，在書架上東翻翻，西瞧瞧，就不耐煩地說：

「老人家！你要買小說，馮夢龍的『醒世恒言』倒是新刻的！」老頭兒搖搖頭。蔡老闆又說：「你要買時務書，『嘉靖以來五朝注略』倒是本朝第一部好書，定價三錢銀子，你老人家要買，打個九折，二錢七分！」老頭兒依然搖搖頭，說：「太貴！」蔡老闆哈哈大笑：「怎麼會貴？米一石，賣七錢銀子一石，北方鬧流寇的地方，三兩銀子還買不到一石米，這種兵荒馬亂的年月，物價怎麼不高？你要便宜，這兒有幾部水滸舊書：『白兔記』、『牡丹亭』看看倒是很有味道的。」老頭兒摸了摸灰白短髯，驕傲地說：「『牡丹亭』我可以一個字一個字背給你聽，板眼兒都不會錯一分一毫！」蔡老闆知道他是個詞曲教習，正想回話，外面一蜂兒擁進三個書生來。打頭一個，戴着頂海藍色縐紅花萬字頭巾，身穿百幅流雲滿繡金的淺藍直裰，白綢子裏衣，烏緞皂靴，個子高長，約莫二十六七歲，白淨臉皮，烏亮眼睛，一付英俊瀟灑的貴公子神氣。後面一個約莫四十歲，長圓臉，細眼睛，留着幾根美麗長髯，戴着紫色萬字頭巾，穿一身紫色緞直裰。此

外一個，年紀約三十三四，身材略矮一些，一股老成樣子，戴玄色頭巾，穿玄色直裰。那打頭一個戴海藍色萬字頭巾的，正是歸德侯朝宗，他向老頭兒招呼着說：「老蘇！你怎麼有空到書坊裏來？」被喚作「老蘇」的應着說：「侯相公！我待了老半天！」朝宗連稱：「失禮，失禮！」指着同來的說：「認識這兩位嗎？」老頭兒向留美麗長髯穿玄色直裰的笑着說：「這是鼎鼎大名的宜興陳定生相公，文壇的魁首，公子的領頭，誰不知道！」定生名貞慧，父親是東林前輩，曾任左都御史，太子少保，他自己聲望不在他父親以下，是復社中重要人物，他打趣似的罵着說：「老蘇！你莫嚼舌！我們是一鼻孔出氣的人，打什麼客套！你認識這位嗎？」他指着那戴玄色頭巾的，蘇老頭兒打着躬說：「請教！」定生翹起大姆指說：「他是天啓朝殉難的黃御史黃忠端公長公子，餘姚黃宗羲相公！」又轉指着老頭兒說：「這位是朝宗兄同鄉，南京第一個詞曲教習蘇老崑生！」蘇老頭兒向太冲（宗鏡字太冲）作着揖說：「失敬！失敬！什麼時候請來舊院賞光賞光老漢的詞曲！」定生細着眼大笑，搶上來說：「你莫討沒趣，黃相公是我們復社有名的書獃，一生沒上過妓院呢！」太冲向他瞪了眼，引得朝宗和

秦老闆都笑了起來。秦老闆向蘇老頭兒敬了杯茶，說他剛才疏忽沒有請教大名，想不到老爸也是個南京的名流。這時，裏面門口站着個方巾藍衫，年約五十光景的老秀才，他姓吳，名應箕，字次尾，南直隸池州貴池縣人，身材矮小瘦削，眼光嚴峻冷澀，高顴骨，藍黃臉皮，留着稀稀幾縷微白髯鬚，他一臉怒容，向蘇老頭兒惡狠狠地瞧着。蘇老頭兒喫了一驚，上前打個躬說：「請教相公貴姓大號！」定生在一傍說：「這位是我們復社老學長，鼎鼎大名的貴池吳次老！」蘇老頭兒連忙說：「原來是吳相公，久仰！久仰！」次尾頭向着天，喉也不喉，朝宗看得過意不去，說：「次尾兄！瞧你樣子，倒像閻王殿前判官！」次尾冷笑說：「我生成這付性格，不會討人歡喜。」定生跑過去跟他咬了會兒耳朵，次尾突然驚叫起來，歡喜得什麼似的，恨不得把蘇老頭兒抱作一團。

他連聲說：「老爸！失敬！失敬！我原先聽人說你的阮鬪子家清客，在他家戲班裏教習彈唱的，原來四年前見了我們的「留都防亂公揚」，知道阮鬪子是魏忠賢的閹黨兒子，早已辭退出來，要是定生兄不說，我真會把你趕出去呢！」定生嘲笑着說：「虧你做個復社的老學長，一付爆竹樣性格，紙抹一燃，」

蓬拍」就放！」蔡老鬪乘機接上來說：「剛才禮部主事周仲馭老爺差小廝送來幾個帖子，請你們幾位相公去喝酒！」朝宗等向眼台上一看，果見有三個大紅帖子，帖上面寫着：「陳相公貞慧」「侯相公方域」「黃相公宗義」，約定時間是下午申時一刻。定生皺皺眉頭說：「現在太陽已過午，怎麼來得及，昨天仲馭主事跟我談起過，說阮鬪子連日在奔走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門路，還跟新近從江西來的皇族叫什麼朱統顯的，稱兄道弟，打成火一片熱，想借皇族動臣勢力，把南京城裏正人君子一網打盡。」朝宗喫驚問：「加我們什麼罪名？」定生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不是幾句老話，說我們復社「煽聚朋黨，謗議朝政」！」次尾忿忿地說：「我早說過，阮鬪子這閹黨兒子是萬萬饒他不得的！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發一通公檄，糾集南京的士子，大家湧到庫司坊，毀了他的石渠園，打爛那鬪子如何？」定生哈哈大笑說：「你這位老先生，真是人老心不老，火氣比毛頭小伙子還旺！仲馭主事是個爽快人，做事也是顧首不顧尾的，你們兩個一搭襠，天曉得會惹出什麼禍事來。其實仲馭主事所聽到的消息也不過是「道聽塗說」，京裏工部尚書范景文老先生，戶部尚書倪元璐老先

生，都是東林正人君子，爲崇禎皇帝所信任的，有他們庇護，我們怕什麼！那怕阮大鉞喫了豹子胆，也不敢來這一手！所以我說還不如朝宗兄一人去走一遭，打聽點消息，大家去，外面多張揚，太沖兄！你看如何？」直站在書櫃邊默默不語的太沖，點一點頭。蔡老鬪愈嚷着說：「侯相公先喝杯酒去來得及，我已叫娘子備了點酒菜，況且還有貴同鄉蘇老翁在這裏。」說着，把一夥人往裏請。次尾遲疑着問朝宗：「你們去應天府看了邸抄，流寇消息怎樣？」朝宗摸着直撥，搖搖頭嘆氣：「一場糊塗！一場糊塗！」次尾不耐煩地說：「究竟怎樣？」朝宗知道吳老秀才是一個人，連忙回答：「李闖已攻陷潛江、京山、雲夢、孝感，直逼漢陽，方國安收退守漢口，左良玉的軍隊在蕪湖，遠水難救近火，看來武漢三鎮，朝夕不保，逆賊老回回和革裏眼在攻黃州，黃州守將王允成聽說已棄城潛逃，國家不像國家，軍隊不像軍隊，還有什麼話說！」他回頭向蘇老頭兒說：「我們河南有幾府因久經戰亂，聽說已死得人烟絕跡，三個月沒收到家信，不知我老父是死了還是活着？啊啊！老蘇！我們且去痛快喝幾杯酒！」他讓蘇老頭兒在前走，自己一壁朗吟着：

「人生幾何，

對酒當歌！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蘇老頭兒輕聲向他問：「你跟貴州楊老爺相好嗎？」朝宗反問：「你說馬士英妹夫楊龍友？」蘇老頭兒應着說：「是的！」朝宗正想回答，定生回過頭來，神祕地瞧了眼，蘇老頭兒急向朝宗丟個眼風，止住了他，朝宗心裏疑惑不定，見蘇老頭兒向他使眼色，不敢多問。酒席擺在店堂後面客廳裏，客廳外有個小天井，打掃得甚是潔淨，左首簷下種着叢芭蕉，斜對角植着樑夾竹桃，沿圍牆腳擺着一列盆景。蔡益所雖是個書商，結交的多是南京壇上名流和國子監裏太學生，所以客廳的佈置也清雅素淡，不帶一點市儈氣，中堂是錢牧齋（謙益）寫的劉禹錫「西塞山懷古」，左首掛着幅懸半千的山水，右首是韞石蘭，畫紙蒼黑斑斕，大概是宋人筆蹟，蘇老頭兒初次來，好奇地圍而張望了一番，低聲朗吟着「西塞山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

山形依舊枕寒流；

從今四海爲家日，

故壘蕭蕭蘆荻秋！」

太冲聽見他的朗吟聲，微微皺了皺眉頭，臉上露出不快活的神氣，轉身對定生說：「錢牧齋老先生近來也在跟阮鬍子走動，他身爲東林的老前輩，怎麼這般糊塗！」定生細着眼笑了笑，打趣着說：「這是阮鬍子的騷勁好，向錢老先生瞎送秋波。聽說鬍子在他那兒哭訴過一次，說我們復社構陷他，他說：「我是兩榜進士出身，讀過聖賢書的，怎麼會不辨忠奸，不知是非；不過當時因魏忠賢勢盛，不能不虛作依附，實際暗底下仍在協助東林的。」朝宗聽得哈哈大笑，說：「「揀子樞裏阮」也有今天！魏忠賢做九千歲的時候，他幹麼不跟錢老先生走動？現在牧齋翁已是個退休的人，倒把他當作活寶似的獻起慫動來了！」次尾冷笑着說：「這是他們的本色，潑廉恥，沒骨氣，誰給他奶吃喊誰作娘，倒是錢牧齋糊塗，跟閹黨兒子也結交起來！」他搶白着蔡益說：「你剛才還差夥計送幾部朱子筆註的書到錢牧齋家去，他那

裏是想讀聖賢書的人！」定生湊趣着說：「這部『燕子箋』去才合適！」蔡老闖啐了一聲，說：「我蔡益所書坊裏是從來不賣阮鬍子『燕子箋』的！如果賣『燕子箋』，吳相公也不會賞光住在書坊裏了！」那老秀才的薑黃臉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紅暈，他摸摸白鬍鬚說：「我連阮鬍子家的一根草都討厭的！」

說着，學徒端進一鍋壺酒，六個冷盆：糟魚、板鴨、肉鬆、香腸、醉蝦、豬肚，都是下酒的可口小菜，位次大家坐慣了的，次尾年齡最長，坐首位，左旁定生、太冲，右旁蔡老闖蘇老頭兒讓讓了一番，結果蘇老頭兒坐在下首，蔡老闖是主東，坐在吳秀才對面，席間定生把阮大鍼拿來做下酒物，說得談諧百出，引得大家笑個不止。只有太冲沉默着不出一聲，他總覺得自己跟他們合不來，論才學資望，定生、蔡老闖愧為復社領袖人物，「宜與陳貞慧」「歸德侯方城」，那怕是邊省化外之地，都是知名的，講到行品，太冲不甚滿意，認為不脫貴公子的浮誇氣，國事已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還到妓樓去東混，這是他所最痛恨的。次尾行品比他們高出一等，論地位，在復社中也是數一數二的，但他以為太偏激，太狂悖，他想：「無論如何，凌先生總比東林老前輩，次尾滿口喊『

錢牧齋，錢牧齋』，真使人看不順眼！」他深覺自己的孤獨，默默地望着小天井，太陽斜照着半堵圍牆，幾隻小麻雀在夾竹桃樹葉裏刮噪着，他住在城西的清涼寺，離三山街有七八里路遠，愁着天暗前趕不回去。定生有點覺察，問着說：「太冲兄！你可是望見夾竹桃，想起家鄉的嫂夫人來了？」他嚼着鴨骨頭，細着眼裝模作樣的接着說：「也難怪呢，這樣的三月豔陽天氣，整天關在和尙寺裏！」太冲被說得臉紅紅想要發作，蔡老闖最機警，趕忙用話岔開：「我說世界上成事的是讀書人，敗事的也是讀書人，李闖要不是有牛金星做謀士，那裏能擁兵百餘萬，流竄七八省！」上江逃難來的客人說：「牛金星不但總理軍機，還每天教李闖讀書呢！」蘇老頭兒插口說：「這樣說來，闖賊不是個目不識丁的草包了！」蔡老闖說：「不但不是草包，論才學，秀才舉人還不在眼裏，他十三歲的時候，在學塾裏讀書，老師給他個對：『雨過月明，頃刻頓分境界』，對的是『煙迷霧起，須臾難辨江山』，你說他沒有才學嗎？」蔡老闖笑着說：「當心進應天府衙門喫板子！這話可是該我們講的！」次尾喝多了酒，蔡老闖不服氣，說：「世界上有什麼話是不該講的！李闖食不兼味，跟士卒同樣吃苦，所

以能收拾軍心，打得好仗！你看我們怎樣？朝廷單是內宮的糜費，每月要五十萬兩銀子。朝廷裏官員，那一個不是玉帶緞袍，穿得花團錦簇？都裏做個小小六品職方郎，都要跟三四十侍從婢僕，但前錢聽說已三四個月不曾發餉了；我們以為左良玉的軍隊會打仗，目見的人說，左良玉的軍隊窮得像叫化子兵一樣，能打什麼仗來？……是的，問題是國庫支絀，國家窮，不是扣着餉不發，國家爲什麼會窮？還不是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緣故？阮鬪子在天啓年間做了任光祿寺卿，就扒進幾十萬兩銀子，現在庫司坊的住宅造得像天宮一樣！滿朝的御史，給事中，對貪污何會能彈劾掉一個？「老虎不捏拍蒼蠅」，詹兆恒御史檢舉了江甯知縣楊龍友的貪污，人賊並獲，總以爲會綁出午門殺了，龍友四舅希馬士英出來撐腰，以後就不見下文，他卸職後天天遊莫愁湖，游秦淮，何會知世界上有什麼國法綱紀？「蘇老頭兒插口說：『楊老爺人倒是個好人，我們叫他「好好先生」，雖跟阮鬪子往來，背後也着實數說阮鬪子的不是。』」次尾冷笑了一聲，定生說：「朝宗兄！我們倒想聽聽你的意見，你覺得龍友爲人如何？」蘇老頭兒正在夾一筷香腸往嘴裏送，聽見定生的話，呆了一呆，一片香腸跌落酒杯裏，也

不覺得。朝宗聽他問得奇怪，又見他細眯着眼睛是瞧着他，像話裏有話的樣子，益發疑惑，反擊着說：「你是李貞娘的相好，龍友也是李貞娘的相好，拜倒在同一條石榴裙下的人，當然是最相熟不過的，怎來問我？」太沖聽得不耐煩，說：「朝宗兄！你可是忘了仲馭主事處還有約會？我看時光已不早，我也要回清涼寺去！」蔡老圓急嚷着說：「早哩！早哩！今天蘇老爹初次來，他看了「留都防亂公揭」，毅然離開阮鬪子家，公而忘私，着實可敬，黃相公！我們該多喝幾杯酒，大家歡喜歡喜才是！」太沖不好意思推却，又坐了下來，朝宗因時候不早，先告了辭。蘇老頭兒跟着出去，在外面與朝宗耳語了一會，才進來。定生笑罵說：「老蘇！你鬼鬼祟祟幹得好勾當！」蘇老頭兒說：「陳相公說笑話了，我不過有點小事告訴侯相公！」蔡老圓插口說：「既是小事，何妨講出來大家聽聽！」蘇老頭兒正有點忸忸怩怩，定生用筷子蘸酒，在手掌心寫了個字，給蘇老頭兒一瞧，問：「可是這回事？」那詞曲教習漲紅了臉，說不出話來。蔡老圓解圍說：「既這樣，我們也不強蘇老爸說，罰老爸喝杯酒罷了。」蘇老頭兒趕忙端起杯來就喝，連酒杯底的一片香腸都喝進肚裏去了。他酒量小，又上了年

紀，早有七八分酒意，記起什麼似的說：「阮鬍子看了『留都防亂公揭』會說：『吳次尾這該死的窮秀才，不過受人利用罷了，我若肯打發他一二百兩銀子，看他來不來巴結我！』」次尾氣得發黃色的臉孔發青，忿忿地說：「總有一天我會去『巴結』他，拔光他的鬍子，打爛他的嘴巴！」蘇老頭兒又說：「他恨禮部主事周大老爺更厲害，說他是復社的後台，發表『留都防亂公揭』是他撐的腰。」定生說：「這真是肚痛怪灶神，與仲馭主事何干？」他想了想，說：「大概他已知道那回事了，鬍子送封求情書來，懇求不要把『留都防亂公揭』發表，仲馭主事適巧在座，他把那封書投入火裏，說：『這狗賊鬍子，談兵說劍，像個正人君子似的，該把他假面具拆穿了讓大家看看！」

」他見太冲老是皺着眉，像不耐煩似的，就說：「我來講個笑話大家聽聽：有一天，阮鬍子巴巴的去拜訪按察副使雷介公老先生，雷副使托辭不見已有幾次，那天鬍子再也忍不得了，不待通報，直衝進去，客廳裏一個人影都不見，只見桌上放着一份『留都防亂公揭』，是雷老先生故意留着差他的！」大家笑着說：「可不要把鬍子氣壞了！」定生說：「鬍子怎麼不氣壞，他從此躲在『褲子襠』裏不再出來！」蔡老鬍說：「大家把庫司坊叫做『褲子襠』，真妙透了！聽說庫司坊的住戶，好多搬了場，有臉皮的誰願意跟閑黨兒子一同住在『褲子襠』裏！」大家正說得有趣，忽聽得店堂裏人聲嘈雜，一個小學徒嚇得臉色像死灰一般，逃了進來。

第二回 長吟閣柳敬亭說書

那小學徒名叫典兒，是蔡老闊遠房外甥，他嚇得臉色像死灰一樣跑進來，氣喘喘地說：「娘！！舅！軍爺打！！打人！」吳秀才跳起來說：「怎麼？青天白日打人！我評理去！」蔡老闊趕忙勸住說：「吳相公！常言道：『秀才碰着兵，有理講不清』，不如讓

我出去作個計較！」店堂裏站着三個軍官模樣漢子，裹着一色毡帽兒黃羅頭巾，穿窄胸納襖，各跨一口腰刀，其中一個矮胖身材的看見蔡老闊，就指手劃腳罵：「叫你家小雜種出來！老子一刀砍掉他腦袋！」蔡老闊連連打躬，笑着說：「是我疏忽，沒有出來招待

軍爺！我該死！我該死！」另外一個有病容的軍官冷笑說：「一股狡猾的奸商相！」矮胖子說：「老子想買幾本小說消消閒，那小雜種囉囉囉一大套：『不要動這個，不要動那個！』不要說翻幾本書，動了老子的火，拆了你屋，抄了你家，你又怎樣？」蔡老鬪打着躬說：「我就是喫了豹子胆，也不敢冒犯軍爺！」這樣一說，幾個軍官氣才漸漸平了，東翻西翻的揀了一大疊小說書，叫算價錢，蔡老鬪算了一下，一共二兩零銀子，矮胖子翻下臉說：「米不過賣七錢銀子一石，幾本書那消這麼多錢！」有病容的接上來喝着說：「我們是鳳陽總督府軍官，在前方剿流寇的！你莫瞎了眼睛！」蔡老鬪一聽到是馬士英的部下，身子嚇矮了半截，連說：「隨軍爺賞賜幾文罷了！」矮胖子身材的軍官丟下二錢碎銀子，揀了一大疊書走出店堂去，有病容的還從街前回頭瞅蔡老鬪一眼，罵了聲：「奸商！」蔡老鬪算了一下，十足虧一兩銀子血本，心痛得不得了，正在氣沒處洩，戴豬嘴頭巾，左腿有點帶疾的夥計胡二，拐一脚蹩一脚的從錢牧齋家送書回來了，喊着說：「錢老爺說送去的書不是原版，是做刻的版子，硬要扣下五錢銀子！」蔡老鬪沒好聲氣回答：「我早知道錢牧齋是個刮皮鬼！」胡二又說

：「他請老爸爸多留留宋元的手抄本，雜劇，說部什麼都要，錢寧可多出些！」蔡老鬪拍拍眼台，怒聲說：「我開的不是古董店！」胡二喫了一驚，不敢再說。

這時次尾、定生、太冲和蔡老頭兒從裏面出來，太冲急着要回清涼寺去，不肯多耽留，蔡老鬪知道太冲每次來，總要買大批書去，問着說：「黃相公！今天買點什麼書回去？」太冲在桌架上揀了「太玄經」、「宋名臣奏議」、「通鑑綱目」、「通鑑音釋」、「通鑑外記」等五部，定生取笑說：「書獸子！你將來會成個史學的專家！」太冲不平地說：「難道史學不要緊嗎？我師念臺老先生一再說，先窮經而後求事實於史，參證史實，然後才能懂得世界變化的道理！」次尾問：「你還像以前一樣，每夜讀書到鷄聲啼才睡覺嗎？」太冲回答：「是的，慣了不會覺得什麼。」次尾嘆氣說：「你們年紀輕，精力旺，我可不行了，多用點腦筋就會發頭痛病！」說着，摸摸微白鬍鬚，蒼黃色的臉上露出凄然的神情。蔡老鬪却不理會這些，一心一意在算太冲的書賬，他知道這個書獸子門檻沒有錢牧齋那樣精，買書從來不還價的，就額外喊上一兩銀子價錢，補償剛才被幾個軍官半搶半奪把書

買去所受的損失。果然，太冲毫不計較，照眼目付了銀子，蔡益所又歡喜又慚愧，心想：「該死！該死！該死！」紅蘿蔔上在蠟燭眼裏！」轉而一想：「我不能賣了，老婆來賠血本，『羊毛出在羊身上』，當然要從買主身上打主意！」這樣一想，也就安心了，不過顯得特別巴結，到處找典兒，要他送書到清涼寺去。不料典兒正在客廳裏爬上桌子，偷刺下來的香腸，鴨骨頭喫，蔡老闆狠狠給了他一下耳光，罵着說：「該死的畜生！管店堂鬧禍，跑進裏面就偷食！」把他耳朵一提，拉回店堂裏，吩咐說：「乖乖兒隨黃相公走，送書到清涼寺去！不要學別人的樣，一去老半天，路上聽聞聽新聞！」胡二知道蔡老闆在對着和尚罵賊禿，咕噓了幾句，戴着豬嘴頭巾，沮喪地坐在店櫃旁，不平地眯着眼睛。待蔡老闆送太冲和蘇老頭兒出去，才小聲對定生說：「陳相公！告訴你一個新聞，今天下午柳麻子在長吟閣說書，聽客多得連河房的欄干險兒要擠斷了！」定生問：「是不是說『秦叔寶見姑娘』？」胡二搖搖頭回答：「不是！新編的，大家說比『秦叔寶見姑娘』有意思。」定生回頭對吳老秀才說：「怎樣？怪無聊的，不如去聽柳敬亭說書也好！」次尾遲疑着說：「太累吧！再去打個轉，怕晚上會發頭

痛病！」定生細着眼笑說：「這怕什麼！老柳的說書正好醫你的頭痛病！柳麻子說書，一兩銀子一回，要十天前先下帖預定，輕易還不大肯答應。」次尾說：「明天中午去如何？」定生哈哈大笑說：「老先生！虧你做個復社老學長！明天三月十五是先師孔子丁期，中午要去國子監文廟裏參祭，怎麼忘了？」次尾紅紅臉不好意思，被定生半拉半扯的拖出書店，往秦淮河畔桃葉渡附近的長吟閣走去。

被稱為六朝金粉地的秦淮河，最熱鬧的是從聚寶門水關到通濟門水關這一段，從武定橋，長板橋，經桃葉渡到大中橋，沿河兩岸築着精緻華美的河房：朱漆的欄干，描金的畫簷，雜彩的流蘇，繡花的絲鞦，特別是窗簾布的顏色，雜得像花園一樣，有玫瑰紅的、橄欖青的、淡灰的、琥珀色的、茄紫色的、米黃色的，！！！倒影映在水裏，越發顯得鮮豔奪目。裏面的擺設，也是千種百樣：有的是舊院中人的住宅，遮着華麗的幔帳，只讓八哥或鸚鵡籠子掛在外面，發出「啾啾喳喳」的叫聲；有的是清客們的堂屋，有吹洞簫的、唱時曲的、彈琵琶的、打十番鼓的，擠得滿滿一屋，鬧得地翻天覆；有的是雅士們的別墅，古畫、古鼎、古書、古琴，讓日光照着那明窗淨几，靜悄悄沒

一個人影。……河上的遊船，大部蓋着篷廠，懸着角燈，有几榻，有欄干，船輪油漆得金碧輝煌，飄着絨製的鮮美顏色的窗布，遊船中有賣酒的、唱曲的、扮戲的，把一條秦淮河日夜夜鬧得沒一息兒安靜。尤其是桃葉渡口，岸上茶館酒樓多，岸旁爭渡的過客多，岸下兜攬主顧的遊船多，擠擠軋軋，挨挨推推，亂糟糟鬧成一片，有人做劉禹錫「堤上行」，曾把這情形寫過一首詩：

『桃葉渡口水悠悠，

無數遊船無數樓！

日暮行人爭渡急，

槳聲鴛鴦滿中流。』

桃葉渡旁的河房，最著名的的是丁氏水榭、桃葉河房和長吟閣，「長吟閣」顧名思義可知是雅士們談詩論禪的場地，國子監裏的太學生和罷職閒居的錢牧齋、楊龍友之流，常來走動，今天柳敬亭在這兒說書，也是被幾個太學生邀來的。定生、次尾到的時候，人早走散了，只剩柳敬亭和兩三個閒客在那兒磕瓜子。南京城裏，說起柳敬亭，曉得的不多，說起柳麻子，連婦人小孩都知道的，他是南直隸泰州人，本姓曹，因犯案流亡外鄉，改姓柳，是南京城裏第一個說書名

手。長得又黑又胖，滿臉黃豆粒大小的痘疤，戴着一頂海青色小帽，穿一件又短又窄的玄色半舊絹直裰，眼睛眯眯雲雲，嘴巴甜甜蜜蜜，跟他相熟的人，沒一個不說他討人歡喜，舊院中的娘們，都跟他熟，見了他就「黑麻子」「爛麻子」「死麻子」，打趣個不休。可是他上了說書的壇場，却十分正經威嚴，聽客中偶而有人打一個呵欠，就一聲喝，醒木「拍嗒」一拍，擊得聽客連噴嚏都不敢再打一個，說「景陽崗武松打虎」或「秦叔寶見姑娘」時，那種繪影繪色，生龍活虎似的描摹，在南邊幾省再找不出第二個人。他見陳定生和吳次尾進來，忙將手把裏喫剩的黑瓜子放下，打着招呼，叫小廝端出茶來。定生悻悻地說：「正想聽聽老蒼的說書，不料來遲了一步。」敬亭堆着滿臉笑容，說：「兩位相公肯賞光談我戲說，這是我拜得了不得，都說復社人物，總要算貴池吳次老，宜與陳定老兩位了！」說着，拿出書鼓、搖板、醒木，隨手把搖板「嗒嗒嗒」試了幾下，扁扁嘴巴，雲雲眼睛，滿臉黑痘疤漲得紅紅的，忸怩地問：「秦叔寶見姑娘」如何？」定生取笑說：「秦叔寶想見姑娘，但姑娘懶得見這位內姪少爺，不說了也罷！」敬亭一

時應對不上來，又「噠噠噠」試了幾下搖板，次尾提醒說：「我們特地跑來，聽你新編戲目的。」敬亭連

連推却說：「那是不像樣的東西，不敢在兩位面前獻醜！眼見到處兵荒馬亂，民不聊生，我就把眼前時事編個故事，意思無非想警醒世人，兩位相公「十三經」、「二十二史」，什麼沒有讀過，朝政得失，

吏治利弊，更是熟門熟路，要我說時事的書，不要笑落牙齒嗎？」吳老秀才喜歡得拍手拍腳說：「有趣！有趣！想不到老爸也是個有心人！」接着，摸摸微

白鬍鬚，嘆口氣說：「偌大一座南京城，能有幾個關心國家命運的！」定生跟他咬耳朵說：「如何？我不是說嗎？」醫你的頭痛病，不如去聽老柳說書。」這

些話，柳麻子早聽進肚裏，彷彿喫了人參燕窩湯，更是精神百倍，書鼓搖板「咚咚咚」「噠噠噠」敲得鎮

天價響，這書鼓聲，搖板聲，傳出河房，早已轟動遠近，只聽得外面一片凌亂的喊聲：「快去聽柳麻子說書！」「呀！快呀！……」「怎樣柳麻子又在說書

！」不消半分鐘，聽客已黑壓壓擠滿一屋子，慌得剛才跟柳麻子在一處嗑瓜子的閒客，大聲喊：「趕快開門呀！不要擠斷了關子！」

敬亭見門已闔住，滿屋子聽客像是木頭雕的，

靜悄悄沒一絲聲音，就呷口茶，醒了醒鼻涕，輕敲搖板，開始說了章時事書「惡縣令逼反李巖」：

（唱詞）萬急軍書連報北信緊，李闖賊攻陷潛江，京山，雲夢，孝感，又逼漢陽城，老回回，革裏眼兩路把黃州攻，黃州守將棄城逃性命，左良玉，帶軍隊，遠在蕪湖，一時裏，恐難保，武漢

三鎮！

（拍醒木）列位！闖賊以排山倒海之勢連陷開封，洛陽，南陽，襄陽，今又進逼武漢，萬一三鎮不保，

咳，咳，國家事就難說了。其實闖賊既長三頭六臂，也不是鐵鑄金剛，五年前宜大總督楊嗣昌起用為

兵部尚書，專職督剿流寇，楊司馬用「四正六隅」之計，十面圍剿，李闖終於在梓潼慘敗，僅剩十八騎竄

進商洛山，輾轉逃往巴西魚腹山中，又被楊司馬大軍圍住，如甕中之蠶，似涸澤之魚，不料輕騎突出重圍，

潛入河南，却釀成今日這種勢如燎原的局面，說起其中緣故，有個杞縣舉人李巖投奔李闖，替他策劃一切，却有天大關係。李巖怎麼會投奔闖賊，說來話長；且說河南省從崇禎十年起，一連鬧了四年蝗旱，餓

殍遍地，死亡載道，那種慘况，可引李巖一首「勸賑歌」為證：（敲搖板）

（唱詞）「年來艱苦頻仍，嚼嚙禾苗歲不登，米價升騰無新倍，黎民處處不聊生。草根樹皮權充腹，兒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塵飛炊煙絕，數日難求一餐粥。官府徵糧縱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可憐殘喘存呼吸，魂魄先歸泉壤埋。骷髏遍地積如山，享重難過飢餓關。能不教人數行淚，淚酒還成點血斑。……」

（拍醒木）一方面是「餓殍遍地，死亡載道」，一方面是催徵糶米，飛檄雨下，檄文說：「……趕速起運，限期繳清，貽誤軍機，罪名非輕，若有差池，明正典刑。」害得那些知縣、縣丞、典史、巡檢，一個個忙得滿頭大汗，一個個嚇得戰戰兢兢：（敲板）

（唱詞）知縣發簽把糧長傳，立限下鄉去催徵，若把日期來耽誤，休想饒你一條命。糧長如奉上方劍，「隸、馬快作伴行，催糧原是好差使，可以大玩花樣景，大斛量進小斗出，另收「折燥」孝敬銀，若敢三言兩語相爭論，「抗糧」罪名加上身，一聲喝令來拿下，狠狠一頓虎狼棍，釘上二十斤鐵葉圓頭枷，腳鐐手鐐送縣行。有時糧倉遠百里，也要親自送上門，七十老翁挑大担，十

歲小孫肩穀後面跟；肩上穀重肚中飢，老小相顧淚溼溼。挑到糧倉把秤過，百斤變成七十斤，糧長聲聲怨穀溼，喝令返家換穀再來秤，破頭哀求無用處，除非你孝敬「折燥」銀。糧長收下「折燥」銀，攙水雜砂進倉門，所以自古公糧無好米，半帶露溼半帶蒸。

（拍醒木）列位！河南連闖四年蝗旱，真是十室九空，白骨狼藉，一家家妻啼子號，一村村人煙蕭條，但擋不得糧官的兇狠，受不住吊打撈夾的痛苦，於是房屋的拆屋，有田的典田，有兒女妻子的鬻賣兒女妻子，沒兒女妻子的或繫身囹圄，或流為盜寇。……李巖是杞縣有名紳士，見鄉民這般痛苦，就向姓宋的知縣求情，希望暫停催徵，宋知縣置之不理，李巖乃出自家私倉米二百石賑濟飢民。那羣飢民到各富室吵鬧，要求以李巖為例，出私米助賑，否則聚眾搶劫。宋知縣見情形不妙，下了令牌：「不許借名求賑，恃眾要挾，如違者，即係亂民，嚴拿究罪。」這那裏濟事：（敲板）

（唱詞）飢民將令牌打得碎粉粉，數千人把縣署來圍困，大呼：「無米終究要餓死，要活何妨做「亂民」！」渾眼縣官快出來，且看你「嚴拿究罪

「辦何人？」宋知縣禁不住心頭怒，怨李巖不該市恩做好人，暗底下一道呈文送到按察司，告李巖圖謀不軌，私散家財買人心，更告他打差辱官妨礙糧政。按察司單聽一面辭，那李巖，被拿下，瑯瑯入獄受苦刑。

（拍醒木）把縣幾萬飢民，聽到這消息，怒不可遏，大家說：「李公子出米助賑，救活我們性命，現在累他受災，這如何使得？」（敲搖板）

（唱詞）大家說：「人生百歲誰無死，死有重如泰山又有似鴻毛輕，第一要認明恩仇辨是非，第二要不做奴顏婢膝人，大家快到縣署去起獄，劫出李公子大恩人！」把縣城頓時鬧得亂紛紛，倉庫搶空牢獄開大門。滔天大禍難彌補，一夥兒到闖王部下去投奔，可嘆一座把縣城，冷清清連衙役只剩二三百人。

（拍醒木）李巖帶領飢民，投到闖賊軍中，又推薦了術士宋獻策，虛氏縣舉人牛金星，並進言闖賊說：「欲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以收天下心。」闖賊信了他的話，下令禁士兵搶掠，每到一處，散財賑貧，發粟賑飢，李巖又編了個童謠：「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到

處流佈，烏合之衆一變而為百萬雄師，終成皇明心腹大患。（敲搖板）

（唱詞）棋錯一着全盤輸，虎入深山禍患深，兵連禍結無甯日，嘆惡吏誤壽蒼生！

敬亭把搖板一放，含笑拱手說：「獻醜！獻醜！一聽客們拍了陣手叫好，紛紛離去，定生見人散盡，取笑說：「老柳！你什麼地方聽來這一派胡說！當心別人在應天府衙門裏告你「誘議朝政」！」敬亭扮個鬼臉說：「我一不是朝廷裏老爺，二不是地方上縉紳，三不是國子監裏相公，這罪名挨得到我嗎？」次尾激動地說：「我講句坦白話，滿朝的輔臣、臺臣、勳臣、科臣、六部九卿，像老爸這樣有明智灼見，深憂遠慮的，恐怕僅寥寥幾個！我們復社雖以「重氣節、輕生死、嚴操守、辨是非」相標榜，憂時傷世能像老爸這樣的，其實也沒有幾個！」定生哈哈大笑，向柳麻子打躬說：「恭禧！恭禧！老爸平地升七級！明天我把次老的品題寫個揭帖，貼在舊院前，那些小娘們以後沒一個再敢喊你「死麻子」「爛麻子」「黑麻子」了！」敬亭雖是個會說話的人，被他們一個捧，一個嘲，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滿臉黑痘痘漲得紅紅的，有點傷促不安。定生從袖裏摸出二兩銀子說：「天

快曉哩！我們要回三山街去！老柳，這是給你買茶喫的！你不肯收，當心我撒野罵娘！」敬亭笑着說：「陳相公！我天上不怕玉皇大帝，地下不怕閻羅大王，碰到你，只恨我娘沒有給我生兩根舌頭！」就收下銀子，對次尼說：「吳相公難得來桃葉渡口玩的，多坐會兒去！我記得唐詩裏有兩句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靠河臨臨秦淮河夕照去！」說着，端兩條椅子到河房欄干旁，又端過茶几，叫小廝換了兩碗熱茶。這時天上一片碎錦似的晚霞，有橘紅的、火紅的、玫瑰紅的，映在水裏更顯得燦爛奪目，東邊鎮山的峯巒，罩在灰褐色的夜霧裏，河旁幾顆老柳樹上，有幾隻烏鴉在那兒打旋，河裏遊船不多，大概船戶喫晚飯去了，要到上燈時分才會熱鬧起來。吳老秀才靠着欄干，臉容嚴峻冷澀，彷彿在想什麼心事，忽而回頭問敬亭說：「老爸！你說要什麼人出來，國家才有辦法？」敬亭滿不思索的回答：「前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陰劉念臺老爺，還有前任翰林院少詹事漳浦黃石齋老爺，這兩位老爺肯出來就有辦法了！可惜都因為敢說話觸怒了崇禎萬歲爺，一個削職爲民，一個充軍在辰州，現在萬歲爺雖下了赦旨，可惜他們都不肯上京師去！」次尼接着問：「你說留都官員中誰是敢得

民心的？」敬亭回答：「還消說嗎？要算漕撫史可法的老爺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廣老爺兩位了！」次尼又問：「其他呢？」柳麻子背書似的唸了幾個：「戶部高弘圖老爺，右都御史張慎言老爺，禮部主事周仲敷老爺，……」敬亭還想說下去，文路遠處搖過隻遊船，裏面有個女子聲音在喊：「死麻子！黑麻子！爛麻子！……」接着是一陣許多女人啾啾的笑着，在笑聲中，船過去了。敬亭做着鬼臉說：「陳相公！你瞧見嗎？是鄭安娘！」吳老秀才皺了皺眉頭，站身起來要回三山街書坊去，敬亭也要回宿處，於是一同離開了長吟閣。街上店舖已點上了燈，人很擁擠，多半是北方和湖廣來的難民。到書坊時，那個左腿帶疾的夥計胡二來，歡天喜地地喊：「陳相公！吳相公！告訴你們一個新聞！」次尼對於胡二的「新聞」從來不感興趣，顧自進去了，定生跟他嚼嚼舌頭的，說：「拐騙兒！你不正經！店不管，偷跑到外面聽新聞！」胡二連連否認：「不是！不是！剛才錢牧齋老爺差小廝來，要借倪雲林的『春溪放舟圖』看，這張畫老闊討價二十兩銀子，錢老爺只肯出八兩銀子，沒有買成，老闊怕他借去會偷竊，叫我跟去，當即帶回。到了那裏，錢

老爺正在跟楊龍友老爺飲酒，沒提防我在庭下，酒中漏出段私話，聽了要笑痛人肚子！」胡二學着錢牧齋、楊龍友兩人口吻說：「龍友！恭禧你，內閣裏的消息，你快起用了！」「牧老！你胡說！」「一點也不胡說！」「大概是舅舅爺馬瑞草幫忙弄的，不知是在部裏辦事還是放外省外縣？」「既不是部裏，也不放外省外縣，是教坊司，叫你去管秦淮河婊子！」楊老爺羞得滿臉通紅說：「我早知你騙人！」「怎麼騙人？你一天到晚忙著替別人拉皮條，不是正合做教坊

司嗎？」「胡說！」「怎麼胡說？你昨天還在替侯朝宗拉皮條！」「……陳相公！做老爺的講這種話，聽了不要笑死人嗎？」定生笑罵着說：「聽人私話，該打嘴巴！」說着進裏面去了。龍友在替朝宗拉攏舊院李貞娘的養女李香君，這事昨天定生已聽到點風聲，經胡二一說，更加相信，他不懂龍友爲什麼要巴結朝宗？但總覺得其中有蹊蹺，當夜寫了封密函，叫胡二送到通濟門朝宗寓所去。

第三回

楊龍友勸娶李香君

朝宗出了蔡益所書坊，去赴禮部主事周仲馥約會，心裏却很想先往龍友家走一遭，因剛才蘇老頭兒到書坊來找他，是替楊龍友帶來個口信，邀他明天上午同往媚香樓李香君家。他很想問龍友個究竟，抽身不得，只好作罷。周主事名鏞，字仲馥，南直隸金壇縣人，瘦瘦的長條子，大眼睛，尖瘦下巴，留一蓬灰色尖鬍子，人極爽直，是東林有聲望前輩，喜歡品評人物；患着嚴重的失眠症，所以身體總是不好，臉容又瘦又蒼白，性情有點變化無常，背後被人稱作「神經

病」，但大家又公認他是好人。四年前復社發表「留都防亂公揭」，宣佈阮大鍼罪狀，是仲馥背後撐的腰，到現在阮大鍼還把他恨入骨髓。朝宗到仲馥寓所，仲馥見只他一個人，心裏很不快活，把他迎入書廳裏，問：「怎麼定生世兄和太冲世兄不來？」朝宗說：「太冲兄住在清涼寺，怕天晚趕不及回去，定生兄有點事，不分身，都托我轉言老先生，謝謝老先生盛情！」仲馥皺眉說：「太冲世兄是書獃，不去怪他！定生世兄總該來走一遭才是，難道跟李貞娘鬼混要

緊，我真不懂！」連搖搖頭說：「我真不懂！我真不懂！」這時有個小廝端上茶來，仲馭說了聲：「請！」接着嘆口氣說：「我看時局不好，世兄！你覺得怎樣？」朝宗說：「假如武漢三鎮保不住，局勢既難說，左良玉的軍隊在蕪湖，不知是否來得及增援！」仲馭冷笑一聲，摸摸灰色尖鬍子說：「左良玉！左良玉將驕兵悍，中什麼用！」他見朝宗臉孔變色，才記起來，改口說：「我忘了左將軍是令尊司徒公門生！得罪！得罪！」又說：「左將軍的軍隊畢竟還能打上一兩仗，跟馬士英、高傑、劉良佐、劉澤清、黃得功那批禍國殃民的土匪軍隊一比，不知好出多少倍！」說到這裏，張着烏溜溜大眼睛問：「你知道最近阮鬍子的陰謀嗎？」朝宗回答：「正想細數！」仲馭罵着說：「這狗賊鬍子野心可不小，勾結馬士英、黃得功不够，又勾結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跟朱統額來來往往，那姓朱的是皇族，南昌建安王府鎮國中尉，他受阮鬍子指使，在外面放流言，說要參翰林院詹事姜曰廣老先生一本，告他：謀逆、受賄、姦媳。」

仲馭說越惱，瘦而蒼白的臉孔發了青，怒聲說：「最奇怪的是我說阮鬍子在佈置天羅地網，想把南京城裏的正人君子一網打盡，有人却說我把人憂天，發神經病！」這時小廝來催，說酒席已安排妥當，仲馭才住了口，陪朝宗到大廳裏去。到席散的時候，天已漆黑，仲馭差兩個小廝打起燈籠，陪朝宗到通濟門寓所去。嚙行時，感慨系之地說：「世兄！你們年輕有爲，國家事全在你們肩上！我已不中用，身體越來越壞，每夜失眠，偶然睡一忽兒，又接二連三做惡夢！」朝宗見他連聲嘆氣，拖着一條瘦長的影子回屋裏去，心裏很替他難過。

回到寓所，看到定生送來的密函，裏面說：「龍友狡猾處有忠厚，忠厚中有狡猾，固不可阻之於千里之外，亦不宜引入於堂奧之內，明察如兄，諒早有先見。」顯然是給他的一個警告，朝宗悶悶不樂，心想：「怎麼辦呢？明天到媚香樓去，還是不去？」一會兒覺得不妨去，一會兒覺得不該去，將夜翻來覆去睡不熟。

朝宗跟香君在四年前已有過番密交，那是崇禎十二年，朝宗初次從河南歸德家鄉，跑到南京應南閣已卯科鄉試的時候。原來南京城裏，學子們應試的貢院和歌妓集中地的舊院，只隔着條秦淮河，貢院在北岸，舊院在南岸，中間東有文德橋，西有武定橋，每到燈火初明的黃昏時節，夾應南閣鄉試的方巾藍衫秀才

們，在橋上來往不絕。其中家裏富有，響鐸銀子帶得足的，或在河房裏跟清客們胡纏；聽那卯官的笛，張奎官的蕭，錢仲文的打十番鼓，柳敬亭的說書，丁繼之、張蕪筑的串戲，或找相好的歌妓，在院裏品茗、聽曲、打馬、投壺，或備點酒菜，掛起角燈，在秦淮河裏蕩船。也有些古板老成的，住的是寺院，跑的是書坊，愛的是荒野古寺的僻靜處，談的是「心性實踐」，程陸朱王「一套老調頭。朝宗的父親侯恂做過京裏戶部尚書，自己在文壇中着實有聲望，年紀輕，才二十二歲，性格又風流灑脫，在當時來應試的幾千秀才裏面算得嶺露頭角的一個，他也跟清客們胡纏，也找歌妓品茗、聽曲、打馬、投壺，也住寺院跑書坊，談「心性實踐，程陸朱王」，換句話說，他是個歡天喜地的人，愛玩愛熱鬧，同時也有一顆晶莹明潔的心，和一份憂國傷時的熱情。那時，李香君不過是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長得纖巧秀美，有一種大家閨秀的風度，因為身材的小巧，使她得了個「香扇墜」的綽號，「板橋雜記」的作者余懷寫過一首描寫她的詩：

「生小傾城是李香，

懷中婀娜袖中藏；

何緣十二巫峯女，

夢裏偏來見楚王。」

性格上她顯得過份的早熟，在應該活活跳跳愛玩愛鬧的年齡，已愛發憂國傷時的議論，且常在那兒作深刻的沉思，旁人都說：「香君那裏像個小姑娘，好像有天大的心事！」

當時，復社中領袖人物太倉張天如、松江夏允彝，都十分器重她，朝宗的結識香君，便是充替他們拉攏介紹的。朝宗結識香君後，兩人感情好得什麼似的，不久，南闈下第，他父親幾次寫信來，叫他回歸德去，他雖捨不得離開香君，可是父命難違，終於在括蒼寒冽的北風的一個深冬的早上動了身。在離開南京的前晚，香君在她住處「媚香樓」設宴替他餞別，那一晚的情形，在朝宗記憶裏鏤刻下了終身難以忘却的印象。

媚香樓好像有意為香君而築的，造得小巧秀緻，樓上前面是朱紅欄干，後面襯着粉白牆壁，有一扇門，門口掛着繡花茄紫色軟簾，窗戶開在右首屋側，憑窗可望得一帶水烟凝碧的白鷺洲，窗下植得十多竿竹，前面天井裏，有兩棵老梧桐，一棵桃樹，一叢芭蕉，梧桐、桃樹葉子早凋盡了，芭蕉剩了幾段黃褐色的軀幹，顯得又瘦又蒼老。那一晚香君挽個便髻，穿一

件蔥綠色緞棉襖，臉容有一種掩蓋不住的悽愴神情，她沒有請她養母和小姊妹作陪，也沒有弄什麼菜，只用四個朱紅漆梨木盤碟，裝了幾樣下酒菜，擺下兩付虛篋，一錫壺酒，一隻高脚葵花錫燭台，點上枝大紅蠟燭。席間，香君像平日一般的談談笑笑，還唱了齣她輕易不肯啓嘴的「琵琶記」，到快散席的時候，才悽然說：「相公這一次回家鄉去，什麼時候再到南方來，那可難說了！我心裏有幾句話想告訴相公，不知相公可願意聽？」朝宗笑着說：「你的話我該一句句珍藏在心底，那有不願聽的道理！」香君正經說：「我問相公：這次南闖一試失敗，有什麼感想？」朝宗紅紅臉說：「只怪我太喜歡詞章，對舉業時文沒有用心研究。」香君鄙夷地說：「中個舉人有什麼希罕！我想，功名富貴不過是過眼烟雲，大丈夫男子漢要做下番利國利民事業才是正經！」朝宗喫了一驚，心想：「怪不得人家都說『香扇墜』做事說話，不像個女孩子行徑！」香君緊接着問：「上次復社許多相公登金山會盟，臨江悲歌，共論天下大局，夏允彝老爺等許多人把相公比作周瑜、王猛，不知相公有什麼感想？」朝宗得意地回答：「這是他們過獎，我怎能跟周瑜、王猛相比！」香君聽了大不快活，嚴肅地說：「

相公應該以周瑜、王猛自比才對！現在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千百萬人在忍凍受餓，流離失所，相公難道不該以周瑜、王猛自比，立志做一番救民於水火的工作嗎？」朝宗感動地說：「想不到你以一個女子，年紀又小，倒有這般大志氣！」香君輕蔑地笑笑說：「假如我是個男兒，不會躲在秦淮河邊虛度日子！」朝宗有點不好意思，說：「被你這樣一說，豈非羞死了我們讀書人！」香君嘆口氣說：「我怎能跟相公們比，我不過是個供人玩樂的烟花中人罷了！」說到這裏，眼睛有點溼潤，她趕快拿出條白綾手帕抹了抹，低頭摸弄着蔥綠色緞棉襖的衣角，忽抬起臉來，含着淚珠的水盈盈的眼睛，逼視着朝宗，凄惻地說：「像我們這種賣笑人家的姑娘，如浮萍野蓬一樣，根本沒自己的主意兒，風往那兒吹，就往那兒走，活一天混過了兩個半天，既談不上人生樂趣，更談不上什麼歸宿寄托，誰也不知今後會飄流到何處去，相公是當世名公子，少年有為，前途無限！剛才我說過：「功名富貴不過是過眼烟雲，大丈夫男子漢要做下番利國利民的事業才是正經！」相公能記得這兩句話，才不寬我們一番相識！將來若還能記得我，唸唸這兩句話，正如見到我……人……樣！」說到這裏，突然制止不

住地伏在桌上哭起來。朝宗撫摩着她烏黑的柔髮，安慰着說：「香君！燈光菩薩在前面，我發誓把你的話記在心裏，別哭！別哭！……」這時窗外的竹竿響着

「嗚嗚啾啾」的風聲，燭光搖幌不定，那隻高脚葵花錫燭台，堆滿了落下來燭油，朝宗見夜已深，說：「我要回寓所去，明天五更開船，恐不能來辭行了，你要自己保重！」香君這才止了哭聲，用白綾手帕抹淨淚水，笑了笑說：「真對不起！我自己也不懂爲什麼哭得這樣傷心！明天五更要動身，我不敢多耽留你，讓我最後敬相公三杯酒，祝相公前程萬里！」朝宗笑笑說：「有個交換條件，你再唱一齣曲兒！」香君問：「你要我唱什麼？」朝宗說：「隨你自己的意吧！」香君想了一想說：「相公這番回家鄉去，可以叙天倫之樂，不過男子漢總還該以天下爲念，以四海爲家才是，我且吟首詩兒，替相公壯壯行色！」說着，以蒼涼激昂的聲音吟道：

「男兒少小出鄉關，

豪舉未成死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生無處不青山！」

朝宗拍手笑笑說：「『香扇墜』你真了不得！我

記着就是了！」說着，出房向李貞娘辭了行，點起個燈籠下樓去。朝宗走後，香君在門口呆呆立了好久，夜風吹來有點寒意，才回房去。

今年朝宗避亂南下，自然不會忘懷四年前的舊情，船越近南京，心急得越厲害，每夜都夢見香君：纖巧秀美的身姿，嫵媚明澈的眼睛，嬌嫩紅潤的臉龐，淺淺的笑渦，……一切是鮮明的，活生生的，好像昨天還在他身邊一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跑到媚香樓去找香君，做夢也沒有想到，香君對他意外地冷淡，他一怒從此沒有再去，心想：「青樓中人那裏會有真心，她們迎新送舊是幹慣了的營生，你真心真意去對待她們，不過是番癡心罷了！四年前，有的是錢，她們已結你，現在逃難下來，寒寒酸酸，自然不會睬你了！」又想：「不！香君不是那種人！大概是我四年來庸庸碌碌，毫無成就，知道我是個沒中用的東西，瞧不起我，也未可知。……不！不！不！我候朝宗在科場上雖不會得意，文壇中着實有點名聲，憑這點，難道還不值得一個歌妓尊敬嗎？」又想：「『香扇墜』四年前已是個眼睛生在額角上的人，現在長得越發精緻了，無疑眼睛已生在髮辮上，算了，算了，何必做個自討沒趣的人！」這樣過了一個多月，也就漸漸對香

君淡忘了。昨天上午，有個衣服華麗精神模樣的漢子，跑到通濟門寓所來找朝宗，那人年約四十六七歲，瘦長臉，小眼細鼻，留稀稀幾根黃鬍鬚，戴一頂寶藍緞瓦楞帽，穿寶藍緞直裰，這是前任江甯知縣楊文聰，字龍友，貴州貴陽人，乙榜進士出身，他是馬士英妹夫，早年曾加入過復社，現在因做了阮大鍼密友，復社中人對他「敬鬼神而遠之」，不甚睬他。他在江寧縣任上，爲一件貪污案子被御史詹兆恒參了一本後革職閒居，天天遊秦淮，遊莫愁，以「畫石蘭，無事忙，做好好先生」三件事聞名南京。他的到來，使朝宗頗爲喫驚，龍友平日跟復社中人素少往來，次尼、太冲等入其疏遠他，雖然背後龍友也常對人說：「我跟馬瑤草（馬士英字瑤草）是合不來的！」又說：「阮鬍子的確應該自己反省反省！」但大家仍然提防他，認爲這位「畫石蘭的專家」是個未知數的人物。他跟朝宗客套了一番，拉長臉孔，摸摸幾根黃鬍鬚，哈哈笑着說：「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不想世兄做了第二個杜牧！香君思念得你苦，你却把媚香樓忘得乾乾淨淨！」朝宗抵賴說：「我那裏敢，忙罷了！」龍友擠眉弄眼說：「你欺負我老實人，瞞得過我嗎？說到忙，我比你更忙，可是我沒有忘記

到舊院去走走，陪陪我老相好貞娘，喫杯茶，點點家常。」接着，嘆口氣說：「聽我一句話：『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香君待你一片真心，四年如一日，世兄可不要太薄情！」說着，摸摸黃鬍鬚，哈哈大笑起來，朝宗被弄得混混噩噩，不知怎樣回答才好。龍友向外張望了一番，跟他咬耳朵，勸他化三百兩銀子，娶香君作臨時小妾，朝宗兩手一攤說：「我那裏弄得到三百兩銀子！」龍友皺皺眉，屈着指頭算：「代妝二百兩，衣服首飾五十兩，筵席銀三十兩，樂班十兩，雜賞十兩，三百兩銀子是不能少一文的了！」朝宗苦笑着說：「不要說三百兩，三十兩我都有！」龍友拍拍胸脯高聲說：「這樣吧！三百兩銀子全數由我孝敬！說句不客氣的話，我是貞娘相好，香君是貞娘女兒，世兄實在小我一輩，賠夫人折兵，要被人見笑，嫁女兒賠錢，原是正大光明的！」朝宗半信半疑，紅紅臉說：「老先生真會開玩笑！」那位革職知縣生氣地說：「我一天忙到晚，那有閒工夫跑來開玩笑！」朝宗心想：「天曉得葫蘆裏賣的什麼藥，管它！橫直是天下人的冤枉錢，貪污來的，樂得化他幾文！叫化子平地一聲雷，飲點狀元，硬要推却，不要被人罵傻瓜嗎？」就半推半就說：「香扇

「墜」是個眼睛生在額角上的人，恐怕不會答應。」龍友拍拍胸脯說：「有我！有我！做媒、跑腿，一切都由我！」朝宗笑笑說：「不要把你忙壞了！」龍友嘆口氣說：「一年三百五十多天，沒一天不是忙昏了頭的！」朝宗猜不透龍友的用意所在，又不敢跟次尼、定生他們商量，心想：「且看事情如何變化吧！也許是龍友開我玩笑，擺下個八卦陣，要累我去受香君一番奚落，給他們笑話。」又想：「不！龍友是個好好先生，不會這樣惡作劇，倒是定生靠不住，他在背後搗鬼也難說！」他心裏像有十七八個吊桶，一個上，一個下，疑疑惑惑，放心不下。今天蘇老頭兒到書坊裏來找他，替龍友帶來口信，邀他明天上午到媚香樓去，更使他猶豫不決，心想：「明天是先師孔子丁期，要到國子監參祭，怎麼分身得開？」但他急於想知道葫蘆裏藏的究竟是什麼藥？滿口答應，說明天上午一定會到媚香樓去。現在見了定生的密函，深悔當時

不該答應，他想：「復社所標榜的是「重氣節、輕生死、嚴操守、辨是非！」楊龍友不是個好東西！怎能胡亂化用他的錢！」他決定爭口氣不去，免得被人說話；但龍友的聲音却在耳邊說：「香君思念得你苦！……香君待你一片真心，四年如一日，世兄可不要太薄情。……」他心軟下來，自己警解着說：「是楊龍友自己情願送錢我用，我沒有敲他竹槓，這跟操守無關！去看看香君，原是應該的，不一定要用楊龍友的錢！」漸漸睡去，沒多久，見身材矮小瘦削、高顴骨、黃臉皮，留稀稀幾縷微白鬍鬚的吳次尼，站在面前，對他怒目而視，朝宗正想分辯，定生却從旁拿根木棍，向他沒頭沒腦打來，朝宗發聲喊，驚出一身冷汗，才知做了一個夢。窗外漸漸露魚白色，遠處已有雞聲，朝宗呆呆地靠枕坐着，心裏感到一陣難堪的空虛與寂寞，不自禁的淌出淚水來。

第四回 國子監阮大鍼受辱

待窗外透進太陽光，起來梳洗，本想換套新衣，仍戴海藍色繡紅花萬字頭巾，穿百幅流雲繡金的淺藍直裰，白綢子裏衣，烏緞皂靴，從外鏡上看，一派

英俊瀟灑的費公子神氣，誰也瞧不出是個身邊只帶幾兩碎銀子的寒酸書生。通濟門到舊院，有一大段路，已牌時分，才到媚香樓，黑漆雙門緊閉着，不像等待他去的樣子，朝宗胆有點怯，怕是龍友擺佈下的圈套，要累他去受香君一頓奚落。他輕輕扣了幾下銅環，一個保兒開出門來，說：「哦！侯相公！來得不巧，貞娘她們到小姨娘家赴盒子會去了！楊老爺在裏面，相公不妨去坐會兒！」進門是一條卵石鋪的甬道，沿牆腳植着十多竿竹，朝宗見樓上窗戶關着，知香君果真不在家，像沒頭沒腦嚼了桶冷水，一肚子高興，頓時烟消雲散。客廳裏龍友跟蘇老頭兒兩個在那兒下棋，朝宗進去後，他們趕忙迎出來，龍友打個躬說：「世兄！你來遲了一步，她們到小玉京家赴盒子會去了，喫午飯時光回來，快來幫我一手，做個參謀，蘇老爺的棋子好厲害，架了疊疊砲！」蘇老頭兒摸摸灰白短髯，瘦黃臉上露出絲笑容說：「楊老爺說笑話了！我那楊老爺的對手！」朝宗不懂盒子會是什麼，問蘇老頭兒，蘇老頭兒回答：「這是她們手帕姊妹的玩意兒，輪流作主東，赴會的各帶副盒子，裝些鮮菜佳餚，大家各獻所長，彈唱作樂。」朝宗問：「也該別人參加嗎？」龍友向蘇老頭兒擠眉弄眼，蘇老頭兒是個

老實人，不懂他意思，瞪着眼睛發了陣怔，龍友說：「侯世兄等不得了！蘇老爺！我們陪他煖翠樓下玉京家走走，上不得樓，在樓下措油聽聽彈唱也好！」蘇老頭兒是個熱心人，那有不答應的道理，還着實感激龍友，心想：「世界上真不容易找到這樣一位好好先生！」煖翠樓離媚香樓不過隔十多間屋，一樣是黑漆雙門，亮閃閃銅環，可惜一進門便是客廳，嫌天井狹小，光綫不透亮。果然樓上人聲嘈雜，有等聲、琵琶聲、洞簫聲、橫笛聲，還有斷斷續續的笑聲，看模樣最少也有二三十人，樓下却靜悄悄的，沒別人，只有個保兒，端來三碗茶後，一直在客堂後面探頭探腦。朝宗到煖翠樓來是初次，好奇地四面張望了一番：簷下擺着石菖蒲，四季蘭等幾個盆景，上面望得見側樓，有四扇雕花窗，掛着琥珀色軟簾，客廳兩邊一掛椅几，中間兩張八仙桌，甚是樸素，中堂掛着幅「樵趣圖」，是龍半手蹟，對聯寫着：「閒翻貝葉添新藏」「自剪芭蕉寫佛經」，朝宗看得笑起來，說：「老先生！這副對聯掛在此地真有點不倫不類！」龍友解釋說：「玉京是信佛的！」再仔細看，果然「樵趣圖」下還供着尊白磁觀音。正說着，樓上簫、簫齊鳴，有人嬌滴滴唱起一齣曲兒，蘇老頭兒低聲說：「『邯鄲

夢！」朝宗正聽得入神，蘇老頭兒搖頭說：「錯了板眼！」龍友問：「蘇老爸！你猜那唱的是誰？」蘇老頭兒回答說：「鄭妥娘！」接着另換了一個，蘇老頭兒又驚又喜，說：「香君唱『牡丹亭』！」三個人立刻呆住了，香君以哀婉的聲音唱道：

「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

朝飛暮卷，

雲霞翠軒，

雨絲風片，

烟波畫船。

錦屏人，

恁看的這韶光賤！」

朝宗情不自禁，拍手頓腳的叫起好來，這一叫叫

出了毛病，曲聲立刻中斷，一陣樓板響，人都往側樓

跑，四扇雕花窗「噠噠噠噠」亂叫，琥珀色的軟簾後

面攢動着插花貼翠，搽脂敷粉的臉蛋兒，慌得朝宗臉

向着「樵趣圖」，不敢再回頭過來。李貞娘在樓上喊

着說：「楊老爺！蘇師父！陪侯相公回去到香君房裏

坐坐，我們片刻就來！」下玉京的聲音說：「楊老爺

留下來不能走！保兒！莫放楊老爺走！」龍友不平地

說：「怎麼單欺負我？」玉京從琥珀色軟簾後而探出

頭來說：「我有把白綾宮扇，要請楊老爺畫幅石蘭！」

龍友不好意思推却，低聲抱怨：「真是忙昏了頭！」

朝宗和蘇老頭兒兩個顧自先回媚香樓去了。朝宗和蘇

老頭兒回到媚香樓不久，書坊裏小學徒典兒送封書信

來，次尼、太沖兩個人具的名，要朝宗速即到國子監

參加祭孔典禮去。朝宗驚奇地問：「他們怎知道我在

這兒？」典兒回答：「陳相公說的！」蘇老頭兒插上

來說：「大概貞娘漏的口風，昨天我到書坊去，陳相

公已明白這回事了！」朝宗知道吳老秀才性子激烈，

做事絲毫不肯苟且，太沖又是個考成古板的人，既是

他們兩人來的書信，國子監又遠在北門成賢街，自然

非趕快去不可了，他打發典兒二十文銅錢，說：「典

兒！你拿去買糖喫！」又賞了院中保兒二錢銀子茶錢

來不及等她們回，明天早晨準再來。

國子監在城北鷓鴣山南麓，東到小教場，西到英

靈坊，南面一直到珍珠橋，地區範圍極大。入監讀書

的太學生，統稱「監生」，已中舉人的叫「舉監」，

已中秀才的叫「貢監」，品官子弟按例入學的叫「廩

監」，捐資入學的叫「例監」，年齡有十五六歲的，

也有五十多歲的，人數最多的時候，在永樂年間，有九千多，現在也有兩三千人，一切衣食費用，都由官家供給，讀的無非是「四書五經」，「律令書數」，「詔誥表策」之類，老師有「五經博士」五人，分掌「詩、書、禮、易、春秋」五門功課，下面有「助教」「學正」「學錄」，幫着担任教導，校長叫「國子監祭酒」，副校長叫「國子監司業」，管總務的叫「典簿」，管膳食的叫「掌饌」，管調育的叫「繩愆勵監丞」，規模跟現今的國立大學有點相彷彿。國子監可說是復社活動的大本營，朝宗、定生、太冲等都曾入監讀過書，現在社友遍大江南北，人數達幾千人，大半是在國子監讀書的時候跟復社發生關係的。文廟在國子監東首，外面圍着紅牆，一進門便見古松老柏，夾道排列，凝成一片蒼鬱可愛的綠色，前面是大成門，裏面兩側東首七間神廚，西首七間神庫，是藏祭器、樂器的處所。內擲植些杉樹、檜樹、桂樹、柏樹，正中一條級級高石階，露台和石階兩旁圍着石欄干，望上去只能見「大成殿」三字的一塊藍底金字大匾額，和輝煌耀眼蓋着杏黃色磁瓦的屋頂，走上露台，才可看到孔子和四配的石刻像，及東西兩列廡廊。今天是孔子仲春丁期，祭祀的禮節非常隆重，石刻像

前燃起大紅蠟燭，供上太常寺送來的祭品，按照古禮，夾起琴、瑟、管、鼓、祝、敔、笙、簫、鐘、磬等樂器，由國子監祭酒、國子監司業主祭。率領兩三千太學生，和一些自動來參加的南京城裏的名流，「起、伏、興、拜」，讀祭、焚帛，足足要忙上一個時辰。朝宗趕到的時候，祭禮已完畢，祭酒、司業由一些太學生恭陪着，從大成門出來，朝宗急在紅牆邊躲過了，待他們走遠，才混入人堆裏，進大成門找次尼、太冲去。不料石階下人擠得密密挨挨，有個人被圍在人羣中間，像發生了什麼事故，一個個爭着擁進去瞧，朝宗踏上石欄干一看，一聲「啊呀」，驚得幾乎跌下欄干來。被圍在人羣中間的，是個又胖又高大結紮模樣的人，穿紫紅色緞直裰，戴一頂紫紅色緞瓦楞帽，方臉胖鼻，白裏透紅的臉色，濃黑眉毛，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眼睛骨溜骨溜的，像心機極深的樣子，那正是被復社少年恨入骨髓的阮大鍼，他年紀已六十左右，看上去不過四十光景，身體壯健，精力旺盛，又有鎮靜功夫，所以他雖然喫慌，表面上一點瞧不出來，若無其事地說：「這兒是孔老夫子的文廟，你們圍着我幹什麼？」次尼衝上前去，蓋黃臉皮氣得變成鐵青色，氣喘喘說：「魏忠賢的閹黨兒子！正

要問你：你來幹……什麼？文廟是你來的地方嗎？」大鏡毫不畏却地說：「我是堂堂兩榜進士，今天孔子下期，怎麼不該來？」四週一片「噓噓」聲，笑罵聲，有人高喊：「還強嘴哩！打爛這狗賊鬍子！當年害死了不知多少東林的正人君子！今天打爛他再說！」次尾一拳送過去，不防被定生接住，飛起一腿，又被另外一個老成懂事的太學生攔腰抱住，氣得他怒聲大罵：「打死他我來償命！管你們甚事！」文廟裏打人會鬧出天大亂子來，略爲鎮靜點的，拚命替鬍子解圍，但火氣旺，做事顧首不顧尾的，激於義忿，高聲喊：「替熹宗殉難的六君子報仇！」「替高攀龍老先生報仇！」「替黃尊素老先生報仇！」……擠在人叢中的太冲，聽到他父親名字，一陣悲從中來，雙淚直流，擠進去趁人冷不防，一拳打中鬍子的胖鼻子，順手扯落了他一小絡鬍子，大鏡那裏肯干休，也拳起腿飛，跟那羣太學生作「肉搏戰」；這中間只苦了些解圍的，兩邊挨了拳頭，但到底弄開條路來，鬍子知趣人，見有機可乘，一溜烟竄出大成門逃了。

那些太學生爲什麼把阮大鏡恨得這般厲害，這要回述一下熹宗朝的黨爭了：天啓（熹宗年號）初年，東林黨組織了清一色的內閣，首輔葉向高等都是東林

中人，跟東林對立的齊、楚、浙三黨，裏面有些腐敗官僚，像崔呈秀、阮大鏡、魏廣微、霍維華、楊維垣等，見東林多是些可欺的書獃，不易正面對付，就聯合起來，共拜東廠太監魏忠賢作乾父，熹宗乳母「奉聖夫人」客氏作乾娘，走「內綫」來打擊東林。果然，熹宗受了魏忠賢和客氏的蒙蔽，不信任東林，葉向高卸了職，中書汪文言因「封疆案」下了獄，魏忠賢的氣燄一天比一天盛，東林中健將高攀龍等人怒不可遏，先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發難，上本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請熹宗立斬魏忠賢首級，以整頓朝廷綱紀。熹宗却信任太監的話，置之不理。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給事魏大中等，也跟着上本參劾魏忠賢和崔呈秀。魏忠賢老羞成怒，跟阮大鏡等一些爪牙，設下條毒計，唆使當時的特務機關緝撫司許顯純，活活把汪文言打死，偽造了汪文言的供狀，說在「封疆案」中，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和陝西副使顧大章、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等六人，受過在滿州戰敗的主帥熊廷弼的賄，這就是有名的「六君子案」。六人被拿下鎮撫司，用五等刑罰：夾、拶、棍、杠、敲，一個個打得皮開肉綻，手斷足拐，這些廉潔自守的正人君子，那裏肯曲招受賄，許顯純竟使

出更毒辣手段，採用各種前所未見的刑罰：凡銅錘把他們牙齒一粒粒敲掉，肋骨一根根敲斷，用鋼針刷子，把他們皮膚刮得稀爛，最後又用炮烙把他們處死。六君子被殺後，魏忠賢率性一不做，二不休，派錦衣校尉四出捕拿東林黨人，一切反對魏閹的人，都在捕拿之列，所以高攀龍、黃尊素、繆昌期等正人君子，一時不知犧牲了多少。阮大鍼並編了本「點將錄」，仿「水滸」一百零八將故事編列一百零八東林黨人目錄，唆使魏忠賢依目錄搜捕。天啓五年，「東林黨人榜」揭示各省各府，又印行「天監」「雷平」「同志」「梯神」「點將」「蠅蝻」「蝗蝻」等七錄，偽造些事實，宣傳東林罪惡，天啓六年，霍維華等開館纂編「三朝要典」，這本書是專門捧魏忠賢罵東林黨的，凡跟「三朝要典」抱不同見解，或稍為替揚述，左光斗說幾句公平話的，就性命難保。朝廷幾乎是清一色的貪官污吏，所不同的是大貪小貪，大污小污一點分別，稍存氣節的，那肯出賣人格，來做太監們的一條走狗，這時魏忠賢封爲「肅甯侯」，崔呈秀做兵部尚書，許顯純太子太保，田爾耕錦衣衛大堂，……魏忠賢的黨徒：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做內閣大臣的也有，做四方總督、巡撫的也有，一時氣

餓炙手可熱；於是忙壞了一些阿諛小人，各省各府紛紛替魏忠賢建生祠，紛紛上書頌魏忠賢功德，不論當面背後，都稱他爲「九千歲」；最可笑的，有個周應秋連上三十九道奏本，請封忠賢子侄爲公侯伯，另外有個郭允厚見拍馬屁落了後，爽起醋來，連上四十道奏本，請給忠賢莊田祿米，又有個薛鳳翔，更賣氣力，連上四十七道奏本，請給忠賢宅第鐵券。……

天啓七年，熹宗逝世，熹宗嫡弟由檢繼位，這就是崇禎皇帝，他是個有心機的人，趁魏忠賢冷不防，把魏黨的幾個頭兒鬪兒打倒，結果：魏忠賢在押赴鳳陽道上自縊，崔呈秀在薊州斬首，「奉聖夫人」客氏掠死，那些阿諛小人，「樹倒猢猻散」，紛紛改頭換面，另奔前程，崇禎帝也不深加計較，只毀了「三朝要典」，另定「逆案」，把附逆的人名兒編列在內，大多數所得的懲罰，不過是「終身不得錄用」，大鍼也是「終身不得錄用」的一個。崇禎帝所以這樣寬容魏黨，是留一個後步，怕誅盡魏黨，會造成東林擅權的局面，讓他們互相牽制，互相攻擊，他可以從中操縱。魏黨失勢後，獨有個阮大鍼仍然野心勃勃，他做光祿寺卿時貪污了幾十萬兩銀子，在南京逍遙自在的做起寓公來，在庫司坊蓋了座天宮般的房子，題名「石

集團」，養了班南京城裏技藝算第一的梨園，專演些他自己所作的傳奇「燕子箋」、「春燈謎」。想跟復社對立，創立了「羣社」，以金錢女色收買國子監裏的太學生，不料國子監裏的太學生們受復社影響，沒有一個理睬「褲子襠」裏的「阮鵠子」；大鍼沒法，轉移目標，向上了年紀的巨宦名流討好，一方面拿出兩榜進士身份，談談孔孟，論論時勢，一方面散些錢財，賄點銀子，居然石果園天天賓客成羣，且其中有不少是當世名流，東林前輩。復社中有見識的料定阮鵠子是未來的「魏忠賢第二」，由顧杲、吳次尾、陳定生、黃太冲等一百四十人具名，在崇禎十一年發了通「留都防亂公揭」，聲討阮大鍼罪狀，列舉大鍼劣跡，裏面說：

「……大鍼之獻策魏璫，傾殘善類，此義士同悲，忠臣共憤。……不料逃往南京，其惡愈甚，其箴愈張，歌兒舞女，充溢後庭；廣廈高軒，照耀街衢。日與南北在案諸逆，交通不絕，而留都文武大吏，半爲搖惑，卽有賢者，亦噤不敢發聲。假借意氣，多散金錢，以至四方有才無識之士，貪其餽賂，倚其薦揚，不出門下蓋寡矣。……大鍼之陰險叵測，猖狂無忌，鬻竹莫窮，……當事

者視爲死灰不燃，深慮者且謂伏應欲擊；若不先行驅逐，早爲掃除，恐種類日盛，計劃漸成，其爲國患必矣。……杲等讀聖人之書，附討賊之義，志切義憤，言與憤俱，但知爲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若使大鍼罪狀得以上聞，必將重膏斧鉞，輕投魘魅。卽不然，而大鍼果有力障天，威能震天下，亂臣賊子之胆！……」

大鍼探聽得是吳次尾撰的稿子，背後罵着說：「這該死的窮秀才！不過受人利用罷了！我若肯打發他一二百兩銀子，看他來不來巴結我！」又探聽得是周仲獻撐的腰，恨得牙齦磨地說：「這個神經病，總有一天會落在我手裏！」

「留都防亂公揭」有在街上貼的，有在書坊裏賣的，有隔牆飛進石果園裏來的，而平日常到石果園來的一夥客人，却沒一個再來了。最使阮大鍼動火的，是南京城裏一些十二三歲的頑童們，從此認識了他，看見他就遠遠的在喊：「褲子襠裏阮！褲子襠裏阮！」

從「留都防亂公揭」發表到現在，足足四個多月，大鍼着實受了些委屈，起初寫了篇「酬誣瑣言」反駁，得不到什麼效果，除了馬士英、楊龍友等幾個

熟人，其餘的怕牽入「逆案」，絕不再到石渠園來。大鏡是個精力旺盛的人，那裏耐得住寂寞，就轉變方向，親自教戲班，修葺修葺花園，管理管理家務消遣。雖說是「消遣」，也充分表現了「阮鬪子」的才幹：第一件，戲班方面，蘇崑生走後，接替的是崑生同鄉臧亦嘉，紅鼻子，矮胖身材，四十出另年紀，能力比蘇崑生差得遠，愛小地方措油，到處借錢，阮大鏡已答應他，將來借他一二百銀子，自己弄個戲班，好混口飯喫，所以他死心塌地在阮家教戲，又肯聽東家的指點，現在技藝跟蘇崑生不相上下，尤其教「燕子箋」、「春燈謎」，沒人及得上他。第二件，花園方面，經大鏡的設計、修葺，在南京城裏，石渠園可算得數一數二，四季風景，奇花異木，什麼都具備，他宴客的時候，春季在「桃花塢」，夏季在「白石小築」，秋天在「楓葉亭」，冬天在「梅屋」，沒有一個不佩服他設計的精巧，和外觀的富麗華美。第三件，家務方面，他料定湖廣、揚淮一時不得安甯，把家鄉安慶府的幾百頃田賣掉，另在嘉興府買了片一百多頃的大田莊，收成好，剝削佃戶的手段辣，四年當中，足足增加了一二十萬兩銀子的家產。最近半年，他對瑣屑的家務，感到厭倦，靜極思動，又漸漸活躍起來

，起先，討好罷官閒居，在南京作寓公的東林老前輩錢牧齋，知道他有藏書癖，大鏡專派人到外省搜羅古畫、宋元手抄本之類作為「孝敬」，托他向復社的「後生小子們」疏通疏通，代他表白表白心迹。牧齋貪圖餽贈，含糊答應，實際那裏敢在次尾，定生他們面前，替阮鬪子講好話，這情形，大鏡也肚裏有數，所以最近又奔走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門路，還跟新近從江西來的皇族，南昌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朱統鏞，稱兄道弟，打成火一片熱。他相信，只有借勳臣皇族的力量，才能挺得起腰來，跟東林、復社對立，他沒有忘懷當年拜魏忠賢作乾父，「奉聖夫人」作乾娘，在政治舞臺上所得到的意外成功，他想：「這世界上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不是爬在人家頭上，就是踏在人家腳下！何必向那批窮秀才去討好？白打躬作揖！白賠酒飯給他們喫！白演「燕子箋」給他們觀賞！什麼好處不會有！翻逆案是容易的！崇禎帝根本不信任東林，做了十六年皇帝，宰相換了四十多個，一會兒用東林黨人，一會兒又用反對東林的人，信任你的時候，推心置腹，不信任的時候革職、賜死，這種刻薄寡情，疑心病重的人是容易對付的！」他這些話連對馬士英、楊龍友都不會題起半句，看到他濃黑眉

毛一揚，眼睛骨溜一轉，嘴角露出似笑非笑的笑容來的時候，人們才能從旁猜到：「阮鬍子不知又在付什麼鬼念頭！」但沒有一個人能知道，他想的究竟是什麼！

今天不知怎樣，鬼摸了頭，他又想跟四五年前一樣，拿出兩榜進士身份，搖搖擺擺，到國子監文廟去參加孔子丁期的祭禮，一句話，他仍想向復社的「後生小子們」討好，利用他們作踏脚台，他才能更迅速地恢復當年顯赫一時的地位。他希望得到後輩們的尊敬，不叫他「阮鬍子」，而稱他「阮圓老」，（阮大誠號圓海）他相信：以「燕子箋」、「春燈謎」作者的盛名，以平日談兵說劍的辯才，只要人家相信他已沒有政治野心，應該能得到後輩們的尊敬的。等到挨了拳脚，被扯落一小辮鬍子，像一匹喪家之狗似的，急急溜出大成門逃回來，才懊悔自己的「天真」，痛恨自己的懦弱，咬牙切齒地想：「這世界上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不是爬在人家頭上，就是踏在人家脚下！阮大誠！你一世聰明，怎麼也做出傻事來？怎麼也做出傻事來？……」想到這裏，幾乎流下淚來。挨了打後覺得遍身疼痛，正想睡一會兒，外面小廝來傳話：「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拜會老爺！」大誠想出去迎接，

朱統鑰已往書廳直衝進來，他年紀不過二十出另，帶一頂束髮銀冠，穿銀白色繡花緞袍，圍一根鍍花銀帶，圓臉扁鼻，一對烏溜溜兇狠狠大眼睛，大叫着說：「圓老！我替你找個打手來了！大家打去！大家打去！」又回過頭對隨身小廝說：「去把金剛老七叫來，叩見阮老爺！」外面進來個粗壯漢子，身材跟大誠一樣，又胖又高大，腫眼泡，黃胖臉孔，頭上裹着磁腦兒黃羅頭巾，穿古銅色緞襖，軟襪，麻鞋，腰間繫一條玄色搭膊，大誠見他一臉病容，心裏疑惑，統頭却誇口說：「這位金剛老七，是有名打手，那批文縷縷的臭秀才，那怕二三百人來敵他，都可把他們打得稀爛！」金剛老七叩過頭後，到外廂去坐。這邊，大誠向「鎮國中尉」詳細敘述着挨打的經過，結尾時說：「黃宗羲先動手扯我鬍子，唆使衆人打的是吳應箕那個該死的窮老秀才，背後替復社撐腰的是周鍾，幾時收拾了這三個，我才甘心！」統鑰拍拍胸說：「有我！有我！圓老！你儘管放心！」正說着，楊龍友進來了，他陪罪說：「我在舊院替個小娘畫石蘭，來遲了一步！」大誠不高興地說：「你真會風流，就是我倒霉，一天到晚受人欺負！」他把挨打的經過，又重述了一遍，龍友拉長臉孔，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嘆口

氣說：「復社的一批小後生們越來越猖獗！」統帥問：「龍友兄！那姓吳的老秀才住在那兒？」龍友回答：「三山街蔡益所書坊裏。」統帥又問：「黃宗羲呢？」龍友回答：「西門清涼寺。」統帥想了一想，說：「黃宗羲是怎麼模樣的人？」龍友又回答：「卅三四歲，個子不高不矮，戴玄色頭巾，穿玄色直裰。」統帥跳起來說：「好！我差金剛老七去，先收拾了那姓黃的再講！」龍友喫了一驚，問：「什麼金剛老七？」統帥的回臉孔上，滿露得意的神色，張着一對烏溜溜兇狠大眼睛，笑着說：「金剛老七是我雇來的打手！一條好漢子！二三百人敵他一個，都可把他們打成稀爛！我們且揀軟的地方喫，冷僻處所下手，叫老七守候在清涼寺門口，把黃宗羲打個九死一生再講！」龍友嚇得臉孔變色，搖頭嘆息說：「這個使不得！南京是留都所在地，這個那裏使得！」統帥發怒說：「他們打得！怎麼我們打不得？」龍友知道「鎮國中尉」是個出名的小霸王，說話沒一點分寸，不敢跟他爭論，放軟聲音說：「我怕將來會牽累元老！」統帥說：「虧你是乙榜進士出身，一點不懂做人門徑！怪不得人家多少大貪污，平安無事，你一個小貪污，却被詹兆恒御史參了一本，革職查辦！打了那姓

黃的，怎會牽累元老？我們打了他，不留一點蛛絲馬跡，一面打他個稀爛，一面放出空氣去，說黃宗羲住在寺院裏，專好調戲來進香的女眷，所以出了事，被人痛打一頓！」龍友紅紅臉，不服氣地說：「誰不知黃宗羲是個古板老成的正經君子！」大鏡插上來說：「龍友兄！你真是個老實人！這世界上那裏有真君子，騙人罷了！復社標榜「重氣節，嚴操守」，你以為他們真不要錢嗎？他們誇國家談民族，你以為他們真為國家民族着想嗎？你怎知道黃宗羲不愛女色？他偷了典香來的女眷，難道會告訴你？」說着，揚揚濃黑眉毛，摸摸一蓬暗帶花白的濃黑鬍子，高聲大笑。龍友被笑得大不快活，心想：「我跑到石渠園來，是多此一舉！」大鏡見「好好先生」一股生氣的樣子，知道自己講話失了檢點，陪罪說：「龍友兄！打的確不是個辦法，清撫史可法，詹事姜曰廣，戶部高弘圖，還有張慎言那老頭子，都是他們一夥的人！」「猩猩惜猩猩」，打了反而難以收場！我看不如你到錢牧齋那兒走一遭，托他向國子監王祭酒講句話兒，多少替我爭回點面子算了！」「長錢放遠鶴」，細眼留到將來結！又回頭對統帥說：「你看如何？」統帥那裏干休，當面不好推搡，點了點頭，托個故先走了。半路上，

他吩咐金剛老七，叫他今天黃昏時候，守在清涼寺門口，把黃宗義痛打一頓，并叮囑說：『打他個九死一生，留一絲餘氣！』

第五回 黃太冲歸途遇暴客

大鏡逃出大成門後，次尾、定生、太冲、朝宗等幾個人，揀個僻處，在一起商量，朝宗皺皺眉說：

『今天的事，痛快雖痛快，不免粗魯些，萬一上面認了真，連祭王老先生都難免受處分。』太冲承認說：

『是我的錯，我先動的手！』次尾冷笑說：『什麼叫「粗魯」，我不懂！打虎不死，後患無窮，今天正因為斯斯文文的太多，才讓鬍子留下條命來！』朝宗

不平地說：『難道在文廟裏打人是對的嗎？』次尾高聲說：『怎麼不對？文廟裏打鬍子，跟孔老夫子

著「春秋」誅亂臣賊子，是同一意義！』定生摸摸美

麗長髯，細着眼笑笑說：『可惜文廟裏的孔夫子是石頭做的，不然他會跑下大成殿，幫我們打呢！』這一

說，引得大家笑了。定生又說：『今天的事，打也打得對，放也放得對！不打，鬍子不知道我們的厲害，他以爲我們發表「留都防亂公揭」不過憑一時意氣，日子久了，已經忘乾淨了。不！我們沒有忘記！對

禍國殃民的大壞蛋，我們決不會饒恕！怎麼放也放得對？萬一真打死，那禍闖得太大，恐怕復社會跟鬍子同歸於盡。死了一個鬍子，又有第二個鬍子，把整個復社去拚掉何苦來！』太冲插嘴說：『我們不

要多講廢話，商量出個辦法才好！』定生說：『我早想妥個辦法了，不知你們以爲怎樣？次尾兄、太冲兄

去見見仲馭老先生和牧齋翁，托他們向祭酒王老先生疏通疏通，我同朝宗兄跟國子監裏的社友們商量商量，詳細上一稟給王老先生，說這件事跟監生們無關，

純是太冲兄跟鬍子私人的口角爭吵。』吳老秀才怒聲說：『這不成話！怎麼把禍推在太冲兄一人身上！

』定生笑笑說：『老先生！你火氣真旺，我話還沒說完呢！太冲兄令尊忠端公是被魏忠賢閹黨害死的，他

打鬍子，替父報仇，拳出有名，我們打鬍子却是

「煽聚朋黨，惑眾滋事」，這罪過只好煩太冲兄獨個

兒替我們擔一擔！』太冲拍手說：『妙！妙！妙！次尾兄

！我們到仲馭老先生和牧齋翁那兒去走一遭吧！」吳老秀才還有點遲疑，說：「仲馭老先生處沒事也該去聆教聆教，錢牧齋那兒我不去！」說着，與太冲動身到仲馭寓所去。

仲馭住在城南大油坊巷「市隱園」，園子監在城北，相去有一大段路，兩個經過桃葉渡時，肚中飢餓，就在飯館裏胡亂用了頓中飯。喫飯的時候，聽見有人喊：「快去聽柳麻子說書！」有的問：「那裏？」那人回答：「長吟閣！」次尾嘆息說：「可惜有事分不得身，不然陪你去聽聽柳麻子的說書！」太冲奇怪說：「說書不過是胡說八道，有什麼可聽的！」次尾說：「柳麻子說的書跟別人不同，……」太冲打斷了他的話，鄙夷什麼似的說：「我們要讀的書要做的事太多，哪有閒工夫跟清客們胡纏！」次尾見這書獃子不可理喻，也就不說下去。忽忽喫完了飯，到市隱園仲馭寓所，寫了個「眷晚生吳應箕黃宗義同拜」的帖子，叫門斗遞進去。仲馭家眷留在金壇，沒帶出來，自己已在市隱園借了幾間較靜僻的平房住。屋子四週種着濃濃密密的竹子，鵝卵石鋪的甬道上和簷下，滿洒着斑斑駁駁的日影，沒擺一個盆景，沒種一點花，地又低溼，有一股霉蒸氣味。這屋本來是舊日園主人鍊丹

養性用的，園主人死後，傳說裏面有鬼，封了七八年不會有人住，牆腳地板都已有點霉爛，仲馭每夜闔失眠，睡不得覺，喜道兒清靜，就租了下來。他見門斗送進個帖子，上面寫着：「眷晚生吳應箕黃宗義同拜」，喜歡得什麼似的，趕忙出來把他們迎進書廳去，怨着說：「太冲世兄！我該怪你了！昨天怎麼不來？」又招呼次尾說：「你老好像也記不得我了，長久不來坐坐談談！」次尾、太冲見他沒一點官架子，親切得像兄弟似的，心裏着實感激。小廝獻過茶後，太冲把在文廟打阮鬪子的事詳細說了一遍，仲馭高聲大笑，大眼睛，尖瘦下巴的臉上，喜氣洋洋，摸摸一蓬灰色尖鬪子，說：「打得有趣！打得有趣！狗賊鬪子這回丟臉可丟透了！」太冲說：「在文廟裏打人，國法不許可的，我們愁着不知怎麼辦才好！」次尾添上來說：「我們想請老先生幫個忙，對祭酒王老先生說一說，這件事跟監生們無關，純是我與太冲兄兩個跟阮鬪子的私人口角爭吵，懇他能從輕發落！」仲馭笑着說：「打阮鬪子是應該的！懲罰什麼！他當害死了多少東林的正人君子，給他頓老拳，還算便宜這狗賊鬪子！」又張着烏溜溜大眼睛問：「你們知道阮鬪子最近的陰謀？」兩個回答說：「不知道！」仲馭忿忿

地說：「他近來在奔走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的門路，還跟皇族朱統燾稱兄道弟，朱統燾這小流氓在外面橫行霸道且不論，放出空氣，說要參姜曰廣老先生一本，告他個：謀逆、受賄、姦媳，背後都是阮鬍子攪的鬼，他想仗了皇族勳臣的勢力翻「逆案」，然後把正人君子一網打盡！」摸摸灰色尖鬍子，嘆了口氣，接着說：「我已不中用，身體越來越壞，每夜失眠，偷睡一會兒，又接二連三做惡夢，對付阮鬍子，已沒這副精力！國家事全在你們身上，你們年輕有爲……」說到這裏，聲音有點哽咽，瘦而蒼白的

臉上，帶點淒涼的神情。次尾安慰說：「老先生要自己保重，我們全仗着老先生的支持！」太冲問：「老先生對目前的時局看法如何？」仲馥聽到「時局」兩字，心裏更生氣，怒聲說：「時局不會有辦法，國家增了幾次錢糧，又徵「遼餉」、「紳餉」，老百姓被搜括得只好喫樹皮草根，化了偌大數目的糧餉，養了百多萬軍隊，却全是些土匪！馬士英、高傑、劉良佐、劉澤清、黃得功，那一個不是土匪！左良玉雖好些，也是將驕兵悍，害民有餘！完了！完了！我看整個國家都完了……」次尾、太冲見仲馥動了感情，不敢再說下去，就告辭出來。仲馥送出書廳，站在鋪鴨

卵石的前道上，瘦長的身子，滿酒些斑斑駁駁的日影，他沒有辦法把感情平抑下來，獨自在那兒搖搖頭說：「我真不懂！我真不懂！」離開市隱園，次尾不肯去見牧齋，要回三山街書坊去，太冲皺皺眉說：「禍已闖下了，夫走一遭吧！我不善說話，你同去更好！」吳秀才仍不肯，說：「我見了所討厭的人，舌頭打結，有話說不出來。」沒奈何，太冲只得獨個兒去，心想：「無論如何，牧齋翁總是東林老前輩！」他對次尾的執拗脾氣，很不高興。牧齋的住宅，也在城東南，沒拐幾個灣就到了。

錢謙益字牧齋，已是個六十二歲的老人，白條條臉色，眼皮有點浮腫，留幾縷花白鬚鬚，穿一件寶藍夾紗直裰。顧憲成（東林黨的魁首）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的時候，牧齋還是個小孩子，他的父親是憲成老友，到東林書院去時也把他帶去，生得聰明，人又活跳，大家喜歡他，叫他「小朋友」。二十五歲，中了舉人，二十九歲，一甲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當時他是東林負盛名人物中最年輕的一個，喜愛玩樂，關於他的「豔聞」層出不窮，所以大家叫他「東林浪子」。天啓五年，魏忠賢擅權，罷官返家，不覺得什麼，崇禎元年，補禮部右侍郎，爲了推選閣臣，與

人爭吵，結果「革職坐杖」，在皇帝百官面前，割下褲子打了頓屁股，大大的傷了他的自尊心。崇禎九年，又受冤曲，押到刑部審訊，坐了二年牢，從此越發變得悲觀、消沉，喝喝酒，讀讀「華嚴經」，搜羅搜羅古書古畫過日子。他在家鄉常熟縣樂有所「紅豆山莊」，所藏書畫，數量內容的豐富，要算江南第一；爲搜羅書畫的便利，常到南京來，離桃葉渡不遠處租着幾間房子住。小廝遞進「世侄黃宗羲拜」的帖子來的時候，他正在觀賞一副元明之際名畫家王叔明手蹟的橫條，把太冲迎進屋去，招呼說：「世兄！你來得正好！來得正好！快看一件寶貝去！」太冲被弄得渾渾噩噩，一時摸不着頭腦，進了書廳，才知是叫他看一幅王叔明的橫條，牧齋贊着說：「叔明的書畫真是墨法秀潤，筆筆生動，五百年來，只有個倪雲林是他敵手！不但書畫好，詩也寫得好！你瞧吧！這首詩是他自己作的，多麼豪壯！」兩個人合廳看橫條，搖頭

幌腦的唸着：

「邊城鼓角怨清秋，

起坐遙生關塞愁；

露氣下垂翠樹白，

星光亂點大江流。

百年南北人空老，
萬井升沈水若浮；
不爲五湖歸興急，
要登嵩華看神州。」

牧齋嘆氣說：「我說叔明的缺點是不會學佛，假如他唸唸「華嚴經」，「金剛心經」，不會那麼跌了！」要登嵩華看神州，這話多跌！結果看到了什麼？胡維庸謀反，與他毫不相干，太祖皇帝把他也誅連在內，結果死在獄中。」說着，接連嘆了幾口氣，又問太冲：「叔明的外祖父趙孟頫畫馬是有名的，你見過趙孟頫畫的馬嗎？」太冲回答說：「沒有！」牧齋得意地高聲說：「我有！我有！」他在用兩把鐵鎖鎖着的烏漆木櫥裏，取出口錢箱，開了錢箱的鎖，拿出一軸用綾包着的畫來，太冲仔細端詳，看得呆了。牧齋却說：「這幅不希罕，只有一匹，在紅豆山莊，我藏着一幅趙孟頫所畫三四馬爭着渡一條溪水的，那才是真正的神品！」牧齋仔細收拾好了，又陪着太冲鑑賞壁上的字畫，左首除王叔明的橫條外，還有幅米南宮的直軸，右首是王叔明的「深山夜讀圖」，和一幅斑斑駁駁，滿是蟲蝕蛆疤的古畫，畫的辨不出是石頭還是人物，牧齋誇着是唐人的手蹟，說也是幅「神品」。

中堂掛着幅倪雲林的「秋林野興圖」，對聯是太冲的老師，劉念臺老先生筆蹟，寫着：「事以利人皆德業，言堪持贈即文章。」牧齋寫着「秋林野興圖」，嘆氣說：「蔡益所是個黑心漢子，他有幅倪雲林的「春溪放舟圖」，花三四兩銀子買進的，我還他八兩的價，死人牙齒咬着不肯放，硬要二十兩！害我晚上覺也睡不熟，這黑心漢子真太可惡！」太冲見他愛書畫到這般田地，心裏難過，就說：「假如還在着，我一定買來送給老先生！」牧齋聽得又高興又不好意思，白條條、腫眼皮的臉上，泛點紅色，摸摸花白鬚鬚，推却說：「這不成話，做長輩的敲起竹槓來了！」又誇着太冲說：「我常對人說：念臺老先生門下，恐怕太冲世兄要算是最有前途的一個了！每晚讀書到鷄聲啼，世界上難得有這樣勤懇做學問的人！你現在讀點什麼書？」太冲回答：「『通鑑綱目』、『通鑑外記』。」

一過。牧齋聽說太冲等在廟殿打玩大錢，立刻變了臉色，說：「世兄！我說句不中聽的話：大家都是知書達禮的人，動手動脚，學起鄉下人的蠻勁兒來，實不成話！況且大錢雖是「逆案」中人，總究是個兩榜進士，有點身份地位的，怎可這等毆辱他！」太冲受了頓責備，難以回答。牧齋又說：「令尊忠端公在世的時候，我們是熟朋友，所以我把世兄當作自己人，有話不妨開門見山說，我問世兄：你覺得次尾爲人如何？」太冲堅定地說：「我們復社標榜「重氣節、輕生死、嚴操守、辨是非」，這四點能完全做到的，唯有次老一個人。」牧齋又問：「可有缺點？」太冲說：「缺點是有的，脾氣執拗，做事說話不免偏激一些。」牧齋摸摸花白鬚鬚，呵呵笑着說：「世兄不愧爲念臺先生的得意門生，着實有點見解！次尾是喫了脾氣執拗的虧，我有許多話要勸他，但怕開口，世兄有機會，不妨婉轉轉達一些，」他向週圍望了一眼，白條條、腫眼皮的臉上，現出猶豫不定的神氣，兩手摸弄着寶藍夾紗直裰，慢吞吞說：「年紀老的人，看法跟年輕的人不同，比較心平氣和，肯替別人想想。世兄不要生氣，我說既大錢不算十分壞，從前雖作過孽，現在着實懊悔，這人才學不錯，一張嘴會說話，

辦起事來又幹練，這種人往好路上引，是國家棟樑之材，往壞路上趕，却是算混世魔王！」太冲不高興地說：「照老先生講來，我們打錯了阮鬪子，要讓阮鬪子打我們才是！」牧齋紅紅臉，搖手說：「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沒有說阮鬪子是好人！阮鬪子遭清流的排斥，也是他「自作孽，不可活」！我是說：打落水狗沒有意思，人家已經懊悔了，也得讓人家找條自新的路走走！」太冲詰問說：「老先生可聽到阮鬪子最近在奔走皇族勳臣的門路？」牧齋見他氣勢洶洶，不像對長輩說話的樣子，心裏大不樂意，發着牢騷說：「外面的事，我從來不去探聽！我官也做過，牢也坐過，「一甲三名進士及第」的榮耀享過，朝廷百官面前剝下褲子打屁股的羞辱受過！對世界上事，我看透了，現在抱定宗旨：「閉門不問天下事，閉卷且讀古人書！」」正說着，小廝進來報道：「貴州楊老爺來拜會！」牧齋說：「龍友是熟客，我不去迎了，請他到書廳來吧！」龍友依然戴一頂寶藍緞瓦楞帽，穿寶藍緞直裰，見太冲也在座，小眼細鼻，留稀稀幾根黃鬍鬚的瘦長臉上，露出尷尬的神氣，拱手說：「太冲兄！長久不見！」太冲不滿意龍友的為人，似睜非睜的點了點頭。牧齋看得過意不去，打趣說

：「龍友兄爲人最好，專喜替人跑圓腿，我這幅叔母的橫條也是他替我弄來的！世兄有什麼事少個跑圓腿的，可去勞他！南京城裏，上到王府衙門，下到娼寮茶坊，他都是熟門熟路！」龍友紅紅臉說：「牧老真會開玩笑，其實我南京也住膩了，現在橫直閒着沒事，很想回家鄉貴州去。」牧齋嘲笑說：「可是貞娘處碰了鼻子灰回來，對一切都心灰意懶了？」龍友搖搖頭說：「不是！不是！我看時局不好，武漢三鎮保不住，山西戰事也不利，秦淮河邊不是久住之地，「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不如趁早捲鋪蓋回貴州去。」牧齋拍手大笑說：「這是周仲馭的調調兒，愁這個，慮那個，其實不過是杞人憂天罷了！你想想：武漢離南京隔着多少里水程？沿路駐紮着多少軍隊？勞我們操心嗎！」太冲插嘴說：「老先生對外面的情形太隔膜！現在的軍隊，打一仗，敗兩仗，欺凌老百姓，却比土匪還兇！」牧齋摸摸花白鬍鬚，呵呵笑着說：「這是你們年輕人看法！我讀了多少史書，上下古今都看够了！你說目前朝政腐敗，軍閥專橫，其實，漢朝何嘗不如此！唐朝，宋朝也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也如此！……對世界上事，我看透了！所以我說不如唸唸佛經，玩玩古書古畫！」太冲見他越說越不對

勁，起身告辭。牧齋本想留他用過晚飯走，龍友在背後擠眉弄眼，知有要事想談，就拿出一厚冊「神宗實錄」和一部「楞嚴金剛心經蒙鈔」送太冲，並說：「這「神宗實錄」和佛書是我著的，請世兄指教指教！」太冲平日最嫌惡讀書人學佛，長輩的下賄，不收又覺得禮貌上不週到，心想：「拿回去送寺裏和尚，也可做個人情！」就收下道了謝出去。到書廳門口，牧齋跟他咬耳朵說：「祭酒王老先生處我一定去走一遭，世兄可放心！」太冲見天色不早，急急沿着三山街走，回清涼寺去。

經過祭益所書坊時，太冲進去打了一個轉。定生、次尾早已回來，太冲把牧齋答應向王祭酒說情的事講了一遍。次尾見他脅下挾了一大疊書，封面宣紙簽條上題着「楞嚴金剛心經蒙鈔」，懷疑地向他直視了一眼，太冲紅紅臉說：「這是我捧回去送老和尚的！」定生笑着說：「你一定向你誇着他的寶貝了！他有一幅趙孟頫畫的「三匹馬爭着渡一條溪水」！」太冲惋惜地說：「是的！可惜那幅畫藏在常熟紅豆山莊裏，不然該去飽飽眼福。」說着，向他們告了辭，出來到店堂裏，問胡二：「有幅倪雲林的「春溪放舟圖」還在嗎？」胡二吃驚地說：「黃相公怎不早說

，中午才被個生客買去！」太冲心裏大不樂意，問：「什麼價錢賣掉的？」胡二回答：「十八兩銀子！」太冲想了一想，說：「你告訴祭老圃，探聽探聽那幅畫誰買的？如買主肯退還，我情愿出二十兩銀子！萬一沒法找回，托祭老圃替我留意留意，有倪雲林的字畫，我要買一兩幅！」胡二知道老圃最愛這位老實買主，趕快答應了。太冲在三山門轉灣，沿着城牆腳走，這時天上晚紅漸漸淡褪，天快夜下來了。到石城門，見有個紅鼻子、矮胖身材、四十出另年紀，穿竹青布衫的漢子，從城牆腳下一間木屋裏，領出個滿臉淚痕十四五歲的小姑娘走了。後面有對白髮駝背的老夫婦，在門口抱着大哭；老老小小，人圍了一大堆，有的解勸，有的聽聞，有的淪淚，醒鼻涕，陪着傷心。太冲問：「爲什麼？」旁人說：「這兩老是湖廣逃難下來的，經過無爲州，官軍中有個軍官看中了他家媳婦兒，硬說他家兒子是通匪的，給綁出欲了。媳婦兒被搶去，只剩個小孫女兒，一同逃到南京，現在沒穿沒吃，小孫女兒三十兩銀子身價，賣到庫司坊阮大老爺府裏去唱戲，剛才被個紅鼻子領走！」太冲嘆了口氣，從袖裏摸出用剩的二兩銀子，送給那對老夫妻。走了不遠路，後面有個又胖又高大的漢子跟上來，腫

眼泡，青胖臉孔，頭上裹着薩鬚兒黃羅頭巾，穿古銅色緞襖，軟履，麻鞋，腰間繫一根支色搭膊，中間隔着二三十步路，太冲走得快，那人也走得快，太冲走得慢，那人也走得慢。太冲知道他不是個好東西，疑心是剛才「露了白」的緣故。到烏龍潭，走過引茶坊，太冲認識茶坊老闆，想邀他護送到清涼寺去。推開門，裏面蠟燭火點得亮晃晃，有三個年輕娘子在圍紙牌，兩個穿紅裙子，一個穿黑裙子，太冲慌得趕快逃，硬着頭皮再走。回頭瞧那穿古銅色緞襖的「黃胖」，已不見了，自己想想，不禁笑起來：「南京是留都所在地，那裏會有劫匪！」走到清涼門附近，路上過來一大隊人馬，其中兩個騎馬的，一個穿猩紅蟒袍，像是太監，一個像是錦衣衛軍官，後面一隊拿柳葉刀的兵，押着三輛滿貼封條的車子，車上插着旗，太冲仔細一看，才知道是從池州府催收「金花銀」（即錢糧）回來的。最後是六輛囚車，犯人戴著鐵葉圓頭枷，披頭散髮，裝在木籠裏，有一個滿臉是鮮血，籠上插了白旗，寫着「抗糧欽犯」四個大字，押囚車的大塊頭軍官，露着胸膊，凸着肚子，拿着把亮閃閃五十斤重牛耳殺風刀，跟在車後面。太冲待他們走完，橫過大路，翻過一座小土崗，沿清涼山山麓走去。這時

滿山滿谷一片夜色，圓圓的月亮，掛在山後松林上，近處的幾顆松樹，嶺上的針葉，像塗了層銀黃色，夜風吹來一陣陣松花的香味，偶然有一兩聲貓頭鷹的淒涼的啼聲。太冲望見月亮，不可制止地想念起浙江餘姚的家鄉來，想起了母親，想起了妻子，長長的嘆了口氣。快到清涼寺門口，太冲忽聽到背後一陣緊緊的腳步聲，回頭瞧，猛見樹叢裏跳出一條大漢，向太冲兜心一飛腿。避得快，已顛頭踏踏，幾乎跌倒；骨下挾的一疊書，早撒個滿地。太冲自父親冤死後，曾請拳教師教過幾路拳腿，所以勉強能應付幾合，他一面抵抗，一面高聲大叫：「捉強盜！捉強盜！」那人見太冲識得拳腿，已吃了一驚，又見一盞盞燈籠火從寺院裏飛奔出來，更加着慌，待面前圍上了二三十盞燈火，和尚、火工一個個拿木棍、扁担、火叉、扑刀，四面殺過來，才丟下太冲，拔脚飛逃，有幾個機警的和尚，早在路上佈置了兩三道絆脚索，那人沒留神，一交撲倒地上。

第六回 鄭妥娘感舊悲風塵

那被絆脚索絆倒的，不是別人，正是金剛老七，跌得一身是灰泥，趕緊爬起，捨了大路，往亂草叢中走。後面亮着一盞燈籠火，和尚、火工們仍在到處搜索，金剛老七咬牙切齒地想：「這批該死的賊和尚！總得給他們點顏色看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那時才知老七不是個好欺負的！過了清涼門大路，放心下來，在肚裏編着一套謊話，準備回去向朱統額報功。這時，統額帶着兩名小廝，叫了幾個歌妓陪着，在秦淮河蕩船，船上懸起「建安王府」、「鎮國中尉」一對旗燈。他稱心樂意地想：「黃宗義那臭秀才，這回大概被打個稀爛了！」他問幾個歌妓：「你們認識黃宗義嗎？」她們瞪着眼睛答不出來，統額說：「天啓朝御史黃尊素兒子，浙江人，是個書獃子。」她們都說認不得這人，統額笑笑說：「我告訴你們，他不是個真書獃，裝僵罷了，聽說他住清涼寺裏，專好調戲來進香的女眷！」有一個歌妓向「小霸王」瞷了一眼，忤忤怩怩說：「你們男人沒一個正經的！」統額裝個鬼臉，攆了她一把，拍手大笑。船過長吟閣

時，聽得書鼓搖板聲，「咚咚咚」「噠噠噠」敲得鎮天價響，幾個歌妓羨慕說：「柳麻子真好生意，說一回書淨進賬一兩銀子！」統額冷笑說：「我叫他來說書，看他敢收我的銀子不敢？」幾個歌妓哄着說：「你是皇帝爺爺自家人，看慣霸王戲，喫慣霸王食的！柳麻子算得什麼？不過是個擠得死的虱子！他那一天不想來巴結你，只愁跪在小爺脚下會齷了小爺的靴子！」統額聽得越發得意，圓臉扁鼻戴着一頂束髮銀冠的腦袋，東搖西擺，他望着一片月色下的秦淮河，搜索着遠遠近近的燈船，看所懸旗燈，有沒有比「建安王府」更威風的。這一晚，是三月十五滿月夜，月色特別好，秦淮河上，從通濟門水關到聚寶門水關，燈船多得前連後接，船上懸着的綵製的角燈，有竹青色的，棗紅色的，茄紫色的，淡藍的，玫瑰紅的，……千種百樣，鮮豔奪目，把一條秦淮河，點綴得像一條彩紙紮成的游龍一樣。兩岸河房裏，人也擠得滿滿的，比白天還熱鬧，連平日素少到秦淮河邊來瞧熱鬧的吳老秀才，也被定生拉來了。他們在長吟閣聽了會兒

柳麻子的說書，憑河房欄干聽了會兒燈船；那熱鬧，那月色，使次尾抑止不住地傷感起來，他記起自己的幼年，記起在書齋中消磨掉的青春時代，又記起了去世多年的亡妻，……他憑着欄干，低吟着蘇軾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坟，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眼淚不自禁的從蒼黃色臉上流下來，他急急拭乾淨，對定生說：「回去吧！我又發頭痛病！」路上買了些香湯、花生米、一大瓶高粱酒，定生奇怪說：「怎麼今晚這等豪爽起來？」吳秀才陰鬱地說：「今晚大家樂一樂吧！做人像做個夢一樣，我已有把年紀，時局又不好，誰知道我們相聚還有幾時！」定生意想不到次尾會說這一番話，內心感到一種莫可奈何的惆悵。

這一晚，舊院的熱鬧可想而知。獨有個媚香樓，却顯得意外的冷落，香君晚飯後跟她假母貞娘吵了頓嘴，貞娘賭氣出去，到鄰近姊妹家下玉京、鄭妥娘等

處，一家家去訴苦，單留個香君在家裏。香君淚痕滿面，在樓上房外走廊上，憑着朱紅欄干，呆呆地望着月亮。貞娘已決定把香君嫁給朝宗作臨時小妾，一切都已由龍友說妥當，代妝、衣服首飾、筵席銀、樂班、雜賞等一共三百兩銀子也早送來，香君強着不肯答應，因此把貞娘氣苦了，兩個人在晚飯後哭鬧了一頓。貞娘意思：香君已長到十九歲，年齡不算小，不能老是以詞曲琴棋伴客，門戶人家女兒，總以接客爲正經，別個人貞娘不敢開口，候朝宗品貌、才學、脾氣、身份，什麼都說得過去，且又是香君多年的密友，如香君連朝宗都拒絕，這明明是故意跟她搗蛋，所以越想越氣苦，哭了起來。其實，香君不是不喜歡朝宗，她怕的是這次失了身，以後免不了時常會被貞娘逼着接客，她會說：「我們是門戶人家，不是尼姑庵！況且不是第一次，早接過客的！」因此，她堅決拒絕，罵楊龍友多管閒事，要貞娘把三百兩銀子退回去，她跪在貞娘面前，一壁哭，一壁求着說：「媽媽！把銀子退回去，不要愁以後日子難過！我以詞曲琴棋伴伴客，也維持得開銷，養得活媽媽！將來媽媽年紀老了，有我會孝順，不賣笑，做做女紅，刺繡一樣過得了日子！我永遠不離開媽媽，不接客也不嫁人。媽媽

百年之後，我削髮做尼姑去！」貞娘聽得傷感起來，懊悔說：「是我寵壞了你！我糊塗！香君！我不怪你，你起來！……我不該讓你去跟妥娘學詩學詞，好處沒學到，那癡婆的瘋癲模樣倒學來了！玉京也不好，不像做大姊姊的樣子，什麼話不好講，總是談經談佛！我沒好好兒教管你，那舍又合得不好，七拼八湊，養成你這一付古裏古怪的性情！……」香君站起後，坐在她身邊，貞娘又勸着說：「我雖不過比你大十歲，名份上總是母女，你十二歲到院裏來，也跟我七八年，畢竟是我教養大的，我不會欺你，不會哄你，世界我比你經歷得久些，人情世故也比你懂得多些！聽我句話：做人不要古裏古怪，門戶人家女兒像個門戶人家女兒的樣子，年紀輕時，樂得風流風流，一個人紅紅潤潤，白白嫩嫩，像朵鮮花樣的能有幾年？眼睛一霎，過了二十五，人家便會嫌你！我們不是清白人家，幹這一行的，花開得旺也謝得快，香君，你再仔細想想！况且侯相公待你不錯，又是楊老爺的媒人！」香君回答說：「侯相公如真待我好，爲什麼不娶我回家去，却只在這裏玩幾時？」貞娘冷笑說：「你真是『穿草鞋，遊西湖』，忘了自己身份，想踏進戶部尙書府的高門檻去了！即使侯相公願意娶你作妾，

他老太爺也決不會答應，說句黑心話，算他老太爺答應了，還得我答應，捧不出二千兩白花銀子，十個楊龍友來做媒都是枉然！」香君知道跟她養娘爭是多費嘴舌，直截了當說：「這次看媽媽面上，收了侯相公的三百兩銀子！但媽媽必須答應我一件事！」貞娘問：「你且說！」香君說：「媽媽要答應我，侯相公走後，以後我決不再接客！」貞娘不高興地說：「我不要聽這種古裏古怪的話！開門開戶的人家，管他張三李四，有銀子就笑臉相陪！我們不是尼姑庵，沒這一種規矩！」香君聽得氣惱起來，轉身回自己房裏去，一壁沒好聲氣地說：「這樣也好！大家休！三百兩，二千兩，……哼！」水裏撈月一場空！」我什麼都不答應！要我答應，一頭碰死去！」貞娘氣得心肝都痛了，拍手頓脚大哭，要追進香君房裏去，不肯干休；幾個保兒、老媽子，拉的拉，扯的扯，才勸開了。貞娘沒奈何，拈了把熱手巾，換了套出客衣服，去找下玉京、鄭妥娘等，一家家訴苦，香君獨個兒留在樓上房裏，只是流淚。她走到房外走廊上，憑着朱紅欄干，呆呆地望着月亮。樓下天井裏，兩棵老梧桐，吹着夜風，葉子「嘩嘩嘩」地響着。芭蕉已長了闊大的新葉，桃樹也放了花，在月光下，淺綠，淡紅，一樣

可分辨出來。望到那一樹桃花，想起剛才她養娘所說的話：「一個人紅紅潤潤，白白嫩嫩，像朵鮮花樣的能有幾年？眼晴一愛，過了二十五，人家便會嫌你！我們不是清白人家，幹這一行的，花開得旺也謝得快！」不禁爲自己的命運，舊院中姊妹們的命運，感到傷心，她在內心絕望地喊：「歸宿！何處是歸宿呵？」她不信任朝宗，認爲他總究不脫執袴子弟習氣，對青樓中人，不會用真情，況且他父親也決不會答應；她養娘說得好，想朝宗娶她，是「穿草鞋，遊西湖」，忘記了自己身份，賣笑人家的姑娘總究是賣笑人家的姑娘，如浮萍野蓬一樣，根本沒自己的主意兒，風往那兒吹，就往那兒走，活一天混過兩個半天，既談不上人生樂趣，更談不上什麼歸宿寄託，誰也不知今後會飄流到何處去？想到這裏，更加傷心起來，回進房裏，不點蠟燭，在黑暗中伏在床上只是哭。她懊悔跟她養娘爭吵，貞娘雖然愛錢愛虛榮，其實却是個性格豪爽，心地善良的人，她沒有錯待香君，沒打過她，偶然罵幾句，氣過了總來說番好話；別人怪貞娘太寵了香君，貞娘回答說：「我沒個親沒個眷，只香君一個！將來養老送終，全靠着她。我不寵她寵誰？」這情形香君是清楚的，她不願十分傷她養娘的心，

漸漸有點回心轉意，打算答應嫁朝宗作個臨時小妾，以後的事，暫不管它。雖然她有點氣惱朝宗，這次逃難到南京，媚香樓僅來過一次，以後絕腳不會來，使香君額面上很不好看。但她又覺得這正是朝宗的長處，男子漢該有份剛烈，女人裙子邊黏黏貼貼，擱着不肯走的，那才是頂沒出息。她越想越覺得朝宗的可愛，眼睛一閉，個子高長，白淨臉皮，烏亮眼睛，穿百幅流雲滿繡金的淺藍直襖，白綢子裏衣，烏緞皂靴，她所頂熟不過的臉影，立刻浮現眼前。她想到更深一步的時候，臉上一陣紅熱，纖巧秀美的身子，一個翻身，起來到床邊窗旁，掀起繡花荔子紅軟簾，望着月下一片迷迷濛濛的白鷺洲。遠處偶有幾星燈火，可聽到斷斷續續的笙歌聲，特別使她喜愛的倒是窗下的一片竹影，她喜愛那幾竿竹，她們跟她一同長大，天天不離身邊，她彷彿覺得這幾竿竹，是貞娘、朝宗等幾個人的化身，他們會愛護她，陪伴她，永遠不離開，一直到她進坟墓的時候。

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她從沉思中驚醒，她聽出是下玉京的口音，急在桌上找火絨火石，燃着了紙煤，在一隻高脚葵花錫燭台上，點根大紅蠟燭。這時扶梯聲「叮零蓬嘯」響，他們早上來了，又聽到鄰女娘

的笑聲。果然是玉京和安娘兩個，老媽子擎盞油燈，跟在後面，香君問：「媽呢？」老媽子回答：「還沒回來！」玉京回頭笑笑說：「安娘！這趟來得寬了！香君沒跟我們打句招呼，先問媽來了沒有？娘兒兩個吵嘴那會吵得開的！嘴裏硬心裏軟，香君一心只記着她媽呢！」安娘調笑說：「不見得！一心記着的恐是別個！香君！這話可對？在大姊姊和老師兩個面前，且老實說！」香君被纏得不好意思，低着頭，嬌嫩紅潤的臉龐上，露出淺淺的含羞笑渦，映着燭光，這神態更顯得嫵媚可愛。玉京添着說：「人有喜事，滿臉紅光，你看！」香君臉紅得越發標緻了！」安娘罵着說：「做大姊姊的且正經點！莫被人家誤認作打翻醋缸兒！」香君要打她嘴巴，安娘躲開了，笑着說：「果然！果然！醋缸兒翻了！」香君把火絨、火石、紙煤收拾好，一壁求玉京說：「玉京姊姊幫我！打「癩婆」嘴巴！」玉京只是笑笑。玉京今年二十四歲，長香君五歲，細長身材，瓜子臉，細眉俏眼，臉上略有幾點白麻，一腔笑迷迷怪和氣的樣子，髮辮上插一根飛鳳珠釵，穿藕色綾襖兒，淺綠撒花洋襦裙。姊妹淘中她是個「大姊姊」，並非因為她年齡大，而是因為脾氣好，從來不跟人爭吵。她以為一切都是命裏

註定了的，把希望幸福什麼都寄託於來世，在家裏供着尊白磁觀音，早晚要上兩次香，她常說，過了二十五歲，就準備削髮落尼姑庵去。寫得一手工筆小楷，善於畫蘭，畫石蘭的專家楊龍友頗推崇她，說玉京的畫「沖淡柔和，骨蒼神腴」，所以在秦淮河畔很出點聲名。可是因為不善「打情罵俏，笑謔戲弄」的一套，衣服又愛穿得素淡，不討客人們歡喜；還有，她有個浮癖，房裏地板上有粒瓜子殼都容不得，累得十四五歲的小丫頭柔柔，一天到晚忙忙着收拾，背後着實怨她。安娘比玉京小四歲，看上去雖不及玉京白嫩，却俊秀華貴，別有種嬌態兒，比玉京長得美。眉黑，眼珠兒靈活，兩片紅紅嘴唇，一口白玉似的牙齒，髮辮上插一朵鮮紅玫瑰，翡翠耳墜，穿嫩靛青白花綾襖兒，大紅洋襦裙，不高不矮身材，細瘦腰肢，會打趣，會撒嬌，很討人歡喜；可是有點喜怒無常，愛使性子，心裏一時不高興，就哭哭鬧鬧，或則無緣無故的發一陣狂笑，愛酒，愛好幻想，寫得一手好詩詞。她原名叫如英，字無美，桐城人，本是縉紳人家女兒，在南京淪落為歌妓後方改稱安娘。她的詩很得當時名士們的贊賞，「板橋雜記」的作者余懷說：「傾老琵琶，

室以後，也寫過一首歌詠她晚年的詩：

「舊曲新詩壓教坊，

縷衣垂白感湖湘；

開闢閨集教孫女，

身是前朝鄭妥娘！」

她的詩有被編入「列朝詩選閨集」裏的，我們且

錄幾首在下面：

春日寄懷

月落西軒夜色闌，孤衾不耐五更寒；

君情莫作花梢露，纔對朝曦溼便乾。

又

沈沈無語意如癡，春到窗前竟不知；

忽見寒梅香欲褪，一枝猶憶寄相思。

閨懷

曲曲迴廊十二闌，風飄羅袂怯春寒。

桃花帶雨如含淚，只恐多情不忍看。

妥娘的詞也寫得很好，「明詞綜」裏錄有一首她

的「浪淘沙」：

日午倦梳頭，風靜簾鉤，一窗花影擁香篝。試問

別來多少恨？江水悠悠。

新燕語春秋，淚溼羅襦，何時重話水邊樓？夢到

天涯芳草暮，不見歸舟。

這樣一位有天才的女詩人女詞人，身世却是怪可

憐的。詳細的情形，她從不告訴人，別人只能從旁知

道一點：她家裏是桐城望族，父親還是個名士，不去

考秀才舉人，在家裏詠詩填詞，養鳥種花過日子；妥

娘五歲的時候，她父親就教她讀「千家詩」。崇禎十

年正月，張獻忠陷桐城，她父親被殺，家產損失了不

少；官軍劉良佐克復桐城，又來了番「官搶」，那位

綽號「花馬劉」的將軍，縱容部下，把妥娘家房子都

燒得一乾二淨。妥娘跟着她母親哥嫂逃難出來，一點

隨身細軟手飾，喫光當光，母親中途病死，哥嫂被亂

軍沖散，死活不知。她輾轉到了南京，賣身到舊院裏

，做個歌妓混着日子。去年有從桐城逃難下來的人，

她問了一問，才知她哥嫂幾年來一直沒有消息，她料

定已死在外鄉，思量自己在世界上再沒一個親人，一

想起來，就痛澈心肝，瘋瘋癲癲的哭鬧不休，所以有

人叫她「癲婆」；但平常日子，却會打趣，會撒嬌，

很討人歡喜的。

香君叫老媽子泡了幾碗清茶，端出盆黑瓜子，三

個兒嗑着瓜子，談閒天消夜。妥娘瓜子嗑得最快，撒

了滿地板殼兒，又說了許多打趣話，累得香君臉孔一

會兒紅一會兒白，很不好意思；她沒法應付時，總是求玉京：「玉京姊姊幫幫我！打「癩婆」嘴巴！」玉京只是笑笑，不幫這個，也不幫那個，慢慢兒嚼着瓜子，殼兒一粒粒放在桌上。最後，話漸漸說到本題上來，大家都感到種不愉快。妥娘站起身子，抖掉橄欖青白花綾襖兒和大紅洋襦裙上的瓜子殼，重又坐下，皺了皺黑眉毛，靈活的眼珠兒緊睜着香君，嘆口氣說：

「貞娘待你總算不錯！你瞧我家老婆子吧，一天到晚嘮嘮叨叨，煩死人！棺材裏伸手，死要錢！貞娘是個豪爽人，喜結交些名士雅人，我家來往的却全是批臭鹽商！」玉京添着說：「我也喜歡貞娘的爲人，雖然少點清頭眼，瞎怨怪人，等到明白過來，又會急巴巴來

陪番好話！找到這樣一位好養娘，香君！我看你前生不多不少，也得敲穿三尊木魚！」妥娘嚙起兩片嘴唇，怨着說：「算我前生造孽，沒敲穿一尊木魚，累得這世受罪！不說別的，玉京！跟你一比吧！你多安閒自在，自做老闆娘，沒個人管束，柔柔又伶俐聽話！

「玉京苦笑：「各人有各人的苦處，我不過藏在心裏，不掛在嘴邊，所以沒人知道。老實說，誰願過這種賣笑生活，命裏註定，沒奈何罷了，過一二年，我就想削髮落尼姑庵去！」香君撒嬌說：「不要忘記我

，把我也帶去！」玉京搖搖頭笑笑，細眉僧眼，略有幾點白麻的瓜子臉上，露出一股笑迷迷怪和氣的樣子。妥娘「啐」了一聲，罵着說：「香君！你莫上這佛婆子的當！她風流够了，抱這個，擁那個，玩膩了，所以想進尼姑庵去換新鮮！我說句刻毒話，你將來不偷和尙我才不信呢！」玉京紅了臉，要擰她嘴巴，妥娘慌脚慌手躲開，幾乎打翻了燭台。這時，樓下又有敲門聲，香君掀起繡花荔枝枝紅軟簾，往窗下一望，見

是玉京家小丫頭柔柔，打着盞燈籠進來，她走上樓，對玉京說：「建安王府小爺差小廝來說，要娘跟鄰姨娘兩個到桃葉河房陪酒去！」玉京皺皺眉，低聲咕嚕說：「半夜三更，又碰上鬼了！」她整整髮髻上插的飛鳳珠釵，把藕色綾襖兒，淺綠撒花洋襦裙拍了一拍，把桌上的一堆黑瓜子殼丟到房門角，對妥娘說：「怎麼樣？走吧！」妥娘一臉怒容，嘟着嘴說：「我不去！半夜三更，誰耐煩他纏！」玉京說：「忍得一時氣，免得百日憂，鷄卵跟石頭碰，何苦來！」妥娘拍手說：「我偏不去！他來殺掉我不成！殺掉也好，橫直

活着天天受折磨，爸媽哥嫂早死乾淨，世界上又沒個親人！」稍待了一會兒，玉京柔柔兩個先走了，臨走時，玉京跟香君咬耳朵，說了貞娘、朝宗許多好處，

香君點了點頭，她才放心下樓去。這時，妥娘對着燭光呆坐着，不知想到了什麼，獨自微微一笑，那付嬌態兒，着實迷人：黑眉微微一揚，靈活的眼珠兒一轉，從兩片紅紅的嘴唇裏，露出口白玉似的牙齒來，烏黑的髮髻，髮髻上插着的鮮紅玫瑰，和一對翡翠耳墜，也顯得更加美麗。香君心裏想：「真是個美人兒，可惜這苦命！」妥娘笑笑說：「香君！我太會胡思亂想！剛才又付到件事：假如能擲到個好夫婿，兩口子一個敲鐵板，一個彈琵琶，「紅琵琶板走天涯」，那是件多快活的事！再不然，兩口子隱居深山荒谷，自己種稻禾，自己採柴火，自己織布，自己担水，暇閒時就吟詩填詞，這樣過日子也不錯。」香君添潯說：「最好傍邊蓋個草庵，我與玉京姊姊兩個來陪你和姊夫！」妥娘冷笑了一聲，嗔怪着說：「你那裏還會記着我，早跟侯相公進尚書府享福去了！」說得香君一陣陣臉紅，猜不透她是真話，還是諷刺。

樓下有開門聲，貞娘回來了，他問老媽子：「香君睡了沒有？」老媽子回答：「不會，有鄭姨娘陪着。」就急巴巴上樓來。貞娘比香君高出半個頭，是個豐滿健康的美婦人，高矮跟玉京差不多，玉京生得細瘦，聽起來彷彿比貞娘長些。年紀雖近三十邊，比玉

京、香君他們愛打扮，衣服也穿得華麗，從外貌上看，誰也不信她已過二十五歲，髮髻上插了不少花翠，戴一付珠耳墜，膚色白膩，眼珠兒閃閃不定，略帶點輕佻，穿玫瑰紅緞襖兒，墨綠洋縐裙。她最愛玫瑰紅這種顏色，除了夏季，出客的時候，常穿玫瑰紅衣服。她上樓後，跟妥娘打着招呼說：「啊呀！你倒好！安閒自在的！徐媽媽以為你在桃葉河房，你府上還待着兩個客！」徐媽媽是妥娘假母，妥娘一聽到這名字，心就作嘔，沉下臉孔問：「什麼模樣的人？」貞娘回答：「一位是白鬍鬚、精紅鼻子的老先生，一位瘦白臉兒後生，像不十分高雅，粗裏粗氣的！」妥娘怨着說：「我家老婆子是個黑心人，只要有銀子，一叫化子喫死蟹，隻隻好！」我桃葉河房不去，家裏也不回，看我把我的！」香君自貞娘進房後，賭氣似的板着臉孔，貞娘有點團團轉，想陪些好話，哄哄她，礙着妥娘在面前，開不得口。妥娘是個聰明人，早看出這層意思，笑着說：「若要好，大做小！香君哭得眼都腫了，錯在做媽的沒清頭眼，瞎怨怪人！貞娘！你還不陪些好話！」貞娘白了她一眼，反嘲着說：「這是你家的規矩，灶君菩薩放在灶凳下，大不像大，小不像小！」說着，摸出條玫瑰紅羅帕，替香君擦着

臉龐上淚痕，柔聲問：「剛才玉京說要來勸勸你，來過沒有？」香君平日是寵慣了的，板着脸不響，妥娘替代回答說：「來過了！我也是你邀來的，你說：」

！小霸王什麼禍闖不出？去走一遭吧，免得自己喫虧！」妥娘像個木鷄似的呆了一會，嘆了口氣，不說一句話，隨柔柔下樓去。

怕香君會哭壞身體，你去勸勸！」可是白冤枉來一趟，不但沒招待，反被你嘲弄一頓！」貞娘笑笑說：「

這時，已有一更天氣，舊院門外，冷冷落落的只有幾担僵僵的燈火，船埠邊，也沒幾條船。妥娘望

還說沒招待，滿地板瓜子殼誰嗑的？」妥娘頓着說：「是玉京！」香君說：「不是！是妥姊姊獨個兒！」

見那「建安王府」「鎮國中尉」一對旗燈，恨得牙疼

妥娘跳起來拍手說：「啊呀呀！娘兒倆個攻起我一個來了！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心人」！」白冤枉來

一廝，見妥娘柔柔來了，催船夫開船。從舊院到桃葉河

一廝！」貞娘趁機向香君討好說：「人家都說香君是嘴裏硬心裏軟，心裏記着媽！自然，我也該體貼些！

房有一大段路，風又冷，妥娘嫌橄欖白花綾襖兒單薄，想回家去加件背心，已來不及。秦淮河顯然冷落

香君！這次收了侯相公三百兩銀子，侯相公走後，我不強你接客，這話妥娘也聽見，可做個證人。」香君

得多了，只有遠處桃葉渡，有一大簇燈火，月亮依然圓圓的照着大地，沒一絲雲，繁繁密密的小星，在天

喜得兩隻手往貞娘頭頸上攪，親親熱熱問：「媽媽不哄我？」貞娘正經說：「我年紀快破三十邊了，不是

空閃爍着。河面上泛濺着一片銀色的月光，水波在船底「拍嗒拍嗒」響着，這情景使妥娘想起跟母親哥嫂

黃毛未退的，怎會哄你！」妥娘羨慕說：「「香扇墜」幾世修的福氣，有這麼個好媽媽！算我前生造孽，

一同透難出來，在長江船裏宿夜的情形：一樣的月亮，一樣的水景，如今母親早故世了，哥嫂生死未知，

那老婆子棺材裏伸手，死要錢，專結交些臭鹽商！今夜我要給她個空心湯糲喫喫，讓她兩邊都落空！」

自己又淪落外鄉，過着歌妓生活，前思後想，恨不得跳下水去。正思量間，早到了桃葉河房，攏了岸，由

正說着，柔柔提盞燈籠上樓來，說建安王府大船停在舊院河埠邊，叫妥娘「千萬要去」，不然怕會闖禍。

小廝點起盞燈籠，陪着上去。河房裏點着三五枝大紅蠟燭，擺着台酒席，當中坐的是統纈，兩側是玉京和

另外兩個歌妓。見安娘柔柔進來，統到突然一聲大喝，扁鼻子的圍臉上，一股殺氣，他手點着安娘冷笑說：「好大的架子！」捲起了銀白色繡花緞袍的袖口，對小蕩暴聲說：「拿進根粗鞭子來！」安娘嚇得臉色灰白，不住的打抖，柔柔躲在玉京椅子背後，頭都不敢抬起來。玉京勸着說：「小爺！看我臉上，饒他這次罷！安娘今晚發寒熱，不然早跟我同來了，她那敢怠慢小爺，小爺是皇帝爺爺自家人，安娘算個什麼！」

「剛才陪統帥在秦淮河裏蕩船的歌妓添着說：『安娘是個擠得死的虱子！她那一天不想來巴結小爺，只愁跪在小爺脚下，會驚了小爺靴子！』統帥被說得心花怒放，氣早平了，況且他想打安娘，原是裝腔作勢，舊院裏娘們，不比普通小百姓，儘多大官大府的「相好」，又有教坊司撐腰，萬一到廟天府衙門告一狀，倒不是玩的，學得順水推舟說：「既是你們這般講，我也不計較了！」又厲聲對安娘說：「不敢勞你陪酒！回去！不許搭我家的船！」安娘忍着氣道了謝出來，差柔柔到桃葉河口雇條船，願自回舊院去。安娘住的叫「聚西樓」，離媚香樓，煖翠樓不過隔幾間屋面。剛才貞娘所說的兩個客，還在那兒等安娘回去，白鬍鬚、糟紅鼻子的老頭兒，是個鹽商，姓成，瘦白

臉兒的後生，是他親戚，才從揚州來的，他向安娘假母，四十左右年紀，又瘦又精明的矮婆子徐媽媽介紹說：「我這位表姪詩才極好，他帶了兩首詩來，要請安娘指教指教！」徐媽媽謙虛說：「成老翁講笑話了！安兒她懂得什麼！」成老頭兒正經說：「徐媽媽！你莫小覷了安娘！我聽人說，連做過禮部右侍郎的錢牧齋老爺都欽佩她！」他轉過臉來，對他表姪說：「安娘如果贊你詩好，我們請她向錢牧齋老爺推薦推薦，錢老爺肯引見你，表姪！你造化來了！」摸白鬍鬚，想了一想，又說：「我另外替你找出條門路，南邊幾省，讀書一行，要算復社最有勞力，官府衙門裏忌憚他們。我聽人說，只要入了復社的幫，那怕只識幾百字，中個秀才，是拿得穩的。三山街開書坊的蔡老闊跟他們最熟，過幾天我備席酒，請蔡老闊去約他們，讓你去結識結識，也好弄到個前程！」瘦白臉兒的皺皺眉說：「這是抄小路，不是走陽關大道！我想化幾千兩銀子，捐個「例監」，到國子監去混幾年，弄個資格！」成老頭兒呵呵笑着說：「金彈子打麻雀，爲小失大，一頂方巾，值不到幾千銀子！講到成家立業，做鹽生意才是正經！」他表姪不願跟他多爭論，不耐煩地說：「怎麼安娘還不來？快到二更天氣，不

如回去吧！」成老頭兒見徐媽媽不在客廳裏，放胆說：「我們不能白化冤枉錢！已喫了茶，用了點心，一兩銀子茶果錢是少不了一文的！且等安娘來，歡歡喜喜喝幾杯酒去！橫直月亮夜，怕什麼！」正說着，安娘和徐媽媽兩個來了，從客廳門邊經過，往樓梯間走，成老頭兒高聲喊：「安娘！安娘！」安娘一聲不睬，那精紅鼻子的鹽商，知道安娘是個「顯婆」，愛使性子，也不去怪她，趕快拿了他表姪詩稿，追到樓梯脚下。徐媽媽在半樓梯走着說：「安兒！且陪成老爸爸去說：『我有個表姪，寫了兩首詩！』」安娘回頭「啐」了一聲，惡聲惡氣回答：「他寫詩關我屁事！」說着，走進房門，「啐」一聲把門門住，那又瘦又精

明的矮婆子被闖出房外，氣得縮作一團。成老頭兒討了個沒趣，不甘干休，在樓梯脚下招手說：「徐媽媽！你下來！我們且評個理！」保兒、老媽子和他表姪紛紛進樓梯間來，人擠了一大堆。徐媽媽怕不下樓會被她輓掉一兩銀子茶果錢，下樓又怕受他搶白，想了一會，覺得受頓搶白，不過是失面子，老太婆臉皮老的，失面子無所謂，錢是命根子，最要緊，於是趕快下樓來陪小心。那知成老頭兒仍是不肯干休，氣喘喘說

：「做生意人總要個吉利，現在被婊子罵『屁事』，一年的生意都帶了晦氣！……」最後，被他表姪拉拉勸勸，才賴掉茶果錢走了。

安娘門住了房門，不點蠟燭，黑暗中摸到眠床，和衣躺下，臉掩着枕頭，放聲痛哭。她想到自己小時候，父母對她何等寵愛，那料到今日會受人這般凌辱，於是越哭越傷心，前前後後，什麼事都想起來了；想起父親教她讀「千家詩」時的那股認真樣子，想起隨着母親哥嫂逃難出來，一路兵荒馬亂的情形，想起母親臨終時流着淚托付她哥嫂的話：「女兒是我寵慣了的，使性子的時候，甯可讓她幾步，她今後沒父沒母，怪可憐的，……」又想起自己淪落外鄉，過着歌妓生活，將來不知怎樣一個結局？兩年前，有個聲名盛極一時的姓杜的大名士，湖廣黃州府人，三十多歲，人長得俊秀，他到南京來會復社的文友，住了兩個多月，跟安娘感情好得什麼似的，臨走時千遍萬遍說至多三個月，立刻重返南京，從家裏帶銀子出來，把安娘娶回家去。結果，整整兩年，一點消息沒有，從此她對男子感到深深的失望，覺得男子很少有靠得住的，不敢再用真心待人。她想起玉京的話來：「老實說，誰願過這種賣笑生活，命裏註定，沒奈何罷了！」

過一二年，我就娶個妻。尼姑庵去！」她想：「玉京畢竟是個『大姊姊』，有見解，伴伴青燈木魚，倒真是個安身立命之地，比在風月場中受人凌辱折磨，不知好出多少倍！」她嘆了口氣，慢慢兒睡去。醒來時，天還未亮，遠處有鷓鴣聲。身子懶洋洋沒一點力，額角發燒，嘴裏乾渴，想討壺茶喫，怕被徐媽媽見笑，甯願熬着不出聲。他決定不看醫生，也不喫藥，心想：「還是死好！橫直活着天天受折磨！」想到自己年紀輕輕，做人的樂趣未曾享過，就快要死，又禁抑不住地哀傷起來，低聲吟着自己所作的詩：

「月落西軒夜色闌，

孤衾不耐五更寒。

君情莫作花梢露，

纔對朝曦溼便乾。」

重又把一切希望，寄託在兩年來消息杳然的戀人身上，所以在天亮後，她勉強起來，脫了橄欖青白花綾襖兒，大紅洋襦，好好睡在床裏，又叫老媽子燒碗熱茶來喫。徐媽媽請個大夫，把了脈，喫了兩帖藥，病略好些。傍晚時分玉京來看她，帶來點荸薺、甘蔗等水菜，告訴了她關於香君的消息；說楊龍友陪着朝宗早晨到媚香樓來過，事情已談妥，銀子一共三百兩

，代敷二百兩，衣服首飾五十兩，筵席銀三十兩，樂班十兩，雜費十兩，貞娘都收下了，成親日期，就在明天中午。妥娘頓怪着說：「『香扇墜』真沒良心！冤枉跟她結個手帕姊妹，我生病，不來瞧我一次！」玉京笑笑說：「不要錯怪了人，她還不知道你病着，整天由貞娘陪着在街上辦首飾，綢緞，傍晚才回來，又要忙明天成親的事。」接着，玉京嘆了口氣，說：「我另外聽到個新聞，昨夜城西清涼寺遭了強盜搶，幸而和尚、火工多，把強盜打退。有人說，那不是強盜，寺裏住着姓黃的相公，浙江餘姚人，專愛調戲來進香的女眷，所以跟人結了怨，和尚不知底細，却誤會是強盜。又有人說，那是流寇在南京城裏的伏兵，他們待打下了武漢三鎮，準備奪這座南京城！總之時局不太平，不知我們在秦淮河邊還能安穩穩住到幾時？」說到這裏，又嘆了幾口氣，細眉俏眼，略有幾點白麻的瓜子臉上，滿是愁容。玉京走後，貞娘差保兒來送喜帖，香君又差個老媽子，千叮萬囑請妥娘明天中午一定去喫酒。妥娘答應了，徐媽媽很高興，怕喫了油膩食，會使病加重。臨睡時徐媽媽喜洋洋地來說：「事情有蹊蹺，香君未必會成親！三百兩命根子，貞娘已吞下喉嚨，硬要被擠出來！」妥娘喫驚地

問：「你怎麼知道？」那四十左右年紀的矮婆子，幸災樂禍地說：「柳麻子從別處聽來的！」

第七回 明大義香君退妝奩

第二天，妥娘發寒發熱，起不得床，貞娘又差人來請吃酒，問了番，才知「事情有蹊蹺」，是徐媽媽瞎說。到近中午時分，玉京帶了柔柔，穿得花團錦簇，來找妥娘同去吃喜酒，見妥娘起不得床，只得作罷，安慰了她一番，自己同柔柔到媚香樓去。媚香樓頗然熱鬧得多了，門外紮了花綵，客廳裏擺了一台酒席，又雇了樂班，在那兒吹吹打打。但來客不多，舊院中規矩，「成親」原是個虛名兒，不過這些熱鬧的歌妓、清客，大家來熱鬧一番罷了。貞娘平日爲人豪爽，結交多，秦淮兩岸一些有名的歌妓、清客都到了，所以那天娛樂節目特別精采，有：張卯官的笛，張查官的簫，錢仲文的打十番鼓，柳敬亭的說書，丁繼之、張燕筑的串戲；龍友更是興緻勃勃，叫人買了二十多把摺扇來，當場揮墨，各畫一幅石蘭，一人一把，贈給來客。朝宗也購了把上選的鍍花象牙柄白綾宮扇，繫上了一块自己用了十多年的琥珀扇墜，送給香君，作爲定情紀念物，他請龍友在扇上畫幅石蘭，龍

友推却說：「這沒我的份兒！世兄海內詩壇臬主，正該題首大作在上面，才是道理！」說着，早把筆送上來，朝宗沒奈何，想了一會，題了首五絕：

「秦淮橋下水，

舊是六朝月；

烟雨惜繁華，

吹簫夜不歇。」

哄堂起了一片讚美聲，羞得朝宗臉都紅了。但場面雖熱鬧，朝宗心中總覺鬱鬱不樂，定生、次尼、太冲等一個都不來，他也沒有去邀請，特別是定生不來吃酒，使客人們都感到驚異。定生是朝宗密友，又是貞娘相好，照理講，有大大重要的事，也該抽身來走一遭的。這情形香君早看出來了，只苦着沒有問話的機會，待吃過夜酒後，客人散盡了，兩個被送進洞房，她瞧左右沒人，扳起一付冷冰冰臉孔，聲色俱厲的盤問着朝宗。香君先問：「今天陳相公怎麼不來喫酒？」朝宗含含糊糊回答：「誰知道？大概忙罷了！」

香君正經說：「不！那怕有天大重要事忙著，也該抽身來走一遭，陳相公跟相公交情，不比別人，且又是媽相好，往常沒事時也來走走，何況今天！」朝宗聽了大不高興，心想：「怪不得真娘常說『香扇墜』脾氣古怪，真是個怪脾氣人！」洞房花燭夜，却囉哩囉囉來嚼這些沒味的話！他岔開話題說：「香君！我多喫了幾盅酒，累了，熬不得夜，我們睡吧！」香君冷聲說：「你先睡！話沒講清楚，我情愿坐着熬夜！」朝宗皺皺眉頭問：「什麼話沒講清楚？」香君說：「今天陳相公怎麼不來喫酒？」朝宗大笑說：「想不到『香扇墜』也是個小心眼兒的！少個人來喫喜酒，就認真得這般模樣！香君！我明天補一席酒，一定請陳相公來，可好？」香君見朝宗討好她，心裏歡喜，恐剛才的話衝撞，陪罪似的向他微微一笑，朝宗一對烏亮眼睛，正緊睜着她，羞得她趕快低下頭去。朝宗覺得香君當真長得越發標緻了，嬌媚明澈的眼睛，嬌嫩紅潤的臉龐，淺淺的笑渦，……一切好像比以前更美些。香君不喜穿華麗衣服，一進房便卸去了滿頭珠翠，脫下大紅繡花緞褂，只穿件竹葉青繡襖兒，玫瑰紅緞裙，衣服縫得合身，顯得小巧嬌嫩的樣子。朝宗確多喫了幾盅酒，夜風吹來，心裏感到陣不舒

適，彷彿要嘔吐，趕快放下窗上荔枝紅軟簾，叫香君倒了碗茶。香君倒了茶，怕梳妝台上一對大紅蠟燭，燭火會薰壞朱紅描金床上的淡紫紗帳，把燭台移到門邊八仙桌上，一雙無心的打趣了句：「『燭船過有三千釘』，畢竟是尙書府裏閩哥兒，逃難下來，仍捧得出三百兩白花銀子！」朝宗誤以爲香君諷嘲他，紅臉怒聲說：「這錢是楊龍友自己甯願送我的，我沒有敲他竹槓！何必用這些話來嘲！」香君大驚，問：「什麼？楊老爺的錢？侯相公！你說清楚！」朝宗酒嚇醒了一半，抵賴說：「我說說玩的！怎麼又認起真來？」他去摸香君，香君用力掙脫，厲聲說：「侯相公！你鄭重些！先把話說清楚！怎麼楊老爺無名無目會白送三百兩銀子給你？又瞞着媽和我兩個？」朝宗被逼得鬧羞成怒，惡聲說：「我的事你莫管！無論那錢是誰出的，名份上總是我的！楊龍友是我朋友，朋友之間，有無相濟，原是該的！況且，我不是專喫白食的滾皮，『投我以桃李，報之以瓊瑤』，也許我將來會還他三千兩銀子！」香君說：「我不是怕相公還不出銀子，我只奇怪楊老爺平日不像個豪爽的人，現在革職閒居，那有這麼多銀子來幫朋友做不正經用途！相公是當世名公子，在復社中着實有聲望，復社

以「重氣節，嚴操守」相標榜，所以我勸相公慎重些！」朝宗冷笑說：「嫌我窮罷了！偏編些話來教訓我！」香君心裏一陣氣惱，眼睛有點溼潤，她趕快背着燭光，拿出條貞娘送她的玫瑰紅手帕抹了抹，低頭摸

的書，不論價錢，恐剩着的也不多。」香君見朝宗把她當自家人，沒話不說，更是歡喜。第二天一清早，被貞娘敲房門聲驚醒，她在門外喊着說：「香君！楊老爺替你們買喜來了！」

弄着竹葉青羅襖兒衣角，哽咽着說：「我不過是個供人玩樂的烟花中人罷了，有什麼資格來教訓尙書府裏的閨哥兒！」朝宗見「洞房花燭夜」，掃興掃得這般地出，連聲嘆了幾口氣，心想：「香扇墜」做事說話，原是向來不像個女孩子行徑！怪只怪楊龍友多事，硬要來拉攏！」又想：「龍友跟我不過是點頭朋友，爲什麼要孝敬我三百兩銀子？確是可疑，倒是香君有見識，脂粉隊中難得找到這種良師益友，如若欺負她，要被天下後世笑罵！」於是低眉下氣，向香君說了不少好話，香君總究是個女孩兒，心軟過來，問朝宗在知己朋友中能否借到三百兩銀子，還給楊龍友？朝宗想了一想，說：「定生雖是宜興少保公府裏的四公子，但少保公在世時是個胥官，着實清廉，所以定生手頭不寬。末尾是個窮秀才，自妻子故世後，家產消敗得很快，現在費用都不够，靠林蔡老闖批的「歷科墨程」「制藝時文」過日子。只有太冲多着幾文，他初來南京時帶有整千銀子，但他是書獃，看到心愛

香君趕快催朝宗起床，梳洗好了，由朝宗到客廳去請龍友上樓來。龍友一見面，小眼細鼻，留稀稀幾根黃鬍鬚的瘦長臉，作着怪樣，這位前任江甯知縣，年紀到了四十六七，却像年輕人一樣愛開點玩笑，擠眉弄眼問：「世兄！如何？」朝宗沉着臉不響，見左右沒人，輕聲說：「老先生！我昨晚想了一夜，總覺對不住！你老先生目下手頭不算寬裕，我怎好意思用你一大票銀子！」龍友想了一想，跟他咬耳朵說：「不瞞世兄！這銀子是圓老的！」朝宗大吃一驚，臉孔變色，顫聲問：「你說罷！！阮大鍼？是阮大鍼的銀子？」龍友笑笑說：「這有什麼不可以！圓老着實佩服世兄才華，且圓老跟令尊司徒公是同僚，說來還是一家人！現在世兄逃難下來，他原該作個東！」朝宗頓腳拍膝，快爽什麼似的，對龍友白白眼睛，責備說：「老先生！你太不辨青白！事前不說一聲，幫人做圈套！」「好好先生」搶白得漲紅臉孔，摸摸黃鬍鬚，不平地說：「世兄！天在上，地在下，良心在

當中！我楊龍友如存心「做圓套」，不是娘養下來的！」朝宗睜着眼睛，兇狠狠說：「不管是存心或不存心！也該替別人想想：用了阮鬪子的錢，我還有什麼臉皮在南京城裏做人！」貞娘在客廳外望了一眼，笑罵說：「楊老爺！你莫非討錢來了！兩個人爭得這般起勁！」一些保兒，老媽子聽到這話，一蜂兒擁進來說：「楊老爺！討到錢賞我們一些！」龍友氣得把他們一齊趕出去，皺皺眉對貞娘說：「莫讓他們進來！我跟侯相公有正經事要談！」貞娘閃閃不定，略帶點輕佻的眼睛，向他瞟了一眼，罵着說：「什麼正經事，編鬼話哄我罷了！當心我拔光你幾根黃鬚！」龍友那裏有閒心思跟她打趣，把朝宗拉到壁角，偷偷兒說：「世兄！我們講話聲音可輕些！這不是玩的！好在事情只有阮圓海、你、我三個知道，如世兄感到不便，可以設法遮瞞過去。不過我要聲明：我並不是存心「做圓套」，完全是番好心！當然我也有錯處，我不該替人跑閒腿！」說到這裏，苦笑了幾聲，把阮鬪子實在被復社排擠得可憐，他原想洗心革臉做個好人，復社偏要打他「落水狗」，開口「閹黨兒子」，閉口「閹黨兒子」，使他丟盡臉孔，沒法在南京城裏站腳等話講了一遍，又嘆口氣說：「復社發表了

「留都防亂公揭」以後，圓老知復社跟他誤會已深，四五年來，閉門謝客，在家裏教戲班，修葺修葺花園過日子。他一點不活動，原想使復社中人明白他早無政治野心，到了六十左右年紀，腳跟已碰到棺材邊，還打算什麼！但復社仍不肯饒過他，說他想翻「逆案」，說他結交皇族勳臣，……他向牧齋翁說過多少次，托代為表白表白心迹，不料那位老先生不是個厚道人，一方面禮儀管收，一方面在定生兄次尾兄跟前，屁都不曾放過一個，沒奈何，圓老想來托你，他說：「復社人物，其實要算朝宗世兄，有才華，又有胆量，像他令尊司徒公一樣是個厚道人！」……朝宗搖搖頭，打斷他的話，說：「我不要聽！我不要聽！解鈴還是繫鈴人，我們想想辦法吧！什麼地方去借三百兩銀子，還了阮鬪子，這樣，一乾二淨，倒好些！如張揚出去，太沖、定生他們當然會幫我湊三百兩銀子，但我顏面上不好看！不張揚出去，以為我作不正確用途，定然不肯。」龍友笑笑說：「阮圓海別的好處沒有，在朋友身上用過錢，從來是爽快快快的！橫直他多的銀子，在嘉興府置有百多頃田，收入着實可觀，不在乎三百兩小數目！世兄不便在定生兄次尾兄跟前替他說話，他決不見怪，這點小數目望世兄

不要掛在心裏！」朝宗堅決拒絕，說：「誰不知復社標榜『重氣節，嚴操守』，我沒有這樣厚臉皮用阮鬪子的錢！」龍友搶白說：「這跟氣節、操守何關！你沒有做阮圓海竹槓，是圓海白孝敬銀子給你用！況且你坦白拒絕替阮圓海說情，這樣做事，誰說不光明！」朝宗覺得這話不錯，說：「算了！算了！讓我慢慢兒湊攏三百兩銀子來，改日還阮鬪子，並望你轉言一聲：大丈夫要表白心迹，不必費口舌，要事實！事實！勝雄辯，史奸賢不肖，縱能掩蔽一時，到千秋後世總是明明白白的！社會清流都說阮大鍼確能改過自新的時候，我一定到石渠園來謝罪，現在恕我不敢恭維他，不敢領他的情！」說着，陪龍友上樓去見香君。香君正在把新買的珠翠，裝入一個雜錦紙盒裏，並把大紅繡花緞褂包疊起來，聽見樓梯聲響，且是重重的靴聲，知道是朝宗陪龍友上來了，忙到房門口迎接，請了個安，喊老媽子泡熱茶上來。龍友推却說：「剛在下面喫過茶，不必再泡了！我就要走！」又嘆口氣說：「一年三百五十多天，每天都忙昏了頭！」香君笑着問：「楊老爺！你究竟忙點什麼？」朝宗代答着說：「跑閒腿！」龍友見兩個調弄他一個，大不舒服，心想：「木匠帶枷，自作自受，這是替人拉皮條的

好處！」他掀起繡花茄紫色門簾，踱出通步廊的單門，憑着朱紅欄杆，望着天井裏一樹盛開的桃花消遣。香君乘機低聲問朝宗：「楊老爺送你銀子什麼意思？」朝宗向門外看了一眼，低聲怨着：「龍友做事太不辨青白！替人做圈套，那是阮大鍼送的銀子！」香君大哭一驚，失聲叫出來：「什麼？阮大鍼？那個閹黨兒子阮鬪子嗎？」龍友在門外聽見香君罵「閹黨兒子」，知道朝宗漏了口風，他怕「香扇墜」的古怪脾氣，嚇得心勃勃跳。香君在裏面大聲喊：「楊老爺！請進來坐！」龍友賴着不肯走，憑着攔干連聲向樓下喊：「貞娘！貞娘！」希望他的老相好上樓來解圍。一個保兒出來，在梧桐樹下抬頭問：「什麼事？楊老爺！」龍友隨口說：「叫貞娘上樓來分銀錢！」保兒做着潑皮相說：「楊老爺要賞我們些！」龍友摸摸黃鬚鬚，含笑回答：「當然！當然！」香君撩起門簾，掛在銅鈎上，厲聲詰問：「楊老爺！你幫阮鬪子做圈套什麼意思？」龍友紅紅臉，低聲咕嚕：「你們女人懂得什麼！」香君搶白說：「女人怎麼不懂！忠是忠，奸是奸，是是是，非是非！只有不要臉皮的人，才會不辨忠奸，不知是非！」龍友氣得臉色灰白，心想自己已是乙榜進士出身，到了四十六七年紀，讓個孀子辱

罵，這還了得！他想發作，礙着朝宗的眼，只得忍住氣，喃喃自語：「罵得好！罵得好！」香君說：「我怎敢罵楊老爺！我只怪楊老爺不該幫阮鬍子做圈套！」龍友氣忿忿說：「天在上，地在下，良心在當中！我幫人做圈套不是娘養的？」香君還想對嘴，朝宗喝住說：「楊老爺饒你是自家人，你倒越發放肆起來！」香君見自己受了委曲，淌着淚把雜錦盒子裏裝的珠翠和一件大紅繡花緞褂，全往房門外丟，一壁說：「這是阮鬍子的錢買的，我沒臉皮受用！」朝宗又氣惱又慚愧，找不出一個主意，幸而貞娘上樓來了，她見珠翠，緞褂丟在房外，心痛得了不得，罵着說：「香君！什麼鬼纏上你！專愛哭哭鬧鬧！」香君把三百兩銀子的事說了一遍，貞娘冷笑說：「原來是芝蔴菜豆般小事！那值得大哭大鬧！我不知你幾時改得掉這種古怪脾氣！」說着把珠翠緞褂收拾起來，香君更加氣苦，說：「難道阮鬍子的銀子是用得的？」貞娘說：「什麼用不得！阮鬍子多的是銀子，家裏有七八十下人，庫司坊房子造得像天宮一樣，用他三百兩銀子怕什麼！銀子捧上門來不受用，世界上找不出這種傻瓜！」朝宗頓腳說：「不要再纏了！再纏下去要把我羞死！把行李舖蓋都賣掉去，還了阮鬍子三百兩，豈不

一乾二淨！」香君突然在貞娘跟前跪下，求着說：「媽媽把二百兩代妝銀借我們，我有七十兩私蓄，向玉京姊姊去借三十兩，湊成三百兩，也可解解候公子的急難！」朝宗也老着臉皮說：「媽媽疼我們的，一定不會拒絕！我將來加三分錢利息償還！」香君添着說：「媽媽不借，我一頭碰死去！」貞娘礙着朝宗情面，難以回答，對龍友說：「楊老爺！你替我出個主意！」龍友站在通走廊的單門傍，臉朝着門外，推得乾乾淨淨，說：「木匠帶枷，自作自受！我自己害得够苦了，那裏還能替你出主意！」貞娘想了一想，正經說：「侯相公！你是初次開口，大家又是親戚，我不好回絕！不過銀錢上面的事，是含混不得的，借票要寫一張，煩楊老爺做個中！利息我決不敢收，我不像徐媽媽，把錢看作命根子！好在現在將就得過去，年老了香君會養我，我不需放重利錢過日子！」龍友怪剛才香君不恭敬，不肯做中人，貞娘氣得跳起來，罵着說：「楊老爺！你別處爭着做好好先生，我面上倒刻薄起來！不要惹老娘性子！動起火來，看我不把你幾根黃鬍鬚拔乾淨！」龍友平日被貞娘罵慣了的，服服帖帖，捧出硯台來，寫借票，做中人。香君順便寫個字條，差老媽子送到玉京家去。不一會兒，玉京

來了，她見樓上人多，不肯上來，香君下樓去招呼。

玉京一見面，喫驚說：『誰欺負你？臉上淚痕還沒揩淨！』她揀出手帕來替香君揩，一壁安慰說：『大概是你媽，她向來少點清頭眼，會瞎怨怪人！』又摸摸香君穿的那條玫瑰紅緞裙，說：『顏色倒新鮮，』香君說：『這條裙是我媽的，她愛這種顏色，我不愛，不穿她會罵我！』玉京從手巾包裏摸出三條紋銀，共三十兩，叫香君拿秤來秤，香君白了她一眼，說：『大姊姊把我當外人看了，難道還會錯的！』玉京問做什麼用？香君遲疑了一會，羞怯怯地說：『幫侯相公作正經用途！』玉京把手帕捫着嘴只是笑。她笑够了才喘着氣說：『怪不得人家說：「一夜夫妻百夜恩」，「香扇墜」！你真是個乖丫頭！』香君羞羞眉頭說：『我想去看看受姊姊的病！』玉京回答：『她下午會來，病好了！你不必去！』樓梯一陣大響，玉京不再說下去，往廂房躲。香君追上去說：『畫石蘭的專家來了，是你同行，幹什麼？』也跟着進廂房去。朝宗送龍友下來，龍友一壁走，一壁說：『世兄！這幾天不能來看你了，忙得要命！我妻舅鳳陽總督馬瑤草，昨晚到了南京，我雖跟他合不來，不能不去敷衍！明天中午，圓老在石巢園請瑤草的客，還演「燕

子箋」，算我倒霉，又是跑開腿，現在去邀牧齋翁！你同去牧齋翁家玩玩如何？』朝宗推却說：『我有事要到蔡益所書坊去！』龍友說：『牧齋翁住在桃葉渡附近，離三山街不遠，可去打個灣，他有幅名畫，趙孟頫的真蹟：「三匹馬爭渡一條溪水」，值得去飽飽眼福！』朝宗說：『可惜是溪水，要大河才好！』龍友不懂，問什麼意思？朝宗哀傷地說：『是大河我可以跳下去自殺！』龍友見他不是開玩笑，不敢再多嘴，向他作揖告辭。走上舖鵝卵石甬道，貞娘追上來說：『楊老爺！三百兩銀子，我差保兒送到你府上去，你陪着同走，我可放心些』龍友說：『今天太忙，抽不得身！』他乘機小聲實備：『你龍容壞了香君！將來會後悔！』貞娘惡聲回答：『我不會後悔！我只香君一個女兒，不寵容她龍容誰？』龍友又討了個沒趣，心灰意懶，覺得鵝卵石舖的甬道，路傍的十多竿竹，粉牆上的日影，一切都是灰色的，無味的，他希望以後不再到胡香樓來，甚至不到秦淮河邊來。

龍友本想到牧齋家去，香君退還三百兩妝奩銀子的事，使他心裏像壓着塊石頭，心想不如趁早告知大爺，免得日後懷疑他喫了銅，於是往庫司坊走。庫司坊冷冷落落，住着沒幾戶人家，南京城裏，誰都知道大

錢是魏忠賢餘黨，幾十萬兩銀子家產全是貪污得來的，看他逍遙自在，沒法奈何他，就把庫司坊諱叫做「褲子襠」，把大錢叫「褲子襠裏玩」，大錢的隣舍，覺得住在「褲子襠」，顏面上不好看，紛紛搬了場，所以這一條巷子，顯得十分冷落。明天要請鳳陽總督馬士英的客，阮家的總管來福，細瘦身子，老鼠眼睛，留一蓬銀白鬚鬚的精明好利的老頭子，已忙了一早晨，敲頂黑色豬鬚頭巾，穿黑布衫，腰裏繫一條白絹搭褲，指揮書僮小廝，到處打掃洗刷，他見龍友來了，說：「老爺在桃花場，不在書廳！且到書廳坐坐，我差人去通報！」不一會，大錢進書廳來了，開頭就問：「龍友兄！牧齋怎麼說？」龍友長頭長腦回答：「沒去過，剛才到舊院打個轉，向侯朝宗道了喜。」大錢輕蔑地問：「侯方域睡了李香君那婊子可舒服？」說着，哈哈大笑，笑得太用勁，又胖又高大的身子搖晃着，方臉胖鼻，濃黑眉毛，骨溜骨溜眼睛，留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鬚子的臉上，滿露洋洋自得的神色，說：「什麼「重氣節」？什麼「嚴操守」？用了我阮家三百兩銀子去睡婊子，難道算是有氣節有操守嗎？看他以後有沒有臉孔再賣狗皮膏藥！再談國家民族！弄不到官做，銀子扒不到手，就口口聲聲國家

民族，口誅筆伐罵別人貪污；弄到官做，還不是乖乖兒一條狗，跟在主子屁股後面搖尾巴！還不是一樣的貪污，黑着良心扒銀子！呸！呸！「國家民族」！呸！呸！「氣節操守」！一個侯方域，復社大名士，尚書府閩哥兒，原來只值三百兩銀子！哈哈！哈哈！只值三百兩銀子！」他笑得倒在椅子上，出了口四五年來積蓄在心頭的怨氣。龍友想到香君詰問他的話：「楊老爺！你幫阮家做圈套什麼意思？」跟方纔大錢的話一對照，羞愧得耳根都紅了，他忿忿地說：「圓老！你當初只說出三百兩銀子跟侯朝宗結交，想他替你表白白心迹，免得永遠跟復社結仇，誤解越來越深！照你今天的話看來，算我楊龍友該死，無名無目出賣了朋友！」龍友自思跑夠了閒腿，落得這麼一個結果，傷心得要淌下淚來。大錢解釋說：「你不懂復社那羣後生小子們的奸狡可惡，喜歡做他們尾巴，所以事前不能跟你明說！其實，「結交」「收買」還不是一樣？用了誰的銀子，就該聽誰的呼喚，恭恭順順，像條狗一樣！」龍友冷笑說：「幸而我沒有用過你銀子，否則，只好一根麻繩吊死去！」大錢見「好好先生」認了真，大笑說：「龍友兄！你真是一個老實人！我不過自己人面前發頓牢騷罷了！我那

敢待慢他！論才學，論肚量，在復社中他算得第一，況且他父親是我同僚，說來還是我子姪輩。龍友兄！你明大約他來看「燕子箋」如何？」龍友拉長臉孔，摸摸稀稀專根黃鬍鬚，打個呵欠說：「我看多此一舉！」大鍼喫了一驚，龍友接着說：「今天早晨他把三百兩銀子退還，叫我轉言聲：他不能領你情！」大鍼呆住了，好久，才咬咬牙齒，狂笑幾聲說：「好！好！好！」

第八回

桃葉河房羣宴香君

「我記着就是！」又怨龍友：「統顧說你不懂做人門徑，一點不錯！你真是個老實人！資格還淺……」說着不住地搖頭。龍友生氣說：「怎麼肚痛怪灶神，想起我來！」大鍼不響，手托着下巴沉思。忽而，濃眉毛一揚，眼睛骨溜一轉，嘴角露出似笑非笑的笑容，拍手說：「我想出條妙計來了！這一下子，侯方域可嚐到了我阮鬍子的厲害！」

大鍼跟龍友咬耳朵說：「明天你我在瑤草跟前，說些香君好處，勸誘他出一千兩銀子，娶去作妾；香君貪圖銀子，又畏總督府勢威，想來不會不答應的。侯方域不賣我的賬，且讓他白化三百兩銀子，嚙嚙冷枕冷被滋味！」龍友搖手說：「你不要害瑤草生相思病！」大鍼嗔怪說：「堂堂鳳陽總督，難道弄不到手秦淮河邊一個婊子？」龍友一口咬定：「的確弄不到手！」大鍼賭氣說：「我偏不信！只要瑤草情愿，我來白賠一千兩銀子！」龍友笑笑說：「莫說一千兩，一萬兩也沒用！香君不比等閒女子，錢不放在心裏，鑽次退還銀子，也是香君出的主意，她恨你老先生，

比侯朝宗恨你還深切些，連我這跑閒腿的，都連累挨了香君一頓罵！」大鍼諷刺說：「虧你講得出口！堂堂乙榜進士，前任江甯知縣，被個婊子罵！難道不怕人笑落牙齒！」龍友紅紅臉說：「她罵得對，罵得好，有什麼不該罵！」大鍼見「好好先生」故意跟他抬槓子，怕話多了，傷了和氣，做出幾聲假笑，打趣說：「我真是個沒記性的，忘了香君是貞娘女兒，難怪你會這般袒護！龍友兄！瞧你面上，我饒了香君！不過牧齋那兒，你趕快去走一遭，請他賞個面子，明天來吃酒看戲，還要煩他到國子監王祭酒處再去問個訊，三月十五鬧的事，今天已十八，國子監裏不見點

動靜，難道我被白打一頓不成！」龍友懶得跑開腿，皺皺眉說：「他們打人固然不對，你的確也該自己反省反省！」大皺濃眉毛一揚，睜着一對骨溜骨溜眼睛，怒聲說：「我反省什麼！跟復社連早要拚個你死我活，沒有什麼可反省的！魚有魚路，蝦有蝦路！他們有他們的辦法！我有我的辦法！且看吧！」說着發出陣乾笑聲。龍友知道跟這千人罵，萬人咒的「褲子襠裏阮」評理是白費氣力，跟他翻臉也不必，做人總得四方圓到，八面玲瓏，才不會喫虧，不如幫他到牧齋家走一遭再說。他告辭出來，往桃葉渡走，太陽曬在頭頂上，時間已近中午，他想到家裏兩位夫人正在等他回去喫中飯，自己卻在外面奔奔波波，替別人跑開腿，不禁長長嘆了口氣。龍友兩小妾，一個叫馬婉容，本來也是秦淮名妓，另一個叫朱玉耶，是在南京作寓公的福建名士郭聖僕小妾，聖僕是龍友熟友，龍友常於他家走動，跟玉耶有了勾搭，聖僕死後，索性娶來作如夫人，把聖僕家裏所藏的古玩字畫，周鼎漢王，都估爲己有。這件事使龍友聲名墮地，他原是參加復社的，爲此被復社除名。龍友剛到桃葉渡口，忽聽背後有人喊：「楊老爺！楊老爺！」龍友回頭一看，見是蘇崑生和臧亦嘉兩個，在一家淮揚飯館喝酒，龍

友說：「臧師父！明天要演出『燕子箋』，怎麼還有閒工夫到這兒來玩？」亦嘉回答：「阮老爺若我到嘉興府田莊上走走，三兩天內要動身，來向蘇老爸爸辭行，順便借幾兩銀子，販點土產到浙江去賣。」蘇老頭兒對亦嘉說：「你且待會兒，我跟楊老爺有幾句私話要談。」蘇老頭兒出來，找個僻靜處，說：「楊老爺！我剛才在蔡老圖書坊裏，候相公，黃相公也在，大家對你老爺沒有好評，說你幫阮老爺做圈套，想拆復社的台，那三百兩銀子其實是阮老爺出的。」龍友問：「他們還說什麼？」蘇老頭兒摸摸幾縷灰白短髯，瘦黃臉上露出猶豫不決的神氣，龍友嘆口氣說：「蘇老爺！我是喫了愛做好先生的虧！我不靠阮老爺喫飯，何必幫他做圈套？我看阮老爺被復社排擠得苦，他想結交朝宗世兄，也是片真心，另一方面，朝宗世兄跟香君「有情人難成眷屬」，無非少幾兩銀子，我就不避嫌疑，從中撮成，不防自己倒被夾在壁縫裏，挨了兩方面的罵！蘇爸爸！他們還說什麼？你且說，不要緊！」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的確有不對的地方，也可知道自己的錯處。」蘇老頭兒向四週張望了一番，低聲說：「吳相公說話最激烈，舉出詹兆恒御史奏本上所說老爺劣跡，還提到吞沒郭聖僕家產的事

想做個公揭，攻擊老爺，幸而陳相公說：「楊龍友不是隻老虎，不過是隻——」蘇老頭兒趕快把個「狗」字嚥進喉嚨裏，接着說：「陳相公說是小題大做，大家才不談公揭的事。」龍友又問：「他們在國子監毆打阮老爺，祭酒王老先生準備如何辦這案子，他們談到沒有？」蘇老頭兒回答：「陳相公說的：王祭酒去問了戶部尚書高弘圖老爺，翰林院詹事姜曰廣老爺，右都御史張慎言老爺，禮部主事周仲馭老爺，大家說：「既是黃太冲跟阮大鍼的私人口角爭吵，不是監生聚眾鬧事，祭酒可以置之不問，且太冲爲亡父忠瑞公報仇，打魏忠賢閹宦兒子，情理上也說得過去。」龍友摸摸稀鬆幾根黃鬍鬚，解嘲似的笑說：「這樣說來，鬍子被白打一頓，倒有趣！倒有趣！」又說：「臧師父在等你！且回去多乾幾杯酒！我還有事！」蘇老頭想了一想說：「下午陳相公黃相公作東，要在桃葉河房擺酒，替侯相公和香君道喜，他們把香君讚揚得了不得，說難得在脂粉隊中找到這種明大義的人！我和敬亭、貞娘被請去陪客；敬亭在向桃葉河房主人接洽酒席，貞娘、香君那兒差我去通知。楊老爺！你也來如何？可乘機向大家解釋解釋誤會，免得別人怪你做圈套！」龍友苦笑說：「他們沒有請我

，何必厚着臉皮去賴杯酒喫！」說着，別了蘇老頭兒，往牧齋家走去。蘇老頭兒回到飯館裏，又陪臧亦嘉喝了幾杯酒。亦嘉是個貪杯的人，已喝到八成，鼻子紅得像鷄冠，還纏着不肯休，蘇老頭兒勸着說：「老弟！我跟你同鄉，莫怪我嘴快！不要貪酒，積幾個錢，年紀到了四十出外，趕緊娶房媳婦，成家立業才是正經！」亦嘉趁着酒性，罵着說：「我被阮府總管來逼那老屋首害苦了，不然早多了銀子！天天在阮老爺面前講我壞話，說我揩油！前幾天在石城門替阮老爺買了個女孩兒，三十五兩身價，那老屋首硬說只三十兩，害我白賠五兩銀子！」蘇老頭兒要到桃葉河房幫柳敬亭接洽酒席，又要到媚香樓去通知，沒時間跟他多標，借了他三兩銀子走了。

定生、太冲請客的時間是申時一刻，蘇老頭兒未時末才到媚香樓，雇了條船，停在舊院門口河埠邊，催貞娘、香君趕快動身。貞娘問：「蘇師父！有那幾位陪客？」蘇老頭兒回答：「貴池吳相公，禮部主事周老爺。」貞娘喫了一驚，說：「是陳相公常說的吳次尾相公嗎？啊呀！那是個脾氣古怪的老頭兒，打斷他脚都不肯到舊院來的！今天難得去見識見識！」蘇老頭兒笑笑說：「說到脾氣，黃太冲相公更加古板，

才三十四年紀，整天躲在和尚寺裏。『香君深深佩服那次尾，太冲爲人，從未見過面，巴不得立刻就到桃葉河房去，但貞娘在房裏塗脂抹粉，老半天不曾下樓來。貞娘在髮髻上插了不少花翠，戴一付珠耳墜，穿玫瑰紅緞襖兒，墨綠洋縐裙；她拿銅鏡一照，見膚色白膩，身態豐滿健康，算得個美婦人，心裏着實歡喜。下樓來，看到香君不甚打扮，穿件竹葉青縐襖兒，竹葉青洋縐裙，生氣說：『人家正正經經請我們酒席，你又使出古怪脾氣來！快去換條玫瑰紅緞裙！』香君懶得跟她養娘爭，上樓去換了條裙子。正待要動身，娵娘來了。她臉容比前幾天消瘦些，精神仍然不減，捉着香君肩膀說：『香扇墜！你真沒良心！我生病不來看望我一次！』又回頭對貞娘說：『啊呀！老妖怪，打扮得這樣標緻到那裏去？』貞娘白了她一眼，罵着說：『「癩婆」！人家有正經事，你偏來胡纏！』蘇老頭兒等得不耐煩，催着說：『我們趕快走吧，回來再陪娵娘談。』娵娘問到那裏去？貞娘想乘機誇耀一番，把誰請客誰陪客，說得仔仔細細。娵娘喜歡得跳起來，說：『我也去！全是南京城裏人人景仰的名流，我一定要去！』蘇老頭兒皺皺眉頭說：『娵娘！我說句不客氣的話，你值不得去討沒趣！裏面

有幾位是古板老成的人，恐怕不會歡迎你！』娵娘嘆怪說：『誰要他們歡迎？除非把我逐出來，我才肯走！』老實說，論才學，那幾個秀才，我不放在眼裏，我不過佩服他們人品氣節罷了！』香君說：『娵姊姊！同去不妨！你是個女詩人，誰來逐你！』四個人出了媚香樓，在舊院門口下船，向桃葉河房搖去。桃葉河房是幾個清客們產業，專租給人家作遊宴用的，離長吟閣只隔三四間屋面，臨河一樣是朱紅漆欄干，懸着繡花囊紅絲幔，有一隻黃漆畫眉籠子，裏面粉白牆壁，朱紅漆雕花廊柱，黑漆桌椅；當中一張長畫几，兩張八仙桌，兩邊各擺四把椅子，兩隻茶几。中堂掛的是名畫家藍田叔的山水，對聯是錢牧齋手蹟，寫着：『日移竹影侵棋局，風送花香入畫屏』。貞娘她們到的時候，次尾、定生、太冲、朝宗、敬亭都早來了，只少周仲敷一個人。到申時正，外面人聲嘈雜，有兩乘轎到，大家猜想是周主事，次尾、定生、太冲、朝宗四個人趕快出去迎接。果然，前面一乘轎裏出來的是仲敷，後面一乘轎裏出來的，是個矮胖子，紅紅臉孔，滿頰密密短鬚，約四十多年紀，紗帽紫袍，帶四個跟班。仲敷介紹說：『這位是巡按湖廣、監甯南侯左良玉軍的黃御史，諱澍，字仲霖。』接着，把次尾

侯恂奉命解圍，侯軍門問總兵官尤世威：「那一個可以率兵前往？尤總兵做效『蕭相國薦韓信』故事，力薦左良玉。侯恂笑笑說：『我知道左良玉的才幹，不過他是個走卒，叫他率領，恐怕諸將不服！』尤總兵羞惡說：『軍門的號令，誰敢不服從！』侯恂有意要抬舉良玉，答應了，尤總兵把這好消息去告訴良玉，良玉還以為是盜軍馬事發，嚇得躲在床底下不敢出來。第二天，侯恂在轅門親封左良玉爲副將軍，賜黃金、卮酒、令箭，命率軍往大凌河解圍，結果果然連戰皆捷，在松山、杏山大敗清兵，侯恂上本保薦，升良玉爲總兵官。從一個親隨升到總兵官，良玉內心的感激，可想而知，幾年來，無時無刻不在想找機會報答他恩師；河南全省情況不明後，他深替他的恩師擔心，後來探聽得已避難南下，就托黃御史到南京訪問消息。黃御史今天剛到南京，在市隱園仲馱寓所裏住，聽到香君退還阮鬚子妝奩銀子故事，急巴巴騎馱到桃葉河房來；一則可向朝宗詢問侯老先生下落，二則黃御史自己是東林中人，素來瞧不起阮大鍼，香君以一個歌妓能如此深明大義，不禁油然而起敬，跟着來道賀道賀。入席後，見一個說書的黑胖麻子，和歌歌唱的老滑客，也同席飲酒，心裏大爲不樂，懊悔不該到桃

葉河房來，本想借個緣故告辭，因貞娘一雙閃閃不定略帶點輕佻的眼睛，不時向他瞟幾眼，又有點心忪恍惚，賴着不肯走。大家向朝宗、香君敬過三杯酒，對香君誇讚了一番，話漸漸多起來。定生和仲馱兩個談鋒最健，黃御史左一聲「甯南侯」，右一聲「甯南侯」，話也不少，次尾和朝宗只偶然插幾句，太冲平日不慣交際，今日有遠路來的生客，又有「女人」，慌得一句話都講不出。貞娘和妥娘一壁忙著嗑瓜子，一壁兩雙眼睛忙著東轉西溜。貞娘對黃御史、次尾、太冲三個發生了興趣；她想像着「巡按御史」官兒的嗔嚇，巴不得「一回相見二回熟」，希望他在秦淮河邊多待幾時，來媚香樓走走；她見吳老秀才高顴骨，蓬黃臉皮，眼光嚴峻冷澀，留着稀稀幾縷微白鬚鬚，一臉冷冰冰凜凜不可侵犯的神氣，心想：「果然是位可敬重的老先生！」一種惡魔似的想頭誘着她，又故意向次尾多瞞幾眼；她最感興趣的倒是太冲，猜不透怎麼一個有錢的公子哥兒，喜歡整天闖在和尙寺裏，越猜不透越要向他仔細打量，害得太冲紅羞臉，頭都不敢抬。妥娘只覺得坐在上首的兩位「官老爺」好笑；一個是瘦長子，一個是矮胖子，一個大眼睛，尖瘦下巴，留一蓬灰色尖鬚子，滿臉病容；一個紅紅臉孔，

密密短鬚，官架子十足，兩個人配在一起，正像演戲一樣，特別是黃御史提到甯南侯時那種左顧右盼的神氣，和仲馭無緣無故接連搖頭說：「我真不懂！我真不懂！」她看得忍不住要笑出來，怕被人罵輕薄，硬忍住了，轉過臉，默默地望着朱紅欄干外的秦淮河。香君、崑生、敬亭三個，都一聲不響，做了「聽話架子」；香君被誇讚得不好意思開口，「黑胖麻子」和「老清客」怕那位官架子十足的選按御史。次尾耐不住聽定生和仲馭兩個的長談，插嘴問黃御史：「老先生從蕪湖來，前幾剿流寇消息，一定很清楚，幾天以前邸抄上說，武漢三鎮喫緊，黃州棄守，究竟是真是假？」黃御史正在挾一塊肥肉喫，嘴旁短鬚上滿是油膩，大聲說：「怎樣會假！我動身的時候，早聽說潛江、京山、雲夢、孝感，已先後失陷，方國安敗退守漢口，派差官星夜來蕪湖求援，遠水難救近火，寧南侯正愁着沒有辦法。講到黃州，其實不是流寇攻下的，城裏亂民鬧事，守將王允成以為是亂民的內應，嚇得丟掉老婆兒子逃走。」仲馭忿忿地說：「王允成連自己老婆兒子都守不住，叫他去守一座黃州城！你們看！國家糟到這般地步！」次尾問：「亂民怎樣會鬧事？」黃御史叫身邊木偶敲着的眼班，絞了把熱手

巾，揩去嘴上油膩，慢吞吞說：「不到過時錢的人，不知實情！其實，一座大明江山，全仗着寧南侯三十萬大軍，不然早垮台了！只有寧南侯的軍隊還能打仗，其餘，哼！吓！我叫不出他們是羣什麼！打敗仗猶且可，欺凌老百姓，却比土匪還兇！一會兒要錢，一會兒要米，一會兒要快，稍一遲延，巴掌拳頭齊下，你如不趕快跪下求「軍爺爺」，一頓虎狼棍，釘上二十斤重鐵葉圍頭枷，送到縣裏，辦你個「通匪」，黃州亂民鬧事，大概也是要錢、要米、要快迫出來的。」仲馭嘆了口氣，摸摸一蓬灰色尖鬚子，說：「國家壞了幾次錢糧，又徵「遼餉」、「練餉」，老百姓被搜括得只好喫樹皮草根，了債大數目的糧餉，養了百多萬軍隊，不料却是這種貨色，只敢在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面前逞逞威風！」妥娘插上來問：「黃老爺！桐城有沒有收復？」黃御史看了她一眼，回答：「沒有！只怪馬士英不該按兵不動，不然早已收復。那該死的費州佬！只顧保全個人實力，不管國家死活，我早想上本參劾，寧南侯怕人家疑心是他指使，勸我耐一耐性子。」朝宗說：「楊龍友告訴我：昨晚馬士英已到了南京。」黃御史怔了一怔，拍手大笑，說：「來得好！來得好！我告訴大家幾件馬士英的醜事，可

在南京城裏替他宣揚宣揚；做過張獻忠偽兵部尚書的周文江，被寧南侯打敗，無地容身，用幾萬兩銀子賄賂馬士英，那不要臉的貴州佬，硬說周文江是伴賊賊做內應的，保薦他做了參將。還有一個已革職的錦衣衛劉喬，投降過獻賊的，送三千兩赤金，十二名女樂給士英，馬士英保薦他做了錦衣大堂，堂堂鳳陽總督，按兵不動且不論，專做這種沒本錢生意！你們可替他宣揚宣揚，他若追究起來，」黃御史拍拍胸脯，更大聲的說：「儘管推在我身上！我在寧南侯那兒，他有胆，到寧南侯軍營裏來找我說話！」仲馥見他左一聲「寧南侯」，右一聲「寧南侯」，心裏大為不樂，皺皺眉頭說：「外面也有批評左將軍將驕兵悍的，老兄台奉旨監軍寧南侯軍，要多留意留意才好！」次尾也忍受不住，接上來說：「幾年前閣部楊嗣昌老先生做督師，九調左將軍，左將軍九次置之不理，上個月，外面傳說紛紛，說寧南侯部隊搶劫長江鹽船，據應天府衙門消息，實有其事的。」定生、朝宗、太冲都吃了一驚，怪吳老秀才說話不該這等直率，敬亭想找出一句笑話來轉換轉換空氣，偏偏一句也想不出，急得滿臉黑痘迺漲得紅紅的。黃御史臉孔有點變色，礙着周主事情面，不好發作，又深知在座幾位是復社領袖

人物，復社社友達幾十人，勢力遍大江南北，不是可隨便得罪的，不如避重就輕，找些牛頭不對馬嘴的話來混過去，兩方面都可顧全面子；轉而一想，「我堂堂一個巡按御史，幹嗎向幾個秀才低眉下氣？」就裝做沒聽見，訶叱着木偶般站在身邊侍候的跟班，說他站得太近，身上有臭氣。次尾見他官架子十足，偏要找些話來窘他，正待開口，發覺貞娘在向自己做媚眼，氣得話都噙在喉嚨裏，一句說不出。

這瞬間，河房裏靜得什麼似的，只聽到黃漆烏籠裏那隻畫眉拍翼膀的聲音，和貞娘妥娘兩個嗑瓜子的聲音。幸而小廝端進盆熱菜來，定生趁機會提起錫酒壺，要敬每人一杯酒。黃御史酒量大，不在乎，仲馥怕晚上會整夜失眠，不肯喝，次尾一聲不響，乾了一杯，朝宗和蘇老頭兒酒量都不好，朝宗喝了半杯，蘇老頭兒正把杯往嘴邊送，不防被敬亭奪去，他一壁求着：「老爸！我酒蟲爬出來了！賞給我過過癮！」一壁「骨碌碌」將酒灌進嘴裏，連朝宗剩着的半杯，也喝得乾乾淨淨，還愛愛眼睛，啞啞嘴巴，像十分過癮的樣子。黃御史見這黑胖麻子戴一頂海青色小帽，穿件又短又窄的支色半舊絹直裰，做出酒鬼貪酒的嘴臉，模樣兒着實滑稽，不覺笑起來，妥娘也笑得前仰後

翻，罵着說：「死麻子！你餓了幾世，不曾嚼過酒，硬賴別人酒喫！」貞娘，香君的酒，都由敬亭代喝，娉娘酒量好，不肯，點着手笑罵說：「黑麻子！死麻子！爛麻子！你莫夢想喫老娘的便宜食！」娉娘要回敬定生，貞娘在旁拉着她袖子，小聲說：「病才好，食不得杯！」娉娘嘆怪說：「你怕死，我不怕死！」貞娘見她說話沒一點顧忌，大不快活。黃御史回敬了定生一杯酒，嘆口氣說：「寧南侯有寧南侯的苦處，對部下只能一隻眼睛開開，一隻眼睛閉閉。不說別的，寧南侯三十萬大軍，僅四萬名餉額，其餘二十六萬人難道喫泥土不成？前一時期，駐紮在河南，河南關了幾年糧旱，弄不到糧食，才退到襄陽，襄陽糧食喫空了，又沿漢水往長江撤退，湖廣這幾年鬧流寇，糧食也不足，將來沒辦法，只好到江南來。」次尾沒有聲氣地說：「江南也在鬧飢荒，那裏有糧食！江南因糧食不足，英宗朝起，免江南徵實，折收「金花銀」；現在「金花銀」照樣收，徵實也不能免，又帶徵「遼餉」、「練餉」，徵，徵，徵，老百姓血和肉都「徵」光了，剩着幾根骨頭沒有嚼！」朝宗正色說：「次尾兄！這話不該我們講的！十幾省鬧流寇，江南偏安一方，糧賦當然要加重些！」太沖也覺吳老秀才

說話太偏激，向他丟眼色，暗示他有生客在座。定生向黃御史笑笑說：「寧南侯部隊開拔到江南，我是十二萬分歡迎，我已不得在秦淮河邊多逗留幾年，有寧南侯部隊在，以後可以篤定泰山，痛痛快快的玩了！」娉娘睜了他一眼，問：「你留戀秦淮河的什麼？」定生眯着細眼睛，摸摸美麗長髯，回答：「風景！」娉娘嘟着嘴「啐」了一聲說：「誰信你的鬼話！留戀貞娘倒是真的！」貞娘紅紅臉，罵着說：「「癩婆」！我擰你嘴！」黃御史看不慣她們在席上動手動腳，皺皺眉頭，回頭問仲馥：「牧齋翁還住在南京嗎？我想去看看他！」仲馥說：「這位老先生喫了幾年官司，胆嚇小了，現在忙着搜羅書畫，學佛談禪，我長久跟他沒來往。」太沖插口說：「牧齋老先生住在桃葉渡附近，離這裏沒幾步路。」黃御史想問詳細地名，仲馥板着脸說：「老兄台！你嫌閒着沒事做，我陪你回市隱園去下象棋，看牧齋是多此一舉，現在的牧齋，不比當年的牧齋，跟阮嗣子着實有番交情。」黃御史摸摸滿頰密密短鬚嘆氣說：「可惜！可惜！」又仔細問了在國子監打大鉞的事，和太沖在清涼寺遇打手的事，娉娘沒料到席上的黃相公是住在清涼寺的黃相公，記起玉京的話：「有，說，那不是強盜，寺

裏住着姓黃的相公，浙江餘姚人，專愛調戲來進香的女眷，所以跟人結了怨。」一時忍不住，大聲笑起來。旁人問她笑什麼，她說明緣故，引得大家都笑了。

定生向太冲扮個鬼臉，說：「你這書獃！原來這般沒正經的！」太冲紅紅臉辯白：「那是阮鬪子放的謔言，怪我怎的！」大家聽了，笑得更起勁。這時，已

近傍晚時分，對岸河房旁幾棵楊柳樹上，有幾隻烏鴉在打旋，桃葉渡口更顯得熱鬧，傳來一片爭渡的喊聲，河裏遊船漸漸多起來，船艙油漆得金碧輝煌，飄着

綉製的鮮美顏色的窗帘布。船中有賣酒的、唱曲的、扮戲的，有簫聲、瑟聲、鼓板聲，陸續不斷的從河房

前經過。定生見大家已有八九成酒意，蘇老頭兒醉得呆呆木木，次尾、朝宗也有點不能支持，就提議說：

「來個餘興吧！老柳！你唱開場戲，說本書大家聽聽！」敬亭指着安娘推却說：「秦淮河邊第一流的唱曲

名家在這裏，我不敢佔先！」安娘罵着說：「你不要瞞嘴舌頭！」真娘在旁慫恿：「死麻子嚼舌頭，讓他

進地獄後落油鍋煎去！你且唱你的！」黃御史見安娘會打趣，會撒嬌，很討人歡喜，也幫着說：「安娘！

唱一曲，讓我們飽飽耳福！」安娘答應了，決定唱一首陳鐸的散曲「秦淮遊賞」，是黃鍾宮調，真娘彈琵琶，

敬亭敲插板，安娘以纏綿幽遠的聲調唱着：

「……涼雨過，晚風微，小舫輕移，來往垂楊底。好風景喜追陪，萬斛塵襟皆蕩洗。（喜遷鶯）

人生佳會，與詞林三五相知，忘機，盡都是儒林布衣。……（刮地風）多少興亡殘照裏，鎖蒼煙

禾黍高低。慨淒涼自古繁華地，物換星移，一處處古苔幽砌，一叢叢野花荒蕪。……（四門子）

秦淮十里南風醉，問仙姝來怎遲？金縷歌，象板催，樂陶陶拚沉醉歸。錦瑟又彈，鳳管又吹，一

弄兒歌聲潤美。……（尾聲）載酒重來是何日？重來時切莫相違，常言道：閒處光陰能享幾！」

黃御史拍手說：「好一個「閒處光陰能享幾！」年年兵荒馬亂，到處生離死別，我們難得在這秦淮河

邊飲酒作樂！」仲馭嘆氣說：「看眼前時局，恐怕秦淮河邊也太平得不久了！」敬亭離座去找書鼓，一

壁間定生：「秦叔寶見姑娘」還是「景陽崗武松打虎」？」仲馭插嘴說：「說書太長，時光已遲，不如

講個笑話。」敬亭見大家沒有一個反對，回到座位裏，扁扁嘴巴，嚶嚶眼睛，忸忸地說：「我講個「奴才

爭寵」吧！」又向安娘打招呼說：「幫幫場，多笑笑聲！」安娘白了他一眼，罵着說：「看到你這付尊容

，哭都來不及，那裏還笑得出！」引得滿座都忍不住笑起來。敬亭講笑話也是個能手，裝腔作態，指手劃腳，着實有番「繪影繪色」的本領，可惜這好處不是一枝筆所能寫得出的。他見大家靜悄悄沒一絲聲音，就呷口酒洗喉嚨，說：

「天啓年間，魏忠賢封了『肅寧侯』，一些閹黨

兒子們：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其中有做內閣大臣的，有做四方總督巡撫的，都紛紛來替「九千歲」道賀，一時車水馬龍之盛，冠帶華蓋之多，自不必說；且說其中巧不巧，偏不偏，有三個冤家

對頭，碰在一處：一個是吏部尚書周應秋，「十狗」之一，會上三十九道奏本，請封魏忠賢子姪爲公侯伯

。一個郭允厚，翰林院編修，見周應秋上三十九道奏本，契起醋來，會連上四十道奏本，請給忠賢田莊祿

米。另一個薛鳳翔，是外省巡撫，會連上四十七道奏本，請給忠賢宅第、鐵券。三個人碰在一起，像眼睛

裏長出枚釘子，周尚書首先耐不得，一把拉住郭翰林、說：「我們來評個理！我上三十九道奏本孝順九千

歲，你上四十道奏本，硬要爭我面子，什麼意思？」

郭翰林是個文人，怕喫眼前虧，不敢強，頓着說：「老先生！我那裏敢爭你面子！你孝順你的，我孝順我

的，孝順得慇懃些，官做得大些，我上四十道奏本，

無非爲自己前程，那會想到來爭你面子！」周尚書怒

聲說：「不要『水淹龍王廟，不認自家人』！老實說

你還是我提拔起來的！」郭翰林生氣說：「我怎麼會

是你提拔起來的？我以前做九千歲親隨，全靠一片孝

心，才升到個翰林做！」又說：「不必翻陳年賬！你

固然是堂堂大冢宰，嚇得倒別人，可嚇不倒我，九千

歲知道我是頂孝順的，我不怕別人在他老人家面前講

我的壞話，我自有的事實表現！在他老人家面前，

我雖是個翰林，仍舊像做親隨時一樣恭順；他老人家

高興，我幫着說幾句笑話；他老人家發怒，我叩頭如

什麼！誰不知你是臉皮最厚的！連上四十七道奏本，請頒給九千歲宅第，鐵券！」三個人你一句我一句，互不相讓，終於動起武來，紗帽扭歪，蟒袍撕破，茶杯，碗碟碎個滿地。魏忠賢見慶賀加封「肅甯侯」盛典，居然有人敢大打出手，認爲不吉利，一時怒不可遏，叫家丁把三個都趕出去，并要上奏本革掉他們的官職。三個嚇得爬在地上不肯起來，哭着哀求：「恁憑九千歲怎樣處罰都可以，官是萬萬丟不得的！」忠賢就下令每人都抽一頓皮鞭子。事後，周尙書在外面誇口說：「我是兒子一輩，九千歲的嫡系部下，九千歲疼我，暗下關照，所以我皮鞭子吃得最輕。」郭翰林對人說：「我吃皮鞭子其實是假的，一點都不覺痛。」廉巡撫說：「我是陪打，冤枉吃了一頓皮鞭子！九千歲知道我的委屈，大概快升我做總督了！」於是

肚子痛，貞娘不住地罵敬亭是個「落油鍋煎的」。次尼，朝宗醉得支持不住，想告辭，定生強拉着他們，說：「不！不！還有壓台戲！」叫敬亭捧出個滿是聚牙酒籌的刻竹圍筒來，一壁說：「今天難得有黃老先生坐座，要喝個滿堂醉才休！」黃御史酒量好，不說什麼，旁人見黃御史不推却，不好意思離席，只得硬着頭皮挨次挨酒籌。黃御史摸第一根，酒籌上寫着「孫二娘十字坡賣酒」，下面有小字註着：「右首第四人爲武松，與武松對拳。」右首第四人是香君，黃御史見香君已喝不得酒，自己故意輸了一拳。第二個輪到仲馭，摸了根「霹靂火洞房花燭」，小字註着：「左首第二人爲花榮之妹秦恭人，對飲一杯。」左首第二人是次尼，兩個老頭兒「洞房花燭」，對飲了一杯，引得哄堂大笑。次尼摸了根「梁山泊翠雄聚義」，小字註着：「全體各飲三杯。」許多人賴着不肯喝

柳敬亭講完了「奴才爭寵」，大家笑得氣都喘不過來。黃御史是個胖子，怕笑得太久會中風，叫跟班替他捶背順順氣，一壁對仲馭說：「這黑胖麻子真是個滑稽人！」蘇老頭兒本來醉得有點呆木木，大笑一場，酒醒了一半，疑疑惑惑地說：「我不信這是真的！」貞娘和安娘兩個笑得更厲害，安娘伏在桌上喊

。朝宗摸的是「一丈青夜戰祝家莊」，小字註着：「左首第二人爲王矮虎，與王矮虎對拳，全體公賀一杯。」王矮虎恰巧是柳敬亭，朝宗嬉皮說：「老柳！你是個酒嚙，不必對拳了，你喝吧！」敬亭乾了一杯，傍人見朝宗不守約，公賀的一杯，都賴着不肯喝。最後，定生摸了根「黑旋風大鬧潯陽樓」，小字註着：

「左首第二人爲張順，與張順對拳，張順喝魚湯，李翰吃魚骨頭。」張順是安娘，大家巴不得定生吃魚骨頭，一齊替安娘「搖旗吶喊」；結果，果然安娘贏了一拳，定生被迫嚼喫魚骨，大家在一陣笑聲中散了席。黃御史和仲馥乘原轎返市隱園，貞娘、安娘、香君、朝宗雇一條船回去，敬亭陪蘇老頭兒走。太冲趕不及去清涼寺，決定宿在書坊裏，與次尾、定生兩個一路；三個人進了三山街，有的店舖已點了燈火，到書坊時，天完全黑了。定生跟次尾不住在一處，次尾

住在裏邊蔡老圃私宅，定生住在店堂後面一個小院落裏，院落裏有一間廂房空着，太冲就宿在那兒。次尾、太冲兩個喝多了酒，頭昏腦脹，一進屋便睡去，定生酒量好，不在乎，仍像平日一樣，點着蠟燭看書消夜。那知着了沒幾頁，隱隱約約聽見店堂裏有人喊：「宜興少保公府四公子陳定生相公在家嗎？」定生覺得這聲音很生疏，又彷彿很熟悉，心裏疑惑，捧着燭

第九回

石巢園演出燕子箋

那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楊龍友，他在白天聽蘇崑生說：「我剛才在蔡益所書坊裏，侯相公、黃相公也在，大家對你老爺沒有好評，說你幫阮鬍子做圈套，想拆復社的台。吳相公說話最激烈，舉出幾件恒御史奏本上所說老爺劣跡，還提到吞沒郭聖僕家產的事，想做個公揭，攻擊老爺。……」心裏有點寒，特地跑來向定生疏通。胡二想進去傳話，定生已捧着燭台出來了，他見是龍友，作揖說：「老先生！你是南京城裏第一個忙人，難得這樣晚有閒暇來敝寓走走！」龍

友嘆聲嘆氣回答：「昨晚舍舅馬瑤草到南京，害得我奔奔波波忙一整天！」定生假作喫驚說：「馬總督在前線督剿流寇，目下軍情緊急，怎麼有工夫到南京來？」龍友大笑說：「定生兄！你太老實些！」他湊上臉去，咬牙朵說：「什麼督剿流寇！」你信他鬼話！瑤草爲保全自己實力，素來是按兵不動的！」定生細着眼笑罵說：「你們妹夫舅爺兩個倒好玩得很！不替自家人糊糊漏洞！」龍友斬釘截鐵說：「我跟瑤草素來意見不合！」定生請他往裏面客廳坐，一壁說：「

太冲兄今晚沒回清涼寺，宿在我這兒，多喝了幾杯酒

，已睡了，我去喚醒他來陪你！」龍友推却說：「已

睡了，喚醒他做什麼！橫直沒要緊的事談！」定生

說：「太冲天想來找老先生，思念得你苦！」他叫

典兒把大蠟燭台放在客廳桌上，自己進廂房去。太冲

和衣睡在床上，被喚醒後揉揉眼睛問什麼事？定生小

聲說：「楊龍友來看我們，快起來陪他談去！」太冲

怒聲說：「你真煩死人！人家好好兒睡覺，偏來吵醒

！楊龍友做朝宗圈套，想拆復社的台，值得睬他？」

定生笑笑說：「怎麼值不得睬他？自己尋上門來，正

好熱熱辣辣嘲他一頓！甜酸苦辣鹹五種味道，讓他一

齊嚐嚐！」他跟太冲咬了會兒耳朵，太冲才服服帖帖

跟他往客廳走。龍友到這客廳來還是初次，見中堂掛

着幅牧齋寫的劉禹錫「西塞山懷古」，兩壁掛的字畫

，也都名貴不俗，心想：「牧齋常罵蔡益所是個黑心

漢子，想不到客廳的佈置倒有書香世家的風度！」他

趁着燭光，搖頭晃腦吟着「西塞山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

山形依舊枕寒流；

從今四海為家日，

故壘蕭蕭蘆荻秋！」

他見定生、太冲還不出來，心裏疑惑，轉面一想

：「既來之，則安之！難道他們把我吞下去喫掉不成

！」就瞧着兩壁字畫消遣，特別是一個畫紙蒼黃斑爛

宋人筆蹟的石蘭，吸引了他，一個人在那兒不住地讚

嘆。忽聽見定生的聲音說：「老先生！你是畫石蘭的

專家，這幅石蘭如何？」龍友回頭來，向太冲打過招

呼，伸伸舌頭說：「這幅石蘭，倪雲林、王叔明都比

它不過，想不到蔡益所藏有這般妙品！」定生談眼

睛說：「石渠圖的字畫你看够了，郭聖僕的字畫全藏

在尊府，其中有的是希世之寶，不料老先生倒喜愛這

一幅！」龍友紅臉不響。太冲接着說：「老先生！

你做事欠公允些！南京城裏光棍多的是，怎的單幫襯

朝宗一個？」定生大笑說：「書獃子也喫起醋來了！

「好好先生」！你幫個忙吧！什麼地方弄幾百兩銀

子來，到舊院去娶一個，免得他在和尚寺裏挨冷枕冷

被難受！」太冲搖頭說：「我不喜歡舊院裏的人，俗

語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我倒想

去偷一個，也許順手牽羊，可撈到筆橫財！」龍友知道在譏嘲他，窘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一臉慮裏慮蘊的神氣，他沉下臉正經說：「兩位不要取笑，我有真心話要跟兩位談！」太沖見他模樣兒可憐，有點不忍，改換二氣說：「我們正想聽聽老先生的真心話！」

龍友說：「我替朝宗弄來幾百兩銀子，全是出於一片好心！阮鬪子跟司徒公過去有點交情，現在見他令郎逃難下來，想作個東，盡盡地主之誼，原也未可厚非；另一方面朝宗跟香君有情人難成眷屬，無非缺少點銀子，我就幫着從中撮成，不料弄巧成拙，引起誤會，算我倒霉，被夾在壁縫裏，挨兩方面罵。」他停

了一下繼續說：「牧齋翁也埋怨我，他說：『龍友兄！你何苦替人拉皮條！結果：黃胖挑担，白費氣力！』

我知道自己的缺點：情面重，心腸軟，不願得罪人，所以終日奔奔波波，白替人跑閒腿！講到幫阮鬪子做圈套，」他帶點激忿，喘着氣高聲說：「這太冤枉了我！我不差阮鬪子喫飯，何必幫他做圈套，害自己朋友！我特地跑來，正想說明這一點！」定生笑說：「老先生！你真多心，誰怪你做圈套！誰不知你是個『好好先生』！」龍友聽了滿肚子歡喜，興斗斗說：「我告訴兩位一個笑話：舍舅馬瑤草住在鷓鴣巷，

南京人却諷叫做『鷓鴣行』，阮鬪子住在庫司坊，又諷叫做『褲子襠』，從這裏也可看出人心的向背來！」太沖冷聲說：「不過這世界上願意把自己當鷓鴣出賣，或者鑽在別人褲子襠下充一名奴才，仍然洋洋自得的，也不是沒有！」龍友連連點頭說：「對！對！對！我是親眼目睹；多少人在鑽營舍舅馬瑤草門路，想弄個官做！多少人在阮鬪子門下走走，想撈票銀子化用！這情景我不知怎樣形容才好？」定生接口說：「這叫做『羣蠅逐臭』！」龍友拍手大笑說：「對！對！羣蠅逐臭！羣蠅逐臭！」順便又數說了馬士英，阮大鍼幾件醜事，才告辭出來。

第二天，龍友忽忽忙忙喫了早飯，到石巢園去。整個石巢園忙得天翻地覆，誠亦嘉在戲房導演『燕子箋』的彩排，來福指揮七八十個下人，到處打掃洗刷，他見了龍友，訴苦說：「楊老爺！今天要把我們累死了！來客有馬總督老爺，又有忻城伯趙老爺。趙老爺初次來，老爺說，要陪他遊園。」龍友聽到忻城伯趙之龍也來，倒喫了一驚，心想：「鬪子真有辦法！皇族勳臣，都入他彀中！所以對鬪子開罪不得，要跟他拉拉扯扯！」忻城伯答應來參加宴會，使大鏡增加了不少的興奮，忻城伯爵位雖不算高，但他與

誠意伯劉孔昭兩人是南京勳戚中唯一掌兵權的人，連公侯、皇族都對他們忌憚三分。大鍼顯然比平日高興得多，又胖又高大的身子，穿件嶄新醬紅色緞直裰，戴頂醬紅色緞瓦楞帽，方臉胖鼻，白裏透紅的臉色，濃黑眉毛，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處處流露着一團喜氣，見了龍友，喜孜孜說：「今天石果園着實有番熱鬧，忻城伯也來！可惜統帥陪幾個遠客遊玄武湖，抽不得身！」他問牧齋來不來？龍友回答：「牧齋翁打算兩三天內回常熟縣紅豆山莊」去，他說：「替我謝謝興老盛意，改日一定來拜候。」大鍼又問王祭酒處回話，龍友兩手一攤，眼睛一眨，扮個鬼臉說：「沒什麼希望，大概被白打一頓！」大鍼變了臉色，怒着：「我上了錢牧齋的當，他一定沒有在祭酒面前幫我說半句話！」龍友搖頭說：「不會！不會！牧齋翁如不願向王老先生惡情，也會明說！」大鍼冷笑說：「你懂得什麼！人家不像你一般老實！什麼兩三天內回常熟縣，騙個鬼！不敢到石果園來倒是真的！」接着搖搖頭嘆了口氣，說：「龍友兄！並非我倚老賣老，你太老實些！」龍友討了場沒趣，大不樂意，顧自到戲房看「燕子箋」彩排去。演戲的是些十二三歲到十六七歲的女孩兒，龍友素來愛好在女孩

兒面前做「好好先生」，是幫這個理行頭，插珠簪，幫那個捧袍套，找脂粉，忙得滿頭是汗，咸亦嘉在一傍說：「楊老爺！你要捧捧場，在馬老爺、趙老爺面前誇讚誇讚，讓我們多得些賞錢！」龍友滿口答應。紅鼻子喜歡得什麼似的，停了彩排，讓他們綁着龍友一個，糊七八糟講趣話，玩。約過了一個時辰，有小廝來說：「楊老爺！趙老爺來了！我家老爺請爺陪客去！」龍友跟忻城伯不熟，巴不得趁這機會，去熱鬧一番，興斗斗走了。忻城伯是世襲武臣，穿戴像員戰場上的大將，頭上一頂鳳翅盔，身上一領大紅團花緞袍，腳下一雙粉底烏靴；可是這員「大將」雖握有兵權，却是南京一批勳臣中出名的「胆小鬼」，約四十七左右年紀，淡眉毛、小眼睛，高尖鼻子，留短短幾根鬍鬚。他見了大鍼，慌慌張張問：「圓老！聽說瑞草是從鳳陽逃下來的，前錢已收得一塌糊塗，你聽到這消息沒有？」大鍼搖頭笑笑說：「之公從那裏聽來這一派謠言？馬總督從來是百戰百勝，要敗也不會敗在流寇手裏！況且，守土有責，萬一有失，也當與城同殉，怎會逃到南京來！」之龍又說：「另外有個消息：左良王也在前錢失利，監軍黃海已偷逃回來，有人親眼在市隱園看到他。」大鍼回答：「這消息也

許可靠！左良玉是侯恂爪牙，東林尾巴，一個當親隨出身的小廝，叫他去帶幾十萬大兵，那有不收的道理！」之龍兩手一攤，絕望地叫：「那可糟糕！如果左良玉失利，李闖沿江順流而下，一座南京城萬萬保不住了！」大鍼笑笑說：「之公儘管放心！江北屯紮着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十萬大軍，南京城又有操江都督誠意伯把守着，怕什麼！依我的看法：左軍失利是黃清放出來的空氣，失利是假的，想撤兵到江南來搶地盤倒是真的！」之龍拍拍他肩膀，取笑說：「你真是個足智多謀的老刁！什麼事都瞞不過你！誠意伯在我面前對你着實誇讚，他說：『真老文武全才，可惜閒放着！』我想，終有一天，崇禎主子會重用你！」大鍼聽得一肚子歡喜，乘機誇着說：「不瞞之公，我老阮雖未上過陣，帶過兵，一部『孫吳兵法』是讀熟了，『虛虛實實，實實虛虛』，足足研究了三十年，幾次想上『防禦流寇』的條陳，硬被壓抑着，周鍾那神經病罵我不該『談兵說劍』，說我上『防禦流寇』的條陳，是一種招搖撞騙！」說着，陪他到書廳，獻過茶不久，龍友進來了。兩個人客套了一番後，之龍說：「我幾次想來找你畫幅石蘭，大家都說：現今畫家，顧半千、藍田叔，其實比不上

楊縣台。」龍友作揖說：「之公這般誇讚，要把我羞死了！幾時我一定畫幾幅獻到府上，求之公指教！」之龍問：「你覺得玉京畫的蘭如何？」龍友恭敬地回答：「玉京的畫『沖淡柔和，骨蒼神腴』，不過總究是女流，嫌筆致嫩一點。」之龍又關心地問到詹兆恒御史參劾他的案件，龍友說：「幸虧舍舅瑤草擔當，這件案子已不了了之了。」大鍼插上來說：「現在龍友天天遊秦淮，遊莫愁，挾妓子飲酒作樂，倒比做江寧知縣舒服！」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之龍已多年不來石巢園，他聽人說，石巢園經大鍼的設計，修葺，跟前大不相同，有說不盡的富麗華美，就由大鍼、龍友兩個陪着，「桃花塢」「白石小築」「風蕪亭」「梅屋」，走馬看花的瀏覽了一遍。回來時鳳陽總督府的轎子已到了大門外，三個人忙趕出去迎接。

馬士英字瑤草，貴州貴陽人，進士出身，曾任宣大巡撫，後以與太監勾結被廢。崇禎十四年周延儒任首相，士英以萬金賄賂，起用為鳳陽總督。他年齡比大鍼小，資格也比大鍼淺，因官運亨通，握有兵權，大鍼「以大作小」，口口聲聲稱他「老公祖」，把他當一座靠山看。士英才智不及大鍼，雖有「願我者生，遊我者死」的氣概，專橫剛愎，目空一切，其實却

是個「手長、智短、耳軟、眼瞎」的人，常被部下蒙蔽利用。他跟大賊一樣，也是高個子，不過沒大賊那樣胖，年齡雖比大賊小幾歲，看上去蒼老得多，醬紫色臉皮，花白鬚鬚，額上有幾條皺紋，眼光帶幾分兇悍，鼻鬚下傲然地繫起着兩片嘴唇，戴一頂烏紗帽，穿橘紅綉花蟒袍，脚下一雙烏緞厚底靴。迎入書廳後，之龍問起前綫情形，士英仰着頭說：「前綫情形再好沒有，軍隊紀律好，軍民感情調協，我在鳳陽所看到的是一片昇平氣象！流寇在河南、山西、湖廣雖佔了上風，南北直隸、山東和江南一帶，我敢担保可以高枕無憂！」大賊深深地作了個揖，恭敬地說：「這全仗着老公祖的庇護！」龍友接了一句：「不然我們那裏還能在秦淮河邊快活活陪婊子玩！」士英嘆口氣說：「兩位是明白事理的，所以這般講！最可惡有一批無聊小人，誣蔑我部下，說他們比土匪不如！」之龍抱不平說：「屬在前綫剿流寇流血的人是土匪，真太沒良心！」大賊冷笑說：「他們故意造些謠言來中傷老公祖，別具用心，老公祖不可不察！」他湊上臉去，咬耳朵說：「別的地方我不清楚，南京城裏誰在中傷老公祖，我明明白白，幾時一定詳細擬個名單來！」龍友在傍聽到一半，皺皺眉頭，小聲對大賊說：

「你少傷傷陰德！」士英看在眼裏，大不高興，冷聲問：「妹丈！你什麼意思？」龍友不甘折服，辯着說：「我說我們對人對事，不可不分皂白，團圓吞棗！」士英摸摸花白鬚鬚，仰着頭，傲然地繫起兩片嘴唇，搖頭說：「我仍然不懂你什麼意思！」龍友怪他對自己親戚，不該擺出總督老爺架子，偏不服氣，漲紅臉說：「你老部隊雖然紀律嚴明，其中偶然有幾個不守軍紀，使出土匪行爲，也難說，所以不能一口咬定人家「別具用心」！」士英呵呵笑了一陣，譏諷說：「妹丈真是個「好好先生」，會替別人打算！不過，我可以担保，」他提高聲音，肯定地說：「我的部下，上到總兵、參將，下到把總、走卒，我敢說個個都是嚴守軍紀的！」他又舉了個例子：「以前我聽人說軍隊欺凌老百姓，總是疑信參半，後來細細查勘，才知上了別人的當，老百姓欺凌軍隊倒是真的！有一次在壽州，幾個劣紳來控告，說我部下一個百總奸淫良家婦女，我把那婆娘弔來嚴刑審訊，供出是她引誘百總。你們想：可惡不可惡？」又說：「不過大體上講來，前綫情形是好的！每次行軍，總有成千成萬民夫來運軍米、抬轎子；每到一處，老百姓空出屋子讓軍隊住，自己擠在牛棚、廁所裏，這是好現象！」龍

友打了個呵欠，沮喪地說：「瑤草兄！我有滿肚子心事想對你說，這次你回南京，正好有個吐露的機會！」他停了一停，臉上滿是愁容，接着說：「我被魯兆恒參了一本，彷彿大夢初醒，覺得宦海浮沉，太沒意思，不如回貴州家鄉去，耕耕田，種種花，逍遙自在得多！萬一生活艱難，賣賣畫也過得了日子！」大鍼大笑說：「龍友兄！丟掉一個六品知縣，何必這般心灰意懶！老實說，爲人在世，要緊的是捷足先登，位據要津，你稍一退讓，便喫了大虧！你不欺負人家，人家要欺負你！你不爬在人家頭上，人家便把你踏在脚下！之公！你覺得我這意見比龍友如何？」之龍笑笑說：「你是個足智多謀的老刁，龍友兄是個老實人，他怎能跟你比！」士英想了一想，說：「妹丈！且莫心急！你乙榜進士出身，有我在，那愁撈不到一個官做。」士英招招手，叫龍友過去，咬耳朵說：「我已替你留着個肥缺，別人整萬銀子來挖，都不肯放手，留着給你的！不過眼前你案子剛了，不便引用，且耐心避幾個月風！」龍友頓腳嘆着說：「你們把我誤會了，好像我過不到官癮，心灰意懶！」士英覺得這位「畫石蘭的專家」，已中了名士派的魔風，心裏大不舒服。龍友嘆口氣說：「我看時局不好，秦淮河

邊不是個久住之地，「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所以想趁早抽身回老家去！」之龍搶上來說：「龍友兄！這話錯了！不要像個胆小鬼，信別人謠言！武漢三鎮雖然喫緊，一座南京城是篤定泰山的！」龍友淡然說：「街上傳說，左良玉在前線失利，萬一左兵打垮，流寇沿江順流而下，「篤定泰山」，恐怕未必！」之龍裝出一種懂事的樣子，大聲說：「這是黃湖放的空氣，失利是假的，想撤兵到江南來搶地盤倒是真的！瑤老！你說我還見解可對？」士英拍手說：「不愧是個折城伯！」之龍回頭問大鍼：「圓老！你說如何？」大鍼眉花眼笑阿諛說：「你剛才還譏嘲我，其實你自己才真是個足智多謀的老刁！」之龍更加得意，淺眉毛、小眼睛，高尖鼻子，留短短幾根鬍鬚的臉上，有種不可一世的氣概，再配上那頂鳳翅盔，倒真像員「大將」似的。可是這員「大將」不久就露了馬脚，擺出酒席，幾杯酒下肚，心事就越來越重，他暗暗想：「龍友是瑤草至親，妹丈舅爺兩個當然無話不談，龍友今天愁眉不展，口口聲聲，要逃難到貴州去，可見瑤草在前線吃了大敗仗，戰事形勢已十分危急，他說鳳陽是一片昇平氣象，說大家可以高枕無憂，無非是些遮眼話，硬糊面子，誰信了他，誰就倒楣！」

「湊上臉去，跟士英咬耳朵問：『瑞老！你我是自己人，明說不要緊；前線戰事究竟如何？』士英笑笑說：『你剛才自己在說：『一座南京城是篤定泰山的！』只要南京安全够了！別的管它什麼！』之龍嚇得臉色白條條，驚愕地問：『莫非當真已收得一塌糊塗？』士英大笑說：『你信街坊上無聊小人的鬼話，嚇得這般模樣，其實戰局十分穩定，南北直隸，山東和江南一帶，我敢担保可以高枕無憂！』士英越是否認，之龍越是相信，一句話不說，只管喝著悶酒，大劍見龍友和忻城伯兩個鬱鬱不樂，大為掃興，心裏恨透了龍友，心想：『我幾世的晦氣，選這個沒中用的黃鬍鬚來陪酒！丟掉個不品知縣，傷心到這般模樣，真是個沒見過世面的，只黃豆粒大小眼光！』酒席很快收了場，在書廳裏舖了紅氈毯，由戚亦嘉帶着批女孩兒，吹吹敲敲演「燕子箋」。紅鼻子想多得些賞錢，穿了件新買的半舊淡紫色絹直裰，東跳西躡，十分巴結，還時時向龍友丟眼風，巴望他在穿橘紅蟒袍和大紅緞袍的兩位「老爺」面前，幫幫場子，誇讚幾句。亦嘉心想：『忻城伯趙老爺多年不到石果園來，賞錢不會吝嗇的，馬總督是個大手面的人，給賞錢素來比別人多些，況且，今天又有楊老爺答應幫場子，大概可

發筆小財！』他籌劃把這筆小財做本錢，販點南京土產到浙江賣去，賺回來的錢，想完成件大事，蘇老頭兒勸過他幾次：『老弟！你年紀已四十出外，積幾個錢，趕早娶房媳婦，成家立業才是正經！』這幾句話他一直放在心裏。但是這一團希望，漸漸越沖越淡，他發覺穿大紅緞袍的「大將」無心看戲，臉色白條條，淡眉毛，小眼睛，高尖鼻子，留短短幾根鬍鬚的臉上，一股哭喪相。穿橘紅蟒袍的「總督老爺」也不像在看戲，鬍紫色臉皮，花白鬍鬚的臉上，沒一絲笑容，額上浮起幾條皺紋，鼻鬚下傲然地豎起兩片嘴唇，主人在傍向他解釋戲里的情節，他仰着頭，似睬非睬的樣子。亦嘉用盡各種方法，向龍友擠眉弄眼示意，龍友一會兒眼睛閉閉，一會兒眼睛閉閉，不但不幫場子，自己反在打瞌睡，亦嘉急得鼻子紅得像雞冠，心裏恨透了龍友。演到第十一齣，大劍向士英興奮地說：『老公祖！這齣是全部戲的緊要關頭，鄭飛雲填了首詞，不防被隻燕子啣去，落在霍秀夫那裏！』又彎過身向坐在士英右首的忻城伯說：『之公！緊要關頭來了！燕子啣去了詩箋！』之龍敷衍說：『你真是個才子，別人只知道燕子啣泥，你異想天開，燕子會啣詩箋！』士英插上來說：『圓老是文武全才，一部

「孫吳兵法」熟透了的！之公！你在誠意伯跟前多幫他說幾句話，圓老能够起用，國家事才不致這樣亂七八糟！」大鍼紅臉說：「老公祖！你這等誇讚，要把我羞死了！」士英正經說：「不！不！我是真話！」大鍼見小姐鄭飛雲唱完了「啼鴛兒」，準備唸詩幾段，連忙不再說什麼，靜靜兒聽。紅氍毹上站着小姐鄭飛雲和丫鬚梅香兩個，鄭小姐拿起詩箋唸道：

「風吹雨過百花殘，

香閣春夢寒。

起來無力倚欄杆，

丹青放眼看。

揚翠袖，

件紅衫。

鴛鴦媒也愁，

幾時相會在巫山？

鴛兒畫一般。」

大鍼解釋說：「老公祖！「鴛兒畫」是指霍秀夫所畫男女兩人眉目傳情的春容畫，鄭小姐看了春容畫，動了春心，才寫這首詞。」士英讚着說：「你這部「燕子箋」，比湯顯祖的「玉茗堂四夢」寫得好！」大鍼聽了更是歡喜。這時在紅氍毹上，丫鬚梅香聲

喊：「好古怪！怎架上燕子兒，只是這樣窺鏡台前飛來飛去，與往時不同？呀！怎麼把小姐題的這箋兒啣去了！燕子！轉來！轉來！還我小姐的詩箋！」鄭小姐笑着說：「癡丫頭！這個燕子怎麼曉得人的言語？只得隨它罷了！」接着鄭小姐和着笙簫細樂，唱了一

「飛飛燕子，

雙尾貼妝鈿；

啣去多情一片箋，

香泥零落向誰邊？……」

之龍不願再聽下去，跟士英談開天，說：「崇禎

元年起關流寇，足足鬧了十六年，流寇越剿越多，我

不懂前線仗怎樣打的！」士英說：「這只怪人心壞，

種田人想喫好的，穿好的，所以去參加流寇，結果弄

得田荒地廢，年年鬧蝗旱，餓肚皮的人太多，殺光一

批又來一批，這種流寇怎麼剿得平？」之龍冷笑說：

「只要兵多糧足，那會剿不平？」士英說：「現在正

因為兵不多糧不足！」之龍想了一想，得意地說：「

瑞老！我倒有個辦法！萬歲爺下道聖旨，叫未遭流寇

省份的老百姓，十六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男子，一律

從軍，糧食，兵器，由各人變賣家產自備，這樣一來

兵又多糧又足，津寇一定可剿平了！」士英扮個鬼臉問：「忻城伯！你準備出多少銀子助糧餉？」之龍漲紅了臉說：「我是勳臣！祖上立過功勞的！爲什麼要我出銀子？」士英嘲笑說：「所以只好大家完結！」之龍被嘲笑一頓，不再說什麼，聽聽小姐和丫鬢合唱着第十一齣的結尾詩：

「繡屏斜立正銷魂，

侍女移燈掩閉門；

燕子不歸花着雨，

第十回 獻女樂遠途購嬌娃

春風應自怨黃昏。」

之龍本已無心看戲，見十一齣演完了，乘機起身，借辭家裏有事走了，臨行時沒想到給咸亦嘉賞錢，士英見戲演了半場中斷，心裏不高興，也懶得給賞錢。本來戲不會中斷，忻城伯走後，龍友說有事要回家去，士英不願看冷鑼冷鼓戲，散了場。龍友走後，大鍼陪士英在書廳坐，士英問起他在南京情形，他突然雙淚直流，哭了起來。

士英嘆了一驚，問：「圓老！誰欺負了你？傷心到這般田地！」大鍼把在園子監受辱情形，詳細講了一遍，悲聲說：「堂堂兩榜進士出身，天啓年間九千歲當國的時候，還是員九卿班裏大臣！不料現在倒霧如此，到了六十左右年紀，被園子監一批乳臭未乾的小子們毆打！」士英咬咬牙齒，怒聲問：「祭酒，司業瞎了眼瞞沒有？你怎麼不找他們說話？」大鍼苦笑說：「王祭酒也是東林中人，跟他們一夥兒的，他說：『黃宗義爲父報仇，打雖不該，情猶可恕！況且他

不是監裏的監生，我管束他不得！」南京的六部九卿，大家與東林有瓜葛，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周鍾！都是我的冤家對頭，我找誰去？」士英更加怒不可遏，說：「我找個相與的御史，參王祭酒一本！他們不替你打算，也該顧顧我的面子！誰不知你我的關係，打你等於打我！」大鍼冷笑說：「他們誰來怕你！不瞞老公祖，我親耳朵聽到，他們罵你的部隊是土匪，打一仗敗兩仗，只會欺負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士英替紫色臉上滿是殺氣，摸摸花白鬚鬚惡狠狠問

：「誰？誰？他肩膀上有幾個腦袋？」大鍼若無其事地回答：「第一個是周德那神經病，他逢人必說：『馬士英是個土匪頭子！』其次是一羣復社的小子；吳應箕、陳貞慧、黃宗羲、侯方域……我記也記不清，幾時詳細擬個名單奉上老公祖！」士英嘆口氣，恨恨地說：「可惜我部隊不在南京，不然加個『私通流寇』的罪名，把他們一網打盡！」大鍼陪笑說：「老公祖不要氣壞了身子！長綫放遠鶴，機會多着！」士英白了他一眼，怨着說：「圓老！不是我怪你，你太不會打算！住在南京，近水樓台，怎不跟誠意伯連絡連絡？他是操江都督，握着南京兵權，有他袒當，誰還敢欺負你！」大鍼肚裏暗笑，心想：「我鑽誠意伯門路，陪了多少小心，化了多少銀子！有縫可鑽，那怕針眼兒細，都不肯放過的，還待你提醒？」嘴裏卻說：「這全仗着老公祖大力，老公祖在誠意伯面前幫我說句話兒！」士英點頭答應。大鍼問他在南京能逗留幾天？士英回說一兩天內就要動身，大鍼嘆了口氣，說：「我有幾句話要奉稟老公祖：老公祖在任上，第一要緊是保全實力，不可貪圖眼前功勞，跟流寇對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手裏有的是兵，何愁將來幹不出事業？如軍隊打得精光，怕立了天大功

勞都是空的！」士英摸摸花白鬚鬚，笑笑說：「圓老！你真像個嘮叨婆子，這套調調兒講了何只百十遍，我聽得耳朵快起繭了！」大鍼正經說：「老生常談，每每是千古不易的真理，聽一萬遍都不算多！」士英點了點頭，大鍼又說下去：「第二件事，老公祖千萬心裏要記着個左良玉！左良玉是侯恂一手提拔起來的，東林黨幾個書獃子所以敢肆無忌憚，就靠着這一支武力！左良玉在一天，我們就倒霉一天，這才是枚真正的眼中釘！」士英搖頭說：「寧南侯得罪他不得！跟寧南侯作對，那是鷄卵碰石頭，自討晦氣！」大鍼說：「我並不主張跟左良玉公然作對，我不過提醒老公祖要時時刻刻心裏記着個左良玉！對他不可太疏遠，不可太親近，太疏遠了，防他結怨，太親近了，又怕自己露出馬脚，保持着『不即不離』的態度，寧可低眉下氣，多陪些小心，忍心等他變時；左良玉是個莽漢子，好大喜功，總有一天，三十萬大軍會打個精光！另一方面，老公祖跟江北、山東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等幾路兵馬要多多連絡，黃得功是老公祖一手提拔起來的，以前趕驢子過活，現在貴為總兵官，老公祖對他的恩典天高地厚，但為小心起見，寧可多籠絡籠絡；劉澤清『白面朱唇』，是個好色鬼，

，又好錢財，容易應付；劉良佐和高傑兩個，本來是李闖親信，現在又做了勦流寇先鋒，是反覆小人，老公祖要小心些！」士英笑笑說：「獨木難支大廈，獨臂難擒猛虎，誦老！你自己也該撐起個場面來！」大帥把準備借朱統帥門路，以兩萬銀子厚禮，另加一部女樂送給京師裏可左右朝政的成國公朱純臣，托他活動的事說了一遍，士英翹起個大姆指說：「成國公是京裏最有勢力的皇族，這條路鑽得通，誦老！你造化來了！至少，以原官起用，做個光祿寺卿是拿得穩的！」大帥委屈地說：「不瞞老公祖，我只求在『逆案』中把名字圈去，已經感激不盡！那些復社小子們，開口『魏忠賢閹黨兒子』，閉口『魏忠賢閹黨兒子』，害得我顏面丟盡，頭都拾不得！」

兩人又談了番閒話，士英因別處還有約會，匆匆走了。大帥心裏記着送禮的事，總是鬱鬱不樂，他想起：「二萬兩銀子是現成的，一部絕色女樂，一時那裏辦得到？家裏養着的一批，演『燕子箋』與『春燈謎』雖是拿手，可惜品貌平平，成國公看了不會中意，送梨園是名，獻美女是實，戲演得差不要緊，臉龐兒一定要長得漂亮，所以非叫鹹亦嘉趕快到蘇杭走一遭不可！」他愁着紅鼻子不中用，又擔心女孩兒們買回來，

半途會被一些土豪，潑皮們搶去，就把總管來福叫來跟他商量。那細瘦身子，老鼠眼睛，留一蓬銀白鬍鬚的老家人，眯着眼睛說：「老爺辦過多少大事，一件芝麻小的事反而塞住心眼兒了！依小的想：這事情是容易辦的！從南京到嘉興府，一路水程，老爺跟建安王府小爺是至交，借一對『建安王府』鎮國中尉」的旗燈，船上一插，沿途地方官都要低頭三尺，那個土豪，潑皮敢欺負？老爺如嫌鹹師父不中用，不妨差金七爺同去，他是建安王府的人，又是出名的打手，路上可有個照顧！」大帥摸摸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笑笑說：「虧你想想這般週到！幾天前我已通知鹹師父，叫他準備往蘇杭走一遭，我看這事要趕緊辦，你除盤纏外另外撥給二千兩銀子，作購買女孩兒費用！」來福不樂意地說：「老爺難道忘了那姓鹹的不是老實人？」紅鼻子「現在胃口越來越大，措油幾錢銀子不放在眼裏，慣會五兩十兩的報虛賬！二千兩銀子放在他身邊，彷彿『小狗落糞缸』，够他快活！但小的替老爺打算，另外有個辦法！」大帥問什麼辦法？來福回答：「田莊上管莊的興旺，是小的外甥，人最老實，十幾年來不掉一點鎊花兒，銀錢不如叫興旺經手，到杭州也好，到蘇州也好，興旺跟着同去，由

他付賬，錢在田莊收入項下暫借，將來再轉賬。『大爺覺得這話不錯，吩咐寫封信給朱統帥，談借用旗燈及請金剛老七幫忙的事，又叫來福備封給與旺書信，叮囑給斌亦嘉盤纏銀子，又說：『來得及，明天早晨就催他動身！你不必跟他囉嗦，一切我來對他講！』於是差隨身小廝去找斌亦嘉。亦嘉得不到一文賞錢，正氣得什麼似的，獨個兒在喝悶酒，一盤咒罵着楊龍友。大爺差人來叫他，催明天動身，與金剛老七兩個到嘉興府田莊上走一遭，亦嘉聽得銀錢叫管莊的與旺經手，料想一定是來騙出的主意，氣得淚兒直流，跪在大爺脚前，哭着說：『阮老爺！我！！我要回家鄉去！』大爺安慰說：『斌帥父！你急什麼！將來送這份厚禮到北京去，當然要抬舉你得賞錢，成國府裏開銷出來，幾十兩銀子是有的！』亦嘉沒好聲氣地說：『今天屁賞錢沒曾得到一個！碰到嘴裏皮的都瞞不到，誰希圖喫十萬八千里外的天鵝肉！』大爺見紅鼻子氣得發狠，說話沒一點禮貌，心裏大不快活，心想：『做奴才的那會有好東西！能得到好處，比對親爹親娘還孝順，得不到好處，翻下臉來，個個是惡煞夜叉！』就板着脸孔冷聲說：『斌帥父！你願意回家鄉去，我送你二十兩銀子盤纏！不願回家，好好兒在

我家教戲，將來借你一二百兩銀子，自己弄個戲班，好混口飯吃，你仔細想想！』亦嘉想：『賒三千不如現八百！拿他二十兩銀子再說！』又覺得既肯借他一二百兩銀子，這種好東家難得找到，真能弄戲班，在秦淮河邊租間河房，做起大老官來，比回北方挨冷風冷雪，喝小米稀飯不知好出多少倍，就轉換口氣說：『我捨不得離開阮老爺，不過求老爺答應一句話，如女孩兒採選得好，個個像粉琢觀音一樣，標標緻緻的，求老爺多賞我些！』大爺笑笑點了點頭，亦嘉才歡天喜地的出去，又向幾個相熟的借了幾兩銀子，加上向蘇崑生借來的三兩，採買了五十對南京板鴨，順便帶到浙江販賣。第二天早晨，金剛老七肩着一對旗燈來了，大爺待了他酒飯，賞了他幾兩銀子，他和斌亦嘉兩個一同上船去，兩名船夫，沿途食用柴米菜蔬，已由來福料理好，臨行時，那精明好利的老頭子叮囑說：『斌帥父！莊上有好幾百家佃戶，不愁買不到好女孩兒，不管他們願不願，給三兩五兩銀子足夠！種老爺家的田，一家老小靠老爺喫飯，要有點良心！如敢爭論價錢，收回田不許他們種，看他們活活餓死去！到蘇州杭州購買，至少也要幾十兩銀子一個，斌帥父！你要替老爺省點錢！我們靠老爺喫飯，要有點良

心！」亦嘉驟也不睬，背後眨眨眼睛罵：「老屍首！你娘舅外甥兩個撈到銀子買棺材去！」金剛老七是個愛酒的人，見了五十對板鴨，嘔噁嘴巴說：「咸師父！我們真是好口福，這一路板鴨够喫了！大家合作東，你出板鴨，我買老酒！」亦嘉嚇了一大跳，心想：「幾世的晦氣！跟這個黃胖打手同路！」他頓着說：「這批板鴨是在舊院教戲的蘇崑生老頭兒買的，他是我同鄉，托我到浙江販賣，一隻都喫不得！」金剛老七知道「紅鼻子」說鬼話，懶得跟他多辯。船搖出通濟門水關，金剛老七記起什麼似的說：「咸師父！你這件淡紫色絹直裰是半新的，勉強將就得過去，最好上岸去買一頂半新舊萬字頭巾，一雙粉底烏勝靴兒，扮個爺模樣，我對人說，你是我家老王爺親戚，我是你跟班，這樣，一則路上可顯點威風，二則碰到幾個瘟官，還可騙點錢化用！」亦嘉有點害怕，說：「這使不得！提到官裏去，打一頓屁股不是玩的！」金剛老七譏笑說：「你只會教女孩兒唱戲，沒走過三關六碼頭，所以不懂！憑着我家王爺府裏一對旗燈，那個王八羔子養的瘟官敢來泰山頭上動土？不瞞你說，咸師父！我跟隨着我家小爺，看慣霸王戲，喫慣霸王食的！你不假扮個爺們，我使不出威風！」亦嘉說

：「要我冒充王爺府裏親戚容易，關上船來，誰承認？」金剛老七拍拍胸脯說：「有我！有我！買頭巾、靴兒的錢，也我來出！」亦嘉聽他說話爽氣，心裏高興，問：「頭巾、靴兒穿舊了是否要賠你錢？」那黃胖打手哈哈大笑說：「誰耐煩算這些細賬！既結了朋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亦嘉見白送他頭巾、靴兒，更加高興，附和說：「好！好！一路上有造化弄到些銀子，大家合夥兒大喫大喝！不過我要聲明：這五十對板鴨的確不是我的！」金剛老七生氣說：「我沒害涎癆病！誰希罕你幾只板鴨！」亦嘉見他生氣，不說下去。船靠了岸，到頭巾店裏買了頂大紅萬字頭巾，又買了雙烏勝靴，下船後，改了裝，金剛老七把兩個船伕叫進船來，叮囑說：「這位咸爺是我家老王爺親戚，你們要好好侍候，若有冒犯，當心喫我一頓拳脚！」船伕見紅鼻子穿一件半舊淡紫色絹直裰，戴一頂嶄新大紅萬字頭巾，一付畏頭畏腦的蠢相兒，那裏像個王爺府裏的親戚？怕喫黃胖打手拳脚，只得「咸爺長」「咸爺短」的奉承。亦嘉見自己穿戴得像位官府人家哥兒，金剛老七和兩個船伕口口聲聲稱他「咸爺」，自出娘胎以來，從沒這等威風過，歡喜得手舞足蹈，在船裏一會兒扮且角，一會兒充

小生，獨個兒唱着「牡丹亭」：

「（生）呀！戶外敲竹之聲，是風，是人？（且）有人！（生）這時節有人，敢是老姑姑送茶？免勞了！（且）不是！（生）敢是遊方的小姑姑嗎？（且）不是！（生）好怪！好怪！又不是小姑姑，再有誰？待我啓門面看！呀！（唱）

何處一嬌娃，

豔非常，

使人驚詫！……」

金剛老七插上來說：「他媽的！真好福氣！怎的我從來沒有交過這種桃花運？」亦嘉笑笑說：「你且慢羨慕！我唱的不是「西廂記」，是「牡丹亭」，敲門的是杜麗娘鬼魂，找柳秀才來的！」金剛老七喫驚說：「那麼碰到了鬼？」亦嘉點點頭，金剛老七發怒說：「你這紅鼻子一點不懂規矩！出門出戶第一要緊的是討吉利，你偏碰到了鬼！」亦嘉被搶白一頓，不敢開口。兩個船快見「老王爺親戚」一會兒手舞足蹈唱歌，一會兒被罵得啞口無言，越發看輕了他。

船過儀徵，從鎮江進入運河水道，有一天，到了丹陽縣。丹陽知縣姓涂，聽說有江西建安王府的船到，是老王爺的一個親戚，姓戚。涂知縣想：「管它是

什麼親戚！既是王府裏的，那怕一條狗，也怠慢不得！」就準備了一百兩銀子「餽贈」，親自到船埠邊來拜會。亦嘉見一大隊衙役擁着一頂暖轎到來，嚇得躲進艙裏，只是發抖，金剛老七歡天喜地說：「送銀子的來了！你害怕什麼！」一個門斗送進帖子來，亦嘉不認識「涂」字，心想：「半邊是個余字，大概姓余！」對金剛老七說：「余知縣來拜會了！怎麼辦？」金剛老七發急說：「你這紅鼻子太不中用！這點禮節都不懂！快出去迎接！」涂知縣見「老王爺親戚」是個矮胖身材的紅鼻子，戴一頂大紅萬字頭巾，穿淡紫色半舊絹直裰，模樣兒不倫不類，不禮不遜，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又見口口聲聲稱他「余大人」，氣得話都說不出來；進了艙裏，沒一點擺設，堆着許多板鴨，料想是個做生意買賣的冒充王府親戚，就板起臉孔詰問：「請問兄台跟老王爺是什麼親戚？」亦嘉紅紅臉回答不出。涂知縣想：「打狗要看主人面，既插着王府的旗幟，管它是真是假！」就敷衍了幾句，不送「餽贈」，告辭回去。金剛老七在背後恨恨地說：「這個瘟官一點不懂規矩！往日我跟着小爺出來，沿途地方官那一個不捧着整百兩銀子來送盤纏！不想我們沒一點造化，一路喫着空心湯麵！」他邀亦嘉

上岸去喝酒，亦嘉遲遲疑疑，金剛老七拍拍胸脯說：『我來作東！不要你化一文錢！』才跟着走了。兩個揀家大酒樓，選上乘的酒菜，痛痛快快喫個醉飽，嘴巴一抹就走。夥計追上來，拖住金剛老七不肯放，嘆着說：『沒付過酒菜賬！世界上沒這等便宜的白食喫！』金剛老七眼睛一睜，飛起一腿把他踢得半支路遠，那夥計倒在地上，起不得身。座上的酒客們見道『黃胖』身材又胖又高大，穿古銅色緞襖，軟襪麻鞋，腰間繫一條玄色搭膊，操外地口音，像個打手模樣，嚇得逃個精光。只剩下七八個夥計，圍着金剛老七和臧亦嘉不肯干休。一個大塊頭老闊氣喘喘跑來，把一羣夥計喝開了，陪笑說：『是小的沒有好招待！得罪了兩位爺！』金剛老七盛氣凌人地說：『我們是王爺府裏的人，身邊有的是銀子，他不該罵我們喫白食！』亦嘉插上來說：『我認識你們余知縣！告訴你們縣老爺，看你們不弔去打一頓屁股！』有一個夥計冷嘲說：『我們丹陽只有一個涂知縣，沒聽到什麼余知縣！』別的夥計扯開嘴大聲笑。金剛老七聽得一肚子是火，趕過去打，七八個夥計見不是他對手，就揀軟的地方喫，酒壺，茶盞，菜碟……沒頭沒腦向『紅鼻子』身上丟；亦嘉淋了一身菜湯，剩酒，嚇得爬在桌底下

，大聲喊救命。金剛老七趕上來護衛他，見一個打一個，出了酒樓，回船上去。大塊頭老闊眼着一座酒樓打成稀爛，夥計傷了三四個，傷心得淚兒直流，投了地保，報官去追捕。巡檢司親自帶領一隊兵來捉拿兇手，追到河堤邊，看到『建安王府』、『鎮國中尉』一對旗燈，掉轉屁股就走，裏過涂知縣銷了差。涂知縣越想越惱，恨不得把兇手痛打一頓，又礙着一對旗燈的情面，氣沒地方洩，發籤把大塊頭老闊弔來，辦了個『招惹是非，擾亂治安』的罪名，打三十板子，又罰了十兩銀子，充丹陽縣的治安經費。

臧亦嘉怕酒樓老闊唆使一些潑皮來報仇，連夜開船，離開丹陽縣，嶄新大紅萬字頭巾，和半舊淡紫色絹直裰，淋了菜湯，剩酒，東一塊斑，西一處漬，穿在身上，越發不像個『老王爺親戚』。船經武進，無錫兩縣地界，亦嘉怕黃胖打手鬧禍，每到一個大碼頭，死賴在船裏不肯上岸，叫船伙打酒來在船裏喫，所以一路倒也平安無事。到了蘇州府，金剛老七再也耐不住，慫恿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路過蘇州，不上去玩玩，真是白活了一生世！』亦嘉回答：『我們沒穿夾腳褲，誰不許你上去玩！』金剛老七說：『要玩大家去！你儘管放心，我一不喫白食，二不鬧禍

，三喫喝玩，都由我來作東！」金剛老七從腰牌裏掏出銀子給他看，「紅鼻子」聽見他肯出銀子作東，心裏有點動搖，跟着上岸去。上岸後走了沒幾步路，見一塊空地上在耍戲法，人圍了一大堆。亦嘉擠進去瞧，不防踏了別人腳跟，那人惡狠狠罵：「你瞎掉了眼睛？」亦嘉不睬，金剛老七聽得受不住，把那人拉出場外，一個耳光，打得往後倒退了七八步，一臉是鼻血，觀客們一聲驚叫，紛紛逃散，有二十多個不會走，圍着金剛老七和臧亦嘉兩個，摩拳擦掌不肯干休。金剛老七大聲說：「我們是江西建安王府的！這位是老王爺親戚，你們敢欺負他！」有人嚷着說：「連它王爺不王爺！輸了他們送縣去！」亦嘉嚇得遍身冰冷，拔腳就逃，金剛老七沒奈何，也回船裏來。那二十多個人不肯放鬆，釘住在後面；到船埠邊，望見「建安王府」「鎮國中尉」一對旗燈，才死心塌地回去。金剛老七在船裏怨着說：「你這紅鼻子太不中用！幾百里路跑到蘇州府來出一場醜！你逃什麼？難道怕他們把你喫掉不成！」亦嘉裝着默，不響。金剛老七叫船伙上岸買了幾斤酒和下酒的魚肉，不請臧亦嘉，獨個兒喝着悶酒，一壁嘔吐咕嚕埋怨：「我跟你脾胃合不來，老鼠胆子，又小裏小氣，放着五十對板鴨

在身傍捨不得喫一隻，害別人看得生涎痲病！」他越想越氣憤，大聲說：「把頭巾，靴兒還我！是我化錢買的！」亦嘉一聲不響，把大紅萬字巾，和一雙烏防靴說下來還他。金剛老七見靴上黏滿了爛泥，頭巾染了幾處菜湯漬，更加氣憤，一箍腦兒丟進河裏，又一聲大叫，把兩個船伙喚進船裏，叮囑說：「這個紅鼻子不是我家老王爺親戚，是在庫司坊阮鬍子家教唱戲的！以後不許稱他「臧爺」！稱他「臧爺」當心喫一頓拳腳！」船伙自然不敢違拗，答應了，叩過幾個響頭出去，亦嘉氣得臉孔轉色，仍然不響。那黃胖打手獨自喝了一個時辰酒，醉得死人一樣，倒在船裏睡去。亦嘉怕他醒來後再上岸鬧禍，蘇州府是個大碼頭，闖了禍估不到便宜，就叫船伙開船。有一個船伙皺皺眉頭說：「東南角有烏雲，怕天黑前會下大雨！」亦嘉說：「怕什麼！到天黑還有一個多時辰，來得及趕二十里水路！」船兒離開船埠，到市街盡頭，船隻漸稀，河面比較遼闊，才扯起風帆，沿着運河隄前進。亦嘉剛才受了番難堪，心中鬱悶，出了船在船頭眺望着岸上風物，排解愁思，不料看到一片麥田，禁不住想起自己家鄉來，想起戰爭中殘破零落的田園，又想起消息杳然的白髮雙親，淚兒制不住地流下來。

大約趕了一半路程，果然烏雲四起，刮着一陣陣狂風，船快扯下風帆，亦嘉也躲進艙裏；不久，嘩喇喇下了陣大雨。陣雨過去後，天空依然陰沉沉的，下着浙浙瀝瀝細雨，河面上濛着一片白茫茫水霧。亦嘉聽到岸上有越來越近的喊聲，往艙外一望，見是一個長圓臉駝背的老人，像是莊主模樣，後面跟着個小廝，追上來要搭船。亦嘉看天色已不早，兩個沒帶雨具，被雨淋得可憐，就答應他們下船，小廝跟船伏在一塊，老頭兒進艙裏來坐。問了一番，才知果然是個莊主，姓徐，往前七八里路的村莊裏，置有片百畝田左右產業，剛從縣裏繳了「金花銀」回來，他見有個又胖又高大的漢子睡着打鼾，問是誰？亦嘉回說：「姓金，從南京回船來的。」老頭兒是個愛講話的人，不住的問東問西，他聽亦嘉說是河南人，就問起戰事消息，亦嘉嘆氣說：「河南全省情況不明，戰事激烈的地方，據說幾百里路不見人煙，只遺留着一堆堆白骨！」老頭兒跟着嘆了口氣說：「大家死路一條！鬧流寇的省份活不了！不鬧流寇的省份也活不了！不瞞老爸說，我置有百畝田地，苦得甯願上吊！」亦嘉嘆說：「誰不羨慕你們蘇杭是天堂？」老頭兒苦笑着回答：「是的，以前是天堂，現在比地獄不如！我舉個例來說：

江南一帶，洪武年間，每畝田錢糧只徵三升、五升，太祖皇帝小時候種過田，懂得苦楚，所以不肯加重錢糧。後來換了幾朝皇帝，錢糧從三升、五升增到三斗、五斗；正統年間英宗皇帝因江南食米不足，免江南徵實，折徵「金花銀」，四石米錢糧折銀一兩，到成化年間一跳跳了四倍，一石米錢糧折銀一兩，以後萬曆年間錢糧加了兩次，天啓年間加了一次，崇禎二年又加了一次。現在「金花銀」固然要，徵實也不能免，「漕糧」北運充軍糧，另外再徵「軍備米」供養地方部隊，徵、徵、徵，老百姓連皮帶骨都徵走了！你還說蘇杭是天堂？」那駝背的老莊主氣忿忿地喘着氣，金剛老七從睡夢中被驚醒，張開腫眼泡，看了一眼，又迷迷糊糊睡去。雨依然浙浙瀝瀝下着，天色越來越暗。老頭兒繼續說：「錢糧重是算得出的，里甲之間的灘派多，和供官差的勞役多，這筆賬真無從算起！崇禎皇帝為「訪察民情」，派些巡按御史下來，從京師來的也好，從南京陪都來的也好，報上去總是「我主鴻福齊天，江南年年豐收」一派屁話！害得我們啞子喫黃連有苦沒處訴！」他略停了一停，長圓臉上露出一絲笑容：「有一年，來了個松蘇巡按路振飛老先生，總算替我們講了幾句良心話，他在奏本裏說：

「江南之民，一困於賦，再困於役，蓋已皮盡而骨存矣！」又說：「穴居野處，無不役之人，累月窮年，無安枕之日；彼官宦族黨奴僕坐享高賦，耳不聞當差一字！」不瞞老爸說，路大人說的確是眞話，有錢有勢的，家裏三五百奴僕閒蕩着，官廳不派他們一個差，越是窮苦忙碌的，動不動被捉去供官差！可惜資本上去，如石沉大海！」老頭兒向窗外望了一眼，自言自語說：「再過一里多路就到了，沒料到會下這樣大的雨！」亦嘉問：「老先生置有百畝田產業尙且這樣苦，田地不多的怎麼過日子？」老頭兒苦笑說：「倒不是他們有辦法！有的棄了田地，逃到別州別縣打短、幫閒，找活計做。有的連田地帶家小，獻給有錢有勢的豪族勳戚去做奴才，這叫做「投獻」，以後錢糧可以不管，官差、攤派也挨不到！誰甘心做奴才？時勢逼着他們只有做奴才還有條命活！雖有聖旨下來：「嚴禁投獻，違者戍邊！」可是投獻田地去做奴才的，仍不知有多少！爲難了我們這些人，做奴才不甘心，

不做奴才又天天挨苦日子！」亦嘉不平地說：「難道豪族勳戚不要繳錢糧？」老莊主回答：「他們有錢有勢，怕什麼！置着幾萬畝或幾十萬畝產業，購備關關，能有幾畝完糧的！上面加重了錢糧，就往種田人身上搾油水，自己絲毫無損，所以產業越積越多，我們蘇州府十分之七八的田地，都漸漸到了幾家豪族動成的手裏。」亦嘉感慨地說：「天下烏鴉一般黑，到處一樣！我們河南府福王的田地有二百多萬畝，產業連接河南，山東兩省地界！」老頭兒說：「福王不是早被流寇殺了？」亦喜回答：「是的！兩年前，李闖攻陷河南府，把福王王府裏的幾萬石米，幾百萬金銀，全搬走了，福王是個胖子，有三百多斤重，流寇把他殺了，和鹿肉一起蒸，做了「福祿酒」！」老頭兒嘆氣說：「神宗皇帝在世的時候，對福王多寶貝，想不到死得這般慘！」跟他同來的小廝在船後梢喊：「爺！上岸去！」老頭才知船已靠了岸。

第十一回 桃葉渡口香君送別

城亦嘉離開南京後約三四天，阮大鍼準備送一份

厚禮給京師裏的成國公朱純臣，想翻「逆案」求引用

這件事已漸漸傳開來，禮部主事周仲馥聽到後氣得不得了，他想：「這狗賊鬍子野心果然不小！朱純臣是北京城裏最有勢力的皇族，輔臣、臺臣、六部九卿，誰都忌憚他三分，萬一這一條路被打通，那不得了！」他愁得什麼似的，獨個人在屋裏焦灼發急，大眼晴、尖瘦下巴、留一蓬灰色尖鬍子的臉上，比以前更少血色，他相信，如果朱純臣肯向崇禎帝引薦、阮鬍子重上政治舞台是可能的。崇禎帝對魏忠賢閹黨，本沒有深仇大恨，除幾個頭兒腦兒倒了霉；魏忠賢自縊，客氏掠死，崔呈秀在薊州斬首，其他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大多數僅懂得了個「終身不得錄用」的處分，所以這樣寬容很顯然的是留一個退步，防造成日後東林擅權的局面，因此說崇禎帝信任范景文、倪元璐，不過是種粗淺的看法罷了。仲馥又想起天啓年間東林的正人君子所受禍害的慘痛，特別是有名的「六君子案」，雖是十多年前的舊事，仍然記得很清楚：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顧大章、周朝瑞、袁化中等六人被拿下鎮撫司後，閹黨兒子許顯純用夾、拶、杠、敲五等刑罰審訊，一個個打得皮開肉綻，手斷足拐，又使用前所未見的刑罰；用銅錘把他們牙齒一粒粒敲掉；肋骨一根根敲斷，用銅針刷子

把他們皮膚刷得稀爛，最後用炮烙處死。仲馥苦笑一聲，自語着說：「我大概要走楊漣他們老路了！阮鬍子不上台即已，上了台我第一個該死，狗賊鬍子一定會勾結馬士英暗算掉我！」他覺得屋子裏悶得氣都透不出，叫小廝端把藤睡榻放在屋外鵝卵石甬道上，躺著讀「筆記小說」「元明散曲」等閒書消遣，甬道兩側是竹林，在他的瘦長身子下，滿洒着斑斑駁駁的中午的日影。他讀到一首王陽明的散曲「南雙調步步嬌」，摸摸灰色尖鬍子，大聲讚好，從頭朗吟了一遍：

「宦海茫茫京塵渺，碌碌何時了？風掀浪又高，覆轍翻舟，是非顛倒。算來平步上青霄，不如早泛江東棹。（沉醉東風）亂紛紛鴉鳴鴉噪，惡狼狠豺狼當道。冤費竭民膏，怎忍見人離散，舉疾首蹙額相告。簪笏滿朝，干戈載道，等閒開把山河動搖。（恁恁令）平白地生出禍苗，逆天理那循公道，因此上把功名委棄如蒿草。本待要竭忠盡孝，只恐怕狡兔死，走狗烹，做了韓信的下梢。」

仲馥想起錢牧齋的遭廷杖，侯恂被譴廢餉繫獄，劉宗周削職爲民，黃道周充軍反州，覺得崇禎帝既刻薄寡情，又惡進善言，自己值不得留戀一頂六品主事

的小紗帽，他嘆息了聲，繼續朗吟着：

「嘉慶子」算留侯其實見高，把一身名節自保。隨着赤松子學道，也免得赴雲陽市曹。（玉蝴蝶）待學，陶彭澤懶折腰！待學，載西施范蠡逃！待學，張孟談辭朝！待學，七里灘子陵垂釣！待學，陸龜蒙筆牀茶灶！待學，東陵侯把利名拋！（園林好）脫下了圍花戰袍，解下了龍泉寶刀，卸下了朝簪烏帽，布袍上繫麻縲，把漁鼓筒兒敲。（川撥棹）深山均，怕沒個閒人來聒噪，跨青溪獨木爲橋，小小的茅庵蓋着，種青松與碧桃，採山花與藥苗。……」

仲馭把書本拋開，喃喃着說：「種青松與碧桃，採山花與藥苗，這滋味倒不錯！」想起自己愁這個，憂那個，身體越來越壞，每夜失眠，偶然偷睡一會兒，又接二連三做惡夢，不覺深深嘆了口氣，自己解解着想：「已到了伴經卷、藥罐的年齡，值不得再爲國事操心，把紗帽兒一丟，學學陶淵明、嚴子陵，「布袍上繫麻縲，把漁鼓筒兒敲」，「深山均，怕沒個閒人來聒噪」，過過那種與世無爭的生活倒是個辦法！」又想：「不！不！這是白日做夢！世上那有真正的桃花源！國家增了幾次錢糧，又徵「遼餉」「練餉」

，老百姓被搜括得在喫樹皮草根，你想「怕沒個閒人來聒噪」嗎？衙門裏的差役，地方上里甲長，不令過你；今日催糧，明日派差，休想睡個安穩覺！況且，假如大家學做陶淵明、嚴子陵，國家事誰來管？我不管，你不管，大權全落入一批小人手裏，結果，更加苦得走頭無路！」他深深奇怪，怎麼會有歸隱的念頭？錢牧齋學佛談禪，不是一直愛着自己的輕視嗎？牧齋以東林前輩的身份，偶跟阮鬮子有一二次來往，已爲人所不齒，自己是聞名的硬漢子，罵馬士英是「土匪頭子」，稱阮大鍼是「狗賊鬮子」，現在聽到鬮子在鑽營成國公門路，就嚇得急巴巴逃走，說要「歸隱」了，不是更覺笑痛別人肚子？他堅決地想：「不！不！我決不躲避！馬、阮在一天，就跟他們鬥一天！做人橫直要死的，怕什麼！」他收拾起幾本「筆記小說」「元明散曲」，回屋裏去坐。這時門斗却送進個「卷晚生黃宗羲拜」的帖子來，仲馭很喜歡太沖的爲人，快活得什麼似的，自語着說：「太沖來了！太沖來了！」出屋去迎接。不料太沖愁容滿面，陰鬱地說：「老先生看過今天的邸抄沒有？」仲馭喫了一驚，問：「什麼？」太沖回答：「武漢王鎮已情況不明，山西戰事也不利，我看大局已糟到無可再糟的地步

！」仲馭嘆了口氣，不響。小斯獻過茶後，太沖問：「老先生近來身體可好些？」仲馭苦笑一聲，說：「身體只有一天天壞下去，那裏會好？幾天前一時高興，在桃葉河房多喝了幾杯酒，回來後又陪黃御史長談了幾天，現在整夜失眠，睡不得覺！」太沖見他確是比前更消瘦些，大眼睛，尖瘦下巴，留一蓬灰色尖鬍子的臉上，沒一絲好血色，不禁引起了一番傷感，勸着說：「老先生！要多多保重！我們全仗着老先生的支持！」仲馭苦笑幾聲，搖頭說：「我年紀老了，那裏還中用！」想了一想，又說：「世兄！你來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和次老、定生、朝宗世兄等幾個人談一談！先問你，你可知阮鬪子最近的陰謀？」太沖接口說：「怎麼不知道！蘇崑生說他有一個同鄉，姓咸，最近到蘇杭去替阮鬪子採辦女孩兒，準備教一部女樂送給成國公！還有，這次馬士英到南京，行蹤很神祕，阮鬪子陪着到忻城伯，誠意伯那兒打個轉，就偷偷摸摸走了，誰知道他們又有什麼鬼把戲！」仲馭笑笑說：「這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我們對阮鬪子萬萬於鬆不得！有人說：『東林、復社勢力存在一天，阮鬪子只好永遠躲在褲子襠裏！』我沒有這麼樂觀！說我『杞人憂天』也好，罵我『發神

經病』也好，我的看法始終跟他們不同！今日東林人物，老的老了，隱的隱了；在朝的，如京師范老先生、倪老先生等，雖然德高望重，可惜缺少魄力手腕；在野的，如侯恂老先生隱居歸德家鄉，劉宗周念臺老先生在杭州教書，錢牧齋學佛談禪，越來越不成話！就你們復社而論，自從兩年前天如兄故世後，就日漸散漫，有點羸龍無首的樣子！次老做事說話太偏激些，定生和朝宗兩位世兄才學雖不錯，資望也够，可惜辦事能力差些，不能十分孚衆望！世兄！不瞞你說，對整個局勢，我是悲觀的！」仲馭接下去說：「你回去時對次老他們把我的意思轉達一番，你說：東林人物老的老了，隱的隱了，這付担子全仗着年輕的來挑，復社有幾千社友，大多是各州縣有聲望生員，應該有番作爲！有人說：『百無一用是書生』，我不信這句話！又有人說：『天如死了，復社也完了！』我更不相信！」太沖覺得這話很對，常即告辭出去，往三山街蔡益所書坊告訴文尾、定生兩個，並差人往烟香樓把朝宗請來，一同商討着重振復社的事。

「復社」原是個「以文會友」的文社組織，在明代組織文社的風氣很盛，一些士子們互相詩酒集會，酬答唱和，然後把作品選出來刻印問世，這叫做「社

稿」；如「社稿」能得到世人的贊美，社中也就聲價十倍，致舉人進士時，致官們每每對他們另眼相看。復社是明代規模最大，勢力最盛的文社，不但在明代是獨一無二，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復社的主持人是江南太倉州人張溥，張溥字天如，號西銘，是個極幹練的傑出人才。崇禎二年，集合八個文社：

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合併成「復社」，在吳江開第一次成立大會，訂定條規盟詞，選出各州縣社長。崇禎三年，復社許多社友趕到南京應

庚午科鄉試，乘機開了次「金陵大會」。這一科主考是姜曰廣，復社社友中舉人的很多，外間傳說：「要在科場得意，必先加入復社。」於是入社的人越來越

多。崇禎五年，張溥在京師中了進士，回太倉家鄉，又開了次「虎邱大會」，情形更熱鬧，「復社記略」裏說：「那一次從各省到的社友有幾千人，盛況為三百年來所未見。復社的勢力一天天擴充後，名義上是文

社，實際上已成了個在野的政治集團，且東林子弟差不多都加入復社。於是反對東林的另樹旗幟，跟復社對抗，阮大鍼在懷甯創立「中江社」，遷居南京後又

創立「羣社」，可是讀書人以跟阮鬮子接近為恥，中

江社和羣社先後瓦解。當時內閣首輔溫體仁，也是跟東林作對的，他見復社的領袖張溥選了庶吉士，張溥的門生欽點狀元的也有，中會元、解元的也有，每場的會試、鄉試，進士、舉人，半數是復社社員，對復社害怕得了不得，就指使親信陸文聲上了個「太倉復社結黨恣行，把持武斷，士習囂橫」的奏本，崇禎

帝派學臣倪元珙去查辦，倪有意袒護，溫體仁大怒，把倪元珙辦了個「徇情隱私」的罪名，降官二級，從此溫跟復社作了死對頭。崇禎十年，溫體仁倒了台，太常寺少卿薛國觀組織新內閣，薛是體仁的私黨，排

斥東林，復社的政策，絲毫不變。適巧這時有個嘉定人徐懷丹，作公檄聲討復社，開列十條罪狀：僭擬天王、妄稱先聖、煽聚朋黨、妨賢樹權、招集匪人、傷

風敗俗、謗訕橫議、污壞品行、竊位失節、召寇致災，薛國觀就以這個公檄為張本，跟復社算賬；復社不

甘示弱，給以更厲害的反擊，從朝野兩方面展開了反薛國觀活動。崇禎十四年，復社得到了薛相國納賄、舞弊贓證，連上幾道奏本，崇禎帝大怒，下旨命薛國觀自盡。薛死後，本來與東林無絲毫關係的周鍾，靠復社的捧場，奉命組閣，張溥交給他一張內閣名單

；劉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任工部尚書，倪元璐任兵

部尙書，充軍在辰州的黃道周以翰林院少詹事原官起用，……周延儒一一依命，於是又回復到崇禎初年的東林黨內閣，延儒又依張溥的建議，取消了暗無天日的特務組織「廠衛」，一時舉國歡騰，以爲新內閣必有一番作爲。那知周延儒組閣後不到幾個月，張溥在家鄉病死，張死後，延儒漸漸狐狸露出尾巴，幹着「攬權納賄」的勾當，開了家珠寶店，專門接受賄賂，馬士英送了他二萬兩銀子，就立刻放了個鳳陽總督，劉念臺（宗周）、黃石齋（道周）因此隱居家鄉，不會到北京去做官，而復社自張溥死後，也一蹶不振，剩着次尾、定生、朝宗、太冲等幾個人，勉強在南京支撐殘局。

次尾、定生、太冲、朝宗等幾個人爲討論重振復社的事，一直談到深夜，仍舊理不出一個頭緒來。次尾嘆氣說：「有人冷笑我們：『天如死了，復社也完了！』難道當真如此嗎？」他摸着稀稀縹緲微白鬍鬚，高顴骨，整黃臉皮的臉上，顯出一種焦躁不安的神氣，突然，睜着眼睛，忿忿地說：「不！不！復社是不會完的！」定生勸着說：「你這位老先生真是一付爆竹性性格，急得這般模樣！復社要完早完在溫體仁、薛國觀手裏，那待今日！我們慢慢兒談，總會得出

一個結果來。橫直今夜朝宗兄和太冲兄兩位都宿在書坊裏，秦老闖已替他們備了鋪，即使談得沒一點結果，」他頓了一頓，細眼睛，留着幾根美鬚鬚的長圓臉上，掠過一陣暗影，聲音略帶點傷感，繼續說：「即使談得沒一點結果，那也不錯！幾個老朋友，能促膝密語，共度春宵，何嘗不是椿人生難得的樂事！看眼前時局，武漢三鎮情況不明，山西戰事失利，誰知我們相聚還有幾時？」朝宗插上來說：「我看這樣吧：幾個人關在房子裏談，談不出一個結果來的，不如由在南京的幾個社友具名，次尾兄領銜，發出請帖，開個金陵大會，讓全體社友來決定辦法！」定生笑笑說：「你想重見崇禎三年『金陵大會』，崇禎五年『虎邱大會』的盛況嗎？不！不！那是不可能的！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情形完全不同！那時流賊不過是秦中草寇，表面上看，世界是太平的，現在大半個中國遭了戰禍，大家流離顛沛，逃難都來不及，那有閒心思趕到南京來赴文會？況且，萬一阮鬍子之流放支冷箭，唆使個御史告我們『策應流寇，密謀起事』，你有一千張嘴巴也辯不清楚！」太冲點頭說：「對！對！阮鬍子陰謀百出，我們甯可謹慎些！」朝宗不高興地說：「你且想出一個謹慎的辦法來！」過了好久

太冲說：「今日局勢，全賴在軍糧旁落在跋扈軍人
手裏，我想我們復社應該轉變個方向，把用在文章經
術上的精力，放到籌餉練軍上面去！」定生哈哈大笑
說：「你讀書試雄心倒不小！不過假如別人告我們
『招兵買馬』，事情就棘手了！」次尾接上來說：「
今日局勢軍事方面果然糟糕，朝政方面更糟！說國家窮
罷，朝廷軍是內宮的糜費，每月要五十萬兩銀子！朝
廷裏的官員，那一個不是玉帶緞袍，穿得花團錦簇？
說不窮罷，左良玉三十萬大軍，只支四萬名餉額，還
積欠着幾個月軍餉發不出！七八省鬧着飢荒，餓死的
人每天不知有多少，一方面是難民飢民多，另一方面又
貪官污吏多，朝政攪得一團糟，靠我們召集幾千社友
開個金陵大會，或者大家改道易轍，拋棄經術文章去
籌餉練軍，有什麼用？」朝宗皺皺眉頭說：「不必
發長篇大論，你且提出一個辦法來！」次尾想了好久
，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到四更天，遠處傳來斷斷續
續的鷄鳴聲，定生笑笑說：「怪不得人家說：『秀才
造反，三年不成！』鷄已啼了，大家睡罷，不要累壞
了身體！」太冲每晚讀書到三四更天，熬慣夜的，不
覺得什麼，次尾、朝宗都已支持不住，分點了幾枝蠟
燭，各自去就寢。第二天，太冲起得最早，梳洗後出

來到店堂裏，蔡老關敲着頂木瓜心淡黃氈頭巾，穿一
件新藍布衫，着一雙土黃色油防靴，春風滿面的樣子
，對太冲笑迷迷說：「恭喜黃相公！倪雲林的『春溪
放舟圖』已找到了！那買主仰羨相公是個大名士，不
敢多要錢，仍以十八兩銀子原價出讓！」說着，取下
畫軸來，給太冲看。太冲對字畫不感興趣，粗粗看了
幾眼，就備了封信，叫胡二送到牧齋家裏去。他摸摸
身邊銀子只够湊足十兩，不好意思地說：「還短少八
兩，下次帶來給你！」又說：「過會兒你對次尾兄、
定生兄講一聲，我回清涼寺去了，等不及向他們告辭
！」蔡老關掩着他不肯放，撒着賴皮笑笑說：「黃相
公！你上書坊來，那一次不是買三部五部書回去！今
天也不能餓過你！」太冲推却不得，在書架上揀了
「春秋辨義」「周禮句解」「國朝文類」「皇明文衡
」「陽明文錄」等五部；蔡老關叫小學徒典兒送去。
胡二到牧齋家未回，就自己管着店堂。次尾、定生、
朝宗醒來後，邀集南京城裏一些重要社友，再繼續談
了一整天，終因題忌太多，仍想不出一個妥當辦法。
沒奈何，只得把事情擱下來，暫取觀望態度，靜待局
勢的好轉。

這樣，過了幾個月，局勢不但沒絲毫好轉，反越

來越惡劣，北方和湖廣方面傳來是一連串戰敗的消息。到八月底，「左兵東下」事件，更鬧得南京城裏人心惶惶；原來駐紮在九江的左良玉三十萬大軍，因朝廷積欠軍餉不發，又不肯以江南漕米接濟軍糧，發兵東下，揚言要來南京就食。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制止不住，急得團團轉，托楊龍友向朝宗說項，要朝宗冒他父親侯恂名義，去信勸阻；朝宗覺得左軍不西進恢復武漢三鎮，倒來後方就食，不成個體統，就答應寫那封信。信經次尾、定生等幾個人再三斟酌，請龍友送交熊兵部過目，差柳敬亭專程送去。那知到九月底十月初，「左兵東下」的事又鬧得風聲鶴唳，甚至傳說左軍全部撤離九江，前鋒已過蕪湖，適巧那時馬士英也在南京，他比別人慌張得更厲害，在石巢園秘密跟大鍼等商量應付的辦法，大鍼說：「左良玉缺少糧食是假的，想到南京來搶地盤倒是真的！老公祖還不清楚，他好久以前已作這個打算，三月間黃澍到南京，就為這件事來跟周鑣、吳應箕、侯方域等接洽，一個月前我聽人說，那姓侯的差說書的柳麻子送書信到武昌去，也與這件事有關！」龍友在傍聽見這話發起急來，說：「圓老！你不要瞎冤枉人！朝宗差柳麻子去下書，是借他父親名義，勸左良玉不要率領大軍東

來，這封信兵部熊明遇老先生叫他寫的，我也親眼看到，而且熊兵部也過過目，稱贊那封信寫得好！」大鍼冷笑說：「你懂得什麼！他們做的鬼把戲，只能欺騙你這老實人，却瞞不過我！你不過被他們白利用罷了！」龍友生氣說：「寫那封信是兵部熊老先生出的主意，他千托萬托要我跑次關腿，勸侯朝宗冒用他父親的名義寫一封信，阻止左兵東來，後來又由我親手交給熊兵部過目，他極口稱贊，說寫得好，我讀了七八遍，也覺得沒一個字可修改！怎麼我會被他白利用！這話話虧你說得出！」大鍼濃黑眉毛一揚，眼睛骨溜溜一轉，摸摸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心機極深地問：「柳麻子走的時候，你半途派人把他仔細搜過沒有？」龍友不高興地回答：「他並不犯法，我搜他幹什麼？」大鍼哈哈笑着說：「你怎知柳麻子身上沒有密書？或者夾在衣服裏，或者夾在靴襠裏。一封書是明的，一封書是暗的，明的一封外面裝裝幌子，暗的一封談的才是實情，勾結左良玉，我是指那封密書，不是指你讀了七八遍的那封！」龍友譏笑說：「我真佩服你神通廣大，那封密書一定落在你手裏了！」大鍼見龍友當着士英的面譏笑他，很高興，又不敢發作，紅紅臉說：「他們沒像你這般老實，鬼把戲

多得很，密書怎會落到我手裏來！」龍友聽了，發出陣不懷好意的笑聲。士英看得過不去，板起臉孔說：

「妹丈！個老年齡比我們大，見識比我們多，那一個不稱贊他是多才多藝，文武全材！誠意伯，忻誠伯背後着實誇他，你老是跟他抬槓幹什麼？」龍友素來怕

他妻舅的，受了頓責備，不敢再出聲。大鍼眉花眼笑說：「老公祖對我太誇獎了！我不過著了『燕子箋』

「春燈謎」等幾部傳奇，讀熟了『孫吳兵法』，懂得『虛虛實實，實實虛虛』的應用，那裏談得上文武全材！況且 齡到了六十左右，早是個老朽了！不比龍

友兄，一代的名畫家，又是個大名士，更有你老公祖一座靠山在，官運亨通，可以預卜！」士英問濟說：

「圓老！你剛才說侯方域勾結左良玉，在南京城裏做內應，可有什麼證據？」大鍼回答：「要找證據，遍地都是！左良玉本是侯恂的親隨，靠侯恂的恩典，從

走卒提拔到封寧南侯，侯恂既有書信勸阻他東下，照理是不敢不依，如今仍然形勢洶洶，揚言要到南京來就食，可見勸阻是假的，唆使他東下是真的！次之，

萬一左兵到了南京，復社的一羣小子們可以胡天胡帝，無所不爲！有偌大好處在，他們怎會不做內應？」士英搖頭說：「這些話是隔靴搔癢，算不得真憑實

據！」大鍼說：「世上的真憑實據，我敢說十件有九

件是偽造的！真憑實據有什麼用處？有辦法的話，根本無需真憑實據，沒辦法的話，真憑實據多得數不清

，也奈何他不得！老公祖還不知道復社小子的可惡，所以抱着菩薩心腸。其實，他們得寸進尺，猖獗得使人不敢相信！他們在南京公開說老公祖是個『土匪

頭子』，是個貪污大王，說做過張獻忠偽兵部尚書的周文江，用幾萬兩銀子賄賂老公祖，老公祖保薦他做了參將，又說已革職的錦衣衛劉僑，投過流寇，送三

千兩赤金，十二名女樂給老公祖，老公祖保薦他做了錦衣大堂！」士英的鬚紫色臉皮變了色，鼻髯下傲然

地噘起着的兩片嘴唇微微發顫，眼光帶幾分兇悍，摸摸花白髯鬚問：「侯方域難道也敢這般講？」大鍼淡

然說：「他怎麼不敢？有人問他：鳳陽總督擁有重兵，你難道不怕他來找你算賬？他說：這些話是湖廣巡按御史奉旨監寧南侯軍的黃澗老先生講出來的，他有本領去到寧南侯軍營裏找黃澗算賬！」大鍼又說：「

下午清議堂要開會，討論防止左兵東下的事，我和龍友兄雖然罷職閒居，也接到邀請的帖子，老公祖如肯撐腰，我一定把侯方域勾結左良玉，在南京城裏做內應的事提出來！」士英想了一想，說：「圓老！你要

想得十穩九當，如弄巧成拙，反而不妙！」大鏡得意地說：「我早已想妥當了！高弘圖、張慎言、姜曰廣等幾個老頭兒素來跟東林一鼻孔出氣的，漕運史可法是候門生，他們都會幫侯方城辯白，但我們有的是真貨，實據，怕他什麼！」士英奇怪着問：「真憑實據在那裏？」大鏡看了龍友一眼，跟士英咬耳朵說了許多話，士英拍手大笑說：「怪不得人家說你是個足智多謀的老刁！虧你想得出這樣毒辣的好計策！好！你儘管在清議堂提出來，我和誠意伯、忻城伯一定幫你說話；另一方面，來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措置，把那小子逮捕，解到鳳陽去！」大鏡又說：「老公祖既打定了主意，一刻兒都慢不得！侯方城住在舊院棚香樓，趕快去抓了他，慢一步要防走漏風聲！」士英應着說：「當然！當然！」

朝宗這時確在朝香樓。他剛從蔡益所書坊回來，下午清議堂開會，討論阻止左兵東下的事，朝宗跟次尾、定生、太冲擬了個意見書，請周主事仲敷在清議堂開會時提出，內容大致說：甯南侯如能西進恢復武漢三鎮，則北上可取襄陽，痛擊李逆自成，正是剿滅流寇最有利的時機，江州、蕪湖糧食不足軍用，迅速以江南漕糧接濟，才是正經，阻止他東下，僅是末策

。朝宗想起自柳敬亭走後，已一個多月，何以不見一點效果？又沒一個回音？他疑心敬亭半途被散兵殺了，又疑心左良玉看出那封信是假的，所以置之不理，心裏悶悶不樂，回朝香樓來。香君見他進房後面有愁容，問着說：「相公！甯南侯的部隊會到南京來嗎？」朝宗忿忿地回答：「這是奸人造謠，故意小題大做，一會兒說他搶劫長江鹽船，一會兒道他要搶南京城，我就不相信這些話！奇怪的是，柳敬亭去下書，一個多月沒個回音，不知是什麼道理！」香君安慰說：「誰不誇柳麻子一張嘴會說話，我想是不會出什麼岔子的！」香君又嘆口氣說：「剛才玉京姊姊來，說安姊姊受了場羞辱，在哭哭鬧鬧，我正想去走一遭！」朝宗問什麼事？香君回答：「早晨安姊姊家來了個客，是個腫眼泡，又高又胖的漢子，文不像文武不像武，安姊姊見他模樣兒討厭，又一股蠻勁兒，推說有病不睬他；不料那漢子不講一點理，把客廳打個稀爛。徐媽媽去報了教坊司，教坊司聽人說那漢子是建安王府裏的拳教師，就裝癡裝呆，反把徐媽媽罵了一頓。徐媽媽回家後找安姊姊出氣，安姊姊喊着要尋短見，在哭哭鬧鬧！」朝宗平日很佩服安娘的詩才，同情她的身世，叫香君趕快到聚茵樓走一趟，勸勸安娘。

香君走後，朝宗更感無聊，覺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就掀起繡花茄紫色門簾，在走廊上憑着朱紅欄干閒望消遣。天空一片鉛灰色，風兒吹來有點清秋的寒意，天井裏的兩株梧桐，早飄盡了落葉，朝宗嘆了口氣，整個心兒沉入一片鄉愁裏。朝宗正在悶得緊，幸

而蘇老頭兒來教香君詞曲，見香君不在，陪朝宗下了幾盤象棋，謔些閒天消遣，並問着說：「侯相公！你有沒有書信要寄到京師去？」朝宗說：「怎麼會沒有，我想寄封信給倪元璐老先生，訪問訪問家父下落，不知誰去京師？」蘇老頭兒遲疑了「會兒，回答：

是我們同鄉人臧亦嘉，他新教了一部梨園，阮鬍子托他送京師成國府裏！」朝宗冷笑一聲，輕蔑地說：「原來是那個沒出息的紅鼻子，我沒臉皮托他寄信！」

蘇老頭兒不好意思地說：「我也勸過他幾次，偌大一座南京城，那裏不可找口飯吃，何必鑽在「褲子襠」裏！他也有這個意思，說這次北上後，不想再回南邊來！」兩個人又談了片刻，香君回來了，朝宗聽見貞

娘的聲音：「蘇師父等待你好久了，一去就外面玩半天！」香君進房後向蘇老頭兒問了好，揚揚手裏的一柄宮扇，對朝宗笑嘻嘻說：「妥姊姊送了我一把詩扇，上面有方密之相公題的詩！」朝宗接過來一看，見

果然是社友方密之的筆蹟，他高聲朗吟着：

「猶憶秦淮賽竹枝，青樓沈水易相思；眼看到處生離別，何苦多彈子夜詞？」

香君問：「這首詩寫的可好？」朝宗點頭說：「詩是好詩，可惜傷感些！」朝宗問起妥娘情形，香君回答：「我和玉京姊姊等幾個人湊了些銀子幫貼徐媽媽，她才不跟妥姊姊吵鬧。妥姊姊也被我們勸過來了，現在在玉京姊姊家玩？」蘇老頭兒問起教坊司對這事作什麼處置？香君憤憤地說：「教坊司裝癡裝呆，且可，反把徐媽媽叫去責罵了一頓！」

到晚上，朝宗打算睡的時候，樓下響着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楊龍友忽忽忙忙的跑上樓來，氣喘喘說：「世兄！我特地跑來告訴你一個消息！」朝宗問什麼事？龍友把阮大鍼在清議堂告發朝宗勾結左良玉，引左兵東下，並在南京城裏替他做內應的事，詳細講了一遍，並說：「周主事等雖替你辯白，但合舅馬瑞草幫圓海說話，狠狠咬了你一口，說在鳳陽捉到個奸細，已供出你跟左良玉勾結，有真憑實據，要解你到鳳陽去對質！幸而史漕撫大發憐憫，把圓海實罵了一

幫圓海說話，狠狠咬了你一口，說在鳳陽捉到個奸細，已供出你跟左良玉勾結，有真憑實據，要解你到鳳陽去對質！幸而史漕撫大發憐憫，把圓海實罵了一

頓，瓊草才把你的事擺下來，不敢再提！」朝宗和香君聽了都大吃一驚，朝宗罵着說：「這鬍子！我跟他沒一點冤仇，偏要來陷害我！」龍友又說：「本來他們早準備對你不客氣，見史漕撫發了頓懊惱，才不敢下手。不過史漕撫明天下午要回淮安任上去，他走後事情就有點不穩當！世兄！我看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你甯可小心些，趕早離開！」朝宗雙手一攤說：「家鄉早淪陷了，叫我到那裏去？」香君勸着說：「相公！你不要辜負了楊老爺一番好意！早點走爲妙，免得吃閻羅兒子的虧！」正說着，定生也來了，他也勸朝宗走，說：「史道鄰老先生明天下午動身到淮安去，你跟他同走罷。他今晚住在市隱園，我陪你一同去見見！」朝宗說：「史老先生是我家父門生，諒來不會拒絕，不過我被阮鬍子攆走，有些不甘心！」香君說：「相公記在心裏就是了，有什麼甘心不甘心！他能攆走你，你當然也有攆走他的一天！」朝宗從市隱園回來，已近三更天氣，史漕撫周主事都勸他走，就連夜收拾行李，準備明天動身。當夜，香君在房裏設宴替他餞別。第二天晨，香君很早就起身了，朝宗見她穿了件繡花寶藍緞裙，玫瑰紅緞裙，打扮得像個新娘模樣，嫵媚明澈的眼睛，嬌嫩紅潤的臉龐，淺淺的

笑渦，……也覺得比前更顯得小巧，嬌美，不禁有點捨不得離開南京，心想：「別時容易見時難，這次離開後，不知幾時才能重返秦淮河邊？即使有重返的一日，恐怕香君也早已嫁人了！」他內心感到一陣悽愴，嘆了口氣說：「香君！我們這次分別，以後能否重見，很難預料！不過，無論遠在天涯海角，我心底裏是永遠記着你的！」香君回答說：「我也一樣！你一年不能回來，等你一年！十年不能回來，等你十年！朝宗苦笑說：「我感謝你這份好意，但事實上恐怕不過是片癡心罷了！世界上有許多事容不得我們作主，你媽媽決不會答應你！」香君堅決地說：「媽媽早答應我的！她如改口，強逼我接客、嫁人，我會一繩蘸繩自己勒死去！」她釘視了朝宗一眼，冷笑着說：「倒是相公自己，恐怕未必靠得住！有了新的，大概不會記得舊的。」說到這裏，眼淚抑制不住地流下來。朝宗拿手帕替她揩去了眼淚，安慰說：「香君！我不是那種沒情義的人！」香君正想回答，忽然樓梯「叮零蓬龍」一陣響，有嘈雜的談話聲，夾着娉娘的笑聲，香君自語着說：「大概娉姊姊她們來了！」趕忙在有淚痕的臉上，重新擦了脂粉。娉娘一進房門，就大聲說：「侯相公！我們替你恭喜來了！聽說你放了

大官兒，跟史可法大老爺一路走！」又笑笑對香君說：「官奶奶！我們也替你恭喜！」香君白了她一眼，低着頭，玉京插上來說：「你們看！」香扇墜」哭得眼睛都腫了，捨不得侯相公走！」安娘罵着說：「做大姊姊的要懂點禮數！香君現在是官奶奶了，你還叫「香扇墜」！」香君要打她嘴巴，安娘躲開了。這時，貞娘在樓梯下喊：「香君！酒席已妥當了！蘇師父也來了！你請侯相公、下姨娘、鄭姨娘下樓來吧！」朝宗才知貞娘備了酒席替他餞行，送了玉京、安娘、蘇老頭兒等幾位做陪客。酒喫到半途，史漕撫船上差人來催，說船靠在桃葉渡，未時一刻開，趕早把行李搬去。貞娘就差保兒雇條小船，停在舊院河埠邊，先把行李搬下小船，派人在那兒守着。朝宗因肚裏有心事，喝了不少幾杯酒就醉了，由貞娘、香君、蘇老頭兒三個，陪着下了小船，往桃葉渡搖去。次尾，定生、太沖和秦益所老關等也雇了艘遊船，停在桃葉渡口，擺了台酒席，等着替朝宗餞別。朝宗推却不得，由蘇

老頭兒扶着過船去，又乾了幾杯，感慨系之的談了些惜別的話兒。朝宗想回香君船上去，不料岸上到了十多乘大轎，史漕撫自己和替史漕撫送行的留都大員都到了。朝宗不得已，跟次尾他們上去，胡亂敷衍一頓，一同走進史漕撫的大船裏。船很快就開了，朝宗在船頭呆望着香君、貞娘她們，他招招手，要她們把船兒搖過來；她們不懂這意思，急得沒辦法，正想大聲喊，史漕撫又差小廝來請他進艙去有話說。等朝宗有時間在艙口眺望的時候，船早遠離了桃葉渡，香君她們連影兒都瞧不見了，只見河面照着中午的太陽，泛濺着一片絢爛的銀光，從兩岸精緻華美的河房裏，傳來一片嘻笑聲，唱曲聲，和吹洞簫、彈琵琶、打十番鼓的清客們的渾鬧聲。朝宗在心裏說：「別了！別了！你這六朝金粉地的秦淮河！」他想起這使人留戀的秦淮河畔，一別不易再見，想起幾年來逃難生活的辛酸，又想起自己前途的渺茫和不可測，不禁掉下淚來。

第十二回 偏安江南福王監國

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一日，那一天南京城裏鬧得什

麼似的，不論大街小巷，全擠滿了人，喊爹的喊爹，

喊娘的喊娘，口口聲聲嚷着：「快去新皇帝！快去新皇帝！」從三山門進石頭城，沿三山街，大通街，到西華門這一段最熱鬧。據說新皇帝準備從三山門進城，過三山街，大通街，由西華門入皇城。所以住在城北城東的居民，潮水般的往三山街、大通街擁過來，深恐遲了一步，會錯過這千載一時的機會。明朝的國都本來設在南京，燕王篡了他姪子建文帝的位，遷都北京，南京才改爲「留都」，同樣置着六部九卿、各等官衙，皇帝老子却幾百年來一直住在北方。現在北京城被李自成攻陷，崇禎帝於三月十九日在煤山自縊，十幾省兵荒馬亂，只剩下江南一片乾淨土，形勢轉移，南京又做了大明朝的國都。這對於南京人，無疑是個好消息。置着房地產的，京師寸金地，以後可以仰天討價，大敲竹槓，沒房地產的，近水樓台先撈月，升官發財比別地方容易些，所以留都要迎立新皇帝，在南京人聽來是够興奮的。蔡益所的書坊開在三山街的熱鬧地段，生意買賣在南京書業中算得第一，自造的店屋，店後又有幾進住宅，在南京城裏房地產一片漲價聲中，他的歡喜可想而知；可是他並不歡喜，一清早就指桑罵槐把披了一隻脚的夥計胡二埋怨了一頓，小學徒典兒更倒霉，早晨甲長來通知每一

家店舖在門口擺一付香案，點一對蠟燭迎新皇帝，典兒自告奮勇說：「娘舅！給我十文銅錢！我去買香燭！」被蔡老闆揪住辮角兒，沒頭沒腦打了兩個耳括子。京師的失陷會有這般迅速，誰也沒有想到的，二月間太原失守的時候，整個局勢還很穩定。大同、宣府各駐紮着十萬兵，居庸關、陽和堡各駐紮着二十萬兵，京師有吳襄的精兵把守，崇禎帝又急召山海關外的吳三桂，山東的劉澤清，帶兵入京師拱衛。那知吳三桂按兵不動，劉澤清反把部隊向南移，霸佔了淮揚一帶，而所謂「十萬」「二十萬」的大軍，比泥塑木頭雕的還沒用，結果李自成於三月初七陷大同，初八陷宣府，初九陷陽和堡，十二陷昌平州，十五陷居庸關，十八兵臨京師城下，第二天就攻破了北京城；合計起來，從大同打到北京，只化了十二天工夫。戰事形勢的迅速變化，使蔡老闆在北方幾家大書舖的放款，全喫了倒賬，這是他鬱鬱不樂的主要原因。還有一點使他不高興的，這次擁立的新皇帝福王由崧，是個不成器的東西，像他父親一樣，既好酒色，又貪得無厭，擁立他的又是馬士英、阮大鍼、高傑、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等一輩人，稍有見識的，都不禁對這件事倒抽了一口冷氣。由崧的父親老福王於三年前河

南府城破時遇害，體重三百多斤的胖子，被李自成的部下活活割死，用來和鹿肉一起蒸，做了「福祿酒」；王府裏的幾百嬌妾美婢千萬珠寶金銀，被充了公不算，地界跨河南、山東兩省的二百多萬畝田地，也被分得乾乾淨淨。由崧隻身逃出，幾年來受盡了困苦，夢裏也沒有想到，現在却輪到他來做監國。蔡老闖對迎立新皇帝既不感興趣，今天索性打了烊不做生意，放條板凳在門口，坐着瞧閒。街上由操江都督府的兵丁佈防，穿得花團錦簇的錦衣衛，忙忙碌碌地來往着，還可看到騎在馬上的神氣活現的太監。蔡老闖見愛踉蹌熱鬧的南京人，把一條三山街擠得密密挨挨的，連足都插不下了，有的搶天呼地的喊着：「快去看看新皇帝！快去看看新皇帝！」他聽得又好氣又好笑，正想端進長凳，闖上店門，迎面却來了兩個老頭兒：一個中矮身材、瘦黃臉、留幾縷灰白短髻；一個糟紅鼻子、留一蓬白鬍鬚。他認出那中矮身材的是侯朝宗同鄉在舊院教詞曲的蘇崑生老頭兒。蘇老頭兒不待他開口，問着說：「蔡老闖！吳相公和陳相公兩位還住在你書坊裏嗎？」蔡老闖把他們迎進店堂裏，叫典兒泡出兩碗茶來，一壁回答說：「吳相公和陳相公仍住在我的書坊裏。蘇老爸！你多久沒有到書坊來玩玩！去年十

月桃葉渡口送侯相公上船時碰了次面，半年多沒見到你，難道侯相公走了，你就認不得我了！」又轉身問糟紅鼻子、留一蓬白鬍鬚的老頭兒：「成老爸！一晌鹽生意可好？」成老頭兒生氣地說：「烏龜王八養的才再做鹽生意！」蔡老闖喫了一驚，蘇老頭兒解釋說：「成老爸上月有兩船鹽在淮安過境，被劉澤清的部分搶得乾乾淨淨，所以他賭咒不再做鹽生意！」成老頭兒接口說：「搶了我的鹽倒也罷了，偏派我個「偷販私鹽」的罪名，我拿出官鹽牌照給驗看，他們却把它一籠腦兒丟在江水裏！我不服氣，到淮揚巡撫衙門告了一狀，狀紙遞進去，像石沉大海一樣，長久沒個消息。後來傍人提醒我：「成老爸！你老昏了！現在淮揚一路的鹽生意，只許劉澤清和淮揚巡撫田仰兩個獨做，誰叫你飯店門口擺粥攤，裝兩船鹽去討晦氣！告一百念個狀，田仰也不會睬你！」成老頭兒捂着嘆了口氣，摸摸白鬍鬚說：「我活了一大把年紀，沒過過這種昏天黑地的日子！」蔡老闖笑笑說：「你傷心什麼！皇帝老子都一根麻繩自己吊死了，誰過得了好日子！」成老頭兒白了他一眼，說：「這年頭發財的發財，發呆的發呆！南京城裏一片毛坑地基都當金山銀山賣，你老有這一引店，又有幾進住宅，以後算

得個大財主了！」蔡老闖「呸」了一聲，兩手一攤回答：「各人有各人的苦處，我在北方墾了十多筆倒賬，到那裏去叫冤！」胡二進來傳話：「老爸！甲長通知趕快擺出香案，新皇帝的仗儀隊已到了三山門外！」蔡老闖囁咕着說：「這些小事也來煩我！我沒捉住你的腿，不許你擺出香案去！」成老頭兒見蔡老闖火氣暴躁，心情不好，就起身告辭，說：「蔡老闖！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專誠有件事來拜託你：新皇帝登了基，少不得來一次「恩科取士」，我有個表姪，是

二則想在吳相公、陳相公跟前問聲候相公的消息，就一同跟了來！」蔡老闖假作生氣說：「蘇老爸！我說句不客氣的話，你老人家太瞧不起人了！候相公走後，沒見你來書坊玩過一次！」蘇老頭兒紅紅臉說：「那裏！那裏！我天天在媚香樓教香君學「牡丹亭」，抽不得身！」正說着，外面一片鼓樂聲，由遠而近，典兒在門口大叫：「娘舅！你快來看新皇帝！」蔡老闖也不睬，陪蘇老頭兒到裏面書廳，去見定生、次尾。

個飽學秀才，想請貴池吳應箕相公、宜興陳貞慧相公兩位先輩提攜提攜，幾時拿個門生帖子來拜見，望你老幫着兩位面前吹噓吹噓！」蔡老闖正經着臉說：「成老爸！我說句笑話：兒子不能託人代生，考舉人總得自己吐裏有貨色！不如先買一部吳相公、陳相公兩位批點的「歷科墨程」回去，請令表姪自己揣摩揣摩，才不會臨場着慌！」成老頭兒問還有沒有別的書？蔡老闖又介紹了幾部「制藝時文」「開場必讀」之類，那老鹽商掏出一包碎銀子，算清書賬，先走了。他走後，蔡老闖對蘇老頭兒擠眉弄眼說：「十個鹽商九個臭！我真懶得跟他們來往！」蘇老頭兒回答說：「我也是半路碰見，被他硬拖來的，一則不好推却，

這時定生和次尾正在店堂後面的客廳裏納悶。那客廳跟去年一樣，沒有一絲兒改變。中堂掛着幅錢牧齋寫的劉禹錫「西塞山懷古」，左首掛着幅關平千的山水，右首掛着幅宋人筆蹟的石蘭，客廳當中擺着兩張梨木八仙桌，兩邊各放着四把大椅，兩隻茶几，椅上鋪着猩紅洋毯椅搭，左首上面一隻茶几上放着兩盞廣茶。坐在旁邊的次尾，乾了一口茶，皺皺眉怒聲說：「怎麼太沖還不來？我不懂他老是跌在清涼寺裏幹什麼！」站在客廳外簷下的定生笑笑說：「你這老先牛總是這付改不掉的性格，整天焦焦躁躁的！太沖說話從來不失信，他答應今天早晨來一定會來！不過今天路不容易走，福王要從三山門進城，沿路有操江都

督府的營兵佈着崗位，也許他被那批兵老爺攔住，進不得城也難說！」長圓臉，細眼睛，留着幾根美麗長鬚的這位宜興少保公府的四公子，雖然年已四十出零，還保持幾分少年人的天真，喜歡說些輕鬆話，他指着天井裏一株靜寂的夾竹桃，回頭對次尾說：「你看！雀兒都飛得一隻不剩了！大概也忙着去迎接新皇帝，可討個雀兒做！只有我們兩個倒窮的，却關在院子裏喝冷茶！」次尾不回答，仍是一臉怒容。定生踱進廳裏，走到他面前，嘻皮笑臉說：「我們復社的老學長！我來考你一考：曹孟德有兩句詩『月明星稀，烏雀南飛』，烏雀爲什麼要南飛？你且說出個道理！」吳老秀才高顴骨，蓋黃臉皮的臉上，冷冰冰沒有一絲笑容，他仍不回答，摸摸稀稀幾縷微白鬚鬚，白了定生一眼。定生毫不在意地嘲笑說：「你看！鼎鼎大名的費池吳次老，碰到我這位主考官，只好繳白卷上來！」次尾耐不得，矮小瘦削的身子從椅子裏跳出來，忿忿地說：「人家一肚子是火！你偏瞎纏三官經的來纏個不休！福王監國後，馬士英、阮鬮子算得擁立的元勳，他們有大官做、大福享！你如果是楊龍友，也可靠裙帶關係去撈個官做！既不是，鑽縫開心幹什麼？」定生受委屈似的說：「誰來跟你瞎纏三官經，

我說正經話。烏者烏鴉也，烏鴉生前是貪官轉世，只知括民脂民膏，所以開口就「括！括！括！」，雀者麻雀也，麻雀生前是稅吏轉世，只知逢關設卡，所以開口就「查！查！查！」。現在國都改設南京，烏鴉麻雀都往南邊飛，以後「括括括」「查查查」，大可熱鬧一番！」次尾聽得笑了起來，嗔怪着說：「什麼「括括括」「查查查」這是不祥之聲，亡國之音！鳳不來朝，河不出圖，先來聽你一番「括括括」「查查查」，這不是個好兆頭！我看南都的偏安局面不會長久！」說着，連連搖頭。定生不防自己偶然開個頑笑，吳老秀才却認了真，趕忙岔開話題說：「次尾兄！我們且來談談正經！福王明後天就將監國，這次擁立福王，背後的牽線人是阮鬮子，主持的是馬士英和誠意伯劉孔昭，萬一馬、阮、劉把持了朝政，我看天下的正人君子真會被一網打盡！」次尾氣忿忿說：「我不怪別人，只怪史可法老先生太軟弱些，做事太少魄力！留都的一批德高望重的大臣像高弘圖老先生、姜曰廣老先生、張慎言老先生、周仲敷老先生都主張立潯王常滂，福王雖是神宗皇帝的孫子，潯王是神宗皇帝的姪兒，也不算疏遠。論親該立福王，論賢該立潯王，在國運如危卵的時候，立親寧可立賢！史老

先生是留都的兵部尙書，大家惟他老先生的馬首是瞻，他既贊成立潞王，爲什麼不當機立斷，乾乾脆脆擁護王監國。遲遲疑疑，却被阮嗣子他們搶了先，借了「立親則一，立賢則亂」的美名，擅自擁立福王，送到南京來！現在木已成舟，害得大家死路一條！我不懂史老先生爲什麼做事這樣軟弱，少魄力！」定生細着眼睛笑說：「這叫做『君子可欺以其方』，史老先生畢竟是個書生，上了馬士英狗賊的當！馬士英糾集四鎮兵馬，以武力爲後盾，主張立福王，要求史老先生一同具名，史老先生寫回信給他，說到福王的七不可立：貪、淫、酗酒、不孝、虛下、不讀書、干預有司，請馬士英來京共議。爲了等待馬士英，却錯過了擁立潞王的黃金機會，你想該死不該死！有人說：『百無一用是書生』，這話一點不錯！有書生之見的書獃子，一輩子逃不出別人的圈套，只配做個『馬上得天下』的武夫們門下小幫閒！」說到這裏，定生嘆了口氣，望着天井裏的一叢碧綠的芭蕉出了一會兒神，接着說：「次尾兄！我看南京不久會變成鳥雀們的世界，『括括括』『查查查』，着實有番熱鬧！」道不行則棄梓浮於海，我很有歸農的意思。我記起家鄉有片芭蕉園，在這『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五月

季節，在芭蕉園裏跟幾個知己朋友飲酒作樂，比在南京城裏做倒籌寓公好得多！」次尾板起面孔說：「這話該讓錢牧齋講，不該你講！復社標榜『重氣節，嚴操守，明是非，輕生死』，怎麼個解釋？」定生紅臉說：「你這位老先生倒像尊青面判官，絲毫不留情面！我並沒有說一定要離開南京，不過偶然浮起了歸農的念頭，就來挖苦我一番！」次尾見定生臉孔變色，倒懊悔自己說話的率直，乾了口冷茶，溫和地解釋：「一念之差，可使一身收名裂，一念之差，可以誤盡天下蒼生，我們以天下爲己任的人，對每一個偶然浮起的念頭都不可不再三審慎！」次尾還想說下去，屋外響起一片自遠而近的鼓樂聲，觸動了心事，才不再說什麼，嘆了口氣。隱隱約約聽得典兒在外面喊：「娘舅！快來看新皇帝！」定生皺了皺眉頭「啞」的在地上吐了口痰。不久，廳外有脚步声，定生以爲是太沖來了，趕忙迎出去，却是蔡老圃和蘇老頭兒兩個。蘇老頭兒見定生戴一頂淡藍萬字頭巾，穿一件淡藍絹直裰，風度翩翩地站在客廳門口，就上前作了揖說：「陳相公！一個多月沒見你，怎麼不來相樓樓坐坐！」定生回了個禮，笑着問：「貞娘，香君她們好嗎？」蘇老頭兒回答：「都好！」又向戴着玄色方巾

，穿着玄色直裰，默默地坐在廳上的吳老秀才作了個揖說：「吳相公！半年不見，倒越發比前鮮健！」次尾也回了個禮，摸摸稀稀幾幾微白髻鬚說：「那裏！那裏！你年紀比我大幾歲，却鮮健得多！我常發頭痛病，身體一天比一天壞！」蔡老圃替蘇老頭兒斟了一盞熱茶，取笑說：「蘇老爸！我要跟你算舊賬了：去年三月裏，你到書坊裏來，那時我識不得你，問可要買「牡丹亭」？你說：「牡丹亭」我可以一個字一個字背給你聽，板眼兒都不會錯一分一釐！丈夫一言，快馬一鞭，既說可以把「牡丹亭」一個字一個字背給我聽，今天要唱完全部「牡丹亭」才能讓你走！」蘇老頭兒不慌不忙回答：「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怎能相提並論？」蔡老圃撒着賴皮說：「怎麼不能？」蘇老頭兒說：「去年米賣七錢銀子一石，今年一兩五錢買不到一石！去年大家還滿相信流寇可以勦平，今年流寇陷了京師，逼得皇帝老子都一根麻繩自己吊死！去年我原想一個字一個字背給你聽，今年哭都來不及，還唱什麼「牡丹亭」！」蔡老圃原以為蘇老頭兒是個老實人，不防他口鋒這等厲害，窘得一時回答不出；定生看了蔡老圃一眼，笑着說：「想不化一文錢騙蘇老頭兒唱一部「牡丹亭」，真會括皮！怪不得錢牧齋罵你是個黑心漢子！」蔡老圃紅紅臉更不好意思，聽典兒在外面喊：「娘舅！娘舅！」就乘機溜出去了。蘇老頭兒見蔡老圃走了，問定生說：「陳相公！史可法老爺陞了留都兵部尙書，怎麼侯相公不跟着到南京來？」定生笑笑說：「你慣愛做紅娘，幫着「香扇墜」東問訊，西問訊，探聽朝宗消息，我偏不告訴你！」蘇老頭兒扮個鬼臉回答：「不告訴也罷，恐怕貞娘不會饒過你！」次尾插上來說：「難得香君還記念着朝宗，君子不忘舊，香君可算得女君子了！蘇老爸，你回去告訴她：史老先生雖陞了兵部，漕撫一職朝裏沒有派人，前方軍米全靠漕糧供給，現在北方局勢混沌，漕運更加緊急，所以史老先生特意留朝宗兄在那兒主持，要等朝裏放了新漕撫，辦妥移交，才能回來。」蘇老頭兒作個揖說：「謝謝吳相公！」又說：「陳相公說我慣愛做紅娘，實在冤枉了我，香君雖是個青樓中人，崔鶯鶯那裏比得上她！香君自侯相公走後，不但不肯接客，連以詩書琴棋伴客都不肯，貞娘逼着她，她就整天哭哭鬧鬧。沒奈何，貞娘只得依從她，辭退侍兒，老媽子，節省點開銷，眼前媚香樓比座尼姑庵還冷靜，只有我這老頭兒仍天天走走動，按時教香君學「牡丹亭」！吳相公！你來評個理

：把香君比崔鶯鶯，可是冤枉了她？」次尼點頭贊嘆說：「那裏許把她去比崔鶯鶯，來做我們復社的上賓，都是委屈了她！」定生拍手大笑說：「妙！妙！我們的古板老成的老學長，原來也懂得憐香惜玉！」次尼白了他一眼，罵着說：「我不跟你嚼舌！」又問蘇老頭兒：「外間對迎立福王，可有什麼議論？」蘇老頭兒摸摸灰白短髯，遲疑了一會兒，說：「小百姓只有完糧納稅，闖進衙門打屁股的份兒，那裏敢議論國事！不過大家奇怪着：流寇初起時不過兩三千人，一剿剿了十七年，却變成幾百萬人；照理殺一個少一個，結果，越殺越多，不知是什麼道理？」次尼冷笑說：「這有什麼奇怪，如果殺字可解決一切，秦始皇的子孫一定到現在還做着皇帝！」蘇老頭兒笑笑說：「流寇為什麼越鬧越兇，越殺越多，街坊上有個傳說：李闖原是天然星降世，他降世之前，京師裏有一個道士，曾在天門親眼目見，那道士見包拯奏聞上帝：「下界罪犯萬萬，應在刀兵劫內勾銷。」上帝准了奏，差天然星降世，那一年是萬曆卅三年，李闖就在那年五月生的。」定生搖頭說：「這種胡說八道那裏信得！我記得以前崇禎帝下過一道詔書，說流寇必滅，叫大家不可附逆。證據是闖賊幼年曾作過一首詠蟹詩

，詩云：「一身甲冑肆橫行，滿腹元黃未易評；慣向秋畦私竊穀，偏於夜籬暗偷營。雙螯恰似鋼叉舉，八股渾如寶劍擎；只怕釣鯨人設餌，捉將沸釜送殘生。」詔書裏說，這末一句便是闖賊自身的籤語。現在闖賊還未送進「沸釜」，崇禎主子自己倒先一條麻繩弔死了！所以籤語之類的說頭究竟信不得！」蘇老頭兒反對說：「不！不！天數總是有有的！大至國家的盛衰，小至個人的窮達，都是注定了的！不信嗎？闖賊從大同打到北京，只化了十二天工夫，即使朝廷沒一個兵攔阻，也嫌太快些；何況大同、宣府、昌平州、居庸關，各築着幾十萬大軍，這不是天數是什麼？」定生譏嘲說：「什麼天數！病不是一朝一夕的病，等到深入膏肓，送性命不消一炷香時光！」兩個辯着，談着，次尼聽得不耐煩，又焦躁地喊：「怎麼太沖還不來？這書獃子，我不懂他整天躲在清涼寺裏幹什麼？」正說着，外面一片脚步声，蔡老闖陪着個人進來。

隨蔡老闖一同進來的正是太沖，穿着跟次尼一樣顏色的玄色直裰，戴一頂玄色萬字頭巾，手裏捏着柄摺扇，身材比定生略矮些，一股老成樣子。但他體格結實，今年才三十五歲，未曾留鬚，所以從外貌上看

來，比次尾、定生兩個英俊壯健得多。他進來後滿臉愁容，不說一句話，背靠着梨木八仙桌呆地站着；蘇老頭兒疑心他也許有什麼話要說，有外人在場不方便，就乘機告辭。蔡老關替他斟了盞熱茶，擺在八仙桌上，也跟着出來。太冲待蘇老頭兒和蔡老關兩個走後，突然用袖子掩着臉哭了起來，定生喫了一驚，上去詢問：「什麼事？太冲！」次尾倒在椅子裏，摸摸稀稀幾縷微白鬍鬚，搖頭說：「發賦！發賦！哭有什麼用！」過了好一會兒，太冲揩乾眼淚，悲聲說：「倪元璐老先生和范景文先生兩位果真死了！」定生聽得笑起來說：「倪、范兩位東林前輩在京師殉節的消息，半個月前已傳遍南京，男子漢的眼淚是不隨便流的，哭過一次够了，像婦人家樣的，老是哭豈不差人！」定生拉他在次尾下首的椅子裏坐下，把桌上的盞熱茶端過去放在茶几上，勸着說：「且喝口茶！」

天就失陷，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太冲皺眉頭說：「吳襄的守城部隊根本沒有作戰，闖賊陷高碑店的時候，京裏已經混亂，文武百官忙着把金銀家私裝在大車上準備逃難，吳襄不許他們出城，說：『要死大家死！』自己先就吵了起來。等到京師被圍，一批不肯兵丁私自議論說：『咱們平日領六斗米的餉，支四錢銀子鹽菜錢，常欠着不發，害得咱們喫够了苦！老子們沒有這等優，拚性命來替你們保全榮華富貴！』就一窩蜂散了，吳襄自己被活活捉去，做了俘虜。城破後，文武百官被俘的有八百多人，關在田皇親府裏，由賊將劉宗敏用棍棒打，要他們繳出貪污來的贓銀贖身，規定：內閣十萬兩，都院、京堂、錦衣帥七萬兩，科道、都郎五萬兩三萬兩不等，翰林一萬兩，都曹千兩；勳臣功臣全部財產充公，人掠死。能不受辱，自己殉節的，真是少數的少數！」次尾忿忿地說：「滿朝朱紫貴，原來是批喫莖的！連『丈夫可殺不可辱』這點起碼道理都不懂！」定生嘆了口氣，呆呆地望着天井裏的一叢芭蕉，不說什麼。太冲又接着說：「倪老先生在京師未陷之前已經自縊，他說：『身為大臣，不能保國，死有餘辜！』一門伴着殉節的共有十三個人，左老先生的令弟說這件事他是親眼目睹。

「次尾的薑黃臉上，露出一股不勝神往的樣子，讚嘆說：『這真所爲「君子無死憂」，倪老先生不愧爲東林的前輩！』又問太沖：『工部范老先生呢？』太沖回答：『投井死的！』三個人一聲不響，靜默了好一會兒。次尾又問：『有皇太子的消息嗎？有的說，被李闖俘去，有的說，已遭殺害，有沒有更確實可靠的消息？』太沖回答：『據說城破時，皇太子躲在他外公老國丈嘉定伯周奎家裏，後來周老國丈和周鑑、周鉉兩位國舅，被劉賊宗敏擄去活活掠死，並抄沒家產，得現銀五十三萬兩，緞匹珠寶無數，太子是死是活，沒一個確實的消息。』次尾喫了一驚，說：『怎麼？周奎家原來藏着五十三萬兩現銀？去年崇禎帝請勳臣戚臣助餉，遣司禮太監徐本正到周奎家去，請他首先提倡，周奎大嘆苦經，稱家裏沒現銀子，徐太監發了懊惱，說：『你當今國丈，尙且這樣吝嗇，豈還肯出銀子助餉。將來國家完了，看你偌大財產不一淘完！』周國丈沒奈何，才認捐了二千兩，原來家裏却藏着五十三萬兩現銀，現在被劉宗敏掠死了，他怎麼不把銀子帶進棺材裏去！』太沖聽了大不高興，覺得次尾說話太尖刻些，心想：『人已經死了，又死得這般慘，這等苛責他幹什麼！』他替周奎抱不平說：

「周國丈不是科場出身，又上了年紀，老年人頭腦不清也難怪！倒是那批科場出身，讀飽聖賢書的，也這般行徑，才氣人！左憲第老先生的令弟說：內閣大學士陳演被劉賊宗敏擄去，向他索貪污得來的贖銀，陳演親自用皮和裝四萬七千兩現銀送去，劉逆見他慷慨，不會敲掠他。後來他家裏的僕人告密，說地下尙藏着黃金珠寶，劉賊派人去發掘，果然掘出黃金三百六十兩，珍珠寶石等多得可以用斗量，劉賊怪他不老實，斬了他的頭。還有個翰林院少詹事榮東閣大學士的魏藻德，被劉賊擄去，一天到晚哀聲求：『情願投！情願投！只要肯放我，情願投！』劉賊敲問他：『你做了內閣的首輔，國家糟到這般地步，還有什麼話替自己辯解？』藻德供着說：『我是個書生，不懂政事，只怪崇禎帝。崇禎帝是個無道昏君，剛愎自用，刻薄寡情，愛聽恭維，又多疑心，所以朝裏留不住正人君子，實實跳跳，大多是些阿諛小人！』劉賊罵着說：『你由書生一躍而爲狀元，不到三年，又進了內閣，崇禎對你的恩典不算薄，怎麼背後却罵起他來？且你既是個狀元，聖賢書是讀過的，我問你：什麼叫做「有道則仕，無道則隱？』既知崇禎無道，又死抱住紗帽不肯丟，可見得是個無恥透頂的東西！』說着，

就把藻德活活掠死。……」太冲還想說下去，定生趕忙搖手止住他，說：「蕩坑越撩越臭！不說了也罷！這些事千萬不要外面對人講，真是丟盡了我們讀書人的臉孔！」次尾冷笑說：「明明是堆糞，用紙包起來也不濟事！看雖看不見，臭仍會臭出來的！」太冲皺皺眉，又說：「另外有件事，說來實使人不易相信：闖賊搜掠皇宮內庫，抄出積年不用的白銀三千七百錠，每錠重五百兩，鑄有「永樂」字樣，早鬧着國庫匱乏，發不出兵餉，怎麼內宮却藏着這許多現銀？」次尾聽得越發不樂，一聲不響。定生岔開話題，說：「太冲兄！莫囑這些沒趣的話兒，且來談正經。昨天我們決定以後社同人的名義，向史可法老先生建議幾點對國是的意見，剛才我和次尾兄已仔細談過，覺得有四點必須提出的。」定生咳嗽了一聲，向廳外望了望，見沒有人，接下去輕聲說：「第一：現在太子生死未明，福王只能監國，不宜稱帝。第二：偏安江南不是個久長局面，應傳檄天下兵馬，北向圖恢復。第三：留都德高望重大臣，像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等幾位老先生，應請他們入閣辦事，以正天下視聽，以收天下人心。第四：崇禎帝欽定的逆案，決不能推翻，所以逆案中人像阮大鍼等輩，絕對不可錄用！」太

冲搖着扇，點頭說：「對！對！對！特別是第四點最重要，如阮鬍子上了台，又造成魏忠賢的一批閹黨兒子們把持朝政的局面，東林、復社的正人君子只有死路一條！糟糕的是，這次擁立福王，阮鬍子算得個主謀，他一定會挾功要求恢復光祿寺卿原官！」定生添上來說：「「褲子襠裏阮」野心大得很，何止恢復原官！我聽仲馭主事說：鬍子在鑽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的門路，極力撻掇他們向福王保荐他做兵部尚書，說他是個知兵的軍事專家，熟讀了孫吳兵法，「虛虛實實，實實虛虛」上面足足化了三十年工夫！」次尾忿忿地說：「他知個屁兵，不過擅長鑽在別人褲子襠下獻媚爭寵而已！只悔去年沒有在文廟把他打死，率性打爛了那鬍子，倒也一了百了！」正說着，小廝端進菜蔬來。定生見四碗一湯，一錫壺酒之外，比平日多了一碟板鴨，一碟香腸，對太冲說：「大概蔡老關要留你用中飯，且一同喫了飯去！」太冲正在遲遲疑疑，只聽得蔡老關一路喊着進來：「我已關上側門，黃相公！你不喫了飯去，要逃也逃不走！」小廝拉開梨木八仙桌，從桌下搬出四隻方凳，次尾年長，坐在上首，定生、太冲左右對坐，蔡老關坐在下首作陪。蔡老關不愛喝酒，斟過幾杯後，顧自撫弄着太冲的

那柄摺扇，他見扇面上寫着「主敬存誠」四個大字，傍邊小字寫着：

「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意誠則止於至善，物格而知至矣。」

下面題着：「山陰劉宗周書」，蔡老圃唯唯舌頭說：「劉念臺老爺的墨寶是不常見的，誰都知道他有個惜墨如金的脾氣，這柄扇如放在我店裏賣，至少也賣得五兩銀子！」定生用嘴向太冲一數，向蔡老圃細着眼睛說：「黃相公是念臺老先生的得意門生，你拍上了他的馬屁，包你可討到一付他老師落款的對聯！」蔡老圃喜歡得什麼似的，不住的替太冲斟酒，弄得太冲紅紅臉，很不好意思。用過飯待蔡老圃走後，又繼續討論着剛才所提的幾點建議，次尾主張由定生、太冲兩個作代表，去謁見史兵部，太冲堅持着不肯，說：「我不善講話，次尾兄！不如你去！」吳老秀才回答：「你是天啓朝殉難先烈後裔，對崇禎帝欽定逆

案不可推翻一點，由你來講，更覺冠冕堂皇！」太冲只得應允了。臨走時，次尾一再叮囑：「先跟仲馭主事商量一下，煩他陪着去見史老先生，橫直兩個都住在市隱園，來去也近便；如史老先生不在寓所，甯可待上幾個時辰，務必見了面回來！」定生、太冲兩個答應着，出了客廳。穿過店堂時，戴玄色豬鬃頭巾、猴兒臉的二十多歲的夥計胡二，身子靠着店櫃，對定生諷諷眼睛說：「陳相公！告訴你一個新聞！」定生笑罵着回答：「拐腿兒！誰耐煩聽你嚼舌！」不睬他，跟太冲一同上了大街，往城南大油坊巷市隱園走去。街上騰熱鬧的人早散了，顯得有點冷清清模樣，有的門口還擺着香案，有的門上貼着紅紙，彷彿在過着新年似的。到桃葉渡附近，定生忽聽得有人在背後喊，回頭一看，見一個熟悉的臉孔，從一頂轎裏探出來，向他和太冲招着手，定生喫了一驚，急想躲開已來不及，只得木鷄似的呆呆站住。

第十三回 奪肥缺羣小起內鬨

那坐在轎裏的是個年約四十七八歲衣服華麗的紳士，瘦長臉，小眼細鼻，稀稀幾根黃鬚鬚，戴一頂寶

藍瓦楞帽，穿寶藍絹直裰，那正是卸任江寧知縣楊龍友。他叫轎夫停轎，下來作着揖說：「正想來拜訪兩

位，沒料到在半路碰着，真巧！真巧！」太冲皺皺眉，微微點了點頭，定生回了個大揖，笑笑說：「老先生！難得你還記着我們！正想來替你道喜，你老擁立有功，少不得有進九卿班的份兒，正想來求你提拔提拔，討頂紗帽兒戴戴！」龍友紅臉說：「你又來挖苦我，我不過替人跑跑腿罷了，算得什麼！我有事要向兩位請教，且到桃葉河房坐坐，橫直過去沒有幾步路！」太冲愛理不理的回答：「我們有要緊事兒去！」龍友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瘦長臉上露出一付討好的神氣，向太冲打躬作揖說：「不！不！世兄！今天無論如何要求你賞個臉兒，打擾你片刻！」定生把太冲臂膀一拉，說：「難得老先生瞧得起我們，且去坐一會兒！」太冲推却不得，只好跟着走。龍友打發空轎抬到桃葉河房歇下，自己陪着他們同走，像受着什麼冤屈似的說：「不知是那個嚼舌的瞎講，說：『南京城裏，上到王府衙門，下到娼寮茶坊，唯獨楊龍友熱門熱路，誰要訪金陵風物，尋秦淮河上娘兒們玩的，都可去找他！』害得我天天接待賓客，忙得滿頭大汗，白賠酒席給他們喫倒也罷了，又要死拉住我陪着遊秦淮，尋娘們，沒奈何，我把桃葉河房長包下來，一切可方便些！兩位如有空閒，不妨常來坐坐！」太

冲一聲不響，定生擠眉弄眼的回答：「貴人多忙！你老現在是南京城裏的顯要了，誰不想找個藉口來你府上走動走動！」說得龍友心花怒放，腳頭越走越輕，不久到了桃葉河房，陪他們一同進去。桃葉河房離長吟閣只隔三四間屋面，臨河一樣是朱漆欄干，懸着繡花畫紅絲幔，裏面粉白牆壁，朱紅漆雕花廊柱，黑漆桌椅：當中一張長畫几，兩張八仙桌，兩邊各擺四把椅子，兩隻茶几。中堂掛的是名畫家藍田叔的山水，對聯是錢牧齋手蹟，寫着：「日移竹影侵棋局，風送花香入畫屏」，一切都跟去年差不多模樣；不同的是，臨河掛着的一隻黃漆畫眉籠子，龍友嫌它聒吵，已拿走了。另外又增添了些東西：上首畫几上擺了尊五寸左右高的銅佛，一隻用紫檀架子裝着的古鼎，和一方用紫檀盒子盛着的玉如意。左邊粉壁上，換了幅錢牧齋送他的元末明初名畫家名書法家王叔明的橫條，上面題着首叔明自作的詩：

「邊城鼓角怨清秋，

起坐遙生鬪霧愁；

露氣下垂翠樹白，

星光亂點大江流。

百年南北人空老，

萬井升沉水若浮；

不爲五湖歸與急，

要登嵩華看神洲。」

龍友陪着定生，太冲進去後，立刻有小廝獻上茶來，定生把壁上王叔明那幅橫條誇讚了幾句，龍友應和着說：「叔明的字畫，牧齋藏得最多，這幅橫條是我半搶半奪要來的，不然他那裏捨得放手。倪雲林、趙孟頫的字畫，他也收藏了不少，有一幅孟頫的「三匹馬爭渡一條溪水」是幅了不得的神品！」說着，小眼細鼻的瘦長臉做着怪樣，不住的咂咂舌頭。太冲聽得不耐煩，心想：「真該死！人家有要緊事，偏硬要拖住人，說上一大堆廢話！」龍友見太冲不時皺皺眉頭，才不敢再把話岔開去，歸到正題上來，他輕描淡寫的說：「也許兩位不相信，阮圓海雖是個老頑固，畢竟良知未泯，這次崇禎帝的慘死，使他得了個極大的覺悟，他說：『我到了六十多歲年紀，跟復社中年輕朋友們吵吵鬧鬧，真是發老昏！其實他們爲的是國家，我爲的也是國家，有什麼可吵鬧的！國難當頭大家同心協力對付流寇，才是正經！如不趁早攜手合作，將來流寇南下，國也完家也完，大家一淘兒完！」太冲聽得耐不住，想開步走，又覺得禮貌

上說不過去，向定生選了個眼色，詢問定生意思。定生若無其事的样子，細着眼釘視着那位前任江甯知縣，哈哈笑了幾聲，說：「妙！妙！妙！」龍友猜不透他是真笑還是假笑，不覺有點兒窘，轉換口氣說：「我素來不滿意阮圓海，我認爲社會清流對他的攻擊，完全是他自己的作孽！」「自作孽！不可活！」他怪得了誰？不過世界上本來沒有一個完人，沒一個人敢說自己沒有錯處……」太冲再也耐不得，起身告辭，說：「老先生！我們的確有要緊事去，改日一定來奉陪！」定生也乘機起身，笑笑說：「將來打擾你的日子多着！你老先生和令舅兄馬總督都是擁立的元勳，今後是南京城裏的赫赫顯要，我們要討頂紗帽兒戴，當然要來找你的路子！」說得龍友心花怒放，陪着送出大門。走了不遠幾步路，定生回頭一望，已不見龍友影子，輕聲罵着說：「該死的楊龍友！虧他有臉皮來替阮圓子做說客！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臉孔，他能在南京城裏擺來擺去，靠點什麼？還不是靠跟馬士英有點裙帶關係！」太冲也說：「阮圓子想過推翻逆案的難關，才不惜低眉下氣四出活動！其實，哼！用得着的時候，兒來搶你，用不着的時候，一脚踢開你！我們沒這等傻，去上他的圈套！」定生添着說：「何止一脚踢

開你！他上了台，就過河拆橋，跨在你頭上，把你當馬騎！」太冲點頭說：「所以我們第四點意見一定要堅持，崇禎帝欽定的一部逆案，決不能推翻！」

龍友送走了定生、太冲，正想到牧齋家去，替大鍼去說情，希望牧齋以東林前輩的資格，在留都幾位重臣像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等面前幫大鍼說句話兒，外面却接連送進一個請帖，和一封鳳陽總督官署的密書來。龍友先拆開密書一看，上面寫着：

「機密：今晚酉時正希來本署商議大事，此致

龍友妹倩。 瑤草手啓五月初一日」

請帖是建安王府送來的，鎮國中尉朱統纘請他今

晚到舊院下王家小酌，龍友連連頓脚，嘆着說：「糟糕！糟糕！真是忙昏了頭！」外面一片人聲，小厮

又送進個帖子來，上面寫着：「眷晚生趙弼第拜」，龍友想：「弼第是我舅兄的親信幕僚，得罪他不得！

」趕忙出去迎接。弼第年約四十左右，是個白白胖胖的矮胖子，肉團團的圓臉，眼睛細得像條縫，留稀稀

幾辮髻鬚，戴一頂張仙巾，穿淡紫絹直裰，雖然舉止笨拙，但一張臉孔像彌勒佛似的老是笑嘻嘻的，又擅

長說些恭維話，所以龍友對他的印象不壞，常跟他來往。他一進門就作着大躬說：「恭喜龍老！恭喜龍

老！」龍友笑罵着說：「我有什麼可恭喜的？讓我來向你們道喜才對！」一人成佛，雞犬昇天，今天還不是你們總督府一批官兒們的天下！」弼第假作生氣

說：「我來向龍老報喜，怎的沒打發賞錢，倒罵起我們來！」進了客廳，小廝獻過茶，弼第見左右無人，才輕聲說：「督帥已內定龍老為禮部主事，將來還有升侍郎的份兒！」龍友聽得大為掃興，心想：「我乙榜進士出身，正六品的江寧知縣也做過！這次擁立福

王，夠了開腿，倒他媽的霉！只撈到個六品官身份！憑我楊龍友這一點名聲，老實說，一個主事不放在眼裏！」他氣忿忿說：「瑤草兄做事太獨斷獨行些

！說來我們也算個內親，事前不跟我商量一聲，就內定我到冷衙門去做個瘋官！」弼第嘆了一聲，討着好

說：「我跟督帥爭了好久，我說：『龍老正式科場出身，又是大名士，即使沒擁立的功，也該放個外省巡撫做！何況龍老親往儀真迎接福王，立了擁立的大功

！如果只放個主事，連督帥臉上也不好看！』督帥說：『不過暫時委屈一下，將來有升侍郎的份兒！』我

看他意思很堅決，不好再開口！」龍友問：「圓海的事談起沒有？」弼第回答：「圓老是逆案中人，督帥

無法保薦，不過誠意伯已答應替他極力幫忙，也許有

恢復光祿寺卿原官的希望！」說到這裏，弼第眯着眼睛，釘視着龍友，神祕地瞞着，笑嘻嘻說：「馮可宗一定到龍老這兒來過！」龍友搖頭回答：「沒有！沒有！」

「弼第收斂了笑容，伸出一隻又白又肥的胖手，越過茶几，拍拍龍友肩頭，受委屈似的說：「龍老幫可宗遮瞞，實太欺負了我！」龍友發了急，指點着說：「天在上，地在下，良心在當中！如我楊龍友騙了你，不是爺娘生的！」弼第起身向龍友作了個大揖，滿堆笑容說：「龍老真是天地 第一個好人，怪不得大家稱你『好好先生』，不過『好好先生』不易做，龍老要提防些小人來使你受累！龍老！我相信馮可宗就會來找你！我同他在督帥手下共事已十多年，他的每一件芝麻荳蔻小的細事，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龍老是個老實人，天字第一號的『好好先生』，對他不甚清楚，怕會上他的圈套兒，所以我特地趕來。」他四面張望了一下，見沒有人，攔于外的一條秦淮河，照着中午的太陽，也靜悄悄的，才輕聲說：「我來告訴龍老關於馮可宗的幾樁祕事！」接着說：「我們總督官署的幕僚們，有的是舉人出身，有的是秀才出身，唯獨馮可宗肚裏一包草，連他的祖宗三代在內，沒人戴過一頂方巾！這倒也罷了，偏蠻大的官架子，終日黑

着臉孔，像別人欠他債似的！在外面無惡不作，又是個長手老佛，有金銀可撈，總是他第一個先下手！」龍友急着要到牧齋家去，聽他嚼些無謂的話，心裏很不舒服。弼第又四面張望了一下，接着說：「龍老！你是督帥內親，在你面前明說，不要緊，爲了督帥龍信馮可宗，害得他的一些老部下都怨聲載道，怪督帥耳軟眼瞎！馮可宗三百六十行沒一行擅長，只獻媚爭寵，一樁上賽過別人，這該死的不要臉的奴才，督帥面前什麼醜事都做得出，他的搖尾巴功夫，比一條頂伶俐乖巧的狗還出色；督帥偶然有點小病痛，他就雙淚直流，其實他辣根水預先擦在手掌裏，把眼淚硬引出來的；送到總督府裏有什麼生辰喜慶，他就兩條腿兒如飛，頭一個顯得忙碌；督帥偶然想來個小玩意兒，他就鷄毛帶當令箭，擾得外面百姓家家戶戶狗跳牆，鷄上屋；在別人面前，黑着臉孔，官架子十足，督帥跟前，却像老鼠碰見貓，一付畏長縮縮的相兒，又使娘子接到個有錢老官，一張甜甜蜜蜜的嘴巴，口口聲聲「全靠督帥賞碗飯我喫！」他懂得以主子的是非爲是非，以主子的喜怒爲喜怒，事事順着督帥的心意，督帥愛他孝順，才獨獨寵信他一個！」說到這裏，他轉換了口氣：「並非是我們跟他爭風吃醋，『破雨傘裏

邀出」，實因馮可宗在督帥門下太不成話，只有以事的份兒，沒一樁正經事不是被他弄得一場糊塗！督帥以前在宣大巡撫任上被撤職查辦，也是馮可宗拖的脚骨！督帥對我們的恩典天高地厚，我們不能不為督帥的前程打算！你老先生跟督帥是內親，不避嫌的，所以來求你在督帥面前勸勸！」龍友苦笑一聲說：「瑞

草雖是我舅兄，從沒聽過我一句話，他最信任馮海，你不妨到石果園去走一遭！還有淮揚巡撫田百源老先生是我們貴州同鄉，跟我舅兄有深交，也許他能幫着說句話兒！」他站起身來，告個抱歉說：「弼第兄！我有要緊事到牧齋翁家去，不能多奉陪！改日我一定備上等酒菜，請你來桃葉河房長談！」弼第不得已，只好也站起來打算走，他又四面張望了一下，胖胖的圓臉上滿堆笑容，跟龍友咬耳朵說：「龍老！你是天地間第一個大好人，又是我的大恩人，有件事要你幫個忙兒！」龍友不耐煩地催：「且講！且講！」弼第說：「丹陽縣的縣太爺涂老先生已升了鎮江府，丹陽是個肥缺，求你老先生在督帥面前開句金口，賞我去試一下！我在督帥門下辛苦了十多年，也該賞我個主管官做做！」龍友點頭回答：「我做得到的一定幫忙，不過要牢穩些，你且再去託託阮圓海和田百源兩位

老先生！」弼第笑得眼睛細成一條縫，拱着一雙又白又胖的肥手，向龍友不住地作揖。龍友正陪他出去，外面小廝遞進個帖子來，上面寫着：「眷晚生馮可宗拜」，慌得弼第臉孔變色，找不到一個地方去躲避，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出去。

馮可宗比弼第大兩歲，約四十二三歲年紀，身材比弼第高出一個頭，長得甚是魁梧壯健，黃黑臉皮，兩頰留着黑黑的短鬚，高鼻子，一雙又黑又銳利顯得極警機伶俐的眼睛，兩片嘴唇緊閉着，彷彿跟誰生着氣似的，戴一頂豆沙色繡花新頭巾，穿一領豆沙色夾紗直裰，腳上穿着雙極結實的厚底烏榜皂靴。他見弼第從裏面出來，像迎頭淋了桶冷水，頓時臉孔變色，一聲不響；弼第瞇着眼睛，對他嘻嘻笑着，伸出一隻又白又肥的胖手，拍拍可宗肩頭說：「正想來替你道喜，不料在這兒碰着！且陪龍老談談，我有點小事去，不能奉陪兩位！」可宗愛理不理的略點了點頭，跟龍友一同進客廳坐。龍友剛才聽弼第說，知道可宗是最得士英寵信的一個，且平日跟他少來往，到桃葉河房還是初次，就顯得特別巴結，摸摸稀稀幾根黃鬍子，笑着說：「桃葉河房我已長包了下來，可宗兄！你有空閒不妨常來坐坐！不瞞你老兄台，南京城裏，上

到王政衙門，下到娼寮茶坊，我都是熱門熟路！老兄台要領略金陵風物，找秦淮河上娘們，少不了我！」說着，向可宗眯着眼睛，拍拍裏着寶藍直裰的膝蓋，哈哈大笑。可宗陪着笑了幾聲，黑着脸孔說：「龍老！我講句不中聽的話！你老先生值不得跟趙鼻涕來往！趙鼻涕是個笑面虎，笑裏藏刀，防得明防不得暗，將來難免會喫他的虧！」龍友沒料到他說話這等銳利，驚得瞪着眼睛，瘦長臉上露出股虛衷感應的樣子。可宗笑了一笑，接着說：「他在你老先生面前，一定撇了我許多壞話！」龍友臉色顯得極爲肅，絕口否認：「沒有！沒有！」怕事情弄僵，就岔開話題，陪可宗走近朱紅漆欄干，在繡花裏紅絲幔下，去觀賞秦淮河風景，並講了些關於秦淮名妓們的趣話。可宗聽得津津有味，忘了對「趙鼻涕」的一肚子怨氣，也高聲談論起來。龍友記起下午有要緊事要到牧齋家去，急得滿頭大汗，但可宗是生客，怠慢他不得，又順着他的意，瀏覽兩壁的字畫，和欣賞長畫几上的幾件古玩，他說明那隻古鼎是前世的遺物，銅佛是唐朝開元年間鑄的，紫檀盒子裏盛着的玉如意是西涼貢品；可宗沒仔細看，只把那尊銅佛用手估了一估，留着黑

黑臉，露出喫驚的神氣，說：「啊呀！有三斤多重！如果是金的多好！」他看到左首壁上王叔明的一幅橫條，滿得意的說：「我認識王叔明，在大同時他常來巡撫衙門找我喫酒！」龍友聽得倒抽了一口冷氣，心想：「王叔明因受胡維庸謀反案牽連，早在洪武年間死在獄裏，人已死了幾百年，怎麼會來找你喫酒？」他硬忍住笑聲，解釋說：「這個王叔明是趙孟頫外甥，洪武朝的名畫家！」可宗紅臉回答：「哦！哦！原來是另外一個！我認識的王叔明在縣衙門裏寫書辦，也寫得一筆好字！」他見龍友心神不安的樣子，料想一定有什麼要緊事等着去幹，就換一付詔笑相，說：「龍老！我來求你一件事，不知你肯不肯答應？」龍友恭敬地回答：「我做得到的一定幫忙！」可宗輕聲說：「督帥已應允放我個丹陽知縣缺，但他老人家說要跟阮園老和你老先生商量一下，才能作正式決定。龍老！你一定要幫我說句好話！」龍友滿口答應：「當然！當然！」又苦笑一聲說：「可宗兄！你是內幕中人，明白實情的，我舅兄最信任圓海，我說一百句，不如圓海說一句！要牢穩些，你不妨到石巢園走一遭！」可宗滿心歡喜，起身告辭。走了沒幾步路，又站住了，回頭跟龍友咬耳朵說：「龍老！我告訴你趙鼻涕的一件醜事，你千萬莫讓人知道

是我講出來的，不然督帥會罵我！」他說：「龍老！你猜！趙鼻涕自以為得督帥寵信，在外面神氣活現，靠點什麼？」龍友搖了搖頭，可宗冷笑一聲，兩頰留着黑黑短短的黃黑臉上，露出一付鄙夷什麼似的相兒，一雙又黑又銳利的眼睛向四週溜了一轉，輕聲說：「督帥跟趙鼻涕老婆有勾搭，那騷婊子是鼻涕在大同邊關上一家窩子裏討來的，滿臉雀斑，一點兒不漂亮，督帥會看中了她，真是鬼摸了頭！」龍友聽得大爲不樂，皺皺眉頭說：「瑤草兄怎麼不正正經經娶幾個小妾？在外面偷雞盜狗的，難道不怕人笑話！」可宗哈哈大笑說：「督帥是個懼內的，那裏敢！不過督帥跟那騷婊子有勾搭，怪不得督帥，是岸碰船，不是船碰岸，且是趙鼻涕親自拉馬的！」龍友白了可宗一眼，笑着回答：「你嚼這些廢話，將來讓閻羅大王來割你的舌頭！」可宗受委屈似的申辯着說：「誰來哄你！這件事總督官署裏沒一個不知，不過怕敲破飯碗，不敢對外面人講罷了！我們點過卯，劃過到，閒着沒有事做的時候，也常對他明說暗嘲作樂，那笑面虎却老老臉皮說：「督帥對我的恩典天高地厚，這點孝敬算得什麼！」又說：「我現在孝敬別人一個，將來擲到大官做，不愁別人孝敬我十個！」真是「天

下無難事，只要臉皮厚！」可宗說得惹起了脾氣，忿忿地接說：「做不要臉的醜事，天地間多的是，倒也罷了！趙鼻涕偏要搭他的臭舉人架子，偏要滿口談「禮義廉恥」！有一次，他背後罵我「連祖宗三代在內，沒人戴過一頂方巾」，我也沒好臉色給他看，當面羞了他，我說：「雖沒戴過方巾，幸而也沒有戴過綠頭巾，祖宗臉上，倒比別人光榮些！」……可宗說够了，洩了一肚子烏氣，才由龍友恭敬地陪着，大模大樣出廳，坐了轎子，吩咐轎伙往庫司坊石渠園走。龍友被趙窮第，馮可宗兩個足足耽誤了一個時辰，氣得在廳裏跳腳，他特別不滿意可宗，心想：「連鼎鼎大名的王叔明都不知道，肚裏確實是一包草，我舅兄把他抬得天樣高，當個親信人看，偏這般忘恩負義，背後撥弄瑤草隱私！」他又記起士英已內定他爲禮部主事，心裏更惱，自語着說：「什麼！什麼！一個沒中過秀才的草包可以放丹陽知縣！我楊龍友乙榜進士出身，做過正六品的江寧知縣，這次擁立福王，奔奔波波，跑够了閒腿，立下了天大的功勞，却仍是個六品官身份？」他摸摸稀稀幾根黃鬚鬚，喃喃地嘆着：「該死的馬瑤草！他眼裏根本沒我這一個妹夫！別人說他「耳軟眼瞎，手長智短」，一點不錯！

一點不錯！」又發着誓說：「如果我楊龍友是娘養的，今晚上在瑤草跟前，一定要大鬧特鬧！放我到冷衙門去做鹽官，甯願捲舖蓋，回貴陽老家去！」這樣一想，才漸漸心平氣和下來，整一整寶藍瓦楞帽，拂了拂寶藍緞直裰上的灰塵，坐了轎子，趕忙到牧齋家裏。從牧齋家出來，已是傍晚時分，急著要到鵝鴨巷鳳陽總督官署去開會，又不能不到舊院下玉京家跟朱統鏞敷衍一下，他想：「那小霸王脾氣最躁，翻下臉來

，認不得人，千萬得罪他不得！」吩咐轎伕加緊脚步，往舊院走，在舊院外首歇下轎，步行到燧臺樓下玉京家去。不料朱統鏞死留着他不肯放，狠狠灌了他幾杯酒，龍友問一問時光，已酉時正，嚇得冷汗直流，心想：「啊呀！就誤了大事！這回免不得要挨瑤草一頓臭罵！」趕快告辭出來。走了沒幾步路，又被個人在背後一把拖住，無論怎樣求，都不肯鬆手。

第十四回

排異己大鍼獻毒策

那拖住龍友的是個年約三十歲的美婦人，修長身材，生得膚色白膩，身態豐滿健康，髮辮上插了不少花翠，戴一付珠耳墜，眼珠兒閃閃不定，略帶點輕佻，穿一件玫瑰紅繡花羅衫，玫瑰紅洋襖裙，她含怒罵着說：「沒人打斷你的腿，這麼久不來走走！今天巧不巧被我撞着了，不會僥倖你！」龍友苦着臉求：「貞娘！我的確有要緊事去，一刻兒都遲不得！有什麼話明天一定來陪你談！」貞娘冷笑說：「什麼了不得的要緊事！人家都說新皇帝是楊老爺從儀真接駕接來的，現在有大官做了，所以記不得我們！」龍友被擱

得笑笑不得，他在娘兒們面前做慣「好好先生」，沒人懼憚他，見貞娘總是不依，發了急，怒聲說：「大街上拖拖拉拉，像個什麼樣子！」貞娘毫不客氣的回答：「誰來跟你拖拖拉拉？且到裏面去坐。有正經話與你說！」龍友抬頭一看，才知已到了媚香樓的烏漆大門口，他遲遲疑疑，小聲說：「你不要把我關在裏面！」貞娘紅紅臉罵：「老娘不是沒見過漢子！把你關在裏面做什麼！」進了門，兩個站在鵝卵石鋪成的甬道上談了起來，貞娘說：「侯相公從去年十月裏離開南京，沒正正經經來過一封書信，香君這癡丫頭却

「一心一意妄想嫁侯相公！」龍友打斷她的話，用嘴向樓上窗口嗽了一嗽，貞娘說：「香君到妥娘家去了，沒回！這癡丫頭自侯相公走後，再不肯陪客，我罵她幾句，就哭哭啼啼，尋死覓活！楊老爺！侯相公的事是你的來由，這一筆損失要你楊老爺來賠！」龍友怨着說：「你自己寵壞了她，怪誰？我看，不如乾乾脆脆嫁掉她！」貞娘笑着說：「正因這件事，想麻煩楊老爺！楊老爺認識的大官大府多，我們婦人家那兒找去！」龍友滿口答應，貞娘又添着說：「沒一千兩白花花銀子，老娘不會放手！」龍友一面應着：「當然！當然！」一面拔腳就走，氣喘喘的跑到舊院外

岸；使暮色蒼茫的秦淮河江面，和一帶賣院粉牆的對岸，相形之下，顯得有點寂寞淒涼。龍友坐在轎裏，自然沒心緒瀏覽外面景物，正在打算着弼第和可宗託他的事如何向士英啓口？他想：「討好了弼第，得罪了可宗！討好了可宗，又得罪了弼第！兩個都是瑞草的親信，一個也得罪不得！」想不出一個兩全辦法，越付越惱。最後，自己思量着：「做人難得糊塗，糊裏糊塗算了！我幫弼第說，也幫可宗說，自相矛盾莫管他！但求四方圓到，八面玲瓏就好！」想到這裏，臉上露出微笑，甚為得意。

首，坐上轎子，叫轎快趕快拾到鷄鳴巷鳳陽總督官署去。舊院院門外，便是那條號稱爲六朝金粉地的秦淮河，埠頭邊泊了不少遊船，大都蓋着篷廠，懸着角燈，油漆得金碧輝煌的船艙上，飄着橄欖青的、淡灰的、玫瑰紅的、茄紫色的；各種顏色的窗簾布；岸上擺滿了攤擔，有賣茶食糕點的、有賣餛飩的、也有賣桃子、楊梅等水菓的，叫的叫，嚷的嚷，亂得什麼似的。離埠頭丈遠路外，臨河一間接一間，盡是些樂得甚是精緻華美的河房，正從裏面漏出一片喧鬧嘻笑，還夾雜着彈琵琶、吹洞簫和打十番鼓等各種各樣的樂

龍友在總督官署下轎，早有小廝在那兒等候，領他到後面士英私宅書廳裏去。士英原是進士出身，所以書廳的佈置，甚是幽雅，庭前是一片修得整齊齊的碧草，只種着兩株古槐，週圍牆上蔓延着一些藤蘿，一色水磨白石砌成的台階，沒一絲纖塵，簷下烏漆廊柱上，刻着一付嵌淡灰顏色的對聯，写着：「靜中有真趣，身外即浮雲」，書廳門口掛着付鑲竹嵌米黃色的對聯，一邊是「夜半聽松風竹韻」，另一邊是「午餘試枕味茶香」，門兩傍，裝着朱紅漆雕花方格窗。裏面擺設的，一律是紫檀木大理石桌椅，中堂掛的是幅元天名畫家名書法家倪雲林四筆蹟，題着首雲林

自作的七言律詩，題目爲「二月三日玄文館聽雨」，上面寫着：

「臥聽夜雨鳴高屋，

忽憶敲塘奏水生；

何意遠林飢獨鶴，

若爲幽谷滯流鶯。

成叢枸杞還堪采，

滿樹櫻桃空復情；

三月江頭風浪急，

無機鷓鴣亦頻驚。」

對聯是篆書的字體，士英自己的親筆，寫着：

「閒居足以養志，至樂莫如讀書」，其他字畫雖掛得不少，而全個書廳中最觸目的，却是一架架藏書。士英、大鍼和另外一個戴紗帽穿緞袍的來客正圍着書廳當中一張紫檀木大理石小圓檯談天，士英坐在下首，略比去年顯得蒼老些，額上的皺紋，也比去年深些，但模樣兒大體上沒有改，仍是醬紫色臉皮，花白鬚鬚，眼光帶幾分兇狠，鼻底下傲然地噉起着兩片嘴唇，戴一頂荔枝紅便帽，穿一件同樣顏色的便服。大鍼雖比士英年長幾歲，已六十出了零，精神却越來越健旺，又胖又高大的身子穿一件紫紅色絹直裰，頭上戴一

頂紫紅色瓦楞帽，方臉胖鼻，白裏透紅的臉色，濃黑眉毛，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胖子怕熱，雖離端午節還差四天，已在搖着柄摺扇。那坐在上首的生客，便是龍友曾向弼第他們說起的淮揚巡撫田仰。田仰字百源，士英同鄉，也是貴州人，淡黃臉皮，深陷的沒精打采的眼睛，高高突出的顴骨，嘴裏已脹了沒幾粒牙齒，他年紀比士英小幾歲，因多病多痛，衰老得快，看上去像七十出零的老人，自號「漁樵山人」，以山林隱逸自命，字寫得不好，却最喜替人題字。士英、大鍼、田仰三個在書廳裏已密談了好久，天色快夜下來，還沒見龍友到來，士英心裏大不舒服，嘆氣說：「我妹夫幹不得正經事，他小事情上似乎很聰明，大事情上却懵懵懂懂！明天福王要行告天禮，多少大事要預先籌劃好的，約定他酉時正來，偏偏連個屁影子都不見！」大鍼笑了一笑，說：「也許龍友兄已知老公祖內定他做禮部主事，嫌官兒小，……」士英打斷他的話，大聲說：「他能改得掉臭名士習氣，走正經路，我已不得推薦他進內閣辦事，也可幫我一手！可惜他不長進，寧可遊來蕩去，自以爲是個大名士！」田仰張開利了沒幾粒牙齒的嘴巴，發着議論說：「真名士該住在荒山古庵裏，以麋鹿白雲爲友，

躲在南京城裏混日子，怎能算得名士？」大鍼哈哈大
笑，摸摸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的大鬍子，輕蔑地說：

「不瞞百公！我們南京城裏有三多：第一是板鴨多，
第二是婊子多，第三是名士多！像吳應箕、陳貞慧、

黃宗羲那一批考不中舉人的起碼秀才，都算得大名士
，謗議朝政，欺凌長者，什麼傷風敗俗的事都做得
出！」正說着，龍友已從外面長長縮縮進來，士英釘

視了他一眼，鬚紫色臉上，沒一絲笑容，傲然地噉起

了兩片嘴唇，田仰和大鍼起身讓座，龍友自知只有陪
末座的份兒，一屁股倒在下首一把空椅裏，紅紅臉告
着抱歉說：「我早要來，硬被領國中尉統綱兄拖住

了，在下王家喫了幾杯酒，後來又因貞娘糾纏不清
，就誤了時光！」士英聽得倒抽了一口冷氣，皺皺眉

頭說：「莫嚼這些廢話了！誰都知道你是懵懂慣了的，
沒人怪你！」龍友自知理虧，不敢申辯，小眼細鼻的

瘦長臉上，露出一股肅衷肅危的樣子。大鍼說：「龍
友兄！剛才我們擬定了四點條陳，準備跟誠意伯、忻

城伯兩位勳臣和司禮太監韓贊周、秉筆太監盧九德兩
位老公商量一番，明天在勸進以後交開，你且過一

過目，看看有沒有什麼不妥！」說着把小圓檯上壓在
視台下面的一張小紙條遞過來，龍友見上面寫着：

一、皇考追尊位號，遷梓南來。

二、皇子未生，即勸慎選淑女，以備中宮。

三、諸藩失國，恐有奸宄挾之，不利社稷，宜迎

置京師，以弭亂萌。

四、武臣黃得功、劉澤清、高傑、劉良佐，惓惓

忠愛，匡立有功，宜督靖南伯黃得功爲侯，

封劉澤清、高傑、劉良佐爲伯，以昭皇上恩

寵。

龍友付了一付，說：「勸進雖不妨，是否能登極
却是個問題，太子生死未明，福王正式稱帝，恐怕史
可法、高弘圖等一班大臣未必會依從；且依理講，也

以暫時監國比較妥當！」大鍼冷笑說：「你真是個老
實人！太子是他們朱家的子孫，福王也是他們朱家的

子孫，誰會真心來爭這些，大家爭擁立的功，槍炒頂
紗帽賊才是真的！好在生米已煮成熟飯，不管他們

依從不依從，福王皇帝寶座是坐定了的！」士英聽得
不耐煩，插上來說：「那四點條陳不必再討論！妹

丈！我且問你：我想保薦你到禮部去補個主事缺，
你覺得如何？」龍友聽到叫他到「冷衙門」去做「瘡

官」的事，臉孔立刻像死人樣的沉下，但他素來怕
他舅兄，不敢發作，偷偷兒用脚踢踢大鍼，要他幫着

說句話兒。大鍼懂得這意思，向士英詔笑着說：「老公祖！龍友兄正式科場出身，且是擢立元勳，跟老公祖又是至親，只放個六品官，要防被外人見笑，老公祖面上也不好看！」田仰插上來說：「龍老的畫，我老田的字，算得貴州雙絕，外間都說，我和龍老是督師門下兩常侍！現在督帥答應保薦我以淮揚巡撫加僉都御史銜兼督運漕糧，龍老只做個小小部曹，未免太委屈些！」士英笑笑說：「我妹丈那能跟你比！你老愛與有身份有地位的結交，與二劉一高關係拉得緊緊的！他却改不掉臭名士的習氣，只會游秦淮遶莫愁，與幾個婊子相好！」氣得龍友臉色發黃，摸摸稀稀幾根黃鬚，沮喪地說：「各位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並不嫌主事官小，其實，我自從在江寧知縣任上被詹兆恒參了一本以後，彷彿大夢初醒，覺得宦海浮沉沒甚意思，不如回貴州老家去耕耕田，種種花，逍遙自在得多！」大鍼大笑說：「龍友兄！你又講起歇話來了！爲人在世，要緊的是捷足先登，位據要津！你老目下立了擁立的大功，又有一芽天樑大的靠山，正該是飛黃騰達的時候！」士英也安慰說：「賢不避親，不會長久委屈你，將來有升侍郎的份兒！」龍友這才顯出一副忸忸怩怩的臉相兒，半推半就的答應

了下來。這時外面有小廝端進個鑲花銀燭台，點着枝大紅蠟燭，又換過了幾盞熱茶。大鍼乘機拉龍友離座，仔細問了番替他在外面向牧齋等疏通的情形。士英記起了對策，可宗兩個帶着要補丹陽知縣缺的事，就提出來問大家的意見，大鍼反問說：「老公祖自己意思怎樣？」士英回答說：「可宗文墨不通，又沒資格，根本放不得外任知縣，弼第雖是舉人出身，放知縣也要防人講閒話！」大鍼笑笑說：「老公祖太厚道些！用人那裏要依資格，是自己的嫡系，雖沒資格，部院、京堂、錦衣帥等大官兒都做得！不是自己的嫡系，那怕狀元及第，也只有踩在腳底下的份兒！」龍友聽得不服氣，譏嘲說：「依你講來，「一人成佛，雞犬昇天」，倒是對的了！」大鍼轉着骨溜溜一雙眼睛，搖搖摺扇說：「這有什麼不對！自己人不多給點好處，誰肯出死力？沒出死力的自己人扶持，誰坐得穩頭把交椅？你不信，到大雄寶殿去瞧一瞧，如來佛手下四十八尊羅漢，那一尊不是如來佛親信？」田仰拾起那雙深陷的沒精打采的眼睛，聽得張開眼了沒幾粒牙齒的嘴巴大笑，龍友紅紅臉說：「用自己人倒未必一定會出死力，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有個屁用！」大鍼毫不放鬆的說：「愛錢有愛錢的好處，怕死

有怕死的好處，因為愛錢，才肯死心塌地孝順你！因為怕死，才能千方百計替你保存實力！所以「文官愛錢，武官怕死」，主子的寶座反而坐得更牢穩！」龍友想回駁，被士英攔住了，他起身說：「我立刻要到誠意伯府裏去，沒時光陪你們嚼廢話！」大家只得起身告辭，幾個隨身小廝，忙着點起幾盞燈籠，士英陪着送到二門外，獨獨留下大鍼，說：「圓老！我還有話跟你商量！」兩個又回進書廳裏去。士英吩咐在簷下站崗的衛士，退到書廳外面圓洞門傍去，左右靜悄悄沒一個人，才放心的對大鍼說：「圓老！聽說關賊已逼着御營提督吳襄寫親筆信去招降他兒子平南伯吳三桂，萬一平南伯降了關賊，那可糟糕！」大鍼回答：「北方的事，我們鞭長莫及，暫時可不管它！要緊的倒是防西！」士英會意地點了點頭，大鍼向一片漆黑的庭院裏望了一眼，揚揚濃黑眉毛，摸摸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輕聲說：「左良玉三十萬大軍駐紮在武昌，這才是我們真正的眼中釘！左是東林巨頭侯恂一手提拔起來的，史可法是侯恂門生，左、史兩個勾結起來，十分可能，所以我說要緊的是防西！況且，這次擁立福王，沒選他署名，那莽漢子一定將醋性勃發，沒事兒也會「豆腐裏尋骨頭」，找我們麻

煩！老公祖！我們率性一不做，二不休，以先發制人計，收拾了他！」士英的留着花白鬚鬚的營養色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誇讚着說：「圓老！你不愧是個足智多謀的老刁！」大鍼聽得笑起來，白裏透紅的臉色，映着燭光，更顯得生氣勃勃，他用扇柄拍紫檀木圓檯，得意地說：「待福王登了帝位，立即下一道詔書，命令左良玉率大軍二十萬西入四川剿張逆賊，另由他兒子總兵官左夢庚率十萬軍北上協剿關賊；這樣一則分散了他的兵力，二則可多方面的消耗他兵力。「豆腐揀嫩的地方喫」，待左夢庚打得精疲力盡，我們猛地裏來個夾攻，先把那小賊一鼓殲滅，再去收拾他爺老子！」士英哈哈大笑說：「不要把別人當成個傻瓜！過去楊嗣昌以閣部督師，九調左良玉，左良玉九次置之不理；福王的詔書，他更不會放在眼裏！」大鍼接口說：「這怕什麼！違抗聖旨，便是國家的叛逆，以後要收拾他，師出有名！不瞞老公祖，我也料定左良玉不會把福王詔書放在眼裏，這樣做，無非送頂「叛逆」的帽子給他戴戴，要緊的倒是防備他跟史可法勾結，斷了他在朝裏的後援！」士英問有什麼辦法？大鍼回答說：「老公祖跟誠意伯兩位務必必要保薦我做個兵部侍郎，史可法想給左良玉什麼

好處，我可極力在傍擊肘，應撥給左軍的銅甲、銅鍋、倭刀、團牌、紅夷炮等一切軍需用品，我可千方百計的扣着不發，老史「忠廉有餘，剛毅不足」，我有辦法抓過實權來，使他做個空頭兵部尙書！」大鍼停了一停，又說：「根本的辦法，率性撤走了史可法，讓他到淮揚去督師，統率黃得功、劉澤清兩路兵馬，老黃是老公祖嫡系，老劉跟百源兄合夥做著鹽生意，關係打得火一片熱，自然都不會聽他指揮，讓他去做個有名無實的督師，免得留在朝裏礙眼！」士英爲難地說：「史可法不是個光桿子，在朝有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等一班大臣支持，在野又有東林、復社黨羽作聲援！」大鍼大笑說：「這怕什麼！老史有一封言福王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等七不可立罪名的親筆書信落在老公祖手裏，抓住這件小辮子，不怕史可法不屈服！」正說着，外面有片吵鬧聲，出去一看，原來是弼第，可宗要進來，被衛兵攔住着，鬥了幾句嘴。大鍼見一彎細月掛在槐樹梢頭，時光已不早，士英還須到誠意伯府裏去議事，急忙告辭出來。士英先後接見弼第、可宗，答應弼第將來在部裏找個缺，答應可宗補個錦衣衛，把便放丹陽知縣的事，完全推在大鍼、田仰、龍友幾個人身上。弼第和可宗事後仔細一探聽，知道是楊龍友獨個兒在士英面前阻難，於是把龍友恨入了骨髓。弼第告訴可宗說：「你知道楊龍友擺在桃葉河房裏幾件古董的來由嗎？」可宗黑着臉孔回答：「不知道！」弼第眼睛細成一條縫，伸出一隻又白又肥的胖手，拍拍可宗肩膀，笑謎謎說：「那是龍友一個朋友郭聖僕的家私，姓郭的死後，龍友姦佔他的愛妾朱玉耶，把他的家私，一籠腦兒擄爲己有！」可宗睨睨一雙又黑又銳利的眼睛，留着黑黑短鬚、高鼻子的黃黑臉上，露出大澈大悟的神氣，用拳頭打着自己腦蓋說：「該死！該死！我還把楊龍友當個好人，真是鬼摸了頭！」

第十五回 誠意伯力薦阮大鍼

士英跟他的幾個親信在鷓鴣巷鳳陽總督官署後面私宅裏商議着的當兒，南京的一批大臣史可法、張慎言、姜曰廣等，也正在留都戶部尙書高弘圖家裏討論着今後的國家大計。到一更天氣，史可法才回到大油

坊巷市隱園寓所裏，他看到定生、太冲求謁見的帖子，並知道他們從午後起一直在禮部主事周仲馭處等待，趕忙差個隨身小廝去請過來。可法住的是市隱園正廳和兩側廂房，仲馭住在園後偏僻處，密密竹林叢中幾間平房裏。定生、太冲等在仲馭那兒待了整整一個下午，到天黑探聽得史兵部還未回，又在仲馭處喫了晚飯。一直挨到一更天氣，才見兩個小廝提着兩盞燈籠奔過來，在簷下跌跌地伸長頭頸望着的太冲，瞥見燈籠上一個「史」字，歡喜得什麼似的，大喊：「來了！來了！」仲馭、定生閉聲出來，趕快叫小廝也點起幾盞燈籠，一同到前面正廳去謁見史兵部。

史可法號道隣，河南祥符縣人，長定生兩歲，今年才四十三，身材與次尾一樣矮小，跟瘦長子的仲馭一比，差不多要矮一個頭，黑黑的臉孔，灼灼有神的大眼睛，細長鼻子，圓下巴和兩頰間，留幾縷輕飄飄的長髯，眉目之間流露着一種和藹可親的長者似的風度，又帶着飽經憂患的中年人才有的愴然的神情。他過了多年的行軍生活，戰地上喫着跟部下同樣的伙食，受着同樣的辛苦，所以面貌粗黑得像個士兵，如果他戴紗帽，穿緞袍，誰也不會相信這就是現在的留都兵部尚書。可法的祖父中過舉人，父親是個庠生，祖

父故世後，他父親有點書獸氣，不會經營生計，家境漸漸窮迫，爲投靠親戚，從河南祥符縣移家到京師附近的大興縣住；不久，他父親又故世，伴着母親與弟弟可模，一家三口，過着極艱難的日子。天啓元年，可法廿歲，冬季裏一個大雪天趕到京師去考順天府的童子試，窮得住不起客棧，在郊外一個廟裏投宿。有一天，風雪越刮越緊，可法坐在廟裏廊簷下小屋裏，剛完成一篇文章，凍得四肢僵硬，不覺間漸漸睡去。這時，從廟外進來了幾個騎馬的人，他們因風雪刮得太厲害，到廟裏來歇一下腳，那不是別人，正是鼎鼎大名的東林領袖人物，以清廉正直博得天下士子們尊敬的北直隸提學使左光斗，帶着幾個隨從在京畿查學，這一場順天府的童子試正是他做主考官。左老先生偶然讓到廊簷下，見小屋裏冷冰冰沒生一點星火，有個衣衫襤褸的青年人伏案睡着，他進去一看，桌上有篇文章，仔細一讀，不覺喫了一驚，把自己身上的貂裘褂子解下來，輕輕地蓋在他身上，退出屋仍把門掩上。出去問廟裏的和尚：「那年青人是誰？」和尚回答：「是大興縣人史可法。」左老先生說：「我在房裏留下一件貂裘，你告訴他，是個過路人送他的！」說着，跨上馬，帶領隨從出去。到考期的一天，左

提學使高高坐在公案上點名，當書吏喊到「史可法」的時候，他仔細一認看，正是在古廟裏所見的年青人；矮小精幹的身材，黑黑的臉孔，細長鼻子，小圓下巴，一雙眼睛灼灼有神。考完後，榜發下來，冀北八郡的第一名是大興縣人史可法。可法中了秀才，去拜見他們老師，左老先生歡喜得什麼似的，帶他進內堂去見師母，並對他夫人說：「我們自家的幾個孩兒都庸庸碌碌，將來能承繼我志願的，正是這個學生！」左老先生把他留在自己家裏，供給衣食，當作親子弟一樣看待，暇時並跟他論論時局，談談學問，可法母弟兩個的生活也由左老先生維持。這樣過了三年，到天啓四年，東廠太監魏忠賢把持朝政，正三品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上本參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熹宗却信任太監的話，置之不理；左老先生當時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一時氣忿填胸，也上本奏魏忠賢三十二可斬罪，熹宗又置之不理。因此跟魏忠賢結仇，在明末有名的「六君子」案裏被拿下獄，當時主持鎮撫司的是魏太監爪牙特務頭子許顯純，他用五等刑罰：夾、拶、棍、扛、敲，把他們一個個打得皮開肉綻，逼他們招認受賄，他們受刑的經過，「天人合証記實」裏有段目睹者的記載：「六月二十七日送北鎮撫司，嚴

刑拷問，諸君子雖各辨對甚正，而堂官許顯純袖中已有成案。是日，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槓五十。七月初四日用比刑，……諸君子俱色黑而顯禿，用尺吊抹額，裳上膿血如染。十三日用比刑，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厲，左、顧曉曉置辨，魏、周、袁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膝下，大聲曰：「汝輩歸，好生服事太奶奶，吩咐各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十七日用比刑，顯純辭色更惡。……十九日，用比刑，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左公聲嘯如小兒啼。……可法自他恩師被捕後，千方百計想進去探監，總是不得進去，後來消息一天壞似一天，傳說左老先生被酷刑拷得快要死去，他變賣一切，籌到五十兩銀子送給獄卒，才許他扮個抬糞的，背了糞筐，拿着個長勺，混進監去，見到了他老師。可法見他老師面目焦爛，額上蒙着幅白布，布上盡是膿血，下半身骨頭早已敲斷，倒在牆角邊，席地坐着；可法禁不得淚兒直流，跪倒地上，抱着左老先生膝蓋，大聲哭。左老先生聽見哭聲，已認出是誰，只是張不開眼皮，他猛力舉起已殘廢的手臂，用指頭撥開眼皮，露出一對瘋子似的綠閃閃發光的眼睛，怒聲喝叱：「畜生！

這什麼地方！你來幹嗎！國家事已廢爛到這般地步，我橫直是一死，你們保重自己要緊，趕快走！要是有個三長兩短，天下的事情還有誰能够支撐？走！……走！不走，我馬上就打死你！」可法沒奈何，退了出來。過了幾天，左老先生在獄裏被炮烙處死。天啓七年，熹宗故世，崇禎登位，那炙手可熱的「九千歲」魏忠賢也一交捧了下來，在風陽自縊，可法在這時才敢出頭露面，應順天府鄉試，考取舉人，第二年中了進士；崇禎八年，調爲武職，任安、池守備道，主持安慶、池州兩府軍事，以後又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崇禎十四年升戶部右侍郎兼任漕撫；十六年升南京兵部尙書，在部院首長中，算是最年輕的一個。可法在宦途雖一路順風，可是他並未享受些少的安樂，眼見國事日非，人民生活如水深火熱，想起左老先生對他的厚望，想起在古廟風雪中解裘相贈的恩情，又想起臨死前的幾句遺言，常禁不得淚兒奪眶而出，一直在憂心忡忡中過日子。

仲御、定生、太冲由可法陪着迎進正廳，用過茶後，定生即提出了復社同人的四點意見：第一，現在太子還生死未明，福王只能監國，不宜稱帝。第二，偏安江南不是個久長局面，應傳檄天下兵馬，北向圖

恢復。第三，留都德高望重大臣像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等幾位老先生應請他們入閣辦事，以正天下視聽，以收天下人心。第四，崇禎帝欽定的一部遊案，決不能推翻，所以遊案中人像阮大鍼等輩絕對不可錄用。可法閉着眼睛付了一付，點頭說：「這點提得很對！馬總督他們擁立福王，以「立親則一，立賢則亂」爲藉口。講到「立親」，還得先讓皇太子，太子沒有確實死難的消息，當然福王只宜監國。第二點也不錯，從來偏安江南的，像東晉、南宋，都沒個好結果。高老先生他們幾位入閣也不成問題，只是阮大鍼的事恐怕要費番口舌！」說到「阮大鍼」，他臉色立刻顯得陰沈，閉上眼睛，呆瞪瞪地一聲不響。太冲向定生遞了個眼色，定生向仲馭主事敷衍，仲馭的大眼睛，尖瘦下巴，留一蓬灰色尖鬍子的臉上，滿含怒氣，忿忿地說：「如果那狗賊鬍子重新錄用，我甯願拚掉這一條老命！拚不過他，我自殺！」可法喫了一驚，摸摸幾縷輕飄飄的長髯，安慰說：「仲老！你放心！阮大鍼是上不了台的！不說別的，如遊案可推翻，像阮某這種人可錄用，我死了有什麼面目見忠毅公？」（左光斗追諡忠毅）見太冲在座，加上一句：「也對不起太冲世兄尊尊忠端公！」又問太冲說：「世兄

！念臺老先生有書信來嗎？」太冲回答：「沒有！」可法微笑着說：「他就會從杭州動身到南京來，我已下了幾道緊急文書去催，他老先生是愛清靜的，我已替他在鷓鴣寺租了幾間院舍，那兒離都察院比較近便！」太冲歡喜得什麼似的問：「劉老夫子仍掌都察院嗎？」可法回答：「除了他，遍天下找不出第二個，高、姜、張等幾位老先生都答應在福王面前極力保薦！」定生笑笑說：「劉老先生出了馬，阮鬍子只好一輩躲在「褲子襠」裏！」，仲馭蒼白着臉，冷笑了幾聲。可法聽見周主事的冷笑聲，心裏老大不舒服，心想：「劉念臺老先生是東南學術界泰斗，姚江學派的一代大師，且爲人一毫不苟，忠直敢言，由他來掌都察院，正可替朝廷肅官常、立綱紀，難道有什麼可批評的不成！」他素知仲馭性格，也不怪他，仲馭見三個人臉上都不自在，趕忙解釋說：「我並非對念臺老先生不滿意，老實說，姚江學派自陽明先生故世後，念臺老先生算得第一個，他老先生立身處世的謹嚴，心地的光明正大，實在使人佩服，他教人在「主敬存誠」，「察問慎獨」上用功夫，這見解也極可珍貴的，他肯出來掌都察院，正符合天下人的期望；不過定生世兄說，念臺老先生一出場，阮鬍子會受致命打擊，

未免看得太天真些，不客氣說一句，這叫做自欺欺人！」定生素來怕周老頭子，紅紅臉不敢聲張，仲馭惹起了火氣，張着烏溜溜大眼睛，激動地說：「一年前我就講阮鬍子在佈天羅地網，想把正人君子一網打盡，有人却說我把人憂天，發神經病！現在看吧！誰發神經病？我們身子究竟在網裏還是在網外？」可法怕他話越說越露骨，傳到外面去會出岔子，勉強笑了一笑，憐惜地說：「仲老！失眠症把你累壞了，所以愛東想西想，局面並沒有糟到這般地步，不要胡思亂想，保重身體要緊！更已深，還是早點去睡吧，有什麼話，明天再陪你談！」定生、太冲見史兵部已下「逐客令」，站起來告辭，仲馭却死賴着不肯走，摸摸一蓬灰色尖鬍子，怒聲說：「不！不！不！我話沒有說完！你攆我回去也沒用，在床上一樣睡不熟！」可法沒奈何，只得單獨留下他，送定生、太冲出了大門，陪仲馭到裏面密室坐坐。趕走隨身小廝，上了門門，又親自拿燭台在屋裏仔細照了一遍，才嘆口氣說：「仲老！你要審慎些，衆人面前不可隨口說。有一次，馬士英告訴我，說你背後罵他是「土匪頭子」，這不成話！不成話！」可法陪仲馭坐下，皺皺眉接頭說：「不像一個樣子！隨口胡說，對自己對國空都沒好處！」

仲馭冷笑着回答：「何止一個「土匪頭子」，他還野心勃勃，想做「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孟德！」可法更不舒服，沉下臉，閉上眼睛，呆瞪瞪的一聲不響。仲馭長聲嘆了口氣，大眼睛，尖瘦下巴，留一蓬灰色尖鬍子的臉上，滿是愁容，感慨系之的說：「老先生今後是中樞的首要，馬、阮縱然野心勃勃，暫時不能不借老先生的光！老先生的一得一失，關係着天下蒼生，所以我不管老先生對我是否討厭，要冒昧進言一句：目前的局勢已糟到萬分！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承認擁立福王的事實！既讓福王進了南京，事實上，我們早已入了馬、阮預先佈置好的陷阱！」可法突然張開一雙灼灼有神的眼睛，逼視着周主事，忽而又哈哈笑起來，摸着輕飄飄的長髯說：「仲老！我記起個故事來了！歷史上不知那一位先賢，有一次提個油瓶去打油，回來時走到半路，偶然脚一滑，油瓶打個粉碎，他就掉頭不顧！回家裏去！……仲老！已經打碎的油瓶，值不得多回頭！爭權奪利上面讓了人一步，捨身為國上面正可多出一分力！」仲馭大不滿意地說：「隔江淮安、揚州紮着劉澤清的部隊，廬州、潯、和一帶，費得功大軍結營幾百里，南京城防又操在誠意伯劉孔昭手裏，這種武力超持的局面下，只有被人當

馬騎的份兒，那裏談得上為國出力！」可法臉孔有點變色，拿起個銅鉗，去夾燭火，遠處傳來打二更的鼓聲，可法起身說：「仲老！有什麼話明天再談！」仲馭記起五更要進皇城去參加福王的告天禮，史兵部身體雖結實，累了幾日幾夜，也該讓他歇一歇，只得起身告辭，並小聲說：「老先生！眼前要緊的是趕快調甯南侯大軍東下，左軍如移紮九江、蕪湖，整個形勢就能改觀，馬、阮他們就不敢十分囂張！還有一點，福王只宜監國，他要登帝位，我們甯可丟紗帽！」可法擎起燭台，照了照四週，臉色十分嚴肅，仲馭接着說：「老先生如一不留意，徒然替別人做了裝飾品，不但害了老先生自己，也害盡了天下蒼生，老先生千萬要三思！」可法微微點了點頭，就開門送仲馭出去。

可法送走仲馭，隨身小廝早已疊好被舖，侍候他就寢，並替他從箱籠裏整出了新頭紗、新襪、新襯衣褲，把紗帽、緞袍、玉帶、朝笏、烏靴，也一一拂拭乾淨，以備明天早晨去參加福王的告天禮，可法怕他們誤事，一再吩咐說：「四更敲過就起來燒湯水！」小廝答應着，掩上門出去。可法翻來覆去睡不熟，想起自崇禎帝自縊消息傳到南京後，為爭立露王立福王的

事，鬧得寢食不安，現在回想起來，彷彿做了場惡夢；又想起剛才周主事說的話：『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承認擁立福王的事實；現在福王既進了南京城，事實上，我們已入了馬、阮預先佈置好的陷阱！』不禁出了身冷汗，望着搖幌不定的燭火，心頭抑制不住地別別跳着。他警解着想：『仲馭的話不能十分相信，他害久了失眠症，有點神經過敏，所以背後被人稱作『神經病』；問題倒在他一張嘴不謹慎，隨口亂罵人，『土匪頭子』、『狗賊鬍子』，心裏想得到，嘴裏就罵得出！跟他同住在市隱園，實不方便，他罵了人會害我受累；不如遷到兵部衙門去住，方妥當些！』又想：『不！不！這樣會被天下人笑罵，說我史可法像老鼠怕貓似的懼憚着馬士英，況且仲馭不過嘴快些，性子剛烈些，人却爽直厚道，且是個極有聲望的東林前輩，他不以自己官卑職小爲意，把我當個朋友看，我怎好意思規避他？』他想起仲馭的建議：迅速調左良王大軍東下，移駐九江、蕪湖，以便解救馬、阮用武力劫持的惡劣局面，不禁臉上露出了微笑，滿意地想：『這才是個好辦法！馬士英兵力雖雄厚，究竟不是甯南侯敵手，有甯南侯大軍駐在附近，至少可使他不敢十分猖獗！去年左兵因湖廣缺糧，鬧着要東下

南京就食，我幫着奔走勸阻，自以爲是秉着一片忠心，誰知倒上了馬、阮的大當！這一回可不能遷就他們，不管馬士英、劉孔昭怎樣反對，也得調左兵入衛京師！』正想得神，忽然記起了自己給士英的一封信，福王七不可立的親筆信，聽說已被蓋上鳳陽總督官署關防，當作緊要檔案保存着的事，陡然像渾身透了桶冷水，心發顫，更加睡不着，從遠處却傳來了淒涼的沉重的敲三更的鼓聲。可法忿忿地自語着：『睡吧！睡吧！一切要忍耐，一切要慢慢兒來，急不得，急沒有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有一分力，盡一分心，得失成敗，只好聽天命！……』這樣自警自解着，慢慢睡去。敲過四更後，隨身小廝推門進來，端來一大盆熱水，可法忙着梳髮洗臉，一切料理清楚，上轎進皇城去參加福王的告天禮。

告天禮完畢後，百官集議，討論登極與監國的事，馬士英、劉孔昭極力主張登極，無奈反對的佔最大多數，只得作罷。但在形式上，衆大臣仍一律上勸進表。第一次勸進，福王批下來說：『人生以忠孝爲本，今大仇未報，是不能事君，父遭慘死，母無消息，是不能事親，斷無登位之理。』其實，羣臣不許他登極，心裏非常不樂意。第二次又勸進，批下來說：

「仍領監國，餘所請不敢當。」於是決定監國。接着便是任命新官，會推閣臣。誠意伯爲保薦阮大鍼，碰了個大釘子，氣得在朝庭裏跳脚，被馬士英硬勸着，才耐住性子。退朝後，士英回到總督官署，第一件事便是差龍友去勸慰大鍼；龍友抄了份當天邸報，就急巴巴到石渠園來。大鍼一直伸長着頭頸在家裏望着，聽到龍友來，以爲是替他道喜，趕忙出去迎接，上氣不接下氣地問：「怎樣？怎樣？上了勳……勳進表以後怎樣？」龍友臉上露出一股尷尬的樣子，喪氣地說：「百官中十個倒有九個反對福王登極，沒奈何，暫時只能監國。」大鍼心先冷了一半，陪龍友進裏面書廳去坐。一壁走，一壁張大着一雙骨溜溜眼睛，想把一個字一個字吞下肚去似的。龍友帶來的一份邸報，只見上面寫着：

「史可法進東閣大學士，兼南京兵部尚書如故。」

高弘圖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

姜曰廣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右侍郎。

馬士英進東閣大學士，督兵部尚書，右都御史，總督鳳陽如故。

劉宗周左都御史。

張慎言改任吏部尚書。

田仰右僉都御史，督運漕糧，兼巡撫淮揚如故。

大鍼找來找去，找不到自己名字，氣得臉色發青

，揚揚黑眉毛，摸摸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在肚裏罵：「該死的貴州佬馬瑤草！我白跟他結交一番

！自己進了內閣，陞了相國，却忘了提挈老朋友！」

他一聲不響，陪龍友進了書廳，忽然記起邸報內也沒

「好好先生」名字在內，再仔細查了一遍，果然沒

有，就耿耿眼睛問：「龍友兄！怎麼一回事？你老兄

是擁立的大功臣，怎麼邸報上沒你名字？」龍友回答

說：「昨晚瑤草兄跟誠意伯商量了一下，誠意伯不主

張放我到冷衙門裏去補個閒缺，他希望能替我補個兵

部主事，但南京兵部實權全操在史老先生手裏，今天

瑤草兄雖也陞了兵部，究竟是個虛銜，要事前徵求得

史老先生同意，才能保薦。」大鍼不滿地說：「你舅

兄做事太少些魄力！徵求史可法同意，無異「與虎謀

皮」，他自己一些黨羽都安插不下，那裏會輪到你！

大鍼想問自己補兵部侍郎的事，不好意思開口，一

會兒啾啾嘴巴，一會兒抓抓頭皮，做出一種坐立不安

的樣子，龍友早已會意，說：「圓老的事，誠意伯的確幫了大忙，可惜他們人多勢盛，誠意伯敵不過，氣

得在朝庭裏跳脚。瑤草兄特意叫我來走一遭，他說：「你請圓老儘管放心！誠意伯是劉伯溫軍師後裔，替明朝立過大功的，他決不肯輕易失面子，何況還有我馬瑤草在！包管三五天內有好音，那時再登門來替他道喜！誠意伯已答應向司禮太監韓贊周、秉筆太監盧九德活動，不過兩位內相跟前，最好圓老能送份禮去，更妥當些！」大鍼聽得笑容滿面，不住點頭說：「當然！當然！禮是少不得的！南京城裏我阮大鍼算得數一數二首富，送禮上面，不會比別人吝嗇！」他問起昨晚擬定的四點條陳的事，龍友回答：「瑤草兄見勸進碰了個釘子，東林黨人利用史可法做擋箭牌，十分囂張，四點條陳暫時不便提，特別是第四點保薦四鎮進爵侯伯的事，提出來一定又會碰釘子！」大鍼大不樂意，說：「四鎮建擁立大功，進爵侯伯有什麼不該！」龍友回答：「他們說，劉澤清是先帝罪人，死有餘辜，有旨召他入衛京師，不但抗旨，反帶兵從山東逃到淮揚，設關徵稅，搜掠民財，無惡不作；對靖南伯黃得功也攻擊得體無完膚，瑤草兄如提出來請封他們爲侯伯，還不是自討沒趣！自討沒趣猶且可，萬一「紅蘿葡上在蠟燭帳裏」，四鎮倒惹怪瑤草兄不肯替他們出力，那才糟糕！」大鍼一聲不響，像在忖

着什麼似的，濃黑眉毛微微一揚，眼睛骨溜溜一轉，嘴角露出個似笑非笑的笑容。龍友走後，大鍼差小廝把教戲師父鹹亦嘉叫來。亦嘉仍跟去年差不多模樣：紅鼻子，矮胖身材，戴一頂青小帽，穿一件紫色半舊絹直裰。過去他一向怪着阮府裏的總管來福，現在漸漸覺悟過來，認爲自己的命運不濟：去年三四月裏往嘉興府田莊上走了一遭，原以爲可賺一筆大錢，想積蓄幾個娶房妻子，不料歸途上遇強盜，損失個精光，且一路受够了金剛老七的氣。十月裏伴着部女樂送到京師成國公府裏去，的確賺了幾十兩銀子賞錢，早不走，遲不走，挨到今年三月京師城破，才慌慌忙忙動身，所帶幾兩盤纏銀子，中途被亂兵搶得乾乾淨淨。他偶一跟人談起這兩件倒霉事情，總是搖頭嘆氣說：「一切有個命！一切有個命！」大鍼把他叫去，笑笑說：「鹹師父！財神菩薩來找你了！」亦嘉一時摸不着頭腦，大鍼說：「馬總督老爺陞了內閣，南京城裏一等一號的大官兒都要到相府去道賀，馬老相國準備今晚在相府擺筵席招待他們，剛才楊老爺來說，相府裏沒好的女樂，想向我借一部，這豈不是你的造化來了！至少也可弄到一二十兩銀子賞包！」亦嘉喜得一連叩了幾個響頭，問着說：「不知排什麼戲？」大鍼

回答：「當然，不是『燕子箋』，便是『春燈謎』！馬老相國看過幾遍『燕子箋』，不如排『春燈謎』！亦喜慌忙回戲房去準備，一路上因歡喜過度，手舞足蹈着，一會兒扮丑角，一會兒又充小生，獨個兒唱『牡丹亭』：

「（生）呀！戶外敲竹之聲，是風，是人？（且）有人！（生）這時節有人，敢是老姑姑送茶？免了！（且）不是！（生）敢是遊方的小姑姑嗎？（且）不是！……」

一些小廝們以為他發了瘋，大家跟在後面只是癡笑；後來半途碰着細瘦身子，老鼠眼睛，留一蓬銀白鬍鬚的來福老頭子，把他狠罵了一頓，「紅鼻子」才清醒過來，紅紅臉逃回戲房裏去。來福也是剛得到主人的傳呼，正在往書廳走。進了書廳，叩過頭後，大鍼吩咐說：「馬總督老爺已陞了內閣，快把前幾天準備好的一份禮物，送到相府去！」來福問：「稟老爺，相府那一條街？」大鍼訕笑說：「蠢奴才！總督府在鵝巷都忘了嗎？昨天叫總督府，以後該改稱相府！」來福是個精細人，將禮物名單重新報了一遍，他說：「稟老爺，禮物一共四件：叫銀匠舖趕打起來的『加官進爵』金天官一座，五彩錦繡紗蟒一件，閃紅宮緞

四疋，紫金如意鏤十錠。」大鍼點點頭，吩咐說：「另外還要備兩份厚禮，孝敬內廷貴人的，一份送司禮太監韓贊周老公公，一份送秉筆太監盧九德老公公。來福！這兩份禮，關係着你老爺的前程，要仔細揀選！」來福回答：「老爺不如自己到庫房去看一看，免得小的揀選得不合適！」大鍼想了一想，說：「每份五百兩白銀，十錠紫金如意鏤，四疋上等宮緞細絹，另外再選幾樣小巧貴重的，不論珍珠、瑪瑙、翡翠、白玉都可以！」來福睜睜老鼠眼睛，皺皺眉頭說：「五百兩太喫重些！這幾天送禮上面化費得太多，庫裏存銀有限，不如改送以前準備送錢牧齋老爺的字畫！」大鍼哈哈笑着說：「宮裏的貴人只愛黃的金，白的銀，却不愛字畫。蠢奴才！你莫來囉囉嗦嗦！儘管照我吩咐的辦！」「小錢去，大錢來」，你老爺補了兵部侍郎，自會運本帶利都撈回來！」來福要湊主人的趣，摸摸銀白鬍子，裝出種歡喜的模樣。過了三天，是端午節，大鍼借着送節禮名目，東也送，西也送，化費了不少銀子，特別是馬相國，誠意伯、忻城伯、建安王府、韓太監、盧太監等處禮送得最厚；可是自己的「兵部侍郎」頭銜，始終懸空八隻脚，弔在半天裏，望得見，拿不着。又過了十來天，到五月十二日下

午，楊龍友忽忽忙忙跑到石鼻園，見了大鍼上氣不接下氣的喊：「恭禧！恭禧！」大鍼忙問什麼事？龍友擠眉弄眼說：「剛才瑤草兄對我說，圓老的事已有了九成九把握！明天早朝時，誠意伯結實實上一本，保薦圓老，事前韓、盧兩位內相也一口答應在福玉面前疏通，瑤草兄並囑我到姜曰廣老先生府上走一遭，求他無論如何幫個忙！看情形兵部侍郎是穩穩到手了，我等不得，先起來向你道喜！」大鍼疑惑不定的說：「姜老頭兒跟周鍾是一夥的，周鍾那神經病敢一意與我們作對，全仗姜老頭兒後面撐腰，我不信姓姜的會答應幫忙！」龍友嘆怪着說：「圓老！你疑心病太重！」大鍼毫不客氣的回駁：「我疑心病才不重，你老兄處世未深，「見佛不拜，見鬼叩頭」倒是真的！」龍友碰了一鼻子灰，掃興回去。大鍼事後仔細想了一想，覺得「好好先生」的見解也有是處，他想：「姜老頭兒雖頑固不通人情，料想不敢十分得罪瑤草，且他的同鄉人南昌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朱統燾，早在外而揚言要參他一本，告他個：謀逆、受賄、姦媳。姜老頭兒應知統燾跟我的關係，如一味阻難，會防我翻下臉來，在傍晚使統燾，沒好滋味給他嚐！」這樣一想滿心歡喜，搖着柄摺扇，在書廳裏來回踱着。正在

得意，來福與斗斗地跑進來，叩過頭後，笑着說：「稟老爺！怪不得今天喜鵲叫，喜事兒上門來了！」大鍼問什麼事？來福向廳外用手一招，外面走進個四十左右年紀管家打扮的漢子。那進來的漢子是在嘉興府田莊上管莊的興旺，他是來福親外甥，叩過頭後，來福替他代稟着說：「今年莊上麥子、油菜雜作，折收了五千多兩銀子，已全數解來，眼目由賬房核對，核對後再請老爺過目！」大鍼問：「田裏收成可好？」興旺恭恭敬敬的回答：「莫愁小麥成空，只怕清明日起風」。老爺的鴻福，今年清明前後，晴天猛日頭，沒一絲風，小麥有九成收穫！」來福又代稟着說：「眼前農忙時節，興旺要管七八百戶佃家耙田、下種，本抽不出開工夫到南京走一遭，不過有兩樁要緊事兒，必須親自聽老爺的吩咐！」大鍼問什麼事？來福說：「頭一樁，我們田莊附近有三十多家自己種田地過活的，甯願連田地帶家小到老爺門下來「投獻」，不要化老爺一文錢，田地全數撥到田莊戶下，家小人口全數錄入田莊花名冊上，作為老爺門下的奴才！」興旺添上來說：「不瞞老爺，這年頭自己種十廿畝田地的小戶人家，實在過不了日子，餉糧重，攤派多，動不動被捉供官差、服勞役。一年苦到頭，弄得「六

月沒來喫，七月賣青苗，巴望秋後收成好，等到冬來把飯討。所以情願投到官紳人家當奴才，以後錢糧可以不管，官差、攤派也挨不到。不過秀水縣已貼告示，說奉朝廷聖旨，嚴禁「投獻」，違者不論豪族勳戚，一律要充軍到邊地上去。小的不敢作主，來親聽老爺吩咐！」大鍼問：「有多少丁口？」興旺回答：

「男丁九十六口，女丁一百十七口，田地坐落園樣也帶來了！」大鍼摸摸一蓬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笑嘻嘻說：「你儘管收下來，如有別人願意來「投獻」，也多多益善！秀水縣不過是個小小七品官，料他不敢在泰山頭上動土！」來福睜睜老鼠眼睛，對他外甥威嚴地說：「興旺！你記着！當今皇帝是老爺擁立的，馬老相國是老爺知交，老爺不久將任兵部侍郎，誰個不知趣的敢放屁，你儘可用糞塞他的嘴！」興旺垂手恭立，連聲稱「是」。來福換過一付嘴臉，對大鍼說：「稟老爺，另外還有件喜事兒！我們田莊隣近有個做杭絹買賣的，犯了人命案子，下在秀水縣獄裏。本來已買通秀水縣以誤傷斷罪，不料對方告到嘉興府。府裏提訊，改判死刑，等待秋後處決。那做杭絹買賣的家裏人，托興旺向老爺求情：如老爺能寫一封信給嘉興府，救活一條命，願意變賣家產，孝敬老爺五

百兩銀子！」大鍼哈哈大笑說：「這有什麼不可以！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如嘉興府不依我，料他紗帽也戴不成！」又吩咐興旺說：「你早點兒回莊上去，對佃戶要管緊些，不許他們放肆。你老爺爲國事奔走，冤枉化了不少銀子，所以秋後租米要比往年加重些，彌補彌補虧空！」興旺又一連聲的應着「是」，隨着來福出去。

這晚上，大鍼原想到龍友家走一遭，問問向姜曰廣老頭兒疏通的結果，怕遭「好好先生」一頓譏嘲，只得耐着性子。第二天早晨，家人抄來一份邸報，大鍼仔細一看，見龍友有旨補了兵部主事，趙弼第補了丹陽知縣，馮可宗補了錦衣衛，……找來找去，不見自己的名字，氣得臉色發青，頓脚大罵：「該死！該死！獨獨欺負我阮大鍼一個！」再看下去，見奏章一項上寫着：

「吏部右侍郎呂大器奏一本：先帝血肉未寒，爰書灑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鍼，不惟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

吏科給事中羅萬象奏一本：輔臣薦用大鍼，或以愧世無知兵者，然而大鍼實未知兵，恐「燕子箋」

「春燈謎」即枕上之陰符，袖中之黃石也，伏

望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

御史蒼兆恒奏一本：欽案諸人，久圖翻局，……

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

國仇未復，而忽欲召用大賊，豈不上傷在天之靈

，下短忠臣之氣？……

懷遠侯常廷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

王孫蕃，爲「逆案不可翻，大賊不可用」，合奏

一本……

大賊不願再看下去，氣得把一份邸報撕成粉碎，

又胖又高的身子，不住地打抖，咬牙切齒的自己思量

：「這世界上不是朋友，便是敵人，不是爬在人家頭

上，便是踏在人家脚下！你們踏吧！踏吧！……」想

到這裏，抑制不住悲傷，突然淌下幾滴淚來。

第十六回 田漕撫逼娶李香君

大賊獨個兒在書廳來回踱着，思量了好久。忽然，
骨溜溜一轉，嘴角露出一個似笑非笑的笑容。忽而又
大聲大笑，笑得又胖又高的身子站立不住，倒在一把
靠背椅裏，點頭自語着說：「對付那批書獃子是容易
的，容易的，……」這時，小廝過來傳話：「貴州楊
老爺拜會老爺！」大賊叫他把地上剛才撕碎的邸報紙
屑掃乾淨，自己出去迎接。龍友的小眼細鼻，留稀稀
幾根黃鬚的瘦長臉上，露出駭懼裏張慌的模樣，一
進門，就打躬作揖的說：「圓老！你真有先見之明，
萬想不到我在姜老頭兒那裏果然碰了一鼻子灰！」說

着，從袖子裏摸出份邸報。大賊搖手笑笑說：「早看
過了，正想來恭喜老兄補了新官！」龍友委屈地說：
「一個六品主事，不放在我眼裏，瑤草兄情面上，推
却不得，只好答應下來！」兩個進了書廳，小廝獻過
茶後，龍友忿忿地說：「圓老！姜老頭子真太頑固不
通人情，昨天傍晚我特意跑去，轉達瑤草兄的一番話
，不料倒被冷嘲熱笑一頓，他說：「我姜曰廣雖獃，
還沒有到願意斷送自己一生名節去做人情，馬老相
國常說他已被別人畫成花臉，爲此很不樂意，「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他何必害我也抹一鼻子白粉！」
大賊乾笑幾聲說：「這原是你自己不識趣，「見佛

不拜，見鬼叩頭」，他們有史可法做搖箭牌，根本不把你舅兄放在眼裏！」龍友說：「昨晚我把姜老頭子的回話告訴瑞草兄，瑞草兄發了頓大脾氣，暫時擱下誠意伯的奏章，親自在福王跟前保薦調老。不料福王遲遲疑疑，說要今天早朝時面詢史、高、姜等幾位閣臣，再能作決定。早朝時，姜老頭子送上呂大器、羅萬象、詹兆恒、常廷齡、萬元吉、陳良弼、王孫蕃；他們的一大疊奏章上去，福王沒奈何，對國老補官的事，只得批個不准！」大鍼搖手說：「你少嚼些廢話，「長鞭放遠鷄」，記在心裏就得了，何必多說！」呂大器是擁立潞王健將，首創「福王七不可立說」的，是他和雷縉祚兩個，將來自有好滋味給他們嚼！可笑的是詹兆恒，虧他在奏章裏說：「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臣之氣」，他算得個忠臣嗎？呸！呸！」龍友聽到「詹兆恒」名字就臉紅起來，他在江甯知縣任上，以貪污罪被詹御史參劾掉的，耿耿眼睛，輕蔑地說：「那姓詹的憤會無的放矢，你也值不得放在心上！」又說：「敝同鄉百源兄陞了漕撫，大後天到淮揚赴任去，今晚瑞草兄在相府替他餞行，明天是十四，挨到我作東，晚上在桃葉河房擺下酒席，圓老！你務必要賞我個面子，做個陪客！」大鍼滿口答應。龍友

又擠眉弄眼說：「圓老！另外還有件喜事，你再也想不到！」大鍼問什麼事？龍友回答：「百源兄託我做媒，想把李香君娶去作小妾，香君養娘已滿口答應，十成有九成把握！」大鍼聽了不樂意說：「真是情人眼裏出西施，秦淮河上多的是如花似玉名妓，怎麼田漕撫倒會看中李香君那賤婊子？」忽而，又揚揚濃黑眉毛，拍手大笑說：「妙！妙！田漕撫太太是有名的「河東獅」，那賤婊子看來够消受了！去年她唆使侯方域，退還三百兩妝奩銀子，「六月債，還得快」，這樣一來，倒可替我出口鳥氣！」龍友喫了一驚，問：「你怎麼知百源兄是懼內的？」大鍼嘲笑說：「虧你們是同鄉，田漕撫懼內，誰不知道！」正說着，小廝傳話進來：「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朱小爺拜會老爺！」大鍼喜歡得什麼似的，說：「來得巧！來得巧！我有話要跟他談！」又對龍友說：「你且在書廳坐，我在客堂裏陪他談一會兒就來！」龍友知道他們有私話要談，有自己在場不便，就告辭出來，在門口跟朱統錫打了個招呼，急巴巴上轎到舊院媚香樓去，田仰大後天要回淮揚去，後日十五正巧是個吉日，已擇定在那一天用一乘小轎去接親，龍友奔波了幾次，還沒有把親事說妥，因此雖在百忙中也只得去走一遭。在轎

中他想起剛才大賊的話：「田漕撫太太是有名的河東獅，那賤婊子看來够消受了！」覺得實在對不起香君，內心感到陣慚愧，不住搖頭嘆氣，想：「沒名沒目害了『香扇墜』，糟糕！糟糕！將來侯朝宗知道這消息，一定會怪到我身上來，算我楊龍友倒霉，總是替人受過！」

這時，貞娘跟香君兩個，正爲田仰逼娶香君作妾的事，在家裏哭鬧着。香君自朝宗走後，決意結束賣笑生涯，終日獨個兒守在樓裏，連以詩書琴棋伴客都不肯；貞娘幾次逼着她，香君尋死覓活，嚷着要落庵做尼姑去。貞娘沒奈何，只得辭退幾個保兒，老媽子，節省點開銷，關門落門，等待尋個適當戶頭，把她嫁掉，弄到筆身價銀子，再可另外買一二個姣好女孩兒，重理舊業。不料自去年十月到現在，媒事始終未曾說妥。貞娘是樂戶籍中人，受着教坊司管轄，不能搬到舊院以外地段去居住，既卸不下「媚香樓」一塊招牌，自然不免有些客人上門來囉嗦，全仗貞娘平日爲人豪爽，交遊廣，又有楊龍友等幾位有勢力官紳撐腰，沒發生什麼事故，但這中間，氣是受够了的。所以這次由龍友做媒，以一千兩身價銀子嫁給淮揚巡撫，新近又放了漕撫的田仰作小妾，貞娘歡喜得了不得

，認爲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逼着香君答應。今天早晨，龍友送上信來，說不管香君願不願，已擇定五月十五日，派漕撫衙門差官押一乘小轎來抬，氣得香君又在樓上房裏，跟她養娘哭鬧。她和衣躺在朱紅描金床裏，臉蒙着枕，哭着說：「我甯死也不會嫁給田仰，情願削髮做尼姑去！」貞娘坐在通走廊門傍的一把椅子裏，莫可奈何地摸弄着門上掛着的繡花茄紫色軟簾，說：「是我寵壞了你！我糊塗！香君！我不怪你！不該讓你長跟玉京來往，你仔細想想：玉京風流够了，玩膩了，「人老珠黃不值錢」，才會想去做尼姑；你不同，年紀正輕着，樂得揀個大官大府人家，享受番榮華富貴！況且，這番是楊老爺的媒人，楊老爺是熟人，不會欺你！」香君一壁哭，一壁回答說：「媽媽！你不必再勸了！除了侯相公，我不會嫁別人，強要我嫁，寧願一頭碰死去！」貞娘氣得心肝都痛了，硬忍住性子，冷笑說：「侯相公？哼！莫要「穿草鞋，遊西湖」，忘了自己身份！人家是有錢人家的哥兒，野花閒草，招惹得多，根本不會把你放在心裏，到頭來不過「化子拾金」，白癡心妄想一場！」香君見養娘狠心腸譏嘲她，又想起朝宗半年多沒正正式式來過一封書信，思量自己在世界上沒一個親人

，正如浮萍野蓬一樣，不知今後會飄流到何處去？這樣一想，不禁悲從中來，哭得更加厲害。貞娘聽得一陣陣心酸，偷偷掉了幾滴眼淚，放軟聲音，勸着說：

「香君！你莫要怪娘的心腸狠，貪圖銀子！不！不！不！我在風月場中混過十多年，這點小數目，不會放在眼裏！我是替你的前途打算，」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怕就誤了你的青春！香君！我不會欺你，不會哄你，世界我比你經歷得久些，人情世故也比你懂得多些！」正說着，聽見樓下有人聲，貞娘跑到梳妝台傍，撩起荔枝紅軟簾向下一望，見門外歇着乘轎，龍友正沿着鵝卵石甬道進來，貞娘喊着說：「楊老爺！到樓上來坐！」龍友小聲問：「香君可在？」貞娘用

嘴向房裏一嗽，龍友就招招手，擠眉弄眼說：「你下來！你下來！」貞娘惱聲回答：「不！我一定要你上來，你自己來對香君講！」龍友皺皺眉，揉手頓腳，遲疑了一會兒，莫奈何，只得硬了頭皮上去。龍友慢吞吞上樓去，心裏着實有點怕，他素知「香扇墜」性子不是好惹的，防受她一頓搶白，腿兒越來越沉重。貞娘出房門迎接，在樓梯口惡意地笑着說：「楊老爺！誰打壞了你的腿呀？」龍友見膚色白膩，身軀豐滿健康的老相好，穿一件玫瑰紅羅衫，玫瑰紅洋襖褂

，在樓梯口眼珠兒閃閃不定的瞟着他，就加快了脚步，一壁假作威嚴地喝叱着：「胡說！胡說！」貞娘把龍友請進房裏，喊香君起來見了禮，自己轉身就走，說：「一客不煩二主，楊老爺！香君陪你談吧！我有事去！」龍友拖着她不肯放，貞娘掙說了，嘟着嘴說

：「我看見香君就一肚子氣！楊老爺！你多開導導她，讓她通通竅！」說着，下樓去吩咐唯一剩下的老

媽子，泡了盞熱茶上來。龍友見「香扇墜」穿件竹葉

青紗衫，淺紅洋襖褂，纖巧秀美的身姿，怪逗人愛憐

的；眼泡有點紅腫，嬌嫩紅潤的臉龐上留着淚痕，心

裏更覺不忍，坐在通走廊門口的一把椅子裏，皺皺眉

，一聲不響。香君站在梳妝台前，對着銅鏡理了理散

亂的髮髮，見臉上有淚痕，用一塊白紡手帕揩擦乾淨

，一壁搭訕着說：「聽說新皇帝是楊老爺從儀仗接駕

接來的，楊老爺一定陞了大官了！」龍友吞吞吐吐回

答：「那裏！那裏！到今天才有旨補了個小小六品主

事缺！」香君捧過老媽子送上來的一盞熱茶，放在龍

友身傍八仙桌上，欠身作禮說：「賀喜楊老爺陞了官

兒了！不知那位田老爺的官兒比老爺大還是小？」龍

友正苦着不敢提起田仰的事，乘機翹起枚大姆指，扮

個鬼臉誇着說：「田老爺是淮揚巡撫，外任大員，新

近又加右僉都御史銜督運漕糧，兼着漕撫的肥缺，真是了不得的顯赫！我一個小小兵部主事，那能跟他相比？」香君冷笑一聲，背着臉說：「怪不得楊老爺忙着替他跑開腿兒！」龍友仔細付了付，知道在譏嘲他，氣得臉色灰白，心想自己乙榜進士出身，新任正六品兵部主事，讓個婊子譏嘲，這還了得！轉而一想：「算了！算了！青樓裏的娘們有什麼見識？值不得跟她們鬥嘴！大凡做官兒的，只能一隻眼睛開閉，一隻眼睛閉閉，裝聾作啞，假癡假呆，更便宜些！」就笑笑說：「香君！你轉過臉來，我有話與你說！」香君轉身問什麼事？龍友臉上一股正經，嘆了口氣，說：「我對你們娘兒兩個，一向當自家家人看待，所以有人欺負你們，總是我出來撐腰！你媽媽過了年紀，又是樂戶籍裏的人，看來只能在風月場中混過半輩子；但你不同，年紀輕輕，總得有個歸宿，我把你當自家家人看，爲你的事，一直掛着根肚腸！」香君淡然回答：「楊老爺！你不把我當自家家人看倒好些！去年候相公的事，做媒的是楊老爺，今番逼着我嫁田漕撫，做媒的又是楊老爺！楊老爺何苦！狗咬耗子，多管閒事！」反而害得我活又不成，死又不得！」說着，哭了起來。龍友窘得走出房門，在樓梯口大聲喊：「貞娘！」

上來！上來！」貞娘慢吞吞地上樓來，問什麼事？龍友板着臉孔說：「香君的事，是田漕撫自己出的主意，不關我事，我懶得來受這種沒名沒目閒氣！不過，貞娘，你記着：田仰是作威作福慣了的，背後又有馬老相國一座泰山在，萬一動了脾氣，派差官用強把香君抬去，那時你人財兩失，莫怪我楊龍友薄情，不替你們撐腰！」說着怒冲冲下樓去。貞娘氣得手腳冰冷，呆呆地站在房門口。

龍友上了轎，吩咐往桃葉河房打個轉，再回家去。坐在轎裏，仍然怒氣未消，想起自己從江寧知縣任上被參革職後，閒散了一年多，今天難得補個新職，正該拜拜天地，祭祭祖宗，設一席家宴，伴愛妾嬌子，快快樂樂過一天，不道丟開自己的正經事不管，却在外面奔奔波波，替別人跑開腿，受沒名沒目閒氣。正想着，轎前走過個魁梧壯健的漢子，戴一頂豆沙色繡花新頭巾，穿一領豆沙色夾紗直裰，脚上穿着雙極結實的厚底烏榜皂靴，好像在那裏見過；待轎子趕上了他，回頭一望：一張黃黑臉孔，兩頰留着黑黑短鬍，一雙又黑又銳利的眼睛，兩片嘴唇緊閉着，彷彿跟誰生着氣似的。龍友忙叫轎夫停轎，招呼說：「可宗！往那兒去？」可宗雖懶得理會他，積着一肚子悶

氣，忽想在「好好先生」跟前發洩一番，假意裝出付慇懃模樣，打躬說：「啊呀！是龍老！正想替你道喜，且下來揀個茶座談一會兒！」龍友拱手回答：「該向你道喜才對！你老補了錦衣衛，誰不羨慕！今天我要有要緊事去，不能奉陪！對不起，我先走一步！」可宗拉住轎槓不肯放，龍友沒奈何，只得下來，心裏怨着：「真是忙昏了頭！」可宗揀一處僻靜茶坊，叫茶博士泡兩碗龍井。四週靜悄悄沒幾個人，舊院原是夜市面熱鬧，白天反而冷落，只幾個賣花姑娘，穿衙過戶的，叫着一片賣花聲。龍友呷了幾口茶，冒出一頭汗，啞啞嘴巴說：「想不到五月中旬天氣，竟會這般熱！」又睜睜眼睛，摸摸稀稀幾根黃鬚鬚，取笑說：「可宗兄不愧名士風流，白天也來舊院走動！」可宗回答：「你自己說：『要領略金陵風物，找秦淮河上娘兒們，少不了我！』」今天正想託龍老物色一個！」龍友笑笑說：「做得到一定幫忙！可宗兄！明天晚上我在桃葉河房擺酒席爲百源兄餞行，你同來乾杯酒，替你介紹鄭安娘認識。安娘不但品貌驚人，且極有才學，她的詩連錢牧齋老先生都贊不絕口！」可宗黑着脸回答：「女人會狐媚就好，寫詩有個屁用！」龍友見他措辭太不斯文，大爲掃興，又吃吃地問：「玉京如何？」可宗搖頭訕笑說：「年紀大些，且不善說笑，我中意的是李大娘，剛從她家喫了茶來！」龍友拍手大笑說：「啊呀！原來也是熟門熟路！」可宗大聲說：「大娘比趙鼻涕家滿臉雀斑的騷婆子標緻得多，可惜不是我家裏人，不然閉着眼睛做個活烏龜，比趙鼻涕搶先弄到了官做！」龍友聽得倒抽一口冷氣，心想自己何必在百忙中陪着個「草包」嚼廢話，可宗却接上來說：「龍老！你千萬莫把『笑面虎』當好人，他背後在搬你的是非，他對我說，你在桃葉河旁擺着的古鼎，銅佛，玉如意等幾件古玩，是福建人姓郭的家私，強佔過來的！」龍友羞得滿臉通紅，顛聲辯着說：「趙窮第胡說！胡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起座告辭上轎去，心裏更加不樂意。龍友覺得馮可宗也不是個好東西，把他在士英跟前的嘴臉與剛才大模大樣出口傷人的情形一對照，恨得牙癢癢地，心想：「我跟瑤草是至親，這狗頭却不把我瞧在眼裏，真真豈有此理！」又想：「君子值不得跟小人計較，樂得一隻眼睛閉開，一隻眼睛閉閉！」蚊子遭扇打，只爲嘴傷人，這草包將來自會有人收拾他！」雖自警自解着，心裏總是悶悶不樂，怪着自己不該丟開正經事，在外面奔奔波波，尤其娘兒們面前，一向做慣

「好好先生」，今天在胡香樓意外發了頓脾氣，大覺不自在，心想：「『香扇墜』原不是等閒人物，難得她對侯朝宗一片真心，看朝宗臉上，也該憐惜她些！如果逼着她嫁了田仰，朝宗知道這消息，一定會怪到我身上。」這樣一想，在轎裏不住的唉聲嘆氣。他伸頭向轎外一望，見快到桃葉河房，街道兩傍，擺了許多攤担，有賣茶食糕點的，有賣饅頭的，也有賣桃子、楊梅等水果的，叫的叫，嚷的嚷，鬧成一片。龍友好像沒聽見一樣，出神地想着：「朝宗是復社中有聲望人物，復社擁有兩三千社友，勢力遍大江南北，對朝宗不可輕易得罪！阮鬍子可以把他們罵得一錢不值，我却不能不跟他們拉攏。我與鬍子不同，我楊龍友是大名士，當代名畫家，不能不顧及清流輿論……」

「正想着，已到了桃葉河房門口，龍友下轎進去，小廝來稟：『剛才清撫田老爺差家人送來一千兩銀子，說是託老爺轉達的聘金，另外有幾件字畫，是送老爺的！』龍友果見上首長畫几上堆着二十錠紋銀，每錠五十兩，鑄着「永樂」字樣，龍友心想：「這老賊在淮揚發飽了財，搬出來的銀子也與衆不同，整整齊齊的！」他拆開與銀子同時送來的書信一看，皺皺眉頭，把信丟在一邊，在河房裏踱來踱去，思量了好一會

兒。又隨意翻送來的字畫看，先打開新裱的，見是一幅立軸，田仰自己的筆蹟，上面寫着：

「且聽滄浪吟，休誦卜居篇。愛碧山石橙紅泉，策杖行歌興渺然。醒來時對陶令無絃，醉來時學蘇晉逃禪，不似那憔悴騷人深吟，任蒼狗白雲屢變。笑蛙聲紫色早妍，浮名與我無牽絆，再休尋無事散神仙。」

後面註着一行小字：「崇禎甲申五月，漁樵山人題於石頭城客寓，以博龍友大雅一笑。」龍友搖頭說：「寫出來的字粗粗收收，沒一點骨格，虧他好意思拿出來送人！」再打開一幅，見是倪雲林的山水，喜得直跳起來，喃喃着說：「如被錢牧齋瞧見了，會想得夜裏睡不熟覺！」又打開一幅，是真蹟趙孟頫「洗馬圖」，龍友驚得呆了，睜着一對小眼睛，伸伸舌頭歡天喜地說：「幾世修的福，這樣一幅神品，落到我手裏來了！」就出去叫幾個小廝，把二十錠銀子拾到真娘家去，並板着脸孔吩咐：「去對真娘講，這是漕撫田老爺送來的聘金，不收也得收着，不管香君願不願，準定十五早晨，派清撫衙門差官，押一乘小轎來拾！」

真娘自龍友發了頓脾氣走後，氣得手脚冰冷，拍

手頓足哭了一陣，出門找下玉京、鄭妥娘等，一家家告訴去。香君獨個兒留在樓上房裏，只是流淚。在淚痕模糊中，她彷彿看到一個熟悉不過的臉影，浮現在眼前：白淨臉皮，烏亮眼睛，高長的個子，穿着百幅流雲滿繡金的淺藍直裰，白綢子裏衣，烏緞皂靴，……忽又想起剛才貞娘的話：「侯相公嗎？哼！莫要

「穿草鞋，遊西湖」，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人家是有錢人家的哥兒，野花閒草，招惹得多，根本不會把你放在心裏，到頭來不過「化子拾金」，白癡心妄想一場！」想到朝宗半年多沒正式正式來過一封信，香君想：「也許媽媽的話是對的，賣笑人家的姑娘總究竟是賣笑人家的姑娘，人家對你不會用真情，命裏註定着只能任人擺佈，如浮萍野蓬一樣，根本沒自己的主意兒。」這樣一想，更加傷心，倒在床上抑制不住地哭着。哭了一會兒，又覺自己不該這麼軟弱，心想：「田仰仗着馬士英的勢，但南京目前是京師所在地，只要不收身價銀子，料他不敢強搶，怕什麼！」起來揩乾眼淚，重施脂粉，想到玉京家去談談閒天，散散心。但撩起荔枝紅軟簾一望，窗外十多竿竹，竹影垂直，時間已近中午，正是用中飯的時候，不好意思去打擾別人。在房裏立也不是，坐也不是，就出去到房外走

廊上，襯着朱紅欄干，呆呆地眺望。天上一片透亮的蔚藍色，沒一絲雲，天井裏一叢芭蕉，已長了闊大的新葉，桃樹堆着茂密的葉子，兩株梧桐在五月的太陽下，靜悄悄地，沉默着。香君記起去年與朝宗一同憑欄觀賞桃花的情形，就低聲朗吟着妥娘所作的「浪淘沙」：

「日午倦梳頭，風靜簾鉤，一窗花影擁香篝。試問別來多少恨？江水悠悠。」

新燕語春秋，淚溼羅綉，何時重話水邊樓。夢到天涯芳草暮，不見歸舟。」

忽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香君回進房裏，撩起窗簾一望，見是玉京和妥娘兩個，正沿着鵝卵石甬道進來。接着，樓梯「叮零蓬朧」一陣響，她們上來了。玉京穿藕色青花羅衫，淺綠撒花洋襖裙，細長身材，瓜子臉，細眉俏眼，略有幾點白麻，一股笑迷迷怪和氣的樣子。妥娘穿橄欖青白花羅衫，大紅洋襖裙，不高不矮身材，細瘦腰肢，眉黑，眼珠兒靈活，兩片紅紅嘴唇，一口白玉似的牙齒，髮髻上插幾朵鮮紅花朵，耳上掛着雙翡翠耳墜。妥娘一進房，就打趣說：「香扇墜！」我們來喫你喜酒了！」玉京白了她一眼，埋怨說：「人眼泡都哭紅了，你還尋開心！」

香君勉強笑了笑，請她們坐下，端出盆瓜子，叫老媽子泡兩碗茶上來。安娘坐在朱紅描金床的床沿，玉京坐在梳妝台傍靠窗下一張方凳上，香君倚着玉京肩頭站着，低垂着眼簾，又偶而轉過頭，望望窗外在猛烈的太陽光下一片茫茫的白鷺洲。安娘一眼不瞬的瞅着香君，見她眼泡上有點紅腫，嬌嫩紅潤的臉上微露愁容，穿着件竹葉青紗衫，淺紅洋縐裙，纖巧秀美的身姿，怪逗人愛憐的，心想：「香扇墜」真是個美人兒，怪不得田仰一意逼着要娶她作小妾！」就嘆口氣憐惜地說：「香君！我們是手帕姊妹，明說不要緊，假如田仰用強把你娶去，怎麼辦呢？」香君沉着臉，堅決地回答：「我甯願一頭碰死去，甯死不嫁他！」玉京吃了一驚，勉強做出鎮靜模樣，慢慢兒噓着瓜子，殼兒一粒一粒放在梳妝台上。安娘皺了皺黑眉毛，靈活的眼珠兒一瞟，笑笑說：「香扇墜」！你真這樣優，田仰看上去雖像個七十出零的老人，其實不過五十多歲！聽說他在淮揚巡撫任上，與劉澤清兩個合夥做着鹽生意，發飽了財；現在放了漕撫，又是個肥缺，嫁了他，真是榮華富貴，够你享受了！」香君冷笑一聲說：「我沒福去用那些造孽錢！」安娘見她意志堅決，向玉京遞個眼色笑笑說：「我看「香扇墜

」的心兒早就飛到侯相公身邊去了！你做大姊姊的不如幫她個忙，轉勸勸貞娘罷！」玉京白了她一眼，罵着說：「你慣會興風作浪，壞別人的事兒！侯相公的事認不得真！瞧你自己的罷，三年前湖廣黃州府的杜相公，臨離開南京時，對你千遍萬遍的說，只多三個月，就從家裏帶銀子來，把你娶回家去，結果一去如石沉大海，始終沒消息；所以侯相公的事也認不得真，你真害香君另外掛起一根肚腸！」安娘嚙起兩片嘴唇，受屈似的咕嚕說：「牽扯到我身上來幹什麼！」玉京轉過頭望着香君，柔聲說：「香君！你聽我做大姊姊的一句話：做人總要有個久長打算，趁着年紀輕，早日找個歸宿，才是正經！既然田老爺一意要娶你，自然心裏有着你這個人，你嫌他年紀大幾歲，其實，上了年紀的，倒更懂得體貼婦人！……」安娘聽得用手帕掩着嘴巴，笑得倒在床裏，一壁說：「好不要臉的假佛婆子，我看還是你替香君嫁過去吧！」玉京紅紅臉，不睬他，對香君接着說：「你媽待你總算不錯，誰不在背後說，她寵着你像自己親生女兒一樣，你也該替她想想，既是賣笑人家，關門閉戶不像個樣子，你走了她可得到身價銀子，另賣幾個女孩兒，混下半世！……」香君打斷她的話，嗔怪着說：「玉京

姊姊你何苦幫着媽逼我！」說着，賭氣走開，也坐在床沿上。安娘忽想到什麼似的，獨自微微一笑，一對靈活的眼珠兒緊睜着香君，說：「我記起個故事來了！四年前柳如是爲了愛慕錢牧齋老爺是「曠代奇才，當今李、杜」，特意改了男裝，趁船趕幾百里路去拜訪他；我看你不妨大着胆子學學柳如是，到江北找侯相公去！」玉京笑罵說：「安娘！你當心挨貞娘一頓鷄毛帚！興風作浪，教香君做壞事！世界上沒這般不知恥的女人，陰陽顛倒去追男子！」安娘噙着嘴說：「有什麼不可以！我們不睬你，你做你的尼姑去！」玉京要趕過去捏她的嘴，聽見樓梯下老媽子在叫：「下姨娘！下姨娘！」才住了手，出房去問什麼事？老媽子在樓下回話：「下姨娘！柔柔找你回去喫午飯！」香君站起來說：「玉京姊姊！媽快回來了，不如我家用了便飯去！」玉京笑迷迷回答：「不！家裏還有不少事兒，改日來喫你喜酒吧！」說着，用手帕拂了拂靚色青花繡衫、淺綠撒花洋縐裙，問安娘是不是同走？安娘整了整髮髻上插着的鮮紅花朵，拍去大紅洋縐裙上的瓜子殼，起身說：「我也該回去喫午飯了，我家老婆子一天到晚嘮嘮叨叨的，去遲了一步，又會被拿來作話柄子！」香君知道留不住，送她們下樓去

，順便幫着老媽子料理飯菜消閒。沒多久，聽到「蓬蓬」一陣猛烈的敲門聲，香君嚇得心驚肉跳，躲在廚房裏。老媽子出去開了門，見是兩個官家小廝，抬着口紅漆木匣，說：「這是漕撫田老爺送來的一千兩銀子聘金，楊老爺關照，要貞娘親收！」老媽子請他們到裏面客廳坐，進廚房告知香君，自己急巴巴出去找貞娘。貞娘正在李大娘家，聽到這消息，又喜又怕，喜的是一千兩銀子到了手，怕的是防事情出岔子，結果反而人財兩失，被教坊司捉去喫官司，一路上心裏像懸着十七八隻吊桶，一上一下，拿不定一個主意。到了家裏，進客廳去見那兩個送聘金來的小廝，那小廝說：「楊老爺關照，叫傳言貞娘；這聘金不收也得收着，不管香君願不願，準定十五早晨，派漕撫衙門差官，押一乘小轎來抬！」又說：「銀子一共二十錠，每錠足五十兩。」香君在客廳背後偷聽，氣得身子索索抖，見貞娘進來，就跟進去求着說：「媽媽！銀子千萬收不得！要我嫁田仰，我甯願陰司裏嫁閻羅王去！」貞娘生氣地說：「你莫怪娘心腸狠，貪圖銀子！剛才的一番話，諒你也已聽清楚！」香君顛聲說：「只要不收銀子，難道他們敢強搶？」貞娘冷笑說：「有什麼不敢！我年紀比你大幾歲，看得多！」說

着，頭自出去，並用紅紙包了四錢銀子賞錢，給兩個小廝。

香君回樓上房裏，門住房門痛哭。貞娘防生變化，嚇得手忙脚亂，蹣手蹣腳在門縫裏緊緊地瞧，又差老媽子請玉京，妥娘來，咬耳朵吩咐說：「你對兩位姨娘講，香君門住房門，想上弔！」老媽子慌得兩隻脚做不得主，幾乎滾下樓去。不久，玉京，妥娘急巴巴跑來，蘇崑生老頭兒也來了，貞娘答應央人向龍友去求情，乾脆拒絕這頭媒事，香君才開了門。貞娘央蘇老頭兒去找龍友，又託妥娘到錢牧齋寓所走一遭，懇牧齋轉向龍友求情。到傍晚時分，蘇老頭兒回來說：「楊老爺去鷄鵝巷馬相府了，整個下午見不到人影兒，據楊府裏小廝說，明天傍晚楊老爺要在桃葉河房擺酒席，明天下午到桃葉河房守候，準可見到！」第二天傍晚，蘇老頭兒又來做回話，說：「不！今天楊老爺沒有在桃葉河房擺酒席！楊老爺一個貼身親隨對我說：楊老爺昨夜三更天才從相府回家歇，今天一清早吩咐不必備辦酒席，又忽忽忙忙到相府去，庫司坊阮老爺，意誠伯府劉老爺，忻城伯府趙老爺等都在那兒，不知議什麼事，去了一天不見回來！」貞娘理理髮髻上的一頭花翠，氣忿忿說：「講個東事，故意避

我們罷了！蘇師父！你再到他家裏去找，我猜想一定抱着馬婉容，朱玉耶兩個婆娘在睡覺！這老東西好沒良心，做了官就不認得我們，下次不見面也罷，見了面，看老娘不找他幾根黃鬚！」接着，妥娘也來做回話，說：「錢老爺沒找到楊老爺，但已留下一封求情的書子。」到夜裏一更天，蘇老頭兒忽忽忙忙跑來，說：「楊老爺的確不在家！」貞娘怒不可遏，對香君說：「你到陳定生相公那兒去避幾天風，明天早晨姓田的轎子來，我自有辦法理會！」香君喜得兩隻手往貞娘頭頸上挽，親親熱熱問：「媽媽不哄我？」貞娘正經說：「我年紀已三十歲，不是黃毛未退的，怎會哄你！」香君連忙跪下來叩了幾個頭。蘇老頭兒的瘦黃臉上，露出爲難的神氣，摸摸幾鬚灰白短髻說：「今夜街上不知出了什麼事，操江都督府的營兵佈着防，宮裏的錦衣衛騎着馬在巡邏，況且夜已深，到三山街路又遠，我看看君不妨到我寓所房東奶奶那兒歇一夜，明天早晨再找陳相公去！」貞娘覺得這話不錯，叫香君趕忙打一包袱隨身穿着衣裙。蘇老頭兒已雇了乘轎子，等在門口，催香君上轎去。門外今夜果然意外的冷落，攤担的燈火剩了稀稀落落的幾盞，靜悄悄的只聽到遠處一攤寶甌麵麵的，敲着一聲聲悲涼

，沉重的竹柝。

第十七回 福王登極可法辭朝

當晚香君在蘇老頭兒寓所房東奶奶處宿了一宵，第二天早晨，蘇老頭兒陪着雇了小轎，到三山街定生借寓的蔡益所書坊去。戴玄色豬嘴頭巾，猴兒臉的夥計胡二，見轎裏坐着個年輕女眷，疑心是陳相公奶奶，急忙拐着腿兒去通知，定生剛喫過早飯，在批點幾篇制藝文章，聽胡二說：「陳相公！你奶奶從鄉下來了！」驚得說不出話來，跑到店堂裏，蘇老頭兒跟他咬耳朵說了幾句話，才明白一切，蘇老頭兒覺得這事也該告知次尾，問：「吳相公可在家？」定生回答：「他家裏有緊要事，前天已動身回池州府去！」定生請香君下轎，陪她進裏面蔡老板私宅去見蔡老板奶奶。蔡老板認不得香君，以為是定生親戚，不放在心上，到店堂裏去照顧。不久，甲長來通知：「每家店舖擺出一付香案，準備一千紙燭。蔡老板問他什麼事？」

甲長回說不知道，蔡老板正在疑惑，街上陣響聲，有個太監騎在馬上，一隊兵前呼後擁，往三山門出城去，蔡老板更疑惑，隨着轟熱鬧的往三山門走。到了城門口，見貼着一張文高皇帝榜，下面人擠了一大堆，蔡老板也擠進去瞧，頭一眼就看到「弘光詔書」四個斗方，後面小字寫着：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我國家受天鴻祚，奕世滋昌，保大定功，重熙累洽，自高皇帝龍飛登鼎，而已卜無疆之歷矣。朕嗣守藩服，播遷江淮，羣臣百姓，共推繼序，跋涉來迎，請正位號，予暫允監國，攝理萬幾；乃累箋勸進，拒辭弗獲，謹於五月十五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於南都。猥以藐躬，荷茲神器，惟我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勤儉造邦，殫宵旰以經營，希蕩平之績效，……尚賴親賢，僂力勤勤，助予敵愾，其以明年為弘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所有合行事宜，開示於後……」

蔡老板驚得臉孔變色，不再往下看，從人堆裏擠出來，急忙回去告訴定生。定生聽蔡老闆說，福王於今天正式登皇帝位，定國號為弘光，在三山門城門口

已聽出語音，硬不肯相信，說：「你真開玩笑！昨日太冲兄爲替他老師照管鷓鴣寺租下來的幾間僧舍的事，去謁見史閣部，史閣部對福王準備登極的謠傳，極力否認，認爲是無稽之談。他說：『國家大事，不是小孩子鬧玩意兒，要恢復了失地，替崇禎先帝報了仇，才談得上登極！』我不信一夜之間會有這麼大的變化！』蔡老關冷聲說：『你不信，到外面聽聽去！』定生到街上一看，果見家家店鋪擺着付香案，一口氣跑到三山門城門口，丈高紅紙皇榜上明明是「弘光詔書」四個斗方，後面小字寫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定生只看了一句，轉身就走，急急跑到大油坊巷市隱園找禮部主事周仲馭，問究竟。仲馭爲這件事，人都氣昏了，退朝後一直在家裏悶坐着。見小廝遞進個「春晚生陳貞慧拜」的帖子，也不去迎接，惡聲說：『請他進來！』定生進了客廳，見周老頭子臉容可怕地蒼白，張着雙鳥溜溜大眼睛，狠狠地瞪着他，嚇得口都不敢開，仲馭略欠一欠身，請他坐下，問：『太冲世兄怎麼不來？』定生回答：『念豪老先生已從杭州動身，來南京主持都察院，太冲兄在替他料理鷓鴣寺租下來的幾間僧舍。』仲馭摸摸一蓬灰色尖鬚子，搖頭說：『我們在南京的都得走了，老遠的從杭

州跑來幹什麼？多此一舉！多此一舉！』又皺眉點頭說：『我長久沒看到吳次老，你們仍住在一塊兒？』定生回答：『他家裏有緊要事，前天已回池州府去！』仲馭惡狠狠地說：『各人只記得自己的家，國家完了蛋，保得住家嗎？我真不懂！我真不懂！』說着，不住地搖頭。定生鼓起勇氣，問：『周老先生！福王今天登了皇帝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仲馭不屑地瞪了他一眼，說：『怎麼一回事嗎？說起來真是個天大的笑話。內閣裏史、高、姜等幾位閣老，居然事前毫不知情，臨時由勳臣、戚臣會銜遞上一張勸進表，就頭下登極詔書來，內閣想動阻，已來不及！福王當時召見史閣部，暗示他赴淮揚督師，將南京兵部職權，移交給馬士英！』定生臉孔變了色，哭喪着臉說：『那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仲馭苦笑說：『原是早已完了，在武力掣持的局面下，本來只有被人當馬騎的份兒！』定生焦灼地說：『史閣部如離開了南京，以後局勢將糟到萬分，好在調赴淮揚督師，僅是福王口頭的示意，沒有正式頒下詔令；如高老先生、姜老先生兩位閣老，率領百官抗疏力爭，還有挽回的餘地，拱錯一隻全盤輸，這隻棋子萬萬錯不得！』仲馭嘆口氣回答：『高、姜兩位原有這個意思，成

問題的是史閣部自己，離開南京的主意非常堅決，勸他，總是不聽，大家也就不敢冒冒失失上奏本，免得「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徒然得罪了馬士英！「一定生說：『你老先生要多勸勸他才好！』仲馭苦笑回答：『我嗎？他避着不見我面，有什麼辦法！』一定生走後，仲馭着小廝到市隱園正廳去問訊，才知史閣部在內閣議事，未回。仲馭抽暇去謁見高弘圖，姜曰廣兩位老先生，足足等了一個時辰，都沒有碰見；於是又另外分頭找吏部右侍郎呂大器，吏科給事中羅萬象，太僕少卿萬元吉，懷遠侯常延齡，和詹兆恒，陳良弼，王孫蕃等幾位御史，他們也正像周主事一樣，急得彷彿熱鍋上的螞蟻，只是想不出一個辦法。仲馭到傍晚才返市隱園寓所，又差小廝去問訊，說史閣部還未回來，仲馭愁得晚飯也沒有心思吃，派個小廝在市隱園大門外守候，自己在家裏耿耿地呆等。到一更天氣，守候在大門外的小廝，見一隊衛役擁着乘轎子過來，燈籠上有「東閣大學士史」幾個紅字，急急跑回來通報；仲馭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叫小廝點起幾盞燈籠到前，正廳去謁見。可法剛卸下蟒袍，換上便服，小廝來稟報：『禮部主事周老爺拜會老爺！』可法不覺皺皺眉，遲疑了一會兒，吩咐說：『你回說老爺已

睡了！』仲馭見史閣部拒絕見他，惹起了肝火，在外面蹣跚。可法沒奈何，只得迎他進裏面密室坐，趕走隨身小廝，上了門門，又親自拿燭台在屋裏仔細照了一遍，嘆口氣說：『仲老！你身體不好，要自己保養些！』仲馭惡聲回答：『你老先生離開了南京，我這條命休想活了，靠保養有什麼用？』可法臉容變色，極力保持着鎮靜，笑笑說：『仲老！今天我擬了個條陳，你替我過過目，可有什麼要改正的？』說着，從書案上抽出份文章，請仲馭看。仲馭淡然的接過來，在燈下讀着：

「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當酌地利，急設四藩，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濟、鳳、六爲進取之基。……請封總兵官劉澤清東平伯，轄淮海，駐於淮北，經理山東一帶招討事。封總兵官高傑興平伯，轄徐、泗，駐於泗水，經理河北河南開歸一帶招討事。封總兵官劉良佐廣昌伯，轄鳳壽，駐於臨淮，經理河南陳、杞一帶招討事。督靖南伯黃得功靖南侯，轄滁、和，駐於廬州，經理光固一帶招討事。……」

仲馭不再看下去，冷聲反問：『這是老先生的主意，還是馬士英的主意？』可法回答：『當然是我的

主意！」仲駁板着脸說：「劉澤清盤據淮安，無惡不作，與淮揚巡撫田仰勾結一起，合夥做着鹽生意，發飽了橫財；高傑、劉良佐本是李闖部將，叛變過來的，對國家沒立過絲毫功勞；黃得功是馬士英死黨，趕驢子爲生，靠馬士英一手提拔，才有今日；老先生如不分皂白，保薦他們封侯的封侯，封伯的封伯，豈不是獎勵作惡？怎麼對得起天下的忠臣義士？」可法紅臉回答：「仲老！我想你應該知道個中的苦衷，這是朝廷的一時權宜，日後我督師時調度可方便些！」仲駁冷笑一聲，堅決地說：「老先生如決意要去淮揚督師，我看不過做個空頭督師而已，他們跋扈成性，背後又有馬士英在挑唆指使，決不會接受老先生的調度！」可法聽得心裏大不舒服，沉下臉，閉上眼睛，呆瞪瞪的一聲不響。仲駁接着說：「老先生如不離開中樞，馬士英還礙一眼，不敢十分胡作亂爲；如離開了中樞，阮鬮子起用絕無問題，以後朝政讓馬、阮，劉三個把持，萬事皆休！」可法張開一雙灼灼有神的眼睛，看了他一眼，微微皺一皺眉頭，拿起個銅鉗，夾着燭火，一壁說：「仲老！事已深，還早點兒睡吧！」仲駁死賴着不肯走，摸摸一蓬灰色尖鬮子，怒聲說：「老先生莫非嫌我官卑職小，所以不耐煩我在

這兒，要撵走我？」可法辯白說：「那裏！那裏！我不過勸你保重身體要緊，患失眠症的人，熬不得夜！」仲駁苦笑說：「老先生如離開了南京，我這條老命遲早會斷送在馬、阮手裏，還保重它幹什麼！」接着嘆了口長氣，感慨系之的說：「福王不經百官朝議，以勳臣戚臣一張勳進表作引線，擅自登了帝位，這是馬士英預先擺佈好的陰謀！現在他們得寸進尺，想攛走老先生，老先生萬不能走！只要老先生打定主意，不離開南京，即使正式頒下詔令，調老先生出京督師，我們可由高、姜兩位閣老率領，抗疏力爭；如老先生自己先有了出京的主意，那就什麼都完了！」可法聽見遠處傳來打二更的鼓聲，起身說：「仲老！有什麼話明天談！」仲駁激動地說：「不！不！我話沒有說完！半個月前我就勸老先生不必顧忌馬士英、劉孔昭，調南南侯左良玉大軍東下，移紮九江、蕪湖，以解救濟馬、劉武力劫持的危局，老先生不肯信，以致現在形勢越來越糟！」可法聽得更不舒服，反詰說：「你要南南侯來跟馬閣部打一仗嗎？」仲駁毫不客氣的回答：「老先生對馬士英一再讓步，倒是逼着左良玉來跟馬士英打一仗！自福王監國後，南南侯始終未上表進賀，可見他懷着一肚子怨氣，礙着老先生威

望，才不敢有所動作；老先生走了，他會服服貼貼，讓馬士英頤指氣使，作威作福，我死都不肯相信！」可法沒奈何地哈哈笑了幾聲，摸着輕飄飄的長髯搖頭說：「我那裏有什麼威望，不過平日「待人以誠，感人以德」，肯讓人一步罷了！」仲馭說：「讓要讓得有名分，有代價！馬士英野心勃勃，想做「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孟德，對他一寸一分都讓不！」可法被攔不過，苦笑一聲，黑黑的細長鼻子的臉上，滿露出悲痛的神情，激動地說：「仲老！你說我到淮揚督師，不過做個空頭督師而已，我且問你：登極大典，內閣重臣事前居然毫無所知，這種內閣算得什麼內閣？與其在朝裏做個有名無實，尸位素餐的首輔，何如到前線找個馬革裹屍，捨身報國的機會！」仲馭忿忿地說：「這該怪老先生自己，還怪得了誰？我早說：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承認擁立福王的事實！既讓福王進了南京，事實上我們早已入了馬、阮預先佈置好的陷阱！」可法張大着一雙灼灼有神的眼睛，逼視着周主事，想說什麼，忽而又止住了，嘆一口長氣，沉下臉，摸摸輕飄飄幾縷長髯，閉上眼睛，呆瞪瞪的一聲不響。仲馭接着說：「過去的事，悔也來不及，只

士英一步，輕身出走，那就萬事皆休！老先生要答應我一句：無論別人怎樣逼你，攔你，都不走！」可法一聲不響，仲馭追問一句：「老先生難道執意要走？」可法點點頭，堅決地說：「兩三天內就動身！」仲馭又急又惱，身子索索發抖，突然伏在書案上放聲大哭。可法極力保持鎮靜，閉門吩咐小廝預備燈火，送周老爺回去；仲馭沒奈何只得起身，到大門口時，作了個長揖，說：「老先生動身時路上保重，恕我不能來送行！」說畢，掉頭不顧，由幾個小廝點起幾盞燈籠，回自己寓所去。

仲馭患着嚴重的失眠症，這夜自知更加睡不去，點着枝蠟燭，坐着等天亮。他覺得爲人在世，實在沒一點趣味，正如莊子所說：「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人到世界上來走一遭，無非受番苦楚罷了。他切盼回家鄉金壇去，渴望着伴伴老妻，教教子女，在安甯融洽的家園生活中消磨着自己的下半生。忽然記起曾讀過一首王陽明的散曲「南雙調步步嬌」，很有些意思，就順手從書架裏揀出來，摸摸灰色尖鬍子，高聲朗吟着：

「宦海茫茫京塵渺，碌碌何時了？風浪又高，覆轍翻舟，是非顛倒。算來平步上青霄，不如早

泛江東棹。(沉醉東風)亂紛紛鴉鳴鵲噪，惡狼
狠豺狼當道，充費竭民膏，怎忍見人離散，舉疾
首蹙額相告。簪笏滿朝，干戈載道，等閒間把山
河動搖。(志志令)平白地生出禍苗，逆天理那
循公道，因此上把功名委棄如蒿草。本待要竭忠
盡孝，只恐怕狡兔死，走狗烹，做了韓信的下梢
……。

仲馱不住點頭讚好，接着讀下去：

「(園林好)說下了團花戰袍，解下了龍泉寶刀
，卸下了朝簪烏帽，布袍上繫麻縑，把漁鼓筒兒
敲。(川撥棹)深山均，悄沒個閒人來聒噪，跨
青溪獨木爲橋，小小的茅廬蓋着，種青松與碧桃
，採山花與藥苗。……(漿水令)賞春時花藤小
橋，納涼時紅蓮短棹，稻登場鷄豚蟹菊，雪霽寒
純棉布袍，四時佳景恣歡笑，也強如羽扇香簪，
玉佩瓊朝。溪堪釣，山可樵，人間自有蓬萊島，
何須用，何須用樓船綵橋。山林下，山林下儘可
逍遙。(尾聲)從來得失知多少，總上心來轉一
遭，把門兒閉了，只許詩人帶月敲。」

仲御望着燭火，喃喃地唸着：「溪堪釣，山可樵
，人間自有蓬萊島！不錯！不錯！」心想自己已到了

伴經卷、藥罐的年齡，值不得再爲國事操心，把紗帽
一丟，學學陶淵明，嚴子陵，輕閒自在得多！又想：
「現在正是國家的生死危急關頭，不担負起「解天下
於倒懸，拯蒼生於水火」的責任，希圖獨保自身，要
防他人笑罵我周鏗是個貪生怕死的人。孟子不是說嗎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
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生取義是個極淺
近的道理，我周鏗一生，以硬漢子自命，緊要關頭却
「臨陣脫逃」，打起歸隱的主意，豈不要笑痛別人，肚
子？」他堅決地想：「不！不！不！我決不躲避！馬士英
野心勃勃，攆走史閣部，想問禮朝政，做「挾天子以
令諸侯」的曹孟德，別人怕他，我決不怕他！活一天
就跟他們鬥一天，做人橫直要死的，怕什麼！」這樣
一想，倒心緒平靜下來，拿出紙筆，寫了封密書給巡
按湖廣監甯南候軍的監軍御史黃濟，詳細告訴他福王
不經百官朝議，擅自登極經過，及史閣部將被逼出走
情形。寫完後，自己從頭看了一遍，嚇得身子索索抖
，心想：「這封信若落在馬、阮手裏，一門老小恐沒
一個活得成了！」他癡癡地望着燭火，苦笑了幾聲，
搓搓手，咬咬牙齒，下了個絕大決心，決定明天差親

信小廝，把這信趕遠路送到武昌南南侯軍營裏去。

第二天是五月十六日，早朝時福王正式頒下詔令：調東閣大學士史可法赴淮揚督師，仍領南京兵部尚書原官，部務由馬士英掌理；並准史可法奏，封劉澤清東平伯、高傑與平伯、劉良佐廣昌伯，督黃得功靖南侯。當太監把詔令一一宣讀後，兩列文武百官，有的驚得目瞪口呆，有的喜得手舞足蹈，有的你瞧我，我瞧你，慌得身子癱了半截，有的你拉我袖子，我踢你腳跟，樂得骨頭都鬆了幾斤。可法出班在殿前叩頭謝恩後，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的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但見矮小精悍的身子，戴一頂烏紗，穿一件大紅紗蟒，黑黑的臉孔，灼灼有神的眼睛，細長鼻子，圓下巴和兩頰間，留幾縷輕飄飄的長髯，態度極嚴肅恭謹，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退朝後他逃開了相熟的官員們的包圍，急急出承天門上轎回寓所去了。臨上轎時，瞥見周主事從裏面出來，臉容比前更顯得消瘦，大眼睛，尖瘦下巴，留一蓬灰色尖鬍子的臉上，白條條沒一絲好血色，不禁引起了一番傷感，想跟他招呼一下，周主事不理不睬走開了。可法像猛被人兜心打了一拳，昏昏沉沉的坐進轎裏。

這時，又忙填了個新任兵部主事楊龍友。據福王

登極，據史可法出京兩件大事，意想不到在短期間內順利完成，他急於到庫司坊石巢園向大誠報喜；但漕撫田仰今天早晨要去淮揚赴任，船泊在通濟門埠頭，自己跟他是鄉親，又是至交，該早一點兒去送行才是道理。他見時光還早，料想先到大誠那兒打個轉來得及，就吩咐轎伙住石巢園走。田仰想娶香君作小的事，已完全落了空。龍友接到該牧齋替香君求情的書信，不好意思推却，又巧馬士英決心攆走史可法，想拉攏牧齋幫幫場子，更不得不賣他一個面子，就由士英作主，拿回送到媚香樓的一千兩銀子聘金。勸田仰斷了這一根肚腸。田仰疑心是龍友在背後耍把戲，自己不敢出面替貞娘、香君撐腰，却灣裏灣角拉出個錢牧齋來。田仰怪他當初不該答應做媒，又不該收他一幅名貴字畫，心裏暗暗恨着龍友。這情形龍友也明白，所以他怕到船埠去送行，願意先往石巢園走一遭，延挨一些時光。大誠一直伸長着頸頭在家裏望着，等候訊息。又胖又高大的身子，穿一件紫紅色絹直裰，頭上戴一頂紫紅色瓦楞帽，方臉胖鼻，白裏透紅的臉色，濃黑眉毛，留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雖然到了六十出零年紀，精神極顯得健旺，聽小廝傳報，龍友到來，趕忙出去迎接，上氣不接下氣地問：「怎樣

？怎樣？怎……？」龍友見左右人多，回答說：「慢慢兒，且到裏面講！」進了書廳，龍友作着大揖，眉花眼笑說：「恭喜圓老！以後兵部侍郎可穩穩到手了！」於是把朝廷頒下詔令，調史可法赴淮揚督師，南京兵部歸馬士英掌理，及對四鎮的事詳細講了一遍，又說：「要不是圓老在背後極力攪撥，瑤草兄那裏敢大刀闊斧來這一手？現在兩件大事順利完成，圓老該居首功！」大鍼得意地說：「馬老相國德高望重，原該在內閣居首輔！只怪老史不知趣，搶別人頭把交椅坐，事事掣肘，替東林、復社做擋箭牌，所以不能不給他點厲害嚐嚐！講到功勞，我只末功的份兒，如沒有誠意伯、忻城伯和盧、韓兩位內相極力揆當，事情沒這麼容易！」接着，拍手大笑說：「老史一走，我們可好好兒算一下舊賬了！吳應箕、黃宗羲幾個小子去年在文廟打我，周鍾那神經病口口聲聲罵我是「狗賊孺子」，說我專會招搖撞騙，……」龍友聽得很不高興，不待他說完，譏嘲說：「你莫非想拆瑤草兄的台？」大鍼翹起個大姆指回答：「不是我誇口，我老阮做事，向來殺人不見血，決不會連累到馬老相國頭上！」龍友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正經說：「京師陷在流寇手裏，江南半壁朝不保夕，大家和衷

共濟，還有恢復、中興的希望，怎麼算得瑤眼？」大鍼不防被他搶白了一頓，乾笑幾聲，說：「龍友兄！你是個老實人！但我告訴你：做人老實不得！你不算舊賬，人家會跟你算舊賬，你不爬在人家頭上，人家會把你踏在脚下，所以做人老實不得！譬喻說：史可法如我們不攪他，他會走嗎？要不是你舅兄發個狠，在萬歲爺面前拿出言福王七不可立的老史的親筆信，請老史過目，他那肯乖乖見到淮揚去？」龍友紅紅臉說：「我不跟你爭，凡百事有利必有弊，史閣部走後，如左良玉不肯就範，就够麻煩！」大鍼張大着一對骨溜溜眼睛，輕蔑地說：「左良玉敢稱兵作亂，加他一個謀叛的罪名，發兵討伐就得了！」龍友見「瘋子」裏說「不可理喻」懶得跟他爭論，提議一同去通濟門埠頭，替田漕撫送行，大鍼回答：「不！不！還有兩件要緊事兒，想勞你的大駕，跑一次閒腿！」龍友問什麼事？大鍼反問說：「兵部都給事中左懋第老先生活隱避的消息嗎？」龍友點頭回答：「有！有！今天已有旨加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徽州諸府，是我舅兄一力保薦的！」大鍼笑笑說：「馬老相國跟左懋第沒什麼交情，那裏肯保薦他？靠我老阮在背後極力攪撥，才能撈到應徵巡撫這個肥缺！」龍友喫驚說：

「圓老不要哄我！你跟蘿石（左懋第字蘿石）連面都
沒見過，怎麼肯幫他說話？」接着，擠眉弄眼，拍手
笑罵說：「我知道了！道了！你這鬍子一定在賣官
鬻爵，收受別人賄賂！」大鏡白了他一眼，辯着說：
「我沒這等窮極無聊，要賣官鬻爵，石渠國裏金山銀
山都可堆起兩座來！龍友兄！你是自己人，不必瞞你
，我左懋第，一則替馬老相國多拉幾個名角，幫
幫場子，免得「八個瓶七個蓋」，被人笑話馬老相國
門下，人才寥落；二則左懋第初從京師南下，平日跟
東林、復社中人少來往，跟我們也沒甚交情，重用了
他，可遮遮天下人眼睛，表示馬老相國大公無私，以
社稷爲重，並不在一味引用私黨。龍友兄！你借着道
賀的名目，快到他府上走一遭，一則設法拉攏拉攏，
二則探看探看動靜，防生什麼變化，並代我送一部新
印的詩稿去，說我很想跟他訂個文字之交！」說着，
吩咐小廝取出兩部藍封面精裝詩集，宣紙簽條上題着
「詠懷堂詩初稿」幾個字，添着說：「另外一部，煩
你代我送牧齋翁。」龍友不耐煩地說：「牧齋翁那兒
你已送過一部，怎麼又送第二次？」大鏡回答：「這
是新印的，版本同，紙張不同，牧齋有藏書癖，他不
會嫌多！」又問着說：「牧齋的事，你舅兄沒跟你談
起嗎？」龍友遲疑疑說：「瑤草兄很有起用他的意
思，想待史閣部走後，邀他出山幫幫場子，瑤草兄託
我去說，不料我剛開口就碰了一鼻子灰，他說：「我
一甲三名進士及第的榮耀享過，朝庭百官面前割下褲
子打屁股的羞辱受過，下在刑部死牢裏的苦頭喫過，
做官的滋味，我嚐够了，現在抱定宗旨：閉門不聞天
下事，開卷且讀古人書！那一個再來邀我出山，我不
客氣要把他罵出門去！」大鏡埋怨說：「你一定沒
講清楚，不是邀他充部曹副貳，是請他做禮部尚書！
」龍友回答：「我早講清楚了，他隱居的意思很堅決
，我也不好勉強！」大鏡譏嘲說：「龍友兄！你真是
個老實人！勸過一次，再可勸二次，三次，什麼「不
好勉強」？從來有身價有地位的人，你邀他出山，總
是扭扭捏捏，推推托托的，否則就顯不出身份，算不
得有地位！不信，你再去試試！順便把我的一部詩稿
帶去，請他指教指教！」龍友說：「時光不早，我們
趕快一同到通濟門埠頭替百源兄送行。蘿石府上我
定去跑一趟，牧齋翁那兒恕我不能去，已碰過一次釘
子，懶得再去碰第二次，詩稿你可差個小廝送去！」
大鏡堅持說：「牧齋那兒非你親自去不可，我不相信
禮部尚書的高官厚爵會打不動他的心！田漕撫是自己

人，我代你送行得了，只要說明原委，他不會怪你！
「龍友皺皺眉回答：『我早說過，牧齋翁已斬釘截鐵的拒絕，何必再去自討沒趣？』大鍼哈哈大笑：『如錢牧齋真心要歸隱，無意於宦途，儘可伴齋柳如是在家鄉「紅豆山莊」消磨日子，何必來南京做寓公？這是一。第二，三年前薛國觀內閣倒台，復社領袖張溥擁周廷儒組閣，交給他一張內閣名單，東林有聲望人物，一一羅致：劉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工部尚書，倪元璐兵部侍郎，充軍在辰州的黃道周以翰林院少詹事原官起用……錢牧齋也是東林老前輩，獨獨沒有他名字在內，事後他對張溥大為不滿，可見他歸隱是假的，內心仍不甘寂寞。第三，他自崇禎元年禮部右侍郎任上革職到現在，清苦久了，境况大不如從前，看銀錢面上，也會出來替馬老相國幫幫場子。攆走了史可法，必須立即引進幾位有聲望前輩，才可堵寒傍人的閒言蜚語，所以這事等待不得，你要趕快去走一走！』龍友遲遲疑疑說：『牧齋翁出了台，如跟東林、復社勾結在一起，不是又要害得我夾在壁縫裏，挨兩方面的罵？』大鍼搖頭說：『牧齋跟他們的關係，早已貌合神離，已疏遠得很，況且他最會「見風駛帆」，畏着馬老相國勢微，諒來不敢拾槓子！』龍友跟

牧齋原有番交情，很有意思拉他出山，如能成事實，又可討好士英，心想：『這種兩面討好的現成人情樂得做，橫直不是我出的主意，將來出什麼岔子，不會怪到我揚龍友頭上來！』於是滿口答應，拿了兩部「詠懷堂詩初稿」，準備到牧齋寓所去。大鍼陪着送到大門口，忽見幾個衙役擁着一乘轎過來，從轎裏伸出一個白白胖胖肉團團的圓臉，細細的眼睛，留稀稀辮鬚，一連聲的喊着：『圓老！龍老！兩位到那兒去？』龍友見是他舅兄的親信幕僚，新近放了丹陽縣知縣的趙弼第，只得進一步上轎，跟他敷衍幾句。弼第聽龍友說是到牧齋處去，笑迷迷說：『正好！正好！我們一同去！錢老先生是東南第一個有聲望老前輩，正想求他替我給丹陽縣幾位鄉紳寫幾封書信介紹介紹，我跟他不熟，能與龍老同去更好！』龍友推托不得，上轎與弼第同去。

牧齋在離桃葉渡不遠處租着幾間房子住，雖已是個六十歲的老人，仍然興緻勃勃，一心一意在南京搜買些古書古畫。他是東南第一個著名圖書收藏家，對版本的考究，金石鑒賞，有極深的功夫，落在他手裏的，從來沒有偽貨贗品，而且他的眼光比世俗一些收藏家遠大得多，遇有晉、唐字畫殘頁，或宋、元

雜劇，說部等手抄本，都不惜出重價錢買下來。積有相當數量，親自押運回家鄉常熟縣，在紅豆山莊的錦雲樓裏，跟他的愛妾兼弟子的柳如是，忙着校讎、繕補、分類、裝幀，閒下來兩個就相伴着下棋、作詩，過着幸福的日子。一個是鬢髮花白的老人，一個是面容豐腴麗年才二十四歲的少女，但柳如是佩服牧齋的才學，認為他是「曠代奇才，當今李、杜」，不但不嫌他，反更熱烈地愛着他。牧齋今年過了元宵從家鄉來南京，本定清明前回去，突然北方傳來太原棄守、大同危急的消息，恐局勢有大變化，待着不會走；果然不久京師失陷，崇禎自縊等惡訊，一連串傳來，牧齋驚得不知所措，那裏還有回家的心緒，附和着呂大器、雷縉祚、周鍾等一批人的議論，主張擁立潞王大鍼、劉孔昭糾合四鎮兵馬，以武力為後盾擁立福王，五月初一日福王進了南京城，第二天正式登殿監國，擁立潞王成了「明日黃花」，牧齋嚇得又拿出「閉門不問天下事，開卷且讀古人書」的招牌來，躲在寓所裏，不跟任何人來往，一心一意的搜羅些古書古畫。他見大局動盪未定，恐怕錯過對自己有利的時機，怕住在南京，又不願離開南京。自崇禎元年禮部右侍

郎任上被「革職坐杖」到現在，整整十年未曾做過一任官，清閒久了，難免又懷着躍躍欲試的心情，想「東山再起」，做一個政海上風雲人物；雖然局勢對他並不怎麼有利；跟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他們在一起，要防馬、阮抓住他曾經極力反對擁立福王這條小辮子，弄得身家性命不保；跟馬、阮在一起，難免遭東林、復社唾棄抨擊，一生聲望清名，盡付東流。他思前想後，覺得不如回紅豆山莊去，跟柳如是終日耳鬢廝磨，過過風流自賞的晚年生活，更妥當自在些，所以前幾天士英差龍友來遊說，想拉攏他以禮部尚書起用，毫沒有打動他的心。昨天得到消息：史閣部受馬士英擠軋，將被逼出京督師，牧齋更對一切心灰意懶，準備早日收拾行裝回家鄉去。巧不巧，柳如是從家鄉寄一首情詩來，更使他「歸心如箭」，巴不得立即就動身，那詩上說：

「裁紅疊碧淚漫漫，

南國春來正薄寒。

此去柳花如夢里，

向來烟月是愁端。

畫堂消息何人曉，

寶鏡容顏獨自。」

他讀了又讀，不期然的眼前浮起一個面容豐腴醜麗的美妙女郎的情影，他貪吝地凝視着，在自己的臉色白條條、眼皮有點浮腫、留幾縷花白鬚鬚的臉上，掠過個笑容，深深地神往着在紅豆山莊的綠雲樓所過的甜美生活。正在這時，小廚遞進龍友、弼第求謁見的帖子來。牧齋知道弼第是馬士英親信幕僚，新近放了丹陽知縣，不敢怠慢，忙出去迎接。弼第見當年的「東林浪子」，以詩文才華名重天下的虞山錢牧齋，原來是個貌不驚人的老頭兒，白條條臉色，眼皮有點浮腫，留幾縷花白鬚鬚，穿一件寶藍夾紗直裰；但廳堂裏的佈置果然與衆不同：中堂掛着幅倪雲林的「秋林野興圖」，對聯是劉宗周筆蹟，寫着：「事以利人皆德業，言堪持附即文章」，兩邊壁上有王叔明的「深山夜讀圖」，米南宮的直軸，還有幅斑斑駁駁，滿是蟲蝕組疤的古畫。弼第說了不少敬仰的話，提出煩他寫幾封介紹信給丹陽縣鄉紳，牧齋滿口答應，弼第又說：「不瞞老先生，我生平有個主張：小至立身處世，大至安邦定國，最重要的，是把「禮義廉恥」四個字牢記在心裏；所以這次蒙皇上的恩典，馬老相國的抬舉，故我出去做個縣宰，我覺得第一件該辦的事，是在丹陽創設一所「四維書院」，搜羅本縣一些

宿儒耆老出來主持！」牧齋拍拍裏着寶藍夾紗直裰的膝蓋，點頭讚許說：「趙縣台必竟與世上一些俗吏不同，不在錢穀刑名上動腦筋，却從「施教化，厚風俗」着手！」龍友記起弼第老婆與瑤草有勾搭的事，在肚裏暗笑，表面上極力保持鎮靜，奉承說：「劉念臺老先生在杭州創辦一所「證人書院」，弼第兄又在丹陽設一所「四維書院」，正可較一較短長，看誰的桃李門牆多？」弼第見龍友把他跟新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相提並論，心裏有說不出的樂意，肉團團的圓臉上滿是笑容，謙虛說：「念臺老先生是東南學術界泰斗，姚江學派的正宗，我那裏能跟他比？」又起身向牧齋作個揖，說：「四維書院一塊題名匾額，想求老先生大筆一揮，老先生肯作金諾，書院就增光不少！」牧齋又滿口答應，弼第心裏更樂意，笑得眼睛細成一條縫，說了不少恭維話。龍友在旁等得不耐煩，躲過牧齋，不住向弼第擠眉弄眼。弼第知道他們有要緊話要談，有自己在場不方便，就告辭起身。牧齋送走了弼第，回進書廳，對龍友笑罵說：「主事老爺！別人走了，你硬留，莫非想討頓午飯喫？」龍友嘻嘻笑臉回答：「牧老！你猜猜我的來意？」牧齋突然沉下臉，正經說：「上次談過的事，莫再開口了，否

與當心我把你罵出門去！」龍友喫了一驚，轉過話題說：「不是說那回事！圓老特地託我送一部詩集來，想求你指教指教！」說着，從袖裏摸出一冊藍封面精裝的「詠懷堂詩初稿」，牧齋接過來一看，說：「他已送過我一部，怎麼又送第二次？」龍友回答：「這是新印的，版本同，紙張不同，圓老知道牧齋有藏書癖，不會嫌多，又添送一部！」牧齋笑說：「圓海的詩我最愛讀，送三部，四部給我，也不會嫌多！龍友兄！勞你的駕，待一會兒把拙著『神宗實錄』、『楞嚴金剛心經蒙抄』帶去，回送給圓海，請他指正！」牧齋把「詠懷堂詩初稿」隨手翻了翻，看到裏面有一首七律「送吳伯純還皖上」，文辭清新可愛，不覺搖頭擺腦的高聲朗吟起來：

「漠漠江天雨雪飛，

看君掛席復曾歸，

殘年燈火相思緊，

亂後漁樵生事微。

白髮共銜寒夜酒，

青山獨掩冷城扉，

石門且晚春波綠，

烟草爲予拂釣磯。」

牧齋不住讚着說：「好詩！好詩！」牧齋想起大鍼

過去躲在石渠園裏不敢出頭的日子，幾次來求懇自己跟東林、復社中人解解，解解誤會，當面雖一再答應，實際裝聾作啞，始終未曾幫他說過一句好話，爲防他記恨在心，牧齋故意在龍友面前誇讚着說：「圓海的詩，格調高超，辭句清麗，本朝李夢陽、王世貞等幾位老前輩，都要讓他自己一步；至於他的『燕子箋』、『春燈謎』幾部傳奇，跟湯顯祖的『玉茗堂四夢』一比，也不見得遜色！」龍友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得意地附和說：「圓老的確是文武全才！可惜過去一時糊塗，依附了魏忠賢，害得今日被人拿來作話柄子，硬不得出頭！」接着，不平地眯着眼睛問：「牧老！你講句公平話：呂侍郞，羅給事中他們口口聲聲『逆案不可翻，大鍼不可用』，是不是意氣用事？」牧齋是個老於世故的人，那裏肯肯定地回答，笑笑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人的看法不同！」忽記起什麼似的問：「前天我有一封替香君求情的書信留在府上，結果怎樣？」龍友乘機討好着說：「有你牧老天大的面子，誰敢不賣賬？本來百源兄還有點猶豫，後來瑤草兄出來作主，他說：『既是牧齋翁說情，沒有不答的道理！』硬勸百源兄斷了這一根肚腸！」牧

齋摸摸幾鬚花白鬚鬚，呵呵笑着說：「田漕撫一定記我這老頭兒的恨了！」龍友搖頭說：「不會！不會！他不過一時色星高照，過些日子就會忘記得乾乾淨淨！」牧齋聽他說得有趣，拍拍裏着寶藍直裰的膝蓋，笑得更厲害。龍友添着說：「倒便宜了我，憑空得了份謝禮！百源兄送我一幅倪雲林的山水，一幅真蹟趙孟頫，洗馬圖！」牧齋笑罵說：「該死！該死！虧你們還算個鄉親！」牧齋又問起朝裏的事，龍友回答：「左羅石老先生已起用爲吏部右侍郎，四鎮由史閣部保薦，二劉一高封了伯，黃得功晉級爲靖南侯！」龍友遲疑了一會兒，接着說：「史閣部今天已有旨調淮揚督師，南京兵部由舍舅瑤草兄掌理！」牧齋臉孔突然變色，皺皺眉問：「怎麼？史老先生當真要走？」龍友輕描淡寫回答：「恐怕三兩天內會動身。」牧齋換過一副神色，拱手說：「恭喜！恭喜！今後舍舅兄是內閣首輔，你做妹夫的可沾光不少！」龍友苦笑回答：「瑤草眼裏從來沒有我這一個妹夫！看別人一

個個補侍郎的補侍郎，放巡撫的放巡撫，我只撈到個六品主事混日子！」接着，擠眉弄眼說：「瑤草兄對牧老倒十分看重，一再對我說：『今世人物，論道德文章，牧齋翁算得第一！』念豪老先生已從杭州動身來南京上任，石齋老先生以吏部右侍郎起用，我不懂牧老爲什麼這等固執，硬不肯出來替國家支撐支撐危局！」牧齋沉下臉，一聲不響，長久，才嘆口氣說：「我做官的滋味嘗够了！嘗够了！」說着，叫小廝捧出墨硯，揀幾張上等宣紙，鋪在畫几上，揮筆寫了「四維書院」四個大字，託龍友帶回給第，又拿出一厚冊「神宗實錄」和一部「楞嚴金剛心經蒙鈔」，託帶給大鍼，龍友見牧齋明明是示意叫他走，沒奈何，只得告辭，急巴巴到左憲第府上去。到了左府大門口，只見和尚道士進進出出，門口一些僕人繫着白布孝帛，一村垂頭喪氣的相兒，龍友大喫一驚，心想：「難道羅石故世了不成？」龍友叫小廝遞進謁見帖子去，在轎裏呆等着，長久都不見有人來理會，接着，聽見裏面傳出一陣淒淒慘慘的哭聲。

第十八回 三桂乞師清兵入關

左懋第字蘿石，山東萊陽人，也是進士出身。崇禎十二年，在戶科給事中任上，力諫國政四弊：民貧、兵弱、臣工委頓、國計虛耗，又力言徵練餉的禍國。他說：「三年來農怨於野，商嘆於途，如此重派，所練何兵？兵在何所？割賊邊，效又安在？奈何使衆心瓦解，一至此極乎？」以敢言與清正，著實得到朝野人士的推崇，後來奉旨察核南京蕪湖等處兵餉調到南邊來。福王監國後，用爲兵部都給事中。由馬士英的保薦，在史可法自請調淮揚督師的同一天，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徽州諸府。懋第對於自己的陞官，毫不放在心裏，他是個孝子，正在家裏替他的母親做佛事，所以龍友從轎裏探出頭來一看，只見和尚道士進進出出，門口的一些小廝們全繫着白布孝帛，帶一付哭喪的臉相兒。等了好久，才見懋第脫去孝衣，換了官服，出來迎接。在書廳坐了一會兒，懋第口

時龍友急着要到石巢園做回音，把錢牧齋、左懋第兩處碰壁的事告訴大鍼，又覺得該到弼第處走一走，把「四維書院」匾額題字親自送去，方顯得鄭重。再想一想，到媚香樓向貞娘、香君解釋誤會更要緊。他深深懊悔那天不該爲田仰的事發上一頓脾氣，心想：「做人總得四方圓到，八面玲瓏才好，特別是女人面上，更要體貼小心，不要遭人議論，說楊龍友是個勢利漢子，做了官就搭起官架子來，認不得人！」他不知先到那兒去才好，心裏怨着：「一年三百五十多天，天天忙昏了頭！」他差隨身小廝去找蘇崑生老頭兒，囑在桃葉河房等着，自己乘船進三山門水關，離庫司坊相近處上岸，往石巢園打了個轉，步行回桃葉河房。蘇老頭兒已在那兒等待他，見了龍友，就露出畏縮的樣兒，趕緊叩了個頭。龍友笑笑說：「蘇老爺！長久沒見到你！」又問：「貞娘、香君她們好嗎？」蘇老頭兒回答：「託楊老爺的福，他們都好！貞娘着實感激楊老爺，要不是楊老爺幫大忙，一座媚香樓，恐早被漕撫衙門差人打爛了！」龍友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委屈地說：「有人說田漕撫想娶香君作小妾是我出的主意，香君當面怪我不該「狗咬耗子，多管閒事」！其實我那一樁事上，不在想盡法子替她們撐

「誰不知楊老爺是個好好先生？香君年紀輕，不懂事，楊老爺不要放在心上！」龍友皺皺眉，嘆口氣說：「爲香君的事，我已得罪田漕撫，他記着我的恨，怪我不該壞了他的好事！今天他動身去淮揚赴任，我不好意思見他面，躲着不敢去送行。算我楊龍友倒霉，什麼事情總是替人受過，夾在壁縫裏挨兩方面的罵！」蘇老頭兒慌得不知用什麼話回答才好，紅紅臉一聲不響。龍友見天色已暗下來，說：「蘇老爸！我找你沒什麼事，不過託你轉告貞娘：田漕撫今天已走了，有什麼人出來找麻煩，自有我楊老爺會撐腰，請她們放心！」蘇老頭兒感激得一連叩了幾個頭，回舊院傳話去。龍友見天上一片碎錦似的晚霞，有橘紅的，火紅的，玫瑰紅的，映在水裏，更顯得燦爛奪目，東邊鍾山的峯巒，罩在灰褐色的夜霧裏，河傍幾顆老柳樹上，有幾隻老鴉在那裏打旋，就憑着臨河朱紅欄干，觀賞了一會兒秦淮河晚景。他記起唐人詩句：「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想到自己流寓異鄉，終日奔奔波波，替他人跑閒腿，却跑不出一個名目來，不禁引起了無限感慨，長吁短嘆了一陣，慢吞吞上轎回家去。到了家裏，才知士英已派人來找過他兩次，嚇得晚飯都來不及喫，趕緊上轎往鷓鴣巷馬相府門口，天已黑了，小廝回

報：「老相爺在用晚飯，請姑老爺往書廳坐片刻！」龍友是熟客，不必他們引導，逕向後面士英私宅書廳裏去。當中一張紫檀木大理石桌上，放着幾羅着雙龍搶珠的銀燭台，點着枝大紅巨燭，全個書廳亮閃閃的像白天一樣。小廝獻過茶後，龍友等了好久，不見士英進來，肚裏却餓得嘔哩咕嚕響，他東東西西找一陣，在茶几肚裏發見一盒荳沙餡油酥，喜得什麼似的，瞧左右沒人，偷偷兒喫了兩塊，抹抹嘴巴，踱出書廳，觀賞庭院裏的一片好月色。那一晚是五月十六，圓圓的月亮掛在古槐後面的天空上，把庭前的修整整整齊齊的碧草，牆上的藤蘿，水磨白石砌成的台階，和門兩傍的朱紅漆雕花方格窗，照得更富於詩意。龍友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正在搖頭晃腦，想尋個韻脚，吟一首「咏月」或者「述志」，士英却帶着兩個隨身小廝進來了。士英戴一頂荔枝紅便帽，穿同樣顏色的便服，醬紫色，留花白鬍鬚的臉上，沒一絲笑容，眼光帶幾分責備的模樣，鼻底下傲然地噘起着兩片嘴唇

。龍友看情形不對，嚇得口都不敢開，畏畏縮縮地跟

着進書廳裏坐。小廝換過茶後，士英皺皺眉說：「你怎麼改不掉的臭名士習氣？正經事不幹，終日遊來蕩去！平日不到兵部衙門辦事，不來怪你，今天我奉旨接事，去巡視了一週，別人全在着，偏偏你連個屁影子都不見！」龍友不防一開始就挨頓臭罵，氣得臉孔變色，心想：「我跟你至親，却打起上司官腔來，爲你辛辛苦苦跑了一天，倒說我『遊來蕩去』，真是個『耳軟眼瞎，手長智短』的東西！」紅紅臉申辯說：「上午回老嗚我到牧齋翁那兒走一遭，邀他出來幫幫場子，」龍老說：「攆走了史可法，必須立即引進幾位有聲望前輩，才可堵塞傍人的閒言蜚語，所以這事等待不得，你要趕快去走一遭！」牧齋翁那兒出來，又往左蘿石老先生府上，下午被建安王府鎮國中尉統帥兄硬邀去，陪忻城伯遊莫愁湖，……士英不待他說完，問：「牧齋有沒有意思出來做禮部尙書？」龍友搖頭回答：「沒有！他說管够了做官的滋味，不願再在宦海浮沉！」士英輕蔑地冷笑說：「裝腔作勢罷了，有意抬舉他，反而搭起架子來！沒錢牧齋幫場，我內閣首輔一把交椅一樣坐得成！」接着嘆了口氣，放軟聲音說：「妹丈！你以後要走正經路，幫我多做事，兵部衙門我不能常去，一切事全靠你來料

理！我看你小事情上似乎很聰明，大事情上却懵懵懂懂，以移刻刻留神，懵懵不得，兵部裏史可法的私黨不少，要隨時隨地防他們的陰謀鬼計！」龍友眯眼請發牢騷說：「別人補侍郎的補侍郎，放巡撫的放巡撫！我乙榜進士出身，詩文書畫，着實有點聲名，只撈到個六品主事做，大概正是『懵懵』的緣故？」士英安慰說：「有我在，愁什麼！不過眼前根基未固，要遮遮外人耳目，自己人不能不委屈些！你聽圓老吧，他一官半職都沒有，從不會在我跟前出過一句怨言，他勸我在史可法走後，多引用幾個與東林、復社有關係的人裝點門面，又勸我把保薦他做兵部侍郎的事，千萬勿提起，免得被人找藉口！」龍友聽得更不高興，諷嘲說：「我也知阮圓海能幹，他做的事沒一樁不對，不像我，總是『懵懵懂懂』！」士英見龍友故意跟他抬槓子，氣得緊起兩片嘴唇。龍友自知話說得太尖辣些，心裏有點害怕，小眼細鼻的瘦長臉上，露出一股隱憂裏隱憂的樣子，恰好外面闖進個人來，才解了他的圍。那進來的是新近補了錦衣衛的馮可宗，戴一頂豆沙色繡花新頭巾，穿一領豆沙色夾紗直裰，腳上穿着雙極結實的烏勝皂靴，黃黑臉皮，高鼻子，兩頰留黑黑短短的臉上，露出一股詭笑的相兒，向士

英、龍友作過揖後，垂手立在士英身邊，恭敬地說：「稟老相爺，今天整個南京城像發了狂一樣！」士英喫了一驚，問：「什麼事？」可宗笑嘻嘻回答：「街坊上老百姓聽說史可法調出京去了，今後是老相爺的內閣首輔，大家高興得不得了，放爆竹的放爆竹，請菩薩的請菩薩，大家都說：『謝天謝地，矮黑子走了，馬閣老出來主持中樞，國事還怕沒辦法嗎？』」士英摸摸花白鬚鬚，含笑點頭說：「可見是非得失，皆在人心，史道鄰專替東林、復社護短，瞞得了萬歲爺，却瞞不過天下人！」又問龍友：「你在莫愁湖遊玩，沒聽到附近村莊放爆竹嗎？」可宗一雙極機警伶俐的眼睛立刻向龍友瞟過一眼示意，龍友只好點頭回答：「聽到！聽到！」士英大不高興，怪着說：「既聽到怎麼早不講，什麼事都瞞着我！」龍友辯着說：「我以為是鄉下人娶親！」士英白了他一眼，冷笑說：「憐憫懂懂！」「好好先生」彷彿啞子喫黃連，垂頭喪氣，一聲不響。可宗又說：「還有件事想稟告老相爺，怕老相爺生氣，不敢開口！」士英說：「儘管講，不來怪你！」可宗捏緊拳頭，露出義憤填胸的樣子，氣喘喘說：「我在桃葉渡附近一家茶坊喫茶，聽到傍邊桌上有兩位茶客在小聲談論，一個說：『你聽到

南京城裏新近有個民謠嗎？』一個回答『不知道。』那個說：『那民謠是：若要天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士英聽得大怒，猛捶着桌子，罵着說：「好大的狗胆！他項頸上長幾個腦袋！已抓起來送應天府衙門沒有？」可宗回答：「沒有！」士英更加怒不可遏，指着可宗的鼻子罵：「糊塗蟲！你喫誰家的飯？」龍友見他弟兄對待幕僚像僕役一樣，大為不平，但想起可宗平日在別人面前黑着臉孔，大模大樣的一付臭架子，倒願意士英罵得他痛快淋漓些；不料可宗挨了頓罵，笑嘻嘻毫不在意，低聲下氣說：「我全靠老相爺賞碗飯喫，老相爺是我祖宗，那狗賊罵了老相爺，等於罵了我祖宗三代，怎肯饒過他？不過我料定那是個奸細，『欲擒故縱』，裝作不聽見，暗下追隨着，探明了住址，以後去細細察訪，可把他所結交的黨徒一網打盡！」士英轉怒為喜，對龍友說：「我原不信跟隨了我十多年的老部下會這等糊塗！」說着，臉上滿露出得意的神色，龍友今晚沒喫晚飯，懶得敲着肚子來奉承湊趣，借個緣由告辭。

兩天後，史可法悄悄離開南京，起初倒相安無事，到五月二十三日那天，終於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前一天，誠意伯劉孔昭舊事重提，上本保薦起用阮大

賊，吏部尙書張慎言講了句公正話，說：「阮大鍼是逆案中人，已駁復過多次，用不到再提名！」劉孔昭記恨在心，當晚在私宅與忻城伯趙之龍等一批勳臣商議，決定「幹掉張老頭兒」。第二天早朝時，劉孔昭在殿前大罵張慎言是奸賊，從袖中取出小刀子要殺死他，幸而司禮太監韓贊周出來喝止：「從古以來沒聽得到朝廷上可以摸出小刀子打架的！」劉孔昭才不敢下毒手，福王對兩方都不願得罪，說：「文武臣應和衷共濟，不可自己人吵鬧！」下旨由內閣調解。張慎言在百官前受了羞辱，那裏肯休，上本辭職，高弘圖、姜曰廣兩位閣老也拂袖求去，拒絕調解。一時南京城裏弄得人心惶惶，都說：「馬士英那裏一個做內閣首輔的，果然國事弄成一團糟了！」弘光帝知道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三位德高望重的大臣一走，會失盡天下人心，不但恢復無望，連偏安江南都不可能，所以堅決挽留，不允他們辭官，並把馬士英召進宮裏，把他責備了一頓，怪他這「內閣首輔」沒用。士英雖恨着高、姜兩位閣老不該用「攢紗帽」來要挾，迫於形勢，忍氣吞聲去陪好話，不料高、姜認定劉孔昭鬧殿，是受馬士英的唆使，賭氣不肯與他見面，硬要辭官。士英沒奈何，又去找誠意伯劉孔昭，求他向張慎言

賠個不是，劉孔昭大怒，翻下臉孔，罵士英「忘恩負義」。怪他不該幫同高、姜、張幾個「老而不死的奸賊」欺負勳臣。士英幾方面碰了壁，才知「內閣首輔」這把交椅的確不容易坐，懊悔當初攆走史可法是多此一舉，心想：「我上了阮圓海的當，」搬石頭壓自己的脚」，找些苦楚喫！」由大鍼、龍友兩個幫着這邊陪笑臉，那邊討情面，又由司禮太監韓贊周、秉筆太監盧九德兩位內相出來轉圓，總算「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平息了一場「鬧殿」的風波。

馬士英受了這次教訓後，更急於拉攏錢牧齋，心想：「高弘圖、姜曰廣遲早會走的，要拉幾個有聲望名角出來幫幫場子，才坐得穩內閣首輔這把交椅！不然第二次又玩老花樣，攢起紗帽來，怎麼應付？牧齋聲望不在高，姜兩老頭兒之下，他跟東林的關係早已「貌合神離」，清苦久了，境况大不如從前，用高官厚俸去誘他，我不信會打不動他的心！」於是在「鬧殿」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備了一千兩銀子禮金，不帶隨從侍衛，穿便服，乘小轎，去見牧齋。牧齋因天氣熱，正散髮赤脚，在庭下乘涼，小廝遞進個馬士英求見的帖子，嚇得魂兒都丟了，心想：「我跟他素無來往，況且他又是當今內閣首輔，

怎麼會親自登門來看我？」仔細一想，諒來不會有什麼惡意，不禁受寵若驚，慌脚慌手地用玉簪束上頭髮，戴帽穿靴，出去迎接。獻過茶後，兩個你一句，我一句，互相親熱地說了不少恭維話，士英素知牧齋是東南第一個收藏家，藏有不少名貴字畫，請他把留在南京的，取出幾幅來「觀光觀光」，四壁掛着的：倪雲林的「秋林野興圖」，王叔明的「深山夜讀圖」，米南宮的直軸等，也一一看過，不住的搖頭嘆腦贊好。牧齋歡喜得什麼似的，得意地說：「不瞞老相國，我錢牧齋一生清貧，但藏書的豐富，恐東南幾省沒人及得上我！」士英的靨紫色臉上，露出羨慕的神氣，摸摸花白鬚髮裝模作樣的說：「誰不知天下文物精華，倒有一半在府上紅豆山莊裏！我一再對舍妹丈說：『我生平最嚮往的地方是紅豆山莊，最佩服的人物，是錢牧齋老先生，你到他府上走時，千萬替我問候，說我很想抽個空去拜訪！』龍友沒對你講嗎？」牧齋紅紅臉點頭回答：「龍友兄講起過，不過我恐老相國政務繁忙，不敢勞老相國的大駕！」士英又說：「且等戰事平靖下來，我一定要到紅豆山莊走一遭，瀏覽瀏覽藏書，開開眼界！」牧齋見「內閣首輔」如重視他幾十年來心血的結晶，心裏有說不出的歡

喜，白條條臉色，眼皮浮腫，留幾縷花白鬚鬚的臉上，滿是笑容。牧齋乘機把自己參與擁立潯王的事推得一乾二淨，說：「當初老相國從淮上擁駕南下，事前我一點不知道，跟着傍人搖旗吶喊，主張擁立潯王。其實無論從那一方面講，都該擁立當今萬歲爺，老相國眼光真是高人一等！」士英回答：「潯王有潯王的好處，不過「立親則一，立賢則亂」，爲免動搖國本，只能讓潯王委屈些！」牧齋問起「閣殿」的事，士英回答：「金銘老先生（張慎言字金銘）剛直無私，嚴正不苟，可惜有時不免矯枉過正，不通人情，所以引起了誠意伯的誤會。誠意伯保薦圓海，爲的是國家，命銘老先生拒用圓海，也爲的是國家，大家既不懷一點私意，爲國家着想，經我奔走解釋，誤會自然消除了！」牧齋起個大姆指讚着說：「老相國的才德，跟范仲淹、張居正等幾位老前輩一比，都不見得遜色！」士英謙虛說：「牧老太誇讚了，我有什么才德？跟范、張幾位較量，真是小巫見大巫，羞死了我！」又說：「倒是牧老可算得真正的「家棟樑之才！我一再對人說：『今世人物，論道德文章，牧齋翁算得第一，可惜不肯出來替國家支撐危局！』……」牧齋不待他講完，搶住說：「老相國莫開玩笑！我

自崇禎元年禮部右侍郎任上被「革職坐杖」到現在，十七年來死心塌地在「抱殘守拙」「閉門思過」，出仕的事恐這一生世不可能了！」說時，神色極顯得嚴肅莊重。士英不防他話說得這麼斬鐵截釘，大爲失望，懶得再用其他的話轉灣抹角來試探，直截了當的說：「萬歲爺很有重用牧老的意思，想委屈牧老担任禮部尙書，牧老肯爲國家着想，千萬不要推辭！念慕老先生已從杭州動身，來南京主持都察院，黃石齋老先生也已以吏部右侍郎起用。牧老是明白人，望仔細想想，明天給我個回音！」牧齋仍是淡淡漠漠的樣子，用些話來敷衍搪塞過去。士英不得已，起身告辭，吩咐隨身小廝，從轎裏拾出一千兩銀子，說：「牧老！這是小意思，可作買書畫費用，不肯收就辱我馬士英不起！」牧齋再三拒絕，說：「天下沒這種道理，我怎麼好意思害老相國破鈔！」爭了好久，結果還是收下。士英見他收了銀子，高興得了不得，在歸途上滿意地想：「錢牧齋是我的人了！既收了膏身銀子，虧他好意思不出來幫幫我場子！」

第二天傍晚，士英差龍友去問回音，自己與大鍼兩個在家裏等着。到天黑，才見龍友垂頭喪氣回來，士英大喚一聲，問：「結果怎樣？」龍友回答：「牧

齋翁沒有出山的意思，他推托說：「要待念慕老先生到南京後，跟他商量一番，才能作決定。」士英大怒，罵着說：「該死的錢老賊，他騙了我一千兩銀子用！誰不知擁立潞王，錢牧齋是奔走最力的！我馬士英決不會饒過了他！」大鍼在傍笑笑說：「老師相不要氣壞了身體，我敢担保錢牧齋是裝腔作勢，想多討些價錢！老師相如不信，且煩龍友兄再跑次關腿，加送一千兩銀子去試試！」士英臉上露出不屑的神氣，說：「拉攏個錢牧齋值得化二千兩銀子，家裏有座金山銀山，也得挖空了！」大鍼說：「老師相譬喻在秦淮河樓子身上化費了，目下物價高，買個婊子也得化上一二千兩銀子！」龍友跟牧齋是至交，見「褲子襠裏玩」話說得刻毒，氣得身子發抖，諷嘲說：「圓老！不如你去走一遭吧！也許牧齋翁等着錢買夜飯米喫！」大鍼見「好好先生」動了肝火，笑嘻嘻咬耳朵說：「我不過講幾句玩話替你男兒消消氣，怎麼認起真來？」龍友咕嚕說：「講玩話有個分寸，拿牧齋翁跟婊子比，未免太不倫不類！」士英皺眉頭問：「妹丈！你說要再送多少銀子去？」龍友大模大樣回答：「牧齋翁雖境况不如從前，倒不是幾兩銀子可以買得到的！」士英又問：「依你說，該怎麼辦？」龍

友回答：「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瑤草見如確有「禮賢下士」的風度，確抱着「爲國求才」的主意，眼睛裏有一個錢牧齋在，我相信牧齋翁爲國家着想，出來幫幫場子是不成問題的！否則，不用說牧齋翁不肯出山，連我楊龍友都南顧滾蛋大吉，搖鋪蓋回貴州老家去！」士英不住點頭說：「好！好！我一切依你。明天煩你再到牧齋那兒走一遭，無論如何要他答應下來！」龍友記起晚上有個替粥第餞行的宴會，就告辭回去。龍友走後，士英、大猷兩個把他拿來做話題，着實譏嘲了一頓，大猷說：「龍友畢竟年紀比我們小幾歲，涉世未深，嫌天真些！」士英不屑地回答：「什麼天真，他只有找秦淮河上娘們能幹，碰到正經事，總是懵懵懂懂！」第二天一清早，龍友往兵部衙門打個轉，急巴巴到牧齋寓所去。牧齋幾天爲士英拉他出任禮部尚書的事，累得日夜不安，晚上沒好睡，眼泡皮更浮腫，臉上也少血色，一方面他替自己高興，心想：「別人說我錢牧齋是『曠代奇才』，當今李、杜，不算得十分誇張！怪不得馬瑤草震於我的聲名，以內閣首輔之尊，親自登門來求我！」瑤草說：「今世人物，論道德文章，牧齋翁算得第一！我不信他是假意奉承。我沒一兵一卒，沒相結交的

大批黨羽，他何必來奉承我？」仔細想想，又着實替自己寒心：「馬瑤草以武力爲後盾，攆走史道鄰，把持朝政，大權獨攬，投到他懷裏，東林、復社中人不會饒過我，羊肉沒喫到，先惹一身羊騷臭，落得一生清名，盡付東流，倒划算不來！」因猶豫不定，內心焦躁得什麼似的，特別是收了一千兩銀子，更像心裏壓着塊石頭；退回去怕激怒士英，而且自己的確已有「東山再起」的意思，退回去豈非斷了出路？不退回去，又不像個樣子，昨晚他對龍友說：「要待念臺老先生到南京後，跟他商量一番，才能作決定，」其實是一句推托話。他思想後，比較利害，早已轉着答應的念頭，準備留個最後考慮的餘地，才拿句推托話來搪塞。昨夜整整想了一夜，覺得對士英一意拉攏他的有利時機，的確不該錯過，他想：「馬瑤草拉攏我，我不必倒在他懷裏，儘可左右開弓，同時也跟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他們通通聲氣！苦苦守着名節，固然可博得天下後世好評，果能叱咤風雲，做一個政海上得意人物，何嘗不可以創下番萬古留芳的事業！」這樣一想，深深恨着自己缺乏勇氣，懊悔昨晚不該用推託話來敷衍龍友，不如直捷了當答應了更好些；早晨起來，梳洗、吃飯，一切都是沒心沒緒的。直到小

廝避進了龍友求見的帖子來，才心花大開，與斗斗迎出去，見面時却不露一點聲色，故意板起臉孔冷淡地說：「龍友兄！你來得正好！明天我準備返常熟縣家鄉去，以後不打算再回南京！」龍友沒料到自己已還未開，就碰了一鼻子灰，不覺大為掃興，一聲不響，由牧齋陪着進裏面書廳坐。小廝獻過茶後，龍友問：「牧老！莫非我把你纏討厭了，因此要到家鄉去躲避？」牧齋微笑着搖搖頭，拿出他愛妾柳如是寄來的情詩給龍友看。龍友哈哈大笑說：「原來是這一回事！牧老！我看不如把你如夫人接到南京來住吧！」牧齋回答：「絲雲樓的藏書由她一手管理，一天都離開不得！」說着，緊緊地瞅着龍友，彷彿有什麼話要說，又不好意思開口的樣子，龍友問什麼事？牧齋紅紅臉回答：「龍友兄！你是熟人，不必瞞你，其實我也想念得她苦，所以這次返家鄉後，不打算再回南京來！」龍友笑罵說：「真是個騷老頭子！活到六十三歲年紀，羞答答像個小後生模樣！」兩個人東拉西扯了一陣，漸漸兒話歸正題，談到「禮部尚書」的事上，龍友大賣力氣，拚命苦勸，牧齋知道這一次機會再不能錯過，半推半就的答應了下來，並附帶提出三點希望，托龍友轉告士英：第一、偏安江南不是個久長局面

，馬閣老必須時刻刻以圖恢復爲念。第二、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幾位老先生，德高望重，進退關係天下安危，在任何情形下必須留置中樞。第三、馬閣老對待四鎮及甯南侯，應抱大公無私態度，免貽人口舌，引起內部爭執。龍友見牧齋答應了，高興得了不得，急巴巴到鷄鳴巷馬相府去報功。士英因內閣裏有緊要政務，龍友獨個兒在書廳等到爽中飯時光，還未見回來。龍友耐不得，順步踱到前面鳳陽總督官署，找些幕僚們談閒天；他本想找弼第，弼第不見，却碰到新近補了錦衣衛的馮可宗。可宗跟他敷衍了幾句，見他向四面探頭探腦，就問：「龍老！你想找趙鼻涕嗎？」龍友回答：「是的，昨晚幾個熟人替他餞行，席上他託了我些小事，想給他個回話！」可宗噙的冷笑了聲，眯眼一雙又黑又銳利的眼睛，說：「他在大廳上向幾個丹陽族京同鄉賣狗皮膏藥，聽得要笑落人牙齒，你不妨瞧瞧去！」龍友就往大廳上走。龍友從大廳外偷偷往裏一望，果見弼第戴一頂張仙巾，穿淡紫絹直裰，一張臉孔像彌勒佛似的笑嘻嘻的，在對一批丹陽族京同鄉，大吹「法螺」。龍友懶得打擾他，仍回士英私宅書廳去坐。到日過中午，才見士英匆匆忙忙回來，替紫色臉皮，留花白鬍鬚的臉上，滿是笑

容，對龍友一連聲說：「我爲國事辛辛苦苦忙了一場，總算得到代價了！」龍友從來沒見他這麼高興過，知道一定有什麼好消息，士英接着說：「史道麟做了番內閣首輔，毫無樹建；我老馬可不同，一上台就替皇上打了場大勝仗！」龍友問那裏打的一場大勝仗？士英得意地回答：「平南伯吳三桂從關外借來清兵，把闖賊殺得大敗，已於四月卅日克復了京師！」說着把內閣抄來的一份奏捷文書副本給龍友看。龍友夢裏都沒想到京師會這麼快克復，樂得手舞足蹈，打躬作揖向士英道喜；但看完了文書，仔細一忖，不禁憂從中來，皺皺眉頭，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心裏在想：

「但願不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才好！」

爲什麼龍友會作如此想？原來自天啓年間魏忠賢當國，爲私人黨爭，冤枉殺死鎮守遼東的主帥熊廷弼後，山海關外滿清的勢力已一日強似一日。崇禎九年，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攻朝鮮，破甯武，勢力越盛，改國號爲大清；崇禎十五年，遼東總督洪承疇在杏山戰敗，十三萬大軍全數覆滅，承疇被俘，總兵官馬如龍等十一人陣亡，只有吳三桂、唐通等帶五百多人突圍活命。清兵乘勝進圍錦州，錦州守將是吳三桂的舅父，甯遠衛指揮，掛征遼前鋒將軍印的祖大壽；祖

大壽見洪承疇已做俘虜，諒自己也不是敵手，竟老老臉皮投了滿清。崇禎十七年正月，因國內戰事一連失利，顧不得邊防，調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爲御營提督，鎮守京師，邊防事務交吳三桂一手担當，並對他爲平南伯。龍友知道山海關爲防滿清一最險要所在，既讓他們進了關，決不會老老實實回去，因此不禁担起「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的心事來。關於吳三桂借清兵的經過不妨補叙一筆：三月十九日京師失陷，吳襄被俘，一家三十餘口全被李自成部將劉宗敏拘禁在皇親田弘遇家裏，其中獨有吳三桂愛妾陳圓圓沒有在內；陳圓圓原名沉，爲秦淮河名妓，崇禎十六年皇親田弘遇遷南京時娶爲小妾。田弘遇北返，不久病歿，吳三桂恃勢把她從田皇親府裏買去。三桂奉命坐鎮山海關外甯遠衛，把陳圓圓留在京師，沒有帶去。高牌店失陷後，京師混亂，「知子莫若父」，吳襄知道他兒子最心愛的是陳圓圓，不忍使圓圓落在敵人手裏，悄悄派人送她到關外甯遠衛軍營裏去。京師破後，吳襄被活活捉去，做了俘虜，吳襄一家三十餘口被李自成部將劉宗敏拘禁，宗敏要他們供出陳圓圓躲避所在，他們不肯招，一一用刑敲掠；幸而李自成軍師牛金星想招降吳三桂，解救了他們，特別加以優待。由牛金星

擬定稿子，請吳襄親筆書寫，去勸他兒子投降；信由降將總兵官唐通送去，另由李自成備銀四萬兩，犒賞吳三桂兵馬。三桂聞京師危急，早已棄寧遠衛邊防，退三百里地改守山海關，並親自帶大軍入援；吳抵豐潤，京師已陷，不得已又回兵山海關觀變。唐通是吳三桂熟友，交給他父親的親筆信，又說了李自成許多好處，三桂別的不關心，只關心愛妾陳圓圓的行蹤，聽說沒有被擄去，就答應投降，帶兵西行，往京師朝見闕王。不料半途遇到從京師裏逃出來的家人，說陳圓圓已落入劉宗敏手裏，三桂氣得「一佛昇天，二佛出世」，大嚷：「大丈夫不能保全一女子，還有什麼顏臉做人？」回師山海關，令軍民一律服孝，要替崇禎帝報仇，吳梅邨「圓圓曲」裏所咏：「痛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正是描寫他當時的情形。三桂回了一封信給他父親，語氣很堅決，裏面說：「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難置父罪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自成恨三桂反覆，把吳襄一家三十餘口，盡行斬首，於四月十三日親率大軍四十萬討伐吳三桂。三桂自知不是敵手，由已降滿清的洪承疇和三桂舅父祖大壽作介紹，向滿清借兵。滿清的攝政王多爾袞

，見有機可乘，那有不答應的道理，發兵馬十四萬，日夜趕程往山海關開拔。救兵到的時候，三桂正在大喫敗仗，聽到救兵到，高興得了不得，薙去頭髮，向多爾袞叩頭稱臣，又來了「白馬祭天，烏牛祭地，敵血斬衣，折箭爲誓」的一番勾當，表示自己對滿清的絕對忠順，於是由多爾袞作主帥，吳三桂爲前鋒，跟李自成四十萬大軍在山海關外決死戰。自成部下從未見過滿清人，見他們一個個胖臉橫肉，騎高頭大馬，嚇得大呼：「海和尚來了！海和尚來了！」一開始就喫了個大敗仗。一方面由於清兵的勇驍善戰，另一方面自成部下接連攻陷幾座大城市後，有不少發了橫財，早已消失了鬥志，所以不戰則已，一戰就不可收拾，四十萬大軍被殺得橫屍八十餘里，輜重全數損失。自成全軍覆滅後，四月二十六日逃回京師，卅日西奔，到五月初三日，滿清兵進了北京城，初七日封吳三桂爲平西王，多爾袞自己高踞武英殿，受百官朝賀，下令城內官民一律除服薙髮，作爲大清國的臣民。南京所收到的一份奏捷文書，是山東邊境州縣官吏寄來的，對三桂已降滿清，京師軍民除服薙髮等事一字不提，所以馬士英不知道北方已山河變色，還洋洋自得，以爲自己替國立了大功。

龍友把牧齋已答應做禮部尚書的事說了一遍，並提出牧齋託他轉告的三點希望。士英聽得肚裏暗笑，心想：「錢牧齋在我面前，居然也使出沽名釣譽的看家本領來，這麼大一把年紀，虧他好意思裝腔作勢！」他邀龍友一同到後廳用中飯，並差人去請大鍼，商量應付吳三桂的事。經過了半個時辰，大鍼來了，滿頭大汗，搖着柄摺扇，一路喊着：「好熱！好熱！」三個進書廳裏坐，士英告訴他京師克復的消息，拿出內閣抄來的奏捷文書副本給他看，大鍼看完奏捷文書，喜得眉花眼笑，向士英作揖道賀說：「老師相吉人天佑，所以連滿虜都來幫助我們殺賊！流寇四十萬大軍既敗得陳屍八十餘里，已元氣損盡，諒老師相不久可以凱旋返京了！」龍友插上來說：「我們剿了十七年流寇，從未打過這種大勝仗，可見滿清實力非同小可！怪不得兩年前，遼東經略洪承疇，杏山一戰，會全軍覆滅！滿清既有這麼大實力，如不幸「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却傷够了腦筋！」大鍼摸摸「蓬路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嘲笑說：「歷史上向外國借兵平亂故事多着，每次酬謝些金帛女子，就敷衍過去；再不然，名義上委屈些，向他們上表自己稱兒子，包你平安無事！」龍友反問：「如滿清兵額不肯走，平

南伯又不是他們對手，你可有辦法？」大鍼回答：「北方幾省早已是流寇的天下，滿清去向流寇「收復失地」，我們樂得「坐山觀虎鬥」，等待他們兩敗俱傷的有利時機！如滿清果然實力堅強，像南北朝那樣，還可過幾百年太平日子！」龍友冷笑說：「照你講來，我們口口聲聲喊「圖恢復」，喊「過河討賊」，是多此一舉了！」大鍼搖着柄摺扇，安閒自在地回答：「怎麼會是「多此一舉」！流寇渡河南下，你我身家性命不保，所以要緊的是圖恢復！但滿清不同，他們是外國人，大不了割地求和，江南半壁仍可保全，我們仍可天天遊秦淮，逛莫愁，享受榮華富貴，舒舒服服過一輩子！」龍友見「褲子襠裏玩」不可理喻，懶得跟他爭，藉口到兵部衙門辦公，先告辭回去。龍友走後，大鍼才放心對士英說：「老師相！吳三桂跟左良玉是遼東同鄉，如他們勾結一起，倒不是玩的，要好好籠絡他一番才好！」士英摸摸花白鬍鬚回答：「我早已打定主意，想保薦他晉級平南侯，賜銀一萬兩，犒賞軍隊！」大鍼笑笑說：「我看不如封他荊國公世襲，賜銀五萬兩，另撥漕米十萬担勞軍！」士英與驚說：「那官爵比我都大了！五萬兩銀子也太多些！」大鍼回答：「銀子橫直是天下人的，老師相樂得做

人情！他感激老相師恩德，自然不會去跟左良玉勾結！」士英記起剛才龍友所說：「萬一清兵在京師頓着不肯走，平南伯又不是他對手，弄得『前門拒虎，後門進狼』，那就傷够了腦筋！」不覺額上浮起了濃重的皺紋，鬚紫色臉上，滿是愁容。大鍼是機警人，早已猜到幾分，笑笑問：「老師相莫非担心清兵會渡河南下嗎？」士英點點頭，大鍼哈哈大笑說：「清兵是平南伯從關外借來的客軍，一則數目不會多，二則地形不熟悉，那裏敢野心勃勃，奪大明朝天下？況且『孤軍深入，兵家所忌』，決不敢長驅直下。再加黃河以南，大江以北，駐紮着四鎮兵馬，堅固如銅牆鐵壁，老師相儘可放心！倒是左良玉才是真正的心腹之患，不知老師相對左軍究竟準備作怎麼個措置？」士英回答：「兵部已有緊急文書下去，命他率二十萬大軍西入四川剿張逆獻忠，另由他兒子總兵官左夢庚率十萬軍隊北上協剿闖賊！」大鍼用扇柄拍拍紫檀木圓檯，得意地說：「妙極！妙極！這樣一方面使他實力分散，二方面使他兵力大量消耗，將來要收拾他時容易得多！」士英譏嘲說：「圓老！你不要把別人當成個傻瓜！我相信左良玉對這命令一定置之不理！」大鍼接口說：「置之不理是違抗朝廷命令，違抗朝廷

命令，便是國家叛逆，待機會成熟，發兵討伐得了！」又說：「這次史可法赴揚州統率四鎮兵馬，老師相要提防高傑、劉良佐兩個受老史的籠絡，萬一高、劉的部隊被老史拉走，就後患無窮！」士英問怎麼提防？大鍼跟他咬耳朵講了幾句，士英笑罵說：「我家裏沒金山銀山，那來這許多銀子化費？」大鍼扮個鬼臉說：「老師相常朝一品，只要老師相肯賞臉，誰都巴不得捧銀子來孝敬！」士英紅臉不響，過了一會兒，吞吞吐吐說：「圓老！你是自己人，跟你明說不要緊，我正爲銀錢上面的事煩惱着！」大鍼問什麼事，士英回答：「往江南各州府催徵積欠『金花銀』，是第一樁肥差，司禮太監老韓，乘筆太監老盧兩位，硬主張讓官裏太監去，我若不答應，情面上說不過去，若答應，又不甘心，這事很難想個兩全辦法。另外有件事，近來有不少親戚故舊來我們下奔走，有的想買都督、職方實缺，有的想買中書、監紀虛銜，若推却，要防結怨，若一一承應下來，公開的賣官鬻爵實不像個樣子！」大鍼笑笑說：「催徵『金花銀』的事，老師相只能委屈些！至於應酬親戚故舊，儘可大胆放心，『打開天窗說亮話』，從洪武開國到現在，那一任內閣首輔不在賣官鬻爵？遠的不說，講眼前吧，

三年前周延儒在京師設一家珠寶店收受賄賂，誰個不知？老師相當初如不向他孝敬二萬兩銀子，怎樣弄到鳳陽總督的肥缺？」士英白了他一眼，笑罵說：「你真是一個老刁！一座石渠園造得富麗堂皇，大概錢都是

不明不白裏來的！」兩個正在說笑着，忽見龍友不經小廝傳報，忽忽忙忙奔進來，臉色發青，眼睛發怔，一股惶惶失措的樣子。

第十九回 黃御史請斬馬士英

士英見龍友那種慌張失措的樣子，大喫一驚，問發生了什麼事。龍友回答：「我剛到兵部裏，收到份密封緊急文書，是防守黃河的許定國軍營裏送來的，說機密探報告，吳三桂確有叛變行迹，文書裏附來一

愚，爲此示仰一帶地方官生軍民人等，務期仰體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投誠獻命，各安職業，共保身家，毋得執拗迷謬，自罹玉石俱焚之慘，未便，特諭。順治元年四月廿六日勝。」

道貼在京師的榜文，我已抄了來！」說着，從袖裏摸出張紙箋，送給士英，大皺着，那上面寫着：

士英嚇得雙手發抖，顫聲問大帥：「圓！圓！圓！這怎麼了！怎麼辦？」大帥原沒想到北方局勢會這樣快的急轉直下，一時想不出一個主意，瞪着眼睛，一聲不響；過了一會兒，忽然濃黑眉毛一揚，方臉胖鼻

「平西親王吳，爲安撫殘黎，以救民生事：照得逆闖李自成，戕主賊民，窺竊神器，滔天罪惡，罄竹難書，荷蒙大清朝垂念歷世舊好，特命攝政王殿下，大興問罪之師，懷綏萬邦，同躋和平之域，仁聲所播，義無拂命。第慮遐遠之區，訛傳舛錯，不特有負大清戡暴安民之意，數黎庶反受轉迷殞身之禍，今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擁戴西洋大砲數百位，給釋南下，相應勝諭，以醒蒙

，留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的臉上，露出極有把握的神色，搖搖摺扇，問龍友：「那文書裏可有其他的證物，足以證明吳三桂的確投了滿清？」龍友回答：「沒有！」大帥嘲笑說：「姓吳的多得很，許定國怎麼知道「平西王吳」一定是吳三桂？」又問：「那文書有別人看見嗎？」龍友回答：「機密緊要文書，

怎會讓別人看！」大鍼對士英說：「老師相！這事千萬不能讓外人知道，不如把文書燒掉，暫時瞞過，不然流傳出去，一定會謠言蜂起，難以收拾！」士英想了一想，覺得確有道理，板着脸孔對龍友說：「圓老，你的見解很不錯，沒得到平南伯降敵正式消息前，我們不能隨便誣陷他，免得中了別人的離間之計！你在正經事上每每懵懵懂懂這次千萬懵懂不得，不可透露口風！」龍友見士英對他說話總是用教訓口吻，大為不樂，心想：「我活到四十七八歲年紀，却把我看作不懂事小孩，豈真豈有此理！」就隨口敷衍了幾句，先走了。龍友走後，士英嘆口氣說：「我看吳三桂投降滿清，十成倒有九成是可能的！流寇蔓延七八省，未曾剿平，左良玉擁兵自重，在一旁虎視眈眈，一半路殺出程咬金，北方又來了滿清兵，諒來內閣首輔道把交椅是坐不久了！」大鍼也氣忿忿說：「便宜了東林、復社一批人！他們唯恐天下不亂，現在天下大亂，他們正可乘機混水摸魚！」士英問：「圓老！你說明天在萬歲爺面前，對吳三桂的事作什麼措置才好？」大鍼毫不思索地回答：「請封他爲荷蘭公，賜銀五萬兩，另撥漕米十萬担勞軍！投清的事，好在沒人知道，能瞞得多久就瞞多久！」士英把牧齋已答應出任

禮部尚書的事告訴了他，兩個對牧齋的「裝腔作勢」，「半推半就」着實譏嘲了一頓，大鍼說：「什麼「東林老前輩」！什麼「東南大名士」！說穿了還不是跟秦淮河上妓女一樣，只要大爺肯掏腰包，化銀子，就乖乖兒脫袴子！」士英聽他說得有趣，拍手大笑，在一陣笑聲裏，把「北方又來了滿清兵」的事，忘記得乾乾淨淨。大鍼記起晚上要參加誠意伯府裏的宴會，已答應把家裏的一部梨園送去演出「春燈謎」助興，恐感亦嘉獎酒誤事，必須親自去料理，告辭回石巢園去。大鍼走後不久，揚州清撫衙門差官，送來封田仰的書信，並押來二萬餘兩銀子，請馬相府庫房點收。士英吩咐隨身小廝去招待差官酒飯，自己細讀着田仰的書信，信上寫着：

「……晚託老相國鴻福，一路舟行平安，於本月十八日傍晚抵揚州，次日即往東平伯官邸，賀其加爵大慶，東平伯對老相國照拂之意，感激殊深，云草莽之身，荷此厚恩，不知將何以爲報耳。揚州風物依舊，商業興盛不減昔日，唯銅臭氣重，使人不快，所接交者大多皆僑士俗客，此爲最掃興事。本朝曾榮「揚州懷古」詩云：「廣陵城裏昔繁華，煬帝行宮接紫霞；玉樹歌殘猶有曲，

錦帆歸去已無家。樓臺處處迷芳草，風雨年年開落花；最是多情汴隄柳，春來依舊帶棲鴉。」晚亦頗有此感，案牘之餘，擬遍訪歷朝勝蹟，免辜負此行。」

看到這裏，士英有點不快活，心想：「誰不知你跟劉澤清合夥做着鹽生意，發飽了橫財，偏在我面前賣弄風雅，罵別人是「偷士俗客」！」接着，又往下看：

「舟中讀王九思「碧山樂府」，歸隱之心，油然而生！寄生大塊，原如逆旅，前人詩云：「在世雖百年，畢竟舍之去；日飲一杯酒，可以全此趣！」晚亦頗有此意，惜不能效淵明之棄官，爲三斗米千里遠遊，落拓宦途，命苦如此，可憐！可憐！離金陵前，阮光祿以墨蹟爲索，因瑣務繁忙，未曾應命，舟中抄王九思「雙調新水令」一節，懇轉致國老。另有一事望老相國恕晚死罪：晚抵揚後，親舊故交來求職者，踏戶爲穿，晚以漕撫、淮撫兩署名額有限，未便應酬，若全予拒絕，又有傷情誼，沒奈何勉允彼等代求老相國格外開恩，賜以虛銜，如「武英殿中書」、「文華殿中書」、「監紀」、「職方」、「拔貢」、「通判」皆可，

等級依納銀之多少，請老相國斟酌核定，名單及納銀數量附後，總數計二萬一千兩，由本署差官隨身押運來京，懇老相國賜予驗收。如外間有奸宄之徒，借此中傷，或科道臺臣不明內情，橫加挑剔，晚當一力承擔，決不有累老相國，區區之意，還祈明察。」

士英禁不得一陣陣臉紅，心想：「田百源這老賊真該死，公然靠我的勢，賣官鬻爵！」猛記起剛才大賊的話：「本朝洪武開國到現在，那一任內閣首輔不在寶官鬻爵！遠的不說，看眼前吧，三年前周延儒在京裏開一家珠寶店，明明是收受賄賂，老師相要不是送他二萬兩銀子，怎弄得到鳳陽總督的肥缺？」士英又想：「復社一批窮措大口口聲聲「重氣節，嚴操守」，只因他們沒官做，沒銀子撈，才如此說，「天下烏鴉一般黑」，他們做了大官，一定也會把「操守」兩字丟諸腦後！」轉而又想到方良玉擁三十萬大軍，在一傍虎視眈眈，北方「半路殺出程咬金」，來了滿清兵，一把內閣首輔交椅，誰知能坐得幾久？落得趁眼前大權在握，眼開眼閉，撈一票銀子。

第二天，弘光帝下詔封吳三桂薊國公，賜銀五萬兩，撥漕米十萬担，派專使北上犒軍。爲慶祝京師光

復，應天府督促各街坊彙彩出燈，南京城裏，足足熱鬧了三四天。又過了幾天，六月初十日下午，三山街蔡益所書坊門口忽歇下乘轎子，裏面坐着個銀白鬍鬚，長眉毛，臉容端莊嚴肅的老頭兒，戴一頂葛巾，穿土黃色葛直裰，手裏不住搖着柄摺扇。隨轎同來的小廚進店裏問：「有位浙江人，餘姚黃太冲相公住在裏面嗎？」胡二和典兒正在理架上的書，不待胡二回答，典兒急急地跑進去通知；太冲自次尾回鄉後不久，爲跟定生商量事情近便些，已搬到書坊裏住。太冲出來一看，見是他老師劉念臺老先生，喜得搶步上前，深深作了個大揖，扶他出轎來，叫典兒料理兩個轎伙茶水，自己陪他老師到店堂後面客廳去坐。劉宗周，號念臺，明末理學大家，姚江學派王陽明先生以來的第一位大師，比牧齋年長四歲，已是位六十七歲的老頭人。原籍浙江山陰，進士出身，天啓年間魏忠賢當國，宗周上本參劾，幾乎送掉性命；崇禎繼位後，又以說話得罪皇帝革職爲民。革職的經過是這樣：明代有種權力高過一切的特務組織，名目叫「廠衛」，由宮庭裏的太監和錦衣衛主持，專門訪緝「逆謀大奸」，如百官中涉有嫌疑的，不問官階高低，可直接逮捕，不必經過大理寺的審詢和刑部的執行，下在錦衣衛主

持的鎮撫司獄裏，全權處理。武宗時太監劉瑾執掌「東廠」，「西廠」，「內廠」三廠大權，聲勢不可一世，一時百官被捕的達三百多人；熹宗時魏忠賢所以能夠獨攬朝政，由他的爪牙「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奉爲「九千歲」，也因為他自掌東廠，隨便可把反對他的人，加個「逆謀大奸」罪名的緣故。崇禎帝雖沒有武宗、熹宗那樣昏庸，對「廠衛」却一樣信任，當時宗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上本請廢「廠衛」，他說：「錦衣衛一切刑具應立刻燒掉，百官犯法的歸大理寺、刑部辦理，爲「崇國體，明禮遇」起見，大臣三品以上有犯罪的，先經九卿評議，然後再下刑部。」崇禎帝置之不理。後來有個熊開元因參劾周延儒專權誤國，下在鎮撫司獄，宗周奔走援救，勸崇禎帝不可輕信「廠衛」。崇禎帝大怒，把宗周革職爲民。宗周革職後，回浙江倡辦「證人學院」，在蔽山講學，勸人往「察問慎獨」，「主敬存誠」上用功夫，並極力闡揚陽明學說。太冲晚年著「明儒學案」一書，裏面把王陽明和劉宗周列爲有明一代的兩大宗師，另外又著有「子劉子行狀」，將宗周生平 and 學說介紹得最爲詳細，宗周自己的著作，有「證人小譜」、「陽明傳信錄」、「中興金鑑錄」、「蔽山詩集」等十

多誦。宗周進客廳坐下，典兒立刻端進兩盞熱茶來，太冲雙手捧着獻上，又吩咐典兒去割個西瓜來喫，宗周搖手止住說：「不！剛出過汗，喫不得涼食！」宗周在路上已聽到史閣部赴淮揚督師的消息，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太冲皺眉回答：「話長着，待晚上細稟告老夫子！」並把史閣部已替他租下雞鳴寺幾間僧舍的事告訴了他，宗周摸摸銀白鬚鬚，點頭說：「能在寺院裏最好，難得史閣部這樣關心我！」他見中堂掛着幅錢牧齋寫的「西塞山懷古」，就問：「牧齋翁我已多年沒見到他了，仍常來南京嗎？」太冲回答：「牧齋老先生在桃葉渡附近住，幾天前已有旨以禮部尚書起用，是馬閣老保薦的！」宗周高興得什麼似的，笑笑說：「牧齋翁起用了，好極！好極！馬閣老肯保薦東林中人，這倒難得！」太冲一聲不響，想說什麼，又硬把話捺下了。宗周又問：「石齋翁仍住在福建漳浦故鄉嗎？」太冲回答：「石齋老先生上個月有旨起用爲吏部右侍郎，是否已從家鄉動身可不知道！」宗周聽得更高興，搖搖摺扇，點頭說：「好極！好極！石齋翁文章風節，誰不景仰？他能出來，國事一定更有辦了！」太冲再也耐不住，反問說：「老夫子在路聽到的北方的消息嗎？」宗周回答：「聽說

平南伯已克復了京師，詳細的情形正想問你。」太冲皺眉說：「北方的局面精得很！平南伯吳三桂從山海關外借來了清兵，才打敗流寇！」宗周大喫一驚，說：「吳三桂好大的胆！他怎敢向外國借兵？滿清的實力不可小覷，兩年前遼東經略洪承疇率領十三萬大軍去討伐，杏山一戰，全數覆滅，連洪承疇自己都被活活俘虜過去，山海關是防滿清一道最險要隘口，讓他們進了關，這還了得？吳三桂這國賊「引狼入室」，真該千刀萬剮，皇上已下旨把他奪爵廢辦沒有？」太冲苦笑說：「正巧相反！皇上准馬閣老保奏，已封吳三桂爲薊國公，並賜銀五萬兩，撥漕米十萬担，派專使北上犒軍！」宗周氣得呼吸都透不過來，罵着說：「好糊塗的馬瑤草！難道他要把國家命脈斷送乾淨？我一定跟他拚掉這一條老命去！」正罵着，太冲見客廳外有人在探頭探腦，出去一看，是蔡老周。蔡老周輕輕聲問：「誰呀？」太冲用手遮着嘴回答：「是我老師劉念臺老先生，剛從杭州來。」蔡老周沒料到這位穿破舊土黃色葛直裰的窮老頭兒，是當今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的赫赫大員劉宗周！慌得不知怎樣辦才好，同時也高興得什麼似的，心想：「我蔡益所真可吹牛了，一代理學大師，當今都察院左都御史

，背到我書坊來！」急忙出去，剖個上好西瓜，備一果盒精細茶食，親目端進來獻慇懃。叩過幾個響頭後，又到隣近店舖吹牛，引得轟動了半條三山街，有不少人擠在書坊外瞧熱鬧。宗周、太冲師生兩個仍在客廳裏談着，宗周問：「宜興陳少保公令郎定生世兄和貴池吳次老，聽說一直住在書坊裏批點制藝文章，怎麼不見他們兩位？」太冲回答：「定生兄去找馬閣老妹夫兵部主事楊龍友老先生，想探聽點北方的訊息；次尾兄因家裏有緊要事，上個月十三動身返貴池縣去，還沒回來。」太冲從梨木八仙桌上端西瓜請他老師喫，宗周搖頭說：「不！我上了年紀，喫不得冷食，你自己喫吧！」太冲雖然得心頭納悶，口裏乾噁，見他老師不喫，自己也不敢先動手。宗周又問：「太冲！你這一晌讀了些什麼書？」太冲回答：「把去年買的幾部書『太玄經』『宋名臣奏議』『通鑑綱目』『通鑑音釋』『通鑑外記』，重溫了一遍，現在在讀『春秋辨疑』『書經補遺』。」宗周摸摸銀白鬍鬚，點頭說：「好極！好極！讀史書是要緊的！先窮經而後求事實於史，參證史實，才能懂得世界變化的道理！」宗周見太冲臉有愁容，不時呆呆地望着天井裏晒在猛烈太陽下的一株夾竹桃和一叢芭蕉發獸，不免心裏

疑惑，溫和地問：「你有什麼話不便對我講嗎？」太冲恐他老師路上勞苦，要好好兒休養一下，受不得刺激，頓着說：「沒有！」宗周嘆口氣說：「太冲！你還記得我講過的話沒有？爲人立身處世，最要緊是一個誠字，『誠也者人之道也』，自家庭日用，以至鄉國天下，都要以一誠字來貫穿！」說到這裏，又搖頭嘆息着：「闡往聖之微言，黜異端之詭譎，存天理於幾微，留民弊於一線，都靠一誠字，你瞞著我，就顯得不誠了！」太冲見他老師這般講，不敢再隱瞞，起身作揖說：「我的確有話想稟告老夫子，怕老夫子傷心，不敢講！」宗周臉容極顯得嚴肅莊重，說：「且講不妨！」太冲話還未出口，突覺心裏一陣酸，抑制不住他用袖子掩着臉哭了起來。宗周已猜到幾分，勉作鎮靜，安慰說：「太冲！哭不濟事，莫哭！且說與我聽聽！」太冲揩乾眼淚，往客廳外望了一眼，見沒有人，才輕聲說：「不瞞老夫子，史閣部離開南京後，南京城裏已一團糟，馬閣老大權獨攬，不顧國家安危人民死活，專門排除異己，爲私人作打算，高弘圖老先生實在看不順眼，借着『督收江上漕糧』名目離京，家宰張慎言老先生辭了官，姜閣老雖仍留閣辦事，但態度消極，遲早也準備攢紗帽！」宗周陡然臉

容變色，搖搖摺扇，一聲不響。太冲於是把「關殿」的經過，詳細講了一遍，宗周聽得甚是氣忿，心想：「劉孔昭敢在殿前摸出小刀子殺人，這還像個什麼朝廷？」不禁暗暗嘆息。太冲又說：「馬閣老風陽總督任上，已聲名狼藉，一意搜刮民脂民膏，蓄養私人軍隊，流寇近在眼前，按兵不動，祇圖保全自己實力；按兵不動倒也罷了，又專做些貪贓枉法的沒本錢生意，這次他位居內閣首輔，大家總以為該顧全些國家體面，不致於明目張胆的幹貪贓枉法勾當；誰知竟不然，包庇着阮大鍼和漕撫田仰等一批人，公然在外面賣官鬻爵！」宗周搖搖頭，嘆氣說：「我看國家命脈，遲早會斷送在馬瑤草手裏！」太冲又問：「老夫子在路聽得到四鎮進爵的消息嗎？」宗周回答：「不知道！」太冲苦笑一聲，說：「劉澤清已封東平伯，高傑與平伯，劉良佐廣昌伯，靖南伯黃得功晉爵靖南侯，……」宗周不待他說完，用扇柄拍拍裹着土黃色葛直裰的膝蓋，罵着說：「該死！該死！劉澤清，高傑，劉賊無分寸功勞，每戰必敗，每敗必逃！黃得功是程驥子的粗漢，馬瑤草的親隨！居然都封伯的封伯，封侯的封侯，這還像個什麼世界？」太冲恐過份傷了他老師的心，不敢再說下去，自己也雇了乘轎，陪宗周回

鵝鳴寺僧舍休息。第二天士英和其他一些南京城裏的顯要們來拜會，宗周又一一回拜，忙了一整天，到晚上，用「草莽孤臣」署銜，擬了道奏本，列論時事。宗周奏章上去後，弘光帝見他不以左都御史署銜，而自稱「草莽孤臣」，心裏大不快活，況且奏章裏力主請斬臨陣脫逃的高傑，劉澤清，自己是由馬士英及四鎮擁立，才登帝位的，那裏敢得罪四鎮，就把奏章擱下不理，宗周因此一直在鵝鳴寺住着，不肯上任。約過了十天，到六月二十日，太冲一清早來找他老師，告訴他一個驚人消息：吳三桂的確已投了滿清，封爲平西王，南京城裏紛紛傳說，防守黃河的許定國總兵官，接連來過幾道告急文書，馬士英雖一口咬定是外間謠傳，沒這回事，但昨晚兵部主事楊龍友透露口風，對這事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宗周驚得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久，才氣喘喘說：「我原知吳三桂這賊不是個好東西！」引狼入室，早該千刀萬剮，現在率性投到外國人脚下當豬狗，把祖宗國家都賣掉了！當即乘轎去找高、姜兩位閣老問消息，高弘圖從江上督運漕糧回來沒幾天，不知道這事情，去問姜曰廣，曰廣搖頭嘆氣說：「內閣的事，歸馬閣老一手包辦，假使的確有緊急文書來，也不會讓我過目！」宗周沒

奈何，只得去鷄巷找馬士英。馬相府的門斗見這銀白鬚鬚、長眉毛的老頭兒，戴一頂葛巾，穿土黃色葛直裰，一股寒酸相，又坐在轎裏，搖着摺扇，漫不在乎的樣子，雙睛氣不替他投名帖，宗周的隨身小廝知道是上面不署官銜的緣故，向他說明了一下，那門斗才慌得什麼似的，急忙去通報。士英聽說宗周來了，親自到大門口迎接，請進裏面正廳坐，獻過茶後，宗周皺皺眉，板着脸孔說：「請問老相國，外邊傳說國公投了滿清，防守黃河的許總兵官曾有緊急文書告急，確有這回事嗎？」士英的醬紫色臉上顯得十分嚴肅，摸摸花白鬚鬚，回答說：「這是些奸宄之徒，想擾亂治安，故意放的謠言，老先生千萬信不得！」宗周大不樂意，不客氣地追問：「兵部確沒接到許總兵的文書嗎？」士英搖搖頭仍是絕口否認。宗周冷笑說：「這就怪了，外邊傳說紛紛，衆口一辭，咬定荷蘭公確實投了滿清，內閣却毫不知情，據說這消息還是兵部衙門中透露出來的，老相國不妨託令親楊主事去查問查問！」士英聽他話裏有骨頭，料想是龍友露的口風，心裏一虛，嘴上硬不起來，趕快另外找些話來敷衍過去。宗周走後，士英把他妹夫恨入骨髓，立刻差小廝到兵部叫龍友來，過了好久，小廝回報：「楊

老爺今天沒去兵部衙門，在舊院煖筆樓下玉京家陪幾位老爺喫酒，他叫小的先走一步，說有事要到錢尙書府裏打個轉，過一個時辰就來。」士英氣得臉色發青，怒聲說：「你叫他立刻來！遲一個時辰，當心我砍掉他腦袋！」那小廝嚇得魂兒都丟了，趕緊跑到舊院去通知。龍友聽說他舅兄發了脾氣，果然急巴巴來了。進了書廳，見士英醬紫色、留花白鬚鬚的臉上滿含怒意，額上浮着濃重的皺紋，眼光帶幾分兇狠，鼻樑下傲然地繫起兩片嘴唇，龍友嚇得身子矮了半截，畏畏縮縮地告罪說：「我不知瑤草兄有這樣緊要事，來遲了一步！」士英白了他一眼，冷言冷語說：「你是懵懂慣了的，沒人怪你！我且問你一句話：吳三桂投清的事，誰叫你在外面瞎說？」龍友絕口否認：「沒有！沒有！」士英怒聲說：「賴什麼！剛才劉宗周來，一口咬定是你講的！」龍友嚇了一大跳，賭咒說：「天在上，地在下，良心在當中！如我劉宗周講過吳三桂投清的事，不是娘養的！」士英鄙夷地說：「賴什麼！你原本幹不得正經事，只知終日遊來蕩去，陪婊子作樂！」龍友受了沒名沒目的委屈，氣得臉色發黃，心想：「我跟你平輩至親，虧得你好意思翻下臉來罵我！就算不是親戚，我楊龍友乙榜進士出身，

活到四十七八歲年紀，也不該把我當作奴才看待！」
正想壯壯胆子，發作一番，外面有小廝進來向士英傳
話：「宮裏韓老公拜會老爺！」士英皺皺眉頭，
心想：「韓賢周不輕易出宮的，怎樣會來看我？一定
發生了什麼事故！」肚裏懷着鬼胎，慌慌忙忙換了官
服，出大門去迎接。果然韓太監愁容滿面，由馬士英
陪着進正廳坐了片刻，從袖裏摸出份奏章副本請士英
過目，士英看了第一句：「湖廣巡按御史奉旨監軍南
侯軍臣黃澍奏一本」，就嚇得心驚肉跳，接下去看，
見上面寫着：

「奸督馬士英有十可斬之罪，謹詳列，以求覆斷
，以質公論事：痛自亂賊猖狂，宗社失守，帝皇
上應運中興，大張撻伐。臣，小臣也，誠口苟容
，豈不自保祿位？願臣受國厚恩，稟性剛烈，不
顧利害，致捋虎鬚，臣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
骨則馬士英必殺臣，不言而苟且偷生，臣不死於
賊，必死於兵，均之死也，臣敢冒死言之。奸督
自任數年以來，有罪無功，臣謂可斬之罪有十焉
：鳳陵一抔土，國家發祥之地，士英受知先帝，
自宜生死以之；巧卸重担，居然本兵，萬世而下
，貽皇上以輕棄祖宗之名，是謂不忠，不忠者，

可斬也。

國難初定，人辨必死之志，為先帝復仇，士英總
督兩年，居肥擁厚，有何勞苦？明皇之前，動云
勞苦多年，是謂驕蹇，驕蹇者可斬也。

奉命討賊，而足未嘗跨出斬、黃一步，奉命討閩
，而足未嘗跨出壽、春一步，就延歲月，以致賊
勢猖狂，不可收拾，是謂誤封疆，誤封疆者可斬
也。

獻賊兵部尚書周文江，引賊破楚省，敕獻下江南
，及左鎮恢復斬黃之後，周文江之金，朝以入，
而參將之薦，夕以上，讓蔽先帝，貽禍地方，是
謂通賊，通賊者可斬也。」

士英看到這裏，已兩手冰冷，偷眼瞧韓太監，見
臉色極為難看，士英知事情不妙，勉強做出鎮靜模樣
，問：「老公公！這奏章是送內閣的嗎？」韓太監搖
頭回答：「不是！早晨高閣老陪着黃御史進宮，而奏
皇上的！」士英心裏更急，問：「萬歲爺怎麼說？」
韓太監皺皺眉頭，淡然回答：「老相國！你且把奏章
看完，我們再來商量！」士英沒奈何，接着往下看：
「市棍黃鼎，無以報德，用其參謀馮應庚、私鑄
關賊銀印一顆，上篆「果毅將軍印」，托言奪自

賊手，飛報先帝，士英蒙厚賞，黃鼎等俱加副將，今賊城士民，有「假印不去，真官不來」之語，是謂欺君，欺君者可斬也。

皇上中興，人歸天與，士英施施然以爲非我莫能爲，始而居功，後必蔑上，其目中無朝廷久矣，金陵之人，有「若要天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之語，是謂失衆亡等，失衆亡等者可斬也。

生平至污至貪，清議不齒，幸以手足圓滑，偶脫名于逆案，其精神滿腹，無日忘之，一朝得志，遂特薦同心逆黨阮大鍼。大鍼居朝爲逆賊，居家爲匪類，三尺之童，見其過市，必唾罵之。士英首登啓事，對人云：「我要操朝政，必先自用大鍼始」，魏黨貽禍，至今爲烈，敢于蔑侮先朝，矯誣先帝，迹其所爲，恨不起逆黨於地下，而與之同謀，是謂造叛，造叛者可斬也。

滅列兵糧，家肥兵瘦，平素不能行恩，臨事豈能用武？一旦有急，挾君父而要之，借皇上之名器，爲請罪之資，在各鎮忠義自奮，人人願報明主，皇上念民間勞苦，破格殊恩，士英動曰：「都是我在皇上面前奏的」，是謂招搖騙詐，招搖騙詐者可斬也。

宸居寥落，長江浩浩，士英不聞嚴御警蹕，緊防江流，而馬匹兵械，割營私居，以防不測。以保金帛，何其智？以守陵園，何其怯？以壯甲第，何其橫？是謂不道，不道者可斬也。

上得罪于二祖列宗，下得罪于兆民百姓，舉國欲殺，犬彘棄餘，以奸邪齊跋扈之私，以要君爲寶國之漸，十可斬也。

士英有此十大罪，皇上既念其新功，待以不死，常削去職銜，責之速赴原任，廣聯聲援，庶可以慰祖宗在天之靈，謝億兆人之口。而奸狡日深，巧言狂逞，此豈一日可容于堯舜之世哉？伏乞大奮乾綱，卜臣言于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從公參議，如臣一言涉欺，皇上卽誅臣，以爲嫉功害能，蠱誣大臣之戒；如臣言不謬，亦乞立誅士英，以爲奸邪誤國，大逆不忠者之戒。……

士英苦笑一聲，說：「昨晚我聽說黃澗到了南京，大概沒設宴招待，得罪了他！老公公知道我的，這奏章內所講完全是憑空捏造，沒一樁符合事實，不知萬歲準備怎麼處措？」韓太監沉下臉回答：「皇上的意思，請老相國自動告退，我和盧內相苦求多時，沒用處，皇上的意思十分堅決，看來已沒有挽回餘地！」

「士英摸摸花白鬚鬚，大叫說：『冤枉煞人！冤枉煞人！讓我隨你進宮到萬歲爺跟前辯白去！』」韓太監冷聲回答：「皇上已有旨令你不必進宮辭行，乾脆上個告老還鄉奏本，早早離開南京，對老相國更方便些！」說着，起身告辭。士英氣得神昏顛倒，送走韓太監，

，踉踉跄跄回書廳去，像喝醉酒一般，一路連脚都站不穩，在心裏咬牙切齒地想：「我馬士英在南京一天，南京就是我的！黃澍仗着左良玉勢，欺負我，「老虎頭上抓蒼耳」，料他白白送掉一條性命，有翅膀也飛不出南京城去！」

第二十回 左懋第北行使滿清

士英走進書廳，龍友迎上來問：「瑞草兄！韓內相有什麼事？」士英白了他一眼，忿忿地說：「你總是改不掉的臭名士習氣！正經事不幹，專陪些婊子飲酒作樂，人家要砍我們的腦袋了，你還蒙在鼓裏！」龍友見他臉上一本正經，知道不是講頑話，問發生了什麼事？士英怒聲回答：「你去你的，我沒閒工夫跟你嚼舌！」龍友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心想：「真是「不識好人心，狗咬呂洞賓」！我不來奉承你，也弄得到飯喫！」就悻悻然告辭，賭氣以後不再到鷓鴣巷馬相府來。龍友走後，士英本打算到誠意伯府找劉孔昭，回頭一想，覺得孔昭作事太火氣暴躁，謀略才幹遠不及大鍼，不如先跟大鍼商量一下，更穩當些，就差小廝立刻去請大鍼來。大鍼聽說士英有緊要事跟他商量，果然急巴巴來了。庫司坊雞鵝巷路雖不遠，但正當六月大熱天氣，又是午後，太陽晒得最逼人的時候，大鍼身材高大肥胖，素來怕熱，坐在轎裏，冒出滿頭大汗，不住地搖着摺扇，仍熱得喘不過氣來。到馬相府門口，不待門斗通報，就往書廳直闖進去；士英見大鍼來了，心頭輕鬆了許多，把黃澍在弘光帝面前參劾他的事告訴大鍼，並拿出韓太監送來的一份奏章副本給他看。大鍼起初的確猛喫了一驚，怕被士英瞧不起，故意做出不動聲色的神情，搖搖摺扇，慢吞吞看奏章；看完後，揚揚濃黑眉毛，摸着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哈哈大笑說：「黃澍不過是個芝麻綠豆官！居然妄想「螞蟻搬泰山」，把老師相轟下台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士英細上浮起濃重的皺紋

，沉着臉說：「事情倒不十分簡單！圓老！我很想聽聽你的高見，你對這事的看法如何？」大鉞閉目想了一想，接口回答：「我有四點看法：第一，黃澍昨晚才到南京，僅僅宿了一夜，怎麼能知道南京城裏有『若要天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的童謠？怎麼知道老師相在萬歲爺前當自己稱勞苦？對四鎮的事他攻擊老師相居功市恩，詭譎老師相會一再對人說：『都是我皇上面前奏的！』黃澍遠在武昌，又怎麼能聽到？所以我說這事幕後大有文章在，背後的主謀，我可一個個『按圖索驥』找出來，黃澍其實是個可憐蟲，別人利用他生性魯莽，又有左良玉勢能可倚仗，驅他赤膊上陣，做個『擋頭刀』的冤鬼罷了！」士英點頭說：「對！對！黃澍小小一個御史，我原不信他敢『老虎頭上抓髮』，奏我個『十可斬』罪！」大鉞接着說：「第二，誰都知道南京城外外密層層紮着的是老師相和操江都督誠意伯的部隊，對江靖南侯大軍又是老師相嫡系，黃澍敢單身跑進南京城裏，信口雌黃，冒犯老師相，可見左良玉的確已心懷異志，想找個藉口，來奪南京城；所以老師相這次千萬要忍耐些，不可動黃澍身上一根毫毛！」士英大不高興，說：「左良玉不服朝廷調遣，蓄意謀叛，我奏明萬歲爺，下令討

伐得了，何必『忍耐』？你忍耐，他反而會更驕橫，巴不得『得寸進尺』！」大鉞回答：「老師相的話很對，你忍耐，他反而更巴不得『得寸進尺』！不過用兵之道，貴乎『先發制人』，貴乎『乘其不備』，左良玉既已有了準備，我們偏不跟他對陣，偏容讓這些，況且現在北方滿清的金圖未明，四鎮兵馬又受着史可法牽制，不易全部調動，還不到跟他算總賬的時候，黃澍雖願意『擋頭刀』，我們偏饒他一條狗命！」士英苦笑說：「你饒他，他不肯饒你怎麼辦？」於是把剛才韓太監所說弘光帝已有旨請士英自動告退，且不必進宮辭行的話講了一遍，大鉞氣得圓睜着一對骨溜溜眼睛，向書廳外張望了一下，不平地咕噥說：「皇上是老師相擁立的，居然忘恩負義，幹起『過河拆橋』的把戲來！」士英摸摸花白鬚鬚，傲然地說：「南京兵權握在我和誠意伯兩個人手裏，想『過河拆橋』，倒沒這等容易！」大鉞閉目想了一想，笑笑說：「老師相！我不信萬歲爺會輕易讓你走，也許是宮裏一批太監們玩的把戲，他們想來撻蔽你一票銀子！」士英忿忿地說：「往各江南州府催徵『金花銀』的差使讓他們，銀子够他們撈了，好意思往我身上打主意？」大鉞說：「世界上人心沒一個知足的，老師相

一品當朝，誰都巴不得捧着白花銀子來孝敬，他們自然會看得眼紅，好在「羊毛出在羊身上」，老師相樂得慷慨大量些！」士英覺得大錢的見解不錯，心想：「有錢可使鬼推磨，看剛才韓贊周一付冷冰冰臉孔，一望而知是想敲我筆銀子化用化用！」嘴上却強着；「我家裏沒金山銀山，那來這許多銀子化費！」大錢扮個鬼臉說：「老師相一品當朝，隨時隨地都可點石成金！」士英把他笑罵了幾句，接着問：「你說對

黃濟奏章有四點看法，還有兩點是什麼？」大錢回答：「黃濟雖是個粗魯莽漢，其實却粗中有細，一肚子陰謀鬼計，他上這份奏章，固然主要的是妄想把老師相轟下台來，我看出另外還有兩個打算在：一個是「一石擊二鳥」，一個是「擒賊先擒王」。大錢故意做出從容不迫的神氣，搖搖摺扇，慢吞吞接着說：「他把我來扯在裏面，屬我「居朝為逆賊，居家為匪類」，這是「一石擊二鳥」，想斬草除根，使我也抬不得頭。另外，「打開天窗說亮話」，如老師相的確有十可斬罪，那麼四鎮至少也有個五可斬罪，可是黃洞對四鎮一句話也不敢得罪，反恭維他們「忠義自奮」，這其中有個陰謀在：便是「擒賊先擒王」，想先把老師相轟下台，以後再設法對付四鎮！」士英冷笑

說：「他們想跟四鎮通聲氣，簡直癡心妄想！」又用嘲弄的口吻接着說：「倒是劉宗周老實些，第一道奏本，就請萬歲爺砍高傑，劉澤清兩個腦袋！」大錢勸士英趕快用金銀去打點官裏一些太監，並去跟誠意伯商量一下，取得個聯絡，自己起身告辭；士英記起剛才龍友面前發了頓脾氣的事，怕「好好先生」逞着意氣，對外人信口開河，把話亂說，就託大錢到龍友那兒走一遭，探看探看情形。

龍友受了士英一頓責罵，回去的時候，在轎裏傷心得幾乎要流下淚來，他自己賭着咒：「如我楊龍友是娘養的，以後千萬莫踏進相府門檻去！」士英的最後一句話：「你去你的，我沒閒工夫跟你嚼舌。」那刺耳的聲音，一直在耳邊嗡嗡響，龍友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在轎裏咕噓着罵：「不識好人心，狗咬呂洞賓！」他想起自己流寓異鄉，天天奔波波替別人跑閒腿，覺得實在太沒意思，別人羨慕他在「裙帶」上沾了光，但沒一個人知道他內心所受的委屈，別人把他看作是南京城裏的顯要，但沒一個人知道他其實是相府裏一個不足輕重的角色。龍友越想越覺得自己在南京城裏混日子沒意思，打算辭官回貴州老家去。他傷感地想：「時局一天比一天壞，流寇未剿平，北方又

山河變色，成了滿清天下，我舅兄與左良玉勢如水火，看來江南的偏安局面不會久長，遲早會「樹倒猢猻散」的！」這樣一想，小眼細鼻，留稀稀幾根黃鬚鬚的臉上，更是愁容滿面，不住地搖頭嘆氣。回到家裏，洗了個澡，換了身寬大葛服，在花園裏跟他的兩個愛妾馬婉容、朱玉耶，納了一會兒涼，談了些閒話，又獨自在書廳喝了幾杯悶酒。正在百無聊賴的時候，小廝通報忻城伯趙之龍來拜見。之龍約四十左右年紀，淡眉毛，小眼睛，高尖鼻子，留短短幾根鬚鬚，頭上戴一頂鳳翅盔，身上穿一領雪白繡花紗袍，他是南京一批勳臣中出名的「胆小鬼」，這幾天街坊上紛紛傳說吳三桂投了滿清，已使他心神不安，今天聽說甯南侯的監軍御史黃澗到了南京，早晨進宮面奏機密，以為湖廣方面戰事也發生了變化，管不得六月大熱天氣，急巴巴趕到鷄鵝巷馬相府去問消息。適巧士英不在，他想起龍友是士英至親，且又在兵部衙門辦事，一定消息靈通，於是又趕到龍友家裏來。龍友慌忙換了官服，出去迎接。在正廳坐了一會兒，談了些閒話；接着，之龍問到吳三桂投清和湖廣方面的戰事消息，龍友剛才挨了士英一頓臭罵，學聰明了，把一切都推得乾乾淨淨。之龍心裏大不樂意，說：「龍友兄！

你在兵部辦事，尚且不知消息，叫我向誰探聽去？」龍友正色說：「不瞞之公！我做個兵部主事，其實有名無實，機要事務由舍舅瑤草兄一手料理！」之龍更不樂意，臉上露出不滿的神色，說：「你們兵部辦事，太欠切實些！趁眼前江南太平無事，樂得奏請皇上頒一道聖旨，限令各州縣男丁，十六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一律從軍，糧食、兵器由各人辦家產自備；這樣一來，兵又多，糧又足，不但流寇可剿平，即使薊國公投了滿清，也不愁會保不住江南幾座城池。」龍友聽他風涼話說得容易，心想：「你們勳臣成臣，擁着大批田莊產業，一毛不拔，捨不得化一文錢助餉；難道別人都是馱瓜，肯傾家蕩產，出錢又出力？」龍友想傍敲側擊，來嘲弄他幾句，轉而一付：「話多必失，何必自討苦喫！」就一聲不響，佯作留神細聽的模樣，讓忻城伯獨個兒高談闊論。忻城伯覺得「好好先生」這人索然無味，不久就告辭了。這時已近傍晚時分，忽然陰雲四佈，下了陣雷雨，天氣涼爽得多。龍友原打算今晚雇一隻遊船，邀牧齋遊秦淮河，挨士英一頓臭罵後，就打斷了興緻，懶得去邀請；這時見天氣轉涼，自己又決意辭官，返貴州老家，覺得臨走前能在秦淮河上痛痛快快遊一次，也是難得盛事

，就差小廝雇船辦酒席，並邀請貞娘、玉京兩個在桃葉河房等候，自己乘轎逕往牧齋寓所去。

牧齋做了禮部尚書後，第一感到苦惱的事是找房子難，南京城裏，衙門比過去多了一兩倍，官員比過去多了三四倍，但高大院落，壯麗宅第，仍是舊日那幾家。在五月初福王登殿監國時，已被些動感、皇族、五府、六部、九卿、科道等各官署大員們，捷足先登，搶得乾乾淨淨；牧齋落後了一步，到現在仍住在桃葉渡附近寓所裏。他見龍友來了，陪進書廳坐下，說上沒三句話，就託龍友找房子，龍友笑笑說：「我的一座宅第，不知牧老可合意？如牧老合意，一定讓你！」牧齋白了他一眼，回答說：「人家急得苦，你倒開起玩笑來！」龍友摸摸稀稀幾根黃鬚，一臉正經，說：「不！確是真話，我打算回貴州老家去！」牧齋譏嘲說：「又是「回貴州老家去」，虧你好意思十七八遍的講，別人聽得耳朵快長起厚繭來！」龍友發急說：「誰哄你！誰哄你！」接着，大發牢騷，說了許多對士英不滿意的話。牧齋呵呵笑着說：「你一晌主張做人只好一隻眼睛閉開，一隻眼睛閉閉，主張難得糊塗，這次怎麼認起真來？」龍友氣忿忿回答：「眼閉眼閉有個限度，糊塗也不能糊塗到底，瑤草

眼裏沒我這一個妹夫，把我當奴才看待，即使是泥塑木雕的菩薩，也會生氣！」牧齋見「好好先生」不是說玩話，不禁猛喫一驚，嘆了口氣，安慰着說：「龍友兄！馬老相國脾氣難道你還沒摸熟？他有個成見；自己所說的什麼都是對的，自己所做的沒一椿是錯的；你何苦跟他抬槓子？樂得裝癡作呆，把他所說的奉爲「天經地義」，對他所做的讚爲「仁義至」。世界上原沒真正的是非，莊子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是這個意思，所以凡百事認不得真！」龍友仍是忿忿不平，說：「別人罵瑤草「手長智短，耳軟眼瞎」，一點也不錯。阮圓海、田百源等一流人仗他的勢，在外面賣官鬻爵，無惡不作，處處在墮他聲譽，拆他台脚，偏把他們看做心腹！我楊龍友聽他親戚面上，赤胆忠心做事，天天忙着替他跑開腿，偏口口聲聲罵我「臭名士習氣」，「憐憫懂懂」，「遊來蕩去」；其實我不依靠他也弄得到飯喫，回貴州老家去，種種花耕耕田過日子，清閒自在得多！」牧齋皺眉，白條條、眼皮有點浮腫，留辮花白鬚的臉上，滿是愁容，一聲不響的聽龍友說牢騷話。天色漸漸暗下來，外面傳來一片聒噪的蟬聲，牧齋請龍友一同到天井裏坐，比較涼快些，龍友乘機提到邀他

去遊秦淮河的事，牧齋見「好好先生」說話「信口開河」，那裏敢陪他到人口業雜的熱鬧處去，千方百計的推托，龍友沒奈何，只得告辭。臨走時，牧齋又勸着說：「龍友兄！你不要像復社後生少年那樣少見識，你是快上五十歲的人，應該懂點世故！忠端公令郎太冲世兄到我這兒來，每次總是滿肚皮牢騷，怪目前朝政腐敗，軍閥專橫！其實這不過是年輕人的看法。我畢竟多活了幾歲，多讀幾本史書，看得比他們透澈些。說朝政腐敗，軍閥專橫吧，漢朝何嘗不如此，唐朝、宋朝也如此，世界原是這一付面目，古今中外都一樣的。龍友兄！你是快到五十歲的人，應該比他們多懂得些，樂得順水推舟，順順你舅兄的意，值不得跟他抬槓子！」龍友苦笑說：「我現在不走，將來也是要走的！看眼前局勢，遲早總有一天會「樹倒猢猻散」！」說着，嘆了口長氣，搖搖頭，上轎回桃葉河房去。

龍友回到桃葉河房，見裏面燈火輝煌，以為是真娘，王京來了，進去一看，原來大鍼獨個兒在那裏坐着。龍友笑笑說：「圓老！你來得正好！今晚邀牧齋翁遊河，他抽不得身，你正好補個缺兒！」大鍼隨口敷衍了幾句，拉上了臨河繡花臺紅絲幔。龍友喫驚地

問：「怎麼？你怕風？」大鍼回答：「不！有機密話與你說。」於是把黃澍奕士英有十可斬之罪的事，詳細告訴了他，龍友嚇得心驚肉跳，摸摸稀稀幾根黃鬚，大澈大悟說：「怪不得今天瑤草兄那麼大火氣，原來他受了冤屈，想拿我做個出氣筒！圓老！這事不會出大亂子嗎？」大鍼濃黑眉毛一揚，搖搖摺扇，得意地說：「險些兒出了大亂子，如老相國被轟下台來，連你我的腦袋都難保！幸而靠宮裏幾位貴人幫忙，萬歲爺才允許老相國進宮面辯冤屈，跟黃澍當面質對，總算把冤枉洗乾淨了！」龍友心事寬了一半，向大鍼眈眈眼睛說：「我不信瑤草兄有這麼好口才，一定是你這老刁背後玩下什麼花巴戲了！」大鍼哈哈笑着：「黃澍原是個莽漢子，有勇無謀，別人利用他有左良玉勢饒可倚仗，驅他赤膊上陣，做個「搗頭刀」的冤鬼！其實上不得場面，輕輕拿幾句話駁他，就丟起臉來。老相國問他：「你昨晚才到南京，僅僅宿了一夜，怎麼能知道南京城裏有「若要天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的童話？又怎麼知道我在萬歲爺前常自己稱勞苦？誰告訴你的？封四鎮的事明明是史閣部上的奏本，萬歲爺准了史閣部的奏才加封的，我怎麼會「居功市恩」，一再對人說是我奏的？」黃澍被駁得面紅

耳赤，萬歲爺就怪黃澍不該信些「道聽塗說」，反而弄得自己人傷了和氣，勸他這事不必再題，回湖廣原任去。」龍友點頭說：「這樣就好！不過，圓老！你要勸勸瑤草兄，對黃澍值不得計較，「寧人負我，我毋負人」，如黃澍有個三長兩短，左良玉決不肯干休，那時北邊要防滿清兵，西邊要防左兵，事情就傷够腦筋了！」大鍼冷笑說：「我們肯饒他，可惜他不肯饒我們！聽說在宮裏對質後，又上了個奏本，並在外面揚言：「不斬馬士英，我寧可死在南京！」」龍友皺皺眉問：「這究竟怎麼回事？」大鍼回答：「黃澍不過是被人利用的，背後還有主謀在！」龍友問是誰？大鍼說：「當然是高弘圖、姜曰廣、周鏞他們！」兩個又談了一會兒，大鍼邀龍友同到馬相府去走一遭，探問探問消息，龍友本來發誓不顧到鷓鴣巷去，轉而一想，覺得做人的確只能一隻眼睛閉開，一隻眼睛閉閉，值不得認真，況且黃澍參劾士英的事，究竟如何結局，尙未可知，如願自在那兒遊河作樂，被傍人知道，也是個天大的笑話，於是差小廝去舊院回絕了貞娘，玉京，自己跟大鍼同到鷓鴣巷去了。

黃澍這次到了南京，孤零零住在長安街附近一個旅店裏，怕參劾士英的事連累京中的朋友們，跟任何

人都不曾往來，他知道馬、阮把仲馭看作眼中釘，自然更不敢跟仲馭往來；大鍼猜想仲馭也是個背後的主謀，其實仲馭根本不會與聞這件事，那完全是大鍼的瞎猜。黃澍自在宮內跟士英對質失敗後，弘光帝幾次叫他回湖廣原任，黃澍那裏肯干休，賴着不走，接連上了幾道參劾士英的奏本，後來看看的確已毫無希望，才悄悄地離開南京。黃澍走後，士英正想與個大獄，逮捕黃澍在京親友，以作報復；不料北方局勢一天天緊急，滿清借著追剿李自成的名義，發兵侵入河南省，吳三桂投清的消息，也已完全證實，鬧得整個南京城惶惶不安。士英只得把報私仇的事暫時擱下，忙着商量應付滿清的事。當時朝廷百官，對滿清有的主和，有的主戰，弘光帝也躊躇未決，拿不定一個主意，後來史可法從揚州來了道「請遣北使」的奏議，於是決定和議，人選決定為應徵巡撫左懋第，與左都督陳弘範，以左爲正，陳爲副，加左兵部右侍郎兼詹都御史官銜，攜銀十萬兩，緞絹萬匹爲禮，北上與滿清議撤兵條款。當時朝廷議定的撤兵條款是：一，割山海關以外地與清，二，每年送滿清「歲幣」增至白銀十萬兩。士英明知以贖兩點，決不能滿足清人慾望，但爲顧及「泱泱大國」的體面，不好意思提出更屈辱

的條件；只是於懋第臨行時，一再叮囑他「相機變通辦理」，示意「寧可多喫些虧，和一定罪講成。」懋第對「內閣首輔」的叮囑、示意，雖表面上不敢違拗，然仍建議朝廷，要以武力為後盾，他臨行前上弘光帝的奏本裏說：

「臣此行生死未卜，請以辭闕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為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中原之赤子誰恤？尤望選將練兵，枕戈待旦，必能渡江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

弘光帝看了這奏本，有點心動，想調四鎮兵馬北上，恢復失地，下旨令士英從長計劃。士英把這當作一陣耳邊風，那裏會放在心裏。懋第七月初五日離開南京，七月初九日，劉宗周就都察院左都御史任，力勸弘光帝移駐江北，率師親征，弘光帝推說已令士英「從長計劃」了，擱過不題。宗周天天催着士英，士英以正在準備軍需糧秣，鉛彈火礮為口實，胡亂敷衍過去。到八月初，史可法從揚州寄來一道緊急奏本，也是請調四鎮兵馬北上圖恢復，裏面說：「……國運雖衰，人心未改，猶可勉強支持，惟願皇上乘此艱難啓運之時，亟圖報讎雪恥之舉，獎率諸臣，臥薪嘗胆

，藉甲枕戈，……斷不可以江南片席地，儼然自足，以下等於宋高也。」又說：「北有既毀之壘，南無可怡之堂，興言及此，可為寒心。而所差可幸者，兩虎相鬥，南牧未遠，網繆未雨，惟此閒暇。時乎，時乎，不再來矣！若夫彼操鸚鵡之二矛，我睡漁人之一枕，失今不圖，後得有不及圖者。」弘光帝心想：「鸚鵡相爭，漁翁得利，趁眼前滿清跟流寇在山西、河南作戰，確是我們恢復失地好機會！」於是把士英召進宮裏，怪他辦事不力，申斥了一頓，嚴令趕緊備齊一切軍用軍需糧秣，鉛彈火礮，即日調四鎮兵馬北征。士英被逼不過，請大鉞商量，大鉞看過史閣部奏本，冷笑說：「這是史可法的「調虎離山」計，老師相！你千萬不要上那矮黑子的當！四鎮兵馬渡河北上，左良玉一定會乘虛而入，奪去一座南京城！」士英想了想，說：「這樣吧！四鎮既不便北調，讓左良玉渡河北上，倒是個辦法！」大鉞搖頭說：「那更不妥當！更不妥當！萬一左良玉打了勝仗，河南、山西兩省落入他手裏，恐怕老師相內閣首輔這把交椅坐不穩了！」士英皺眉頭問：「依你該怎麼辦？」大鉞回答：「依我說：一方面，樂得「坐山觀虎鬥」，讓滿清跟流寇拚個兩敗俱傷；另一方面，趕快養精蓄銳，揀個

有利時機，把左良玉三十萬大軍，熾誠個精光！」士英譏嘲說：「講講可容易，做起來就難了！我連眼前的事都應付不過來，萬歲爺逼着我調遣四鎮北上，圓老，你說怎麼對付？」大鍼笑笑說：「容易！容易！老師相一方面令史可法統率四鎮兵馬北上，另一方面暗下示意四鎮不可受史可法調遣，這樣老師相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讓老史做難人去！」士英大笑說：「這

的確是個好辦法！」正談着，高弘圖差人來說，內閣又接到史閣部發道緊要奏本，請士英去商量「擬批」，士英恨恨地想：「該死的史可法！天天出難題目給我做，巴不得拆倒我台脚，既有奏本來，總不會是好事情！」礙着高閣老情面，只得別了大鍼，到內閣走一遭。

第二十一回 阮大鍼計陷周仲馭

士英到內閣一看，原來是史可法從揚州寄來的兩份不甚重要的奏本，一份是「論人才」，一份是「論官多無益」。「論官多無益」裏說：「今日江北有四藩，有督師，有撫按，有屯撫，有總督，不為不多矣。敵寇並至，曾何益毫末哉？臣近至揚州，一時集於城內者，有總督，有提督，有鹽料，應酬繁雜，府縣皆病；今又添監督，人人可以剝商，商本盡虧，新徵不已，利歸豪猾，不足之害，朝廷實自受之。」高弘圖所以邀士英去會同「擬批」，是要查究揚州城裏許多新官的來源，士英心裏寒虛，隨口用些話敷衍過去，更加記着史可法的恨，怪可法不該今日一個奏本，

明日一個奏本，故意挑剔、指摘，來拆他內閣首輔的台脚。

不久，士英為應付皇上的催逼，果然由兵部下了一道緊急文書，命令史可法統率四鎮兵馬趕日北上圖恢復，同時又以密書通知四鎮，千萬不可受史可法調遣；可見見上面軍餉扣着不發，下面軍隊又指揮不動，知道士英在故玩玄虛，根本無意北征，自思靠一個「光桿子督師」幹不出什麼事業，就丟開軍事不管，默在揚州督師衙門裏，今日一個疏請，明日一道奏議，專議論些國政。在他的議論裏，有些話也許說得很對，如「請尊上權化水火」一疏裏說：「年來仕途不清，

病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偃；或以可用之才，一生水鏡。各懷偏私，日尋水火，文與武不和，而文與文又不和，朋黨之禍熾，人才之用阻。」又說崇禎朝的終遭慘禍，原因在於「文官愛錢，武官怕死」，今南京朝政，反而更比前朝不如，由「文官愛錢，武官怕死」一變而為「文官愛錢又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這些疏請，奏議，弘光帝從來不曾過目，都被首輔馬士英一一束之高閣。過中秋節後不久，有一天晚上，士英因白天在內閣被姜曰廣譏嘲了幾句，一直心頭悶悶不樂，獨個兒在書廳閒坐着。回頭瞥見庭院裏一片好月色，又信步踱出書廳，在簷下癡癡地望着古槐樹梢後的月亮。那月亮把庭前修得整整齊齊的碧草，牆上的藤蘿，水磨白石砌成的台階，和門兩傍的朱紅漆雕花方格窗，照得渾成一色，極富於詩意；士英忽想起在萬山叢嶺中的故鄉貴州所消磨掉的少年時代，想起故世已久的雙親，又想起自己目下雖叱咤風雲，顯赫一時，將來終有一天也會長眠到泥土裏去，不禁引起了一番傷感，搖頭嘆息。正嘆息着，小廝通報大帥有要緊事求謁見，士英皺皺眉想：「阮圓海真好精神，已六十多年紀，半夜三更麻煩人！」

略為寒噤了幾句，就與斗斗說：「老師相！我剛才聽到個好消息：周鑑堂兄弟周鍾已回南邊來了，大家說他的確投過闖賊，以前寄封信給他兒子，說已在京師盡節死難，原來是假的，有人還記得他上闖賊勸進表的聯語：「比堯舜而多武功，方湯武而無懶德！」士英問：「那裏聽來這些話？」大帥回答：「東平伯劉澤清給忻城伯的信裏，說起這事情，我想東平伯跟他無仇無怨，不會誣栽他；所以特來報告老師相，求老師相參他一本！」士英遲疑了一會兒，皺皺眉說：「一二品的大臣都有投闖賊的，周鍾不過是小小庶吉士，參劾周鍾一個，豈不要惹人笑話？」大帥哈哈大笑說：「老師相太厚道些！「醉翁之意不在酒」，參劾周鍾無非借個題目，要緊的是可株連到周鑑，加周鑑那神經病一個死罪！」士英知道周鑑是東林中望重一時人物，背後又有姜曰廣撐腰，怕「打草驚蛇」，又惹出「闖殿」事件一樣的麻煩來，不肯答應；大帥露出一付愁眉苦臉，求着說：「老師相不知我過去喫够了周鑑苦楚，五年前復社一百四十人具名，印發「留都防亂公揭」攻擊我，背後是周鑑出的主意，去年復社中那批小子在文廟打我，也是周鑑在背後指使！老師相不要因周鑑眼前對老師相伴作恭敬，就被

他欺瞞過去了；老師相如不健忘，總還記得過去他在背後罵老師相是「土匪頭子」，這次黃澍參劾老師相，外面都在傳說也是周鍾的主謀！「士英原是個「耳軟眼瞎」的人，經不得大鍼一番煥息，立刻答應下來，託大鍼代擬一道奏本。當即在廳外侍候的小廝，進來端過筆硯，放在紫檀木大理石桌上，大鍼把一盞雕着雙龍搶珠的銀燭台移近些，在燭光下略爲含筆想了一想，就飛速地完成了一道奏本，上面寫着：

「爲糾彈從賊逆臣，以儆奸宄以肅官常事：燕京既破，庶吉士周鍾不能以身殉國，反上書圖賊，勸其蚤定江南；又差家人寄書二封其子，一封則言靈節死難，一封則稱賊爲新主，盛誇其英武神明及恩遇之隆，以搖惑江南。其上圖賊勸進表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方湯武而無慚德」；又聞其過先帝梓宮之前，洋洋得意，竟不下馬，微臣聞之，不勝髮指。按律：謀危社稷者謂之謀反，大逆不道，宜加赤族之誅，以爲臣子之戒；其堂弟周鍾，例當從坐，以清逆黨。」

士英讀了一遍，說：「對周鍾只輕輕一筆，嫌太少些！」大鍼回答：「老師相既是彈糾周鍾的，對周鍾自然不便多說；多說了反而被人找出蛛絲馬迹，明

白參劾周鍾是借個題目！不瞞老師相，我已託鎮國中尉統帥兄另外擬個奏本，參劾周鍾，正可和老師相彈糾周鍾的奏本互相呼應！」大鍼又說：「我還打算率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復社中主腦吳應箕也株連在裏面！」士英喫驚說：「周鍾、周鍾是金壇人，吳應箕貴池人，他們又不是親戚，怎能株連在裏面？」大鍼笑笑回答：「古人早說穿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好在吳應箕是個窮老秀才，沒人替他作主，「殺雞嚇猴子」，借他來「祭刀」，再適宜沒有！」士英原恨東林，復社中人入骨髓，既有題目可借，那有不答應的道理，就託大鍼去奔走佈置，只不過叮囑他不可牽連到高弘圖、姜曰廣、劉宗周等幾個老頭兒身上，免得闖大了禍收不得場。

正當大鍼擺佈着陷害仲馭、次尼兩人的時候，次尼却從家鄉貴池回南京來了。那一天是八月二十日，天氣晴朗，次尼在三山門外船埠上岸，僱了個快子，挑着担行李，進三山門，沿着三山街往蔡益所書坊走。那位五十多歲，身材矮小瘦削的老秀才，仍穿着半舊藍衫，戴一頂方巾，高顴骨，蒼黃臉皮留稀稀幾縷微白髯鬚的臉上，滿是怒容，不知怎的，他一進南京城，就生了一肚子氣，回想自己從五月十四日離開南

京後，這短短的三個多月中，一切的變化，彷彿做了場惡夢，他忿忿地想：『國家快被馬、阮斷送乾淨了，南都的偏安局面決不會長久，我還跑到南京來幹什麼？來湊熱鬧嗎？來討個官兒做嗎？』次尾不信靠幾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能解救這一團糟的局面，越是不信，越覺得自己回南京來的可笑，不禁發出幾聲悲哀的嘆息。到書坊門口，蔡老闖正在櫃上料理生意，他上去招呼說：『蔡老闖！一晌好嗎？』蔡老闖猛抬頭見是次尾，身後又跟着担行李，歡喜得什麼似的說：『啊呀！是吳相公！怎麼回家一去去了三個月？』陳相公、黃相公天天惦念着你，奇怪着怎麼這樣久不回南京？行李叫典兒領着送進去吧！你到客堂坐一息，我叫他們端出午飯來。』次尾回答：『蔡老闖！你不必忙，我已在此裏用過中飯！』又問：『陳相公他們呢？』蔡老闖回答說：『剛到大油坊巷周老爺那兒看邸抄去，大概就會回來。』次尾住在店後蔡老闖私宅裏，就押着担行李，穿過店堂，往裏面走。約過了半個時辰，出來看定生、太沖他們，定生、太沖還未回，次尾嫌店堂嘈雜，獨個兒在裏面客廳坐。那客廳仍跟往常一樣，沒一絲兒改變：中堂掛着幅錢牧齋寫的劉禹錫『西塞山懷古』，左首掛着幅觀牛千的山水

，右首掛着幅宋人筆蹟的石蘭，客廳當中擺着兩張梨木八仙桌，兩邊各放着四把大椅，兩隻茶几；不同的是上首八仙桌上，擺着個景泰藍細磁大花瓶，插着幾枝桂花。次尾看到那幅中堂，忽記起牧齋已投在馬士英門下，老老臉皮做禮部尚書的事，一股無名火往心頭直沖，三脚兩步跑進店堂，沒好聲氣地怨怪着說：『蔡老闖！你把錢牧齋那幅中堂還掛着幹什麼？』蔡老闖見吳老秀才的薑黃臉上滿是怒容，兇狠得像個閻王殿前的判官，一時摸不清頭腦兒，次尾接着說：『錢牧齋是個沒骨頭的貨，你還把他的字蹟當寶貝！蔡老闖！你快把那幅中堂卸下來，否則我在店裏一天都住不得！』蔡老闖知道吳老秀才才是個脾氣執拗的人，沒奈何只得依了他，換了幅崇禎朝名畫家藍田叔的山水。畫剛換好，客廳外一陣亂糟糟的脚步聲，有幾個人跑了進來。進來的打頭一個，約摸四十出零年紀，長圓臉，細眼睛，留着幾根美麗長髯，戴着紫色萬字頭巾，穿一身紫色緞直裰，後面跟着的，身材略矮小些，年約三十四五，一股老成樣子，戴玄色頭巾，穿玄色直裰，那正是定生和太沖兩個；他們剛從周主事寓所回來，進店堂時，蔡老闖告訴他們次尾已回來了，於是帶寬帶跳往客廳跑。大家不見面時，覺得有無

數事急得商，見了面反而不知從何說起，太冲見次尾比前更顯得蒼老，高顴骨，蒼黃臉皮的臉上，一股死沉沉、冷冰冰的模樣，不禁心頭一陣悲酸，哽聲說：「次尾兄！你比前更老得多了！」次尾回答說：「瞧你自己吧！臉色發了黃，近來生什麼病嗎？」太冲搖搖頭，定生插上來說：「這年頭有良心的人那個不是終日憂心忡忡，愁着不知怎麼辦才好？真是沒病也會生出病來！我們剛才去看了仲馭主事，他老先生身體也是一天壞似一天，我們勸他不如辭官回家鄉去住，他說：『國家到了這般田地，誰還能顧得自己身體？』」又說：「阮鬻子巴不得拔掉我這一枚眼中釘，我偏賴在南京不走，刺痛刺痛他眼睛！」次尾問：「你們剛才去看了邸抄，可有什麼重要新聞？」定生被他一問，突然臉容變色，忿忿說：「講起來要氣死人，四鎮居然上了個公疏，參劾姜閣老和左都御史念臺，老先生兩位『謀危社稷』！」次尾接連冷笑了幾聲，摸摸稀稀幾幾微白鬍鬚，激動地說：「這世界這像個什麼樣子？對把持朝政，禍國肥己的，屁都不敢放一個，反『指鹿爲馬』、『指白爲黑』，參劾兩位守正不阿，忠廉謀國的老先生『謀危社稷』！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臉孔，北方山河變色，成了滿清人的世界，是誰

的恥辱？虧他們有臉皮責怪別人『謀危社稷』！」定生皺皺眉向廳外張望了一番，太冲接上來感慨地說：「現在根本是武人的世界，不管你『擁兵自重，擾民害國』也好，『每戰必敗，每敗必逃』也好，只要帶着幾萬兵，就有封侯晉爵的份兒！」正說着，典兒搬進幾色下酒菜：糖魚、板鴨、香腸、醉蝦和一壺酒，蔡老闆也跟着進來，拉開下首一張八仙桌，端出桌下幾張方凳，請他們入座。次尾不好意思地說：「蔡老闆，你客氣什麼！」蔡老闆回答說：「助助談興，不可無酒，可惜我不能奉陪，要到店堂裏照料去。」說着，替他們一一斟了酒，願自走了。次尾年長，坐在上首，定生、太冲左右對坐；太冲因聞得一陣陣桂花香，偶一回頭，瞥見一幅錢牧齋手蹟的中堂，已變了藍田叔的山水，大爲驚訝，心想：「早晨還掛着的，怎麼下午變了？」就向定生遞了個詢問的眼色。定生見中堂已換了幅藍田叔的山水，知道是次尾出的主意，不覺翻着眼笑了起來，對次尾說：「我們復社的老學長！你瞧不起牧齋翁，牧齋翁倒十分瞧得起你，不時間起：『怎麼吳次老還不回南京來？』不信，你問太冲兄！」次尾沒好聲氣地說：「他要我回南京來幹什麼？學他的樣兒，去奔走樞門，搖尾乞憐，討個

官兒做嗎？抹一鼻子白粉，裝模作樣，替別人上丑表功嗎？呸！我沒這等骨頭輕！」太冲見次尾譏評牧齋，不留一分餘地，心裏有點不樂，插上來解釋說：「次尾兄！牧齋翁出任禮部的事，中間有一番曲折，你不住在南京，也許不知情！牧齋翁答應之前附帶提出三點希望，託楊龍友轉告：第一，勸馬士英時時刻刻以圖恢復爲念，不可作偏安江南打算。第二，高、姜兩位閣老和吏部張慎言老先生等，德高望重，進退關係天下安危，在任何情形下必須留置中樞。第三，勸馬士英對待四鎮及甯南侯，應抱大公無私態度，不可有偏心，免得引起內部爭執。所以就心迷而論，牧齋翁還有少許可原諒處！」次尾睜着對嚴峻冷澀的眼睛，獨自冷笑了幾聲；接着，呷了口酒，挾了筷香腸喫，一壁說：「我是一分一毫都不會原諒他！身爲東林老前輩，已活到六十三歲年紀，還讓人說夢，見識比個小孩子都不如，原諒他幹什麼！」太冲想找些話來駁，又恐引起次尾誤會，以爲自己對牧齋投奔馬士英門下，抱着同情，率性一語不發，喫着悶酒。他和次尾兩個，酒量都不甚好，幾杯下肚，已有些醉意，只有定生却酒越喫得多，口鋒越健，趁着酒意，用輕鬆、熱辣的口吻，把玩大談，楊龍友、田百顏等一流人

，拿來作下酒物。後來又向次尾問起鄉間情形，次尾皺皺眉回答說：「我在家鄉住了三個月，來回路上又看到些，幾乎到處是昏天黑地一團糟！最可恨是宮裏派出來催收「金花銀」的太監，敲榨勒索，藉勢壓人，什麼惡事都做得出，看看真不像個世界！」定生苦笑了一聲，說：「次尾兄！你還記得弘光帝進南京城那天我說過的話嗎？我說從此江南將成爲烏鴉、麻雀的世界，以後「括括括」，「查查查」，大可熱鬧一番，今天果然到了這般田地！」太冲不懂，定生細着眼睛笑笑說：「你這書獃怎麼會懂！我告訴你：烏鴉生前是貪官轉世，只知刮民脂民膏，所以開口就：「刮！刮！刮！」麻雀生前是稅吏轉世，只知逢關設卡，所以開口就：「查！查！查！」現在成了烏鴉、麻雀的世界，國事自然一團糟了！」太冲說：「烏鴉麻雀不過是起碼貨，馬、阮賣官，吳三桂賣國，賣，賣，賣，把祖宗、國家都賣乾淨了，那才慘呢！」定生沒想到太冲有這等機變口才，嘲笑說：「什麼「賣賣賣」，活像是隻黑山羊叫！」三個正在談着，忽見蔡老圓慌慌張張跑進來，嘴裏咕嚕着說：「真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料都料不到的！」

第二十二回 吳次尾席上論忠奸

定生問他什麼事？蔡老鬪氣喘喘說：「胡二往國子監送書來，說成賢街、洪武街一帶有多戶居民被錦衣衛捕去，罪命是在茶坊酒肆散播：『若要天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那首童謠，我想這事與我無干，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沒放在心上；不料剛才有個錦衣衛軍官帶着應天府衙門差役，闖進我書坊，說奉馮大爺命令，要搜查散播童謠，搖惑人心的奸細，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寧可銀錢上面晦氣些，圖個太平，送了十兩銀子壽禮，才乖乖兒走了！」定生聽了大不高興，嗔怪說：「蔡老鬪！你怎麼胆子像老鼠一樣小？樹上落下片葉子怕打歪頭！明明是順手牽羊打秋風，值得送偌大一筆銀子！」次尾知道蔡老鬪所以胆小的原因，是受自己和定生、太沖幾個人的帶累，害他化費十兩銀子，心裏過意不去，沉着臉一聲不響；太沖拉開下首桌下一張方凳，說：「且坐下喝杯酒！」蔡老鬪不肯入座，推却說：「不！我要到店堂照料去！」又回頭對定生說：「陳相公！你說我『樹上落下片葉子怕打歪頭』，實在冤枉了我！這年頭，

「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逆來順受更便宜些；如讓他們進裏面搜查，翻箱倒籠，看見金銀首飾，就往袖裏攙，那才『啞子喫黃連』，損失得慘哩！」太沖見蔡老鬪滿臉不愉快的神色，料是心痛那筆銀子，拉拉他衣袖說：「且坐下喝杯酒！那十兩銀子歸我補貼你！」蔡老鬪又驚又喜，紅紅臉回答：「世界上沒這種理！外面傳揚開去，要防人罵我蔡益所是黑心漢子！」太沖不待他講完，離席進隔壁臥室裏捧出一錠十兩重的紋銀，硬攙在蔡老鬪衣袖裏，板着脸孔說：「我不是個嘴裏甜的人！已經出口的話，從來是件件做到的！」定生細着眼拍手大笑，說：「這書獄又發起賦性來了！」次尾說：「蔡老鬪！你收下巴，不然我們三人都過意不去！」蔡老鬪本來打算收一半，轉而一想，黃相公是個古板老成的人，做事說話向來直條條不肯轉一絲灣，況且他是世家公子，家裏多的是田地產業，不在乎十兩銀子，就道了聲謝出去，差典兒添一錫壺酒，送一蒸籠熱騰騰豬肉水餃進來。定生檢了兩個水餃給典兒喫，又強着替次尾、太

冲斟酒，次尾打算待一會兒請太冲陪着到鷓鴣寺謁見劉左都御史，不肯多喝，太冲素來抱定宗旨：「不飲過量之酒」，也不讓添酒。定生沒奈何，只得自飲自斟，一盤把劉孔昭關殿，張慎言辭官，黃澍奏馬士英「十大可斬罪」，吳三桂借兵及降敵經過和左懋第出使滿清內情，一一告訴了次尾：次尾越聽越不樂意，不住唉聲嘆氣，又斟了杯酒喫，愁容滿臉的問着說：「黃御史這一奏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事前究竟跟人商量過沒有？」定生回答：「黃御史這次到南京，行動詭秘得很，孤零零住在長安街附近一個旅店裏，跟任何人都不會往來！阮鬪子外面放出謠言，說：「黃御史參劾馬閣老，是禮部主事周鏞的主謀！」真是瞎纏三官經！這次黃御史到南京來，根本跟仲馭主事沒見過一面，怎麼會是他的「主謀」？」定生乾了口酒，喫了隻餃子，接着說：「仲馭主事背後着實怪着黃御史的，不是，「褲子襠裏阮」却「紅蘿蔔上在蠟燭眼裏」，一口咬定是仲馭主事的「主謀」，不知他葫蘆瓶裏又在賣什麼藥？」次尾冷聲說：「這有什麼可奇怪！周老先生是阮鬪子的眼中釘，有機會可乘，巴不得「移屍嫁禍」，巴不得「借刀殺人」，

一味藥料：對自己有利的，可以狠着心腸，不擇手段的幹！君子有所爲，有所不爲，慎於進，勇於退，廉於取，不吝於予，他們是無法無天，無所不爲，且只知有「進」，不知有「退」，只知有「取」，不知有「予」，抓到的，永不放手，吞進的，永不吐出，誰與他利害有衝突，就「移屍嫁禍」「借刀殺人」，什麼狠辣手段都使得出！」定生細着眼取笑說：「可惜阮鬪子不在這兒！如阮鬪子在這兒，我們老學長這一頓教訓着實可通通他的竅！」次尾白了他一眼，譏嘲說：「你怎知鬪子不通竅？鬪子談兵說劍的口才，我們三人那一個及得上他？」燕子箋」「春燈謎」幾部傳奇，也不能說沒有才氣！壞是壞在他心頭只橫着個「我」字，爲了「我」，可以喪盡天地良心！爲了「我」，可以斷送國家民族！你說他不通竅，也許他太通竅了！」太冲插上來說：「去年爲在文廟打阮鬪子的事，牧齋翁曾怪我們不該逼得太厲害，牧齋翁說：「阮鬪子這人往好路走，是國家棟樑之材，如往壞路趕，却是尊混世魔王！」現在回味這番話，的確也有幾分道理！」次尾的薑黃色臉皮突然轉色，摸摸稀稀幾幾微白禿鬚，怒聲說：「錢牧齋自己是個不明是非，不分黑白的人，他懂得什麼！國家棟樑之材

，決不會變成尊混世魔王！混世魔王也決不會成爲國家棟樑之材！根本的分別很簡單：他們的心不同，性不同，志不同，道不同！一個有我亦有人；一個只知有我，不知有人！一個願我爲人人，至少做到「利己不損人」；一個逼人爲我，所以兩者根本不同！再說，我們什麼時候逼過阮鬪子？拜魏忠賢作乾兒子，從傍牽線唆使，千方百計的詔害東林正人君子，是我們「逼」他的嗎？光祿卿任上聲名狼藉，貪污了幾十萬兩銀子，也是我們「逼」他如此做的嗎？舉一反三，錢牧齋自己老老臉皮，「有奶便是娘」，投到馬士英門下，一定也是我們「逼」出來的！」

這時，一籠豬肉水餃早喫完了，定生也不了幾分醉意，典兒進來收拾乾淨，又泡了幾碗熱茶來。次尾，定生兩個接談馬士英跟左良玉的尖銳對立，可能引起對時局的嚴重影響的事；太冲一會兒望望景泰藍花瓶裏一束桂花，一會兒望望客廳外一叢碧綠芭蕉和一株有幾隻小麻雀在聒噪着的夾竹桃，沉思着；他見太陽斜照着半堵圍牆，時候已到申時光景，猛記起下午要陪次尾往鷄鳴寺謁見他老師念豪老先生，催着說：「次尾兄！往鷄鳴寺有一大段路，回來時恐要天黑了，不如早走吧！」次尾正在談得起勁，不在意的回答

：「今天二十，月亮夜，怕什麼！」接着，大聲對定生說：「黃御史回武昌後，如從傍挑撥慫恿，益發增加了左良玉跟馬、阮的惡感，這事情就麻煩透頂！左是個性子剛烈的武人，當年受侯恂老先生一番陶冶栽培，雖略知忠義，但畢竟野性難馴，馬、阮對他一再歧視，蓄意企圖消滅他實力，已使他萬難忍受，如黃御史再在傍鼓動，不闔下天大的禍來，我不信！」定生搖頭說：「國家大事，不是小孩子鬧玩兒，可隨便逞意氣！北方已成「拖豬尾巴」的滿清人天下，江南也岌岌難保，局勢這樣危急，我相信自己人跟自己人絕對不會打起來！好在馬士英在短短的幾個月，賣官鬻爵，搜括得够了，他爲保全自己財產，也決不願拖垮大明朝一座江山，可能讓些步！」次尾冷笑說：「你怎知他會讓步？一個利慾薰心的人錢越多，心就越黑！保全財產的心越切，使出來的手段也越狠！所以我說馬士英決不會讓步！就左良玉來說吧，幾年前揚州昌以閣部督師，九次調遣他，九次置之不理，可見的確相當跋扈，黃御史奉旨監軍，如能顧全大局，加以勸導，自然可「化干戈爲玉帛」；但我不相信黃御史是那種人。去年我們在桃葉河房與他見面時，官架子十足，印象已相當惡劣，這次奏馬士英「十大可

斬罪」，事前無所佈置，又不跟人細細商量，更可看出是個不肯細密考慮，不能高瞻遠矚的粗淺浮躁的人，所以我說大局決不能樂觀！」定生喝了口茶，長圓臉，細眼睛，留美麗長髯的臉上，露出莫可奈何的神情，帶着苦笑，解嘲似的說：「史閣部威望重天下，在揚州軍次今日一道奏議，明日一個疏請，對朝政無所不諫，倘且被別人當作一陣耳邊風；靠我們幾個書生，那怕喊乾喉嚨，愁白頭髮，別人正眼都不會瞧你一下！」次尼沉下臉，厲聲說：「我們何必已望別人以正眼相待？別人越看得我們頭痛，我們偏越要喊，且喊得更響！復社標榜「明是非，輕生死」，原是要大家抱必死之心，替社會留一絲正氣！爲千古立一個榜樣！使亂臣賊子不能氣焰萬丈，使天下蒼生得安享太平！你怎麼稍受打擊，就灰心起來！」定生不高興地說：「我講句玩話，你就來教訓我一番！」次尼見定生面容變色，才溫和地解釋說：「不是我存心教訓你，我們以天下爲己任的人，對每一個偶然浮起的念頭，都須仔細檢點！」又回頭對太冲說：「太冲兄！你說這話可對？」太冲回答說：「劉老夫子所主張的「察問慎獨」，也正是這個意思！我們隨時隨地要在「反躬自問」上做功夫，對自己所說所做所想的，絲毫

不可苟且；否則，「失之毫釐，差之千里」，那時懊悔就晚了！」說到這裏，太冲笑了起來，抱歉似的說：「該死！該死！我在老大哥面前信口開河，實太放肆了！」定生笑罵說：「你原是個小老頭子，我怪你幹什麼！」又說：「時間已不早，你們還不快到鶴鳴寺去！」次尼、太冲被他提醒，就當即動身。到店堂裏，坐在賬台前理賬的蔡老鬪，忽向太冲招手，小聲說：「黃相公！有話與你講！」說着，過來跟太冲咬了一會耳朵，太冲喫了一驚，皺皺眉說：「我不信！」蔡老鬪用手遮着嘴巴，慎重地小聲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黃相公寧可小心些！」次尼問：「什麼事？」太冲淡然回答：「剛才書坊外面有人在探頭探腦，看樣子又不像小偷，蔡老鬪有點疑心，叫我們寧可小心些！」次尼也沒把這話放在心上，由太冲陪着，一同到鶴鳴寺去謁見劉左都御史念臺老先生。走了一大段路，穿過洪武街到成賢街的時候，果見有宮裏的錦衣衛軍官，三五成羣，騎着馬在巡邏，還聽到遠遠近近一片啼哭聲，次尼、太冲已聽蔡老鬪說起，知道正在搜捕散播「若要天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那首童謠的居民。次尼想探聽個究竟，準備揀一家茶坊坐一會兒，太冲反對說：「回來時恐要

天黑了！」次尾說：「今晚有月亮，怕什麼！」太冲惱聲說：「以我們的身份去坐茶坊，不成個體統！」次尾拗他不過，只得加緊脚步往北走。沒多久，忽聽得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從一條小街上閃出一隊穿得花團錦簇的錦衣衛軍官，當中一個，像小帥模樣，最是威風：身子魁梧壯健，黃黑臉皮，兩頰黑黑的短鬚，高鼻子，一雙眼睛又黑又銳利，太冲在背後點着他，對次尾小聲說：「這就是蔡老闆所說的『馮大爺』，名字叫可宗，在錦衣衛裏主管『緝事』，是個殺人不怕血腥臭的東西！」次尾問：「是世襲的嗎？怎麼以前沒聽見過！」太冲輕蔑地說：「那裏是世襲的！他是馬士英的一條走狗，以前在鳳陽總督官署做掛名幕僚，其實是個親隨，替馬士英倒夜壺，最近補了錦衣衛實缺。」太冲見成賢街走盡，已到了山麓下，附近靜悄悄沒個人影兒，就訴說了馮可宗的一段醜事。

到了鷄鳴寺門口，見外面歇着五乘大轎，有二十三個轎伕，衙役，有的在寺門口一株大樟樹下坐地閒談，有的在布棚下零食攤上買酒喫，有兩個鬧着玩兒相扭打架，引得一大夥和尚，香客，過來瞧開。太冲把求謁見的帖子遞給相熟的鬥斗，那鬥斗說：「老爺在會客，且到裏面齋堂待一會兒！」太冲問是誰？鬥

斗把一疊大紅官衙帖子捧給他看，才知是吏科給事中羅萬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詹兆恒、陳良弼、王孫蕃等幾個人，太冲心裏狐疑，想：「五月間馬士英、劉孔昭應用阮鬪子時，這幾位極力諫奏『大誠不可用』，鬪子記着他們的恨，揚言將來一定要報仇，現在一齊來謁見我老師，也許朝裏又發生了什麼變故？」在齋堂待了半個時辰，到太陽下山，鬥斗來引他們進見劉左都御史。這位銀白鬚鬚，長眉毛，年已六十七歲的老人，平日最耐不慣穿官服，送走了幾位官員，早換上便衣，戴一頂葛巾，穿一件半舊土黃色緞直裰，差小廝去請次尾和太冲進來。他跟次尾多年不見，今天又累他等待了半個時辰，所以說了不少抱歉之類的话；小廝獻過茶後，太冲問起剛才吏科給事中羅萬象老先生等幾位來訪可有什麼事情？宗周沉着臉回答：「他們都辭准了官，來辭行的！」次尾和太冲猛喫一驚，兩個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呆着說不出話來。宗周苦笑了幾聲，莫可奈何地說：「不但他們要走，東林中幾位在野的前輩，大都打算離開南京！就我自己來說吧，也準備返杭州繼續辦『證人書院』去。劉澤清、高傑以前參我『勸搖帝祚，激變軍心』，現在又聯合黃得功、劉良佐，參我和姜開老『謀危社稷

「！說到這裏，宗廟的端莊肅的臉上，露出氣忿難抑的神情，接着說：『兩個無一兵一卒的老頭兒能「謀危社稷」，這不要笑壞天下人嗎？且武人干政，本朝沒這個先例，四鎮胡亂參劾朝中大臣，不但不成一個體統，而且荒唐透頂！如萬歲爺不作一個主張，我只能以一走了事！』次尾說：『四鎮上這個公疏，誣陷老先生和姜閣老兩位，背後有人主指的！我看他們所玩的花把戲，「萬變不離其宗」，逃不出「借刀殺人」，「移屍嫁禍」那幾套！老先生如輕易一走，馬、阮更將嘮篋萬文，大局更將不可收拾！』太冲也說：『上次史閣部被逼離開中樞，到揚州去做個「空頭督師」，已鑄成了大錯；老夫子如也以一走了之，眼睁睁讓這國家斷送在馬、阮手裏，恐怕天下後世不會原諒我們！早晨我和定生兄到市隱園仲馭主事那兒去了一次，他老先生病痛多，跟馬、阮的積怨又深，我們勸他不如早早離開南京，他却說：「阮鬪子巴不得拔掉我這一枚眼中釘，我偏賴在南京不走，刺痛刺痛他眼睛！」』宗周慢吞吞地說：『你們誤會我意思了！我之打算離開南京，倒不是怕馬、阮敢對我怎樣，六十七歲的老頭兒，「死」字早已不放在心上：「千萬萬酬」，不過是個「死」，我怕什麼！』略停了一

停，接着說：『過去高攀龍老先生被魏忠賢構陷，要解進京裏受審，他知道橫直是一死，在家鄉投水自殺，臨死前對人說：「心如太虛，本無生死！」我的看法却比他更進一步，我說：一個人應該活的時候，必須執着地堅忍地活，應該死的時候方可硬硬心腸無所戀棧地死！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似鴻毛」，也是同一個道理！』太冲想說什麼，宗周止住他說：『慢着！慢着！太冲！且聽我講下去！』宗周微微皺了皺眉頭，直着腰身，雙手按放在裹着土黃色緞直裰的膝蓋上，以沉重的聲音說：『我們讀書人最要緊的是「節操」兩字，孟子說：「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就是說：「甯可餓死，不可失節！」無論「位極人臣」也好，「老死布褐」也好，節操是決不能喪失的！』說到這裏，宗周苦笑了一聲，接着說：『我名義上主持着都察院，但事實上都察院變了個虛設衙門，別人堂而皇之賣官鬻爵，營私納賄，我絲毫不能動彈他們！我是正二品大員，按理有資格參贊國家大政，別人却把我當作點綴品，當作個泥塑木雕的菩薩，擺樣子給天下人看看，實際什麼都不許過問！這是有羞恥之心的人所決不能忍受的，如仍忍受着，那一定是庸庸不足道的利祿之徒，是沒骨氣的無恥等輩！』

「說到這裏，宗周愈激得氣喘不過來，太冲連忙捧熱茶給他喫，外面並有個小廝端進燭台來。宗周回頭問太冲：『你們到市隱園去，仲老講起朱統鈞參劾他的事沒有？』太冲回答說：『沒有！』又驚異地問：

「無權，有權無兵，徒然掛個空名，這是『欺』！講到『詐』，參劾仲馭主事就是個現成例子，降闖賊的文武百官一二品的大員多的是，却揀個小小庶吉士來參劾，借此陷舉株連他們所討厭的人，這種手段未免玩得天下流些！」宗周聽得嘆了口長氣，對着燭光呆望了一會兒，感慨地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不是一二荒唐透頂的話！誣牽仲老「結交黨羽，圖謀不軌」，又說仲老堂兄弟庶吉士周鍾投降闖賊，仲老亦該以「從逆」論罪！」太冲氣得話都說不出來，次尾的高顛骨，留稀稀幾縷微白鬚鬚的鬚黃臉上，神氣極爲難看，他實在忍耐不住，管不得有主持察政的「左都御史」在座，激動地說：『我看今天朝廷的兩政，四個字可包括一切：一個是「奸」字，一個是「險」字，一個是「欺」字，一個是「詐」字！』馬士英不顧北方已由河變色，江南岌岌難保，老百姓生活如水深火熱，遍地是哀鴻，到處是餓殍！仍然一味爭權奪利，仍然忙於搜刮民脂民膏，這叫做「奸」！「！」宗周皺皺眉搖手說，「次老！慢着，且聽我講！」次尾睬也不睬，接着說：『馬士英嘴裏說，對四鎮與南

南侯一例看待，實際千方百計的巴不得消滅南南侯兵力，這叫「險」！一方面命史老先生以閣部督師，統率四鎮兵馬，另一方面四鎮仍歸自己節制，「督師」有職

我既無能爲力，只好以一走了事！」三個又談了一陣，已到了用晚飯時候，宗周邀他們一同用飯，並打算留下太冲，幫同熬個夜晚，趕辦些都察院的機要事務；次尾推說有事，不肯用晚飯，獨自先走了。宗周堅要派兩個小廝陪着送去，次尾也不肯，只借了盞燈籠，因路遠，多備了枝紅蠟燭。第二天，天還未亮，定生神色慌忙的趕到鷄鳴寺來找太冲，問次尾在不在？太冲回答說：『昨晚早走了，難道沒回書坊？』定生搖頭說：『沒有！沒有！』又慌慌張張的向四面張望了一番，跟太冲咬了會兒耳朵，嚇得太冲臉色發黃，帶着哭聲說：『怎麼得了！怎麼得了！』

第二十三回

劉宗周荒寺遇刺客

定生跟太冲咬耳朵說的話，是蔡老圃告訴他的：

昨天下午有人鬼鬼祟祟的在書坊外探頭探腦，看樣子不像小偷；到傍晚邊，又見錦衣衛軍官在附近巡邏，目標似乎集中在書坊，所以他們對次尾、太冲一夜未歸，很担心事；天未亮，定生就跑來問消息。太冲說

次尾昨晚早回了，嚇得定生手足冰冷，知道事情出了岔子，就在寺裏呆等着，待念臺老先生上朝回來後，作一番商量，再分頭設法。按往日的慣例，宗周五更上朝，來回不消一個時辰；那天，待了一個多時辰，還不見回來，太冲實在耐不住，在寺門口一株大樟樹下呆等，一會兒跑到轉灣路口去眺望，一會兒又進寺裏跟定生商量，心裏慌得像熱鍋上爬的螞蟻一樣。偏

偏天又忽地刮起一陣寒風，陰沉沉的下起悶人的細雨來；東首鍾山的峯巒，和西南角清涼山一帶，迷漫着一片水霧，看樣子到傍晚都不會晴。太冲心頭更悶，在寺裏默默不語的跟定生對坐着。又過了一會兒，外面傳來一陣嘈雜的人聲，太冲知道他老師回來了，急急陪定生到書齋謁見去。宗周的長眉毛、留銀白鬍鬚

的端莊嚴肅的臉上，極顯得陰鬱，他忘了去脫換官服

，也忘了接待客人，只略點了點頭，從袖裏摸出張紙條遞給定生，說：「今天馬閣老上了兩道奏議，我特地抄了份副本，你們可去看看！」說着，顧自在一把他坐慣了的椅子裏坐下，手托着下巴，閉着眼睛沉思。定生和太冲兩個，急讀着馬士英的奏議，見上面寫着：

「原任光祿寺卿阮大鍼，居山林而不忘君父，未任邊疆，而實媚輜略。北信到時，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鍼致書於臣及操臣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臣甚服之。須遣官立召，暫假冠帶，來前陛見，面問方略。如其不當，臣甘同罪；若堪實用，則臣部見缺右侍郎，當赦其往罪，勅部起用。」

太冲皺皺眉恨聲說：「又是老花樣！又是老花樣！定生小聲嘲罵說：「大概阮鬍子是他的十八代祖宗，所以總是念念不忘！」又接下去讀第二道奏議：「爲糾彈從賊逆臣，以儆奸宄以肅官常事；燕京

既破，庶吉士周鍾不能以身殉國，反上書圖賊，勸其蚤定江南；又差家人寄書二封其子，一封則言盡節死難，一封則稱賊爲新主，盛誇其英武神明及恩遇之隆，以搖惑江南。其上圖賊勸進表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方湯武而無慚德。」又聞其過先帝梓宮之前，洋洋得意，竟不下馬，微臣聞之，不勝髮指。按律：謀危社稷者謂之謀反，大逆不道，宜加赤族之誅，以爲臣子之戒；其堂弟周鏞，例當從坐，以清逆黨。」

太冲忿忿地說：「堂堂內閣首輔，虧他好意思玩這種鬼鬼祟祟的花樣！爲了想株連仲馭主事，周鍾的罪名加上一大套！周鍾若存心從賊，那會逃到江南來送死？」定生說：「這跟朱統鑰奏章裏所說不謀而合，可見是他們預先擺佈下的圈套！」又瞧了宗周一眼，對太冲小聲說：「快把次尾兄失蹤的事去對你老師講，遲了一步，要防別人下毒手！」太冲正打算告訴他老師，外面有個小廝慌慌張張跑進來，向宗周叩頭說：「老爺！不得了！不得了！」宗周猛喫一驚，問什麼事？那小廝因慌張過度，舌頭打結，臉色漲紅得變成猪肝色，話却說不出來。那小廝剛從街上來，從大油坊巷市隱園經過的時候，親見禮部主事周仲馭被

錦衣衛捕去，後來又聽傍人說：武德兵備道僉事雷緒祚，也在早晨被捕，下在錦衣衛鑰撫司獄裏，所以急急回來告訴他主人。宗周、定生、太冲三個，驚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說不出一句話；到底還是宗周先開口，吩咐小廝說：「叫他們備轎！我要到姜老相爺府上去！」又回頭對太冲說：「你陪定生世兄坐一會兒！我到姜閣老那兒去問問情形！」定生向太冲遞了個眼色，太冲急把次尾失蹤的事告訴了他老師，宗周氣得一身冰冷，咬牙切齒地想：「該死的馬瑞草！他大概要跟東林、復社算總賬了！滿清兵已從北直隸侵入河南、山東兩省地界，江南岌岌可危，一座大明朝江山朝不保夕，他偏一味報私仇，洩私忿，仗着兵權在握，用武力對付幾個文弱書生！」表面上仍極力保持鎮靜，摸摸銀白鬍鬚，慎重地囑咐說：「這事暫且不可張揚！也許昨晚宿在朋友家裏也難講，如今天到天黑還不見影蹤，我一定設法！」說着，向定生告個歉，願自出門去。定生、太冲剛才聽到周、雷兩位東林中望重一時人物被捕的消息，更是憂上加憂，愁上加愁，太冲想到周主事平日多病多痛，那裏經得起鎮撫司裏慘無人道的刑罰，心裏一陣悲酸，不禁淚兒直流，掩着臉大聲哭。定生勸着說：「太冲兄！哭沒有

用處，快出去分頭設法才好！……次尾兄的事也遲不得，遲了一步要防他們下毒手！」太冲擦乾眼淚，沉痛地說：「我看大局已經完結！我們也須趕快離開南京！老夫子走的時候，我打算護送他到杭州，以後再回餘姚家鄉去！定生兄！你也該趕快作個打算，不必遲留在南京！」定生細着眼苦笑說：「我到那裏？回宜興吧，宜興的縣官正是馬，阮的爪牙！我逃得掉，家裏大大小小七八十人口怎麼處置？田地產業怎麼處置？所以，所以……」太冲不客氣地說：「你是少保公府裏的，畢竟不同！不像我，不得已時可拋棄一切，把灶君菩薩背在身上走！」定生解嘲似的說：「老弟！你畢竟比我年輕幾歲，所以顧慮少些！我的意思是：假如於事無所補益，就值不得以身家性命來拚！我佩服子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的大無畏精神，但我不贊成子路那種有勇無謀的行徑！」太冲聽得更不高興，冷聲說：「馬、阮以捕殺來對付我們，照你說來，我們該叩頭求饒了！」定生紅紅臉說：「我不至無恥到那般田地！我是說：假如形勢不利，就必須暫時收斂鋒芒，消聲匿跡，待形勢有利的時候，再給馬、阮以致命打擊，「易經」裏說：「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正是這個意思

。再說，我們復社有兩三千社友，如硬着頭皮直衝，勢必被馬、阮一網打盡；天如老先生前窮年累月，化多少心血，才打了復社的基礎，我們不能遲一時快意，在以卵擊石的劣勢下，一旦拚光！」太冲反詰說：「什麼叫做「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定生笑笑說：「我雖比你年長幾歲，但你書讀得比我多，對這兩句話，你一定比我瞭解得更深切，所以不必回答你！不過我可以補充一句：「不憂」「不懼」要放在心裏，要運用在高謀深算的策略與行動上面，而不必在外表做出來給人看！」太冲嘆口氣說：「次尾兄行蹤不明，仲馭主事下在錦衣衛獄裏，形勢正當千鈞一髮的嚴重關頭，我們還談些空空洞洞的話！……」定生接口說：「我看，也許楊龍友能幫我們點忙，從他那兒多少也能探聽出一些消息，同去走一遭可好？」太冲遲疑了一會兒，搖搖頭堅決地說：「不！我不去！」定生知道太冲脾氣帶點固執，打定了主意，就不肯遷就人，只得獨自借了把傘到桃葉河房去。太冲一方面差小廝分頭往幾個相熟的朋友處問次尾消息，又趕緊差人通知蔡老闖，不可把這事在外面張揚，自己在鶴鳴寺等着。

雨仍在落着，陰沉沉的天色，灰慘慘的流雲，和

滿山秋意，便定生心頭更增加了幾分沉重。他慌慌忙忙的趕着，跌了兩脚的泥漿，淋了一身雨，到桃葉河房，碰得巧，龍友剛從兵部衙門回來，定生就請門斗投遞求謁見的帖子去。龍友聽說定生來訪，知道爲援救周，雷的事，遲疑着不敢出見，心想：「這事關係非同小可，我楊龍友千萬不可纏夾在裏面！否則，一溼手捏乾麵粉」，一不小心，又會挨兩方面的罵！轉而一想：「做人總得八面玲瓏，四方圓到才好！如我拒絕見他，別人疑心逮捕周，雷是我出的主意，豈非更加糟糕！」於是就到門口去迎接。定生見桃葉河房的布置，仍跟三個多月前來的時候差不多：臨河是漆雕花廊柱，黑漆桌椅，中堂掛的仍是藍田叔的山水，左邊粉壁上，一幅王叔明的橫條，上首畫几上的古鼎，銅佛，玉如意，也仍在那兒。小廝獻過茶後，定生含笑說：「外面傳說老先生快陞蘇，松巡撫了，所以我特地趕來道喜！」龍友搖頭說：「沒這回事！即使瑞草兄有這個意思，我也不願答應下來。一則要防旁人嚼些閒言蜚語，說我在裙帶上沾了光；二則，我對於利祿兩字，素來淡薄，宦途富貴，在我看來不過是陣過眼烟雲！」定生急想問周，雷被捕的事，苦於不

知從何開口，又敷衍說：「老先生這一响可忙？」龍友嘆息嘆氣說：「我是一年三百五十多天，天天忙昏了頭！到兵部點卯，到到，辦例行公事不算，誠意伯、折城伯等幾位如果要遊秦淮，遶莫愁，總拉我去做個陪客！早晨牧齋翁送一幅「秦淮十美人圖」來，要我題畫，並限定今晚繳卷，正愁着不知如何應付！」定生知道「好好先生」怕他提起周，雷的事，故意用個「忙」字來推托，但想探聽馬，阮內情，除了楊龍友，沒第二條門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周，雷被捕，次尾失蹤的事一齊說了出來。龍友果然慌了手脚，一會兒皺皺眉頭，一會兒唉聲嘆氣，他既不同意馬，阮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一味報私仇，洩私忿的舉動，又不敢背後議論他們，恐防禍生不測，連自己都牽連在裏面。最後，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感慨地說：「昨天史閣部來了道緊急文書，說清兵前鋒部隊陷下運河線上重鎮濟寧城，局勢已一天比一天危急，自己人再鬧下去，總有一天會「樹倒猢猻散」，大家完結！」定生猛喫一驚，問：「怎麼？滿清兵已陷了濟寧？」龍友淡然回答：「十有九是可能的！」定生又問：「濟寧失陷，怎麼外面一點都不知道！」龍友帶嘲笑口吻說：「兵部的規矩如此，軍事失利的消息，從

來不讓外間人知道的！」又急忙加上一句：「這是我們自己人「打開天窗說亮話」，世兄！你千萬不可對別人講！」龍友又說：「仲馭老先生的道德文章，我素來佩服，這次爲周鍾的事株連在內，真是國家的大損失！不過他老先生也有不是處，平常品評人物，太少考慮，心裏想得到，嘴裏就講得出，全不管別人受了受不了，俗語說：「蚊子遭扇打，只爲嘴傷人」，仲馭老先生在一張嘴上喫了大虧！」說着，好像深抱同情的模樣，接連嘆了幾口氣。定生懶得跟他爭論，問着說：「武德兵備道會事雷介公老先生被捕，不知爲什麼？老先生聽到些消息沒有？」龍友回答：「詳細我不知道；據說是爲在爭擁立的時候，他竭力替路王奔走的緣故！」定生忿憤地說：「爭擁立的事，早已是「明日黃花」，怎麼事隔半年，又算起舊賬來？且當初主張擁立路王的，史閣部、高閣老、姜閣老和禮部牧齋老先生等都是，也不該單單委屈雷老先生一個，不知是那一位往錦衣衛告發的？」龍友吞吞吐吐回答：「這不便告訴你！我想你們應該猜得到！」定生緊緊地釘視他，詢問似的說：「阮？」龍友裝做沒聽見，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望着朱紅欄干外水霧騰騰的秦淮河。對次尾的失蹤，龍友始終推說不知，

定生既不得要領，也不便追問，只把周、雷被捕的事，再三託龍友往他舅見面前解釋誤會，龍友原是個南京城裏有名的「好好先生」，有閒事可管，是從不推託的，就一口答應下來，並說：「我也巴不得「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一座大明朝江山朝不保夕，自己人那裏還可爭吵！所以我有忙可幫的地方，一定幫忙！不過，」說到這裏，略遲疑了一下，皺了皺眉頭：「不過，瑞草兄對我的意見，素來不大理會，他最信任阮圓海，我說一百句，不及圓海說一句！但我可以幫忙的地方一定幫忙，我一定去幫着勸幾句試試看！」臨走時，龍友做出自己人模樣，一臉正經的說：「世兄！我有幾句知心話與你說，不知可願意聽？」定生笑笑回答：「你老先生能跟我說知心話，那有不聽的道理！」龍友遲疑了一會兒，嘆口氣說：「圓海心腸素來狹窄，也許他會對復社探不客氣行動！……不過，世兄！你放心，你是少保公府四公子，太冲世兄是忠端公令郎，對你們幾位，他不能不顧忌三分！依我說，大家要容讓些！……」定生聽得大爲不樂，推說有緊要事，告辭回三山街書坊去。

到了傍晚，太冲從鶴鳴寺回來，說周、雷被捕的事，南京已鬧得滿城風雨，劉老夫子與姜閣老聯名上

了個奕本，請釋放周、雷，並再諫「逆案不可翻，大錢不可用」；如不得要領，準備一齊攢紗帽。定生問高閣老對這事有什麼主張？太冲回答說：「高老先生在內閣跟馬士英鬧了一場，氣昏了，聽說已有點神志失常，現在由太醫院派太醫在診治！」關於次尾的事，太冲說：「應天府衙門、刑部、錦衣衛都問過了，沒消息！」大家一夜沒睡，到第二天傍晚，有個六十多歲的矮矮的老頭兒，用包袱包了頂方巾和一件半舊藍衫來找定生，蔡老闆認識這人是次尾同鄉，在離南京二十多里路外的小鎮上開家舖子，蔡老闆急忙問：「你見到吳相公沒有？」老頭兒不回答，只說要見陳相公，有要緊話與他說。蔡老闆陪他到裏面客廳坐，定生依稀記得那老頭兒姓徐，連忙問：「徐老爸！有吳相公的消息嗎？」徐老頭兒望望定生，又望望蔡老闆，遲遲疑疑現出為難的樣兒；蔡老闆是機警人，早看穿有自己在場不便，就借個緣故到店堂去了。蔡老闆走後，徐老頭兒見左右沒人，把次尾出走的一段經過，告訴了定生：原來次尾在錦衣衛裏有個相熟的同鄉，那晚次尾從鷄鳴寺回來，在成賢街碰到他，那同鄉洩露了錦衣衛準備逮捕他的消息，勸他趕快走，遲一晚就會壞事；次尾到三山街，見書坊隣近果然有錦

衣衛在巡邏，嚇得書坊也不敢進，當晚出城，趕了二十多里夜路，投宿在徐老頭兒舖子裏；第二天，徐老頭兒借了他一筆盤纏銀子，改裝換姓，出亡去了。定生聽得又喜歡又難過：喜歡的是次尾幸而沒有落入馬、阮手裏，逃出了一條性命；難過的是吳老秀才身弱多病，怎能過得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不禁暗暗替他操心。徐老頭兒從包袱裏取出一頂方巾和一件半新藍衫，說：「這衣物是吳相公託我帶給陳相公，兩位相公留個紀念的！他說這次分別，恐後會無期，叫我轉告兩位相公：自己多多保重！」定生呆了一呆，問：「還有別的話沒有？」徐老頭兒回答：「吳相公說：『兩位能離開南京不妨儘早離開！』他又說：『南朝大勢已去，戰禍很快會蔓延到江南，不如早返故鄉，招募義勇，整頓武備，為未雨綢繆，才是正經！』」定生點點頭，呆怔怔地一聲不響。過了一會兒，定生慎重地說：「徐老爸！這事千萬不能讓外面人知道！」徐老頭兒笑笑說：「讓外面人知道了，我一家老小休想活得成！所以我剛才連蔡老闆面前都不敢洩露半點消息！」又說：「我今晚要出城趕夜路回去！」定生皺皺眉留着說：「這一晌局勢不靖，出城五六里，夜間便有土匪打劫，不如城裏宿一晚吧！」徐老頭

兒緊決地說：「一個窮老頭兒，身邊沒帶銀子，怕什麼土匪！且昨天下了一夜雨，今天難得放晴，又有月亮，可以走！」又笑笑說：「天晴勿肯走，直到雨淋頭！」宿在城裏，惹出場大禍來，懊悔就來不及了！」定生見他說得有理，不再挽留，把次尾衣物藏放妥當，親自送他出店堂去。徐老頭兒走後，蔡老鬮過來咬耳朵問消息，定生那裏肯告訴他，只對他會意地笑了笑，蔡老鬮知道次尾的事已「吉多凶少」，也不再追問，願自到店櫃上料理生意去。

天黑後，太冲回來了。定生把次尾的事詳細告訴了他，並拿出衣物來給他看；太冲見了吳秀才衣物，又聽了他託徐老頭兒轉告的話：「這次分別後，恐後會無期！你轉言兩位相公：自己多多保重！」禁不得一陣陣悲傷。定生問：「援救周、雷兩位老先生的事有什麼好消息？」太冲用袖子揩乾眼淚，忿忿地說：「馬士英已不得把東林、復社中人一網打盡，那裏還想有好消息！」又說：「高開老臥病在家，姜闖老爲援救周、雷和諫阻起用阮鬮子，已以去留爭，不再到內閣辦事！大家希望史閣部能回南京一次，挽救挽救局面，偏偏又分不得身；前方軍情一天比一天緊急，清兵陷濟甯的消息已證實，如沿運河直下，連徐州

都難保！更有件說來要氣死人的事，四鎮起了內鬨，黃得功與高傑在儀徵開火，史閣部忙著調停，更抽不得身！」定生聽得一肚子不高興，太冲沉着臉接下去說：「次尾兄的見解很不錯，南朝大勢已去，不如早早返回故鄉，招募義勇，整頓武備，作未雨綢繆，才是道理！我很早就有這意思，今日局勢，全精在軍權旁落在跋扈軍人手裏，復社的確應該轉變個方向，把用在文章經術上的精力，移到籌餉練軍上面去！」定生遲疑着說：「如別人放一枝冷箭，告我們「招兵買馬，謀危社稷」，怎麼辦？」太冲白了他一眼，不樂意地說：「那有什麼了不得！比獄在南京城裏，像篋裏的蟹一樣，等別人來捉一隻殺一隻，總好得多！」又過了幾日，到八月三十日，弘光帝不但不允釋放周、雷，反而明令起用阮大鍼爲兵部右侍郎；加馬士英少傅，進建極殿大學士；田仰加兵部尙書，錦衣指揮世蔭；黃得功、劉良佐各加一級，廢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姜曰廣、劉宗周那裏還忍受得住，一齊老淚縱橫要攢紗帽，弘光帝知道無法挽留，准了他們的奏。曰廣辭行的時候，弘光帝面前說了句「小臣觸怒權奸」，又跟馬士英在殿前大鬧特鬧，士英口口聲聲罵他說：「如果我是權奸，那麼你是老賊！老而不死

的老賊！」口廣不甘示弱，也被口對罵，這便是有名的「二相鬩朝」。一直到南都覆亡後，還在南京的茶館酒肆裏，被人當作個笑話講。宗周要辦理移交，多就擱了幾天，到九月重陽節才動身；由太冲陪着，帶了兩名小廝，押兩担行李、書箱，從水路回杭州去。不料劉洋清記着宗周參劾他的仇恨，派了個刺客帶一封密書，來南京投見阮大鍼，要刺死劉老頭兒；大鍼樂得眉花眼笑，心想正好借此報報私仇，就滿口答應，並恐那刺客對江南地帶路徑不熟，特地推薦延安王府裏打手金剛老七做幫手，急巴巴沿長江水路追趕上去，因宗周已早他們三天離開了南京。

宗周、太冲雇船從南京動身，本來三天可到鎮江，船抵儀徵，氣候起變化，下了兩天兩夜傾盆大雨，不得已就在儀徵就擱下來，到天氣放晴才開船。宗周畢竟上了年紀，一路冒着風風雨雨，又加心情抑鬱，到鎮江後病倒在旅店裏；太冲忙着請醫煎藥，又就誤了幾天，待病痊癒，宗周耐不得在鎮江就留，叫太冲去雇船南歸。太冲剛出城門，見城門口有一大夥人圍着臨一張「賞榜」，太冲也擠進去瞧，上面寫着：

「鎮江府正堂涂：爲奉諭訪拏周逆鍾案內糾黨聚衆，圖謀不軌要犯吳應箕一名，該犯字次尾，池

州府貴池縣人氏，身材矮小，薑黃臉皮，鬚微白，年五十一歲，案發後潛逃在外；除分令各縣添差緝拏外，合行榜示週知：凡軍民人等聞訊頭報，因此緝獲者，賞銀三百兩，隱藏不報者同罪，決不寬貸，仰各凜遵，毋違爲要，此榜。」

太冲嚇得心驚肉跳，又着實替留在南京的定生擔憂，心想：「如定生沒回家鄉，一定已遭了他們毒手！這位大爺年紀四十出零，仍一股世家公子派頭，碰到緊要事，細着眼睛笑笑，漫不在乎的樣子！我早說過，局勢會一天天壞下去，南京逗留不得！他偏賴着不走！」太冲又恨又急，又不敢把這事告訴他老師，急急忙忙雇了條船，督着小廝把行李、書箱搬下船去，趁着風順，往丹陽縣開駛。在船上，宗周談起丹陽縣台趙弼策辦的「四維書院」，很有去觀光觀光的意思，太冲不樂意地說：「趙弼第是馬士英手下一條狗！過去在鳳陽總督官署充一名幕僚，靠馬士英的抬舉，才放了縣官！他辦四維書院，無非借個幌子，老夫子如要觀光，一定會大失所望！」宗周微微皺一皺眉，說：「我們對人對事，不可一概而論！馬瑤草聲名狼藉，他部下也許有一兩個是好的！當今一些縣官，十之九忙着在錢穀刑名上動腦筋，想撈些油水；趙

縣台能知道從「施教化、厚風俗」着手，以「禮義廉恥」四字教子民，總算難得！」太冲見他老師不聽，也就不說什麼。

到了丹陽縣，宗周由太冲陪着，上岸去如光「四維書院」；走了一大段路，到一片空場上，果見搭着幾個木架子，堆着幾萬磚瓦，泥水、木匠却一個也不見。好容易附近找到個老頭兒，太冲問他說：「四維書院七月中旬開工，怎麼過了兩個月光景，只搭了幾個木架子？」那老頭兒聽他們是外鄉口音，反問說：「你們過路的嗎？」太冲點點頭，老頭兒慘笑着說：

「既是過路的，值不得探聽這些閒事，『不聞不問，求個耳根清淨』，倒好些！」宗周插上來說：「老爸爸！你且說與我們聽聽，我們不會往外面胡亂傳揚開去，連累老爸爸！」老頭兒被纏不過，才畏長縮縮的說：

「銀子確實募了二三千兩，其中大多是地方上的公款，可是全數落入縣官老爺荷包裏，已購辦的磚瓦石料，也被縣官老爺搬去，蓋了座自己的私宅！」宗周，太冲兩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呆怔怔的說不出話來，那老頭兒嘆了口氣，接下去說：「我們丹陽人苦，是苦够了！」金花銀不能少分毫，又要徵實！徵實之外，還要攤派「軍備米」！這樣要捐，那樣要稅，

大家天天過年卅夜，愁着這日子不知怎麼過？偏偏縣台最愛興土木，剛說要造「四維書院」，挨門挨戶派了捐，連討飯混日子的窮老婆子都不能免，現在又

說要蓋一座馬關老的生祠，又是挨門挨戶派捐，……老頭兒見遠處有人過來，趕快縮住了口，不再說下去，宗周意思說：「你們怎不到按察司衙門告他一狀？」老頭兒苦笑着回答：「『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官官相護是一定的道理，沒人做這種傻瓜！不必說按察司衙門，告到南京都察院都沒用，左都御史劉老爺也是幫趙縣台的！」宗周羞得臉孔通紅，

想辯白一番，那老頭兒不理不睬顧自走了。回船上去的時候，經過一家酒樓，有兩條大漢為喫白食在跟酒保吵架，店門前圍了一大夥，擠得街路都不通。太冲進去一瞧，見那兩條大漢：一個是瘦長子，操北方口音，一個是黃胖，身材又胖又高大；太冲覺得那「黃胖」彷彿什麼地方見過，仔細一付，猛記起是打手，去年三月裏險些兒在南京清涼寺門口遭了他暗算；正想回頭走，已被「黃胖」發覺，他向瘦長子一撇嘴，付了酒錢，從後面跟了上來。太冲見「黃胖」跟在後面，嚇得心驚肉跳，拉拉他老師袖子催快走，宗周上了年紀，趕不得路，埋怨說：「你慌張

什麼！天沒黑，慢慢走來得及！」

第二十四回 馬士英恃勢購香君

太冲急中生智，陪宗周進一家飯館坐，把那兩條

大漢形迹可疑的事告訴了他老師；從前門走進，立刻往後門溜出，繞路回船上去，叫船快趕快開船。約趕了十來里路，天已全黑，太冲防他們從後面追上來，

乘船登岸，準備經金壇、溧陽，趕早路回杭州，並重

賞了船快，叫保守秘密。兩個小廝挑了行李、書箱，

太冲扶着老師，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不久，見前面有燈光，過去一看，原來是個破敗不堪的寺院，宗

周趕不得夜路，大家就歇下來在寺院裏投宿。寺院裏只一個老和尚，幾間住客的僧舍早已倒塌了，就在大

雄寶殿搭了兩張舖，料理他們師生兩個過夜，小廝跟老和尚宿在後面幾間側屋裏。宗周上了年紀，又有讀

書的習慣，不過子時，睡不熟覺；太冲精神更好，每

夜要讀書到鷄聲啼，他是無書不讀的：十三經，二十

二史，百家九流，天文曆算，道藏佛經，什麼都有深

湛的研究。他晚年作了一首詩，題目叫「不寐」，裏

「年少鷄鳴方就枕，

老人枕上待鷄鳴，

轉頭三十餘年夢，

不道消磨只數聲。」

雖是從鷄聲裏引起了舊國遺黎的悲哀，在詩中寄託着內心的無限沉痛，但他早年讀書勤苦的情形，於此也可見一般。那一晚，一則白天受了「黃胖」一場

驚嚇，二則明天還得趕早路，師生兩個點了蠟燭談了會兒閒天，準備早睡。不料金剛老七和劉澤清派來的

刺客，一個操北方口音的瘦長子，早已追蹤到了寺院裏，躲在大雄寶殿後面，章馱菩薩的神龕傍聽動靜；

瘦長子見宗周戴頂舊葛巾，穿一件半舊土黃色緞直裰，那裏像個正二品都御史老爺，心裏疑惑，跟金剛老

七咬耳朵問：「會不會弄錯人？」金剛老七肯定地回

答：「決不會錯！決不會錯！」兩個把亮晃晃鋼刀藏在背後，握着呼吸偷兒聽他們談話，想待他們入睡

後下手。師生兩個完全蒙在鼓裏，太冲問着說：「老

夫子！我讀了「陽明傳習錄」和「陽明文錄」，仔細研究，覺得兩書對「致良知」的解釋微有不同！宗周摸摸銀白鬚鬚，回答說：「怎麼會不同？「致」是行的意思。所謂「良知」，乃是心的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小孩子掉入井裏，自然生惻隱之心，所以說「良知」不必外求，內心無私意，無障礙，充其惻隱之心，良知就發乎其中！……」瘦長子又偷偷問金剛老七：「他們在談什麼？」金剛老七抓抓頭皮回答：「我不懂！」兩個越聽越不懂，有點不耐煩，瘦長子提議說：「既是正二品的都御史老爺，卸任回鄉，金銀財寶一定是滿担挑的。我們先去打劫了金銀，再來收拾這老頭兒性命不遲！」金剛老七聽到「金銀」，那有不動心的道理，立刻踏手蹣腳從暗中摸索到後面屋外，挑破紙窗窺入聞香，老和尚和兩個小廝都悶倒了，點起蠟燭，堂而皇之的翻箱倒篋。不料東翻翻是書，西翻翻也是書，此外僅有些字畫和舊衣之類，只在小廝包袱裏，搜出三五串銅錢，三十多兩碎銀子，金剛老七氣得把書踢得滿屋飛，怒冲冲說：「老子們倒了十七八代祖宗的罪！碰上這個寒酸老窮鬼！」說着，提起鋼刀往門外直衝，想趁早砍了那「老窮鬼」，消消心頭氣忿。那

劉澤清來的刺客，突然一把拉住金剛老七手臂，不讓他走，說：「七爺！且慢！且慢！」原來那刺客見慣一些芝麻荳蔻豆官，如百總、千總、守備、縣丞之類，卸任回家，至少也有二三十擔行李，幾十或幾百錠紋銀。今見堂堂正二品都御史老爺，清寒到這般地步，大為感動，不忍心下毒手，就勸住了金剛老七，編造一套謊話，回南京舊命；幸而如此，宗周、太冲師生才安坦然從金壇、溧陽，趕早路回到了杭州。過金壇的時候，宗周派太冲去探聽仲馭家人消息，聽說已全家出亡，逃到武昌去投奔湖廣巡按御史黃澍了，便放下了一條心腸。

南京情形，自姜曰廣、劉宗周出走，阮大鍼起用為兵部右侍郎後，越來越不成話。當時京裏流行兩首民謠，一首是：

「都督多似狗，

職方滿街走；

相公只愛錢，

皇帝但喫酒。」

另一首是：

「中書隨地有，

都督滿街走；

監紀多如羊，
職方賤如狗。

蔭起千年塵，

拔貢一呈首；

掃盡江南錢，

填塞馬家口。」

都督無例外地是士英的嫡系部下，「職方」、「監紀」化五千兩到一萬兩銀子可買到手，「中書」價格較低；「內閣中書」二千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武英殿中書」九百兩，最便宜要算「拔貢」，幾百兩銀子可弄到一個。這時，閣臣高弘圖也辭官出走，他本想回山東膠州家鄉，抵儀徵後聽街坊上傳說：濟南府已陷入滿清兵手裏，往膠州路途不通，於是重又折回，雇舟南下，到浙江去找劉宗周。定生本想逗留在南京，觀察動靜，另一方面並在錢牧齋、楊龍友等面前着實熱絡了一番，想通過他們的疏通避免復社跟馬、阮的全面破裂；但大鍼一步逼緊一步，對潛逃在外的文尾，硬株連在周鍾案裏，加了個「糾黨聚衆圖謀不軌」的罪名，通令各州府懸賞通緝，定生知道破綻已無法避免，如出亡對抗又恐連累家人和被抄沒他父親少保公門下產業，沒奈何就在宜興家鄉「

薈草芽」，終日喫喫酒，種種花混日子。蔡益所書坊仍在三山街開着，生意已一落千丈，不識字的出幾百兩銀子能買個「拔貢」做，化一二千兩銀子可弄到「中書」銜，鑽鑽雞鵝巷或庫司坊門路，甚至文墨不通的也可放翰林，時勢如此，自然沒人願喫「十年寒窗」的苦楚，懶得買「歷科墨程」、「制藝時文」、「開場必讀」來讀，有產業的典田賣地，湊起整筆銀子買官做，沒產業的把書本兒丟開，專心在「鑽營吹拍」四個字上用功夫；因此蔡益所書坊營業清淡得門可羅雀。南京城裏顯要中第一個忙人，仍要算楊龍友。他本有隴蘇松巡撫的希望，但他舅兄嫌他有「臭名士習氣」，說他辦事「懵懵懂懂」，要他留在部裏「磨鍊磨鍊」，所以直到如今，仍在兵部充個六品職方主事。龍友見田仰握着漕撫和淮揚巡撫兩個實缺，又加兵部尙書銜，大鍼已以兵部右侍郎起用，馮可宗也陞了錦衣衛大堂，自己仍屈居六品職方主事，那裏肯甘心；特別因馬士英賣官鬻爵的結果，被人諷嘲「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和「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更一肚子不高興，不免常要發發牢騷，說些對他舅兄不滿意的話。但無論如何，他終究在裙帶上沾了光，官職雖低，所交往的却是南京城裏第一流顯要，到

鷄鵝巷馬相府走動時，仍不失爲一位重要貴賓，士英雖一百個個瞧他不起，開什麼機要會議的時候，他仍有陪末座的份兒；儘管別人嘲罵着「職方滿街走」，「職方賤如狗」，身任兵部職方主事的楊龍友，仍不失爲一位顯要，且是南京城裏第一個忙人。龍友如有閒暇，在「畫友」下玉京那兒走動走動，也常到貞娘處坐坐，吃吃茶，貞娘和香君幸有龍友的撐腰，幾個月來倒也相安無事。

但這「相安無事」，並不十分久。十月中旬的一個傍晚，突然意想不到的災禍降臨到貞娘、香君兩個頭上；繡香樓門口到了一乘綵轎，一對「內閣中堂」的旗燈，和七八個衣服華麗的差役。貞娘在樓上聽到一陣猛烈的搥門聲，嚇得心驚肉跳，知道有什麼變故，急忙忙下樓來，差役們已湧進客廳，捧出三百兩銀子和幾套繡衣，說奉馬老相爺命令，來娶香君，要香君趕快上轎。貞娘像迎頭潑了桶冷水，急得找不出一個主意，轉而一想：「馬相爺是當今內閣首輔，連皇帝老子都懼憚他三分，既然他有這意思，自然違拗不得！」就死心塌地上樓去，想逼香君上轎。貞娘上樓後，客廳裏七八個差役立刻擁在一起，有的眈眈眼睛，有的啞啞嘴巴，在那兒交頭接耳的大談特談，正談

得熱鬧，忽聽得樓上「叮零蓬龍」一陣大響，接着是斷斷續續的啼哭聲，和拍手頓足的叫鬧聲，夾雜在一起。差役們猜想是香君不願下樓，就差老媽子去催，並摩拳擦掌說：「他媽的！老子們等不得了，再不下樓，我們去捉！」老媽子上去後，像石沉大海，過了一柱香時光，仍沒個回音；那羣差役是馬士英親隨，平日作成作福慣的，那裏忍耐得住，一聲喊：「捉！捉！捉！」就往樓上湧。貞娘聽樓梯口人聲嘈雜，出來一瞧，見那羣差役嘴裏喊着：「捉！捉！捉！捉！」打算湧上樓來；貞娘見慣世面的，這幾個小爪牙那會放在她眼裏，使性把他們痛罵了一頓，才一個個慌得聳聳肩膀，伸伸舌頭，退回到客廳去。不多久，貞娘又聽到樓下一陣喊聲：「姑老爺來了！姑老爺來了！」貞娘出來一看，見龍友戴一頂烏紗帽，穿一件寶藍官服，在樓梯口探頭探腦，貞娘沒好聲氣地說：「楊老爺！沒人打斷你的腿呀！怎麼不上樓來？」龍友小聲問：「香君可在？」貞娘用嘴向房裏一噓，龍友招手說：「你下來！你下來！」貞娘惱聲回答：「不！我偏不下來！」龍友見她髮髻凌亂，臉有淚痕，知道又受了「香扇墜」一場委屈，也不去怪她，硬着頭皮慢吞吞上了樓，跟着到隔壁貞娘房裏去。貞娘一進房

，突然咬緊牙齒，提起兩個拳頭在龍友身上亂打，打得「好好先生」臉紅耳赤，又羞忿，又氣惱，怒聲說：「貞娘！你是真打？還是假打？」貞娘向他眼睛一白，雙手往腰裏一又，惡狠狠說：「真打又怎樣？假打又怎樣？」龍友小眼細鼻的瘦長臉上，一股冷冰冰模樣，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說：「是真打，押你進教坊司衙門，抽一頓熱辣辣馬鞭子，再與你說話！如是假打，只好自認晦氣，怪我平日不該太寵容了你們！」貞娘見他不是說玩話，心裏更覺氣苦，突然倒在他身上笑鬧着說：「你押我進教坊司衙門去！」去呀！去呀！……我橫直已被你害得够了，這條命遲早活不成！」龍友不服氣，咕噥說：「我害你什麼？」貞娘說：「怎麼不是你害的！去年不該替候朝宗硬拉皮條，拿阮老爺的錢來「借花獻佛」，引得香君死心塌地，打算嫁那姓侯的，我怎麼勸都勸不轉！現在馬老爺要娶香君作小，綵轎已等在樓下，我逼香君上轎吧，她說寧可一根麻繩先自己吊死，不逼她上轎，我這條命也休想活得成！」說着，又抽抽噎噎的悲聲哭。龍友皺皺眉說：「不是我舅兄打算自己娶小，是他買去送給田漕撫的！」貞娘跳起來說：「不是老相爺自己要，那就有法兒想了！」龍友搖頭說：「不！

不會有辦法！有法兒想我早想了！」貞娘付了一付，說：「五月裏幸而錢牧齋老爺幫着說句話，才退還了田老爺的聘禮，這次再去求錢老爺吧！」龍友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苦笑說：「求錢老爺也沒用！現在的錢老爺比不得從前的錢老爺，從前的錢老爺，我舅兄想拉攏他，不能不賣他個面子，硬勸住了田漕撫，現在可不同了！」貞娘奇怪着問：「錢老爺做大官兒了，怎麼馬相爺反而不賣他面子？」龍友板着脸孔說：「這你不必問！總之，「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在的錢老爺不能跟以前的錢老爺比！」又說：「貞娘！你快勸香君上轎吧！相府裏既用綵轎來抬了，自然沒有空着回去的道理！況且我舅兄脾氣不好惹，他翻下臉來認不得人，如觸怒了他，不但你會被教坊司捉去抽馬鞭子，連我都有干係！」貞娘冷笑說：「楊老爺急巴巴跑來，原來爲怕牽累在自己身上！我還以爲楊老爺疼着我們娘兒兩個，替我們想辦法來哩！」龍友紅紅臉說：「有辦法可想，我早想辦法了！」他向門外張望了一番，向貞娘招招手，小聲說：「貞娘！你莫讓香君知道！這次的事情，又是庫司坊阮老爺造的孽，他大概記着去年香君退還妝奩的仇恨，在我舅兄面前極力撮掇把香君買下來，派軍差押送到淮揚去

了結田漕撫一筆相思債，我弟兄耳朵最軟，信了他！」貞娘嗔怪說：「既是馬相爺耳朵軟，楊老爺怎麼不幫我們說一句？」龍友摸摸稀稀根黃鬚鬚，苦笑說：「我說一百句，不及阮老爺說一句，有什麼辦法！」貞娘呆了一會兒，拉拉龍友袖子說：「楊老爺既知自己也有干係，你去勸勸香君！我是什麼話都說盡了，軟也不中用，硬也不中用！」龍友皺皺眉，遲疑着說：「『香扇墜』脾氣古怪，又不懂情理，我去勸也是『黃胖挑擔，白費氣力』！五月間爲替漕撫做媒的事，我完全是一番好意，不料被她搶白一頓，怪我『狗咬耗子，多管閒事』！……」貞娘不待他說完，咬緊牙齒，拉着他就往香君房裏走。香君臉蒙着被，在朱紅描金床裏和衣躺着，老媽子猷猷地立在床傍；貞娘叫香君起來見了禮，又把老媽子攆下樓去，自己賭氣似的撩起繡花茄紫色軟門簾，避到房外走廊上去。龍友見『香扇墜』穿着件竹葉青羅衫，淺紅洋縐裙，眼泡有點腫，嬌嫩紅潤的臉龐上留着淚痕，已哭成這般模樣，再用話來逼她，實在有點不忍，『好好先生』一時窘得團團轉，找不出一個主意，『喊着說：『貞娘！貞娘！進來坐！』貞娘在走廊上睬也不睬。沒奈何硬一硬頭皮，把他弟兄打算把香君送到淮揚線

田漕撫作小的事說明了一下，並替田仰誇着嘴說：「田老爺是淮揚巡撫，兼着漕撫的肥缺，上個月又加兵部尙書銜，真是了不得的顯赫！」……」香君不待他講完，打斷話兒，堅決地說：「楊老爺！你不必替田老爺誇口，那怕他墮了內閣首輔，我也不會嫁他作小！」龍友見一開口就碰了鼻子灰，大爲懊喪，心想：「『香扇墜』原是個不可理喻的東西，我不該跑來管閒事，自討苦衷！」皺皺眉，一屁股坐在通走廊門口的椅子裏，轉身撩起繡花茄紫色門簾，怨着說：「貞娘！是你的事，怎麼獨個兒躲在外面？」貞娘斜靠着朱紅欄杆，臉向着天井，睬也不睬。龍友沒奈何，放下門簾，回身板着臉孔，對香君說：「老相爺的脾氣是不好惹的！南京城裏一等一的大官兒，碰到他都像耗子見到貓，從不敢說個不字，香君！你何苦憊？你想想：強得過他嗎？」香君像沒聽見一樣，站在梳妝台前，對着銅鏡理了散亂的髮髮，拿一塊白紡手帕揩乾眼淚，不在意地說：「大不了死罷了，有什麼關係！」龍友哈哈大笑說：「年紀輕輕，世面都沒見過，就死，豈不是大冤了嗎？」樓梯一陣響，老媽子進房來說：「下面一批爺已等不得！他們說：天暗下來哩！怎麼香君還不下樓？再耽留，管不得楊老爺會發

怒，要上來捉了！」龍友罵着說：「該死的奴才！那個敢上來，我一個個扭斷他們頭頸！」老媽子丫樓做了回音，那羣差役大不服氣，故意在樓梯口咳嗽打噴嚏，打架取笑，吵得個天翻地覆，龍友硬捺住一肚子肝火，假裝沒聽見。香君呆了一會兒，從梳妝台抽屜裏找出個鑰匙，去開床傍的紅皮箱子，龍友以為她打算換新嫁衣了，喜得眯着眼睛，摸摸鬍鬚，大為樂意；不料香君在箱子裏翻了一陣，只找出把鏤花象牙柄白綾宮扇，柄上繫着塊琥珀扇墜，她把扇拿來給龍友瞧，問：「楊老爺！你還記得這把扇嗎？」龍友見上面顯着首朝宗的五絕：

「秦淮橋下水，

舊是六朝月；

烟雨惜繁華，

吹簫夜不歇。」

龍友讀了一遍，驀地記起這正是去年三月裏，朝宗跟香君「成親」時的定情扇，就板着脸說：「怎麼不記得！可惜扇在人去，侯朝宗早把你忘得乾乾淨淨！」香君却堅決地說：「不！他忘了也好，不忘也好，我這一世除了侯相公，不會嫁別人！強要我嫁，情願一頭碰死去！」龍友一聲不響，起身撩起繡花茄紫

色門簾，冷冷地說：「貞娘！你的事你自己來料理，我走了！」貞娘臉向着天井，仍給個不理不睬。龍友又說了遍：「貞娘！我走了！」貞娘突然回過臉來，兩手叉着腰，氣急敗壞地說：「楊老爺！儘管走！沒人來留你！你是個口是心非的人，這一世休想再見我了！」說到這兒，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從玫瑰紅羅衫的衣襟裏，摸出塊白絹手帕，一壁揩眼淚，一壁抽噎着說：「嘴裏說疼着我們娘兒兩個，馬老相爺面前，却像啞了嘴巴，不幫我們講句話！別人的事，爭着做「好好先生」，我們娘兒兩個遭人欺負，却留得遠遠的，口口聲聲「我走了，我走了！」彷彿椅子上長荊棘，怕刺痛你屁股！」香君從梳妝台前轉過身，釘視着龍友，也沒好聲氣地接上來說：「楊老爺！去年侯相公的事是楊老爺的媒人，今年三番兩次逼着我嫁田老爺，又是楊老爺的媒人！楊老爺何苦「狗咬耗子，多管閒事」，害得我活又活不成，死又死不得！」說着，哭了起來。龍友遭兩面夾攻，氣得臉色發黃，心想：「我楊龍友這一生世喫盡心腸軟的虧！」香扇墜」嫁侯朝宗也好，嫁田百源也好，關我屁事！不該昏昏沉沉百忙中跑到媚香樓來，自討晦氣，被這小娘子搶白一頓！」轉而一想：「算了！算了！青樓

裏的娘兒有什麼見識？值不得跟她們認真！大凡做官兒的，只能一隻眼睛開開，一隻眼睛閉閉，裝聾作啞，更便宜些！」於是耐着肝火解釋說：「香君！你不要誤會了！這次的事，跟我風馬牛不相干！」香君用手帕揩揩哭腫了的眼睛，冷冷地笑了一聲，說：「那才怪事情碰得巧，轎剛到，楊老爺就跟在轎後來了！」龍友想把事情辯清楚，樓梯口的吵鬧聲却越來越厲害，他更加忍耐不住，奔出房門，頓脚把那羣差役大罵一陣，才一個個聳聲肩膀，伸伸舌頭，溜回客廳裏；但待龍友轉身進房，又聚在樓梯口，嗷嗷打嚏，喊爺罵娘，吵得個天翻地覆，龍友假裝不聽見，一聲不響。這時天完全黑了，老媽子從樓下捧着個點大紅蠟燭的錫燭台上來，放在梳妝台上，貞娘也回進房裏坐。她見香君寧死不肯換新衣上轎，差役們又在樓下越吵越厲害，心想：「馬老相爺是個不好惹的人，絲轎既已來了，決沒有空着回去的道理！香君這賤丫頭真沒心肝，軟勸不聽，硬勸又不聽，十二歲時把她買進院裏來養，養得這般大了，反而要害我捉進教坊司衙門抽馬鞭子！」這樣一想，就硬下心腸，喊龍友做幫手，打算把她拖下樓去；龍友也覺得除用武外，想不出第二個好辦法，袖子一捲，幫着動手。香君嚇得

臉色灰白，大喊：「媽媽！媽媽！你好狠心！」貞娘裝做沒聽見，捉住她兩手往房門口拉，龍友攔腰一抱在後面推；香君右手還捏着那象牙柄白綾宮扇，她想用扇打龍友，無奈貞娘力氣大，被緊緊捏住，一點也動彈不得。到房門口，香君哭着說：「媽媽！你放一放手！讓我自己下樓去！」……這樣拖拖拉拉，要羞……羞死人！貞娘向龍友遞個詢問的眼色，龍友也覺自己戴紗帽穿官服，幫着拖拖拉拉，被差役們瞧見不成個體統，就把手一鬆，氣喘喘說：「好！好！好！」……貞娘想去捧梳妝台上錫燭台，照香君下樓；不料剛轉身，猛聽得「蓬」一聲巨聲，回身看，香君已倒在樓板上，滿臉是鮮血。貞娘嚇得魂兒飛上了天，坐倒在香君身邊，拿白絹手帕往她臉上揩，一壁哭着說：「怎麼了？怎麼了？香君！……」龍友慌張得團團轉，咕嚕說：「糟糕！糟糕！撞了牆壁！」他往梳妝台上捧來了錫燭台，仔細照：白絹手帕染紅了半塊，血還沒有止，龍友發跳說：「貞娘！你怎麼這樣優！措，措，措什麼！快拿鴉蛋粉止血！再用塊布來包紮！」貞娘如大夢初醒，起身去找鴉蛋粉和布條，龍友把那點着大紅蠟燭的錫燭台仍放到梳妝台上，又回身抱起香君，使她平臥在朱紅描金床上。百忙中

，老媽子又奔上樓來，在房門口喊：「貞姑娘！貞姑娘！那批爺要上來了！」貞姑娘也不睬，顧自忙著替香君包紮額上的傷處。老媽子見房門口樓板上有個圓圓的白影子，拾起來一看，是把宮扇，白綾扇面上染著幾點血漬，老媽子大喫一驚，進來瞧，見香君閉著眼躺在床上，額上包著塊白布，身上所穿竹葉青羅衫上也有血，老媽子嚇得神昏頭倒，哭着說：「啊呀！貞姑娘！你好忍心！打得香姑娘……」貞姑娘回頭用手一揮，罵着說：「你滾出去！你滾出去！」這時樓梯口吵得更厲害，樓梯「叮零逢龍」響着，只聽得一片七嘴八舌的聲響：「捉！捉！捉！上去捉！」龍友那裏忍耐得住，跑出房門，頓脚大罵：「你們這批該死的奴才！那一個敢上來，我扭斷你們頭頸！」其中有一個胆大的差役，在樓下回答說：「稟姑老爺！不

是我們放肆！空轎回去，要防老相爺發怒，打我們板子！」另一個說：「我們足足等待了一個時辰，外面天已漆漆黑！」龍友拍拍胸脯說：「有我楊老爺在，不干你們事！再等待片刻，香君就會下樓來！」說着，顧自進房去，稍稍遲疑了一會兒，跟貞姑娘咬耳說：「到隔壁房裏，與你說一句話！」貞姑娘叮囑老媽子照顧香君，自己陪龍友到隔壁房裏去。那兒也早點着枝紅蠟燭，龍友向房外張望了一眼，見沒有人，才嘆口氣，皺皺眉說：「貞姑娘！輕轎等在樓下一定要抬，香君額上撞傷，做不得新娘，這……怎麼辦？」貞姑娘慫恿說：「我有什麼辦法！」龍友笑了笑，談談眼請說：「我倒有個辦法，不知你肯不肯依！」貞姑娘問什麼辦法？龍友摸摸稀稀幾根黃鬚，神祕地笑了笑，却不說話。

第二十五回

楊龍友巧畫桃花扇

貞姑娘聲說：「別人急都急死了，你還笑！再笑，看老娘不拔光你幾根黃鬚！」龍友這才正經說：「今天的事，只怪你平日太寵容了香君！往常我勸你，對香君不可過份寵容，你說：『我沒個親，沒個眷

，只香君一個！將來養老送終，全靠着她，我不寵她，誰誰？」好啦！好啦！」自搬石頭壓自己的脚，我看你率性好人做到底，代香君去嫁了田漕撫！」貞姑娘「哇」的吐了他一口唾沫，紅紅臉說：「楊老爺！你這

「又說：『萬一稍有些風吹草動，田老爺自會帶着你們遠走高飛！』說到這裏，聽見樓梯口吵聲越來越厲害，不由得皺皺眉頭，催着說：『貞娘！你快換衣服！快換衣服！』貞娘把燭台移到梳妝台上，對着銅鏡，搽脂抹粉，插花貼翠，忽忽忙忙打扮了一會兒，與龍友回香君房裏去。老媽子見貞娘髮髻上插了不少花翠，耳上戴一付珠耳墜，膚色白膩的臉蛋兒，打扮得紅豔嬌嫩，上身穿一件大紅繡花緞襖，下面繫一條大紅石榴裙，像驀地裏年輕了十歲，大喫一驚，問：『貞娘！你怎麼啦？』貞娘紅臉不回答，借了個緣由，把老媽子攆下樓去。躺在床上的香君，看情形也甚爲奇怪，恐怕他們逼她起床，故意裝着傷重睡着，貞娘看了香君一眼，嘆氣說：『楊老爺！我走後，香君一個人留在南京，我怎麼放心得下？』龍友拍拍胸脯說：『你一切未了的事我會替你料理，香君有我照顧，儘可放心！』貞娘遲疑了一會兒，又嘆口氣說：『香君在我身邊是偏強慣了，楊老爺！你看我臉上，要原諒她些！……』說到這裏，突然眼眶一溼，淚兒止不住流下來，龍友怕她哭過一回，又要化時間去搽脂抹粉，發急說：『貞娘！你哭什麼？快與香君交代一聲，下樓上轎去！』香君聽到「上轎去」三字

，大喫一驚，從床上跳起來顛聲問：『媽媽！你哪裏去？』貞娘想說又說不出口，臉漲得紅紅的，向龍友遞了個眼色；龍友說明原委，香君霍地跳下床來，跪在貞娘面前大哭，拉着大紅石榴裙，不肯讓她走。貞娘也捨不得丟下她，娘兒兩個想到這次分別，從此天各一方，後會無期，一時難捨難分，傷心傷肝地哭了一場。哭够了，貞娘把一些未料理的家務交代了香君，千叮萬囑的託龍友多來媚香樓走走，照顧照顧，又說：『楊老爺！上次蘇老爸爸來說，侯相公已由史老爺派到興平伯高老爺軍營裏去，楊老爺千萬替香君傳個信兒，難得香君這樣一片癡心，侯相公是知書達禮的人，諒來不致辜負了她，但願上天保佑，能好事成就，我也可放下一根肚腸！』說到這裏，兩個又哭了起來。龍友做好做歹苦勸，正巧老媽子又上樓來催，龍友叫他絞一把熱手巾，給貞娘揩去淚痕，重新搽脂抹粉，遮一塊大紅綢面帕，帶一隻裝隨身應用什物的梳妝箱子，由老媽子陪着下樓上轎。老媽子見「貞娘」代做新娘，一時驚得呆呆木木，待綵轎抬走，才若有所失地放聲大哭。龍友見轎子抬遠了，心裏也有點茫茫然，上樓叮囑香君把撞壁的事瞞下，甚至連對妥娘，玉京她們都說不得，只說是偶然滑倒跌傷的，

香君知道用意所在，自然沒有不依的道理。龍友見夜已深，肚裏餓得咕咕叫，猛記起今晚還沒喫晚飯，趕忙上轎回家裏去。在轎裏，又禁不住自怨自艾，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唉聲嘆氣地想：「天天忙昏了頭！一年三百五十多天，天天忙昏了頭！」

第二天忽忽忙忙到兵部衙門點卯到到，一切應辦公事暫且擱下，上轎趕到鷓鴣巷馬相府，編了套謊話，把貞娘代嫁的事作了番說明。士英用三百兩銀子買下香君給田仰作小，完全是受大鍼的掇掇，自己並無一定主張，既然有她養母代嫁，又有龍友來說情，也不加深究。龍友見他弟兄答應了，歡喜得了不得，又趕到教坊司衙門，替貞娘除去樂籍，並特別關照，任何人不許騷擾香君，教坊司誤會香君是這位當今內閣首輔令親的「外室」，為討好龍友，滿口答應，教坊司衙門離舊院不遠，龍友又叫轎快抬到烟香樓去。門敲了許久，老媽子來開了門，龍友問香君可在？老媽子回答說：「早晨下姨娘來，雇了兩乘轎，陪香姑娘到城西一個尼姑庵去靜養，庵裏的老師太跟下姨娘相熟，下姨娘說到那兒養傷，安靜得多！」龍友疑心是「香扇墜」故意用些話來推托，不肯相信，說：「香君不在不打緊，我且去坐片刻！」就下轎進門，沿着

鵝卵石甬道往裏走。抬頭一看，果見樓上窗門緊閉着，粉白牆上，映着疏疏落落竹影。老媽子泡出盞熱茶來，龍友耐不得在客廳坐，獨自在庭前徘徊；他見兩株老梧桐葉兒都落盡了，桃樹只積了細瘦的枝幹兒，芭蕉伸着幾片黃褐色的枯葉，也怕冷似的躲在牆角曬太陽；樓上一樣是朱紅欄干，欄干後面一樣襯着粉白牆壁，但一扇門緊閉着，……龍友心頭為一陣莫名的寂寞所襲，止不住地思念着在長江船上，正向淮揚進發的貞娘，忽記起大鍼曾對他說過的話：「田百源是個懼內的……」更深深替貞娘擔心，怕他會在外鄉被活活折磨死。這樣一想，心頭更覺苦惱，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輕輕地嘆了幾口氣。龍友忽然瞥見芭蕉葉上有個白影子，心裏奇怪，過去一瞧，原來是把鏤花象牙柄白綾宮扇，柄上繫着塊琥珀扇墜，上面題着首五絕：

「秦淮橋下水，

舊是六朝月；

烟雨惜繁華，

吹簫夜不歇。」

龍友記得這是去年三月裏，朝宗送香君親筆題的定情扇，這扇最爲香君所寶愛，平日珍藏着不肯示人

的，這番不知怎麼這樣大意，丟在芭蕉叢裏，且扇上已染了幾處猩紅斑漬；忽然，又用拳頭敲敲自己腦蓋，大澈大悟地說：「噢！這是香君的血！香君的血！」一則，龍友是有收藏癖的，他對這扇不免起了覬覦的念頭，心想：「歸德侯方域是復社數一數二的大名士，李香君又另秦淮河上了不得的名妓，這把扇流傳幾百年後，一定可價值連城！」二則，「好好先生」對香君並非沒有「非非之想」，那纖巧秀美的倩影兒，一直深刻在他腦子裏，今見「香君的血」，也覺格外親熱，那裏還捨得放手，看看四面沒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偷偷兒藏進袖子裏，賞了老媽子幾錢茶金，動身要走。龍友剛上轎，老媽子忽然大聲喊起來：「楊老爺！楊老爺！香姑娘一把扇子不見了！這扇是香姑娘命根，她千叮萬囑叫我晒乾血斑後好好收藏，千萬遺失不得！」龍友紅臉，一聲不響；過了好久，急中生智，說：「扇在我這兒！我看沾了血斑可惜，想帶回去添幾片綠葉，畫一幅折枝花桃花，畫成了一定帶回來！」

約過了半個月，到十一月初，香君額上傷已全癒，從城西尼庵回媚香樓來住。果然，一進門便問起那把扇子，聽說已被龍友拿走，大喫一驚，急差老媽子

去找蘇崑生石頭兒，託他立刻問龍友要回。蘇石頭兒傍晚邊才找到龍友，取回扇子，急巴巴到媚香樓來；正巧老媽子向門口的一擔貨郎担買絲線，門闌着，蘇石頭兒沿着鵝卵石甬道，顧自進去，樓上有琵琶聲，香君在唱一齣曲兒，怕打擾了她，放輕脚步，靜悄悄走到樓梯口，側着耳朵細聽。辨出唱的是唐伯虎「南雙調步步嬌」，已到了「好姐姐」那一折：

「……如今瘦添楚腰，悶懣離情懊惱，落花和淚做了，一樣飄，知多少！花堆錦砌猶堪蝶，夢染羅衫痕怎消？隔簾鳥聲隔簾鳥聲把人驚覺，夢回蝴蝶巫山杳。我心中想着，我心中恨着，雲散楚峰高。風去秦樓悄，怕今宵琴瑟，你在何方弄調？撇得我紗窗月曉。別離一旦生芳草，畫棟梁空落燕巢，可惜粧臺空教人自老！」

蘇石頭兒聽到末一句，輕輕嘆了口氣，舉步上樓去。香君聽見樓梯響，脚步沉重，像是個男子，停了琵琶，喫驚地問：「誰？」蘇石頭兒回答：「是我，替你拿扇兒回了！」香君急急奔出來，歡天喜地說：「蘇師父！蘇師父！辛苦了！你！」迎進房裏，斟了盞熱茶，放在通走廊門傍一張八仙桌上；因太陽已落山，撩起繡花茄紫色軟簾，掛在鈎上，使房裏透亮一些

蘇老頭兒見香君穿一件玄色綢棉襖，繫一條貞娘慣常穿的墨綠洋縐裙，衣服顏色素淡，髮髻上沒插珠翠，嫵媚明澈的眼睛，顯得有點暗澹，本來嬌嫩紅潤的臉龐，也少血色，不禁暗暗替她傷心，心想：「一個二十歲的姑娘，沒親沒眷，孤單單住着，難怪憔悴得這般模樣！」喫了口茶誇着說：「香君！你琵琶彈得比前進步了！不過在『別離』且生芳草」，「芳」字上慢了一拍！」香君不好意思地回答：「我剛才胡亂玩弄，沒防蘇師父會來！」又問：「扇呢？」蘇老頭兒從袖裏摸出那把圓圓白綾宮扇，興斗斗說：「楊老爺把你血斑點染成桃花，添了幾片綠葉，神采弈弈，彷彿剛從樹上摘下一般！」香君見血斑已被畫成幅「折枝桃花」，又見上面題着行小字：「崇禎十七年仲冬貴州楊文聰畫於金陵旅次」，心裏暗暗歡喜，仔細觀賞了一會，藏進床傍紅皮箱子裏。蘇老頭兒又喫了口茶，瘦黃臉上顯出陰鬱的神色，摸摸幾縷灰白短髯，說：「香君！我打算離開南京！」香君回過頭來，喫驚地問：「怎麼？」蘇老頭兒嘆了口氣，說：「我輩詞曲方面略懂得點皮毛，平日很蒙詩文壇上一批相公們賞識，現在他們因與東林，復社有關係，怕錦衣衛搜捕，已風流雲散，逃得乾乾淨淨，我很有意思學

「伯牙焚琴」，也不再幹教詞曲這一樁行業！再說，眼前物價天天高，米賣到二兩銀子一担，在南京日子不易過去，不如早早離開，別尋生計好些！三山街蔡益所書坊蔡老圃，很同情我這意思，他說如我決定走，願資助我盤纏！」香君在梳妝台傍一張小方凳上坐下，關心地問：「蔡老圃生意好嗎？」蘇老頭兒苦笑說：「唉！大家天天喫了晚餐愁早餐，誰有閒錢兒買書？再說，如要圖個功名，根本不必讀書，鑽鑽雞鵝巷或庫司坊門路，幾百兩銀子能買個「拔貢」做，二千兩銀子弄得到「中書」銜，甚至文墨不通的，肯出整萬兩銀子立刻可以放翰林！時勢如此，誰願喫「十年寒窗」的苦楚，買「歷科墨程」，「制藝時文」來讀！」說到這裏，蘇老頭兒連連搖頭嘆息，放低聲音說：「朝政操在鷄鵝巷馬相爺、庫司坊阮老爺、誠意伯劉老爺三人手裏，國家存亡，人民死活，丟在腦後，天天忙着排除異己，搜刮民財，國事搞得昏天黑地，一團糟！我不懂萬歲怎麼這等糊塗，不想想他父親老福王從前是怎麼死的！」香君懶得聽下去，問：「蘇師父！北兵的消息怎樣？」蘇老頭兒回答：「滿清陷下濟甯後，就觀望不前，大概見江北紮着四鎮兵馬，所以不敢輕進！我聽街坊上傳說：滿清兵個個肥頭大

腦，背後拖一條豬尾巴，袖上有一對豬蹄子，說起話來，嚙嚙咕咕像鬼叫，打起仗來勇猛無比，漢人碰上他，一刀一個，刀起頭落，比砍菜頭還爽快！性子又殘忍，每到一地，見屋就燒，見人就殺，北方已成了一片血腥世界！」香君緊皺着眉頭，一聲不響，蘇老頭兒大概着了點兒涼，打了幾個噴嚏，隨手放下繡花茄紫色軟簾。香君起身說：「蘇師父！你怕冷，關上門吧！」通走廊的門闔上，房裏更暗了。香君到房門口，喊老媽子點燭上來。蘇老頭兒在暗中，接着說：「南京城裏偏有批糊塗蟲，說滿清兵見屋就燒，見人就殺是謠傳，說他們是幫我們剿流寇的！又說吳三桂降清是假的，說他是「腳踏兩頭船」，滿清封他平西王，朝廷封他薊國公，無非要他從中聯絡，同心協力剿平流寇！」香君嘆了口氣，插上來說：「他們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要待滿清破了南京城，才會清醒過來！」香君記起什麼似的問：「興平伯高總兵的部隊仍駐紮在揚州一帶嗎？」蘇老頭兒回答：「不！聽說已調到河南歸德府守黃河河防，侯相公在高老爺帳下做參軍，大約也跟着同走了！」又說：「高老爺部隊本來不會這麼快北調，四鎮爲搶奪揚州防地起了內鬨，二劉一黃合拚高老爺一個，高老爺抵擋不住，接受

史老相爺調解，才撤兵回河南去！」這時，老媽子已點了枝紅蠟燭，捧着個高脚葵花錫燭台上來，把燭台放在八仙桌上，一壁愁眉苦臉說：「蘇師父！我剛才買了幾束絲線，價錢貴得嚇煞人！」蘇老頭兒回答：「米賣到二兩銀子一担，自然百物都貴！往年米只賣三四錢銀子一担，眼前漲到二兩，難怪大家會喫了晚餐愁早餐，憂着活不下去！」又問：「你兒子會寄點零用錢給你嗎？」老媽子嘴巴一嘟，生氣似的說：「他在營裏喫餉，只支六斗米口糧，領四錢銀子鹽菜錢，現在百物都貴，「喫過用過，贖個屁股」，已算萬幸，還會寄錢我用？……」香君討厭她嘮叨，把她攆下樓去，又起身關了窗門，替蘇老頭兒換了盞熱茶。蘇老頭兒喫了幾口茶，說：「香君！我在南京的確不想再就留，現在遲疑不決的是，有兩條路可走，不知走那一條？一條路是到武昌去！」香君打斷他的話，驚異地問：「怎麼到武昌去？」蘇老頭兒笑笑說，「你還記得以前常在長吟閣說書的柳麻子嗎？」香君回答說：「怎麼不記得！去年他替侯相公到甯南侯軍營投書，以後一直沒有回來！」蘇老頭兒又笑笑說：「老柳已做官兒了！聽說極得甯南侯信任，有什麼機要大事，常跟他商量；柳麻子在南京時，我跟他最熟

兩個像穿夾腳褲一樣，進進出出總在一塊兒，他既做了官兒，我想投奔他去，弄碗現成白米飯喫！」香君笑了笑，嘲弄似的說：「湖廣正鬧着飢荒，人已餓死了不知多少，你還想白米飯喫！」蘇老頭兒回答：

「餓死的是老百姓，做官兒帶大兵的那愁沒白米飯喫？遠的不看最近的吧；我們喫了晚餐愁早餐，家家戶戶憂着難過日子；但鷄鵝巷馬相爺、庫司坊阮老爺、

誠政伯劉老爺他們，聽說天天日進斗金，金銀財寶已可堆成山了！」蘇老頭兒又說：「第二條路是回河南家鄉去，北方雖兵荒馬亂，眼看南方也沒太平日子過，要死倒不如死在家鄉好些！」說到這裏，略停了停

，留幾縷灰白短髯的瘦黃臉上，映着燭光，神色顯得極是陰鬱，接着說：「回北方去，可找到侯相公，替你傳個信兒。貞娘走後，我一直掛着根肚腸，總覺得你孤單單住在南京，不甚方便！」香君低垂着頭

，不說什麼，房裏靜悄悄的，從窗外傳來一陣陣風打竹葉的聲音。蘇老頭兒喫了夜飯，以懷舊的心情，陪香君談了些貞娘、朝宗、定生、次尼、太冲等人的瑣事，見夜已深，才點起盞燈籠走了。香君因蘇教習願

替她到北方傳個信兒，觸動了心事，一夜睡不着，剛合上眼，一個熟悉不過的臉影就浮現眼前：白淨臉皮

，烏亮眼睛，高長的個子，穿着百幅流雲滿繡金的淺藍直裰，白綢子裏衣，烏緞皂靴，……她想起朝宗自去年十月裏，遭阮大鍼構陷，倉惶出走，隨史閣部往揚州後，已分別了一年多。這一年中，自己兩次拒嫁

田仰，受了多少辛酸折磨，他却像沒事兒一般，沒正正式式來過一封信，安慰過一兩句話；現在貞娘又走了，孤單單留在南京，以後日子怎麼過得？這樣一想

，禁不得一陣陣心酸，在枕上傷心地哭。哭够了，回頭仔細想想，又覺得哭得好笑，心想：「侯相公在軍中征務倥傯，那有閒工夫替你寫書信？况且，男子漢大丈夫，原該有幾分剛烈，愛在女人裙邊黏黏貼貼，

才是沒出息！」這樣一想，心境漸漸平甯，吹滅燭火睡去。醒來時，老媽子早端了洗臉水來；梳洗剛完畢，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接着是「呀」的一聲開門

聲，香君掀起繡花荔枝紅窗簾一望，見是安娘，喜歡得什麼似的喊：「安姐姐！安姐姐！」安娘正在鵝卵石甬道上走，抬頭笑了笑，笑得很勉強，臉上有掩飾不住的愁容。安娘長香君一歲，打扮得漂亮，看上去彷彿比香君年輕，穿天藍色繡花緞襖，繫一條大紅洋

縷裙，她上樓後見香君哭得眼泡腫腫的，皺皺眉問：「怎麼又哭了？」又仔細察看了額角，見沒留傷痕，

復替她高興，問長問短的探聽了些鹿裏的情形，香君問起玉京怎麼沒來？安娘突然臉容轉色，呆呆地瞪視着香君。過了一會兒，嘆口氣說：「我正爲玉京的事來找你，想和你一同勸去！」香君問什麼事？安娘說：「庫司坊阮老爺幾天前把他自著的傳奇『燕子箋』獻進宮裏，萬歲爺看了歡喜，傳旨選最佳優角扮演，一些侍奉大監說，內宮沒好優角，命教坊司在我們頭上圈選，結果我和玉京都被選在裏面。本來也有你的份兒，幸而在鹿裏受傷，又有楊老爺替你撐腰，才便宜了你！」香君發急問：「進了宮以後還可出來嗎？」安娘哪要嘴懶說：「出來？進了宮，這一生世休想再出來了！」香君嚇得臉色發白，抱住安娘，緊拉着她的天藍色繡花緞襖的衣袖，激動地說：「安姐姐！你們千萬不要進宮！」安娘笑笑說：「看你嚇得這般模樣！我們當然不會進宮，宮裏只有闖了的貨，誰到了裏面，一生一世倒了霉，昨天我奔奔波波跑了一天，託了禮部尙書錢老爺，又懇楊老爺轉託忻城伯、誠意伯向司禮監韓老公公求情，大概可以不成問題；只是玉京這佛婆子想不穿，她沒找人求情，打算偷偷溜走，到棲霞山削髮做尼姑去！」香君沉着臉，嘆口氣說：「這種丘荒馬亂年頭，伴伴青燈木魚，圖個耳

根清淨，倒也是個了結！」安娘白了她一眼，罵着說：「呸！你信那佛婆子的鬼話！風月場中混過半輩子的人，做了尼姑不偷漢，我才不信！」說着，黑眉微一揚，靈活的眼珠兒一轉，發出陣「格格格」的清脆的笑聲，催香君趕快換一身衣服，同到煖翠樓玉京家去。香君對着銅鏡略理了理髮，怕屋外風冷，加穿了一件橄欖青菱花緞裙，與安娘一同下樓去。煖翠樓離香樓不過隔十多間屋，一樣是黑漆雙門，亮閃閃銅環，安娘輕輕扣了幾下銅環，立刻有保兒開門出來，安娘問玉京可在？保兒回答說：「卞姨清早晨鎖了房門，帶柔柔出去，不知喫了飯不會回？」香君說：「既鎖了房門，我們走吧！」安娘不肯依，說：「我倒不甘心跑縮冤枉路，且坐片刻，待她回來，罰他賠一頓酒飯我們喫！」於是兩個在客廳等。那客廳天井狹小，光線不甚透亮，却收拾得整潔，佈置也樸素：兩邊一排几椅，中間兩張八仙桌，中堂掛着幅「雙牛千的『樵趣圖』」，對聯不知誰的手蹟，寫着：「閒翻貝葉添新藏，自剪芭蕉寫佛經。」「樵趣圖」下供着尊白磁觀音。兩個等到過午，不見玉京回來，悻悻然各返家去；到傍晚邊，香君差老媽子去問訊，見煖翠樓一些保兒、老媽子，正爲不見主人回來，慌得

手忙脚亂。第二天，玉京仍沒消息，大家料定她怕被徵入宮，已私自潛逃，當即由里甲稟報了教坊司，教坊司大怒，抄沒玉京家產，並備文咨請歷天府緝拿；過了三四天，應天府差役查明玉京確在離南京四十多里棲霞山葆真庵削髮爲尼，才了結這一段公案。而安娘終於在十一月中旬被徵入宮，樂戶籍上除了名，補入宮娥的名冊，扮演「燕子箋」裏的旦角鄭飛雲。安娘在宮裏住了半個月，所見到的男子，除了皇帝都是些闊過了的貨，其他唯一不曾闊過的，只有個「燕子箋」作者兵部右侍郎阮大鍼，他經弘光帝特准，允許官服入宮參與排戲。

大鍼在宮裏忙着排演「燕子箋」的當兒，北方的消息却越來越惡劣。原來滿清自從借著「代剝流寇」名目，連陷山西數十名城，席捲豫北，深入山東後，打定了「一統中原」的基礎，早已斷絕跟南方議和的主意，所以對弘光帝所派使臣非常怠慢。使清大臣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左懋第，與副使左都督陳洪範兩個，攜銀十萬兩，緞絹萬匹，帶親兵三千，七月初五日離開南京，行近山東清兵駐紮地界，降清山東巡撫方大猷以「要討攝政王回旨」作藉口，不許他們前進，就留了好久，攝政王多爾袞「回旨」來了：「明使

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備盤費，左懋第、陳洪範等止許百人進京，其餘俱留置靜海。」懋第知道議和無望，但既已來了，只好硬着頭皮前進。九月十八日經德州，二十六日到靜海，那時滿清的天津巡撫駱養性，是明朝故官，曾任錦衣帥，且跟懋第是相熟的，暗下以酒食招待，不料被多爾袞偵知，把駱養性削職逮問；降清的崇禎舊臣，受這一打擊，從此大家躲得遠遠的，再沒有人敢與懋第等通消息。十月十二日到北京，多爾袞下令命懋第等宿在「四館」，以屬國禮進見，懋第氣得「一佛昇天，二佛出世」，心想：「我中國是泱泱大邦，這種屈辱怎麼受得？」堅持不從，多爾袞才改令宿住「鴻臚寺」。懋第離南京時，高弘圖、姜曰廣、馬士英等閣臣議定的滿清撤兵條款是：一，割山海關以外地與清，二，每年送滿清「歲幣」增至白銀十萬兩等四項，這時不便擅改，於送國書時照樣提出；多爾袞却把撤兵條款「原璧奉趙」，並傳「旨」吩咐說：

「我朝開闢賊國，手毒君親，念與中國爲累世之夙好，故不惜征綽之勞，爰修蠶絲，代興復仇之師。既驅流寇，撫定燕都，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一切悉如典禮；明已淪亡，國家不

可一日無主，我大清順治皇帝乃應天承運，五月十五日於燕都正式登皇帝位。何物弘光？敢擅在南方竊據稱帝，所提撤兵條款，更屬荒謬不經，着該使速即南回，曉諭弘光知道，此旨。」

懋第一方面忙着爭「名分」，爭「正統」，一方面偷偷派人南回，把「和議絕望」消息，分別以文書呈報在揚州督師的史可法，與南京內閣首輔馬士英。史閣部接到文書，大哭一場，另修了一道「偏安必不可保」奏本，火速送到南京。馬士英在十一月底的一個傍晚，接到左懋第從北方寄來呈報「和議絕望」文書，又讀了史閣部論「偏安必不可保」奏本，如晴天霹靂，一時慌了手脚，獨個兒坐在書廳裏發默。他深知龍友所担心的「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局面已經形成，滿清是比流寇更易對付的一支勁敵，當真和議絕望，前途的危險不堪想像，……他越往深處想，越覺得形勢已萬分嚴重，禁不得混身發了陣寒慄，從頭一直冷到腳底。十一月的日子是短的，天很快就夜下了，小廝點了枝大紅巨燭，捧盞雕着雙龍搶珠的銀燭台進來，放在書廳當中一張紫檀木大理石桌上；士英不想用晚餐，獨自垂了門口的暖簾，默默地坐在一張鋪虎皮的紫檀木椅子裏。燭光像往日一樣的亮閃

閃地照着書廳，也像往日一樣的照着這位戴荔枝紅便帽，穿荔枝紅便服的南朝叱咤風雲的一世人物，但士英却覺一切都變了，他覺到眼前是一團漆黑，在他的幻想裏：流寇，左良玉，滿州韃子，無一不是青臉夜叉，史可法，姜曰廣，高弘圖，劉宗周，黃澗，……個個都是鬼神惡煞，伺伏在四週，有的假裝正經地挑剔錯處，有的幸災樂禍地一傍揶笑，有的明目張胆地想搶他的盤，……他長久地傷感地凝視着上首所掛自己親筆書寫的一付對聯：「閒居足以養志，至樂莫如讀書」，深深嘆了口氣。不久，大鍼得到消息，趕來了，他戴一頂闊大烏紗，穿一件素白蟒袍，在冬天本來不必穿素白蟒袍，意思是「不忘舊主」，替崇禎先帝服孝，所以一直穿着。一進書廳，士英把左懋第寄來「和議絕望」文書和史閣部論「偏安必不可保」奏本，他看，大鍼粗粗看了一遍，隨手丟下，輕描淡寫說：「蘿石的文書和史可法的奏本同時到，這可怪了！我看也許老史那矮黑子又在玩什麼鬼花樣，故意渲染局面嚴重，騙四鎮部隊北上，讓左良玉來奪取這一座南京城！」士英搖頭說：「我不信蘿石跟史道隣會有勾結！蘿石雖算不得我心腹，他平素跟東林、復社中人也少往來！」大鍼轉着一對骨溜溜眼睛，摸摸一

蓬朧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笑笑說：「不瞞老師相，這世界上「知人知面不知心」，「脚踏兩頭船」的傢伙多着！不像我，爽朗硬直！跟東林做死對頭，二十年如一日！他們恨不得喫我肉，我也巴不得寢他們皮！」又說：「老史那矮黑子一晌做慣了東林、復社」擠箭牌一，今見兩鍾、雷楨祚下錦衣衛獄，吳應箕遭懸賞通緝，其餘一些狐羣狗黨，被捕的被捕，出亡的出亡，那矮黑子嘴裏雖不講，心裏一定恨老師相入骨髓，所以他的話萬萬信不得！他說：「和議斷斷難成」我們不如信「和議確有希望」！」士英滿高興地問：「照你說來，跟滿清還講得成和？」大鈺回答：「怎麼會講不成？如不是左羅石故意渲染局面嚴重，一定是多爾袞想在撤兵條件中佔些便宜，「欲擒故縱」，以阻絕議和來威脅；或者因與流寇在山西、河南作戰，折損了兵員，實力不夠，無法南侵，故意虛張聲勢，以便在和議條款中多得些好處。所以我說：和議一定可成！像南北朝那樣，還可過幾百年太平日子！老師相仍可一品當朝，享受榮華富貴，舒舒服服過一輩子！」說到這裏，濃眉胖鼻的方臉上，露出詭媚的相兒，翹起大拇指，「格格」地笑。士英覺得「褲子襠裏」太會打如意算盤，皺皺眉問：「萬一講不

成和怎麼辦？」大鈺回答：「不！不！一定能講得成！我們肯多喫些虧，多割幾千里地國土，那有講不成的道理？」士英釘視了他一眼，唇紫色臉上沒一絲笑容，傲然地嚙起兩片嘴唇，不樂意地說：「這樣一來，我馬士英要受够天下後世唾罵了！」大鈺接口回答：「不會！不會！天下人眼睛是雪亮的！只有那些不明是非，不辨黑白的，才會錯怪到老師相頭上！老師相老成謀國，大公無私，誰不敬仰！南朝能留得江南半壁江山，全仗老師相的功勞！老師相絲毫沒有錯！錯錯在東林、復社他們，不該喪心病狂，拆老師相台脚！錯錯在遼東野種左良玉，不該屯三十萬大軍在武昌，不聽老師相調遣！所以我說：抵禦北兵固然要緊，防備西兵更加要緊！跟滿清可以和平，跟左良玉決不能和！再放肆說一句：我們跟滿清本無深仇大恨，萬一不對勁，可「見風駛帆」；左良玉可不同，他是東林巨頭侯恂提拔起來的，收在他手裏，不但我們辛辛苦苦掙下的家財會被抄沒乾淨，連扁胛上的幾顆腦袋都難保全！所以我說：抵禦北兵固然要緊，防備西兵更加要緊！跟滿清可以和平，且一定要和，跟左良玉決不能和！」士英聽了他一大篇高談闊論，覺得確有幾分道理，問：「依你說該怎麼辦？」大鈺回答

：「依我說：目下當務之急，是沿長江築城堡防西兵，燕子磯是南京門戶，更該築得牢固！」士英皺皺眉說：「這樣一來，東林、復社又有好口舌借了！按春秋大義，必須嚴夷夏之防，左良玉雖跋扈囂張，畢竟是中國人，滿清雖跟我們無深仇大恨，總究是外國人，不沿河佈防禦北兵，却沿江築城防西兵，東林、復社以春秋大義來責難我們，拿什麼話去回答？」大鍼對着燭光，有意無意地笑了笑，濃眉胖鼻的方臉上，露出滿不在乎的神氣，說：「老師相太厚道了些！春秋大義是死的，我們一張嘴巴是活的，我們可把滿清解釋爲「夷」，也可把東林、復社中人解釋爲「夷」！這世界原是只問成敗，不問是非，誰成功了，誰有理！誰失敗了，誰無理！所以不幹大事則已，要幹大事業，第一須心腸兇狠，第二須手段兇辣，只問對我們是利多還是害多？根本不必管什麼中國、外國！」士英從鋪虎皮的紫檀木椅子裏抬起身來，拿燭鉗夾去大紅巨燭焦黑燭蕊，一壁釘視了大鍼一眼，笑罵說：「個老！你心眼上有千百個竅！怪不得誠意伯、忻城伯兩位背後罵你是老刁！」又問：「上次你說，對高、姜、劉已仔細派人偵察了，不知怎麼個回音？」大鍼見士英誇贊他，更加得意，回答說：「高弘圖落

落在山陰縣境一個荒寺裏，當地縉紳雖有去訪謁的，他已絕口不談國事，活得還安分！劉宗周那老賊素來偏強，現在也洩了氣，在杭州辦「證人書院」專門傳習王陽明學說，對國事屁都不敢放一個！只有姜白廣回江西新建縣原籍後不安分，我已派人警告，如再不聽，打算送掉他一條老命！」又說：「對付東林和幫東林說話的傀儡容易，想把復社小子們一網打盡可難了！復社社友分佈大江南北的，至少也有三四千人，但假復社却下一二萬人，真假難分，實在不易搜捕！」士英問怎麼會有這麼多「假復社」？大鍼回答說：「這是崇禎朝士風敗壞種下的根！」一些三家村秀才們，以加入復社爲榮耀，明明不曾入復社，也舉起「復社」旗幟，假冒社中人，張燈結綵，大會文友，議論國事，已成了種風氣，現在假的固然賴得乾乾淨淨的，……士英不待講完，接上來說：「要緊的是不讓幾個頭兒腦兒漏了網！」大鍼抓抓鬚鬚大烏紗的後腦蓋，皺皺眉說：「正爲這事傷腦筋！吳應箕那窮老秀才不知逃到那裏去，黃宗羲回浙江後行蹤不明，陳貞慧有朝裏不少官員替他討情，侯方城在興平伯高傑帳下做參軍，要逮捕他，恐「投鼠忌器」，惱怒

了高傑！」士英懶得再聽下去，搖手止住了他，問了些：左懋第文書裏所說滿清傲慢無理，辱罵南朝等事如何在福王面前遮瞞？沿江築城堡防左兵經費如何籌募？……大鍼一一替他策劃妥當，到二更天氣，才告辭回去。

第二天，士英請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司禮太監韓贊周、秉筆太監盧九德、禮部尚書錢牧齋、兵部侍郎阮大鍼、兵部主事楊龍友等南京城裏第一流頭要，在鷓鴣巷相府開了個機要會議，討論禦北兵與防西兵的事，誠意伯、忻城伯和韓、盧兩位內相聽大鍼搖頭幌腦說着一片大道理，士英在傍左顧右盼，臉上露出甚是樂意的樣子，知道大鍼的主張，事前早徵得了「內閣首輔」同意，於是異口同聲說：「圓老的話一點兒都不錯！事實確是如此，抵禦北兵固然要緊，防備西兵更加要緊！跟滿清可以和，跟左良玉決決不能和！」牧齋見北事已緊急到這般地步，不沿黃河佈防抵禦滿州鞋子，倒有開工夫沿江築城堡防左良玉，心裏不禁惱恨着大鍼；本想提出反對的意見，轉而一想：「『褲子襠裏阮』是個不好惹的辣貨，不如裝聾作啞更便宜些！」這六十三歲的老人，眼皮上有點浮腫的白條條的臉上，裝出在沈思的模樣，顯自低

着頭，摸摸花白鬚鬚，一聲不響。龍友聽了大鍼一席話，氣得臉色發黃，他自知官卑職低，裙帶上沾點光，才充個「陪末座」的角色，即使提出反對的意見，也是「黃胖挑担，白費氣力」，於是不住向牧齋遞眼色，想牧齋挺身而出來講幾句；牧齋裝做沒看見，龍友心裏更急，在桌下猛力踢他的脚，牧齋把脚縮了回去，龍友更忍不住，鼓一鼓勇氣，起身向士英作個大揖，說：「瑤草兄！我有幾句不中聽的話！」說着，回頭瞧了大鍼一眼，大鍼一對骨溜溜眼睛正釘視着他，眼光碰個正着，兩個不好意思地勉強笑了笑。龍友說：「瑤草兄！我的意見跟圓老略有些不同！我說左良玉跋扈驕張，這固然使人不易忍受；但滿清在北京竊據稱帝，自命「正統」，口口聲聲「弘光何物」，勒令我大明使臣宿在「四夷館」，這難道忍受得？按照春秋大義，……士英白了他一眼，打斷龍友的話，搖搖手不樂意地說：「你不必談什麼春秋不春秋！我和圓老兩榜進士出身，書讀得比你多！」龍友碰了個釘子，有點氣餒，轉而一想：「我跟他夫妻舅妹夫，嫡嫡親親戚，怕怎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接下去說：「左良玉目中無朝廷，在武昌擁兵自重，爲防不測之禍，沿江築城堡確是緊要的；但現在清兵奪下山西數

十名城，席捲豫北，深入山東，南朝亟亟難保，這種緊要關頭，不與左良玉取得聯絡共保中國，偏沿江築城，引起他的猜疑，實是個下策！」說到這裏，士英和大鏡兩個臉孔已經變色，忻城伯在傍不住向他遞眼色，牧齋慌慌張張拉他抱角，誠意伯伸懶腰打呵欠，韓太監，盧太監若無其事的談着宮裏一些瑣瑣屑屑的小事，龍友見沒一個人願意聽他，心裏更怒，不顧一切往下說：「左良玉雖然跋扈意張，倒並非完全不可理喻！過去楊嗣昌以閣部監師，九次要調遣他，九次置之不理，後來朝廷把楊嗣昌撤換，他感激崇禎對他的器重，拚命出力，恢復了湖廣幾千里地失土，這是一。第二，左良玉雖然行伍出身，沒有讀過聖賢書，倒也知道顧全大局，我聽人說：自周繼，雷縉祚下獄，高、姜、劉攢紗帽離開南京，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曾一再惹他，以三十萬大軍作後盾，對國是提出強硬主張，他始終不肯依從，賊口不言，這是二。第三，左良玉談不上是什麼心腹大患，以前常在秦淮河上長吟閑說書的柳麻子，居然在他那兒紅得發紫，成爲可左右大局的重要幕僚，從這點可看出左良玉的不善用人，和帳下人才寥落，將來那裏成得了大事業！」士英的鬚紫色臉上，緊繃繃地露出極不愉快的神

色，仰着頭，傲然地響起兩片嘴唇；待龍友說完，輕蔑地釘視了他一眼，惡聲惡氣說：「妹丈！我不客氣講一句！找秦淮河上餓子，你比我們能幹！對國家大事出主張，你不如不開口！」龍友沒防衆人面前，會被不留情面搶白一頓，羞得滿臉通紅，心裏恨恨地想：「狗咬呂洞賓，不。好人心！」看你把內閣首輔交椅坐得穩幾時？」散會後，牧齋知道龍友受了委屈，陪同回桃葉河房坐，並勸解說：「龍友兄！馬老相國脾氣難道你還沒摸熟？他有個成見：自己所說的什麼都是對的，自己所做的沒一樁是錯的！圓老的一番主張，明明是他們昨晚預先商量好了才提出，何苦跟他們抬槓子？你一晌主張做人只好一隻眼睛開開，一隻眼睛閉閉，主張難得糊塗，怎麼緊要關頭又認起真來！」龍友的細眼小鼻的長臉上，滿是愁容，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嘆氣說：「『樹倒猢猻散』的日子近了！我看『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不如早早捲鋪蓋回貴州老家去！」

沿長江築城備防左兵的事，經鷄鵝巷馬相府機要會議中取得一致同意後，弘光帝自然沒有不依從的道理，當即傳旨沿江各州縣，按照兵部頒下圖樣，限期完成。這旨意一下，苦够了沿江各州縣老百姓，十二

月的冰凍天氣，由里甲長率領着，從百十里路外趕來，自備口糧柴火，自帶鋤頭、鐵鉞，穿着單薄衣衫或七穿八洞的破棉襖，到長江岸邊吹着刺骨的江風做苦工，那時從九江、安慶、蕪湖一直到南京，這種不化錢「徵」來的苦工，差不多有十廿萬人。消息傳到武昌，把個左良玉幾乎活活氣死，從此對兵部下來文書，更加不睬不理，對馬士英、阮大鹹兩個，更加恨入骨髓；南京與武昌兩方面，軍事形勢上也儼然成了敵國，各派重兵駐紮長江口岸嚴密防備不算，凡武昌到長江下流有商賈行旅往來，一律經過檢查，有符劄證件的才肯放行。龍友眼看馬、阮跟左良玉之間猜忌一天比一天加深，對立一天比一天尖銳，知道「閹豬之爭」無法避免，大明朝一座江山，很快會完結；因此

心灰意懶，對朝政不甚理會，除了往兵部衙門「點卯」，「劃到」，其他便在「畫石園」無事忙，做好好先生「三件事上消磨日子。這樣過了一個多月，到第二年，弘光元年正月初八傍晚，龍友從牧齋家喫酒回來，見秦淮河上一批清客：張卯官、張奎官、錢仲文、丁繼之、張燕筑等急巴巴待着，龍友平日跟他們是混熟了，不好意思不延見，叫小廝傳出話去，請他們來客廳坐，那知張卯官等一進客廳，就氣急敗壞地叩頭說：「楊老爺！楊老爺！救救香君一條命！」龍友問怎麼一回事？張卯官、張奎官、錢仲文、丁繼之、張燕筑幾個人，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回答不出一句話。

第二十六回 蘇崑生北行訪朝宗

原來白天大鹹在石巢園宴請士英，忽地異想天開，派人逼着香君來侍宴，結果香君當着堂堂內閣首輔的面，給顧明譏暗嘲，因此激怒了大鹹，被鎖禁在石巢園裏。張卯官等得到這消息，怕香君性命不保，特來央龍友去求情。經張卯官等一說，龍友如晴天一個

霹靂，又羞憤又氣惱，他想：「南京城裏誰不知李香君是我楊龍友撐的腰！鬍子明知「香扇墜」脾氣古怪，且她絕腳官紳應酬場所，已一年多，偏要無風起浪，逼她去侍宴，這還不是故意招惹是非，想借個題目恥辱她一頓！恥辱香君是小事，外面傳揚開去，我楊

龍友臉上也不好看！」龍友一方面恨着「褲子襠裏阮」，另一方面更把香君恨入骨髓，心想：「這小婊子真是個浪娘教養的！南京城裏，那怕二品大員，在「馬老相國」面前，畏畏縮縮，像耗子見了貓，身子都矮了一尺！我楊龍友跟他平輩至親，也得「喫耳光，陪笑臉」，忍受忍受委屈！這小婊子當着他的面，居然出言不恭，實在太無法無天！」所以無論張卯官等怎樣求着，龍友總是不肯答應。最後，串戲的丁繼之說：「楊老爺！你是菩薩心腸，素來有求必應！今晚無論如何要賞我們個臉，救救香君一條命！」張卯官插上來說：「楊老爺菩薩轉世，心腸最軟！」張奎官應聲說：「所以我們只能求楊老爺！楊老爺對別人的事尚肯作「好好先生」，香君的事，自然更不會堆托！」龍友經不得這個說，那個求，終於答應下來，立刻坐轎到庫司坊去，對大鍼打恭作揖，說盡好話，陪盡笑臉，才救出香君。第二天，親自去拜訪教坊司，發了頓牢騷，聲明「香扇墜」的事，他從此不聞不問；教坊司見香君已沒人替她撐腰，就補了圈選秦淮歌妓入宮的缺額，當天封了媚香樓，把她在樂戶籍上除了名。香君那裏甘心以「白頭宮娥」終老，又想到這次進宮後，這一生世休想再有與侯相公見面的日子，

哭得死去活來；但強不過一班教坊司的衙役，拉的拉，扯的扯，終於被押進皇宮裏。

香君被徵入宮的當兒，詞曲教習蘇崑生老頭兒正在宿遷往徐州的旱道上大風雪中奔走著，一心巴望能在歸德與平伯高傑軍營裏找到侯公子。他於去年十二月初十日離開南京，本打算往武昌投奔柳敬亭，因形勢激變，中途改換主意，決定回河南故鄉去。他答應香君順便到與平伯高傑軍營裏找侯朝宗，替她寄個信兒，臨走那天，特地到媚香樓討書信，香君因千言萬語，一時無從寫起，只託他帶去一把朝宗定情時贈送的鑲花象牙柄白綾宮扇，那扇上繫有一塊朝宗心愛的琥珀扇墜，有一首朝宗親筆題寫的五絕，又有以香君的血，由龍友渲染畫成的一幅「折枝桃花」，她希望朝宗能「睹物思人」，帶回個音訊來。蘇老頭兒去年十二月初十日離開南京，照理早該到了歸德，但在兵荒馬亂的年頭，一切事顛倒倒的多，路上不是碰着兵，便是遇到匪，着實受了番委屈。離開南京的第二天，船過儀徵，便被一艘巡江的哨船截住，哨船上坐着三五十條大漢，一個個執着亮閃閃鋼刀，殺氣騰騰的把船喝住，船老大認識他們是靖南侯黃得功部下兵丁，連名兒姓兒都叫得出來，他們偏賴着督師衙門

的眼，說是奉史閣部史大老爺命令來查訪奸逆的，強要跳過船來，搜查行李，看有沒有暗藏軍器？船上的第一批搭客老出門的多，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這一搜查隨身所帶盤纏銀子會一籠腦兒遭了殃，於是央船老大過去懇情，願意全船搭客大家併湊湊集十兩銀子作孝敬，免了搜查，讓船兒放行。船老大跳過船去，堆着滿臉笑容，向坐在船頭一個獨隻眼、鬍鬚臉皮把總模樣的大漢，一連叩了幾個響頭，「大爺長」，「大爺短」，恭維了一陣，又轉身跟一個相熟的哨兵咬耳朵「講斤頭」。那哨兵起先皺皺眉，又着手不理不睬，後來船老大忍痛用兩枚手指劃了個「十」字，才答應了，過去向「獨隻眼把總」嘵嘵咕咕講了幾句。獨隻眼突然跳了起來，滿臉怒容，「左右開弓」打了船老大兩個耳光，罵着說：「你這老賊好大的狗胆！我們來查奸逆，不是來討孝敬的！天下人誰不知道史閣部老爺爲官最清正，從不許他部下在外面胡作亂爲，這這老賊敢，……敢，……」兩個「敢」字下，又清清脆脆賞了兩記耳光，蘇老頭兒隔船看得清楚，嚇得身子發抖，哭喪着臉說：「這一下子可糟了！這一下子可糟了！……」傍邊一個搭客若無其事地說：「老爸！你急什麼！『有錢可使鬼推磨』，沒什麼

了不得！」又一個搭客說：「多燒點錫箔灰，就會天下太平！」果然，船老大又跟相熟的哨兵「講斤頭」，那哨兵又皺皺眉，又着手不理不睬，後來船老大不知做了怎麼一個手勢，終於「天下太平」了，捧着紅腫的臉袋，興斗斗的跳回船來，歡天喜地說：「成了！成了！只消十五兩！」於是全船搭客大家三十三一攤派「孝敬」，蘇老頭兒人老實，一個人出了兩份銀子。哨兵開走後，船老大手忙脚亂張起風帆，趁着陣陣刮來的猛烈北風，想起到瓜州渡宿夜。船上一夥搭客們不明不白被敲去了一票「買路錢」，心有不甘，大家聚在艙裏發牢騷，一個說：「這是什麼世界！巡江的哨兵，却幹不化本錢的買賣！」一個說：「有什麼幹不得？他們是『隨身三百畝』，枉若菩薩背在身上走的！」又一個說：「其實也難怪！眼前百物昂貴，他們支六斗米口糧，領四錢銀子鹽菜錢，一家妻兒老小每天喝兩頓粥湯都不够，不在外面胡天胡帝撈幾票，拿什麼來混日子？」另一個忿忿不平地說：「照你說來，他們打劫我們還是『天公地道』的！他們打劫我們，我們打劫誰去？到處是土匪，到處是大兵，難道我們老百姓真是羣「節底鴨」，該受這個欺，那個踏的？」又一個嘆氣說：「他們欺你踏你，不

叫你腦袋搬家，還是你五百年前修的福！不然，「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那兒訴冤去？」又一個插上來說：「兵多匪多倒也罷了，最傷腦筋的是官兒多，我唱首江南流行的民謠大家聽聽！」那人不管別人是不是願以聽，抹一抹嘴巴唱道：

「中書隨地有，

都督滿街走；

監紀多如羊，

職方賤如狗。

蔭起千年慶，

拔貢一星首；

掃盡江南錢，

填塞馬家口。」

這首民謠是大家聽熟了，想到平日遭官府欺負所受的苦楚，好像永遠聽不厭，一遍有一遍的回味，一遍有一遍的辛酸，所以在唱的時候，整個船沒一點聲息，大家攥住呼吸，低着頭聽；船外正刮着猛烈的北風，水浪在船底汨汨響着，那風聲、浪聲，聽來怪淒涼似的。蘇老頭一直默默不語，聽這個說，那個說，引起一肚子感慨，這時更萬愁齊來，想起戰爭中殘破零落的田園，想起幾年來消息杳然的家人，想起香

君在南京也許會遭人欺負，又擔心自己可能未找到侯公子前在兵荒馬亂的旅途中死去，這樣一想，制止不住地傷感起來，留灰白短髯的瘦黃臉上露出悽愴頹喪的神色。

蘇老頭兒十二月十三日到揚州，投了旅店，順便到處探聽嫁田仰作小的貞娘情形。田仰以淮揚巡撫兼着漕撫的肥缺，且又是馬士英鄉親，在揚州了不得的顯赫，史可法的督師衙門冷落得「門可羅雀」，田仰的淮揚巡撫衙門，却天天賓客成羣，車馬不絕，江北、山東一帶，想在南京買監紀、職方、中書、拔貢等官兒做的，都得走別號「漁樵山人」的田仰這一條路子，淮揚兩府官民在大理院、刑部或錦衣衛犯案，想厚送賄賂減刑，也得走田仰這一條路子，所以淮揚巡撫衙門的熱鬧，可想而知。蘇崑生是個窮老頭兒，沒銀子打點，一些勢利門斗那會睬他，在揚州就留了三天，仍進不了田仰家的門，見不到貞娘的面；後來仔細一探聽，才知個中別有一段情節，氣得蘇老頭兒牙疼癢地，恨不得咬田仰一口肉。原來田仰大爺，最是悍潑，她見貞娘雖年過三十，却長得豐腴白膩，像花朵樣兒的嬌美，一雙眼睛閃閃不定，極會挑逗人，又是在秦淮河邊混過半輩子的，制衡男子法門，那一樁

不知道？聲色場中極有閱歷的楊龍友，尙且對她服服貼貼，無話不聽，無事不依，田仰這老頭兒一生在鑽營權門奔走宦途上面消磨，整日價忙於「吹、拍、擠、踏」，忙於「銅錢眼上翻筋斗」，且又多病多痛，與女人有關的風流韻事，很少有他的份兒；五月間爲娶香君作小，碰了一鼻子灰，更減少了這一門的興緻，如今竟意外的得到這一個美婦人，自然把她寵愛得連命根兒都不要了。那大婦起初礙着「馬老相國」情面，不敢干涉，後來實在醋性難過，趁田仰出外的時候，把她打得死去活來，賞與一個親兵作妻室；田仰事後一肚子不高興，但「生米已煮成熟飯」，沒法奈何，順水推舟賞了親兵幾兩銀子作盤纏，遣他們過黃河北上混生計，並斬鐵截釘的說：「你們逗留在南方，我臉上不好看，所以千萬不許回來，如回南方來一定砍你們腦袋！」同時把這消息瞞得鐵桶似的緊，不讓外邊人知道，他明白馬士英的脾氣，萬一消息洩露出去，惱了「內閣首輔」，要防腦蓋上一頂紗帽戴不穩。蘇崑生老頭兒在揚州住了幾天，不易探聽到貞娘的下落，也爲這緣故，當他明白一切的時候，禁不得替貞娘揮一把眼淚，又把田仰恨得什麼似的，巴不得咬掉他身上的一塊肉。揚州沒什麼可留戀，當即搭運河

船上淮安，蘇老頭兒有個熟人在淮安東平伯劉澤清府上教戲，就順便去拜訪拜訪，沿運河線和扼守宿遷以東黃河河防的全是劉澤清部隊，能託熟人在軍營裏弄到張符劄，路上安全得多。淮安住了幾天，那熟人不肯讓他走，強留着過年。到正月初五，才替他弄到一張符劄，重搭運河船，在清江浦過黃河渡上宿遷，到宿遷後再趕旱路往徐州。離宿遷不多路，守黃河河防的換了興平伯高傑部隊，那張符劄失掉了效用，路上不是遇到兵，便是碰着匪，又着實喫了番苦頭。

正月十六傍晚，抵徐州城郊，徐州是個大城市，比不得路上一一些小村集，滿想今晚好好兒歇一歇腳，詳個安穩覺，誰知巧不巧碰上高傑部隊在徐州關起城門大掠，城裏鬧得鼎沸沸，哭聲喊聲離城五里路外都聽得到。蘇老頭兒和城外幾千戶居民誤會是滿清兵渡黃河陷了徐州城，慌得不管三七二十一，拚命兒往南逃；稍有見識的不信滿州兵會從豐縣、沛縣一帶長翅膀飛到徐州來，疑心是高傑和劉澤清搶奪防地，可能劉澤清趁高傑大軍向睢州西移的時候，乘機襲取了徐州城；却沒有人想到是「水淹龍王廟」，自家入關着城門在自己防區搶劫。蘇老頭跟着從徐州城廂附近逃出來的居民，拚命往南奔，一路只聽到喊爸的喊

爸，喊娘的喊娘，哭的哭，啼的啼，妻兒被衝散，衣物被擄掉的不知有多少。約趕了十來里路，天完全黑了。幸而是正月十六月亮夜，月光明澈，辨得清路途。北風吹來一陣比一陣緊，吹在皮肉上，像刀割一樣痛，大家想弄點柴引，烤一下火取暖，不料沿路連多年兵荒馬亂，樹條兒早砍完了，一小片柴引都找不到。跑得嘴裏乾渴，又討不到水喫，偶然經過一兩個小村集，只剩幾間破屋，幾條瘦驢，人難得見到幾個，屋後小溝結了厚厚的冰，冰塊又硬又難，不能取來解渴。這時除了年輕力壯的，誰也不再趕不得路，拖一脚被一脚的，疲累不堪，不住地怨天怨地；有的連怨天怨地的勁兒都沒一絲了，坐倒地上，身子捲縮成一團，冷得索索發抖。於是不約而同的全歇下腳來，你一句我一句的爭着，有的主張回去，有的認爲回去不得，找個村集歇一下腳，待天亮再看動靜，……蘇老頭兒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團團縮縮的坐在包袱上，他人地生疏，自然更沒有主張，聽傍邊一個胖胖的夥計模樣的人跟一個小後生在爭論；那胖胖的夥計說：「我們逃個鬼呀！城裏被誰佔了都沒摸清楚，逃呀逃，逃它個媽！」小後生說：「沒人逼你逃，是你自己跟着出來的！滿清兵逢人便殺，逢屋便燒，你不怕死，怎

麼不留在家裏？」胖胖的夥計反詰說：「你怎知滿清兵佔了徐州？滿清兵背後有一條豬尾巴，袖上有一對豬蹄子，一看就認得出來，你可會親眼看見？」小後生像受屈似的回答：「關着城門呀！怎麼看得見？」屋外有個老頭兒喘着氣，怨天恨地的插上來說：「滿清兵偷渡黃河襲取徐州，沒這等容易！兵沒見到一個，炮沒聽到一聲，徐州就陷了，世界上沒這道理！大家昏昏顛顛的逃呀逃！真是逃它個媽！逃它十八代祖宗！半夜三更在外面凍死也是活該……！」胖胖的夥計怒聲應和說：「活該！活該！鬼迷了我們的竅，逃呀逃，逃它十八代祖宗！」小後生在月光下認出那老頭兒是誰，喫驚地問：「姥姥呢？」老頭兒哭喪着臉回答：「衝散了！不知會不會凍死？一個包袱半路擄掉，裏面有三串銅錢……！那個千刀萬剮先說的？逃呀逃，逃它個媽！」正談着，忽見後面有隱隱約約一片火光，大家誤會是城裏火燒，嚇得什麼似的，停着腳呆看，不一會兒，才認出原來是無數火把，正分做三五十股，由遠而近，蜂擁着過來，隱約中還看得清有騎馬的，有步行的，有挑担的，人數不會少過三千，行進的方向正跟他們相同。

那一夥人馬越逼越近，幾千枚火把透著赭紅色的

火鏡，火光鑽動跳躍，遠望過去，彷彿烈火燒山，天都紅了半邊。走在最前面的二三百馬兵，一個個一手提火把，一手執倭刀，吆喝着馬兒，以排山倒海的形勢衝過來，嚇得蘇老頭兒和一些逃難的，魂兒出了竅，不分東南西北亂竄；蘇老頭上了年紀，又背着包袱，實在再跑不得急路，蟋伏在路傍一條土溝裏，想躲過，險些兒被馬兒踏死，幸而溝深，留下一條命，但逃過了這一關，逃不了那一關，終於被殿後的火器營兵丁發見，捉去趕拖紅夷砲的驢子。蘇老頭兒見他們穿着官兵號衣，胸前有一個「高」字，知道是高傑部下，氣得從頭頂冷到腳底，瘦黃臉上蒼白得沒一絲血色，心想：「什麼『滿清兵』，原來是他們搶了徐州！史閣都標下前部總兵官，堂堂興平伯部隊搶了徐州！這世界還像個什麼世界！」又見紅夷砲上堆着一鏡鏡庫銀，糧食車上掛着婦女衣裙，裝鉛彈、生鐵、銅甲葉的驢車上，疊着插金紅皮箱子，……這一氣更非同小可，心想：「流寇來也好！滿清兵來也好！橫直大家已活不下去！」又趕了一程路，到一個大村集，火器營頭目下令在這兒歇夜。村集裏空空洞洞不見一個人，連狗兒沒剩一隻，幸而喫的、睡的隨身帶着，挑担趕車的也有一大夥，不必往附近找里甲長去「徵

」，總算沒什麼騷擾，只把門窗桌椅，拆的拆，砍的砍，一箍腦兒在烤火時燒個精光。管紅夷砲的兵丁，一個又黑又長的麻臉漢子，他現在是蘇老頭兒的「頂頭上司」，蘇老頭兒三番兩次求着，說明自己是往歸德興平伯高老爺軍營去的，求他開個恩放走，麻臉漢子不理不睬，最後，冷聲說：「高老爺軍營不在歸德，在閩羅王家裏！你要找，到閩羅王家裏去！」蘇老頭兒見他說話像吃生葱，嚇得不敢再開口，找機會問其他的兵丁，探聽部隊開到那裏去？有一個兵告訴他說：「揚州！」蘇老頭兒急得一夜睡不熟，心想：「我辛辛苦苦從揚州趕來，怎麼又回揚州去？」第二天清早，糧食、鉛彈、生鐵、銅甲葉、紅夷砲、和庫銀、衣裙、插金紅皮箱子，……用驢的甲驢，用驢的用驢，仍一車車裝了起來，打算動身，「頂頭上司」派給蘇老頭兒的工作仍是趕拖紅夷砲。驢子，叫他趕快吃早飯。蘇老頭兒吃過早飯轉來，忽然不見了偷偷藏在袍衣下的自己的包袱，這一驚非同小可，嘴裏只是叫苦，心想：「盤纏銀子丟了不打緊，那把桃花扇，香君千託萬託我，萬萬丟不得！」於是老淚縱橫，向麻臉漢子一連叩了幾個響頭，求「回包袱，麻臉漢子說：「包袱還你可以，裏面有柄白綾宮扇，我帶

回家去要送老婆！」蘇老頭子發急說：「包袱我願意奉順軍爺，只那把扇子比我一條老命要緊，軍爺一定要還我！」麻臉漢子動怒說：「你這老傢伙倒討厭！我要的，你不給！我不要的，你偏給！再囉囉，動了你爺爺的火，送你回閻羅王家裏去！」蘇老頭兒管不得他發怒，仍纏着一定要討回扇子，麻臉漢子怒不可遏，從腰上拔下一柄亮晃晃的鋼刀，問：「老傢伙！你不要活？」幸而這時傍邊過來個留美髯軍官，喝住麻臉漢子，說：「這位老爸這麼大一把年紀了，你嚇他幹嗎？」麻臉漢子不服氣似的回答：「我們搶了一座徐州城，都沒人敢放一個屁！要了他一柄扇子，倒像是晴天大的事兒，嚶嚶咕咕囉囉，惹老子肝火！」蘇老頭兒回身向留美髯軍官叩了幾個響頭，辯着說：「那扇是興平伯帳下參軍侯相公的愛物，我不敢作主送這位軍爺！」留美髯軍官喫了一驚，問：「你認識參軍侯大人嗎？」蘇老頭兒回答：「怎麼不認識！我幾千里路從南京趕來，正是投奔侯相公去的！」軍官向麻臉漢子遞個眼色，做好歹說：「老鷹不喫葷裏食！」既是侯大人的愛物，你還了這位老爸！」麻臉漢子沒奈何，從包袱裏取出扇子，往地上一丟，強着嘴說：「老子一隻手是金，一隻手是銀！不希望這

娘兒們的東西！」那軍官見是把鍍花象牙柄白綾官扇，柄上繫着塊琥珀扇墜，扇上題着首詩，畫有一幅「折枝桃花」，果然是「娘兒們的東西」，不禁笑起來說：「侯大人真會風流！」又問蘇老頭兒上那兒去？蘇老頭兒回答：「往歸德興平伯軍營找侯相公！」軍官搖手說：「不必了！不必了！興平伯遭河南總兵許定國暗算被殺，現在部隊歸後五營總兵李大節制，打算撤回揚州！侯大人決不會在歸德，你不必去！」蘇老頭兒如晴天一個霹靂，呆怔怔地說：「怎麼？興平伯歸了天？」那又黑又長的麻臉漢子，蘇老頭兒的「頂頭上司」，插上來帶譏諷口吻說：「已死了五天！你的「侯相公」也早逃了，誰知他躲在那個毛廟角裏，你有耐心慢慢兒去找！」軍官白了他一眼，又勸蘇老頭兒：「老爸！你不如跟我們回揚州！」蘇老頭兒堅執不肯，問興平伯怎麼死的？軍官約略告訴了他一些。

原來高傑與許定國本有仇隙，關於他們結仇經過，有的說：高傑任李自成部將時，曾洗劫定國村莊，殺了定國全家。有的說：許定國征討流寇立過一番功勞，現在年已七十，仍舊是個老總兵，高傑、劉良佐「流寇」出身，却封了伯，心有不甘，上疏詆毀高傑

罵他是「賊」，因此高傑記着他的怨。高傑奉命北上駐兵歸德防守黃河時，許定國以自己防地離州離歸德不遠，擔心部隊會被高傑「喫」掉，派人回揚州向督師史可法乞援，史示意把離州讓給高傑，定國部隊撤回揚州歸史閣部自己節制；定國因離州是自己家鄉，不願離開，願仍駐離州，受高傑節制。高傑原想「喫」掉他部隊，聽說肯受自己節制，高興得了不得。定國並對高傑執部屬禮，十分恭敬，高傑更加高興，想籠絡他，到歸德後設盛宴款待，兩個親熱得像兄弟一樣。正月十一日，定國在離州設席，請高傑赴宴，許多人勸高傑去不得，參軍侯方域也極力勸他，高傑不聽，率兵往離州，第二天就在離州被殺。據「弘光實錄鈔」和「明季南略」所記，高傑被殺的經過是這樣的：正月十一日，高率兩千親兵和前三營人馬到離州五里廟，定國已在那兒等候迎接，當即進廟在神前立誓，表示今後「赤誠合作，親同兄弟，如有二心，天誅地滅」，高傑對他更加信任，率親兵入城，前三營人馬留城外駐紮。赴宴的時候，酒席意料外的豐厚，定國在內廳設專席款待高傑，高傑營將由定國姪兒許四招呼，在外廳設席，兩千親兵也有酒有肉有飯，讓他們喫個大飽，飲個爛醉，那批兵下沒想到有這樣

好口福，個個歡天喜地，摸摸油膩膩嘴巴，贊許總兵慷慨。飲了一整天，高傑果然醉得不能動彈，由定國派個美貌妓女，陪他進房裏睡覺，那妓女待他睡得迷迷糊糊，偷掉兵器盔甲溜走。到半夜，喊聲四起，伏兵大叫：「高傑！你往那兒逃？」高傑酒嚇醒了一半，心想：「那個大胆的敢喊我名字？」急起找兵器，盔甲，已不見，侍寢妓女也早逃之夭夭，知道中了暗算，赤手空拳跳下床來，與伏兵肉搏；但寡不敵衆，那裏濟事，終於在亂刀下被活活砍死，隨往的營將和兩千親兵，也殺得一乾二淨，沒幾個逃出城。第二天破曉，駐紮城外人馬，得到主帥和進城部隊全數慘遭殺害消息，猛烈攻城，要殺盡定國全家報仇，定國知道到了「城存與存，城亡與亡」關頭，拚命死守；支持到半夜，見攻勢稍懈，就出西門突圍，連夜過野鷄崗到黃河岸邊，渡黃河投了滿清。高營人馬因主帥被殺，兵心渙散，無意窮追，回師歸德，料理高傑後事，並公推後五營總兵李本深做了興平伯麾下各路兵馬主帥。李本深衷心留守揚州由興平伯嫡妻邢氏夫人統率的部隊，會遭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三個乘機瓜分，揚州防區也被搶去，爲搶奪揚州防區，二劉一黃早跟高傑開過火，後來接受史閣部調解，高傑才北上

防河，現在高傑死了，他們一定會對揚州又轉念頭，於是李本深棄了歸德、虞城、夏邑、碭山、徐州一線河防，搶徐州作「盤川」，日夜趕程率大軍回揚州。

蘇崑生老頭兒由留美督軍官說情，他的「頂頭上司」，那個又黑又長的麻臉漢子，不但還了桃花扇，連包袱也還了，免了他趕拖紅夷砲轎子差使，讓他往歸德找朝宗去。蘇老頭兒從徐州西行，趕了幾天路程，方到歸德。這一帶情況更混亂；去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兵渡黃河陷了開封，廿三日另一路清兵又在孟縣渡河，黃河天險，早填了半邊；因忙着「掃蕩」盤據豫中、豫南李自成殘餘，才無暇東顧，對守備歸德到徐州一線的高傑部隊，置之不理；但大家都知道局面是不久長的，人心的慌張，兵匪的猖獗，也就更甚。侯朝宗的家在歸德城裏，蘇老頭兒原以為準可找到他，即使碰不着面，也可知道他的行蹤，那知完全出於意外，「尙書府」的大門關得緊緊的，靜悄悄鬼都不見一個，向左右街坊探聽：「前任戶部尙書侯老太爺一家逃到那裏去？」也得不到一個確實消息。這可急壞了蘇老頭兒，身邊幾兩銀子快化盡，根本不夠作返國始縣家鄉的盤纏，鄰近幾縣又沒個熟人，向誰去借錢？沒奈何，暫投個旅店住宿，思量了一夜，決定回淮

安去：一則有熟人在淮安東平伯劉澤清府上教戲，可借到筆硯，二則歸德到徐州一線富室大戶，凡逃難的都沿運河道往江南走，淮安是必經之處，也許在那兒能碰到「侯老太爺」一家也難說，於是第二天天一亮就動身。

約趕了十來天路程，二月初一傍晚才到淮安，剛到城門口，見貼着張文高告示，幾十人圍着在那兒瞧，蘇老頭兒想明白個究竟，擠進去，見上面寫着：

「巡撫淮安揚州兩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田示：復社勾通匪類，結黨恣行，早有旨嚴予查禁拘辦在案，茲聞有居心叵測之徒，散佈流言，爲復社聲辯，謂：「結社會友，本朝素有此例，今無端橫加罪名，何以服天下士子人心」云云；如此顛倒黑白，淆亂視聽，爲奸逆張目，情甚可惡，本憲職責所在，自不能漠視。查所云「本朝素有此例」，全爲白日夢囈，當年

太祖洪武皇帝詔天下立學，刊佈條規十二款，其第二款謂「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而太倉張溥，聚生員至萬，巧言亂政，罪橫已極，勢盛時遭其詆毀，雖公侯可驟失貴，邀其盼昧，雖寒酸可立致身，以此潔身自好之士，皆

羞與爲伍；嘉定徐懷丹作檄聲討復社，開列十條罪狀：「僭擬天王，妄稱先聖，煽聚朋黨，妨賢樹權，招集匪人，傷風敗俗，謗訕橫議，污壞品行，竊位失節，召寇致災」，數年來流傳遠近，天下皆稱的論。故今後凡本黨撫下兩府地方，有加入復社者，速投案自新，隱匿不報，鄰右同罪；聽信流言，爲復社張目，則以通匪論罪，決不寬貸，仰各凜遵毋違爲要，此榜。」

蘇老頭兒看得倒抽了一口冷氣，留花白短髯的瘦黃臉上，露出不屑的神氣，心想：「這田仰真是個十惡不赦的！滿清兵已渡黃河，國家命運，朝不保夕，大家快有做亡國奴的份兒，還忙着對付幾個手無寸鐵

第二十七回

客地逢舟朝宗南歸

的讀書人；難道國家亡了，你們倒快活？」朝宗是復社重要人物，蘇老頭兒知道已沒有在淮揚一帶碰到他的希望，不禁心灰意懶，當晚在東平伯府上教戲的熟人處宿了一夜，第二天借到整理就動身，準備改道橫渡洪澤湖，搭淮河船經盱眙、五河、臨淮關，回河南固始縣家鄉去。剛起了一天路程，第二天二月初三日早晨，正在洪澤湖邊一個小鎮船埠邊討船，瞥見另一條大船上，有個書生模樣漢子，戴一頂貂皮紅綢風帽，站在積有濃霜的船頭眺望，蘇老頭兒粗粗一看，彷彿那兒見過，再一細認，喜得一聲驚叫，幾乎跌落水裏去。

那站在船頭，戴貂皮紅綢風帽的書生正是侯朝宗，朝宗也認出是蘇老頭兒，喫驚地喊：「老蘇！老蘇！你怎麼會在這兒？」蘇老頭兒雖肚裏有千言萬語，一時那裏說得清楚，默默不作聲，跟朝宗進艙裏坐，一壁反問：「侯相公！你怎麼會在這兒？」朝宗卸了風帽，臉上露出不快活的神氣，苦笑回答：「我不在

這兒，又到那裏去？」蘇老頭兒問：「老太爺一家都在附近住嗎？」朝宗搖頭說：「不！不！他們在歸德鄉間避難！」蘇老頭兒心裏疑惑，見船上沒有一個兵丁，不像在部隊裏幹差的模樣；既離了部隊，老太爺一家又在家鄉，那麼獨個兒跑出來幹什麼？正想問，朝宗先開口說：「貞娘，香君她們好嗎？你怎麼不在

南京，老遠的跑到江北來？」蘇老頭兒臉上露出受委屈神氣，摸摸花白短髯，說：「我不但跑到江北來，還不遠千里去過一次歸德，不料府上大門關得緊緊的，人不見一個，向左右街坊探聽：「侯老太爺一家在那兒？」無人知道，沒奈何才又往南回！」朝宗張着一對烏亮眼睛，喫驚問：「怎麼？你有什麼事找我嗎？」蘇老頭兒睜了他一眼，抱怨似的回答：「當然有事找你！去年十二月離開南京，一路風風雪雪，喫够苦楚，半途幾次遇兵匪打劫，幾乎送掉一條老命！」朝宗起身作個大揖，拍拍蘇老頭兒肩胛，笑笑說：「老蘇！你的大恩我留着將來報答，且說有什麼事找我！」又俏皮地笑了笑，眈眈眼睛說：「我猜是「香扇墜」托你寄書信來！」蘇老頭兒白了他一眼，淡然說：「「香扇墜」早嫁了人，怎麼會寄書信給你！」朝宗突然臉孔變色，呆怔怔地一聲不響，蘇老頭兒想試試看他對香君情分，故意不作理會，頭伸出船篷外，瞧着湖面上景色：這時太陽已昇得高高的，湖面上浮泛着一片絢爛白光，有二三十隻漁船，圍成個圈兒，在那兒撒網捕魚，敲着沉重的竹柝聲；岸邊的老柳樹，已抽出新芽，樹下有一羣鴨，「格格格格」叫着，拍拍翅膀，一隻隻跳下水去，蘇老頭兒忽記起蘇

東坡「春江水暖鴨先知」的詩句，看得越加出神。朝宗見蘇老頭兒不作理會，心裏更怒，恨不得把對香君的一肚子肝火，往他身上發洩，猛然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忿忿地說：「老蘇！你怎麼啞了嘴巴？不告訴我香君嫁了誰？我相信香君嫁人，一定是貞娘逼她的，說不定你這老頭兒也有份兒，從傍挑挑唆唆！」蘇老頭兒叫冤說：「侯相公！你怎麼「肚痛怪灶神」，怪到我身上來？」朝宗搖搖手，長吁短嘆的頓腳說：「好啦！好啦！我不怪你，也不怪貞娘，只怪我自己！怪我自己瞎了眼睛，「風塵識知己」，識了這麼一個賤貨！怪我當初不該離開南京，我早知離開了南京，香君的事也完了！」說到這裏，眼眶已有點濕。蘇老頭兒見朝宗傷心，不禁暗暗發急，勉強裝着鎮靜，拍掌大笑說：「侯相公！我哄了你一句，看你傷心得這般模樣兒！」朝宗半信半疑問：「難道香君沒有嫁人？」蘇老頭兒摸摸花白短髯，翹起枚大姆指指着說：「香君雖是烟花中人，性子最是剛烈，她願嫁的，赴湯蹈火也願嫁！不願嫁的，那怕斧鉞加身，也不會嫁！你離開南京的時候，香君怎麼對你說的？」朝宗回答：「她說我一年不歸她守一年，我十年不歸她守十年！」蘇老頭兒扮個鬼臉，哈哈大笑說：「難得香

君對你有這厚情份！侯相公！你風塵中識得這樣一位知己，豈福不淺！你剛才猜得一點兒都不錯，當真香君託我替你送書信來了！」朝宗喜得用拳頭在蘇老頭兒背上亂敲，罵着說：「老捉狹鬼！我一晌把你當老實人看待，原來老變了，人家正經事，你偏尋開心……！」一壁慌脚慌手幫蘇老頭兒解包袱。蘇老頭兒從包袱裏拿出那把桃花扇，遞給朝宗，一臉正經的說：「這就是香君寄來的書信！」朝宗見是自己兩年前送給香君的定情扇，不肯信，強要蘇老頭兒拿出書信來，蘇老頭兒罰神賭咒說：「的確這是香君寄來的書信！」朝宗翻過一面來看，扇上畫着幅「折枝桃花」，更加狐疑不定，問：「誰畫的桃花？」蘇老頭兒回答：「貴州楊老爺！」朝宗是絕頂聰明的人，心想：「莫非此中含有而桃花的意思，楊龍友故意來諷刺我！」又想：「不會錯！不會錯！」人而不知何處去？桃花依然笑春風！」香君一定已嫁人無疑了！」蘇老頭兒見朝宗臉色一陣陣轉青，知道又生誤會，於是趕快把香君兩次拒嫁田仰，第二次撞壁傷額，血流扇面，龍友點染畫成一幅「折枝桃花」，和貞娘代嫁，香君形單影隻，獨自留在南京等一切經過，說個明白。朝宗想得百感交集，問起貞娘情形，蘇老頭兒訴說

她遭田仰大婦虐待，被打得死去活來，賞與一個親兵做妻室，已經到黃河北岸居住；朝宗不聽猶可，一聽心頭更惱，圓睜着一對眼睛，咬牙切齒說：「田仰這廝仗着馬士英勢，賣官鬻爵，營私納賄，無不作孽，我在揚州的時候，幾次想一拳打歪他紗帽，當眾羞辱他一頓，史閣部防我惹禍，才遣我到興平伯軍營裏去！現在這廝爲討好阮鬍子，正在雷厲風行的搜捕復社，剛才聽你說，又這般凌辱貞娘……！」說到這裏，氣得呼吸都閉住了。蘇老頭兒怕他氣壞了身子，岔過話頭問：「侯相公！你還沒告訴我打算上那兒去？」朝宗苦笑一聲，白淨臉皮，烏亮眼睛的臉上露莫可奈何神氣，說：「天曉得我該上那兒去？」接着，放低聲音說：「老蘇！你是自己人，不必瞞我，我現在正走頭無路；北方是滿清世界，西邊有流寇盤據，往南走吧，馬、阮左一個「煽聚朋黨，謗議朝政」，右一個「勾通匪類，結黨恣行」，巴不得加個罪名，一口吞掉你！」上天無門，入地無路」，要乾脆一點，只好往湖心一跳，跟屈大夫做朋友！」蘇老頭兒皺皺眉，付了一付，提議說：「你老太爺在家鄉避難，不如回府上住幾時！」朝宗紅紅臉搖頭回答：「我沒臉皮去見父親！前年八月甯南侯因湖廣闖亂，要率

兵東下來南京就食，我冒父親名，去信極力勸阻，這次回家，挨了我父親一頓臭罵，說馬、阮盤據江南，陷害清流，是我造的孽！又說：「興平伯有勇無謀，你既受史閣部重託，在傍調理軍務，必須加倍謹慎小心，萬一有失，這生這世休來見我！」現在興平伯難州遇難，我有什麼臉皮回家裏去？」略停了停，一對烏亮眼睛露出萬分痛苦的神色，接着說：「我不但沒臉皮見我父親，也沒臉皮回揚州見史閣部，左思右想，還不如往湖心一跳乾罷！」蘇老頭兒呆了會兒，摸摸花白短髯說：「侯相公！我替你打算，往武昌投奔倒也是個辦法，甯南侯是你家老爺爺一手提拔起來的，一定會重用你！江南一帶已有不少知名人士，害怕遭馬、阮逮捕，逃亡到武昌去！」朝宗笑笑說：「別人去得，只有我去不得！我去了武昌，阮鬚子他們更可名正言順的加復社一個跟左良玉勾結的罪名！」又拍拍蘇老頭兒肩胛說：「老蘇！我打算改名換姓，喬裝個客商，回南京一次，把香君接到宜興定生世兄家住一時，再作打算！」蘇老頭兒喫了一驚，瞪着眼睛說：「回南京？你難道不怕死？」朝宗扮個苦臉說：「這年頭想活也活不了幾時，眼看就快是滿州鞦韆子的天下！」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活着不見得比

死了多滋味！且爲香君的緣故，死了也甘心！」蘇老頭兒聽了大不滿意，勸着說：「侯相公！你不可以眼前一時挫跌，就看輕了自己！復社許多相公把你推崇爲今世周瑜、王猛，怎能輕易斷送在阮鬚子的老虎口裏？如你一定要把香君接出來，我可代你往南京走一趟！」朝宗搖手說：「不！不！我一則閒着沒事，二則憑『歸德侯方城』五個字，馬士英、阮大鹹雖勢敵炙手可熱，還不能不顧忌三分！」蘇老頭兒發急說：「陳相公被捕過一次，吳相公遭唾賞通緝，黃相公回浙江後失蹤不知下落，怎麼你還能回南京去？」朝宗若無其事地回答：「我與他們不同！六年前復社發表『留都防亂公揭』，我沒具名，前年在南京文廟廟殿阮鬚子，我沒動手，況且我回南京，又是改名換姓，喬裝客商去的，不一定會被發覺！」蘇老頭苦勸不住，第二天就討船過洪澤湖，沿淮河水路回固始縣家鄉去。朝宗也「歸心似箭」，第二天改了裝，戴一頂烏櫛頭巾，穿海藍粗布衲襖，腰繫一條烏絹搭褲，腳踏多耳麻鞋，乘船登岸，沿天長，六合旱道去南京。

沒料到經過六合縣時，在一家客寓裏臥病不起，客寓老闆是個好心腸人，幫他請大夫診治，大夫診斷說他「內有痰溼，外感風寒」，是瘧疾症，要好好

調理。一連服了幾十帖藥，病況漸漸有起色，病後身體虧弱，趕不得路程，又靜養了幾天，這樣，足足耽誤了一個月時光。有一晚，朝宗正想入睡，聽到客堂裏有女眷聲音，問找一個姓侯的，老闖回來說：「我們店裏沒姓侯的客商！」那女的說：「不！不！的確住在你們這兒！」朝宗聽得聲音好熟，心裏疑惑，正打算出去瞧，房門「啞呀」一響，老闖捧着燭台，陪

批權貴們，有不少饑涎香君的，他們平日無惡不作，那肯饒過了香君，她多半已嫁人無疑！」這樣一想，心灰意懶，又氣忿，又悲傷，呆坐在床頭；想到香君平日待他的許多好處，想到香君「志與願違」被逼嫁人，內心所受的委屈，又想到復社社友已烟流雲散，自己落拓窮途，無處投奔，眼眶溼潤潤的，淚兒制止不住地流下來。

着個俏麗兒進來，從燭光裏，朝宗見她穿一件綠絨緞襖，繫一條玫瑰紅緞裙，怕羞似的低着頭；朝宗再一細看，驚得幾乎呆了，原來那俏麗兒不是別人，正是香君；纖巧秀美的身姿，嫵媚明紅的眼睛，嬌嫩紅潤的臉龐，淺淺的笑渦，……同兩年前在南京所見，完全沒有兩樣，一個翻身跳下床急急跑過去，喜得什麼似的喊：「香君！香君！你……你怎麼會來？」跑得太急，一不小心，撞倒老闖手上燭台，房裏立刻一片漆黑，什麼東西都不見，朝宗心裏喫慌，伸手去摸香君，忽發覺自己所摸的是軟棉棉被褥，這一驚更非同小可，嚇出一身冷汗，才知做了個夢。天已快亮，從窗格中透進魚白色的晨曦，屋外一棵老槐樹上，有一羣麻雀在聒噪着，還夾雜着斑鳩和黃鸝鳥的啼聲。朝宗覺得這夢是個不祥之兆，心想：「南京城裏一

自得了一夢後，思念香君的心更切，又過了幾天，已可勉強行走，再也耐不得，討一乘長轎，從六合縣抬到浦口。浦口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渡長江搭秦淮河航船，準備在三山門登岸，先到秦益所書坊走一遭，看看動靜。那一天，航船上意料外的擠，其中有不少特地從鄉下趕來，到中城兵馬獄去看熱鬧的，朝宗疑心可能是什麼要犯快處決，嚇得神昏顛倒，心裏猜想是周仲取，雷介公他們，轉而一想：「不會！不會！周老先生在錦衣衛獄，不是兵馬獄！」向他們探聽，沒人肯告訴他，只一個年老的比較直爽，他說：「老哥！你休問那些事，這年頭一聞事不管，飯喫三碗」最便宜些！」但無意間，朝宗聽得有人在輕聲大罵王鐸和方拱乾兩個，王鐸跟錢牧齋一樣身份，是馬士英內閣「瓶景」，掛着東閣大學士名份，却聽得

到內閣辦事，方拱乾是個翰林，一度投過李闖，現在下在刑部獄裏，朝宗不懂爲什麼罵他們兩個？心裏更加狐疑。不久，船到三山門水關，高高的石頭城下，車馬船隻，十分喧鬧，朝宗慌忙上岸，剛一抬頭，見城門口搭着個丈高祭壇，週圍紮着白帛，上面飄着招魂幡，再一細看，供的是「毅宗皇帝」神位，朝宗才記起今天是三月十九日，崇禎帝煤山殉國週年。到了蔡益所書坊門口，猛見店裏一架架書冊，變了一疊疊茶食糕餅，拐了一條腿的夥計胡二和學徒典兒都不見，櫃前坐着個七十多年紀的鬍鬚老頭，悠閒自在的吸旱煙。朝宗抬頭看，上面一塊橫額明明寫着「蔡益所書坊」幾個大字，傍裏小字注着「上虞倪元璐題」，跟以前一點沒改變，只傍邊牆柱上，貼着張紅紙，寫着「徐裕記糕餅坊」幾個斗方，朝宗上前問：「蔡老闖在嗎？」那鬍鬚老頭噴了口旱煙，慢吞吞回答：「蔡老闖書舖早闖了！」朝宗記得店後是蔡益所私宅，想闖進去，鬍鬚老頭攔住說：「裏面房子是錦衣衛大堂馮大爺產業，你莫亂闖！」朝宗突驚問：「怎麼？已變了？」鬍鬚老頭不在意的說：「蔡老闖通匪，跟復社勾結，房子充了公！」朝宗大喫一驚，問蔡老闖住在那裏？鬍鬚老頭搖搖頭說愛理不理的打量

了他一下，顧自靠着櫃台，悠閒自在的吸旱煙。朝宗怕露出馬脚，不敢向附近店家探聽，沿三山街朝西，到大功坊拐灣，急急往舊院走。離胡香樓越近，心也跳得越急，他巴不得這段路一脚就跨到，好讓自己很快與香君見面，又害怕「人去樓空」，多一番傷心，倒願意越走越遠，走上個十年念年；在這種矛盾不定的心情下，兩條腿也全由不得他主意，一會兒輕，一會兒重，顛頭躉頭的。不久，到了胡香樓門前，抬頭見朱漆大門上貼着張方方紅紙，寫着個「楊」字，這一驚驚得魂兒都丟了，心想：「怎麼胡香樓變了楊家產業？香君一定被楊龍友霸佔了！」一陣怒火燒得心頭熱辣辣的，不顧一切，提起對拳頭，在門上「嘭嘭」亂敲。來開門的是個戴豬鬚頭巾，穿烏衫，面貌俊秀的小廝，他見朝宗戴一頂烏縐頭巾，穿海藍粗布納襖，腰繫一條烏絹搭膊，腳踏一雙多耳麻鞋，像個做買賣的模樣，就沉下臉，叱罵：「你是癡的還是瘋的？幹嗎門敲得這樣急？」朝宗不理會他，只推說自己是香君鄉親，要見她一面，那小廝瞪了他一眼，冷聲回答：「「香扇墜」已被選入宮，服侍皇帝爺爺，你要找進宮裏找去！」朝宗像迎頭潑了桶冷水，呆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心灰意懶問：「什麼時候進宮的？」

「小廝回答：『正月初九！』又問：『怎麼門上貼着個「楊」字？誰住在裏面？』小廝回答：『這座院宅現由兵部主事楊老爺代管，楊老爺有個畫友錢塘藍瑛相公，剛到南京來，借寓在這兒！』朝宗知道是以畫山水畫聞名的藍田叔，自己跟他不熟，又恐露了馬脚，要防逃不出南京城，只往裏張望了幾眼，對那條熟悉的鵝卵石甬道，道傍十多竿竹，掛荔枝紅軟簾的窗口，戀戀不捨地張望了幾眼，急巴巴走開。又往舊院

幾家茶坊探聽，回答的話，一般無二，才死心塌地往通濟門討船，打算當天離開南京。那知還未到通濟門，就有兩個鬼頭鬼腦的人背後跟住了他，朝宗見情形不妙，急躲進一條小巷裏，想穿過幾條街，從三山門出城；走了沒幾步路，迎面來了一隊騎馬的錦衣衛軍官，把一條巷子塞得滿滿的，朝宗心裏更急，回頭走，已有人提着鎖鍊枷，攔住了去路。

第二十八回

假太子案觸發戰機

朝宗嚇得遍身冰冷，深深懊悔不該到南京來，正想辯解自己是做小買賣的，那守候在巷口的差役，早像老鷹抓小雞一樣，將他一把拉，揪到地上，手脚加了拷鍊，頭頸裏鎖上十二斤重鐵葉團頭枷，押往錦衣衛衙門，下在鎖撫司獄，把他鎖在一間潮溼、陰暗、結着蛛網又有一股臭氣的囚房裏。病後身體還未完全復原，今天更奔西波，跑累了，一進囚房就昏昏沉沉睡去。醒來時，約中末酉初時光，在半暗半明的陽光下，見斜對面一間囚房有個又黑又胖犯人，好像十分面熟，仔細看：一樣鎖着具十二斤重鐵葉團頭枷，

上腳鍊手拷，頭髮蓬散，滿臉有黃豆大小痘瘡，身上穿一件又短又窄玄色半舊絹直裰，朝宗猛嗅一驚，招手輕聲喊：『老柳！老柳！』那又黑又胖的犯人正是柳敬亭，他沒料到剛才進監做小買賣模樣的年輕後生是侯朝宗，聽聲音，認出來了，趕忙搖手止住了他，一壁故意撒賴，殺豬般的喊痛。一個瘦白臉，戴尖髻帽，留焦黃鬍鬚的禁子過來了，提着條木棍，惡聲惡氣罵：『這黑麻子！爛麻子！死麻子！油鍋子裏煎的！』他走到敬亭囚房前，大聲呵喝：『柳麻子！你痛死了沒有？如沒痛死，讓老子來一團棍揍死你！』

「敬亭隔着鐵欄，扁扁嘴巴，霎霎眼睛，滿臉黑痘疤，漲得紅紅的，忸忸地笑笑說：『我家爺！我家祖宗！我有事求你！』說着，隔欄遞過一塊碎銀子，禁子估了一估，有五錢光景重，滿心歡喜，換過一付臉色，混在地間：『柳相公！你莫非生了什麼急病？』敬亭笑笑說：『不！我沒病！不喊痛，請不到你祖宗大駕，所以胡亂喊了一陣！不瞞祖宗說，我柳麻子喫開口飯成了癮，剛才進監的是我在長吟閣說書時一個老聽客，不覺喉嚨發癢，想求祖宗開個恩，放我過去。說本書消消閒！』那禁子瘦白臉上露出疑惑不定的神色，狡猾地笑了笑，摸摸焦黃鬍鬚問：『柳麻子！莫非你不懷好主意？』敬亭發急說，『老祖宗！你担心什麼？一具枷有十二斤重，又釘着拷鍊，長翅膀也飛不出去！』於是禁子答應了，就開了囚房的鎖，暫時把他跟朝宗關在一起。敬亭見朝宗枷拷加身，臉有病容，傷心得幾乎要哭出聲來，哽聲問：『侯相公！你在與平伯帳下做參軍，怎麼會來這兒？』朝宗說：『老柳！你先講清楚！外面傳說你在武昌甯南侯帳下，極得甯南侯信任，怎麼也會像我一樣，落入阮鬪子老虎口裏？』敬亭向囚房鐵柵外張望了一眼，見沒有

人，嘆口氣說：『東宮太子從北方逃回南京，現在被押在中城兵馬獄裏，這事的詳細經過，你大概知道了！』朝宗瞪着眼睛問：『什麼？太子早傳說被李國殺了，怎麼會來南京？又怎麼會下在兵馬獄裏？』敬亭見外面鬧得天翻地覆，無人不曉的大事件，朝宗居然絲毫不知，大為驚訝，問：『侯相公！你這一响在那裏？』朝宗回答：『我路過六合縣，病了一個多月，外邊的事什麼都不知道！』敬亭又說：『那麼阮鬪子墮了兵部尚書，大概也沒聽到？』朝宗搖搖頭，問：『什麼時候的事？』敬亭回答：『二月初六，阮鬪子墮了添設兵部尚書，幫馬士英協理部事，甯南侯得到這消息，氣得幾乎吐血！……』朝宗打斷他的話，急聲說：『老柳！你快點兒告訴我，東宮太子怎麼會下在兵馬獄裏？』敬亭肩胛被木枷壓得重甸甸的發痛，就倒身靠着牆脚，詳細告訴了他假太子案經過：

今年正月裏，鴻臚寺少卿高夢箕，有一家人名叫穆虎，從北方逃回，帶來一個少年，說是東宮太子。夢箕不敢收留，又怕假如是真太子，會遭馬士英毒手，偷偷派人護送他回浙江湯溪隱居。這消息終於漸漸傳揚開來，夢箕嚇得不得了，担心牽連自身，到馬士英那兒去告密。士英有意把太子押回南京軟禁，由弘光帝備親筆御書派太監李繼周去迎接，太子於三月初

一日到南京，住在興善寺。李繼周和去侍候的兩個小太監，都說太子的確是真的，於是轟動遠近，文武百官紛紛到興善寺投職名帖叩見，乘筆太監盧九德去窺探動靜的時候，還被罵了一頓，說：「你隔了不久，居然套得又肥又胖，可見你們在南京只知受用，不會替國家辦事！」弘光帝這時才懊悔把他接到南京來，將李繼周和兩個小太監活活掠死，嚴禁百官私自叩見，又把太子從興善寺移到內宮居住。隔了兩天，到初三日，在揚州調停四鎮內閣的阮大鍼，送緊急密書到南京給士英，極力主張把太子下中城兵馬獄，偽造一份審訊筆錄，早日結果他性命，免得事態擴大，將來收不得場。士英極信任大鍼，就密奏弘光帝，連夜把太子移往兵馬獄，交兵部嚴刑審訊。兵部審訊後，奏明太子係驕馬王貴姪孫王之明假冒，於是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和家人穆虎都被逮入獄，要他們供出「圖謀不軌」內情，但朝廷越是揚言太子是假的，外面越信太子是真的，士英沒奈何，佈置了兩次多官會審；第一次會審於大明門外，士英命舊任東宮講官劉正宗，當衆證明太子是假的。第二次會審於午門，由東閣大學士王鐸和舊任東宮講官翰林方拱乾兩個來當衆指認，王鐸是裝點裝點內閣門面的「瓶景」，對馬士英素來

「唯命是從」，所以他指認的結果，並不出人意外，一口咬定太子確是假的；方拱乾於京師陷後，投過李闖，現在拘押在刑部獄裏，士英派人示意，只要拱乾肯幫忙講一句話，不但可赦罪釋放，還可以原官錄用，拱乾喜出望外，也指認確是假的。經兩個確認後，主審官一聲大喝說：「王之明！你還有什麼話說？」太子個強地回答：「我到南方來從不曾自己說是太子，你們既不認我是太子也罷了，何必要我改名換姓，叫我「王之明」！我本沒有來南京的意思，李繼周以皇伯親筆御帖召我，才來的！」王鐸搶上來說：「千假萬假，總是一假，還審什麼！有什麼過錯，我王鐸一個來承擔！」於是把太子又押回中城兵馬獄裏。兩次會審的結果，弄巧成拙，外間更加相信太子是真的，藩鎮重臣紛紛上本請「保全東宮」，甯南侯左良玉的奏本裏說：「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文武，但知逢君，不惜大體，……遂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願皇上省之。」江督袁繼成的奏本裏說：「太子居移氣養，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湖廣總督何騰蛟的奏本裏說：「太子到南，何人來

開？何人物色？既召至京，馬士英何獨知其偽？既是王昺之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指認？」字裏行間，幾一致承認太子是真的。弘光帝沒奈何，下旨：「將王之明好生護養，勿驟加刑，以招民謗，俟正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一方面將審訊筆錄漏夜趕刻，分發各省宣佈，又極力剖白吳三桂有符驗，史可法知情兩事是奸黨所散佈的謠言。

敬亭把假太子案詳細經過說了一番後，朝宗又問：「老柳！依你看來，太子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敬亭笑笑回答：「我怎麼能知道？崇禎帝、周皇后、周國丈、周國舅，……都死乾淨了，在南京的太監宮娥又沒人敢說真話，誰知是真還是假的！不過其中可疑的地方的確很多：第一，如果是假的，萬歲爺何必鄭重其事，派李太監時親筆御帖到湯溪去召來？第二，到了南京何必把李太監活活掠死滅口？第三，宮裏從京師來的太監宮娥很多，為什麼沒人認出他是假的，直到下兵馬獄嚴刑審訊，才知是王之明假冒？第四，如果確是假的，一審便可了事，何必三番兩次玩多官會審的花樣？第五，外面既謠傳史閣部知道內情，史閣部幾次請求召見，對處置東宮有機要面奏，為什

麼萬歲爺害怕見他，不讓他來南京？」朝宗睜着對烏亮眼睛，恨恨地說：「這樣看來，太子確是真的！馬士英、阮騷子他們想保持權位，昧着良心，硬誣栽他是假冒，真真該殺！」敬亭已坐了幾天牢，肩胛被木枷壓得重甸甸的發痛，驢腳邊又有一股難聞的臭味，不覺嘆口氣說：「太子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倒不是天大的事兒！為太子動干戈，把一個國家斷送掉，那才糟糕！」朝宗緊蹙着他，問：「這話什麼意思？」敬亭向囚房鐵欄外張望了一眼，小聲說：「甯南侯兩次上疏，請求保全東宮，南京方面却不睬不理，一口咬定太子是王之明假冒，仍拘押在兵馬獄裏；甯南侯氣得暴跳如雷，想借保護太子名義，發兵來南京清君側！」朝宗嚇得遍身冰冷，長久說不出話，心想：「這情形糟極了！我準沒命活！早知有這回事，一個香君住在南京，我也不會來！……」顛聲說：「老柳！甯南侯怎麼不想想：滿清兵陷開封，渡孟津，黃河河防潰了半邊，江南形勢朝不保夕，再來個鷓鴣之爭，大家準做亡國奴無疑了！」敬亭的長黑痘疤的胖臉上，露出頹喪的神色，嘆口長氣說：「如不為這件事，我也不致落在阮騷子老虎口裏！我一再諫勸甯南侯不可意氣用事，我說：『讓我到南京走一遭，太子是真

是假，探明個着實，再發兵不遲！」甯南侯依了我，就扮個拆字的到南京，不料才幾天，被錦衣衛識破，硬派我奸細罪名，拿下鎖進司獄！！！」話沒說完，突聽到朝宗一聲驚叫，撲到他身上，亂顛亂跳，敬亭問什麼事？朝宗只是嚷着：「頭頸！頭頸！！！」敬亭往他頭頸上一摸，原來是匹黑色大蜘蛛，敬亭把它捉來在脚下踏個稀爛，一壁心裏想：「真是個嬌嫩哥兒！被一匹蜘蛛嚇得這般模樣！將來用起來，拶、棍、杠、敲五等刑罰來，看他怎麼忍受得了？」就問：「侯相公！你還沒告訴我來南京的原因！」朝宗把經過講了一遍，敬亭聽得大不樂意，怨齊說：「蘇真生虧他活了這麼大一把年紀，怎麼不動住你？」朝宗紅臉回答：「老蘇苦勸幾次，怪我年輕少見識，硬不肯依！」敬亭呆了會兒，皺皺眉說：「鎖進司裏夾、拶、棍、杠、敲五等刑罰，你是受不了的，侯相公！你想想朝裏有那些熟人，要趕快設法！」朝宗回答：「我父親門生故舊遍天下，我不信會沒人搭救！別人且不論，史閣部和甯南侯都是家父一手提拔起來的，他們決不肯「隔岸觀火」，讓我一條命斷送在馬、阮手裏！」敬亭搖頭笑笑說：「不濟事！不濟事！史閣部威望重天下，甯南侯手裏握有不可小覷實力，可

惜他們是馬士英眼中釘，想搭救你，「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徒然更增長惡感，一不小心，大動干戈，害得江南化成白地！侯相公！你再想想：朝裏還有什麼可幫你忙的熟人？」朝宗想了一想，實在記不起什麼人，嘆口氣說：「我父親門生故舊中，有骨氣的早不在朝裏，在朝裏的不過是批「有官萬事足，無恥一身金」的貨色，他們會「錦上添花」，却不會「雪裏送炭」，決不肯爲了搭救我，去看馬士英白眼！」遲疑了一會兒，忽點頭說：「有倒有一個！禮部錢牧齋老先生聽說已進宮保，兼翰林學士，官兒更比前顯赫，他跟我父親是世交，又同是東林前輩，託託他也許有辦法！」敬亭冷笑說：「錢老爺有什麼用！馬士英看中他是個「瓶景」，可擺樣子給天下人看看，可藉此表示自己「用人唯賢」，才賞個官兒給他做做！」朝宗又問：「老柳！你看託楊龍友如何？」敬亭思考了一下，疑惑不定的說：「楊老爺自命爲大名士，早年加入過復社，「免死狐悲，物傷其類」，他肯幫你忙倒難說！」又拍掌笑笑說：「對！對！楊老爺是有名的「好好先生」，跟貞娘交情厚，瞧貞娘面上，他也不肯讓你受委屈！不過這事要進行得快，趁阮嗣子在江北調停四鎮內閣未回，早早設法，如阮嗣子回

到了南京，有一百個楊龍友也不濟事！」正商量請託楊龍友的事，瘦白臉，戴尖髷帽，留焦黃鬍鬚的禁子，提着燈籠過來了，他打開了門鎖，把敬亭押回對面的囚房裏去。敬亭進了囚房，隔着鐵欄，一把拉住禁子不肯放，扁扁嘴巴，嚶嚶眼睛，忸怩地笑笑說：「我家爺！我家祖宗！我有事求你！」說着，隔欄遞過一塊碎銀子，禁子估了一估，有一兩重，喜出望外，問什麼事？敬亭就求他央人到桃葉渡走一遭，託秦淮河上一批著名清客：吹笛的張卯官，吹簫的張奎

官，打十番鼓的錢仲文，串戲的丁繼之，張燕筑，同到馬閣老妹夫兵部主事楊老爺家裏，爲搭救侯相公的專懇一番情。禁子得了銀子，立刻央人去告知張卯官他們。張卯官等跟柳敬亭素有交情，況且搭救的又是詩文壇上鼎鼎大名的「歸德侯方城」，自然沒有不答應的道理，連夜一同去找楊龍友；誰知龍友不在，門斗回話說：「老爺已到庫司坊拜會阮尙書去了，阮尙書剛從揚州回來！」

第二十九回 馬相府密商剿左兵

龍友早晨參加了太平門外哀念崇禎先帝煤山殉國週年的遙祭禮後，本打算邀幾個舊院娘兒，和畫山水畫名家藍田叔到草愁湖觀賞春景，轉而一想：「國家忌辰，身任朝廷官吏，在外面挾妓作樂，要防人嚼些閒話！」臨時改變主張，陪藍田叔去禮部尙書錢牧齋府上鑑賞牧齋收藏的字畫：什麼王叔明的「深山夜讀圖」，倪雲林的「秋林野興圖」，趙孟頫的神品「三匹馬爭渡一條溪水」，……足足消磨一個多時辰才回來。前面早說過，楊龍友是南京城裏一批顯要中第一個

忙人，果然家裏已有人急巴巴等待着。一個是魏安王府鎮國中尉朱統錫派來的小廝，說：「秦淮河上新來的睡兒李大娘，我家爺中意了她，擺了桌酒席，專等楊老爺大駕，去品評品評姿色，並求香閣壁上畫幅石蘭壇增光！」一個是乘筆太監盧九德差來的小黃門，說：「宮裏剛有幾個中貴人從蘇州、松江催徵「金花銀」回，地方官送了不少餽贈，有一部份是字畫，盧老公公不識貨，煩楊老爺跑一跑閒腿，去挑選挑選！」龍友要到內宮盧太監那兒和舊院李大娘家走一遭

告個抱歉，請藍田叔獨自在書廳坐，自己換了件藍緞繡花新官服，打算上轎；不料兵部衙門有個書辦氣喘喘跑來，說廣昌伯劉良佐有十萬火急軍差從臨淮圍趕來，請楊大人回部去處理。龍友問大概是什麼事？書辦慌慌張張回答：「去年渡黃河攻下開封府的滿清兵，已結束了掃蕩豫中、豫南流寇戰事，有一路陷扶溝、淮陽東下，太和、潁州喫緊，廣昌伯請兵部趕快撥給鉛彈、生鐵、銅甲葉等應用軍需救急！」龍友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禁不住吹聲嘆氣，心想：「天天忙昏了頭，一年三百五十多天，天天忙昏了頭！」

龍友到兵部衙門見了廣昌伯劉良佐派來的軍差，自己作不得主，上鷄鵝巷馬相府請示，士英雖是兵部主管，因協理部事的添設兵部尚書阮大鍼已從揚州動身，快回南京，要等着阮大鍼商量一下，就把這事擱下；龍友抽暇往內宮盧太監那兒走了一遭，又往舊院廣朱統鑰邀請，去「品評」秦淮河上新來歌妓李大娘姿色，跑够了閒腿，各方應酬週全，已是傍晚時分，忽忽忙忙坐轎回到家裏。藍田叔正伸長着頭頸等着他，一見面，氣急敗壞說：「老先生！候……候朝宗被錦衣衛逮捕了！」龍友猛喫一驚，問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的事。田叔回答：「剛在今天下午，通濟門附近被

捕的！」又求着說：「老先生！我與侯朝宗雖素不相識，一晌仰慕他文名，求老先生開個恩，瞧我藍瑛面上，去打救打救！」龍友皺皺眉怨着說：「侯朝宗跑到南京來幹什麼？在高傑帳下做參軍，好好兒的，何必跑到南京來？」田叔提醒說：「老先生！高傑不是早死了？」龍友漲紅着臉，粗聲回答：「高傑死了，可到揚州投奔史道隣去，何必跑到南京來？我是抱定主張：凡百事，一隻眼睛開開，一隻眼睛閉閉，免得「溼手捏乾麵粉」，夾在壁縫裏，挨兩方面的罵！」田叔知道龍友是南京城裏有名的「好好先生」，不肯于休，硬纏着要他去打救，龍友被纏不過，嘆口氣說：「老弟！不是我依你！朝宗世兄是我多年的文字交，說得不好聽點，我還替他拉過馬，那有不肯打救的道理！糟糟在阮圓海下午從揚州回到了南京，我即使想打救，也是「黃胖挑担，白費氣力！」田叔聽到阮大鍼已回南京，驚得不住搓手頓脚叫苦，龍友接着說：「東林、復社黨人落入他手裏，事情就够麻煩，何況朝宗世兄跟他另有積私憾，「打救」兩字更無從談起！」田叔問什麼事？龍友回答：「兩年前圓海在南京革職閒居，很不得志，復社少年口口聲聲罵他是「魏忠賢閹黨兒子」，說當年魏忠賢陷害東林黨人

他是個重要謀士！又說他「諺兵說劍」上防禦流寇的條陳，是種招搖撞騙；結交公卿，分明企圖推翻「逆案」，傍着「東山再起」野心！圓海東邊討好，西邊求情，都不濟事，再三思量，看中了朝宗世兄，想化費一票銀子，結結他的歡心，代向各方面疏通疏通；那知朝宗受「香扇墜」的唆使，硬不領情，從此跟圓海結上了怨仇！……田叔心裏發急，耐不得聽他細細敘述，打斷話，說：「老先生！這事無論如何要想個辦法！爲假太子的事，街坊上傳說左良玉要發兵來南京清君側，現在太子，」改口說：「現在王之明押在兵馬獄未釋放，左良玉如聽到從步卒一手提拔到封侯的恩師的長公子，也被捕下錦衣衛獄，豈不是火上加油，江南逃不掉遭刀兵劫的份兒！滿清步步南逼，江南形勢朝不保夕，自己人再狠天狠地打一仗，那有不亡國的道理！所以老先生做好做歹要走一遭。」龍友也覺得：「爲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跑一趟，人情上確實講不過去。就忽忽忙忙用了晚飯，叫小廝點燈備轎，硬着頭皮上庫司坊。剛巧大鍼前脚後步走出，已去鷓鴣巷謁見「馬老相國」，龍友一不做，二不休，也吩咐轎伕往鷓鴣巷走。

這時，士英跟大鍼正在書廳裏談得熱鬧，那書廳

是我們所熟悉的，中堂掛着幅元末名畫家名書法家倪雲林的筆蹟，對聯篆書字體，士英自己的親筆，寫着：「閒居足以養志，至樂莫如讀書」，一盞雕着雙龍搶珠的銀燭台，放在書廳當中一張紫檀木大理石桌上，點着枝大紅蠟燭，把整個書廳照得亮閃閃的。士英和大鍼在小圓檯兩傍對坐着，大鍼戴一頂闊大烏紗，濃黑眉毛，留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的方臉上，有一頭洋洋自得的氣概，又胖又高大的身子，穿一件素白蠟袍，把一張披大紅氈椅搭的紫檀木椅子擰得滿滿的，身子份量重，椅腳被壓得「吱吱」響。他正在報告調停高傑死後爲搶奪揚州防地所引起的四鎮內鬨經過，大鍼一張嘴素來會說話，加油加醋，樂得士英心花怒放，着實感激這位「任勞任怨」幫他策劃一切的「一代文武全才」，士英問：「圓老！照你說來，東平伯和廣昌伯兩位以後不會再打搶奪揚州的主意了？」大鍼連連搖手說：「不會！不會！我老阮做事向來爽朗硬直，見一說一，見二說二，決不敢在老師相面前撒句謊！東平伯、廣昌伯兩位異口同聲說：「老相國是我們頭上一片天，老相國有命令，叫和衷共濟，那有不依的道理！李本深也回師北上，守黃河河防，高傑麾下各營兵馬歸監軍衛胤文統率，他們都同意

；這次內閣，本來事出誤會，中了東林、復社挑撥離間的陰謀，才弄假成真的，……」士英不待他說完，插上來問：「史道隱有沒有參與這陰謀？」大鍼「格格」乾笑幾聲，轉着一對骨溜溜眼睛，肯定地說：「老史一晌做慣東林，復社「擋箭牌」，那有不參與的道理！他巴不得拆倒老師相台脚，回南京奪一把內閣首輔交椅坐！」又笑笑說：「好在老師相吉人天相，跟老史有勾結的高傑在睢州暴死，高齋兵權落入對老師相唯命是依的衛胤文手裏，矮黑子鼓動四鎮內閣未成，反而「偷鷄不着蝕把米」，成了個名符其實的光桿子！我在揚州親眼看到督師衙門「門可羅雀」，根本沒人睬他！」正說着，隨身小廝進來稟報：「姑老爺拜會相爺！」士英仰着頭，傲然地嚥起兩片嘴唇，吩咐說：「你去回話姑老爺，有緊要事，且到大廳上待一會兒，沒緊要事，明天來！」大鍼不安似的提議說：「請龍友兄一同來談談，豈不更好！」士英卻爽直回答：「王之明假冒太子的事，傷够了腦筋，要與你細商！我妹夫有臭名士習氣，跟他談不得正經事，請他進來，又會七嘴八舌，有他的大道理，不讓進來，倒耳根清淨些！」接着，士英把假太子案先後經過說了遍，諮詢處理辦法，大鍼向書廳外望了一眼，

小聲問：「老師相！太子究竟是眞的？還是假的？」士英皺皺眉，額上浮起濃重的皺紋，摸摸花白鬚鬚說：「我正爲這事傷腦筋！乘筆太監盧內相一口咬定是王之明假冒，李太監繼周却到死都說太子是眞的！第一次會審，由舊日東宮講官劉正宗指認，他說的的確是假的！第二次會審，也由舊日東宮講官犯案押在刑部獄的方拱乾指認，他當面道是假的，背後却對人說是眞的！圓老！你看這事是不是够傷腦筋？外面鬧得天翻地覆，我們連真假都沒弄清楚！」大鍼對着燭光，有意無意地笑了笑，臉上露出極有辦法的模樣，大聲說：「這只怪老師相太厚道些！其實，管它是眞是假，老師相說他是眞就是眞！老師相說他是假就是假！再開門見山說一句：太子可供我們利用，算他是眞的，太子不能供我們利用，算他是假的！這事情千錯萬錯，錯在當初不該太張揚！何必派李太監持皇上親筆御書去湯溪迎接？授意地方官，辦他們個土匪罪，綁出新了，豈不一乾兩淨？」「內閣首輔」敲敲自己敲荔枝紅便帽的腦蓋，痛苦地咬咬嘴唇，說：「你講得一點兒不錯！只怪我在「忠厚」兩字上喫了虧，早橫一橫心腸，結果那小子性命，不致像現在這樣鬧得遍天下都知，難以收場！當初我原恐太子在浙江被

劉宗周、高弘圖他們利用，才借「迎接」爲名，押解來京城軟禁！……」大鍼不待他說完，轉着一對骨溜溜眼睛，摸揆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濃眉胖鼻的方臉上，露出詭媚的相兒，說：「對付高、姜、劉幾個老頭子，我早有了佈置，老師相可丟過一邊，不必操心！幾天前有密報來，說他們確實安份；高弘圖流落在山陰縣境一個荒寺裏，整天陪老和尚品茶誦經，已絕口不談國事；劉宗周在杭州主持「證人書院」，開口王陽明，閉口王陽明，對國事屁都不敢放一個，他們那裏還會有擁立東宮的野心！」士英搖手說：「過去的不必談了！圓老！你且替我籌劃個善後的辦法！」大鍼略閉目想了一想，忽拍手大笑說：「對付的辦法是有了！」士英問什麼辦法？大鍼反問說：「老師相可知假太子案所以鬧得鼎沸，遍天下都知的真正原因何在？」士英恨恨地回答：「這自然是一批東林、復社敗類，存心要拆倒我台脚，在傍鼓動煽惑！」大鍼翹起枚大姆指，又拍拍裏着素白蟒袍的膝蓋，大聲說：「老師相真有先見之明！這完全是東林、復社從中搗鬼！他們唯恐天下不亂，天下亂了，可混水裏撈魚，搶老師相一把內閣首輔交椅坐！沒事兒尙且要「豆腐裏找骨頭」，挑挑剔剔，若有題目可借，

那肯錯過機會！」明平靜無事，他們偏要「無風三尺浪」，攪得你頭昏腦脹！稍有些風吹草動，自然更樂壞了他們，故意加油加醋，形容成「山崩海瀉，天倒地裂」！不過對付的辦法是有的！對付的辦法是有的！」士英問什麼辦法？大鍼搖頭幌腦，乾笑了幾聲，說：「我的辦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們率性也以假太子案作題目，來把東林、復社一網打盡！」士英問怎麼個辦法？大鍼回答：「先擬一份供狀，叫王之明承認假冒太子是受東林、復社指使，企圖以擁立東宮爲名，陰謀顛覆朝廷，這樣就可加他們謀叛大罪，不問男女老幼，殺個乾乾淨淨！」士英覺得「禱子禱裏阮」太會打如意算盤，且手段也太毒辣，從紫檀木椅子裏抬起身來，拿燭鉗夾去大紅巨燭焦黑燭蕊，一壁釘視了他一眼，不樂地說：「圓老！國家大事，不是鬧玩兒，多少也要守個分寸！」大鍼臉上露出滿不在乎的神氣，說：「老師相太厚道了些！這世界原是只問成敗，不問是非的！誰成功了，誰有理！誰失敗了，誰無理！不幹大事業則已，要幹大事業，第一須心腸兒狠，第二須手段兒辣，趁着大權在握，千萬不可錯過機會！如稍存厚道，別人一個「鶴子翻身」，自己倒破踏在脚下，那時就懊悔不及！」

「士英打斷他的話，說：『左良玉擁三十萬重兵在武昌，你難道忘了？他一响做着東林，復社尾巴，爲王之明假冒太子的事，口口聲聲揚言要帶兵來南京清君側，再對他們稍有得罪，勢必引起一場戰禍！』大鉞大聲說：『這是左良玉惡貫滿盈，自取滅亡！什麼叫做『清君側』？稱兵作亂，攻打京城，叫『清君側』嗎？呸！這是謀叛！不忠於皇上，不忠於國家，死有餘辜，我們正可名正言順的討伐他，把三十萬賊軍，消滅個乾乾淨淨！』士英遲疑疑問：『圓老！依你說，我們一定能打勝仗？』大鉞濃黑眉毛一揚，昂着頭，手拍胸口，堅決地說：『我以腦袋作担保！如收在遼東野種左良玉手裏，我老阮願意自己割下腦袋來，獻給老師相謝罪！』接着又敘述了一番必勝的大道理，他說：『第一：沿長江防左兵的城堡早築成了，密密層層，堅如銅牆鐵壁，左良玉決難越雷池一步。第二：豫中、豫南流寇遭滿清兵追擊，已退兵襄陽、樊城，向湖廣找存身之地，我們正可利用流寇對左良玉來個兩面夾擊。第三：湖廣經多年戰亂，田園荒廢，饑民遍地，兵餉兩項，不易張羅，江南却要兵有兵，要糧有糧，『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能支持一年牛載，我們必勝無疑。』士英皺皺眉說：『糟糟在滿

清已步步南逼！白天唐昌伯剛有軍差從臨淮關來，說去年年底渡黃河攻破開封的滿清兵，掃蕩了豫中，豫南殘餘流寇，移師東下，陷扶溝，淮陽，太和，潁州，緊要，萬一『鶴蚌相爭，漁翁得利』，我們跟左良玉打上一仗，折損了兵力，一座大明朝江山落入外國人手裏，我馬士英受够天下後世的嘲罵！』大鉞拍手大笑說：『我又要怪老師相太厚道了些！天下人眼睛是雪亮的，誰會錯怪到老師相頭上？老師相老成謀國，大公無私，南朝能留得半壁江山，全仗老師相的功勞，老師相絲毫沒錯！錯錯在東林，復社，不該喪心病狂，置國家存亡於不顧，一味『吹毛求疵』，『豆腐裏找骨頭』，拆老師相台脚！再說，滿清野心固然不小，但畢竟是外國人，對付外國人是容易的，將來大不了割地求和；但左良玉可不同，他是我們心腹大患，是不共戴天仇敵，敗在他手裏，不但我們辛辛苦苦掙下了一份家財會被抄沒，連肩胛上的幾顆腦袋都難保全！所以我早說：跟滿清可以，且一定要和，跟左良玉決不能和！他想借假太子案題目，來南京清君側，這再好沒有，朝廷名正言順的可加他個叛逆的罪名，發兵討伐！』士英又皺皺眉說：『我擔心滿清會乘機南侵！萬一他們利用這機會大舉渡黃河，

那時北邊要防北兵，西邊要防西兵，顧到了這邊，疏忽了那邊，顧到了那邊，疏忽了這邊，一個措手不及，要防一座南京城守不住！」隨身小廝又進來傳話：「稟相爺！姑老爺在大廳已等得不耐煩，說有幾句要緊話與阮老爺談！」士英聽得大不快活，仰着頭，吩咐說：「你去回話姑老爺，我們有更緊的事在商量，且再等待片刻！」這時已一更天氣，夜風吹來有點涼意，蠟燭也燒去了一大段，士英用燭鉗夾去焦黑燭蕊，嘆口氣說：「如早跟滿清講成了和，可丟下這一筆心事，可惜左蘿石是個書獃，不會辦事，派他北上議和，却碰了一鼻子灰！」大鉞接口說：「老師相儘可放心！跟滿清和是一定講得成的！肯每年多贈幾十萬兩銀子「歲幣」，肯多割幾千里地國土，那有講不成和的道理！」大鉞又說：「不瞞老師相，我熟讀孫吳兵法，「虛虛實實，實實虛虛」上面足足研究了三十年！據我看，廣昌伯派軍差來說：「扶溝、淮陽失陷，太和、潁州喫緊。」可能是虛報，故意舖張形勢嚴重，向兵部騙取一票軍需，去擴充自己實力！根本滿清幾十萬大軍，雲集豫中、豫南，瞧模樣打算一鼓殲滅盤踞襄陽的李闖主力，這當兒決不敢分兵下江淮，即使有，無非騷擾性質，值不得掛在心上！趁兩清

跟李闖在襄陽醞釀決戰，趕快解決了左良玉，這樣可絕了西顧之憂，如稍一徬徨遲疑，錯過了機會，以後北邊要防北兵，西邊要防西兵，「進退失據，和戰兩難」，那時懊悔不及！」士英一晌恨左良玉入骨髓，這幾天外面謠傳說：「甯南侯在武昌公開揚言，如不赦太子出獄，要發兵來南京清君側，割取馬士英、阮大鉞兩顆腦袋！」更氣得「一佛昇天，二佛出世」，懼憚他手裏握有三十萬重兵，硬忍耐着，現在聽了大鉞一番話，陡然勇氣百倍，留花白鬚鬚的醬紫色臉上，露出極莊重嚴肅的神氣，睜着對兇狠狠眼睛，追問說：「圓老！依你看，我們是必勝無疑？」大鉞堅決地回答：「老師相應當機立斷，發一個「國破家亡，在所不惜」的決心，準備犧牲江南、江北幾十萬軍民，準備沿江數千里地化成一片焦土，一定可打勝仗，把三十萬賊軍消滅得乾乾淨淨！」士英不放心地又問：「圓老！你的確已細細想過了，我們是必勝無疑？」大鉞毫不遲疑的大聲回答：「自然已細細想過了，的確是必勝無疑！滿清跟李闖在襄陽醞釀決戰，無暇向江南進兵，這是天賜老師相解決左良玉的好機會！錯過了這機會，以後北邊要防北兵，西邊要防西兵，那時就懊悔不及！」士英搖幌着戴荔枝紅便帽的腦

袋，摸摸花白鬚鬚，對着燭光呵呵大笑說：「圓老！你不愧是個足智多謀的老刁！沒人及得上你！這幾天外面謠傳：『如不釋放王之明，左良玉要來南京清君側！』我想爲國家留一線生機，甯可自己喫虧些，釋放了也罷！又覺得如果受兵力逼脅，釋放了王之明，左良玉以後更將跋扈驕張，妄想得寸進尺，且朝廷威信大大受了影響，國家綱紀官常，從此爲之掃地！釋放不妥，不釋放不妥，幾天來愁得飯都喫不下，聽了這一番話，才明白過來，王之明是的確不能釋放的！」大鍼添上一句說：「不但不能釋放，還要他立下一份『受東林、復社指使，陰謀顛覆朝庭』詳細供狀，再送掉他性命！」士英問起怎麼處置拘押在鎮撫司獄的柳敬亭和侯方域？大鍼回答：「柳麻子是左良玉得寵幕僚，可用五等刑罰好好敲問，要他供出謀叛內情；侯方域狂妄自大，目無長上，且是復社重要黨魁，更不能饒過他！」士英又問起往江北跑了趙，路上有什麼見聞？大鍼笑笑說：「我接見了不少地方父老，他們異口同聲說：『自馬老相國做了內閣首輔，朝政漸上軌道，百姓人家都安居樂業，國家中興大有希望！』」大鍼又說：「不過也有些不明事理的，被東林、復社顛倒黑白的宣傳所欺騙，背後嚼老師相廢話！

」士英問「嚼」些什麼？大鍼磨拳擦掌，惱聲說：「東林、復社『吹毛求疵』『豆腐裏找骨頭』真可謂無微不至！他們說：『馬首輔把崇禎帝盜號思宗改爲毅宗，意思是說先帝不足思，叫大家斷了報仇雪恥念頭！』又說：『萬歲爺詔徵淑女，冊立中宮，其中最個最漂亮的，馬首輔私自扣下，娶了作小老婆！』又說：『鷄鵝巷馬相府裏，金山銀山已堆起兩座！』……」士英聽得臉孔轉色，忿忿地在紫檀木大理石桌上撻了兩拳，受屈似的說：「圓老！你是親見目睹；我私自扣下的『淑女』在那裏？兩座金山銀山在那裏？那批假冒爲善的敗類，太不知羞恥！我爲國家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場，不知感激，反在一傍放暗箭，故意挑挑剔剔！」大鍼接上來說：「所以老師相要當機立斷，抱定『國破家亡，在所不惜』的決心，一鼓殲滅左良玉！那小子解決了，東林、復社餘黨一個個如喪家之犬，對付他們就容易！還有，詳述萬曆、泰昌、天啓三朝東林禍國經過的『三朝要典』，和我編著的『螻蛄錄』，多多翻刻幾部，使天下人知道他們的罪惡，不致再受欺騙！」翻刻『三朝要典』『螻蛄錄』的事，士英滿口答應，但怎樣對付左良玉，要待明日與宮裏韓、盧兩位內相和誠意伯、忻城伯等動成重臣

商量了，才能作決定；夜已深，又頭昏腦脹得厲害，不再談下去，也懶得到大廳去見「有臭名士習氣」的妹夫，一切拜託了大鍼，自己回後房去就寢。大鍼由四個小廝掌燈引導，陪着到大廳上，龍友果然還在那兒伸長着頭頸呆等，大鍼在燈光下見他戴一頂烏紗，穿藍緞繡花新官服，留稀稀幾根黃鬚鬚的瘦長臉上露出不耐煩的神色，就告個抱歉說：「龍友兄！對不起！累你久等了！」兩個相對坐下，小廝獻過茶，龍友略問了幾句調停四鎮內閣情形和吏閣部田清撫等近况，單刀直入，談到援救朝宗出獄的事，大鍼一臉正經回答：「侯朝宗是我子姪輩，他父親侯恂老先生跟我政見雖不合，私交却極厚，所以往年朝宗在南京，我一晌把他當自己親生兒子一樣看待！可惜少年人總不免患自視過高的通病，能吟幾首詩，掉幾句文，就氣傲萬丈，自以爲了不得，着實欺負過我這位老前輩！」

第三十回 左良玉飛檄討馬阮

不過「君子不念舊惡」，況且我又是他父執，能幫忙的地方一定幫忙，龍友兄！你放心，我一定幫忙！」龍友喜得直跳起來，作個大揖，擠眉弄眼說：「圓老！「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你圖賴不得！」大鍼摸一蓬絡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哈哈大笑說：「龍友兄！你說笑話了！我既答應幫忙，爲什麼要圖賴？不過幫忙有個限度，不能徇私枉法，不能以私害國！我們自己人明說一句不要緊：侯朝宗改裝換姓到南京來，事情確實有點蹊蹺，不弄個水落石出，沒名沒目去向錦衣衛說情釋放，傍人又會嚼些閒言蜚語，罵我阮鬍子收受賄賂，罵我徇私枉法，不忠國家，那可不好消受！」龍友是老實人，一時被纏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不知道鬍子問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逼緊一句問：「圓老！你爽快快講，能不能贖我楊龍友面上，不算舊賬，饒放了侯朝宗？」

大鍼雙手一攤說：「侯朝宗下在錦衣衛獄，不是下在兵馬獄，「饒放」不「饒放」由不得我作主，你纏着我有什麼用？」龍友見鬍子不留一絲情面，推托

得一乾二淨，心裏大不樂意，發牢騷說：「我跟侯朝宗不過是泛泛之交，半夜三更跑來找你，原爲國家着想！圓老！別的事不依也罷了，這件事非依不可！朝

宗過去固然得罪了老人家，但你是父執輩，何必跟年輕人鬥這口氣？爲人在世，富貴浮雲，生死一夢，壽再長些，不過百歲，你老人家已年逾花甲，何必硬鬥這口氣，三三三十一，舊賬算得分毫不差？」大鍼見這「六品主事」毫不懂禮貌，向主管上司下教訓，不禁惹起了一肚子肝火，惡聲惡氣說：「龍友兄！你做『好好先生』，要分個青紅皂白！那姓侯的固然是我子姪輩，但不該加入復社，幹禍國殃民勾當！我十分願意幫他忙，可惜『心有餘而力不足』，案件不歸我主辦，而由錦衣衛全權處理！再『開門見山』說一句：新債可以不討，舊賬不能不算！你不算舊賬，人家會跟你算舊賬！你不爬在人家頭上，人家會把你踏在脚下！」龍友被搶白一頓，氣得臉色發黃，他仗着裙帶上沾點光，原不把這「添設兵部尚書」瞧入眼裏，這時毫不客氣的冷嘲說：「只恐怕舊賬算清了，國家也弄亡了！仔細想想，大家都得不償失！」大鍼轉着對骨溜溜眼睛，打趣了他一下，扮起臉孔詰問：「這話什麼意思？」龍友昂着頭回答：「爲假太子的事，左良玉在武昌公開揚言要來南京清君側，再聽到侯朝宗被捕消息，豈非火上添油，成了僵局！」大鍼臉孔一翻，怒聲說：「什麼叫做『清君側』？稱兵作亂，

攻打京城，叫『清君側』嗎？呸！這是謀叛！那遼東野種敢背叛朝廷，自有國法處治他，用不到你我擔心！」龍友見「褲子襠裏阮」翻下臉孔，嚇得不敢再開口，留稀稀幾根黃鬚鬚的瘦長臉上，露出一股隱隱鬼鬼的相兒，坐着只是發怔。大鍼也懊悔不該得罪「馬老相國」至親，換過一副笑臉，說：「龍友兄！我們來談正經：三個月前我從蘇杭新買來一批歌女，品貌藝技都是第一流的，臧亦嘉教會了她們『燕子箋』『春燈謎』兩部戲，過十來天後，可在石果園正式演出，你一定要來賞光賞光！」龍友胡亂答應了幾句，借着夜深作藉口，起身要走；好在主人早已就寢，不必辭行，兩個就吩咐小廝點燈備轎，各回家去。第二天，馬士英在鷓鴣巷相府，邀請司禮太監韓贊周，秉筆太監盧九德兩位內相，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和保國公朱鎮遠，魏國公徐宏基，安遠侯柳祚昌，鹽監侯湯國祚，駙馬齊齋等勳戚重臣，爲左良玉以兵力和逼脅，強要赦放假太子的事，開了次機要會議，席上大家一致同意阮大鍼的意見：「左良玉稱兵作亂，這是他的惡貫滿盈，自取滅亡，朝廷可名正言順的發兵討伐！」對處置假太子，大鍼本準備「紅蘿蔔」上在蠟燭眼裏，將罪過加在東林，復社身上，因馬士英

嫡系靖南侯黃得功臨時派專差送來道密奏，裏面說：

「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不明白，付之刑獄，混然雷同，將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臣，詔狗者多，抗顏者少，卽明白認識，亦誰敢出頭取禍？」

字裏行間，一口咬定太子是真的，大鍼恐另生枝節，把嫁禍東林、復社的主意暫時打消，仍拘押在兵馬獄裏，改期再審。另一方面由兵部審諭以兵部左侍郎銜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軍務駐節九江的江督袁繼成，沿江嚴防左兵，命駐節贛江的靖南侯黃得功移軍南下，扼守銅陵、貴池一線，又命廣昌伯劉良佐分兵一部，與靖南侯合作，加強長江防務；兵馬調度妥當，大家以爲可高枕無憂，於是南京城裏仍是一片昇平氣象，趁着春意闌珊，秦淮河上「朝朝寒食，夜夜笙歌」，那熱鬧更無須說得。

約過了半個月光景，到四月初七日，阮大鍼從蘇杭新買來的一批「品貌技藝都是第一流」的女孩兒，經教戲師父鹹亦嘉足足三個月的教練，已完成「燕子箋」、「春燈謎」兩部戲，決定那天在石渠園先演出「燕子箋」，第二天再接演「春燈謎」，所請來客有

：內閣首輔兼兵部尙書的馬士英，握南京城防兵權的操江都督誠意伯劉孔昭，東閣大學士王鐸，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朱統額，還有忻城伯趙之龍，禮部尙書錢牧齋，兵部主事楊龍友等幾位。天未亮，整個石渠園已忙得天翻地覆，紅鼻子鹹亦嘉穿了件半舊淡紫色絹直裰，在戲房導演「燕子箋」的彩排，七十多歲留銀白鬚鬚的總管來福，戴一頂新豬鬃頭巾，穿一件新烏紗帽，繫一條新搭膊，忙着指揮百多個小廝，到處打掃洗刷，大鍼自己也精神抖擻，戴闊大烏紗，穿素白蟒袍，圍玉帶，踏高靴，從天還未亮一直忙到中午時分大廳上舖了紅氈毯演出「燕子箋」的時候。掃興的是：劉孔昭，王鐸和朱統額臨時應弘光帝召請，參加宮宴，不能出席；龍友爲活動保釋朝宗的事，挨了他弟兄一頓臭罵，一直悶悶不樂，推說有病，懶得往石渠園走一遭；來客只到了馬士英、趙之龍、錢牧齋三位，大鍼心想：「只要能討得馬老相國歡喜，那就萬事大吉！」也不甚放在心上，陪士英坐在一旁，慇懃勤勤的解釋戲裏的情節。士英因弘光帝設宮宴不邀自己參加，大爲不樂，鬢紫色，留花白鬚鬚的臉上，沒一絲笑容，額上浮起幾條皺紋。鹹亦嘉在幕後見來客寥寥可數，又見「內閣首輔」坐在當中一把太師座上，臉

有愁容，穿橘紅蟒袍，淡眉毛、小眼睛、高尖鼻子，留短短幾根鬚鬚，約四十四五年紀的「忻城伯」，和已六十多歲，穿寶藍官服的「禮部尚書」屑屑地談着些小事，不像在看戲，急得冒出一身冷汗，鼻子紅得像鷄冠，怪着日子不吉利。演到第十一齣，大鍼向士英興奮地說：「老師相！這齣是全部戲的緊要關頭，鄭飛雲填了首詞，不防被婁燕子啣去，落在霍秀夫手裏……」又彎過身向坐在士英另一首的之龍和牧齋說：「之公！牧齋翁！緊要關頭來了，燕子啣去了鄭飛雲的詩箋！」紅氍毹上小姐鄭飛雲正唱完了「啼鴛兒」，嬌聲吟詩箋的詞句：

「風吹雨過百花殘，

香闌春夢寒。

起來無力倚欄干，

丹青放眼看。

揚翠袖，

伴紅衫。

鴛鴦蝶也愁，

幾時相會在巫山？

「應兒畫一般。」

大鍼解釋說：「老師相！「應兒畫」是才子霍秀

夫所畫男女兩人眉目傳情的春容畫，鄭小姐看了春容畫，動了春心！」士英略點了點頭，他「燕子畫」已看過了幾遍，早爛熟了。之龍扮個鬼臉，向大鍼笑笑說：「連我們看了，也禁不得動春心！」牧齋的白條條臉色，眼皮有點浮腫，留幾縷花白鬚鬚的臉上，露出阿諛的相兒，翹起枚大姆指，說：「圓老的「燕子畫」，才情並茂，詞藻華麗，比湯顯祖的「玉茗堂四夢」，不知好上幾倍！」大鍼見牧齋這樣誇讚他，樂得渾身骨頭都輕了幾斤，不知怎麼回答才好。這時，紅氍毹上丫鬚梅香忽驚聲叫喊：「好古怪！怎麼上燕子兒，只是這樣望鏡台上飛來飛去，與往時不同？呀！怎麼把小姐頭的這箋兒啣去了！燕子！轉來！轉來！還我小姐的詩箋！」鄭小姐笑着說：「癡丫頭！這丫個燕子怎麼曉得人的言語？只得隨他罷了！」接着，鄭小姐和簫笙簫細樂，唱道：

「飛飛燕子，

雙尾貼妝鈿；

啣去多情一片箋，

香泥零落向誰邊？……

士英見那扮鄭飛雲的小旦，臉蛋兒長得標緻，聲音又圓潤悅耳，漸漸把一肚子不高興拋到爪哇國，讚

着說：「圓老！這扮靚雲的，品貌技藝果然不錯，你從那裏搜羅來？」大鉞咬耳朵回答：「不瞞老師相！爲採辦這批女孩兒，我煞費苦心，一再拜託蘇杭兩府地方官，揀俊俏的挑選！」又扮個鬼臉說：「我打算再教會些彈唱，獻進宮裏孝敬萬歲！」馬士英白了他一眼，低聲笑罵說：「你真是無孔不入，獻媚爭寵的本領沒人及得上你！」大鉞紅紅臉，更樂得渾身骨頭輕。約過了「個時辰，演到第二十二齣，門戶人家出身與霍秀夫訂了終身的華行雲上場，那扮華行雲的是花旦，姿色比扮小旦的女孩兒又勝過幾分，牧齋看得呆了，心想：「既圓海的本領確實神出鬼沒，怎麼天下尤物偏會落入他手裏？這樣漂亮的女孩兒，我生平不曾見過，要在家裏的柳如是，和我賞識的鄭妥娘，當十七八年華時，兩個中也沒一個及得上她！」士英之和龍在聲色場中向少經歷，更像餓貓碰見老鼠，張眼結舌，被迷得魂兒都丟了。這當兒，華行雲在紅氍毹上嬌嬌滴滴唱了折「臨江梅」：

「別夢悠悠鷓鴣醒，

愁看蝶壓孤燈。

笑啼無語自含顰，

眉爲誰勻？

淚爲誰零？」

接着，唱了折「如夢令」：

「雙蝶翠香相鬥，

小鳥啼花如咒。

人去沒多時，

又見芭蕉綠透。

消受消受，

腰比垂楊瘦。」

華行雲唱完「如夢令」，嘆口氣說：「奴家自與霍郎別後，魂夢長牽，音書不至；笑啼無主，深夜自憐。又不知他歸向茂陵，或浪遊他處？那詞筆牽連的事，也不見有個下落，不能够訪個實信，捎寄與他，心上好煩悶也。」大鉞解釋說：「老師相！這時安祿山破了潼關，華行雲與霍秀夫失散，孤單單宿在長安，霍秀夫的歹友鮮于佶乘機想轉她的念頭！」果然，扮鮮于佶的二丑上場，油油滑滑的唱道：

「靈犀手，

浪蝶心，

效登徒，

偷香比鄭。」

華行雲上前見禮說：「原來是鮮于相公！」鮮于

估勾搭着問：『雲娘！你這幾日家裏好嗎？』華行雲回答：『有什麼好處？奴家正要相問，霍郎去後，有消息沒有？』鮮于信嘻皮笑臉說：『天殺的！我就猜你當頭定要問這一句，消息在這裏！』說着，張開臂膀去撲抱，華行雲急忙避開，破口罵：『好不識羞！這般搶了臉皮胡擲！』鮮于信那裏肯饒過她，一壁擱住不放，一壁涎着臉唱道：

『柳梢上鶯兒對鳴，

草叢中蝶兒雙趁，

豈可人不如伊，

倒硬挨着許多孤另？』

一個拉，一個推，一個追，一個逃，一幕『強姦未遂』的場面正演得緊張，忽然大廳外脚步聲急促，人聲嘈雜，龍友臉如死灰，不待通報慌慌張張跑進來。龍友見士英坐在大廳下首當中一把太師椅裏看戲，就直奔過來，顛聲大叫說：『左！左！左！左！左！左！左！左！』被這一聲叫，整個大廳陷入難以形容的恐怖裏；牧齋誤會是左良王大軍到了石頭城外，嚇得本來白條條的臉孔，更加血色全無，手擦擦浮腫的眼皮，在肚裏盤算，想賺個疏忽，拔腳溜之大吉；之龍是南京城裏一批勳臣中出名的『胆小鬼』，更

慌張得厲害，淡眉毛、小眼睛、高尖鼻子、留短短幾根鬍鬚的臉上，彷彿被誰打過了兩個耳光，穿橘紅蟒袍的身子，軟癱一椅子裏，動都動不得；扮華行雲的花旦和扮鮮于信的二丑，不知戲是演下去好，還是不演下去好？呆立在紅氍毹上；樂工們吹笙的忘記了吹笙，吹簫的忘記了吹簫，拉胡琴、彈琵琶、敲小鑼的，丟了胡琴、琵琶、小鑼，伸長着頭頸，蹣跚腳跟，緊蹙着穿繡花藍緞官服的『楊老爺』，等着聽他口裏的消息。整個大廳裏，真正臉不改色的，只有士英和大鏡兩個。士英皺皺眉頭，咬咬牙齒，手點着龍友鼻子責怪說：『你怎麼做事總是懵懵懂懂？有什麼話，不好好兒講！』大鏡也在一傍冷嘲說：『左良王沒長三頭六臂！』龍友挨了頓嘲罵，彷彿吞了服清涼劑，清醒過來，吶吶地說：『靖南侯從貴池有緊急軍報來，說左良王三十萬大軍全數撤離了武昌，由三十六總兵率領，載幾千條大船，沿江急進，初四早晨陷下了九江府！』士英聽了這話，如晴天一個霹靂，嚇得呆了，大鏡也臉色有點不自然，問：『九江不是有江督袁繼成扼守着？』龍友輕描淡寫回答：『袁繼成不發一砲，就開了城門，部隊跟左良王併作一路，沿江東下，看情形他們是串通的！』大鏡頓腳叫苦說：『精

糕！糟糕！從安慶往西，扼守東流、彭澤、湖口幾處江防要隘的部隊，全歸袁繼成調度的，這事情糟了大糕！「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該千刀萬剮的賊，跟左良玉一鼻孔出氣，這事情糟了大糕！……士英以為是「有臭名士習氣」的妹夫在胡說八道，硬不肯信，叫拿出軍報來看；果然龍友絲毫沒有誇張，照軍報所說，確實已萬分危急；左軍前鋒迫近湖口，東流、彭澤情況不穩，甚至安慶城中，也有一部份叛軍懸掛反旗，清君側檄文滿城亂飛，檄文隨軍報附來了一張，士英約略看了幾段，見上面寫着：

「……除詔命附蔭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而乃冰山發焰，鬪水興波，琴小充斥于朝端，賢良竄逐于崖谷！同一者性侔豺虎，行列猪猡，如阮大鍼等數十巨慝，皆引之為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己者德並蘇、黃，才婉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宏圖等數十大賢，皆誣之為朋黨，以快如蛇如蛇之狠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謔，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

士英啞啞冷笑了幾聲，跳過幾段，看結尾處：「義旗所指，正明為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

中興，必有間世英靈天翼皇明之運。泣告先帝，揭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奴之黨，以報四望，倘惑於邪說，誣誤流言，或受奸臣之指揮，或樹義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血，誓為輪囷離奇，勢必百里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無情之時，追維心痛，敬告苦衷，願言共事。」

看到這裏，士英氣得把一張檄文撕得粉碎，龍友伸手往袖筒裏一摸，長長縮縮說：「另外還有道奏疏，還有道奏疏！」士英拿來一看，見是左良玉的奏疏，裏面寫着：

「竊按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罪狀，無時不聞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層發矜憐，士英以其為假，必須置之死而後快其謀，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剔腸悔過，以存先帝一脈；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眦目指髮，皆欲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

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爲仇，「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謚毅宗，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雪恥之心，罪不容死者一也。

國家提衛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柄政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刻，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語，；；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幣竹難書，罪不容於死者二也。

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尤不容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又引心腹阮大鍼爲添設尙書，以濟其篡竊之驕，兩子梟獍，各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生於今日，罪不容於死者三也。

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進獻，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

陛下即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醜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

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阮大鍼以來，誑毆殺人，如雷演祥，周鏞等，煨煉周納，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深埋陷阱，將生平不滿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

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

率土破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幸存，；；士英乃與阮大鍼一手拏定，抹殺的確認識之方拱乾，而信申通朋謀之劉正宗，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高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爲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者，皆欲寸磔士英、大鍼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東兵計劃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一

士英仰着頭，醬紫色，留花白鬚鬚的臉上，滿是

殺氣，睜着對兇狠眼睛，厲聲說：「送來疏來的軍差在那裏？先斬了他來見我！」龍友慌忙回答：「奏疏是靖南侯轉的，武昌沒派軍差到南京！」這時，演戲的紅氍毹早撤除了，「紅鼻子」在大鏡嚷着「糟糕！糟糕！糟了大糕」的時候，與樂工女孩兒們溜得乾乾淨淨，大廳上只剩了士英、大鏡、之龍、牧齋、龍友五個人。士英咬咬牙齒，一時付不出一個主意，大鏡像瘋了一樣，忘了「內閣首輔」在座，拍手頓腳，把左良玉、袁繼威兩個罵得狗血噴頭，之龍和牧齋也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幫着罵。正罵得熱鬧，小廟稟報兵部值日官老爺有緊要事叩見，士英傳諭進來，那值日部曹臉色像死人一樣蒼白，慌慌張張，幾乎在門檻上絆了一交。士英問有什麼緊要事？回答：

第三十一回 圖挽大局龍友受辱

士英不回答一句話，向隨身小廝遞了個眼色，叫趕快備轎去兵部，大鏡顧不得有幾個客人在家裏，與士英同走，龍友和值日部曹也跟着走，四乘轎像飛一般，急巴巴，往兵部衙門抬去。石巢園裏，來客剩了穿橋紅蟒袍的「忻城伯」和穿寶藍官服的「禮部尙

書」兩個，他們聽了兵部值日官一番話，嚇昏腦袋，忘記是在阮大鍼家作客，「易客爲主」，恭恭敬敬送士英、大鏡等上了轎，仍回廳上坐，曉曉不休的爭着各人「應變」的一片大道理，牧齋愁容滿面說：「之公！我認爲當務之急，遷都第一要緊！近一點遷到杭

「靖南侯、廣昌伯、東平伯都派來十萬火急軍差，在兵部等候叩見老相國，有機密事情稟報！」士英喫了一驚，問大概是什麼事？那值日部曹遲疑了一會兒，說：「靖南侯派來的軍差說：左良玉攻勢，銳不可當，湖口在初四傍晚失守，彭澤、東流情況不明，安慶、袁繼威叛軍樹立反旗，全城陷於混戰。廣昌伯派來的軍差說：太和、潁州被滿清攻佔，壽州危急萬分，請兵部速派援兵救急！」喘了口氣，偷偷瞧了一下士英的臉色，又接下去說：「東平伯派來的軍差說：河南重鎮歸德府已於上個月二十二日被滿清攻陷，虞城、夏邑、碭山情況不明，徐州守將李成棟棄城南逃，宿、泗、兩淮萬分危急，請兵部速派援兵搶救！」

書」兩個，他們聽了兵部值日官一番話，嚇昏腦袋，忘記是在阮大鍼家作客，「易客爲主」，恭恭敬敬送士英、大鏡等上了轎，仍回廳上坐，曉曉不休的爭着各人「應變」的一片大道理，牧齋愁容滿面說：「之公！我認爲當務之急，遷都第一要緊！近一點遷到杭

州，遠一點遷到福州，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能再
踏去年京師失陷的覆轍！京師失陷前，御營提督吳襄
關住城門，不許百官逃難，說：「要死大家死！」結
果文武百官被流寇一網打盡，活活捉去了八百多，喫
了夾、棍、扛、拷，的苦頭不算，又要追「贖銀」。
這次不論左良玉來或滿清來，不見得會比流寇好說話
些，所以萬萬不可再蹈覆轍，趕快遷都要緊！」之龍
臉上露出輕蔑的神色，摸摸短短幾根鬍鬚，說：「遷
都有個屁用！你遷到杭州，別人會追到杭州！你遷到
福州，別人會追到福州！我不客氣問一聲：前方沒好
好兒打一仗，後方就口口聲聲喊「遷都」，這遷都跟
逃難有什麼分別？」牧齋被搶白了一頓，羞得漲紅了
臉孔，辯着說：「遷都與逃難相差十萬八千里，怎麼
會沒有分別？」之龍搖手說：「不！不！總之，遷都
是下策。」我的主張：請萬歲爺頒道聖旨，江南各省除
了動戚、官宦、縉紳和食廩的生員是例外，其餘不論
阿狗阿貓，凡男丁十六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一列
從軍，並嚴令「毀家抒難」，兵器由各人變賣家產自
備，糧餉由各州縣自籌，這樣一來，兵又多，糧又足
，北邊可防北兵，西邊可防西兵，我們仍可優哉遊哉
過日子，安安坦坦坐着勝利！牧齋翁！你看我的主

張，是不是比你更高明？」說着，拍拍裹着橘紅蟒袍
的膝蓋，搖頭晃腦，眈眈小眼睛，像是十分得意的樣
子。牧齋聽得肚裏暗笑，心想：「你們這批世襲勳臣
，沾祖宗的光，「四肢不動，五穀不分」，居然也與
開國政，位居要津，其實見識比三家村小牧童都不如
！」巴望他幫着在「馬老相國」和其他幾位權貴面前
講幾句，使大家明白遷都確是「當務之急」，牧齋反
反覆覆，轉灣抹角，對之龍講了許多不遷都的危險處
，又引經據典，證明遷都合乎「春秋大義」，歷史上
有不少前例可援。之龍原是出名的「胆小鬼」，經不
得牧齋明言暗語唬嚇，果然心兒有點跳跳動，害怕地
問：「牧齋翁！十天半個月內遷都，是不是還來得及
？」牧齋回答：「這誰也難料，如袁繼成確實有了反
意，長江大門洞開，莫說十天半個月，三五天內，左
良玉兵臨石頭城下都保不定！」之龍嚇得直跳起來，
撓手頓腳發急說：「這怎麼來得及？丟了第宅花園，
粗笨木器不算，我家裏單單細軟箱籠，也可裝上二三
十船，三五天內收拾妥當，搬到杭州或福州去，怎麼
來得及？」又說：「牧齋翁！我們真儂！局勢這般緊
急了，還在嚼廢話，趕快回家去收拾收拾才是正經！
」牧齋兩手一攤，摸摸花白鬍鬚，苦笑說：「我是「

羊肉沒吃到，惹了一身羊騷臭！除了幾箱書畫，幾套舊衣，便是光桿子一條，沒什麼可收拾的！」說着，各自吩咐小廝備轎回家去。

之龍、牧齋離開石果園的同一時候，往兵部去的四乘轎也飛一般進了洪武門，在兵部衙門階前歇下。士英忽忽下轎，進密室分別召見靖南侯、東平伯、廣昌伯派來軍差，他們所以要「面叩馬老相國」，果然各有一份「機密」在：靖南侯黃得功「報了湖口在初四傍晚失守，彭澤、東流情況不明，安慶袁繼成叛軍樹立反旗，全城陷於混戰等一些不利消息外，另有一封給士英的密書，極力主張釋放太子，他說：『不論太子是真是假，總以釋放爲上上策，否則前線軍心被左逆宣傳所搖惑，情況至爲可慮。』士英毫不加思索，當即親筆寫了封信，交原差帶回，裏面說：

「王之明自供假冒太子，百官士民，萬目昭然，無庸疑惑，供詞正漏夜趕刻，即付詔使，逐郡宣布；左逆借題太子，稱兵犯上，實係受奸黨指使，蓄意謀叛，如在兵力逼脅下，釋放王之明，該逆以後更將跋扈逞強，且如以兵力逼脅，可予取予求，試問朝廷威信何在？國家綱常何在？故即欲釋放王之明，亦必在左逆知罪悔過，或束手就

擒之後。」

東平伯劉澤清派來的軍差，除呈報河南重鎮歸德府於上月二十二日被清兵攻陷，虞城、夏邑、碭山情況不明，徐州守將李成棟棄城南逃，宿、泗、兩淮萬分危急，請兵部速派撥兵搶救外，也另有封密書，把總督高營兵馬的監軍衛胤文攻擊得體無完膚。說胤文才能淺薄，不孚衆望，高傑標下各營部將沒一個肯受節制。歸德棄守，李成棟南奔，衛胤文實是罪魁禍首；字裏行間，很有擬已故與平伯高傑遺下各營兵馬歸他收撫調度的意思。士英看得大爲不樂，心想：『劉澤清這賊始終野心未死，千方百計想掣掉高傑部隊！衛胤文是我私人，怎會「才能淺薄」？怎會「不孚衆望」？簡直胡說八道！懵懵懂懂！……』接着，召見廣昌伯劉良佐的軍差，他送來的軍報，與兵部值日官所說一般無二：『太和、潁州被滿清攻佔，壽州危急萬分，請兵部速派撥兵救急！』不過後面長篇大論，把扶溝、淮陽、太和、潁州等地失守的罪過推在地方官頭上，說他們不戰不守，非逃即降，以致敵人攻勢如烈火燒山，難以遏止，並附了份多頭套的告示，以說明敵人在前線對地方官威逼利誘情形，那告示上有：『爾文武官員，速以地方城池投順者，不論官之大

小，各陞一級；抗拒不順者，自身遭戮，妻子受俘。『等一些話。士英看得更加不樂，心想：『劉良佐做事太憐憫懂懂！把敵人招撫告示送到兵部，成個什麼體統！』他請大鍼進來，把三份軍報給他看，問處置辦法。大鍼略想了想，從從容容回答：『眼前要緊的是召東平伯兵馬入衛京師，命廣昌伯速率部下扼守長江。老師相寄一封親筆密書給廣昌伯，告訴他：太和、潁州被滿清攻佔，攻佔了無妨，壽州危急萬分，危急萬分也無妨，甚至鳳陽、臨淮關都可不守，最要緊命他迅速調兵南下，增厚銅陵、貴池一線兵力，搶救安慶！』士英彈指疑疑說：『調二劉兵馬南下固然要緊，如清兵乘機長驅直入，豈非傷了腦筋！』說到這裏，苦笑一聲說：『這情形有點像割肉補瘡，瘡是補全了，人却刺死了！』大鍼濃黑眉毛一揚，極有把握似的笑說：『老師相不必憂這些！依我看：不是「割肉補瘡」，而是「調度有方」！兩個強敵在眼前，左右開弓，同時對付兩個，這是兵家所大忌，別輕重，分緩急，度利害，衡虛實，先打倒容易對付的一個，再應付不易對付的一個，才是正路！所以對滿清的進犯，只能暫時忍一忍痛，準備棄地千里，要緊的是調集一切可調集的兵員，以雷霆萬鈞攻勢，

先解決了左良玉！打個比喻說：有一百斤担子，挑不動，先挑五十斤；如不自量力，硬要挑一百斤，背骨折斷，就後悔不及！再說：如京師守不住，左良玉手上喫了敗仗，守住了宿、泗，兩淮有什麼用？京師守得住，左良玉身上打了勝仗，宿、泗、兩淮丟了也不妨！滿清是外國人，招架不住大不了割地求和，即使滿清長驅直入，下兩淮，陷維揚，兵臨浦口，我們還可遷都杭州！金不算不強，南宋不算不弱，可是南宋君臣一樣在四子湖邊載歌載舞，過了幾百年遭逢日子！』士英聽了「添設兵部尙書」一番長篇大論，心事寬了一半，說：『召二劉入衛京師，這事太重，我一個人作不了主！恐怕明天朝議時，萬歲爺與百官都不會依！』大鍼兇狠狠說：『萬歲爺是老師相擁立的，老師相的主意，也就是萬歲爺的主意！至於百官，老師相是他們頭上一月天，沒人敢道個不字！』又說：『老師相先跟韓、盧兩位內相商量一下，大家幫着講，萬歲爺一定會依！至於百官，我有個辦法，包管他們朝議時連屁都不敢放一個！』士英問什麼辦法？大鍼咬耳朵答了幾句。士英又問：『圓老！召二劉兵馬入衛京師，這命令要不要待朝議會商後才傳下去？』大鍼說：『老師相太厚道了些！朝議會商不過遮遮

天下耳目，老師相以內閣首輔兼掌兵部，兵馬調度的事，自可全權處理！何況眼前局勢十分緊急，袁繼成那該千刀萬剮的賊，忘了朝廷待他恩典，不忠國家，跟着左良玉謀反作亂，兩路兵馬併在一起，實力更不可小覷，靠着靖南侯一個，斷斷也擋不住！」士英覺得這話有理，當即傳了幾道緊急命令：一道送到荊州靖南侯軍營，命堅守銅陵、貴池，並分兵水陸兩路合進搶救安慶；一道送到應淮關廣昌伯軍營，命撤了淮河河防，南下沿江防堵左兵；一道送到淮安東平伯軍營，命以小部兵力留守兩淮，虛張聲勢，擺個「空城計」，防備清兵南下，大部兵力迅速入衛京師，抵禦左兵；又有一道命令給總督高營兵馬的監軍衛胤文，對歸德失陷和徐州守將李成棟棄城南逃兩事，嚴厲申斥了一頓，命他戴罪立功，與高營各標總兵「和衷共濟」，堅守宿、泗一線。大鍼又主張下一道命令給駐節揚州的督師史可法，二劉入衛京師的事由他負責調度，士英嘆了一驚，反對說：「史道隣巴不得拆倒我台脚，那會贊成召二劉兵馬抵禦左兵？圓老！你打錯了主意，那矮黑子不如不睬他更好些！」大鍼「格格」乾笑幾聲說：「史可法爲人最好狡圓滑，他「腳踏兩頭船」，跟東林一鼻孔出氣，却不是東林人物，暗下

與老師相處最爲難，表面做得十分恭謹忠順！找遍天下，唯他最有資格拾老師相這把內閣首輔交椅坐，這次召二劉入衛京師，命負責調度，是「低他聲譽，陷他左右爲人難的最好機會！如不依從，難逃「不忠國家，背叛朝廷」的罪名，料他沒這份魄力！如依從了，從此被東林、復社看得一錢不值！」英士喜得拍著大紅蟒袍的膝蓋，仰頭高聲大笑，稍付了一付，又覺不妥，說：「萬一老史將計就計，暗下唆使二劉按兵不動，豈不弄巧成拙，上了大當？」大鍼笑笑回答：「老師相儘可放心！我在揚州親眼看見督師衙門「門可羅雀」，廣昌伯、東平伯等人根本不理他，那會聽唆使？」於是士英又與斗鳥寫了道緊急命令給史可法。這時時光已不早，太陽下了山，從窗外可見滿天初夏的彩霞，士英趁誠意伯在宮裏參加宮宴，急於要進宮跟他及韓、盧兩位太監商量一下，再面奏弘光帝，問大鍼有什麼事可奏知弘光帝的？大鍼略閉眼睛想了一想，用手敲敲着闊大烏紗的腦壳，一會兒又揉弄着素白蟒袍的袍角，忽兒，濃黑眉毛一揚，嘴角露出滿意的笑容，說：「老師相！有四件事，急待要辦的！」士英問那四件？大鍼回答：「第一件，前線兵多一個，力量就增一分，所以操江都督標下營

兵，和守都城十三門的禁軍，大部份可調到前線去；爲防左良玉便衣隊混入和宵小乘機搗亂，京師今晚起宣佈戒嚴。第二件，由萬歲爺頒旨，詔各州府募兵勤王，凡能募到兵的，以兵數多少，一律授以武職實缺。第三件，銅陵、貴池大軍雲集，存積清糧有限，恐不够支給，可就近在徽、甯等府，預徵來年的錢糧，這樣，兵多糧足，辦事就容易了！」士英點點頭，問第四件，大鍼裝着優，笑笑，不肯說。士英追問說：「圓老！你怎麼不講？」大鍼回答：「只恐老師相不肯依！」士英又緊迫着問，大鍼才嘆了口氣說：「眼前一樁最重大心事，是跟滿清和議不會講成，有這一樁心事在，被拖住了腳骨，什麼事都不能痛痛快快做！」所以我主張：一方面調集一切可調集兵員，以雷霆萬鈞攻勢，準備犧牲江南、江北十幾萬軍民，準備沿江幾千里路化成一片焦土，必求解決左良玉！另一方面，與滿清議和的事，也刻不容緩，老師相務必奏請萬歲爺，趕緊再派議和使臣到北京去！」士英氣忿忿說：「議和的事，暫時不如不提，滿清根本不把我們瞧在眼裏！上次強要我們使臣宿在「四夷館」，以屬國禮進見不算，又冷茶冷飯，百般虐待，最橫蠻無理的，居然逼他們蓬髮投降！左蓬石爭「名分」，爭「正

統」，爭得口焦舌枯，到底落得自己被扣押在北京，生死不明，隨往屬員，也像犯人一樣，全數遭驅逐出境！」說到這裏，像引起了無限感慨，苦笑一聲說：「這叫做「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圓老！議和的事，你千萬莫再提，免得我生氣！」大鍼仍不肯干休，堅持說：「和是一定講得成的！我們肯忍受委屈，肯作「長線放遠鷄」打算，決決沒有講不成的道理！他們要金帛美女，給金帛美女！要半壁江山，給半壁江山！如傲慢自大，以父皇皇帝自居，也儘可尊他爲父皇帝！暫時忍受委屈，求渡過眼前難關，免得陷於「北邊要防北兵，西邊要防西兵」窘局！」士英搖頭說：「滿清根本不把我們瞧在眼裏，我不信會講得成和！」大鍼發急說：「老師相聽我一句話；和是的的確確講得成的！」士英覺得大鍼太會打如意算盤，心想：「和議要雙方情願，滿清無絲毫意思，你苦苦哀求，相思有什麼用？」便推托要鴻宮與誠意伯、韓太監、盧太監商量，兵馬調度和京師戒嚴等事，託大鍼留部辦理，自己忽忽走了。

還未出二門，忽見龍友在門口探頭探腦，又有些部郎、曹們，三個一羣，五個一隊，躲躲閃閃的在低聲議論，瞥見「內閣首輔」大紅蟒袍影子，有的披

脚就溜，有的居然大模大樣，轉過背伴作不曾聽見；士英看在眼裏，大不快活，如在平常日子，早有一頓發作，這時，前方軍事萬分緊急，「四面楚歌，八方聲鼓」，正愁着不知如何應付，也懶得理會他們。跨出二門，龍友上來作了個大揖，攔住求着說：「瑤草兄！我有幾句話與你老談！無論如何，求賞個臉！」說着，不住作躬打揖，小眼細鼻，留稀稀幾根黃鬍鬚的臉上，滿是可憐相；士英瞧成上情分，不好意思拒絕，勉強進側廂主事室坐，龍友見四面無人，憂心忡忡地問：「瑤草兄！眼前北邊要防北兵，西邊要防西兵，不知你老準備作怎麼措置？」士英仰着頭，臉上露出不耐煩神氣，漠然回答：「圓老足智多謀，他有他的錦囊妙計，一切都替我策劃妥當了，你們儘可不必慌張，坐着等勝利就是！」龍友不肯干休，硬要問個明白，士英被纏不過說：「你是我妹丈，本可以無話不談，不過你一張嘴不謹慎，喜歡在外面胡說八道！」龍友賭氣把頭頸一伸，說：「如我走漏消息，你儘管砍我腦袋！」士英見他這麼說，向四面張望了一眼，暗洞洞沒一個人，才小聲把大鍼主張調二劉兵馬入衛京師的事，約略說了幾句；龍友不聽猶可，聽了後急得遍身冰冷，說：「瑤草兄！這事情關係國家

存亡，要經百官朝議會商才好！」士英大模大樣回答：「朝議會商是表面文章，骨子裏仍待我作主！我看前方軍事緊急，萬不能遲緩，已派了十萬火急軍差到臨淮關和淮安去，早則三天，遲則五天，大局可轉危爲安！」龍友嘆口氣說：「北邊要防北兵，西邊要防西兵」，這局面無論如何支撐不住！清兵由豫中移兵東南，陷扶溝、淮陽、太和、潁州，直逼壽州，另路又渡黃河，攻下歸德府，虞城、夏邑、碭山情況不明，這種緊急關頭，撤了淮上河防，清兵勢必乘機長驅直入，萬一江山社稷不保，我們都做了千古罪人！所以淮上兵馬萬萬不可撤，寧可對應付左兵的事另作一番考慮，能寬讓處且寬讓幾分！」士英的醬紫色臉上，緊縮繃地露出極不愉快的神色，輕蔑地釘視了他一眼，怨着說：「我頭如一個亂麻，急着要到宮裏走一遭，你倒空閒擺我嚼些不着邊際廢話！」龍友碰了個釘子，有點氣餒，轉面一想：「這事關係國家存亡！決不能一隻眼睛閉開，一隻眼睛閉閉！況且我跟他妻舅妹夫，嫡嫡親親戚，別人不敢說的我應該敢直說！怕什麼？難道他翻下臉來砍我腦袋不成？」這樣一想，勇氣陡增十倍，不顧三七二十一，說：「左良玉固然跋扈囂張，目無朝廷，又稱兵作亂，對

你老着實不恭敬，但現在外患緊急，滿清大軍排山倒海南下，江南形勢朝不保夕，左逆縱然罪在不赦，也是江山社稷要緊，對他只能寬讓幾分！……」士英不待他說完，搖搖手，惡聲惡氣說：「妹丈！我不客氣講一句：對國家大事出主張，你不如不開口！左逆以兵力逼脅，強要釋放王之明，又受奸黨指使，蓄意謀叛，罪孽深重到如此地步，再寬讓他，試問朝廷威信在那裏？國家綱常在在那裏？」龍友冷笑說：「『威信』兩字不談了也罷，滿清在北京竊據稱帝，自命『正統』，口口聲聲『弘光何物』，勒令我們大明朝使臣宿在『四夷館』，又逼他們薙髮投降，甚至被驅逐出境，朝廷威信早已掃地！談到『綱常』……」士英聽得怒不可遏，手點着龍友鼻子，氣忿忿罵着說：「你是左良玉妹夫，還是我的妹夫？怎麼『破雨傘裏戳出』，倒幫着他來挖苦我？難道一切是我錯，我該向他叩頭求饒才是？」稍停了停，喘了口氣，又以極輕蔑的口吻說：「你是我妹夫，少錢化用，三百兩，五百兩，儘管來相府拿！不必去收受左良玉賄賂，幫着他來我面前游說！」龍友被「含血噴人」罵了頓，氣得從頭頂一直冷到腳底。士英見龍友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小眼細鼻，留稀稀幾根黃鬚的瘦長臉上，露出一股隱裏隱裏的可憐相，不禁懊悔自己措辭的粗魯，懊悔不該把對左良玉的一肚子怨氣，往他身上洩，就陪罪似的換過一副極其勉强的笑容，說：「妹丈！我們以後最好不談國事！我們兩個對國事的主張，南轅北轍，相差得太遠！」又咬牙切齒說：「我明白告訴你：左良玉受東林、復社利用，以兵力相逼脅，我決不會向他叩頭求饒！寧可國破家亡，寧可君臣父子都死在滿清手裏，也決不會讓左良玉猖獗！」說着，拂袖起座，離了主事室，到大門外上轎去。

第三十二回 周鑣遇害田仰返京

第二天早朝時，士英奏請調二劉兵馬入衛京師，事前有了佈置，錦衣衛又早一晚放出恐怖空氣，說：「朝裏有左良玉死黨，打算阻難調二劉兵馬南下，存心拆馬老相國台脚，替左逆張目，如查明着實，那怕他是六部九卿首長，也一律殺無赦！」果然如阮大鈞所預料，「大家連屁都不敢放一個」，弘光帝詢問百

官意見時，一致唯唯諾諾，沒一個反對。接着士英又奏兩事：一，詔各州府募兵勤王，凡能募到兵的，以兵數多少，授以武職實缺；二，銅陵、貴池大軍雲集，存積漕糧有限，恐不够支給，請預徵徵、寧等府明年錢糧，弘光帝自然也依允了他。牧齋本想建議遷都

杭州，動成皇族有不少人支持這一主張，可是昨晚弘光帝臨時依士英緊急奏請，頒旨：「左逆稱兵犯闕，罪大惡極，已諭兵部即令督輔史可法，負責調度四鎮

兵馬，協力堵剿，望公侯百官，共體時艱，安心職守，有敢倡議遷都或率眷逃難者，以軍法治罪。」所以嚇得口都不敢開一聲，躲在朝班後，不時偷偷瞧瞧穿素白蟒袍的「添設兵部尚書」，担心會加他個「左良玉死黨」罪名；其實這時大賊早樂得心花怒放，根本不把牧齋建議遷都的事放在心裏，他待士英奏畢後，站出朝班，在金殿上發了套「寧為玉碎，不作瓦全」議論，又上了兩個條陳，一個是：「前線兵多一個，力量就增一分，公侯百官應以身作則，遴選壯健家奴，送前線參戰。」一個是：「周鑑、雷縉祚結黨亂政，罪惡昭彰，繫錦衣衛獄半載有餘，久久未加處決，何以服天下人心？亂世用重典，應請按律作赤族之誅，以遏亂萌。」第一個條陳，弘光帝完全從依，命各

公侯百官自選壯健家奴，編造花名冊，送兵部驗收；對第二個條陳，覺得太嚴峻些，與秉筆太監盧九德商量了一下，改為「勒令自盡」，由盧太監代擬批諭，交小太監在殿上宣讀，那小太監高聲誦讀着說：

「周鑑、雷縉祚結黨亂政，罪已當誅，乘國家多難，招引外兵，別圖擁戴，紊亂天朝，流毒構釁，法應赤族；姑念所謀不成，已經大赦，獄中勒令自盡。」

周鑑、雷縉祚是東林有名人物，在馬、阮大權獨攬的時候，受「勒令自盡」處分，自然大家毫不驚奇，不過大賊不早不遲，這當兒提出，明明含有「殺鷄嚇猴」的意思；於是兩列文武百官，平日稍稍跟大賊不和的，更嚇得戰戰兢兢，覺得眼前局勢，「明哲保身」要緊，暗暗警惕着想：「對國家大事，以後千萬連屁都不敢放一個！」大賊也越顯得威風，以後接着初九、初十、十一，一連三天，天天早朝時有他的高談闊論，和數不清的條陳；且按例於朝班散後，前呼後擁，跟隨了兵部衙門不少官役，繞城巡視京防。這時京師早宣佈戒嚴，都城十三門：朝陽門、正陽門、通濟門、聚寶門、三山門、石城門、清涼門、定淮門、儀鳳門、鍾阜

門、金川門、神策門、太平門，由各分侯駐守着，並各派有兩名監視公侯百官家眷逃難的宮裏內官，大鐵對每一城門的「防務」都不放鬆，細細察看週到，方放下一根肚腸，回兵部辦公。雖上了六十多年紀，因他精神健旺，辦公辦到深夜二三更天氣，才回家休息，和衣稍打一個瞌睡，到五更天，又官服上朝，在金殿高談闊論，上數不清的條陳。

到十二早晨，大鐵率皇城禁軍，操江都督標下營兵，和附近州縣來勤王的兵員，到前線督戰去了，大家才覺耳根清淨些，鬆下一口氣。守都城十三門的公侯，漸有私放家眷和一艘船箱籠細軟出城的，鄉下人有挑青菜、白米、柴炭來城裏販賣的，朝廷百官和富貴人家子弟，更肆無忌憚的在秦淮河上「載歌載舞」，挾妓作樂；可是前線消息，却越來越不利，有的說：「安慶陷落，左良玉前鋒已逼近貴池；」有的說：「劉良佐怕跟左兵交戰，損了實力，仍守着淮河一線，不肯南下增援！」又有的說：「阮尙書所率皇城禁軍和操江都督標下營兵，平日享受慣的，耐不得勞苦，半路逃的逃，溜的溜，剩了不滿三五十個！」龍友是「內閣首輔」嫡親妹夫，又在兵部辦事，大家以爲他消息靈通，有不少人到他家裏去問訊，龍友被擲得

頭昏腦脹，率性整天躲在外面；十三下午，陪牧齋出城逛雨花臺，解解幾天來的悶氣，十四上午，在媚香樓跟畫山水畫名家藍田叔品茶閒談，消磨了半天，下午又約牧齋來桃葉河房坐。

桃葉河房新經過一番油漆，朱漆欄干和朱漆雕花廊柱，還有油漆味，牆壁也是新粉刷的，使室裏更顯得潔白明亮，臨河仍掛着繡花壽紅絲幔，擺設和懸掛字畫，也跟以前一樣。牧齋因前線軍事失利消息不斷傳來，害得他幾夜睡不熟覺，担心萬一左兵殺到京城，自己難逃「助紂爲虐」罪名，有被「梟首示衆」危險，而錦衣衛爲「遷都」的事，又當面警告以後說話小心，牧齋如「啞子喫黃連」，受了一肚子委屈；只有對龍友，他是信任得過的，可以無話不談，所以兩人像穿夾腳褲一樣，常在一起。牧齋到桃葉河房來沒多久，才談了幾句話，忽聽得河房外人聲嘈雜，折城伯趙之龍戴一頂鳳翅盔，披一領大紅團花戰袍，腳踏粉底皂靴，像上戰場模樣，不待通報，大踏步衝進來，嘴裏嚷着：「北兵來了，北兵來了！龍友兄！你還不回家收拾收拾，北兵已到了對江瓜洲渡！」見「禮部尙書」在座，略欠身作個禮，愁眉苦臉說：「牧齋翁！北兵到了對江瓜洲渡，這怎麼得了？」牧齋、龍

友兩個見他一股慌慌張張的神色，不像開玩笑，不禁也發起急來，牧齋頓脚叫苦說：『我留在京裏的，不過幾箱書畫，幾套舊衣，丟了也不妨！只我家鄉紅豆山莊特雲樓藏書，費了我半生心血，是天下文物精華所在；局勢如此緊張，想搬移萬萬來不及，那不要急壞人？』龍友抓抓紗帽腦蓋，仔細忖了忖，硬不肯信，說：『我早晨到兵部去看了塘報，淮上明明平安無事，泗洲駐軍，奉令出擊，還打了勝仗！清兵身上沒長翅膀，怎麼會到對江？』之龍譏諷說：『你們兵部的話信不得，誰信了誰就倒霉！』牧齋問：『之公！你全身披掛，莫非帶兵應戰去？』之龍淡然回答：『我家裏箱籠細軟，老小人口至少得裝三三十條大船，自然照顧他們逃難要緊，想帶兵應戰，可惜分不得身！』又說：『我打算找誠意伯商量去！大家不能坐以待斃，究竟應戰？應守？還是應溜？總得有個辦法！』龍友耿耿眼睛，搖頭說：『我不信！我不信！』之龍聽了大不樂意，撩起大紅團花戰袍衣襟，動身想走，一聲粗聲粗氣搶白：『說不說由我，信不信由你，我是好意來通知！防大家像去年北京失陷一樣，文武百官被活活捉去做俘虜！』牧齋拉住他不肯放，央着說：『之公！北兵消息究竟如何，你且說清楚

！』之龍不好意思推却，重又坐下，慌慌張張說：『我所聽到消息，正巧與兵部相反；兵部所接塘報，在泗洲打了勝仗；我所聽到的，泗州前線收得一塌糊塗，史閣部見泗州無法挽救，正率三五千兵馬北上搶守盱眙！東平伯、廣昌伯兩鎮大軍早撤離了，靠三五千兵馬濟什麼事？所以老史可能已在軍中陣亡，盱眙、天長、揚州情況不明，清兵且到了對江瓜洲渡，這裏發砲轟擊，才不敢渡江！』略喘了口氣，又說：『再告訴你們一個消息：淮揚巡撫田百源已逃到京裏來了！據目擊的人說：他在揚州產業，只剩屋上磚瓦、地上石板沒有搬，其他連馬桶、腳盆都不遺留一個，早裝幾十條大船，過江逃到鎮江！』說到這裏，拍拍裏着大紅團花戰袍的膝蓋，發牢騷說：『他們封疆大吏可以拔腳先溜，我們京裏公侯百官，家眷財物不許出城門一步，世界上沒這種理！過去我對阮圓海崇拜得五體投地，只他不許我們逃難這件事，大不佩服！牧齋翁！你提出遷都主張，京裏勳戚皇族大多數人贊成，你不必怕，儘管去向馬閣老建議！阮圓海自己反對遷都，以『左良玉死黨』罪名來封我們嘴巴，這種做法，未免太下流些！』牧齋見忻城伯肆無忌憚的罵着鬍子，又喫驚，又害怕，連忙說：『阮司馬反對遷都

，有他的見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人看法不同！」之龍輕蔑地說：「呸！呸！他有什麼見解！怕左良玉取他一顆腦袋，才「狗急跳牆」，對自己人也不擇手段的亂加罪名！」又起身說：「我要趕快跟誠意伯商量去！左兵陷了安慶，清兵近在對江，我們不能坐以待斃，究竟應戰？應守？這是應溜？總得有個辦法！」說着，忽忽忙忙走了。牧齋、龍友經之龍一頓騷擾，大家心神不定，牧齋愁容滿面，頓脚叫苦說：「我一條老命送掉不要緊！只家鄉終雲樓藏書，費了我半生心血，是天下文物精華所在，萬萬不能損失！馬老相國兩榜進士出身，自然也愛護文物的，我想求他讓我回家去！」龍友搖頭晃腦，輕描淡寫勸着說：「忻城伯是有名的「胆小鬼」，他的話信不得！我早晨往兵部看了塘報，明明在泗州打了個勝仗！」牧齋冷笑一聲，反駁說：「這種鬼話誰都不相信！幾十萬大軍忙着跟左良玉廝殺，叫三五千兵馬北上抵禦，勢如排山倒海南下的滿清兵，鬼相信打得勝仗！」又嘆口長氣說：「龍友兄！我看大勢已去，靠我們幾個人已不濟事，我們不負國家，是國家負了我們，還是趁早溜之大吉乾脆！」正說着，外面有鬥雲進封書信，龍友拆開一看，呆怔怔地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

說不出話來。牧齋問是誰的書信？龍友回答：「田百源果然到了南京！說有緊急事來商量，叫我在桃葉河房等待一會兒！」說着吩咐小廝從畫箱裏找出一幅田仰筆蹟的立軸，掛在右邊壁上作爲應景點綴，他素知田仰有個脾氣，如別人不把「漁樵山人」題的字掛在壁上當「墨寶」，就認爲別人瞧不起他，不能不臨時敷衍掛一下，待他離開南京，再卸下來「束之高閣」。牧齋見龍友不理會他，起身說：「既然田漕撫要來，那麼我告辭了！」龍友留着說：「不！不！且再坐片刻！百源來了，正可問問他揚州消息！」牧齋摸摸花白鬍鬚，白條條、腫眼皮的臉上，浮起個莫可奈何的笑容，回答說：「田漕撫以淮揚巡撫兼着督運漕糧的肥缺，又跟東平伯兩個包攬着淮上鹽生意，發飽了橫財！我是個窮官，相形之下，露出一付寒酸相，反而不好意思！」龍友眯着眼睛，釘視了他一眼，說：「這有什麼不好意思？老實說，這年頭如抱定「有官萬事足，無恥一身金」主意，那個發不了橫財？我們是名士，不脫書生本色，才做了窮官！這「窮」，正顯得我們清高，根本談不上寒酸相！」牧齋生氣說：「什麼清高不清高，現在局勢已萬分緊急，逃難要緊！我要到鷓鴣巷向馬老相國辭官去，沒時間跟你囉唆

話！』龍友因田仰果然逃回南京，足見忻城伯所說：『史閣部可能已在軍中陣亡，盱眙、天長、揚州情況不明，清兵且到了對江瓜洲渡，這邊發砲轟擊，才不敢渡江！』確有幾分可信，不禁引起一肚子心事，滿想跟牧齋論論『時局』，商量個應付辦法，無論如何不肯讓他走，涎着脸笑笑說：『你想辭官，我舅兄決不會答應！且『禮部尙書、宮保兼翰林學士』，這樣的赫赫官兒，辭了也可惜！』牧齋聽了更加生氣，粗聲說：『我決意辭官，他一定得答應！當初出任禮部的時候，原提出要我依我三件事：第一，偏安江南不是一個久長局面，必須時時刻刻以圖恢復爲念。第二，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幾位老先生，德高望重，進退關係天下安危，在任何情形下必須留置中樞。第三，對待四鎮及左良玉應抱大公無私態度，免貽人口舌，引起內部爭執。三件事完全答應了，我才上台的！現在不但談不上『恢復』，連『偏安』都不可能，高、姜、張幾位老先生半年前早搬走了，跟左良玉正各以幾十萬大軍，在銅陵、貴池一線，廝殺得天昏地黑，三件事全推翻，我名正言順可以攢紗帽，怎麼他能不讓我走？……』話沒說完，河房外到了一乘四人抬大轎，和三五十隨從。一片嘈嘈雜雜人聲裏，鬥斗巴

巴結結邁進個淮揚巡撫田仰求見的帖子來。

龍友、牧齋兩個急忙整一整官服，到門口去迎接。田仰跟龍友是貴州同鄉，年紀雖僅比龍友略大幾歲，多病多痛，衰老得快，看上去像個七十出零老人；淡黃臉皮，高高突出顴骨的臉上，滿是病容，深陷的眼睛，有些沒精打采，嘴裏牙齒腫了不多幾粒，他跟龍友素來熟悉，只略略招呼了幾句，跟牧齋是初次見面，臉上滿堆笑容，互相恭維了好久，才慢慢踱方步進客廳裏坐；忽見右邊壁上，掛着一幅是自己書寫的立軸，喜得左顧右盼，大爲樂意，故意做出生氣模樣說：『我這一筆字，見不得人面！龍老！你好沒道理！隨意亂塗玩玩的，怎麼把它掛在壁上？』龍友扮個鬼臉，奉承說：『你田撫臺的書法，剛勁古雅，算得一代大師！』牧齋爲討好田仰，也不住誇讚，並摸摸花白鬚鬚，朗聲讀着立軸上的話句：

『且聽滄浪吟，休誦卜居篇。愛碧山石橙紅泉，策杖行歌興渺然。醒來時對陶令無絃，醉來時學蘇晉逃禪，不似那憔悴人澤畔，任蒼狗白雲屢變。笑蛙聲紫色早妍，浮名與我無牽絆，再休尋無事散神仙。』

牧齋唸完了，笑笑說：『這話真有意思！』醒來

時對陶令無結，醉來時學蘇晉逃禪！」對世界上事能如此看透，可減少無數苦惱！」田仰耿耿深陷的沒精打采的眼睛，嘆氣說：「可惜我們看透是一回事，不能做到又是一回事！不瞞牧老！我早想學學陶淵明，懶得爲五斗米千里遠遊，可是許多年來，一直在宦海浮沉，窮途落拓，受了不少苦惱！龍老是知道我的，我對名利兩字，素來淡薄，身體又不行，常多病多痛，「開府一方」的重任，實在不堪負擔！今番回京裏來，特意向馬老相國辭官，想求他讓我「浪跡江湖，漁樵爲生」，做個名符其實的「漁樵山人」！」龍友聽得哈哈大笑說：「你們兩位倒不謀而合，牧齋翁也正打算向瑤章兄辭官去！」牧齋紅紅臉說：「我已是個六十四歲的老頭兒了，「朽木不可支大廈」，理該辭位讓賢，由你們年輕的來支撐局面！」龍友急想探聽揚州消息，懶得駁他，單刀直入，問田仰：揚州是不是已情況不明？史閣部是不是已在軍中陣亡？北兵到了對江瓜洲渡，究竟是真是假？田仰聽得喫了一驚，笑笑回答：「古人講得一點不錯：「三人傳言，可使市中有虎！」揚州明明平安無事，史閣部正在盱眙前線督戰，北兵怎會到瓜洲渡？龍老！你什麼地方聽來這一派胡言？」龍友、牧齋兩個，你瞧瞧我，我

瞧瞧你，呆了一會兒，同聲說：「忻城伯剛來桃葉河房，這麼講！」田仰張開已脹了沒幾粒牙齒的嘴巴大笑，說：「怪不得別人起了他一個「胆小鬼」的謔號，忻城伯原來是如此愛聽謠言的！」牧齋仍有些半信半疑，問：「瓜洲渡沒到北兵，怎麼江這裏會發砲轟擊？忻城伯說：鎮江一帶有不少人聽到砲聲！」田仰回答：「那是東平伯標下叛兵，想渡江來搶劫，這邊才發砲把他們擊退！」牧齋見田仰一臉正經，不像說謊模樣，心事寬了不少，又問：「田撫臺！依你看，江北局勢還能支持得多久？」田仰的淡黃臉皮，高高突出額骨的臉上，顯出十分嚴肅的神色，嘆口氣說：「淮上東平、廣昌兩鎮大軍調走了，只史閣部率三千兵馬扼守盱眙，不趕快有救兵去，大局無法樂觀！據我在揚州所得情報，淮河對岸濟兵數目不下十萬，還有許定國、李遇春等一批偽軍，不趕快有救兵去，盱眙恐怕未必守得住！」牧齋皺皺眉說：「盱眙守不住，揚州也就難保！田撫臺！你跟馬老相國是親親又是至交，這情形要細細與他解釋，多多少少總得派些救兵去！」龍友氣忿忿頓腳說：「都是鬪子壞了事！「北邊要防北兵，西邊要防西兵」，這局面原是不易支持的！」牧齋防龍友嘴上不謹慎，招惹出意外是非

，就借個緣故告辭。牧齋走後，田仰另換過一副臉色，笑嘻嘻說：「龍老！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有件緊要事求你！」龍友問什麼事？田仰回答：「我看揚州情形，已凶多吉少，淮揚巡撫兼漕撫道官兒大約不成，求你在老相國面前講一句，調我補個貴州巡撫缺！」龍友扮個鬼臉說：「揚州富庶甲天下，「淮揚巡撫」算得頂兒鬮兒的肥缺，貴州邊郡小邑，恐怕你屈就不慣！」田仰搖頭說：「不要緊！不要緊！」又向四向張望了一眼，小聲說：「我們是自己人，凡事不妨「開門見山」講：我不希罕貴州巡撫這窮缺，只因家眷，行李，裝了二十多條大船，就留在鎮江，急着要護送他們返貴州老家！放了貴州巡撫，一則可一舉兩便去上任；二則沿途水陸起運，抬轎挑脚，可不必化一文錢由地方官派快照料；三則盤纏費用，不必自掏腰包，抵任後可向公家報銷！有這三點好處，我願意暫時屈就一下！」龍友聽得倒抽了一口氣，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淡然回答說：「你跟我舅兄是鄉親，又是至交，不妨當面親口跟他談，我想一定會答應的！」田仰又搖頭說：「不！不！當面跟他談，嫌不好意思！」龍友遲疑疑說：「我跟瑤草雖是妻舅妹夫，其實比外人還生疏，這一响他脾氣特別焦躁，我

「喫耳光，陪笑臉」，受够委屈！一見他面，嚇出了靈魂！看且待圓老由銅陵督戰回來，託圓老去講，更妥當些！」田仰見「好好先生」推托得一乾二淨，心裏大不舒服，咕嚕說：「不！不！這事無論如何要煩你跑趟開關！圓老在銅陵督師，跟左良玉血戰，勝負不可知，夜長夢多，等不得他！」龍友粗聲回答：「你要我去講，一定會碰一鼻子灰！」田仰接口說：「你碰一鼻子灰回來，我決不會怪你！」龍友被擻得肝火往心頭沖，想起忻城伯所說的話：「田百源在揚州產業，只剩屋上磚瓦，地上石板沒有搬，其他連馬桶，腳盆都不遺留一個，早裝幾十條大船，過江逃到鎮江！」想拿來挖苦他一頓；轉而一想：「做人總得四方圓到，八面玲瓏才好！」硬捺下肝火，做出副苦臉說：「百源兄！你有什麼吩咐，我赴湯蹈火也決不推辭！只這件事唯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反誤了你老前程！」田仰的淡黃臉皮，高高突出額骨的臉上，漸漸有點變色，眈眈深陷的沒精打采眼睛，沉默了一會兒，慢吞吞說：「這樣好不好？煩你立刻往鷄鵝巷相府走一趟，把我不得已離開揚州的緣故，向老相國解釋解釋，免得我被誤會是「棄職潛逃」！再求老相國上個奏本，把我撤回另候任用，老相國

能賞賜「撤回另候任用」六個字，你對老相國說：這恩典我一生一世記在心裏！」龍友不便再回絕，只得答應下來。到傍晚邊，返家忽忽忙忙喫了頓夜飯，點起一對燈籠，坐轎到鷓鴣巷去。那知士英因前線戰事不利，惱着東平、廣昌兩鎮不該推三賴四半途逗留，不到江上攔擊左兵，又聽說淮河北岸清兵積集達十萬以上，不禁焦急得如熱鍋上螞蟻，一肚子肝火正沒處發洩，又傳來些不愉快消息：守都城十三門公侯，有不少知法犯法，私放家眷出城，淮揚巡撫田仰已逃回

京裏，王鐸、錢牧齋等都想辭官不幹，於是火上加油，氣得在書齋跳脚；龍友一看情形不對，嚇得「三魂悠悠，六魄渺渺」，那裏還敢說一句話，只往書齋打個轉就走。第二天是四月十五日，龍友於朝班散後，到兵部衙門「點卯」，「劃到」，只批看了三五件公文，覺一身懶洋洋，再提不起精神，想拔脚溜走，去回拜田仰，並可把昨天託他事作個回話；正想上轎，忽從蘇港靖南侯軍營送來幾道緊急「捷報」，那「捷報」內容，把兵部衙門上上下下一些人都驚呆了。

第三十三回

滿清兵渡淮圍揚州

那「捷報」上面說：

「初十、十一兩天，我軍與左逆在銅陵夾河決戰，獲空前奇勝；據多方探報與敵俘供稱，臬臬左良玉確於是役遭擊斃，逆船被轟沉者計三千艘以上，敵屍飄流江上，爲我撈得者達萬餘具，生擒及斬獲更十倍此數；百里之內，江水盡赤，戰况之慘烈，於此可見。敵兵馬輜重，損失殆盡，殘餘由左逆夢庚、黃逆澍、袁逆繼成等率領，向安慶潰退，爲求一鼓殲滅計，我正加緊追剿中。」

不消一炷香時光，消息傳遍全個京城，馬士英等一批權貴們樂得手舞足蹈，那快活無法形容，但大多數人仍在半信半疑，以爲是黃得功虛報勝利，不信左良玉三十萬大軍，像破銅爛鐵一樣，這樣不堪一擊。到中午，三山門外連珠似的放了幾十響「凱旋炮」，添設兵部尚書阮大鍼從前線督師回來了，都城十三門大街小巷，貼遍詳細「捷報」，大鍼並進宮面奏獲勝詳情，弘光帝當即賜御酒三杯，差大批太監持銀幣到前線勞軍，晚上大鍼又在石渠撰設「慶功宴」，

邀宴京裏文武百官，於是大家才深信不疑，左良玉確確實實在銅陵打了個大敗仗。

其實，左良玉不是在銅陵灰河一役被「擊斃」的，早在幾天以前，四月初四傍晚，已在九江江面帥船上納敵；「兵馬輻重，損失殆盡」，也是過份誇張，在灰河中伏，被黃得功用紅夷巨礮，轟沉了大批船隻，死傷慘重，挫了銳氣，倒是真的。左良玉病故前後情形，據史冊所載是如此：原來良玉親率三十六營大軍東下清君側，主要是受他兒子左夢庚和湖廣巡按兼監軍御史黃澍的挾制，當時良玉帳下有不少顧全大局的人，認為滿清大軍壓境，國族命運岌岌可危，「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此時此地發兵與馬、阮血戰，絕非所宜，良玉跟湖廣總督何騰蛟商量，騰蛟也是這個意思，力勸良玉不可輕舉妄動；但左夢庚、黃澍與三十六營大將，早整頓兵馬，祭旗誓師，將已有病在身的良玉硬請到帥船上，並一把火燒了甯南侯軍營，表示有進無退，不論勝敗，到死不回武昌的意思。何騰蛟一百個不願意，也被劫持隨軍出發，一腔悲忿，無處發洩，中途投江自殺；良玉一聽到騰蛟自殺消息，深覺自己對不起他，着實恨部下的胡作亂為，氣上加氣，惱上加惱，病勢更增加了幾分。四月初四日

，三十萬大軍裝幾千條大船，浩浩蕩蕩到了九江，船泊北岸，良玉以親筆信寄駐節九江的江督袁繼咸，說：「本藩奉太子密諭，發兵清君側，此身誓為太子而死；恐今生不可復見，盼大駕來舟握手一別。」繼咸知道用武力抵抗左軍，如以卵擊石，九江城仍難保全，好在自己與良玉平日稍有些友誼，不如上船去勸勸他，也許能回心轉意，免了自己人一場廝殺；就單身渡江，到帥船謁見。良玉抱病出來迎接，進船後，一談起太子被馬、阮誣為「王之明」，拘押在兵馬獄裏，受酷刑敲打，良玉掩袖大哭，並拿出太子密諭來請繼咸過目。繼咸淡然看了一眼，冷聲說：「密諭是真是假，大家心裏明白！」又說：「按照春秋大義，兵諫算不得正途！不如改檄文為奏疏，一則不失人臣之義，二則萬歲爺見大勢所趨，可能當機立斷，有一番主張，三則不以檄文聲討，馬、阮為顧全國家命脈，不必兵戈相見，肯「急流勇退」也難說！」良玉依了他，改檄文為奏疏，答應不破九江城，大軍駐九江江面聽南京回話；如弘光帝執迷不悟，仍寵信馬、阮，不釋放太子，再發檄文起兵清君側不遲，兩人商量妥當，繼咸告辭回去。那知繼咸部將張世勳，都效忠與左軍有勾結，早裏應外合，一面讓左軍進城，縱火焚燒

，一面引兵斬關而出，參加討馬、阮隊伍。良王在船上見九江城頭一片火光，知道自己部屬不聽節制，違約攻城，越加氣上加氣，惱上加惱，猛叫：「我負了臨侯！(繼成字臨侯)我負了臨侯！」吐狂血數升逝世。良王死後，三十萬大軍歸夢庚指揮，夢庚一方面不發喪，把他父親已死的事瞞着不讓人知，另一方面挾持袁繼成參加與盟討馬、阮；從九江往東到安慶，江防守軍有不少是繼成舊部，於是一路勢如破竹，連陷湖口、彭澤、東流、安慶，直逼貴池、銅陵。但左夢庚還是「初出茅廬」，指揮謀略遠不及他父親，「甯南侯已在九江病故，袁總督與盟討馬、阮，係被人挾持，非出本意」，這消息又慢慢傳揚開來，動搖了軍心，終於在銅陵灰河中伏，喫了場「死傷慘重」的大虧；不過黃得功捷報中所說：「逆船被我擊沉者計三千艘以上，兵馬輜重，損失殆盡。」仍是過甚其辭，所以「加緊追剿」後，就不見下文，兩軍一直在貴池、銅陵一線相持。

北兵消息，倒一天比一天緊張起來，史可法於四月十四日率三千五百兵馬，由天長北上救盱眙，還未到盱眙縣境，聽說盱眙守將已投了滿清，泗州援軍侯方巖全軍覆沒，恰巧天又下大雨，大家在泥濘的官道上

，飢着肚皮，拔一脚陷一脚的，連夜趕八十多里路退守揚州。清兵由豫王多鐸率領，以許定國、李遇春等一批降清偽軍作先鋒，約有十多萬人馬，毫不放鬆追上來，陷天長，直逼揚州，把揚州一層又一層，圍得鐵桶一樣緊。史可法只三五千兵馬守城，那裏抵擋得住，日日夜夜等着南京救兵；南京正忙着「慶祝勝利」，忙着放鞭爆，紫彩牌樓，忙着貼「捷報」，喫「慶功宴」酒席，對他不睬不理。史可法向流連淮南道上，向貴池、銅陵一線增援的東平、廣昌兩鎮大軍求救，東平伯劉澤清、廣昌伯劉良佐借辭「奉命南下攔擊左兵，不敢有違馬老相國軍令」，也對他不睬不理。到四月二十日，南京忽聽到一個驚人消息，說：「清帥多鐸已發下屠城密令，攻破揚州後，要把裏城八十多萬軍民殺乾淨！」這消息像晴天一個霹靂，把南京城裏幾千揚州同鄉，嚇得魂兒上天，胆兒落地，大家哭的哭，號的號，像發瘋一樣，手捧着炷香，在兵部衙門前叩頭如搗蒜，求兵部趕快發救兵。這時，士英、大鍼、龍友等都在兵部衙門裏，士英認爲一座兵部衙門被幾千小百姓圍着，太不成體統，且哭的哭，啼的啼，分明是不祥之兆，越想越氣惱，請大鍼、龍友進來，問「處治」辦法？大鍼正想回答，龍友搶上來

說：「他們有祖宗墳墓，田地產業，父母妻子，親戚故舊在揚州！聽說清兵要屠城，自然更比別人關切，哭哭啼啼，情理上難免，處治什麼？再說：揚州丟了，京師也萬萬保不住，趕快發兵解揚州的圍，原是要緊的！」士英聽了大不樂意，大鍼向龍友打量了一下，懂事似的笑笑說：「龍友兄！你是老實人，看不透別人的陰謀鬼計！我告訴你：揚州局勢並沒有如大家想像中的嚴重！史可法天天告急，吵着請發救兵，這是他的調虎離山計！他扮的苦肉計！他知道左良玉已在銅陵慘敗，快被全數殲滅，才危言聳聽，故意渲染江北局勢的嚴重，哄我們調兵北上，使左逆殘餘能虎口留生，保全一份實力！」龍友見龍子輕描淡寫用些話來蔽蔽士英，阻難北上解圍，管不得他是自己上司，惡聲反詰說：「照你說來，盱眙，天長的失陷，也是史閣部扮的苦肉計？故意招引北兵，來救左良玉的危急！」大鍼輕蔑地回答：「『知人知面不知心！』史可法一响做慣東林，復社『擋箭牌』，或明或暗拆老相國台脚，誰能担保他沒這種用心？」龍友覺「褲子襠裏玩」不可理喻，懶得用話去駁他，回頭愁眉苦臉對士英說：「瑤草兄！滿清用十萬重兵圍揚州，看樣子志在必得，史閣部率三五千兵馬，萬萬抵禦不住

！揚州如果丟了，京師也難保，不如趕快命二劉兩鎮回師馳援，也許還能挽救危局！」士英額上浮起濃重的皺紋，閉着眼睛想了一想，不說什麼，問大鍼有什麼意見？大鍼有意無意地笑了笑，濃眉胖鼻的方臉上，露出極沉着，有辦法的模樣，摸摸一蓬略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堅決地說：「老師相恕我放肆！我說：我們主持國政的人，必須有一付鋼鐵鑄的心腸！必要時寧可咬一咬牙齒，學『壯士斷臂』，但決不能以『婦人之仁』壞了通盤計劃！」西兵急，防西兵；北兵急，防北兵！」這不成話！結果一定弄得士卒疲於奔命，陣營未戰先亂！我早說：眼前要緊的是調集一切可調集兵員，以雷霆萬鈞攻勢，一鼓解決了左良玉，以後才有餘力談得上防北兵！現在左逆已死，左夢庚所率殘餘自銅陵戰敗後，如『釜底游魂』，離死期不遠，待東平，廣昌兩鎮大軍一到，一定可把他們澈底殲滅！」說到這裏，拍拍胸口，以更堅決的口吻說：「我以腦發作担保！老師相如依預定計劃，調二劉參加剿擊左兵，我一定把左夢庚、黃澍、袁繼成幾個叛賊活活捉來，獻給老師相！如中途變卦，讓二劉回師增援揚州，那麼左逆殘餘勢必如離籠飛鳥，漏網游魚，從此錯過了除後患機會！」龍友眈眈眼睛，在傍冷

笑說：「大火已燒到腳後跟！滿清兵由天長趨六合，朝發夕至，可到南京，你倒有餘暇談什麼『除後患』！」大賊裝做沒聽見，接着對士英說：「史可法幾次討救兵，我們不理會他，並非是抱門戶成見，見危不救，實在無兵可調派，有什麼辦法！」龍友又插上來咕嚕說：「淮南道上二劉十多萬大軍，把路都塞滿了，怎麼沒有兵？」士英見龍友改不掉的臭名士習氣，

上司面前，不顧禮貌，七嘴八舌打擾，心裏大不舒服，皺皺眉向他白了一眼，暗示不許再囉嗦；龍友偏不服氣，站前一步，拉拉大賊裏白蟒袍衣襟，大聲說：「圓老！我看爲江山社稷，爲天下蒼生着想，眼前談不得『除後患』，能保得住江南半壁，已算上上大吉！滿清畢竟是外國人，大明朝一座江山決不能落入異族手裏！」士英不待他說完，向門外揮一揮手，冷聲說：「你到外面坐一坐，我與圓老有正經話談！」龍友見他躬身下了逐客令，只得起身告辭。士英跟大賊小聲商量了幾句，又喊住他說：「回來！回來！有話與你講！」龍友問什麼事？士英回答：「衙門外幾千揚州籍客民在混鬧，你去宣諭一下，說：朝廷已派大軍解圍去了，叫他們各安職業，不許聚眾滋事，敢違背的以亂民拘辦！」龍友問「解圍」是真是假？大

賊聽得禁不住笑起來，嘲弄似的說：「龍友兄！你真是老實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點粗淺道理還不懂！」士英回答：「是真是假你莫管！我們喫朝廷的飯，安份守己替朝廷辦事就成！」龍友彷彿臉上被熱辣辣打了兩個耳光，氣得臉色發黃，只向值日部曹交代了一聲，就上轎回家去。

龍友一回到家裏，又忙得頭昏腦脹，客廳上坐滿了一二十個維揚籍小京官，他們大抵有家眷或父母在揚州，聽到清帥多鐸下了屠城密令，嚇得魂兒出了竅，到處奔波設法，懇求兵部趕快發救兵，內閣首輔兼掌兵部的「馬老相國」週圓，唯龍友最爲人厚道，且是南京城裏出名的「好好先生」，凡百事有求必應，且就爭着到他家裏來，在客廳仰着頭頸呆等。二門廊下坐着幾個秦淮河上著名清客：吹笛的張卯官，吹簫的張秉官，打十番鼓的錢仲文，串戲的丁繼之，張燕斌，他們因親戚鄰舍中，這幾天接連十多個人失了蹤，仔細一探聽，知被各地來動王義師捉去，補了逃兵缺額，已送交兵部驗收，爲此急巴巴跑來，求龍友托兵部主管員司，查明釋放。龍友才下轎，只聽到裏面一片「來了！來了！」聲音，一個傳兩個，兩個傳三個，人聲越來越夾雜，來不及往書廳歇一下腳，呷

口熱茶，就往客廳接見那批維揚籍小京官，聽够了他們一個個愁眉苦臉的哭訴，龍友心頭也覺一陣酸溜溜，有說不出的難過，心想：「誰無父母？誰無妻子？聽說自己父母妻子快被敵人活活屠殺，自然心痛的！」勸慰了幾句，臉上露出莫可奈何的神氣，說：「不瞞各位！老相國面前，我講一百句，不及阮大司馬講一句！你們不妨到石果園去求求阮大司馬，他能答應，事情就有辦法！」他們那裏肯依，仍纏着不休，龍友嘆口氣說：「如田撫臺在京裏就好，他跟老相國是至交，很肯信幾句！可惜朝廷准了『撤回另候任用』後，已逃難回貴州去！」小京官中有一個說：「田撫臺跟老相國是鄉親，你老先生跟老相國是至戚，老相國肯信田撫臺，那有不肯信你老先生的道理？」龍友如「啞子喫黃連，有苦說不出」，只得答應轉託誠意伯、忻城伯兩位，央他們去跟馬首輔商量，這才一齊興斗斗走了。接着，請二門廊下等着的幾個清客到客廳上來，問明了原委，覺得事情棘手，連連搖手說：「不瞞各位！我生平最怕得罪人，特別怕得罪武人！這事情實在棘手，我要幫忙，也是『黃胖挑担，白費氣力』！」幾個清客見「好好先生」用斷推托，那裏肯依，串戲的丁繼之說：「楊老爺！你是菩薩心腸，

素來有求必應！今天無論如何要賞我們個險，救救十多條命！」張卯官插上來說：「楊老爺菩薩轉世，心腸最軟！」張奎官應聲說：「所以我們只能求楊老爺！」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況有十多條命！十多條命丟了倒是小事，只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幾十張嘴等着要喫，這年頭糧食又貴，費用那裏去張羅？」龍友正被纏得沒法應付，忽見派往媚香樓服侍畫家藍瑛的小廝，氣急敗壞跑進來，哭着叩頭說：「稟老爺！昨天下午藍相公出三山門看朋友，不料一去就無影無蹤！」龍友責怪說：「你真糊塗！城裏戒嚴，回來晚了，進不得城，朋友家宿一夜也是尋常事，慌張什麼！」小廝回答：「我原這麼想，才不！」不料剛才街上碰見個相熟的保兒，他說在烏龍潭親眼看見藍相公被幾個軍爺押往城西清涼寺勤王部隊裏！老爺趕快到清涼寺找一找，如不在，一定已交兵部驗收了！」龍友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好一會兒，才頓頓脚大罵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崇禎朝一代名畫家，我楊老爺府上貴賓，被捉去交兵部驗收了！這成什麼話？這成什麼話？」說着，怒冲冲吩咐僮轎，挑選了十多名壯健小廝，動身到清涼寺評理去。

轎過三山街，龍友漸漸有點氣餒，心想：「我是

堂堂正六品兵部職方主事，跟些把總，遊擊拌口舌，不像個樣子！這一點小事，由兵部派員司辦理得了，何必親自去？再說，如他們不知我是瑞章親戚，受了屈辱，傳揚開去，豈非壞了天大笑話！」但怒火未消，不甘心打回頭走，氣忿忿想：「不！不！不！京師鬧市裏白天捉人，去補逃兵缺額，這成什麼話？我倒要看他們是何等樣人？可會長三頭六臂？」轎子沿城脚牆往北走，越近清涼寺，龍友心裏越忐忑不安，且不免有幾分害怕，就吩咐不必往清涼寺，換去兵部衙門。這時轎子已到烏龍潭山脚下，龍友瞥見路口茶坊後面，有三棵老石榴樹，鮮紅奪目的石榴花開放得正茂盛，襯托着滿山翠綠，更顯得嬌豔可愛，不禁感慨地想：「五月快來了！」五月榴花似火紅」，這景緻多迷人！可惜我們在南京已就不久，看了今年的，看不到明年的！就留了一天，少了兩個半天！一霎眼間，「樹倒猢猻散」，誰知何年何月，才能再來欣賞這美景？」這樣一想，引起滿肚子傷感，渴望到石榴樹下逗留一會兒，透透悶氣，吩咐轎夫停轎，帶兩名小廝，往茶坊走去。茶坊裏一羣茶客，見戴一頂烏紗，穿海藍官服，不高不矮個子，瘦長臉兒的大官過來了，嚇得亂奔亂竄，瞬息間逃個精光，只麼個八十多

歲白髮老婆婆，一手扶拐杖，一手端唸珠，守看着幾張破桌面上凌亂的茶壺茶杯，一盤偷眼緊瞧穿海藍官服的「大官」，和兩個穿烏紗「大爺」的動靜，一盤高聲唸着「阿彌陀佛」裝默；附近幾戶人家，呼兒的呼兒，喊娘，喊娘，紛紛躲進屋裏，「叮零蓬」一陣大響，把前後門，搖門，側門，大小窗戶，一齊關得鐵鐵緊。龍友看眼裏，又好氣又好笑，也不作理會，但欣賞美景的興緻，已消失了大半；走到茶坊門口，見兩個蓬頭赤腳癢了腿的叫化子，遠遠的在拚命奔逃，正猜不透其中道理，忽從茶坊背後，猛竄出一條瘦瘦老花狗，張牙露爪，迎着龍友兇狼猖狂叫。兩個小廝上前去打狗，驀地從身後又閃一條白狗，一條黑狗，三條狗圍在四週，一會兒近，一會兒遠，這邊「汪汪汪」，那邊「旺旺旺」，纏得龍友只忙着打狗，再沒有欣賞石榴花的「雅興」；想回頭走，瞥見亂草叢中一塊斷牆上，題着首字跋潦草的詩，龍友過去一看，見上面寫着：

「中書隨地有，

都督滿街走；

監紀多如羊，

職方賤如狗。

陸起千年塵，
拔貢一呈首；

掃盡江南錢，
填塞馬家口。」

龍友看得倒抽了一口冷氣，揮揮手，連叫：「快回！快回！」到路口上轎去。往兵部衙門打個轉，辦妥了營救畫家藍瑛的事，已太陽西斜，天空羣鴉亂舞，又急巴巴去拜訪誠意伯，忻城伯兩位，託他們勸士英趕快發兵解揚州的圍；兩處都討了沒趣；誠意伯推說有事不見他，忻城伯記着士英奏請弘光帝嚴禁公侯百官逃難的恨，賭氣不肯往鷄鳴巷。回來時，天已墨墨黑，肚裏「咕咕」叫怪不好受，昏頭昏腦忙了一整天，忘了喫午飯，才餓得這般樣兒。到家裏正巧酉時三刻，小廝遞上個帖子，說是午飯後不久，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朱統顯小爺派人送來的，龍友拆開一看，見上面寫着：

「良辰美景，一去不再，秉燭夜遊，古稱達士；前線捷報頻傳，我等更宜及時行樂，謹訂今晚酉時正，泊舟長吟閣埠頭，恭候大駕光臨。」

龍友知道統顯是皇族中出名的小霸王，對他應酬不週全，要防後來喫虧；時間已酉時三刻，來不及喫

晚飯，忽忽忙忙嚼了兩個酥餅，吩咐小廝點起兩盞燈籠，上轎到桃葉渡長吟閣去。在轎裏，摸摸稀稀幾根黃鬍鬚，禁不住唉聲嘆氣，心想：「天天忙昏了頭，一年三百五十多天，天天忙昏了頭！」

約經半柱香時光，到淮清橋邊，前面路被擋住了，轎子歇下來，停在路傍。龍友伸出頭去一看，只見一隊操江都督府營兵，手裏執着柳葉刀，打頭幾個擎着火把，押十多輛囚車過；囚車裏犯人，在昏暗的路燈下，看不清是什麼人，只見一個披頭散髮，滿臉鮮血，模樣兒慘得嚇人，最後是個穿墨綠窄袖綢衫軍官，凸着肚子，騎在馬上。轎快以為隊伍全過去了，正想拾起轎走，緊跟着軍官後面，又來了大批老老小小男女，哭的哭，啼的啼，還夾雜着婦女們尖脆啾啾的咒罵聲，和老頭子的咳嗽聲，把一條路擠得水洩不通。待他們走盡，轎子才過淮清橋，往桃葉渡拾去。到桃葉渡口，完全換了種光景：岸上茶館酒樓，燈火輝煌耀目，岸傍爭渡的過客，擠擠軋軋，挨挨推推，數不清有多少，秦淮河上，來往的船隻更像穿梭一樣，懸着大紅的，玫瑰紅的，淡灰的，深綠的，……各種顏色角燈，船裏有賣酒的，有唱曲的，有扮戲的，這邊吹簫弄笛，那邊引吭高歌，絲毫瞧不見戰亂氣象

。長吟聞離桃葉渡口沒幾步路，統帥所雇游船，果然懸着「建安王府」「鎮國中尉」兩盞旗燈，在埠頭邊等着。統帥不過二十出另年紀，圓臉扁鼻，有一對烏溜溜兇狠狠大眼睛，頭上戴一頂束髮銀冠，穿銀白色繡花緞袍，腰圍一根鑲花銀帶，他見龍友來了，立刻跳上岸迎接，一驚大嚷着：「龍老！你來遲了半個時辰，要罰你滿滿三大杯！」龍友上了船，只見牧齋、之龍兩位來客，另有兩個陪酒的粉頭：一個細瘦身材，長得俊俏嫵媚，黑黑髮辮上，插着朶石榴花，穿緋紅繡花衫，繫一條大紅百蝶繡裙，龍友認識她，名叫玉嬌，是舊院新出淘的貨色；另外一個，長得豐滿白膩，眼珠兒閃閃不定，略帶點輕佻，臉貌、風姿，極似貞娘，龍友看得呆了，要想問又不敢開口，牧齋和之龍兩個拍手大笑說：「果然被我們猜中了！果然被我們猜中了！」向龍友指指點點，交頭接耳一邊談一邊笑；龍友不知他們在談點什麼，更覺不好意思，倒是統帥比較爽快，他一對烏溜溜眼睛瞪了龍友一眼，笑罵說：「龍老！你真認錯了人！她叫賽月，纔從淮安逃難下來的！你看，她跟你老相好貞娘可像？」龍友再細細打量一下，擠眉弄眼，討好似的說：「她呀，她比貞娘漂亮得多！」統帥笑笑說：「好！好！今

晚便宜了你！」又對賽月說：「你陪楊老爺坐！」統帥命小廝擺出精美酒席，立刻開船，慢慢向長板橋、武定橋搖去，待更深時再搖回來；一壁強着要罰龍友酒，龍友知道「小霸王」脾氣，不敢違背，一口氣喫了三大杯。牧齋摸摸花白髭鬚，在傍笑笑說：「龍友兄！還得記住一件事，剛才主人立下規約：『風月場中，不談國事！』誰觸犯了，罰酒三杯！我是監酒，從來執法如山，不留絲毫情面，所以預先通知你！」龍友解嘲似的回答說：「這撈什子的國事，根本沒什麼可談了，誰有閒心思理會？」回頭問統帥：「今晚怎麼李大娘沒來？」統帥正在跟玉嬌挨手碰腳調笑，不在意地回答：「阮司馬石果園擺酒席，她陪客去了！」龍友見牧齋、之龍兩個交頭接耳談私事，沒人睬他，就轉過身揀着賽月腰肢，問她幾歲？那裏人？到南京已有幾天？賽月一壁怕羞似的答半句，留半句，一壁瞞着雙閃閃不定的迷人的眼珠，瞧着他只是笑；龍友漸漸有點心神不定，兩個動手動腳，打情罵俏講着趣話。牧齋突然發出一陣哈哈大笑，對之龍說：「之公！你瞞龍友，他真不愧為風月場中老手，不消一炷香時光，賽月已跟他打成火一片熱！」之龍挑逗似的笑罵說：「他是見了新的，忘了舊的！貞娘被出

百源痛打一頓，實與老兵做妻室，趕到黃河北岸居住，這事誰聽了都要氣破肚子！真娘冤枉跟我們這位「好好先生」結交一場，這番田百源到京裏來，不但不找他評理，反熱絡得什麼似的，幫他討「撤回另候任用」聖旨！龍友紅紅臉辯着說：「不！不！那聖旨是瑤草討的！」統帥插上來問：「龍老！聽說田漕撫已逃回貴州去了，他那一天離南京的？怎麼不跟我們一些熟人辭個行？」之龍的淡眉毛，小眼睛，高尖鼻子，留短髮幾根鬚的臉上，露出忿忿不平的神氣，搶着回答：「田百源在揚州巡撫任上搜括得够了，滿清兵未渡淮河，頭一個拔腳溜逃！金銀財寶，嬌妾美婢，裝了幾十大船，停留在鎮江！還虧他有臉皮對人亂放狗屁，說他在揚州上面有「爸爸」，下面有「兒子」，守土有督輔史道隣負責，安民可交知府、知縣料理，他留駐揚州或不留駐揚州，實無關緊要！現在萬歲准了「撤回另候任用」，揚州得失與他無關，自然可名正言順逃難去，還會記得我們？來向我們辭行？」統帥一對烏溜溜兇狠狠大眼睛一睜，怒聲說：「他們封疆大吏逃得難，我們京裏動成皇族偏不許逃難，世界上沒這種理！……」正說着，船身突然一陣猛震，打翻了桌面上幾杯酒，原來船剛過武定橋，

船快沒留神，跟對面一條船撞了一下；統帥更加怒不可遏，大叫大嚷說：「什麼船撞了我們？把那條船擊沉去！把船上王八羔子一個個摔死去！」說着，磨拳擦掌，要奔往船頭打架，牧齋、之龍、龍友、玉嬌、賽月等幾個人拉的拉，拖的拖，說了許多好話，才勸住了他。又飲過幾巡酒，月亮上來了，兩岸燈火漸漸稀落，遊船也三三兩兩歸去，在靜悄悄裏，罩着一片月色的河面，更顯得曖昧而動人，牧齋抬起腫眼泡皮的眼睛，癡癡地望了一會兒月亮，感慨地說：「人生幾何，對酒當歌！賽月！你唱齣曲我們聽聽！」賽月抱起琵琶，一屁股坐在龍友膝蓋上，一面彈，一面嬌滴滴地唱：

「蓮漪戲彩鷺，綠荷翻，清香灑下瓊珠灑。香風扇，芳草邊，閒亭畔，坐來不覺人清健！蓬萊閬苑何足羨，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換。」

牧齋、龍友兩個拍手叫好，賽月瞞了錢老頭兒一眼，又偷偷在龍友腿上擰了一把，理理絃線，接着唱：

「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閑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

裏笙歌按。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闌，拚取歡娛歌笑喧。」

牧齋、龍友兩個又一陣拍手叫好，之龍、統帥也讚不絕口，連說：「彈得好一手琵琶！彈得好一手琵琶！」牧齋已有七八分酒意，聽了賽月嬌滴滴歌聲，更加老興勃起，提議說：「『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

分盈盈』，這是人世難得盛事！龍友兄！我們來分韻吟詩吧！」龍友知道錢老頭兒飲醉酒，忘了之龍、統帥是「具『酒囊飯袋』，素來與詩文無緣，不住在桌下踢他的脚，遲遲眼色示意，一壁說：『月白風清良夜，吟詩嫌乏味些，不如請玉嬌唱曲吧！』牧齋有點會意，改口說：『對！對！』好良宵，可惜漸闌」，玉嬌！你唱曲我們聽聽！」玉嬌忸忸怩怩不肯唱，俊俏嫵媚的臉蛋兒，露出害羞模樣，一會兒理黑黑髮髻上一朶石榴花，一會兒揉揉緋紅繡花衫衣襟，弄弄大紅百蝶羅裙裙角，挨延時光，經不得這個催，那個促，才和着賽月的琵琶，唱了曲貫雲石的「塞鴻秋」：

「戰西風遙天幾點賓鴻至，感起我南朝千古傷心事，展花箋欲寫幾句知心話，空教我停霜辜半晌無才思！往常得興時，一掃無瑕疵，今日個病軀

懣剛寫下兩個相思字！」

歌聲哀怨悠揚，餘音在靜悄悄的秦淮河夜空裏迴盪着，聽來甚是引人傷感；統帥正想說什麼，玉嬌忽向賽月嗽一嗽嘴，輕輕囑了句：「紅繡鞋！」琵琶聲立刻變得輕快活潑，玉嬌以風騷撩人的甜音兒，接着唱道：

「挨着靠靠着雲窗同坐，看着笑着月枕雙歌，聽着數着怕着愁着早四更過；四更過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闌一更妨甚麼？……」

之龍突然尖聲驚叫：「瞧！瞧！瞧！」大家向船外一望，見北岸貢院一帶，人聲嘈雜，燈火越聚越多，接着見燈籠火把往來亂竄，一片哭聲喊聲不絕，之龍慌得什麼似的，哭喪着臉說：「北兵來了！北兵來了！這怎麼辦？……這怎麼辦？」龍友反駁說：「不會！不會！兵部消息，北兵還未把揚州攻下，他們身上沒長翅膀，怎麼會到南京？」之龍冷笑一聲，恨恨地回答：「你們兵部消息，誰信了誰就倒霉！我昨天聽街坊上傳說，滿清便衣隊早混進京城！」牧齋、統帥、玉嬌、賽月等幾個人聽忻城伯說滿清便衣隊早混進京城，也嚇得魂兒出了竅，趕緊吹滅桌上蠟燭，叫小廝熄了旗燈，角燈火星，船在南岸靠埠，跳上岸，

驟在一家河房壁內，又派個得力小廝過橋探聽，如消息不妙，準備爬出城牆逃命去。附近河房，店舖住戶，有夜深未睡的，也有被對岸哭聲喊聲從夢裏驚醒的，紛紛從屋裏閃出來，慌慌張張往街上轉來旋去問消息，或踏着腳站在埠頭邊，向對岸眼睜睜呆望；一陣亂嘈嘈裏，謠言多得不計其數，有的說：「韃子兵到京裏了！」有的說：「不！不！一定是左良玉！」又有的說：「恐怕是劉澤清叛兵進城搶劫！」……不多

半夜三更圍着都督府不肯散走，操江劉孔昭動了怒，發牌示下來：「聚衆鼓噪者殺無赦！」當場擊斃幾個，飢民更加怒不可遏，與營兵格鬥，才引起一場騷擾。騷擾很快就壓平了，牧齋等幾個人，再沒挾妓作樂的心緒，棄船上轎，各自回家去。龍友受了這場驚嚇，那裏還睡得熟，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好容易打個瞌睡，已五更鷄啼，起來梳頭洗臉，換官服上朝。朝班散後，伸伸懶腰，打打呵欠，到兵部衙門簽個到，想回家睡早覺；不料士英急巴巴派人來傳，那來人說：「老相爺有緊要事吩咐，勞姑老爺駕，趕快去內閣！」

第三十四回

揚州十日慘絕人寰

龍友害怕挨罵聲，有點猶豫不決，但去不成，只好硬一硬頭皮前往謁見；出乎意外的，那一天士英接待他，態度跟平日完全不同，問長問短，談了些家常，然後才說到他速即攜眷離京，以兵部職方主事銜赴京口鄭鴻逵軍營專監鎮軍，凡對江各鎮兵馬有違令南竄的一律用礮打回。龍友歡喜得什麼似的，心想：「瑤草聽親戚而上，防我受『嚴禁公侯百官家眷出

城』聖旨限制，緊要關頭，不及逃難，特意放我一條生路走，這機會千萬不可錯過！」就滿口答應。士英替紫色、留花白鬚鬚的臉上，顯然有一種遮掩不住的徬徨不安的神色，眼光也比往日暗澹頹唐得多，瞧了龍友幾眼，想說什麼，又把話縮回了，輕輕嘆口氣，說：「妹丈！本來我該替你修行，現在局勢如此緊急，這種俗套免了也罷！我看你不必向任何人辭行，趕

快回家收拾行裝，今晚就搭船動身！」龍友發急說：

「今晚怎麼來得及？最快也需三天！」士英苦笑一聲

，責怪說：「你真懵懂！現在是什麼時候？一天有一

天的變化！既決定走，就得趕快走！」龍友沒奈何，

答應明天早晨離南京，宮裏韓、盧兩位內相，和誠意

伯、忻城伯等一些相熟勳戚百官面前，托士英代為致

意，士英一一依允了，說：「我知道！我知道！你趕

快回家收拾行裝去！」說着，恭恭謹謹，親自送到門

口，不像平日那樣，大模大樣坐着，只勉強點一點頭

。士英這種反常的顯得誠懇與親切，引起龍友一肚子

傷感，心想：「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恐怕這不是好預兆！」又想鼓一鼓勇氣

，再勸他弟兄趕快調二劉兩鎮兵馬解揚州的圍，話剛

講了半句，士英皺皺眉，搖手止住他，說：「朝廷的

事，我活一日，總支持一日！你不必過問，儘管放

心！」又拍拍龍友肩膀，抱歉似的笑了笑說：「一年

來留你在部裏，大材小用，的確委屈了你！但到京口

後會知道，不久就有好消息來！」龍友不知「好消

息」是什麼，一時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也不

作理會，出了內閣大門，想上轎回家。士英忽又派人

把他叫回，眼怔怔望着他，叮囑說：「還有話與你講

！你是快上五十歲的人，本來我不講也該知道！」龍

友問什麼話？士英遲疑了一會兒，低聲說：「萬一北

兵渡江，你要見機而行，懂得這話意思沒有？」龍友

點點頭表示會意，急巴巴回家去。第二天，四月二十

二日早晨，天白茫茫一點亮，龍友把家眷，行李安頓

在幾條大船裏，沿着秦淮河，慢慢地搖出三山門水關

，送行的僅僅禮部尙書錢牧齋一個，其他很少人知道

，他會這樣快離開南京。牧齋逗留在船裏不肯走，到三

山門，經不得龍友一再催促，又恐守城公侯和內宮太

監疑心他是「棄職潛逃」，只得戀戀不捨上岸。兩個

都有滿肚子話要說，而不知從何說起？兩個不約而同

預感到這一別，不是生離却是死別，而一時想不起一

個人在「死別」前應該說些什麼？……牧齋摸摸花白

鬚鬚，淚然嘆口長氣，說：「龍友兄！你一路珍重！

龍友應聲回說：「珍重！珍重！」船慢慢離開了

埠頭。畫家藍田叔回浙江錢塘原籍，搭龍友便船去鎮

江，也在船上，龍友進船找他，打算一同飲酒閒談，

排解排解愁思；那知田叔在京裏就留了一個時期，眼

見朝政攪得烏烟瘴氣一團糟，北兵消息，一天比一天

緊急，心情惡劣到萬分，沉着臉，口都懶得開，龍友

邀他不好意思推却，相對默默飲了幾杯悶酒。龍友討

個沒趣，又幾杯悶酒下肚，心頭更沉重幾分，獨自蹣出船頭眺望，這時船已航行了一大段路，石城門、清涼門、定淮門早過了，太陽高高的從鍾山的峯巒上昇起，一片柔和的輝煌的日光，照着蜿蜒不絕的莊嚴的石頭城，照着兩岸綠綠的麥田和岸傍的蘆葦叢，又照着這條發出『嗚嗚』淒聲，曾被稱為六朝金粉地的秦淮河，……龍友忽記起李後主詞句：『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不自禁打了寒噤，小眼細鼻，留稀稀幾根黃鬍鬚的瘦長臉上，浮起個滿懷傷感的苦笑。

龍友走後幾天，北兵消息更緊，一會兒傳說：『北兵已運大礮到揚州郊外，日日夜夜向四門轟擊！』一會兒傳說：『駐天長清兵有南取六合模樣，六合城裏居民溜個精光！』一會兒又傳說：『瓜洲渡發現敵蹤！』一天三五道警報，弄得人心惶惶，大家收拾包袱箱籠靜待逃命。到二十七日中午，有揚州難民來京裏，才知揚州確於四月二十五日失守，聞部史可法、監軍何剛、知府任民育、知縣周志長、總兵劉肇基等守城文武全體殉難，清帥多鐸又下令屠戮城裏八十多萬軍民：『屠城』從四月二十五開始，到五月初五日『封刀』前一天為止，先後一共十天，那慘況爲中

外古今所少有，明遺民王季楚著『揚州十日記』，是一部親身經歷的作品，且用白話摘錄幾段在下面，以見慘况一般：

『二十五日早晨，礮聲漸稀，有人傳說韃子兵已進城，又有人說：『不！不！那是靖南侯黃得功救兵來了！』不久，街上果見不少人披頭散髮奔逃，情况大亂，我急急回家，從後窗偷窺城上，見韃子隊伍中雜有被擄婦女，衣著是揚州風俗，我大喫一驚，對妻說：『萬一遭不測，你要下個決心自殺，免得受辱！』妻答應了，我又說：『且拿出以前交你收藏的金子來，看樣子大家活不了命！』妻哭着拿出金子，準備韃子來挨戶索金時救個急。後來聽說有獻出萬金仍被擊斃的，就改穿粗布爛衣，打算冒雨逃到我二哥家中，二哥家在何家墳後，附近所住的多是貧苦小戶，索金時容易應付些。正想走，大哥也來了，哭喪着脸說：『街上人已不知被殺了多少，我們幾個兄弟要死一處死！』於是捧了先人神主，同逃到二哥家裏。

躲在我二哥家裏的，兄弟三人，我妻和孩兒，還有一嫂一姪，兩外甥，一內弟，共十個人，

到傍晚邊，雨越下越大，韃子兵殺人聲響徹遠近，眼看「屠城」確成事實，大家心驚胆裂，偷偷爬到屋頂角上躲藏，十個人共擁一條毛氈避雨，雨仍不停地下着，淋得遍身濕漉漉，從門外又傳來一陣陣被慘殺者的哀號聲，更嚇得大家心魂不定。夜深後，才敢攀簷下屋，敲火燒飯喫；這時城裏四週起火，近的有十多個火頭，遠的不計其數，火光相映「辟辟卜卜」聲不絕，又隱隱夾着被敲打者的哀哭聲。飯熟了，大家一口不能下嚥，妻把藏金擊碎，分爲四份，兄弟各得一份，藏在頭髮、鞋子、衣帶裏，遇到敵兵時，也許可救性命。

念六日早晨，火勢漸漸平息，我們爬到更高的屋簷上去，有一條天溝內，已躲了十多個人，我們也進入裏面。忽見東廂下有人爬牆逃上來，後面一個韃子兵拿刀緊追；韃子兵看到我，搶了所追的人來捉我，我跳牆逃命，大哥、二哥、內弟也跟着一起逃，從此與家人互相失散，大家無法知道對方的生死存亡。逃到一處地方，韃子兵以「安民符」來誘我們，說：「領有安民符的可以不殺！」信他們的，從藏匿處出來，共約五六

十人，半數是婦女小孩，我們兄弟四個，想佔人多勞盛一點便宜，也加入在內，排隊站立後，頭一棒事是索金銀，我兄弟身邊被搜索乾淨，僅我僥倖沒被搜到。三個韃子兵押我們走，一個提槊前行，一個橫槊後逐，一個來往監視，像趕豬羊一樣，稍不遂意，非打即殺。婦女們更慘，頭頸套索，繫成一串，走一步跌一步，遍身是泥土；嬰孩全被丟在地上，受人馬踐踏，路上屍首更不知有多少，有一處池塘，全被屍首填滿了。到一屋內，見許多韃子兵擁着濃抹麗裝婦女，在大笑大樂，綵緞堆積如山，幾個裁縫忙裁着衣服。跟我們一同捉去領「安民符」的婦女，一個個被逼着脫去溼衣，脫得一絲不掛，由裁縫量了長短，換上華麗新裝，供他們擁抱譁笑取樂；對待我們男的，却是兇狠狠連喊：「蠶子來！」誰上去了，立刻刀起頭落，送了性命，不上去又絕不允許。我站在最後，瞧一個疏忽，潛身溜走，總算死裏逃生；東閃西避，躲入隔壁臨街一進屋裏，彎身伏在一張木榻頂上。不多久猛聽隔壁我內弟在號叫，又聞刀聲鏗鏘，刀聲三響後，哀號聲寂然；接着是我二哥的悲切切苦求：「我家地裏裏

有藏金，放我回去，一定獻藏金來！」回答的是一響刀聲。我驚得魂飛魄散，彷彿整個身子被置在烈火裏焚燒，正在悲痛得不能自持時，一槌子兵挾婦人進來，要在榻上強合，婦人因屋臨街，不肯，才又退出。

這屋上面有仰屏，是席做的，我從榻頂爬到樑上，幸靠扇子遮掩，不會被發現。街上情形可看得清清楚楚：屍首橫倒直豎，滿街都是，有的被殺未死，在蠕蠕爬動或哀聲慘叫，每有槌子兵騎馬經過，後面總有一大串哭哭啼啼的男女跟着。這一天沒有下雨，但天色灰黯，早晚難辨，我料定二哥與內弟已死，唯大哥存亡未卜，耐心等到天黑，從樑上爬下到前樞，屍首堆裏遍呼找尋，不見應聲，又沿城牆腳偷回二哥家裏去找。城下積尸更多，一不小心，便被屍身絆倒，染一身血污。西時動身，亥時方到家，開門的竟想不到是我妻子、大哥、嫂嫂，和孩兒都在，唯兩外姨已被槌子擄去。他們不知二哥與內弟已死，我怕他們傷心，瞞着不說。不久，外面火起，燒得比昨夜更猛烈，我潛出察看，何家墳前後樹木陰森森嚇人，四野只聽到一片哭聲，喊聲，有父親

尋兒子的，有丈夫尋妻子的，趁着黑夜，在屍首堆裏找親人。

念七日，天微微一點亮，我和妻、孩兒三人逃出躲在亂草叢中荒墳裏，孩兒蹲在棺材上，上蓋葦席，我和妻躲在棺材前後。不多時，殺聲漸漸逼近，親見一批批商人，或幾十個或一百多個，被捉來在荒墳附近斬首，斬了半天，屍首越積越多。孩兒臥在棺上，不啼哭，也不想喫東西，只嚼渴難耐的時候，才取墳上瓦片掬田溝水給他潤一潤口，待天黑回家，知嫂嫂被槌子擄去，姪兒已死，剩下的僅大哥和我們一共四個人。

幾天來粒米未進口，飢餓難忍，二哥一家人已死盡，沒處詢問，找不到存米在那裏，又空着肚子挨了一宵。夜裏，妻瞞着我們懸樑自盡，幸被躲在一處的洪老婆子發覺，救活性命。天亮後，我對大哥說：「今天不知誰還能活？如你倖存世上，望替我們照拂照拂彭兒！」不知怎的，我預感到今天一定活不了命，把才五歲的孩兒託他帶走，大哥含淚答應，分別各自逃生，我和妻仍躲原處，坟地裏一具棺材前後的亂草叢中。沒多久，有十多個槌子兵過來，用長竹竿向草叢、坟

窟裏亂掠，第一次僥倖逃過，第二次被穿紅衣服子發覺，他捉住我，要砍我的腦袋，我把身邊藏金獻上，叩了幾個響頭，饒了我，但不肯饒妻，要帶她走。妻已懷孕九個月，死賴在地上甯死不

走，我求着說：『她昨天從屋上跌下來，跌壞胎，坐都不成，那裏走得路？』並以預先塗了血的褲子給他看，才饒了妻。我們知道這兒躲不得了，另找地方，一時找不到地方，妻堅持要自盡，說：『還是死了好！』我心頭惶惶無主，依了她，一同回家懸樑自縊。不料懸樑後繩子斷了，沒有死成，跌在地裏，還未爬起，韃子兵衝進大門來搜人，我們顧不得死活，從後門逃出。妻躲在一間草房裏，那裏已有不少婦女藏着，她們留下妻不肯留我，我急奔入南首另一間草房，硬鑽進裏面。鑽進裏面，發見草堆下有幾張大方桌，可容二三十人。不幸因想進來的人太多，這個擠，那個推，牆壁崩倒，露出個大窟窿；適巧韃子兵經過，用長矛向窟窿裏亂刺，大家被刺得痛不可忍，驚聲慘叫，韃子知有所獲，圍住四週，一個個提出就縛，僅少數殘人搶先奪門溜走。我也是搶先溜走的一個，重逃入妻所躲草房，不管

她們尤不允，鑽入草底，妻給我一個竹筒，一端露出草外，一端含在嘴裏，沒被悶死。待天黑，從草底出來，一身悶得汗下如雨，暗中摸索回家，大哥、彭兒、洪老婆子都在，總算僥倖又活了一天。

第二天，是四月念九，天一亮大家又分頭去找躲藏處。我和妻、彭兒三人躲在池畔深草叢裏，自以為安全多了，那知仍被發見。一個鼠頭鷹眼的韃子兵強要把妻劫去，妻不肯，他用刀背亂打，妻甯死不走，那韃子發個狠，把妻頭髮在自己手臂上纏住，一壁打，一壁拖；到大街上見到另外有婦女，才把她丟下，但已被鞭打得遍身血淋淋，沒一處完膚。我們正在相抱痛哭，忽又見何家墳前後烈火四起，草房一→被點火燃燒，躲在草房裏的竄出來逃命，韃子兵早圍在四週，不是被殺死，便是被擄走，男男女女，沒一個漏網；有的見橫直一死，率性不逃，讓火活活燒死。驚魂未定，又驟聽到一陣慘叫，聲音很熟，我從池畔草叢裏抬頭一望，見是我大哥，散髮露體，被剛才想把我妻劫走的同一個韃子兵捉住，猛砍幾刀，大哥僵臥不動了，才揚長而去。我們待韃

子走遠，急往觀看，大哥還未死，胸口中了幾刀，刀痕有一寸多深，從創口可看得見內臟。把大哥抬回家裏，包紮妥當，我們又逃出躲在一個蕪審裏。

到五月初二，傳說韃子王爺下令封刀，有安民牌曉諭百姓，又命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據焚尸簿所記，前後被殺的達八十餘萬，接連幾天，焚屍臭氣逼人，殺戮仍時有所聞。到初五封刀令正式下了，街上漸有人走動，但全城刀口餘生，寥寥無幾，相遇幾如隔世，問及熟人，已十九不在人間。

四月廿七日以後，揚州難民繼續有死裏逃生，總城出來到京裏的，「揚州十日記」中所寫慘況，他們會親身經歷，往相熟處一番奔走哭訴，不消多少時候，立刻傳得無人不知，把本來已人心惶惶的南京，更鬧得滿城風雨。最慘是幾千族京揚州籍客民，他們大抵留老父母，嬌妻愛子在家鄉，也有全家幾十口老小都沒出來的，聽到屠城情形，沒一個不驚得魂飛魄散；有的搶天呼天大哭，有的昏厥不省人事，有的陣痛澈心肺，猛吐出數口鮮血，有的神經錯亂，一會兒叫兒，一會兒喊娘，哭哭笑笑，在街頭發瘋。後來

又一傳二，二傳三，傳揚開來，說「馬老相爺」當初答應派兵解揚州的圍，根本是「遮天瞞日頭」的欺騙，東平、廣昌兩鎮十多萬人馬，對揚州被圍「袖手不顧」，靖南侯黃得功駐節荻港「按兵不動」，都是馬、阮一下授意，揚州逃出來的難民說：「史閣部早知兵部不肯發救兵，決不作徒勞無功的死守！揚州百姓早知馬首輔是如此一付黑心肝黑肚腸，也萬萬不會拚着身家性命，協助官兵登城禦敵。韃子初破城時，冒充漢軍服裝，打着「靖南侯黃」旗號，史閣部以為救兵來了，才開城的！」於是大家把「鷄鵝巷」裏的「馬老賊相」和「褲子襠」裏的「阮大鬍子」恨入骨髓，一個呼，一個和，蜂擁了一大夥人要拚命。馬、阮早料到這一着，鷄鵝巷、庫司坊兩條街，二步一崗，五步一哨，佈置了密密層層重兵，「虎頭牌」分列兩傍，「銃炮手」站立當街，「行人止步，違者格殺勿論」告示貼在兩衢，嚇得那批想去「拚命」的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找不出一個主張，只好嚙一口氣，掉轉身懶洋洋各回家去。又過了幾天，到五月初十日，北兵消息更緊：揚州敵軍由豫王多鐸率領，從瓜洲渡過長江直搗京口，守軍主帥鄭鴻逵，監軍楊龍友向蘇州退兵，另一路敵軍，從天長陷六合，正馬不

停蹄南下，甚至傳說，已從七里港渡江，便衣隊到了十三門郊外；馬士英、阮大鋮兩個慌得如螞蟻在熱鍋子上爬，想調二劉一黃三鎮大軍入衛京畿，萬萬來不及，想席捲「富可敵國」的萬貫家財出亡，又怕半途遭悍民亂兵搶乾淨，左思右想找不出一個主意，索性「拚死喫河豚」，三令五申：「嚴禁公侯百官家眷出城」，自己也躲在京裏不走。公侯百官中一些怕死的像忻城伯趙之龍、禮部尙書錢牧齋一流人，纏着「阮大司馬」，問首輔究竟在作什麼打算？大鋮不在意地摸摸一蓬留帶花白的濃黑大鬍子笑笑，一聲說：「老相國已抱定『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決心，看來大家只好聽天由命，要死一起死！」之龍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心想：「去年三月北京失陷前，御營提督吳襄關住城門，不讓百官逃難，說：『要死大家死！』結果文武大員八百多人活活被流寇俘虜，喫盡敵打過來苦楚；現在又來這一套：『要死一起死！』這不成話！難道我們死盡了對朝廷倒有好處？」當即邀集皇族勳戚中有資望人物；保國公朱鎮遠、魏國公徐宏基、安遠侯柳祚昌、靈璧侯湯國祚、駙馬顧濟等，同進宮裏找司禮太監韓贊周、秉筆太監盧九德，聲勢汹汹詰問：「北兵已逼近京城，我們不能坐以待斃！應戰？應

守？還是應溜？得有個辦法！現在戰不像戰，守不像守，溜又不許溜，究竟應葫蘆裏賣什麼藥？」韓、盧兩位內相，受了頓責備，着實不甘，心想：「戰守大計，不由宮裏內官主持，怎麼『肚痛怪鬼神』，怨到我們頭上？」因他們是皇族勳戚，不好得罪，忍受在心裏，婉轉回奏說：「這事要問馬閣老與阮大司馬兩位！」之龍惱聲說：「我們剛問了阮閣海來，他說：『老相國已抱定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決心，看來大家只好聽天由命，要死一起死！』我們特來探聽探聽；這『要死一起死』是萬歲旨意，還是馬首輔旨意？」韓、盧兩太監被問得啞口結舌回答不出，韓太監比較機警些，換上一付笑容安慰說：「萬歲爺原想召馬閣老進宮，垂詢垂詢詳情，只這幾天馬閣老身上不舒服，臥病在床，託阮大司馬面奏一切，據阮司馬說：『清兵雖陷了六合、京口，一時還沒實力進窺神京，局勢並不如外傳嚴重，且兵部已發令箭召三鎮大軍日夜趕程來京，援兵三兩天內可到，援兵一到，大局立刻可轉危為安！』我看各位儘可放心，阮大司馬足智多謀，一定有成竹在胸，才敢誇『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口！」盧太監却老老實實說：「不瞞各位，這幾

天我和老韓也愁得飯都嚥不下口，但萬歲爺却沒事兒

一樣，天天飲酒看戲不作理會！」接着苦笑一聲，兩手一攤，說：「皇帝不急，急煞大監」，這有什麼用？」之龍等聽說弘光帝像沒事兒一樣，天天飲酒看戲，不禁倒抽一口冷氣，覺得來宮裏簡直白走一遭。出了內宮，大家議論不定，有的主張去鸚鵡巷，有的主張去庫司坊，主張去庫司坊的說：「馬首輔剛愎自用，素來相信自己所做所說，沒一樁是錯的，跟他去談，白費掉一番口舌！倒是阮司馬比較開明懂理，人也爽朗，一切可細細商量！」反對的說：「不！不！阮圓海是匹老狐狸，碰上他，我們只有被玩弄在手掌上的份兒，估不到一絲便宜！」議論好久，決定兩處都走一遭。士英這幾天又憂又急，的確已憂急出一場病來。只於五月初一上奏章請封靖南侯黃得功爲靖國公，初六保薦他妹夫楊龍友加食都御史銜，巡撫常、

第三十五回

洩衆忿火燒石巢園

鎮二府，因龍友離南京時，士英親口答應他不久就有「好消息」，其他諸事不作理會，內閣擬批，託了王鐸，兵馬調度，託了大鍼，之龍等認爲正可借「問疾」作藉口，去探探「不戰、不守、不和、不溜」的閩葫蘆底裏，究竟是味什麼藥料？議論妥當，立刻動身，誰知「乘興而往，敗興而返」，兩處全碰了一鼻子灰，士英羞小斯回說：「盛情敬領，容後造府拜謝！」下與他們見面；大鍼開口「國家」，閉口「朝廷」，懸空八隻脚說了番：「甯爲玉碎，不作瓦全」，「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大道理，其他隻字未提。這把保國公、魏國公、安遠侯、靈璧侯、忻城伯、顧驥馬等一批皇族動成，氣得「一佛昇天，二佛出世」，暗在背後咬牙切齒，打算發動個「迅雷不及掩耳」政變，砍掉馬、阮兩顆腦袋。

記恨馬、阮最深的是之龍，當初士英擁立福王，據走史可法，薦用阮大鍼，他與誠意伯幫同出力最多，一朝大權在握，玩「過河拆橋」把戲，難怪他要恨得什麼似的；但全國兵權操在馬、阮兩個手上，皇族

動成中稍有實力的僅誠意伯與自己，誠意伯跟他們一鼻孔出氣，自己「孤掌難鳴」，只好自嘆自解，白白氣惱一場了事。到這一天半夜，整個南京城突然鬧得天翻地覆：原來北兵確實從七里港渡江，先鋒便衣到

建都城十三門四郊，馬士英計無所出，三更左右親自督押幾百挑早已整頓好的金銀珠寶、箱籠細軟，率三千親兵前後護衛，從通濟門逃出。事前得到消息的僅阮大鍼一個，他們因葫蘆底裏一味藥料，拆穿不值半文錢，是個「逃」字。有成竹在胸，所以大鍼「富可敵國」的萬貫家財，早有準備，可以帶走的絲毫未遺留在石渠園，也是浩浩蕩蕩幾百挑行李，趁人多勢盛，出通濟門跟「內閣首輔」一里逃。苦的是弘光帝和馬，阮一些黨羽，弘光帝半夜得到通知才逃的，莫說內庫金銀、御殿珍寶沒帶走，一時急促，嚇昏腦袋，身邊連零用錢都沒一文，伴着太后、皇妃，和韓贊周、盧九德等幾個親信太監，大家臉上掛着付哭喪相，醜態百出，狼狽萬狀，緊跟在馬，阮「逃難大隊」後面，在暗夜裏拔脚飛奔；馬、阮一些黨羽，事前也毫不知情，眼看「樹倒猢猻散」，失去了背後倚靠，防遭冤家報復，給馬、阮做「替死鬼」，不論位居六部九卿，或貴為都督、錦衣帥，喬扮挑糞的、抬轎的、販雜貨的、走江湖的，結草成隊，一夜之間逃個精光。誠意伯劉孔昭平日跟馬、阮過於接近，賊胆心虛，也席捲細軟，以操江都督府殘餘營兵作掩護，率大小家口，從太平門斬關逃出。城裏居民從睡夢中驚醒，

眼看這邊燈籠、火把擺成一字長蛇陣，那邊箱籠、行李擠得滿街水洩不通，誤會是滿清兵破了城，想起「雞鳴居城」血淋淋慘況，嚇得「三魂悠悠，六魄渺渺」，不啻三七二十一，跟着也逃；比較鎮靜的，喚醒一家老小，男的挑箱籠，女的肩包袱，力大的往前面擠，力小的在後面跟，防黑夜裏被衝散，前面一聲喊，後面一聲應，一路喊着塵着逃出城；但像這樣鎮靜的，一百人中難得有一兩個，其他大多數只求留下條性命，棄了沉重箱籠，但肩輕便包袱，亂竄亂跳，逃出城去。到城外見宮女、太監混在人羣裏，沒頭沒腦亂鑽，知道「皇帝爺爺」也逃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心口發顫，兩腿打抖，沒跑上幾步路，上氣不接下氣，沒奈何，把肩上海袱丟掉，只留些盤纏費用在身邊。更有批荒唐透頂的，但記着：「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到來各逃生」一句話，老婆不要了，兒女也不要了，從床上一骨碌爬起，忘了披衣戴帽，忘了穿鞋着襪，散髮赤腳，只穿單衣單袴，硬鑽硬擠，在人羣裏搶路逃。一夜之間，從城裏逃出的，少算算也有金萬人。到天亮，已逃出城的有十多萬人哭哭啼啼，逃回城來，原來城外四郊清兵使衣連昆影子都不見，七里港渡江也是謠傳，據確實消息，東邊一路北兵遠在鎮

江，北邊一路北兵仍盤據六合，遲一兩天逃難着實來得及；而昨晚一夜之間逃出城的，有的妻女被衝散，有的嬰兒被踏死，有的貴重包袱被擠掉，有的半生積蓄被搶走，越離城遠，小土匪、小毛賊、散兵游勇越多，嚇得大家裏足不敢往前，想回城裏來躲。城裏居民不明實情，正有十多萬人準備待天亮逃，守城公侯又臨時集議，封鎖十座城門，只留通濟門，太平門、聚寶門三座城門進出，十多萬人要進，十多萬人要出，三座城門那裏濟事，於是進不得進，出不得出，哭哭喊喊，叫叫罵罵，鬧得天翻地覆。

這時城裏鬧得更厲害：皇宮自弘光帝逃出後，便遭錦衣衛、禁軍洗劫，內庫金銀，御殿珍寶，可以用担挑的用担挑，用袋裝的用袋裝，沒一個不是昏天黑地發了票橫財。接着六部衙、長安街、大通街一帶居民和各衙門皂隸、差役進宮搶掠，運氣好的，裝滿兩袖袋珍珠、瑪瑙、翡翠、寶石，價值連城，而不露形迹，神不知鬼不覺溜回家裏；運氣不好的，肩着五百兩重大錠銀元寶出來，猛不防被人腦後一刀，銀元寶搶走，人砍得半死半活。到四更天，忻城伯趙之龍等皇族勳戚得到消息，趕緊派兵來護衛，三宮六院早被搜劫得不成個模樣，莫說貴重物件模樣不見，連桌椅木

器、花草盆景、掃箕塵拂等也無影無蹤。除了皇宮，鷓鴣巷馬相府、庫司坊石巢園，和馬、阮黨羽錦衣大堂馮可宗、知縣趙弼第等家裏，也成了衆矢之的，搬得走的不留一物，搬不走的搗成稀爛一片。最慘要算石巢園阮大鍼家，能搬的器物搶走不必說，其他，門窗砍得七零八落，牆壁推得東西歪，水缸、金魚缸、荷花缸，口口敲破，大小匾額、祖宗牌位，塊塊劈碎，廳上鏤花朱漆廊柱，分爲兩截，園裏四季奇樹異木，榧榧鏽斷；以前「桃花塢」「白石小築」「楓葉亭」「梅屋」，富麗華美，算得京裏第一，現在經不得幾千人踩的踩，踏的踏，搗的搗，拔的拔，不消一個時辰，毀得比野塚亂葬還荒涼。更有個倒霉的阮府總管來福，細瘦身子，老鼠眼睛，留一蓬銀白鬍鬚，年已七十多歲的老頭兒，奉主人命令看守第宅，冷不防做了「替死鬼」，被衆人發覺後，大家把對「褲子襠裏阮」的一肚子怨氣往他身上洩，衣衫撕爛，拳脚吃飽，一則人多手雜，二則上了年紀，很快被活活打死；打死了還不够，有的用長刀，有的用短刀，刮的刮，刺的刺，刺的刺，戳的戳，片刻間割成一團肉醬。到天白茫茫一點亮，忻城伯派兵來捕捉亂民，才一窩蜂星散，溜得半個不剩。

五更子開始，保國公朱鎮遠，魏國公徐宏基，安遠侯柳祚昌，靈壁侯湯國祚，駙馬顧濟，鎮國中尉朱統一等皇族動威，和跟馬、阮關係稍疏的相國王鐸，禮部尚書錢牧齋等京官主腦，在胥城伯趙之龍家裏緊急集議，商量收拾殘局，應付北兵辦法。首先大家七嘴八舌，把馬、阮盡情痛罵。把馬、阮盡情痛罵一頓後，接着討論到收拾殘局應付北兵的事，突然全體像變了啞巴，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沒一個肯開口；之龍請保國公說，保國公一面咳嗽，一面不住搖頭，請魏國公說，魏國公漲紅着臉，一聲不響，安遠侯、靈壁侯、顧駙馬、鎮國中尉朱統繼，王鐸和牧齋都你推我賴，怕做「出頭椽子」。之龍見大家推托，沒奈何，臉上露出受委屈的相兒，兩手一攤，喪氣地說：「皇帝逃了！宰相逃了！北兵又逼近城下！這面還有什麼辦法？」「戰、守、和、溜」都無從談起，千句話併一句：大勢已去，非人力能挽回，只好降志辱身了事！」這主意久已「心照不宣」，不過沒人敢開口罷了，經之龍一說，個個贊成。王鐸和牧齋仗着各有滿腹經綸，替「降志辱身」四字正了名，王鐸說：「之公太謙遜了，那裏算得『降志辱身』？」「民爲國之本」，我們主持國政的人，要緊的是「保民」！

孟子不是說嗎：「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可見「民」比江山社稷要緊！我們情願含羞忍辱，犧牲一己名節，目的無非爲了「保民」，免得爲幾個人揚名千古，害江南百姓生靈塗炭！之公老成謀國，能高瞻遠矚，知機應變，真不愧爲萬民救星，所以我說這算不得「降志辱身」，而實在是「保民存國」！」牧齋接口說：「平心靜氣而論，大明朝一座江山在崇禎先帝煤山自縊的時候早亡掉了！滿清說他們得國於流寇，不是得國於大明，又說他們替崇禎帝報仇，代爲剿滅流寇，對明朝恩典天高地厚，這話多少也有幾分理，由！按照春秋大義，必須嚴夷夏之防，但現在滿清不是我們仇敵之國，正相反，却是友誼之邦，「化干戈爲玉帛，合夷夏成一家」，近可以「保民存國」，遠可以「爲萬世開太平」，倒也是個沒辦法中的絕妙辦法！」說到這裏，抬起腫眼泡皮下的眼睛，偷偷瞧了瞧大家臉色，苦笑一聲，接着說：「這並非自甘墮落！之公說得不錯，「大勢已去，非人力能挽回」，有什麼辦法？孔子主張「明哲保身」，孟子主張「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聖賢尚且如此說，我們何必奢言抵抗，結果弄得身家性命不保，於國於己，兩無好處！」經王鐸、牧齋一番「正名」，大家覺得投

降確是上應天理，下順人情的事，自然更沒人反對，立刻由之罷署銜出了份安民佈告，裏面說：「大駕播遷，本府死守此土，已致大清大帥，自有斟酌，爾民不必驚惶徙避。」命通濟門、太平門、聚寶門三座城門守軍，嚴禁居民避難出城，又派兵保護鷄巷馬相府、庫司坊石渠園等幾處第宅，防「亂民」再去聚眾騷擾，壞了城裏秩序。這時，天早亮了，之龍作東，請大家喫了人參湯，燕窩粥早餐。早餐後討論公侯百官向滿清納款數目，這是個難題目，關係切身利害，全體又像變了啞吧，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沒一個肯開口。之龍見大家不開口，提議說：「這件事倒有個前例可援：去年北京失陷，文武百官被流寇活活捉去，逼着追贖銀贖身，規定內閣十萬兩，部院、京堂、錦衣帥七萬兩，科道、部郎五萬兩，或三萬兩，翰林一萬兩，部曹千兩，爲保身家性命起見，只好大家忍一忍痛，照這數目納款！」王鐸嚇了一大跳，慌慌張張說：「我！我！我我，」宣囊羞澀，兩袖清風，把老婆兒女賣乾淨也湊不滿十萬兩！再說，我在內閣掛個名兒，原是擺樣子給天下人看看的，從來不負責任，最多只能依翰林的例，出一萬銀子！「牧齋也臉容變色，抓抓紗帽，叫苦說：「我是「羊肉沒喫到

，惹了一身羊騷臭！」誰都知道部是個冷衙門，我是個窮名士，決決湊不出七萬兩銀子！」大家對王鐸的「宣囊羞澀，兩袖清風」不肯相信，因他雖是點綴點綴馬士英內閣的「瓶量」，手裏並無實權，但有油水可撈處，「捷足先登」，從不後人；不比牧齋，崇禎元年朝廷百官面前剝下褲子打了頓屁股革職後，十六年「未登仕版」，早時候積蓄在搜買書畫古籍中化費掉，眼前任禮部未滿一年，「羊肉沒喫到，惹了一身羊騷臭」，也許是事實，所以一致說：「王閣老身爲百僚首長，十萬兩銀子分文少不得！牧老閒居多年，手頭不豐富，可不必按部院的例，量力隨緣樂助一些吧！」牧齋聽得笑容滿面，不再開口，王鐸氣得臉無人色，冷聲反詰說：「我看依流寇破北京逼百官納銀的例，傳出去不成個體統！且那時流寇對付動感是：「殺無赦，家口財產抄沒」，現在公侯動感是不是家產全部捐出來納款？」這把保國公、魏國公、安遠侯、靈璧侯等嚇了一大跳，之龍却漫不在心，傲然回答：「公侯有蔭爵，並無實缺，靠祖宗汗馬功勞得來的祿田過日子，不凍死餓死已難得，那有銀子納款？」王鐸見他們「一隻手如意，一隻手算盤」，家裏置着幾萬畝或幾十萬田莊，却說：「不凍死餓死已難得！

「根本無可理喻，就借個藉口賭氣告辭。之龍知道王鐸手裏無實權，有他一個不多，沒他一個不少，讓他走；一壁忙着估計納款總數，討論接洽投降人選。結果，接洽投降人選，推定保國公朱鎮遠、忻城伯趙之龍、駙馬顧齊等三位，納款總數，後世無史料可查考，只在陳唐祺「即潛紀聞」裏有一段牧齋「所獻」物品名目的記載，那上面說：

「豫王下江南，殘明諸臣咸致重幣，以虞山錢牧齋所獻爲最薄，蓋自表其廉潔也。其所具東帖第一行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尾亦如之，其貢品乃流金銀壺，法琅銀壺各一具，蟠龍玉杯，宋製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琅鼎杯各一進，法琅鴿杯，銀鑲鴿杯各一對，宣德宮扇，真金川扇，大陽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宮扇，真金梳扇各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

約過了一炷香時光，王鐸忽滿臉青腫，兩頰鬍鬚拔個精光，紗帽打歪，蟒袍撕破，狼狽狼狽逃到忻城伯家裏來，一壁哭着說：「我家裏被搶空了！一生心血被亂民搶乾淨！這以後日子怎麼過？怎麼過？……」說着，又哭了起來。保國公、魏國公、安遠侯，靈

璧侯、顧駙馬、統纘和牧齋等，都嚇得魂不附體，紛紛請之龍派兵保護第宅，捕剿亂民；之龍雖是出名的「胆小鬼」，仗着手下有兵，認爲鎮壓幾個百姓這力量一定綽綽有餘，所以毫不畏怯，當即全身披掛，親自出馬。正想帶隊出發，忽得到消息：「兵馬獄被攻破，三四千亂民，劫走偽太子王之明，擁着從西華門進宮，準備登大寶，守皇宮營兵，家寡不敵，敗退下來！」之龍聽了，心頭更怒，命多備刀斧，團牌，銃炮等武器，浩浩蕩蕩，直殺進皇城去。到半路，探卒來報：「盤踞皇宮亂民，不止三四千，實數有六七千！」之龍喫了一驚，畏縮不敢往前，正在躊躇不定，忽見前面萬頭亂鑽，喊聲震天，原來錦衣衛鎮撫司獄也攻破了，之龍一看形勢不對，嚇得胆喪魂落，揀一條冷僻小街，趕緊逃回家裏。

那羣從鎮撫司獄破獄而出的囚犯裏，侯朝宗與柳敬亭也在裏面。朝宗靠他父親幾個故舊在外面化費銀子，奔走設法，總算沒受酷刑敲打，但從三月十九日被捕到現在，足足過了兩個月少八天獄中生活，人消瘦了許多，白淨臉皮變成微黃色，烏亮眼睛暗澹少神采。敬亭却仍是老樣子；又黑又胖，滿臉黃豆大小痘疤，身上穿一件灰色半舊絹直裰，他靠一張嘴甜蜜，

說幾回書與獄卒他們聽聽，挨過幾頓板子，板下留情，沒受十分苦楚。兩個出了獄門，立刻到敬亭一個極知交清客家裏，洗澡梳頭，換套乾淨衣衫，借了二十兩銀子盤纏，等不及喫中飯，準備出城繞道往安慶投奔左夢庚。朝宗父親是左良玉恩師，敬亭是良玉幕僚，想靠這一份情面，力勸夢庚與靖國公黃得功分了自己人沒名沒目廝殺，合力抵抗清師，免得做異族統治下亡國奴。離開清客家走了幾十步路，到淮清橋邊，朝宗紅紅臉說：「老柳！這兒離舊院沒多遠，街上傳說宮裏太監宮娥全逃光了，香君也許已回媚香樓，我們且去看看！」敬亭不好意思推却，只得陪同走一遭。那媚香樓被人誤會是馬士英妹夫楊龍友產業，早一把火燒乾淨，只剩幾塊紅紅色斷牆，和幾棵燒得黑黑的梧桐、桃樹、芭蕉禿幹，問附近人家，都說沒見香君回來。問有沒有見到妥娘？也回說沒有，所知道的僅是「好好先生黃鬍鬚楊老爺」家早晨被放火燒掉了，錦衣大堂馮可宗，知縣趙弼第等幾家也燒掉了。只鴉鵝巷馬相府，庫司坊阮大鬍子家兩處，有忻城伯營兵守衛着，丟不進火種，剩着個毀得稀爛的屋壳子。朝宗不見香君，又眼看媚香樓燒成一片瓦礫，心裏甚是悽惶，對敬亭說：「老柳！我想在城裏留一宵，

探聽探聽香君消息，不論是否探聽到，明天早晨一定動身！」敬亭大為不樂，扁扁嘴巴，雙眼眼睛，向他打量了一下，笑笑說：「侯相公！國家快亡了，你倒有閒情逸緻記掛着一個女人？」又立刻收斂笑容，正經說：「不是我不依你，只恐今晚滿清兵攻進城，逃避不及，豈非壞了大事？我勸你斷了這一根肚腸，待國事粗定，恢復有望，那時再幫你去找「香扇墜」，那怕「踏破鐵鞋無尋處」，也一定替你找到！侯相公！信我這句話！」朝宗知道敬亭諾言是空口說白話，有等於無，但想起自己算得復社重要人物，整望滿海內，緊要關頭，見解倒不及個說大書的「柳子」，過內心暗暗慚愧，硬一硬心腸跟着，找路往通濟門。過淮清橋，走了沒幾步路，才知通濟、太平、聚寶三座城門已奉令關閉，上午只許進不許出，跟守城營兵講幾句好話，攬幾兩銀子賄賂，還能混得出幾個，現在大門緊閉，想出城萬不可能。敬亭回街坊探聽什麼時候才能開城門？大家紛紛說：「朝廷裏老爺已打定投降的主意，要待糧子兵到城外，家家戶戶擺出香案恭迎「皇師」的時候才能開城門！」兩個正愁着沒辦法，忽一附近有人喊：「石巢園火燒！石巢園火燒！」……敬亭拉拉朝宗袖子，笑笑說：「既被關在城裏，索

性樂一樂，到石果園看火燒去！」朝宗聽說石果園火燒，也十分興奮，心想：「該死的阮鬍子，一年來寧可造謠了！朝政攪得亂七八糟，老百姓被搜括得飢寒交迫，爲了排除異己，不惜斷送一個國家！也有今天，石果園放火燒了，這機會難得，趕快看去！」石果園在城東南，路不遠，很快就到被南京人謔叫做「褲子襠」的庫司坊巷口，人擠得比迎神賽會還熱鬧，歡笑聲、咒罵聲、怒吼聲不絕，有的忿忿地罵：「入他十八代祖宗的阮大鬍子！害得我們快做亡國奴，已倒拔脚逃走！入他十八代祖宗！絕子絕孫的「褲子襠」！」有的露出不勝懊悔臉色，恨恨地說：「只怪我們胆量太小，昨天該半夜起來截住他，打爛鬍子腳骨，一片片撕他肉爽！」有的到處在鼓動，說：「我們追上去！追上去！鬍子帶走幾百挑行李，全是老百姓脂膏血肉，奪下它！鬍子想逃走高飛享福，我們偏要他回閻羅王家裏，落十八層地獄！」」走進巷子，聲音更嘈雜，滿天火鴉亂舞，烟霧瀰漫，天空被遮得一團漆黑，這邊透著幾個火舌，火聲「噉噉」響，那邊「辟辟拍拍」炸烈聲連連不絕，像放百子爆竹，再加一片叫聲、罵聲、笑聲、喊聲和幾千人的脚步声，把大家耳朵都快震費了。到巷子轉角處，忽聽有人喊：「踏呀！踏呀！千人踏，萬人踏，踏它個爛呀！」」朝宗、敬亭擠上去一看，見是塊王鏗手筆寫着「詠懷堂」三字的撤金鑲翠匾額，和一大堆踏成泥漿的「燕子箋」「春燈謎」「詠懷堂詩初稿」等書冊，朝宗皺眉輕聲說：「啊呀！啊呀！文字是聖賢造的，怎麼踏得？」敬亭笑笑回說：「文字雖是聖賢所造，可是到阮鬍子筆下，就帶一股騷臭氣，所以用不到「敬惜字紙」，人人踏得！」說着，狠狠踏了兩腳。轉過灣，石果園近在眼前，見那座用宮甍磚瓦蓋造的高聳入雲大廈，燒成一團火海，熱氣熾人，圍着瞧的人，沒一個不是額上流着黃豆大汗珠；圍裏「桃花塢」「白石小築」「楓葉亭」「梅屋」幾處樓台亭閣，也着了火，一些不怕死的，拿斧的拿斧，拿鋸的拿鋸，在火堆裏鋸劈阮大鬍千方百計搜羅來的奇花異木，還有些拿棒棍的，兇狠狠東張西望，四週把守，防剛才溜逃回去的忻城伯營兵，趁着大家一團亂糟糟來襲擊。每當一垛牆倒下，一聲「拍啦啦啦」巨響，從缺口噴出條火舌，瞧的人樂得什麼似的，發出陣瘋狂大笑，鼓掌聲、叫喊聲不絕。朝宗、敬亭兩個正興奮得出神，忽聽有人說：「聚寶門水關開了！」兩個管不得是真是假，無暇再懸看這一場火燒，急忙

擠出巷子，趕往聚寶門。未到聚寶門，向街坊探聽，巧碰着幾個意想不到會遇見的人，喜得朝宗直跳起來。已知是謠言，心不肯死，仍往前走；結果，半路巧不，把要出城都忘了。

第三十六回 金陵城破弘光遭俘

那碰到的熟人，一個是蔡益所，一個是鄭安娘。蔡老闖自從受與復社幾位主腦人物有交往的牽累，喫了場官司，書坊關門，店面賣給別人開了糕餅舖，店後幾進住宅被錦衣大營馮可宗不化一文錢強佔，作為私產，家破財亡，無法混生計，搬到離城十多里的鄉下居住；今天早晨聽說馬、阮和一些黨羽逃光了，進城來探視住宅，現在留跛了一隻脚的胡二在城裏看守，自己仍打算回鄉下家裏。安娘昨夜從宮裏逃出，打定主意，不再入樊籠替別人作「搖錢樹」，躲着不敢回舊院，想待天亮後，變賣身上珠寶首飾，找個女伴，回桐城家鄉；那知天一亮，十三座城門關了十座，只許進不許出，從聚寶門跑到通濟門，又從通濟門跑到太平門，都出不得城，正急得什麼似的，聽街坊上說：「聚寶門水關開了！」跑來一看，原來是謠傳，又撲個空，她與蔡老闖是聚寶門附近碰着的，過去見個幾面，相熟，所以一起走。朝宗、敬亭見蔡老闖識着頂木瓜心淡黃氈頭巾，穿醬黃布衫，着一雙土黃色油勝靴，臉孔黃蠟蠟的，十分消瘦；安娘仍是老樣子；眉黑，眼珠兒靈活，兩片紅紅嘴唇，一口白玉似牙齒，雖藍色粗布包頭，穿玄色粗布衣裙，打扮得像個鄉下大腳婆模樣，但仍掩飾不住那種俊秀華貴，楚楚動人的風姿。四個人見了面，大家有千言萬語要說，揀個冷僻巷子，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搶着問話：朝宗問安娘關於香君在宮裏情形，又一再追問有沒有知道她已逃到那裏去？安娘早回答：「半夜三更離開皇宮，宮女、太監有幾十人，亂慌慌誰也找不到誰，沒碰到香君！」見朝宗一再追問，釘視了他一眼，打趣似的笑笑說：「侯相公！你怎麼只記着『香扇墜』一個？」又正經說：「『香扇墜』早有意思削愛爲尼，你如誠意找她，到棲霞山葆真庵玉京姊妹那兒問問，如昨夜出了城，我猜她一定會找玉京去！」蔡老闖問次尾、定生、太冲等幾個人消息，朝宗說：「吳次老

遭懸賞通緝後，逃亡在外，生死不明，定生兄聽說在宜興家鄉，太沖兄回浙江後，長久沒消息！」四個人正談得熱鬧，巷子外有人喊：「柳麻子在巷子裏！柳麻子在巷子裏！」沒一會工夫，瞧熱鬧的人擠滿半條巷子，大家見人多談話不自在，只得分別走開。朝宗、敬亭回原處耽擱，安娘往蔡老圃親戚家暫住，蔡老圃答應待城門開後，一定替她找個可靠女伴，陪她返桐城家鄉。第二天，城門仍不開，盤踞皇城「亂民」擁太子登位，用黃紙寫硃筆詔書，到各街衢張貼，皇城裏外，百姓人家掛燈綵的掛燈綵，放爆竹的放爆竹，雖是「黃連樹下彈琵琶，苦中作樂」，倒着實有番熱鬧。但公侯百官却裝聾作啞，沒一個投職名帖朝賀，有姓徐姓蕭兩貢生，冒死往忻城伯趙之龍家裏，痛哭流涕，請擁立太子，守城保駕，之龍不聽也罷了，反加他們「左良王死黨」罪名，綁出梟首示衆。同一天遭梟首示衆的，還有馬士英部下八名小卒，他們被忻城伯營兵拿獲，以奸細罪處死刑；在阮大鍼家教戲的紅鼻子臧亦嘉，也被拿獲，險險兒要去見閻羅，替大鍼做「替死鬼」，幸而之龍想挑選幾部女樂送「大清大帥」，正缺少教戲師父，才留下條性命。這時，不但十三門緊閉，公侯百官與盤踞皇城「亂民」，勢

如水火，徐、蕭兩貢生被殺後，情形更嚴重；朝宗、敬亭宿在忻城伯管轄地區，見外面滿街搜索「左良王死黨」與「馬、阮奸細」，嚇得整天躲在家裏，不敢出大門一步。又過了兩天，五月十四日傍晚邊，街坊上傳說：「滿清兵從鎮江開到，在紫金山下紮營，保國公朱鎮遠，忻城伯趙之龍，駙馬顧齊叩見了來，滿清頭目，屠殺揚州八十多萬軍民的多鐸，以忻城伯有寶帽，並爲表示恩寵起見，與他們一同席地喫了餐飯。」這傳說確是事實，毫不誇張，所以之龍覺光榮得不得了，回來後大吹法螺，以「開國元勳」自居，連夜奉命貼出滿清安民告示，那告示上寫着：

「欽命定國大將軍豫王令旨，諭南京等處文

武官員軍民人等知悉：余奉聖旨，統領大兵，勘

定禍亂，順者招撫，逆者剿除，大兵到處，兵不

血刃，官員資捧勅印來降，不次優擢者有之，照

舊供職者有之，民間秋毫無犯，產業安堵如故。

……本朝承天之眷，遇戰必勝，攻城必克，諒爾

等聞之熟矣；雖然，驍德不觀兵，仁義招撫，天

時人事，洞然可鑒。今福王僭號稱尊，沈湎酒色

，信任僉壬，生民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

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生民塗炭，予念至此，感嘆不已，故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合行曉諭。」

第二天一清早，之龍載八寶帽，穿貂裘，騎御馬，坐銀鞍，踏金鐙，淡眉毛，小眼睛，高尖鼻子，留短短幾根鬍鬚的臉上，氣概不可一世，親率全部兵員，備以刀斧、團牌、銃炮等武器，浩浩蕩蕩，殺奔皇城；守城「亂民」見敵方主將戴著頂「八寶帽」，誤會是北兵來了，嚇慌手脚，不戰自亂，被「一鼓蕩平」，只做三天皇帝的太子，也遭活活俘虜。之龍調平「亂民」後，立刻傳令全城百姓，家家戶戶大門上貼「順民」兩字，用黃紙恭筆敬書「大清國皇帝萬歲萬歲」或「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代替門上春聯。又命各鄉保，坊長送幣帛、牲醴、米麵、熟食、茶葉、糖果、煙酒，出城慰勞「皇師」，違者以「叛逆」論罪；所以到下午，挑的挑，抬的抬，到紫金山下勞軍行列，前連後接，有七八里路長。朝宗、敬亭趁這機會混出京師，急巴巴西行投奔左良玉兒子左夢庚，把復國希望寄托在那位「平賊將軍」身上。

朝宗、敬亭往安慶投奔左夢庚，這一路正被漫天烽火，燒得沒一片乾淨土，沿途十室九空，小土匪，

小毛賊，散兵游勇多如牛毛，往來旅客稍不小心，便不明不白送掉性命，所以兩個不敢冒昧，一壁走一壁細細探聽，每天最多只能趕四五十里路程。趁他們在中途跋涉的當兒，我們且叙叙弘光帝逃出南京後情形：前面早講過，弘光帝於五月初十深夜，臨時得到通知才逃的，莫說內庫金銀御殿珍寶沒帶走，一時忽促，嚇昏腦袋，身邊連零用錢都沒一文，伴著太后、皇妃，和韓贊周、盧九德等幾個親信太監，大家臉上掛著副哭喪相，醜態百出，狼狽萬狀，緊跟在馬、阮「逃難大隊」後面，暗夜裏拔腳飛奔。天亮後，已出秣陵關，到溧水縣境一個小村莊歇腳，馬、阮有意逃往浙江，防與弘光帝一起，成了清兵追趕目標，為求各人「富可敵國」幾百挑金銀珠寶、箱籠細軟和大小家口安全計，勸弘光帝往蕪湖求靖國公黃得功保駕，並撥給幾名兵丁作護衛，幾十兩銀子做盤川；弘光帝雖大不願意，但他十分識相，「撒泡尿照照自己臉孔」，知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比不得在武英殿頭戴朝善冠身穿黃龍袍坐皇帝寶座時候，不敢道個「不」字，悻悻然找路往蕪湖走。第二天抵太平府城郊，聽說誠意伯劉孔昭由南京逃出，早一日到了這兒，守城部隊正是他屬下，弘光帝喜出望外，派韓贊周捧聖旨

進城，諭劉孔昭來接駕；那知孔昭不理，押韓太

押解到南京。

監趕出城外，「大明朝皇帝」連冷粥冷飯都不肯招待一頓。弘光帝、太后、皇妃氣得「一佛昇天，二佛出世」固不消說得，韓、盧兩太監也再難忍受，心裏暗暗想：「皇帝老子一個錢不值了，我們喫太監這碗飯還有甚意思？」把馬、阮所給幾十兩銀子，兩個「二一添作五」瓜分，半途溜得影兒不見。弘光帝眼看太監逃跑，銀子偷走，身邊盤纏錢沒分文，急得只是叫苦，幸而從太平府到蕪湖，路不遠，第二天中午就到了。靖國公黃得功突見皇帝駕臨軍營，驚得呆了，問明情形，大哭一場，當即掛出「免戰牌」，停了跟左夢庚的「鬪艦之爭」，誓死殺回南京，不讓江南半壁山河成胡虜天下。弘光帝見保駕有人，歡喜得了不得，「此曲樂，不思蜀」，天天在軍營裏看戲喫酒。可惜快活日子過得不長久，到五月念一日，已投降滿清的廣昌伯劉良佐來勸黃得功歸順，得功怒不可遏，披甲出戰，冷不防被良佐部屬張天祿射了一箭，中喉管偏左處一寸多深，正痛不可忍，留守後營大將田雄，又突然倒戈叛變，挾走弘光帝投降。得功眼見大勢已去，長嘆一聲，拔出箭矢，自己猛刺喉管自殺。弘光帝、太后、皇妃被劉良佐、田雄挾走，五月念五日

弘光帝被俘押解抵南京的同一天，馬士英把自己母親偽裝爲太后，徑廣德、安吉長途跋涉到了杭州。正想歇一下脚，聽到丹陽、常州、無錫、蘇州等地先後淪陷，清兵正馬不停蹄向浙境進逼，嚇得魂不附體，下令將鄞塘江上民船，「封」的「封」，「徵」的「徵」，準備渡江再逃。紹興士民堅決反對「馬老賊相」南渡，沿錢塘江募兵扼守，不明太后是假扮的，又上書太后，請斬馬士英首級，士英所率幾千親兵留著要保護「富可敵國」的幾百挑金銀珠寶、箱籠細軟，和大小家口，自然不肯輕易跟紹興士民一戰，只好硬忍下心頭怒火，斷絕渡江念頭，逗留在杭州。不久，弘光被俘消息傳來，士英另玩新花樣，與阮大鍼、方國安等擁寓居杭州的潞王常澆監國，方國安原是左良玉部將，良玉在世時他已叛變過來，士英對他百般籠絡，上本保薦封爲鎮東伯，國安感這一點舊恩，凡事唯命是聽，所以六月初十日潞王監國後，士英仍是「一品當朝」。潞王監了三天國，六月十三日清兵前鋒到杭州近郊，馬、阮拔脚先逃，方國安打了一仗，敗得落花流水，跟着也逃，三個沿富春江分水陸兩路，一口氣逃往金華。潞王見馬、阮「只顧行李，不顧

皇帝」，把「寡人」贖落在杭州，連叫：「上當！上當！」恨得咬牙切齒，但靠「恨」已不濟事，就老老臉皮，投降了滿清。那時，三鎮兵馬；靖國公黃得功自殺，廣昌伯劉良佐投降，東平伯劉澤清席捲珠寶，美女，帶家屬人口，落海亡命；其他京口要隘守將鄭鴻逵，常鎮巡撫楊龍友，率殘餘從崇明島登海船，逃往福建；手握二十餘萬重兵，以討剿流寇有功，崇禎帝封之爲「平賊將軍」的左夢庚，和巡按湖廣的監軍御史黃澍，也老老臉皮，投降滿清，江督袁繼咸甯死不肯降，左夢庚、黃澍倆個把他用繩綁住，獻給滿清，做了「見面禮」。朝宗、敬亭半途得到左夢庚投降消息，氣得死去活來，斷了往安慶念頭，一時找不出一個主意，後來聽逃難的傳說：「劉澤清、鄭鴻逵兩路大軍，已在長江口岸濱海地帶會師，揭起抗清義旗，歡迎各省忠臣義士去獻身效命！」朝宗、敬亭得到

這消息，高興得了不得，日日夜夜趕程向東走，六月初的某一天，到秣陵關附近，才知所聽到消息是謠傳；劉澤清挾珠寶，美女逃走，落海尋他的「世外桃源」，鄭鴻逵與「好好先生」楊龍友兩個也早搭海船往福建。朝宗、敬亭正急得走頭無路，恰巧滿清下了「薙髮令」，「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兩個都蓄頭髮，如在路上行走，被人瞧見，就保不住腦袋；敬亭有意往各縣探聽探聽抗清復國活動情形，以便從中聯絡，把剩下盤川銀子留朝宗，自己扮個游方道士走了，朝宗想起婆娘曾說香君可能在棲霞山葆真庵下玉京處就擱，晝伏夜行，繞路往棲霞山，一方面可找尋香君蹤跡，另一方面而深山叢嶺躲避，還可保得住腦頂上一束頭髮。臨別時，兩人約定以後在棲霞山棲霞寺見面。

第三十七回 李香君遁跡棲霞山

現在讓我們迴叙一下香君逃出南京後情形：四月初十日深夜，香君從宮裏逃出，聽說清兵已到城外四郊，來不及往舊院媚香樓一轉，就亂慌慌跟着大夥

兒出了通濟門，小脚走不得路，又沒個熟人作伴，這一夜可受够了苦楚。天亮後，到一處小村莊歇脚，從逃難的口裏聽到，才知清兵到了城外四郊是謠傳，東

邊一路清兵遠在鎮江，北邊一路清兵仍盤據六合，想回城裏，城門早閉了，正在進退兩難，幸而碰着個相熟宮娥，她是半年前被「徵」進宮的「淑女」，父親是個小財主，住在離京城不過七八十里遠一個小鎮上，她約香君一同丟了宮裝，作鄉間農家婦女打扮趕路，到她家裏去暫住，香君找不出另外好辦法，自然依從了。那「淑女」父母，一對六十多歲老夫婦，是個難得的好心腸人，見香君不過二十上下年紀，生得標緻，說話舉動，又穩重識理，所以對她百般依戀，像待自己親女兒一樣寶貝。香君住了一個多月光景，「薙髮令」到了鎮上，「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鬧得人人自危，女的雖可不必「改制易服」，仍依明朝裝飾，但香君不願見男人前半個鬍鬚頭髮薙掉，後半個鬍鬚頭髮梳一條「豬尾巴」那種醜相兒，且亡國奴生活，辛酸苦辣，味味俱全，實在不易消受，朝宗從鎮撫司獄逃出後已到那邊去？又沒個消息，各種舊愁新恨，交集在一起，頓覺生趣索然，不願那對好心腸老夫婦和她女伴的勸阻，雇了乘輜，到棲霞山萬山叢嶺間下玉京的庵裏隱居去了。玉京上棲霞山來，是去年十一月間的事，這庵庵老主持跟玉京相熟，大半庵庵是玉京所捐助，今年二月裏老主持去世，玉京

做了庵主，庵裏除她外，還有個小尼姑和一個砍柴打雜的老僕人。香君上山的那天，是閏六月初三，正是盛暑大伏天氣，一路晒着猛烈太陽，在輜裏熱得氣都喘不過來，傍晚邊進了山道，才覺風涼些。到庵裏的時候，天已經黑了，玉京做夢也沒有想到「香扇墜」會來，歡喜得了不得，叫小尼姑和老僕人去料理轎快茶水夜飯，自己端了個燭台，提了壺冷茶，陪香君進個廟齋堂坐。在燭光下，玉京見香君穿一件菱花白紡綢衫，著一條橄欖青紗裙，依然小小巧巧身材，怪逗人愛憐臉龐兒，嫵媚明澈的眼睛，有淺淺笑渦的兩頰，映着燭光，看去彷彿比在媚香樓時，更年輕了幾歲；就一壁倒了杯冷茶，一壁搖着芭蕉扇替她趕蚊子，與舊地笑笑說：「香扇墜！真想不到你會來，聽到你進宮消息，我天天焦，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保佑你，終於出來了！你真好，沒忘記大姊姊！……」香君見玉京面貌跟以前沒多少改變，細長身材，瓜子臉，細眉俏眼，略有幾點白麻，一股笑迷迷怪和氣子的樣子，只是鬍鬚上的一縷烏絲變了「禿頭」，身上改穿青布尼姑衣，幾乎使人不相信這就是媛翠樓的「下玉京」，沒談上幾句話，玉京說：「你知道嗎？安娘已回桐城家鄉去了！」香君喫了一驚，奇怪着玉

京住在萬山叢嶺間，怎麼消息這樣靈？玉京笑笑說：『你奇怪嗎？侯相公來過庵裏一次，他告訴我的！』香君更加喫驚，雙手拉住玉京袖子，問：『侯相公？你是說歸德侯朝宗相公？』玉京嘆了口氣，回答：『自然是他，不是他還有誰？香君！你早來兩天就好！前天下午來的，問你在不在？他出鎮撫司獄後遇見娼娘，娼娘告訴他，你會到庵裏來！』香君急巴巴問：『他住在那裏？侯相公住在那裏？還來嗎？還會再來嗎？』玉京見「香扇墜」急得這般模樣，深深懊悔那時沒拖住朝宗問個仔細，紅臉說：『他沒告訴我住在那裏，也沒說會不會再來！聽說你不在，似乎很傷心，唉聲嘆氣走了。我說：『侯相公！多留片刻，啜杯茶去！』他硬不肯，說要趕路，恐來不及下山，凳子沒坐熱，溜得影兒不見！……』香君打斷話，插上來問：『他說到那兒去？』玉京搖搖頭，喃喃回答：『他沒講到那裏去！』香君恨不早幾天到庵裏來，錯過跟侯公子相見的「千載一時」機會，偌大一個世界，兵荒馬亂，大家消息隔絕，自己又是女流，以後踏破鐵鞋也沒個找處，這樣一想，悲從中來，制止不住地伏在桌上，高聲大哭。玉京勸着說：『哭有什麼用！莫哭，莫哭！男女姻緣前世註定了的，一有』

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如跟侯相公有緣，將來總有一天能相見，不然的話，靠哭也不濟事！……』香君仍是哭，玉京替她打扇，揩眼淚，用許多好話安慰，反而哭得出厲害，玉京看她哭得悲傷，自己也不禁暗暗掉下眼淚，心想：『這那裏是姻緣，簡直是冤孽！』「香扇墜」結識侯公子後，顏面簸簸，從沒過過好日子！冤孽不解，生生死死，糜爛劫劫，要淪落在苦海裏！娼娘不找他，碰着了，香君找他，偏碰不着！他到庵裏來，香君不在，香君來，他又走了！這不是冤孽是什麼？……』要勸他不哭，玉京忽想出個辦法，她記起「香扇墜」平日跟復社相公來往，很受些影響，喜歡開口「節操」，閉口「忠奸」，不妨用話激她一激，就生氣似的拿芭蕉扇往桌上一丟，惡聲惡氣說：『癡丫頭！我不懂你哭什麼？國家亡了，朝代換了，可哭的事不知有多少！爲些私情小事，值得哭成這般模樣？』香君不防從一個「尼姑婆」口裏會有這番教訓，羞得滿臉通紅，心想：『對呀！對呀！眼前兵戈遍地，處處烽煙！多少人在水深火熱中過着人間地獄生活，多少人人爲求祖國的恢復而屍骨墳壘，肝腦塗地！我倒有閒勁以私情小事哭得個個人兒，真太不知羞！』止了哭聲，起身投在玉京懷

裏，親暱地說：『我不哭了！玉京姊姊！你看！我不哭了！』玉京用手帕替他揩乾淚痕，安慰了幾句，覺得香君所穿菱花白紡綢衫上有股汗溼氣，記起還沒給她端水洗個身子，換套乾淨衣服，立刻熄了燈火，陪細一彎月亮，天井裏幾個螢光蟲穿梭似的飛來飛去，經堂簷下，兩個轎伏在那兒乘涼，吸旱烟，經堂裏有琉璃燈的明燦的火光，隱隱約約可辨出殿當中端坐着一尊如來佛。玉京的住室跟齋堂只隔一間禪房，在經堂左首，裏面點着盞青油燈，佈置得十分簡陋：一張板桌，一張板床，一張板凳，四壁沒字畫，桌上沒擺設，但收拾得非常清潔，香君記起玉京本來有淫癖，在南京時，房裏地板上有粒瓜子殼都容不得，累得小丫頭柔柔一天到晚忙忙打掃。小尼姑端進一盆水來，香君關上門窗，吹滅燈火，脫了衣服，正想洗身子，忽想起件事，急忙把有股汗溼氣的菱白花紡綢衫重又穿上，開出門去找玉京，小聲問：『玉京姊姊！我要問你件事：侯相公嫌了變沒有？背後是不是掛「豬尾巴」？』玉京回答：『沒有！』又說：『他作鄉巴佬打扮，穿粗布衫，戴扁笠帽，起初我認不出他是誰？』香君唧着嘴，不信似的說：『玉京姊姊！你哄

我！在南京常見面，怎麼會認不出？』玉京臉上露出黯然的神色，嘆口氣說：『他消瘦得多！坐了幾個月牢，出來後到處奔波，難怪會消瘦！』又問：『香君！你洗了身子沒有？』香君搖搖頭。玉京白了她一眼，笑罵說：『癩丫頭！你瘋啦！快去洗身子！』香君懶洋洋進了房，把門關上，『他消瘦得多了！』這句話深深印入心裏，忘了洗身子，在暗中呆呆坐着，兩粒淚珠，不由自主的從眼眶裏流出來。晚飯後，香君窩在玉京對面一間屋裏，那屋在經堂背後，外面有個很雜緻開靜的小院落，算是整個庵裏最講究的一間，專門備着給來進香的「方外人」住宿的。香君帶上山來的衣被行裝，早由老僕人、小尼姑兩個搬進屋裏，床鋪收拾得乾乾淨淨，桌上點着盞青油燈。這一夜，香君思前想後，那裏睡得熟，到三更天，才勉強睡了一會兒。醒來時天還未曉，遠處有鷄聲，從窗格中透入稀薄月色，香君再不能入睡，坐着到天亮。天亮後，玉京做過早課，陪香君應庵裏外玩了一週：那葆真庵原是座古庵，帶點古色古香，大門口幾株杉樹，是二三十年前種的，此外有一株銀杏樹，一株酸棗樹，還有幾株皂莢樹；進門是彌勒佛殿，後面章默殿，天井兩側左右齋堂，正中是經堂，玉京禪房，住室

與左首齋堂連在一起，在經堂旁邊，中間隔一條過街；香君所住的一間，在經堂後面，有兩扇門，一扇門與玉京住室相對，另一扇門通經堂後小院落，小院落裏沿圍牆植着十多竿竹，有幾株高大的白楊樹和一叢芭蕉。那竹和芭蕉，使香君記起了媚香樓，所不同的，媚香樓庭前設有兩株梧桐與一株桃樹，此地却換了幾株白楊罷了。

約過了半個月光景，有一天，庵傍一戶人家有個親戚逃上山來，說復社許多相公密謀起事，被滿清兵知道了，一次逮捕幾十個，在雨花臺斬首，並往甯、鎮、蘇、松各府搜捕，凡加入過復社的，一律殺無赦。香君聽到這消息後，接着幾天，每夜做惡夢，夢裏看見朝宗披頭散髮，遍身血淋淋，醒來時驚出一身冷汗，從此茶飯不思，人一天天消瘦下去。玉京看她可憐，又覺朝宗畢竟是官府人家哥兒，閒花野草，招惹得多，未必真把香君放在心裏，恐怕將來會如貞娘所說：「到頭來不過『化子拾金』，白癡心妄想一場！」就動了勸她削髮爲尼，皈依佛門的念頭，天天或者轉彎抹角，或者正面道破，勸着。香君是個性極強的人，打定了主意，就不肯改變，不管玉京怎樣苦苦「點化」着，總是不依，日日夜夜等待朝宗確實消息。

不知不覺間，一年過去了。第二年十一月底一個刮大風的傍晚，有人「蓬蓬蓬」敲着庵門，小尼姑開出門去看，見是個五十多歲中矮身材老道士，瘦黃臉，兩頰留幾縷灰白短髭，他問：「小師太！以前南京有位下奶奶，在這庵裏出家的，可在裏面？」玉京正在章歇殿上香，聽見聲音熟，轉過頭往外面一望，驚得呆了。原來那不是別人，正是蘇崑生老頭兒，玉京一壁跑出來，一壁高聲喊：「蘇師父！蘇師父！」蘇老頭兒見那女尼細長身材，已認出是玉京，只是鬚頂上一縷烏絲變了「禿頭」，使他大大吃了一驚，心想：「早年在秦淮河上時，曾是位多麼俏美的麗人，如今變得這個模樣了！」略寒暄了幾句，問：「你知道侯朝宗相公消息嗎？」玉京搖搖頭，回答：「你們是同鄉，一定知道，正想來問你呢！」蘇老頭兒突然臉孔變色，頓叫苦說：「啊呀！糟糕！糟糕！……許多熟人在探聽他消息，我找他已一年多，却影兒不見！也許他……他……侯相公，已不在世界上了！」說到這裏，瘦黃臉上露出悲痛難抑的神色，話兒帶點哭聲。玉京喫了一驚，手遮住嘴巴，小聲說：「蘇師父！你低聲些！香君在裏面，被她聽到可不得了！」蘇老頭兒聽說他最得意弟子，媚香樓的「香扇墮」在庵裏

，喜出望外，連叫：「香君在那裏？香君在那裏？我去看看！我去看看！」玉京陪他往香君房裏走，剛到經堂傍過街，香君已辨出聲音，飛一般奔出來，親親地大聲喊：「蘇師父！蘇師父！蘇師父！……」喊到第三個「蘇師父」時，聲音哽住，淚兒止不住地流下來。前年冬天，蘇老頭兒替她送「桃花扇」到歸德

防守黃河的興平伯高傑軍營裏去，從那次分別後，消息隔絕，足足有兩個年頭，沒想到今天會在萬山叢嶺間荒庵裏相見，一時悲喜交集，自然制止不住地要哭起來了。玉京因過街裏風大，請蘇老頭兒和香君到自己房裏坐，一壁喊小尼姑端碗熱茶來，一壁感慨地說：

「國家亡了，朝代換了，真是什麼都變了個樣子！以前在胭脂陵裏廝混，專教娘兒們彈唱的蘇師父，也歸真做了道士，這誰想得到？」蘇老頭兒見房裏只一張板桌，一張板床，一張板凳，四壁沒字畫，桌上沒擺設，佈置得甚是簡陋，想起當年燦翠樓玉京住室：繡榻錦簾，無盡華貴，雜綠流蘇，眩人眼目，一邊是插金朱紅合歡大床，一邊是錢牧齋，楊龍友許多名流字畫，……那光景與今日情形一比，不知差得多遠，就應口回答：「我做了道士，一樣玩江湖，走碼頭，無拘無束！你們過得慣孤寂的尼庵生活，才沒人想得

到！」玉京笑笑說：「好！好！你既到江湖，走碼頭來，把外面事情，告訴我們聽聽！」蘇老頭兒摸摸灰白短髯，苦笑一聲說：「外面情形，詳細講，三天三夜講不完！簡單講，八個字可包括一切！」玉京問那八個字？蘇老頭兒朗聲回答：「山河依舊，面目全非！」

蘇老頭兒自去年二月間在洪澤湖邊一小鎮上跟朝宗分手，本想搭淮河船過盱眙，五河，臨淮關返固始家鄉，還未到河南省境，聽說固始已被清兵佔領，就改道南下，往武昌軍南侯左良玉軍中投奔柳敬亭。恰巧敬亭潛返南京刺探假太子案實情，沒碰着，當時軍中有不少亡命西來的秀才，監生，他們在南京時與蘇老頭兒相熟，把他薦給主帥，在軍營裏擔任個不大不小差使。左良玉發三十六營大軍東下討馬，阮，蘇老頭兒隨軍離開武昌，等到京都淪陷，弘光被俘，左夢庚，黃澗轉誓死不降異族的江督袁繼成做「見禮」，在九江全軍投了滿清，他偷偷逃走，扮作游方道士，過着飄泊無定的生活，吳梅村有一首「贈蘇崑生」詩，便是寫夢庚北降時，這位教詞曲老清客當時的悲痛心情，詩裏面說：

「樓船將將碧油幢，

一片降 出九江；
獨有龜年夜吹笛，

暗潮打枕泣蓬窗！」

蘇老頭兒過着飄泊無定生活，不是無目的的，一方面參與各省抗清秘密活動，另一方面費盡心機找尋朝宗下落，左良玉是朝宗父親侯恂老先生一手所提拔，良玉雖故世，部將中有不少受過侯老先生恩澤，如朝宗能登高一呼，舉起抗清復國義旗，左夢庚屬下降清隊伍，一定有不少人會倒戈響應。找尋了一年多，朝宗音訊杳杳，各地抗清義師，倒先後紛紛失敗，有的如曇花一現，很快就土崩瓦解，有的不屈不撓，抵抗到底，結果終陷孤軍苦戰，難逃覆滅命運；而那些降

清將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不是借題殺害，便是充軍甯古塔，俸能保全的，也明升暗降，被「愛新覺羅皇朝」奪去手中實力。蘇老頭兒眼着大勢已去，想索性做道士，找個寺觀終老；正打這主意的當兒，得到個確實消息：「侯方域隱居江南縣屬棲霞山，往山上葆真庵問一聲，一定可找到！」蘇老頭兒喜出望外，不顧已是十一月底的冰凍天氣，急巴巴跑上山來；誰知仍撲個空，玉京、香君倒巴望從他身上得到消息，香君聽蘇老頭兒說：「找尋一年多，連影兒都不見！」更深信朝宗已不在人世，於是天天哭得像個淚人兒，任傍人怎麼勸總是不聽，人一天比一天更消瘦下去。

第三十八回 痛國殤荒庵哭忠魂

約過了半個多月，到十二月中旬一個飄雪的日子，卸了道裝暫住庵裏的蘇老頭兒，替玉京往十里路外施主家送經懺，回來時半途落雪，偶瞥見路傍有一家茶坊，心想：「橫直施主家已喫了午飯來，庵裏沒緊要事，不如坐片刻，喝碗茶取取暖！」進茶坊，裏面只寥寥三兩個茶客，左首靠壁一條板凳上一個老道

士坐着在打瞌睡，蘇老頭兒見那道士又黑又胖，滿臉黃豆大小痘疤，覺得甚是面熟，仔細一認，喜得說不出話，大喊：「老柳！老柳！」那道士果然是柳敬亭，他睜開眼一看，見是以前在南京城裏教詞曲的蘇崑生，也喜出望外，從板凳上直跳起來，用力過猛，「拍朗朗」一聲響，道士袖子把一壺茶帶落地上，茶壺打

得粉碎，敬亭無暇計較這些小事，立刻付了茶資，賠了茶壺錢，與蘇老頭兒出茶坊，到靜僻處說話。蘇老頭兒沒談上幾句，立刻問：「老柳！你知道侯相公消息嗎？」敬亭看了蘇老頭兒一眼，懶洋洋回答：「他呀！遠在千里，近在眼前！在離這兒六七里路遠的棲霞寺裏隱居。有一年半，從沒下過山！」蘇老頭兒驚得呆了，喃喃說：「你！！你不說謊嗎？侯！！侯相公住在棲霞寺？」又頓腳怒着說：「我這老頭兒真懶得不成話兒，怎麼不早到棲霞寺找找！」於是把香君就攔在葆真庵玉京處，爲探聽不到朝宗消息，終日哭哭啼啼的事講了一遍，又添着說：「香君是女流，不能拋頭露面，難怪！侯相公是男子漢，沒癩了腿，怎麼不走動走動？到葆真庵問個訊息！」敬亭霎霎眼睛，笑笑說：「他出寺門一步都害怕！這年頭「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他沒癩頭髮，怕出了寺門，被滿清便衣瞧見，砍掉腦袋！」蘇老頭兒留灰白短髻的瘦黃臉上，露出大不樂意神氣，咕嚕說：「這兒是萬山叢嶺間，比不得城鎮鬧市，那裏會有滿清便衣？」敬亭拍拍他肩膀，半帶諷嘲半帶感慨地回答：「老蘇！這話錯了！他們哥兒性命值錢，自然不能不加倍小心些！」蘇老頭兒是老實人，不甚懂話裏諷刺意思，

連聲嘆着：「我們趕快回棲霞寺找侯相公去！趁現在日飄幾絲雪花，待一會兒，雪大了，路不易走！」敬亭遲疑了片刻，回答說：「老蘇！你年紀大，值不得走回頭路！侯相公聽到「香扇墜」在葆真庵，够他樂了，不必我催，飛一樣快會來！所以你不如先回庵裏去，帶信給告訴玉京，香君她們！」蘇老頭兒不肯，一定要到棲霞寺去接，敬亭拗不過他，說：「既這樣，那麼你往棲霞寺，我到庵裏報信！」蘇老頭兒答應了，敬亭指示他往棲霞寺路徑，叮囑了幾句，冒着雪分手。敬亭腳力健，不消一炷香時光就到葆真庵，拍去道袍上雪花，「蓬蓬蓬」敲着庵門。小尼姑在裏面偷偷一瞧，見是個又黑又胖麻臉老道士，恐怕是壞人，不敢開門。敬亭敲得手都酸痛了，不見人答應，往門縫一望，彌勒佛殿背後，明明有個小尼姑躲躲閃閃站着，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提起兩個拳頭，「蓬蓬蓬」「蓬蓬蓬」，敲得更響更急。玉京出來一問，見是「柳麻子」，喜得什麼似的把他請進齋堂去坐。玉京一壁叫小尼姑端碗熱茶來，一壁打量着敬亭身上道裝，暗暗喫驚，感慨萬分地說：「國家亡了，朝代換了，真是什麼都變了個樣子！柳老爸爸！誰想到你也會做道士！」敬亭臉上堆個莫可奈何的苦笑，回答說：

「我不做道士，鬮頂上一束頭髮早保不住！如頭髮被薙去，背後拖條「豬尾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活着有甚趣味？」玉京見天井裏雪越落越大，記掛着送經轍去的蘇老頭兒怎麼還回來？所以沒把他的話聽進心裏，接口說：「幾個熟人能聚在一塊兒倒難得！柳老爸爸！你知道嗎？教戲的蘇師父和媚香樓香姑娘住在我庵裏！」敬亭捧着小尼姑端來的熱茶，喝了幾口取暖，一壁笑笑說：「我早知道了！路上碰着蘇老爸爸，告訴我香君在庵裏，再過一炷香時光，他就會陪侯朝宗相公到庵裏來！」玉京猛喫一驚，她疑心「柳麻子」在講玩話，緊緊釘視了會兒，見那張又黑又胖滿是黃豆大小痘疤的臉上，煞是嚴肅，毫不像講玩話模樣，才有六七分相信，問：「候！候相公他住在那裏？」敬亭打了個呵欠，懶洋洋回答：「他呀！遠在千里，近在眼前！在離這兒十多里路遠的棲霞寺裏隱居已有一年半，從沒下過山！」玉京驚得直跳起來，雙手合十，連連唸唸佛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接着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原來在眼前！這怪我疏忽，怎麼不派個人到棲霞寺找找！香君以為侯相公不在人世，得不到確實消息，終日哭哭啼啼，哭得性命剝了

半條！我勸她說：「男女姻緣前世註定，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靠哭不濟事！」總是不信！這番可够她樂哩！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說到這裏，手遮住嘴巴，小聲說：「柳老爸爸！你暫不要把這消息告訴香君，待一會兒，候相公進庵來，讓她大大喫一驚！」敬亭點點頭，放低聲音，鄭重地說：「我原想告訴你：暫莫把候相公消息讓香君知道，我有話與她講！」小尼姑在齋堂外探頭探腦，玉京問什麼事？小尼姑不答，玉京出去一看，見香君靠經堂傍過街牆壁站着，她聽小尼姑說：「有個又黑又胖麻臉道士，在齋堂與師父說話！」想知道那道士是誰？就出來瞧瞧。玉京招招手，笑迷迷怪和氣地說：「香君！快來！快來！柳老爸爸在這兒！」香君遠遠問：「那個柳老爸爸？」玉京在南京時跟敬亭打趣慣了的，毫不顧忌地高聲說：「以前常在長吟閣說書的柳麻子，你怎麼忘了？」香君聽說是「柳麻子」，急急跑來，剛到齋堂門口，一望見敬亭黃冠道裝打扮，不知怎的，心裏一陣酸，淚兒流下來，玉京驚聲問：「香君！什麼事？」香君揩乾眼淚笑笑說：「我看柳老爸爸也是有心人：仍保全着頭上一束髮，心裏高興，不料却與出眼淚來了！」敬亭見香君流淚，心裏也不免一陣激動

，他極力抑制自己感情，裝作沒聽見，問：「香姑娘！你什麼時候上山的？」香君回答：「去年閏六月初！」敬亭又問：「不想回南京玩玩嗎？」香君白了他一眼，冷聲說：「南京是滿清世界，去幹什麼？」敬亭拍掌大笑，翹起個大姆指贊着說：「『香扇墜』真了不得！」玉京見北風夾雪，一陣比一陣刮得緊，齋堂幾扇紙窗被吹破，「辟辟拍拍」響，一屋子是風，就叫小尼姑生個炭盆來，一壁釘視了敬亭一眼，取笑說：「柳老爹！香君這番話可羞了你們鬚眉男子，你回京裏去過沒有？」敬亭裝出副怪模樣，伸伸舌頭說：「去過一次，險險兒送掉老命！」玉京原想往廚房燒素點心招待朝宗，敬亭兩個，聽了這話，賴着不肯走，強要問明是怎麼回事？敬亭回答：「幾天前我上山來，巧不巧山下碰着個江甯縣黃胖巡檢，我認出他叫金剛老七，以前建安王府雇用的打手，他也認得我，說我是假道士，一聲喝，繩子捆綁，押進江甯縣。縣官白白胖胖矮胖子，肉團團圓臉，眼睛細得像條縫，留稀稀幾縷鬚，穿的是滿清服裝，背後拖根「豬尾巴」，還洋洋自得；我彷彿那裏見過他，記不起來，問旁邊差役，才知是「馬老賊相」黨羽「趙鼻涕」！」香君插上來說：「那姓趙的做過大明朝

縣官，投了滿清，又做縣官，真太不知羞恥！」敬亭輕蔑地笑了笑，說：「他們眼裏那知有「羞恥」兩字，誰給肉骨頭喫，向誰搖尾巴！能撈到個官兒做，就渾身骨頭輕！」玉京向香君瞋了一眼，說：「你莫打擾！讓柳老爹講下去！」正說着，小尼姑捧進個炭盆來，敬亭一壁烘火，一壁接着說：「『趙鼻涕』久仰我讀書的大名，借題親自審問，押我進書房裏，既不審，也不問，強着我說了本「景陽崗武松打虎」，又說了本「秦叔寶見姑娘」，就釋放出來！」玉京記起什麼似的，呆呆想了片刻，問：「柳老爹！你既去南京，一定也往舊院走走，可碰着什麼熟人？」敬亭苦笑說：「熟人嗎？死的死了，散的散了！娘們當中，最走紅有兩個：一個叫賽月，一個叫玉嬌，我都不識！」香君有點不耐煩，皺皺眉說：「柳老爹！你莫嚼風月場中廢話，講點國事我們聽聽！」蘇師父說：「隆武帝八月二十四在圍城交界汀州縣境殉國，這消息是真是假？如是真，現在福建怎麼個局面？有沒有立新皇帝？」敬亭不防一時話滑拉扯開去，被香君提醒，滿臉黑痘疤漲得紅紅的，拍掌說：「對呀！對呀！香姑娘講得不錯！」香君又受委屈似的嘟着嘴接上來說：「還有，你當初跟侯相公一同出獄，他已到那兒去

？是死了還是活着？怎麼也一個字不提？」敬亭紅臉重復說：「對呀！對呀！香姑娘講得不錯！」停了會兒，說：「我跟他相公在南京分手後，沒知道他到那兒去，以後也沒聽到消息，不過我相信他一定活在世上！」香君半信半疑，問什麼緣故？敬亭回答：「復社相公大多是名門望族哥兒，他們參加抗清復國工作，怕家族受連累，十有九改名換姓，待殉國犧牲，才會一傳二，二傳三，傳出真姓名；外面沒關於侯相公的傳聞，所以我說他活着無疑！」香君覺得這話有理，心事寬了不少，玉京在傍笑笑說：「香君！現在可放心了罷？過去我千句萬句話勸，總是不信！」又說：「你陪柳老爸談片刻，我有事到廚房裏去！」玉京走後，香君嫌齋堂風大，捧了炭盆，領敬亭進自己房裏坐。敬亭見香君住室佈置得十分雅潔，室外有個小院落，從窗口望去，可看到沿圍牆植着十多竿竹，有幾株高大的白楊樹和一叢芭蕉，竹葉和白楊樹樹幹上，蓋着薄薄一層雪，芭蕉種在窗下，枯萎的大葉片，在風雪裏不時發出「嗒嗒拜拜」的淒鬱的響聲。敬亭略望了望窗外雪景，回頭深深釘視了香君一眼，默默地在炭盆傍坐下，臉容顯得十分嚴肅，嘆口氣說：「香姑娘！難得你以一個女流，住在萬山叢嶺間，

仍刻刻記掛着國事！瞠眼前情形，復國大業確是碰了個嚴重難關，隆武皇帝四個月前在閩贛交界汀州縣境遭清兵殺害，擁立隆武的鄭芝龍老賊難髮投降，兩浙八閩全入了清兵掌握！」香君急得幾乎要哭出聲來，嘆着說：「那不是完了嗎？」敬亭悵悵腦袋，勉強笑了笑，安慰說：「香姑娘！你莫急！滅掉一個中國，決決沒有這等容易！只要人心未死，那麼抗清義師也就「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永遠消滅不掉的！我告訴你，鄭芝龍投了滿清，已弄得「衆叛親離」，他兒子鄭成功誓死不降，率部屬遠走鼓浪嶼，樹起「殺父滅清」義旗，在招兵買馬，芝龍部將鄭彩、鄭聯、鄭鴻逵、陳輝、張進等許多人也不肯投降，分據廈門金門幾個海島，滿清沒水師，只有挨打的份兒，奈何他們不得！此外兩浙雖滅，魯王仍在舟山擁幾萬兵馬監國抗清，兩粵幾全部版圖在大明朝手裏，湖廣情形更好，李闖於滿清手裏一敗再敗，困居九宮山，鬱鬱病死，湖廣總督何騰蛟老爺以大義招撫了他遺下殘部，兵力驟增到三十萬！」香君聽得甚是興奮，插上來問：「蘇師父會說，何總督不肯參加討馬、阮戰事，半途投水自殺，難道還活着？」敬亭回答：「他投水後飄流十多里，被個漁夫打撈起救活的！」又說：

「香姑娘！我剛才講：滅掉一個中國決沒有這等容易，只要人心未死，抗清義師也就『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永遠消滅不掉！你信我這句話嗎？」香君還來不及回答，敬亭接口說：「各省士民，紛紛揭竿起義，抵抗清兵，那種轟轟烈烈，視死如歸的精神，看了真太使人感動！滿清以『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相威脅，各地忠臣義士回答他們的却是：『頭可斷，髮決不可薙！』爲了反抗薙髮，拒絕投順，壯烈殉國的不知有多少！」又說：「香姑娘！我問你：你們可知道禍國殃民的馬老賊和阮大鬍子是怎麼個結局？」香君不屑地回答：「早知道了！已老老臉皮，投降滿清！」敬亭笑笑說：「是的，他們早做了漢奸！可是做漢奸也有幸不幸！這兩個老醜，老醜，爲了掃除異己，不惜斷送一個國家，熱中搜括財富，不惜害得千萬人飢寒交迫！可是到底來，名也完結，利也完結，白白辛苦一場！」香君驚聲問：「他們已經死了？」敬亭點點頭，回答說：「馬、阮雖早投降了，但滿清見中國人民恨這兩個老醜，老醜，入骨髓，想收買人心，就借個罪名，拿他們腦袋做『愛新覺羅王朝』奠基石！馬士英於今年八月二十四在福建延平被斬首，『富可敵國』家財全數抄沒，眷屬百餘口賜給滿清兵丁作妻奴，阮鬍子在仙霞嶺被戮屍，家產眷屬也抄沒！」敬亭嘆口氣，接着說：「『鴉片相爭，漁翁得利』，這結果明眼人兩年前早看清楚，是他們『不見棺材不流淚』，要到死才會明白過來！」香君冷笑說：「我相信『禪子擒襄阮』一定至死不悟！如他刺着針眼小一絲人性，決不會在國家存亡關頭，還把東林、復社中人，殺的殺，逐的逐，當作不共戴天仇人！」說到這裏，像記起什麼，問：「柳老爹！去一閱六月我上山後不久，聽人說復社許多相公密謀起事，被清兵知道了，一次逮獲幾十個，在雨花臺就義，不知那死的是誰？」敬亭一時想不起來，雙手捧着炭火，眼睜無神地望着窗外風雪交加中幾片大芭蕉葉，呆呆想了片刻，回答說：「復社社友大江南北，少算算也有三五千，他們揭竿起義，抵抗清兵，犧牲的很多，那幾十個人是誰？我不甚清楚！我只知在松江起義的是復社兩位前輩，曾任給事中的陳子龍老爺和曾任吏部主事的夏允彝老爺，在池州起義的是以前常跟侯相公一起的吳次尾相公，香姑娘！你還記得吳相公沒有？」香君回答：「怎麼不記得？矮小身材，高顴骨，蓋黃臉皮上，留稀稀幾縷微白鬍鬚，他留給我的印象很深刻！是位絲毫不苟且的老先

生！怎麼會不記？」又急切問：「他起義後怎樣？」
敬亭略皺皺眉，滿是黃豆大小痘疤的黑胖臉上，掠過一陣暗影，激動地說：「吳相公逃出馬，阮虎口，改命換姓過着亡命生活，待京城陷落，他留了兩句題壁詩：『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號召門生故舊起兵，一度恢復東流，建德幾個縣城，後來不幸兵敗被執！」香君聽得遍身猛起一陣寒慄，臉色變得可怕地蒼白，敬亭沒留意到，接着說：「松江兵事不幸也失敗了，夏允彝老爺自殺，陳子龍老爺削髮遁入空門，夏老爺臨死前有一首絕命詞，香姑娘！我唸與你聽！」說着，搖頭幌腦，以激昂悲壯的聲音朗吟着：

「少受父訓，長荷國恩；

以身殉國，無愧忠貞！

南都既覆，猶望中興，

中興望杳，何忍長存？

人誰無死？不泯者心！

修身俟命，敬勸後人！」

香君聽得淚兒「撲撲」流下來，再也忍受不住，起身倒在床上大哭，敬亭一壁勸，一壁看得傷心，自己也不禁暗暗彈淚。這當兒，玉京推門進來，問：「柳老爸！香君爲什麼哭？」敬亭還來不及回答，玉京

白了他一眼，接口說：「你莫這等惡作劇！老老實實告訴她罷，侯相公已找到，再待一會兒，蘇師父就會陪他到庵裏來！」香君猛喫一驚，起身問：「玉京姊姊！你講什麼？」玉京不答，向「柳麻子」嗽一嗽嘴，「格格」笑了幾聲，掩上門親自走了。香君一眼不睜釘視着敬亭，問：「柳老爸！候……候相公在那裏？」敬亭懶洋洋回答：「遠在千里，近在眼前！侯相公隱居離城兒十多里遠的棲霞寺已一年半，從沒下過山！」香君驚得呆住了，喃喃說：「棲霞寺？一年半？從沒下過山？柳老爸！你不哄我？」敬亭回答：「自然不哄你！」香君仍半信半疑，說：「怎麼我們住得這樣近，他絲毫不知道？難道一天到晚躲在寺裏？」敬亭笑說：「他出寺門一步都害怕！這年頭「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他落髮頭髮，怕出了寺門，被滿清便衣瞧見，砍掉腦袋！」香君皺皺眉，噙怪說：「蘇師父沒落髮，沒穿道袍，一天到晚胡亂在山上走，怎麼不砍掉腦袋？」敬亭「哈哈」笑了幾聲，半帶諷嘲半帶感慨地回答：「他們哥兒性命值錢，自然不能不加倍小心些！」香君聽了這話，突然臉孔變色。敬亭接着說：「香姑娘！你可認識以前常跟侯想公，吳相公，陳相公他們在一起的黃太沖相公

他在南京時，孤單單住在清涼寺，很少人知道，但在浙江，提起「餘姚黃宗義相公」，是大名鼎鼎的！「香君一壁呆呆地想着另一回事，一壁不在意地回答：『柳老爸！你好壞的記性！我們跟他同在桃葉河房喫過飯，怎麼忘了？』又問：『現在那裏？』敬亭又黑又胖的麻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翹起個大姆指誇贊說：『黃相公真了不得！過去大家笑他是書獃，那知他在國家存亡關頭，却能丟掉書卷，成個糾糾武夫，率領家鄉子弟兵，狠狠跟清兵打過幾仗！後來兵敗撤退到舟山，現在追隨魯王左右，準備再舉！』說到這裏，神祕地瞷了香君一眼，放低聲音，正經着臉說：『香姑娘！也許你不信！我也是「出沒波濤，偏促海外」的一個，不久以前剛從舟山來！不遠千里，風雪交加的十二月冰凍天氣跑上棲霞山，我想：你一定猜得到爲了什麼？』香君還未回答，門外突然起了一陣嘈雜人聲，小尼姑在過街裏亂竄亂跳，嚷着：『來了！來了！』

敬亭開房門出去看，朝宗，蘇老頭兒果然到了，朝宗來不及拍去身上雪花，三脚兩步衝進香君房裏，見香君穿一件玄色細棉襖，繫一條橄欖青洋縐裙，依然小小巧巧身材，臉龐兒瘦瘦削些，但嫵媚明澈的眼

睛，有淺淺笑渦的兩頰，仍跟以前一樣嬌麗，朝宗樂得像一個孩子似的跳跳蹦蹦，一壁嚷着說：『香君！我做夢也沒想到我們會住得這樣近！去年我來庵裏，你不在！後來託人問過兩次訊，都說沒李香君這個人！路上蘇老爸告訴我，才知道是王京故意遮瞞，防歹人尋是非！』蘇老頭兒在門外望了一眼，拍掌取笑說：『香君！不要忘記你師父的恩，是我把侯相公找回來的！』說着，『啣呀』一聲，把開着的門虛掩上。香君見門掩上了，臉上一陣紅，她請朝宗在炭盆傍坐，自己遠遠站在窗邊，眺望着外面的風雪。剛才敬亭半帶諷嘲半帶感慨所說幾句話：『他們哥兒性命值錢，自然不能不加倍小心些！』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她決沒想到別人爲求祖國的恢復，跟滿清作九死一生艱苦萬分鬥爭的當兒，她所敬慕，所崇拜，所委身相事的侯公子，却足不出戶，在萬山叢嶺間偷偷躲了一年半；又見朝宗臉容確比三年前憔悴黃得多了，烏亮眼睛，變得暗澹少神采，眉眼之間，流露着無可掩飾的「飽經憂患」的神情，連說話都彷彿失去了過去那種瀟灑自得，談笑風生的氣概，不禁暗暗心酸，替他可憐。朝宗見香君遠遠站在窗邊，以爲她怕羞，心想：『夫婦久別如新婚』，這話一點兒不錯！「香

扇墜」把我當外人看了，不要笑壞人嗎？」就親摯地招招手說：「香君！過來坐！我有千言萬語與你談，來！來！」香君不好意思推却，與朝宗相對轟炭盆傍坐下。朝宗一眼不瞬的望着她，以體貼的溫軟的聲調，訴說着別後的相思與哀傷，後來提到香君兩次拒嫁田仰，撞壁傷額，血染宮扇的事，朝宗激動地說：「香君！我不知用什麼話才能道出我內心對你的感謝？天可憐我們，使我們有再見面的機會，讓我能把我的心，我的肝剖解給你看，讓我能親口告訴你，我愛你愛得如何深切！不然的話，那才「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是一不可補償的終生遺憾！」說到這裏，朝宗眼眶有點濕潤，他不知是太高興的緣故，還是太傷心的緣故，心裏想哭，又想笑，終於發出幾聲淒涼的又快意的笑聲，接着說：「蘇老爸送桃花扇到北方來，我們在洪澤湖邊小鎮上碰着，他講到你甯死不嫁田仰經過，我感動得制止不住地流淚，我沒想到像我這樣一個落拓天涯的窮書生，竟領受了人世一份最高貴的爱情！從那時候起，我不僅把你看作「風塵知己」，也把你看作我願意白首偕老的終身伴侶！蘇老爸告訴我：楊龍友一再逼着你，說說說：「可惜扇在人去，候朝宗不會再回南京來了！」你回答

說：「他一年不歸，我等他一年！他十年不歸，我等他十年！」我聽到這話，恨不得立刻飛回南京，雖然當我千辛萬苦回到南京時，你已被徵進宮，我不久也那瑞入獄！但上天可憐我們，終於再見，終於仍聚在一塊兒了！香君！我們以後還會分手嗎？不會！不會！……」說到這裏，朝宗熱淚滿眶，太興奮了，身子索索地打抖，香君聽朝宗聲音帶點哽咽，心裏一陣酸，也抑止不住地哭起來。朝宗端椅子跟香君坐在平排，把她摟在懷裏，撫摩着她烏黑的柔髮，撫摩着穿支色綢棉襖的俏美的肩胛，又從她衣襟傍拿出條白綾手帕，替她揩眼淚，一壁以溫軟的語調安慰說：「香君！我們以後不會再分手了！不要哭！」香君忽然像想起了什麼，怔了一怔，抬起滿含淚珠的水盈盈的眼，逼視了朝宗一眼，說：「相公！你莫如此講！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應該分手的時候仍該分手！」又酸酸着臉問：「這次柳老爸不遠千里從舟山來，他用意我很明白，不知相公是去還是不去？」朝宗沒提防這一問，慌慌張張回答不出，過了好一會兒，嘆口氣說：「香君！我們且莫談國事！國家亡了，朝代換了，舊日一些朋友們，死的已死，活着的也消息隔絕，我孤單單住在山上一年半，「身在曹營心在漢」，

何曾有一日忘記苦難中的祖國？忘記擲頭顱，灑熱血，在艱苦鬥爭的朋友們？可是，弔死撫傷，痛哭流涕，又有什麼用？徒然折磨了自己！香君！你看，我瘦弱得多了，頹喪得多了，這是精神上日日夜夜受折磨的後果！不瞞你說：我的壯志，我的雄心，比你所看到的外表更瘦弱，更頹唐！我不願在無盡的折磨中虛度着不幸的年華，所以改變主張：『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害怕受刺激，我不想再談國事！……

『這意料外的一席話，使香君遍身起了陣慄，她把椅子拉開一點，嚴厲地又冷澀地緊緊釘視着朝宗；朝宗見香君臉孔變色，猛喫一驚，不敢再說下去，低垂着頭，撥弄着衣裏的炭火。這時，屋子裏靜得什麼似的，窗外幾片枯萎的大芭蕉葉在風裏敲着窗門，不時發出『嗒嗒』的淒鬱的響聲，過街裏偶然有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小尼姑在尖着喉嚨喊：『蘇師父！蘇師父！』以後一切又歸寂然。香君忽然笑起來，把椅子搬近朝宗，臉龐上露出兩個淺淺笑渦，嫵媚明澈的眼睛，顯得那麼溫和又善良，矚視着朝宗，笑笑說：『相公！莫發氣！我住在萬山叢嶺間荒廢裏，嚐够寂寞滋味，你來了，正好快快樂活談個痛快！相公！我問你：閣部史老相爺於揚州失守後已到那裏去？可聽到消息？』朝宗嘲弄說：『「香扇墜」！虧你算關心國事的！史閣部在揚州城陷時死難，怎麼不知道！』香君又問：『高閣老和劉左都御史老爺兩位被馬，阮逐出南京後，久沒訊息，是死了還是活着？』朝宗得意地回答：『他們兩位老先生「恥不食周粟」，早於杭州淪陷時絕食殉國！』香君皺皺眉，嘆了口長氣，接着問：『我年幼時對夏允彝老爺印象很深，覺得是位可敬的老先生！吳次尾相公嫉惡如仇，做事絲毫不苟且，我尤其佩服，他們兩位現在那裏？』朝宗臉孔漲得通通紅，苦笑說：『香君！你莫害我！我知道你問話意思！我們談別的話可好？』香君冷冷地聽了他一眼，堅決說：『不！不！不！這事有闕出處大節，要談清楚！相公既不願去舟山追隨魯王，準備作什麼打算？請與我聽聽！』朝宗素知「香扇墜」脾氣，如吐吐吞吞不作回答，反而會鬧得大家不痛快，就嘆口氣，說：『我記得孟老夫子講過幾句很有意思的話：『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君眼前形勢，靠幾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萬萬挑不起這副「光復河山」的重担子，如不自量力，徒然白白犧牲，我已仔細想過了，縱然有子路那種「暴虎馮河，死而無悔」的勇氣，也無補大局，

眼前只能棄大就小，把壯志，雄心丟開一傍，求做到「不失義」「獨善其身」地步，能不「失節事仇」，不向滿清討饒冠兒戴就好！一說到這裏，拾起暗灑少神采的眼睛，茫然地望著窗外，忽又悽惻地笑了笑，說：「香君！我想學學陶淵明，伴你東裝北歸，回歸德家鄉隱居去！一則可服侍服侍老父親，盡盡做兒子孝心，二則家鄉稍有幾畝薄田，很可詩酒自娛，消磨下半生！假如到底逃不脫一死，必須「以死明志」的時候，與其死在外地，不如死在家鄉！幾天前我寫了首詩遺志，香君！我唸幾句你聽聽！」說着，興斗斗高聲朗吟：

「種我彭澤田，

八口有餘稻；

富貴如昨序，

成功不自保！……」

香君不待他唸完，鄙夷地說：「陶淵明不是人人學得像的！我記得他對刺秦王的荊軻，贊嘆備至，可見他決不是一個甘心偷生苟活的人！」詠貧士」一詩裏，他說：「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讀山海經」一詩裏說：「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東晉覆亡後，如猶有志士揭竿一方，圖謀恢復，我相信淵明

老先生不會在廬山飲酒賞菊，早冒風死去參加了！何況現在與劉裕篡位當時情形完全不同：一則滿清異族，是外國人，二則鄭芝龍降清，鄭成功、鄭彩、鄭聯、鄭鴻遠等仍踞鼓浪嶼、金門、廈門抗清，魯王偏促海外，但仍擁有幾萬兵馬，湖廣兩粵情況更好，幾全部版圖在大明朝手裏！」朝宗紅紅臉說：「香君！你真了不得！沒想到你住在萬山叢嶺間，外面情形知道得這麼多！不過我有我的苦衷，凡百事「易地則皆然」，如你處在我的地位，也許會跟我作一樣想法！……我相信我不是個「偷生苟活」的人，我說回家鄉隱居，是「待機而動」！香君！你信我這句話嗎？我回家鄉隱居，仍準備「待機而動」！香君冷笑一聲說：「是的！「待機而動」！別人擲頭顱，灑熱血，你等着「坐收其成」，這叫「待機而動」！朝宗突然臉孔，色，生氣地說：「香君！你講話要有個分寸！把我侯朝宗當什麼人看待？」香君正想回駁，忽聽旁門「啾呀」一聲響，王京站在門邊，笑迷迷說：「侯相公！到齋堂用點心去！」又瞧了香君一眼，嗔怪說：「香扇墜」！你看你心在那兒？炭盆裏火熄了沒覺點！快起來陪侯相公去用點心！」朝宗、香君都頷着不起身，王京見他們臉色有些異樣，不敢強請

，顧自虛掩上門走了。朝宗和王京一陣打擾，心神反而清靜下來，他想：「香君原不是等閒女子，不聽也罷了，值不得跟她拌口舌，如周仲馭老先生，次尾學長兩位活在世上，也會拿這些話規勸我！」就勉強笑了笑，以溫軟的聲調說：「香君！莫氣我！剛才一番話是鬧玩兒講的！其實你所說，我句句頗聽，我將把它珍藏在心底，當作終生座右銘！來！來！我給你瞧一件東西！」說着，扮個頑皮的孩子似的臉相，從袖裏掏出一把鍍花象牙柄白綾宮扇，正是那把「桃花扇」，柄上繫着塊琥珀扇墜，扇上一面是幅楊龍友所畫「折枝桃花」，一面是朝宗所題「絕」。朝宗見香君抬起嫵媚明澈的眼睛，驚奇地望着他，臉上浮起陣紅暈，他瞞在眼裏，樂得什麼似的，喜孜孜地說：「香君！你沒想到吧！這扇還在我身邊！哈哈！我告訴你，我對它——自己性命還寶愛！去年三月偷偷回南京，防被人瞧穿，不敢隨身帶，藏在六合縣一家旅店裏，上山後思念得你苦，托個和尚往六合縣取回來的！」說着，把扇送到香君眼前，要她細細看，那知香君沒正經看一眼，淡然說：「國家已亡了，這扇留着有何用？」毫不思索，一揮手，把扇丟進炭盆裏；朝宗嚇得遍身一陣冷，急忙搶起，已燒了個豎豎大焦疤。朝

宗氣得身子索索抖，漲紅着臉惱聲說：「香君！你變啦！你……你變得我幾乎不認識！」一壁懷着痛惜的心情，捧着那把受創的「桃花扇」，翻來覆去眼不轉睛地看，扇面上豔豔大小焦疤，像一枚沉重的鐵椎，猛烈地撞着他的心，他再不能忍受，發出幾聲淒涼的又粗野的笑聲，忿激地說：「我早知你不會把這落拓天涯的窮書生瞞在眼裏！不過，一切事可以明講，何必如此狠心，故意使人難堪！」他又極力抑制着，過了會兒，嘆氣說：「人各有志」，不能勉強！我剛才不是講嗎？弔死撫傷，痛哭流涕，一年半來精神上受夠折磨，我再受不得折磨！壯志如灰，雄心老去，香君！我們把希望寄托在我們孩子一輩身上吧，也許他們能活得堅強些，挑得起一副「光復河山」的重担子！……」香君默默地聽着，臉色越來越蒼白，她把椅子拉遠一點，嚴厲地又冷靜釘視着他，朝宗有點覺察，紅紅臉，機警地岔開話題：「香君！我們到齋堂用點心去，王京她們已等得很久了！」一壁說，一壁起身拉香君同走；香君睬也不睬，不屑地瞞了他一眼，轉過頭冷聲說：「既然「人各有志，不能勉強」，爲什麼你來勉強我？到齋堂用點心也罷，回北方做陶淵明也罷，我不會跟你在一起！」又說：「我記得唐

「現在我已到『春蠶到死 蠟炬成灰』時候！相公
！你記着：這 我對你所說最後一句話！」說着，頭
也不回，顧自往門外走。朝宗驚得呆呆地軟癱在椅子
上，他急想追出去，四肢不由自主，他想喊，喊不出

窗外依然風雪交加。（全文完）



2843914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著
作
者
谷
斯
範

發
行
人
王
亢
元

發
行
所
新
紀
元
出
版
社

上海北京西路六六〇號

印
刷
者
新
紀
元
印
製
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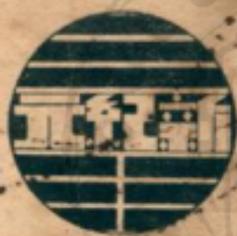
上海愚園路六七弄一四號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五
月
初
版

每
冊
實
價
元

中華民國書報社每年書月拾伍日購







國家圖書館



004283448



普

100